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七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252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7.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七八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物原一卷

〔明〕羅頤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李憲刻本

一

五車霏玉三十四卷

〔明〕吳昭明輯 汪道昆增訂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九

修辭指南二十卷

〔明〕浦南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浦氏五樂堂刻本

三九一

左粹類纂十二卷

〔明〕施仁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錫山安國弘仁堂刻本

六五四

物原一卷

〔明〕羅頤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李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物原一卷》

提要

物原叙

羅頤

嘉靖

二十四年

羅頤曰大哉聖人開物制器之功也後之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可不知所本乎及乎升世機智荐增創設非儀然亦不可不識也此昔人事物紀原之所以作焉然予猶病其不能黜妄而崇真以致辭繁而靡哀故更之曰羣籍作爲此書其類十有八一日天原二曰禮原三曰名原四曰樂原五曰政原六曰官原七曰資原八曰刑原九曰文原十曰食原十一曰衣原十二曰室原十三曰地原十四曰兵原十五曰技原十六曰葬原十七曰器原十八曰事原其條二百三十有

九總名曰物原以著古人開物之有
漸俾其旨支分而派布昭然若示諸
掌以正舊譌并所缺焉雖曰文之不
腴抑亦語簡而易知矣昔成化十年
歲次甲午春二月下弦日也

物原目錄

- 天原第一 凡八條
- 禮原第二 凡二十五條
- 名原第三 凡二十五條
- 樂原第四 凡六條
- 政原第五 凡二十五條
- 官原第六 凡三十八條
- 資原第七 凡四條
- 刑原第八 凡四條
- 文原第九 凡十四條
- 食原第十 凡十條
- 衣原第十一 凡十一條
- 室原第十二 凡四條
- 地原第十三 凡六條
- 兵原第十四 凡六條
- 技原第十五 凡十二條
- 藝原第十六 凡四條
- 器原第十七 凡二十九條
- 事原第十八 凡六條

物原目錄終

物原

山陰核軒羅順輯著

山陰思齋朱應校正

南海鼎溪李憲重刊

天原第一 凡八條

伏羲始畫卦以造天圖而起數周文王演為後天圖而作易漢焦贛始推卦氣楊雄始演太玄宋周敦

叔始造太極圖

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耨漢張良始造琴瑟

房始造小正書文制玄女課朱都集

拆字及觀梅卜

伏羲始造干支甲子周公作納音漢項仁作六甲推

占法遂人始觀星辰伏羲製造星官推步作蓋天

分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以占日月星辰軒轅因

使容成造授時曆設占風雲望氣占歲擇日及遁

甲諸法堯作渾天周公作占夢法漢東方朔始以

正月上旬內八日占鷄狗羊猪牛馬人殺之吉凶

伏羲始辨五氣為四時爻分陰陽辨晝夜神農始分

八節辨弦望晦朔軒轅始以百刻為日分年月日

時元會運世以十二月配十二辰制五運六氣之

說堯以閏月定四時而成歲周公以三十六禽配

二十八宿始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

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平咸

始置除夕節周公始置上巳泰德公初置伏日晷

平公始置中秋齊景公始置重陽端午楚懷王初

置七夕秦始皇初置寒食漢武帝始置三元東方

朔初置人日唐李泌始置中和節

夏禹始置九疇箕子作洪範周公乃按其法作明堂

始謂之九宮宋蔡淵始演皇極數

遂人始觀斗極而定四方伏羲始置土圭以測景因

定十二支方位神農始察土宜辨水性以定民居

軒轅遂相山川分地域此風水室土二家之本也

伊尹始制水平法而建表以辨方周公制二十四

向漢王況始制五音宅姓魏晉輅置格盤始擇

地

禮原第二 凡二十五條

伏羲始定人倫列五品制九族正姓立宗為君義臣

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男女有別朋友

有信九族睦鄰之方軒轅始設隣里鄉黨使相關

恤至秦商鞅變其法始有分居贅婿之俗相收司

連之律

遂人始有婦伏犧始制嫁娶周公始令同姓不婚及

制婚姻六禮

伏犧始制飲食之禮軒轅始制養老之禮唐堯始置

燕享之禮舜始為脰膳慶弔之禮禹始為鄉飲大

飲烝之禮

軒轅始為軍禮顓頊始制大田四時獵禮周公始制

射禮

唐堯始為冠禮周公制三加

伏犧始制朝聘軒轅始為巡狩

軒轅始制男贊王帛禽鳥女贊榛栗棗脩禹始制通

貢方物

伏犧始制拜揖周公始分九拜唐武后始制女拜不

跪

古者天子每日視朝必居明堂四時各以其方位闕

月則居門秦始廢古制每五日一入閣聽事有官

起居正衙立伏

古者天子朝諸侯南面而立秦始制御床而坐

古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秦始制立侍之禮漢制賜

大臣坐則開宣室此後世賜坐所由起也

古者卿大夫退朝則歸于家無自夜待命臺下

始制抑臣之禮制公卿拜五日一休沐則不敢

舍

伏犧始享神祇創為圓丘方澤二郊神農始創耕蜡

軒轅始祭社稷山川少昊始祭先農先蠶顓頊始

為表禡之祭帝嚳始祭日月星辰寒暑四時風雨

雷雨舜始類祀上帝及釋奠釋菜五嶽四瀆四方

百物之祭禹始大旅上帝及祭司寒冰神商湯始

祭五祀周公始祭司命泰厲秦德公始祀伏羲始

皇變古制始行封禪王莽始合祭天地唐玄宗始

祭九宮神

伏犧始郊祀皇天后土神農始大享五天之帝於明

堂堯始以五人帝及五神配享舜始置五郊迎氣

各祭其方之天帝湯始置雩以四月總祭五帝於

南郊周公始以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建寅

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

湯以戶龍中雷門行路為五祀周公加厲戶司命為

七祀漢高祖始廢戶而祭井

伏犧始祭天于郊神農加明堂祀舜始以魯配郊殷

湯始以始祖配郊周公始以禘配明堂

伏羲始祀其先少昊始作宗廟設四時之祭舜始作
禘禹始制七廟行祫祭帝槐始制不遷宗祭法殷

太甲始以功臣配享于廟

軒轅始造壇墀左徹始制祠廟伊尹始作木主唐玄
宗始造享廟牙盤

伏羲始為資父事母之教軒轅始制喪禮其期無數

唐堯始定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則為母齊衰期

月父亡服母喪齊衰三年夏禹又推設五服定其

輕重之差巫咸制招魂周公制燕父子父及嫡母在

為所生母服齊衰三年魯公伯禽始制金革無避

晉襄公始埋喪制為起復魯昭公始制慈母服漢

文帝始短喪為易月之制唐武后始制父在行母

喪亦齊衰三年

周武王始制追王之禮魯文公始制追封之禮

唐堯始制天子諸侯遇災喪則避舍減食輟朝撤樂

之禮夏少康始制天子諸侯決重囚則減食撤樂

之禮伊尹始制勝國之君忌日則王公卿士並撤

樂梁武帝始制斷屠日唐高祖始制斷屠日不行

刑

公劉始制下人以酒壽上之禮楚懷王始制臣見君

稱萬歲漢武帝始制呼萬歲必三聲謂之山呼魏

宣武始於天子生日設僧齋唐玄宗始制聖節

遂人始作樵漁伏羲始置牧獵史卜神農始作農工

醫賈軒轅始設奴婢佃戶園丁日者

伏羲始作媒以交男女作介以交朋友女媧始作巫

祝以交神人神農始作僧以通術售軒轅始作保

以通假貸少昊始作鵠以通君臣夏禹始作譯以

通夷夏

漢文翁始以文學化蜀民錫光始以禮教化嶺南

唐常袞始以文學化閩人

名原第三九二十五條

伏羲始定名百物始稱天地為乾坤辨日月星辰為

四象神農始定嶽瀆及諸地名軒轅始定五行二

十八宿十二次及九州萬國之名禹始定大山川

名周公始稱天地人為三才

伏羲始制人倫鳥獸之名神農始制土石草木之名

軒轅始制衣食宮室器用人事之名

几遽始有人號伏羲始制人姓名軒轅始建國號舜

始置廟號周公加字與謚死而諱其名元魏孝文

始定氏族郡望

自軒轅稱國號始如有字曰有熊是也至漢武帝稱
國號改加大字曰太漢是也及元人稱國號又加
以皇曰皇元是也

自軒轅稱國號咸因所起地名至女直入據中國無
以稱其所起始緣義以建號曰大金

凡國名稱氏自伏羲始至商則改而稱人

古者貴賤通稱曰朕周天子自稱曰余一人秦始皇

始制天子自稱曰朕

遂人始稱皇少昊始稱帝禹始稱王商人始稱天子

周穆王始制稱號為皇帝孔子始稱王為天王漢

人始稱天子為官家司馬遷始稱天子為上晉人

始稱天子為大家

奉季斯始制天子尊號唐代宗始賜功臣號宋真宗

始制道家尊號

徐偃王始僭稱王楚申縣尹闔般始僭稱公吳伯嚭

始僭稱太宰

戰國之時貴賤通稱皆曰足下秦漢始稱天子為陛下

下太子諸王為殿下將為麾下使為節下公卿牧

守為閣下父母為膝下師傳為講下婦人為襟下

惟比肩稱足下

古者貴賤通稱其妻曰妃周公始稱天子妻曰后妾

曰夫人諸侯妻曰夫人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

婦士庶人曰妻王公世子曰太子秦昭王始稱其

母曰太后漢高祖始稱其父母曰太上皇諸侯母

曰太夫人武帝始稱其祖母曰太皇魏明帝始稱

天子妾諸王妻並曰妃晉哀帝始稱所生妾母曰

太妃

周宣王始稱其女曰公主諸侯女曰翁主魏文帝始

稱主婚曰駙馬唐太宗始稱諸王女曰郡主諸侯

女曰縣主

凡諸官稱師自伏羲龍師始諸官稱吏亦自伏羲置

史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太監始諸官稱

正自顓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顓頊置司

徒始諸官稱大夫自堯設司徒屬大夫始諸官稱

典自舜命夔典樂始諸官稱大稱少自商湯設太

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楚若敖置令尹始諸官稱

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稱丞自秦獻公置丞

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置常侍郎始諸官稱事

自秦始王置給事始諸官稱使自漢武帝置都水

使始諸官稱知自後魏太武置叅知政事始

軍官稱都督自漢光武置督軍御史始稱指揮使自唐僖宗以左右神策軍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始

漢光武初以御史督軍謂之都督魏明帝遂稱大將軍為都督唐高祖又稱州牧為都督

漢成帝始稱方伯為州牧亦因唐虞制也後周改稱總管唐改稱都督元改稱平章今為布政使

漢文帝初置刺史唐中宗改稱巡察使睿宗改稱按察使玄宗改稱採訪使肅宗改稱觀察使宋改稱提刑元改稱廉訪使

秦始皇始稱京郡守為內史漢景帝始稱王國守為內史武帝改稱京郡守為尹成帝始稱王國守為相隋始稱郡守為刺史宋太祖改稱知州高宗改稱知府元改稱總管

晉劉淵始稱華人為漢子桓玄始稱俗人為獠子商人始稱帝都為京師楚文王始稱邑為縣漢武帝始稱蒼為坊宋太祖始稱里為保今稱保為圖鄉為都

漢武帝始稱州為部唐太宗改稱道宋太祖改稱路元世祖改稱省

隋文帝始稱郡為州唐玄宗始稱州為府元世祖始稱府為路秦稱御史署曰府漢明帝始稱憲臺今曰院

漢謂丞相將軍御史三府為三司唐始謂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今始謂大理刑部都察為三法司都指揮布政按察為三司

樂原第四九六條
伏犧始作樂而辨五音其臣葛天制歌陰康制舞軒轅臣伶倫始定律呂

伏犧始作琴瑟文媧加之以笙竽神農加以鍾鼓軒轅使伶倫作笛毋句作磬帝嚳作塤篪祝融作笙舜作簫此為雅樂之器紂使師延作笙蔡老聃作胡笳秦蒙恬造箏漢為孫公主作琵琶晉阮咸作阮宋識作拍板梁武帝作響板此為俗樂之器

伏犧始作五絃琴周文武各加一絃為七絃琴此為雅琴晉孫登作一絃琴嵇康作嵇琴梁柳惲作擊琴此為變調

神農作鍾軒轅臣榮援作鍾鍾禹作鐸湯作鐸神農作鼓帝嚳作鼗禹作鞀及篳篥

伏犧始制旄舞軒轅始制干羽以舞戰國始制執拂

子 178-7

如意之舞

政原第五 九二十五條

遂人始為教令伏犧始立正朔而建子軒轅始定服

色秦惠王始重鼓元漢武帝始立年號

伏犧始以木德王鄒衍始推五德之運漢劉向始推

五德生勝有正閏之辨

遂人始立朝廷伏犧始建都立家軒轅因造城郭溝

池街巷堯始立巷牌

遂人始立教臺神農始作明堂軒轅始作靈臺舜加

辟雍禹作冀闕周公始備九門

神農始以日中為市而立廬湯始設關周公始制關

市之征管仲始稅魚鹽齊景公始置山海池澤園

林之稅漢文帝始稅酒武帝加稅商舟車及鐵槽

醋及契本唐太宗始稅草趙贊始稅竹木茶漆裴

延齡始為和買

管仲始稅鹽漢桑弘羊始禁私鹽而官賣唐元宗始

給商貨引

舜始立學魏曹芳始以顏回配孔子于辟雍唐高祖

始立孔子廟於學太宗加以先賢配享

軒轅始制園以為演武場唐太宗始立呂望廟以古

名將配享武后始制武舉宋仁宗始制武學

周公始立貢士法漢文帝始置賢良科武帝始置茂

才孝廉明經三科漢宣帝始置童子科隋煬帝始

置進士科

漢文帝始以策試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加章奏

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

及詔誥

漢武帝始設殿試唐太宗始設鄉試會試武后始置

封中宗初分三場玄宗始令禮部知貢舉宣宗始

置登科錄唐明宗始印卷宋太宗始唱進士名分

為五甲而賜燕及置試院巡緝監門官真宗始印

題

神農始制儀仗用斧戟鞭笞軒轅始制出警入蹕設

侍衛執鉞二人執過十人謂之虎賁即今鎮殿將

軍力士也漢武帝始制障扇十二把晉武帝制班

劍白鈐鈐元帝加儀刀御刀

軒轅作鉞奉始皇改為鐃

漢武帝始制雉尾扇以障御容宋孝武始制朱闥扇

以障侯王

周公始制五輅載太常以記里指南二車前導作鉞

為侍衛有屬車十二乘呂望加曲蓋晉文公制左
右虞候以掖駕秦始皇初作鹵簿三駕為金根車
上施華蓋相風為設辟惡車前導定制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則因周之舊漢武
帝益以憶琴金吾鸞旗車皮軒車設黃鉞車左右
旄節十六罕畢二旗前後黃麾睥睨蓋并御馬分
左右為羽儀其屬車最後一乘懸豹尾本周置有
豹尾以前為省中晉武帝始制五牛輅赤青二輅
以為羽儀後魏孝文益以皂纛為羽儀隋文帝益
以白鷺車為前導設鍾鼓行漏車為羽儀唐高祖
加以腰輿大駕先五輅制香鑪輦芳亭鳳輦為羽
儀玄宗加以毬仗宋陶穀始制駕頭法座十二神
輿操稍勘箭方傘大傘及天王負圖方歲太平玉
兔金鸚鵡象獅子五龍五鳳左右攝提日月五星
北斗二十八宿十二辰風雨雷電合璧連珠六大
神五嶽四瀆五方之旗各一苒文祥雲旗各二
遂人結繩而治伏犧始造書契秦始皇始制天子行
文曰詔臣下稟事之文曰奏漢文帝始制諸王行
文曰教景帝始制諸司行文曰移上行下曰牒光
武始制稟事王侯曰啓唐太宗又制諸司咨文曰

關

軒轅初設符驗周公制三節及印璽北齊高洋作條
印唐韋陁制押字

堯始制諫鼓謗木禹益以鍾鼓磬鞀鐸以求言漢趙
廣漢始作鉅觚梁武帝始作匭

管仲初制平糴法漢耿壽昌發立常平倉後魏李崇
始置巡警舖北齊高湛始置義倉唐玄宗始置養

濟院

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此後世懲取富戶之始周穆
王始令侯以錢贖罪秦始令民納粟贖罪

楊國忠始令民納粟度僧

伏羲始統萬國軒轅始分九州象土以封建堯始

五爵禹始置五服秦昭王始封爵以戶秦始皇始

拜天下因六國之制設為郡縣漢宣帝始侯以侯

不實封魏文帝始以鄉亭封公侯郡邑封王公侯

軒轅始置封建舜始制世祿

堯始考功後魏崔亮始限年

軒轅始給官吏胥徒俸及賞賜周公始置恩例漢文

帝始給太子橫食唐太宗始給常朝官廊食武后

始借賜下官緋紫德宗始折俸

軒轅始設戶口圖籍周公始置租庸調及蠲役法秦
始皇始制郡役法北齊高澄始定九等戶役爲均
徭其不點差者令納庸布此宋丁錢所起也

官原第六 九三十八條

伏犧始立百官堯始分大夫士爲五等周公始設九
命異賜又制人爲十等田襄子始分文武異任商
鞅始置資級魏陳郡始分九品後魏始定九品正
從每品分上下階蘇綽始分士途爲二流

商湯始設公孤秦始皇始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
三公其署謂之三司亦曰三府至漢武帝改太尉

爲太尉成帝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改丞
相爲大司徒是以周之三卿爲三公矣其失自秦
始也

伏犧始置二相又任襄英爲左右若唐虞之百揆商
之太宰周之冢宰皆相職也至秦獻公始稱丞相
莊襄改稱相國至漢武帝不以朝政付宰相始置
尚書令典樞機其任蓋猶義皇之襄英周官之卿
士也武帝崩霍光以太司馬當國領尚書事於是
遂以大臣領尚書而大司馬之職班宰相上尚書
令之權重於宰相矣至成帝始以特進張禹錄尚

書事蓋以三公下兼卿士之職也自是遂以錄尚
書爲首相之稱矣靈帝始以宰相胡廣爲太傅自
是遂以太傅爲首相之稱至魏文帝以中書令晉
武帝以尚書令宋文帝以侍中並始爲相職北齊
始置尚書行臺此宰相初有分司也隋文帝始以
侍中中書令爲上相僕射爲次相唐太宗因後魏
制以他官行相事謂之叅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
書門下三品其後遂俱以爲直宿之稱中宗又置
平章軍國重事則古三公兼宰相之職也玄宗改
侍中稱黃門監宋神宗人以尚書左右丞爲執事

官徽宗加宰相太師之稱自是首相多稱太師元
世祖始制叅議官及中書行省行省卽北齊行臺
也

國朝洪武中始罷丞相不置尋又以文淵閣掌機密
蓋卽漢尚書令之職位雖五品而實統百揆焉

唐太宗始以宰相監脩國史唐莊宗始以平章事兼
樞密使謂之使相

周公置常伯至秦始皇改令丞相史典殿中章奏謂
之侍中而置黃門郎散騎二官與中常侍爲之副
黃門郎亦曰給事其中常侍散騎則或以寺人爲

之自是侍中屬僚始用士寺二流矣後漢稱黃門郎為侍郎至靈帝始置侍中寺魏文帝令散騎常侍為一官而改用士人又分侍中太僕之職置殿中監自是士人給事者居侍中寺黃門令中常侍諸寺人則皆居殿中監晉武帝始改侍中寺稱門下省亦曰北省至宋文帝遂以侍中為相職隋文帝改侍中稱納言唐玄宗始改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改稱監

顯祖始置納言周公改稱內史秦始皇中書稱省卿官甚卑不置令漢武帝始置中書令領尚書事以寺人為之置丞郎為屬位雖卑而權已重矣成帝始易任以士人魏文帝始立中書省稱中書郎為侍郎其屬添置都通事晉武帝始設中書舍人隋文帝復中書令稱內史唐義炎始置政事堂於中書省凡三省官議政必集中書玄宗始以中書舍人為知制誥後遂專以知制誥名官宋太祖定制宰相之府謂之中書省其官有中書令有左右僕射有門下侍郎蓋兼三省官於中書一省也周公始置司會兼始皇改令少府史主發行殿中書謂之尚書已蓋卑員漢武帝始置尚書令以統諸

尚書及屬郎與中書宦官共典樞機其任遂與周之卿士相並矣至成帝又設僕射及左右丞為尚書令屬置尚書臺僕射者本戰國諸侯侍僕射役之稱秦遂建為官號而漢於侍中謁者尚書博士郎等官咸置其員光武又分諸尚書為六曹各置侍郎郎中為之二遂以令僕及六尚書為八座侍郎郎中即屬郎也本秦諸郎趨走殿陛而屬於郎中令者自漢武帝已置尚書令則尚書諸郎咸不隸郎中令矣黃門中之有侍郎也亦然晉武帝改尚書臺為省亦曰尚書遂以尚書令為相職隋文帝以令僕係相職不與六曹同乃以左右丞及六曹為八座分屬郎為二十四司各添設員外郎以佐郎中謂之子司隋煬帝又於子司各置主事以副員外主事者本漢吏役之稱武帝於光祿勳置南北庭主事是也後魏始分尚書諸司即置主事令史至隋既定令為二十四司遂去令史之稱但曰主事而已其二十四司吏部四司一曰選曹即今文選司也置自漢之常侍曹二曰封曹即今驗封司也本漢光武因古執秩之官而置三曰勳曹即今稽勳司也本宇文泰因周禮司勳之職而置

四曰功曹卽今考功司也亦本漢光武所置戶部
四司一曰民曹二曰計曹三曰金曹四曰倉曹並
魏文帝所置禮部四司一曰儀曹卽今儀制司也
本宇文泰所制二曰祠曹卽今祠祭司也本魏文
帝所置三曰客曹卽今主客司也本漢成帝所置
四曰膳曹卽今精膳司也本晉武帝所置兵部四
司一曰武兵曹卽今武選司也本魏文帝所置二
曰職方曹卽今職方司也本宇文泰所置三曰駕
曹卽今車駕司也四曰庫曹卽今武庫司也並魏
文帝所置刑部四司一曰賊曹本漢光武所置二
曰都官曹本漢成帝所置三曰比曹亦魏文帝所
置四曰門曹本宇文泰所置工部四司一曰起曹
卽今營繕司也本漢元帝所置二曰虞曹卽今虞
衡司也虞衡本虞書周禮建官三曰水曹卽今都
水司也虞水二司並亦魏文帝所置四曰屯曹卽
今屯田司也亦本漢成帝所置隋煬帝又設尚士
左右司郎中員外以副左右丞謂之都官唐罷尚
書令惟設僕射以下官宋神宗升左右丞爲執政
左右丞遂居六尚書之上矣高宗罷左右僕射惟
設左右丞以下官

國朝蓋罷左右丞及都官單設六部其尚書侍郎
中員外主事之職並仍漢隋舊制惟有刑三部
事繁乃廢八司舊名各設十三司司名皆按所屬
布政之名焉
夏禹始定六卿周公加以殷湯所置三孤謂之九卿
夫六卿冢宰之職起於伏羲而銜定于周若司徒
司馬司寇則軒轅之雲官司空則少昊之鳥官已
並有其職但名銜則起於顓頊之秩宗命以民事
爾宗伯之官名雖亦始於周然其職實顓頊之秩
宗故六官之職皆創設於唐虞之前而以三孤六
官爲九卿則殷周之制也至秦始皇壞古制乃以
奉常宗正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治粟內史
少府爲九卿各置丞以副之而於衛尉置主簿其
署則曰九寺漢景帝乃改奉常爲太常廷尉爲大
理又改郎中爲光祿勳典客爲鴻臚治粟內史爲
司農置光祿主簿成帝始置太常主簿魏文帝始
置太理主簿晉武帝始置司農少府主簿梁武帝
始置宗正太僕鴻臚主簿後魏孝文又各置少卿
太常卽周宗伯廷尉卽周之司寇其爲九卿宜也
若宗正則周官小司馬之屬衛尉掌畿卒之官郎

中令蓋諸郎之長太僕亦周官太司馬之屬鴻臚
卽周官之大行人治粟內史亦司徒之屬卽少昊
之農正也少府乃冢宰之屬無非所以爲九卿也
秦之九寺至元罷其四所存惟太常光祿太僕大
理鴻臚五寺而已其宗正之職今更爲宗人府令
位至一品矣改寺爲府實宋始也衛尉今爲錦衣
衛官其職司元置之以代衛尉之任司農少府之
職卽自是廢矣

秦始皇初置大理正漢宣帝初置平至隋煬帝稱
事

秦始皇初置太官令太祝令漢文帝始置籍田令陵
臺令武帝始置協律奉禮二郎魏文帝初置太常
齋郎梁武帝始置郊社令

伏犧始置共工少昊更設司空而分其屬爲五工正
秦始皇乃置少府卽共工司空之職也其屬有將
作漢乃分爲二官誤矣至隋又設少府將作軍器
三監抑又誤矣至元始罷將作今又罷少府軍器
二監併其事於工部焉

殷武丁始置御史之職本殿中史也秦始皇始任以
糾察今之都御史卽秦之御史大夫也副都卽其

中丞僉都卽其左右丞散道卽侍御史監察卽其
監郡也

伏犧始設史官武丁始置御史掌祕書卽左右史記
言動者周公始設內史掌出納王命外史掌典文
籍小史掌方國之志秦始皇亦置博士掌故漢文
帝以御史中丞仍掌祕書武帝設蘭臺石渠二署
置太史令掌天文國史卽今東閣學士也又設祕
書令掌祕書卽今文淵閣學士也成帝加校書郎
章帝加祕書郎桓帝加祕書監獻帝加祕書丞魏
明帝加著作郎北齊高洋加正字隋煬帝加祕書

少監唐太宗始置起居郎于門下省高宗又置起
居舍入于中書省時謂左右史唐玄宗加脩撰編
脩檢討

宋文帝始置學士官唐高祖始置直學士校理以副
之高宗始置待制中宗始置大學士玄宗始設集
賢翰林二院以爲學士署添置侍讀學士侍講學
士侍讀侍講凡所召名儒未授官而於翰林待詔
者則稱待詔亦名供奉元改供奉爲應奉唐憲宗
始制學士承旨宋真宗始置經筵說書 國初始
置五經博士典籍侍書中書舍人於翰林

秦始皇初設諫大夫卽周保氏之職也至唐武后如
置拾遺補闕與左右諫大夫並居于中書門下宋
太宗始置諫院設知院而改補缺爲正言拾遺爲
司諫

顓頊始置樂正以教胄子殷湯始置王世子六傳周
公加以庶子秦始皇始置詹事府詹事洗馬家本
魏文帝始置侍講舍人北齊分置門下典書二坊
卽唐之左右春坊以庶子掌之隋文帝初置中允
謂之內允卽今之贊善唐高宗始置詹事府論德
更令玄宗始置少詹事文宗始置侍讀

漢高祖初置諸王傅相中尉傅卽今紀善相卽今長
史中尉卽今護衛也魏武帝加記室晉武帝加文
學宋武帝加侍讀及王友唐文帝始置教授以誨
王之子孫宋太宗置正侍講

學官稱博士祭酒始於戰國至漢武帝始置博士于
京師文學于郡國其博士之長謂之僕射漢光武
改稱祭酒文學卽今府教授也晉武帝始置國子
學設助教北齊高洋加以主簿今曰典簿又置正
錄隋煬帝加司業監丞始稱學署曰監宋神宗加
學正學錄及典籍

始設歷正及春夏秋冬中五官時稱龍師其銜
則定於顓頊始命民事也今之欽天監正及五官
正是矣軒轅加以保章挾壺二官漢武帝加以太
史丞卽今監副也光武加置靈臺郎

軒轅始置醫師卽今太醫院使也唐玄宗始置諸州
醫官

周公始置行人卽今行人司官也秦始皇始置公車
令卽今通政使也漢高祖始置符璽郎卽今尚書
司官也唐太宗始置營幕使卽今儀衛司官也玄
宗始設文思院使及閤門使

北齊高洋始用宮婢爲宣徽使唐太宗改用寺人五
代時始用士人

唐太宗始以寺人爲樞密使朱全忠始置院政用士
人唐莊宗始制副使晉高祖設知院周世宗加設
同知宋太宗加署同知之職

白周以上天子六卿卽爲六軍之將至秦秋之末田
氏專齊始分將相之任至秦始皇拜天下始置衛
尉以掌禁兵置中尉以掌京兵置校尉以掌遺兵
置衛卒以掌東宮兵置郡尉縣尉以掌郡縣兵置
大尉以統諸尉者本晉武公所設佐將撫軍之官

猶後世督護鎮撫也將帥當得之列卿也於國政無不統尉則職專撫軍爾至秦遂以太尉與丞相御史為三公位為上將矣自田齊始制將軍監軍於是七國並有之然無常員也漢武帝始置大將軍位冠三公前後左右將軍位並列卿始有常員矣光武以後太尉雖掌武事不復典兵魏文帝始稱大將為都督後周又稱總管唐太宗置經夏使招討使係行軍將衛不常置也睿宗始以節度使典方鎮矣玄宗以宰相領節度不之鎮則置留後代備兵

自蕭何鎮關中即留守之職而無其銜至隋煬帝始置留守官宋太祖始置四廂都指揮即今五城兵馬也

軒轅始置二伯九牧即今布政也殷湯始令王朝大夫為監於方伯之國即今監察御史也漢文帝初置部刺史即今按察使也後魏始制安撫使唐德宗始置宣撫使宣宗始置制置使並即今巡撫大臣之稱憲宗始置宣慰使與安撫並無常員有事則置也睿宗始置節度使即今都指揮也玄宗始置轉運使

魏文侯已置郡守秦始皇因加郡丞郡丞即今同知宋太祖始加判推

秦孝公始置縣尹令丞令即周時邑宰之稱秦始皇加縣尉漢光武加主簿唐宣宗始稱令為知縣知縣與知州並唐時權任之稱至宋遂以為守令之正銜矣

秦始皇始置里三老亭長番夫游徼三老即今里老亭長即今里長番夫即今糧長游徼即今火夫總甲

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皇初置御史府置令以總群卿

魏文帝更中車府為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隋之奉御今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為內侍省以監為太監加置少監監丞

秦始皇初置給事給事殿廷又置徵事給事相府漢武帝初置從事給事司隸刺史之署魏文帝始於中書置通事亦給事之職也晉改從事為錄事後魏宇文泰始於尚書司置主事亦從事之職也隋文帝更於尚書置都事乃總吏之職煬帝又改大理平為評事元於按察置參事猶從事也其銜則因宋有參署樞密院事而稱也 國朝於通政等

衙門各置知事亦從事之任其銜則因唐有知政事而稱也又於留守等司置斷事亦從事之任其銜則因元有斷事宜而稱也

學士本祕書之職唐太宗始置諸殿及春坊學士宋全忠始置樞密學士宋真宗始置諸閣學士

七國時始有博士官漢武帝初置五經博士魏文帝初置太常博士晉武帝初置大理博士後魏孝武初置醫學博士唐太宗初置太仆司天博士宋神宗又制武學博士

周公始制內史掌出納王命即漢中書令職也秦始

皇乃改爲京守銜漢景帝又改爲王國守銜隋文帝始復以爲中書令銜

漢景帝置司直爲丞相府屬後魏莊帝改爲大理屬唐又以爲左右春坊屬

齊莊王始封婦人以食邑漢武帝始封婦人爲郡君縣君王莽始加婦人夫人號宋文帝始封婦人爲

國夫人唐太宗始賜五品以上官母皆稱太君

秦孝公始封衛鞅爲商君此男子初封君也漢武帝初封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婦人初稱君也

軒轅始立四妃一妻三妾以應天文后妃四星於是

妻妾之制始定周公始定六宮設夫人嬪世婦衛以佐王后唐高祖始列置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四妃然貴妃之置起於宋孝武淑妃之置起於魏明帝德妃之置起於隋煬帝惟賢妃爲唐私置宋真宗承唐置設嬪御十九等曰淑儀踵晉武帝制設之曰淑容踵魏明帝制設之曰順儀曰順容並踵隋煬帝制設之曰婉儀踵北齊高洋制設之曰婉容爲宋新制曰昭儀踵漢元帝制設之曰昭容踵武帝制設之曰昭媛踵唐太宗制設之曰脩儀亦踵魏明帝制設之曰脩容踵魏文帝制設之曰脩媛亦踵高洋制設之曰充儀亦踵隋煬帝制設之曰充容亦踵漢武帝制設之曰充媛踵唐高祖制設之曰婕妤亦踵漢武帝制設之曰貴人踵漢光武制設之曰美人踵漢高祖制設之曰才人踵漢宣帝制設之

資原第七凡四條

上柱國柱國之官稱始於楚懷王至隋文帝則以爲勳階護軍都尉之官稱始於秦始皇至唐太宗則以上護軍護軍並爲勳階輕車都尉騎都尉之官稱始於漢武帝至唐則以上輕車輕車上騎都尉

騎都尉並為勳階唐又因隋制置驍飛雲武四騎尉為階勳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轉今之武階加贈美稱悉遵之文階則惟正從一品尚稱上柱國柱國餘正二品始定制稱正治上卿從二品稱正治卿正三品稱資治尹從三品稱資治少尹正四品稱贊治尹從四品稱贊治少尹正五品稱脩正庶尹從五品稱協正庶尹然尚以為加贈未得實授也

開府儀府三司之官稱起於魏文帝至後周以為文散階唐高祖定為從一品特進之官稱起於漢成

帝至隋以為文散階唐定為正二品光祿大夫之官稱起於漢武帝至後周以為文散階唐定為從二品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之官稱並起於魏文帝至後周以為文散階唐定為正從三品正議大夫通議大夫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正四品太中大夫中大夫之官稱起於戰國唐以為從四品文散階中散大夫之官稱起於王莽至隋與朝議大夫俱為文散階唐定為正五品朝請大夫朝散大夫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從五品朝議郎承議郎並唐制正六品文散階宋改朝議

為朝奉奉議郎通直郎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從六品朝請郎宣德郎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正七品朝散郎從義郎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從七品給事郎徵事郎之官稱起於秦始皇至隋以為文散階唐定為正八品承奉郎承事郎亦並隋所置文散階唐定為從八品儒林郎登仕郎亦並唐置正九品文散階文林郎將仕郎並唐置從九品文散階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是正一品加贈資正一品加贈資不實授特進光祿大夫並漢官名柱國楚官名今並稱之第二階特進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授資第三階特進榮光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舊資銜第四階光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贈資第五階光祿大夫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榮祿大夫是從一品初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資第八階資政大夫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資善大夫是正二品初授資資德資政資善三銜並因元舊制惟正治上卿為新設第十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是從二品加贈資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

二品陞授資十二階中奉大夫是從二品初授資
正奉通奉中奉三銜並因宋舊制惟正治卿爲新
設十三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三品加贈資十
四階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嘉議大
夫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因隋舊制
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爲新設十六階中大夫
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中大夫是從
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亞中大夫是從三品初授資
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因元舊制
銜惟資治少尹爲新設十九階中議大夫資治尹

是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大夫是正四品陞
授資二十一階中順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資中議
中憲中順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贊治尹爲新設二
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是從四品加贈資二
十三階朝議大夫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朝
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請朝議資銜並因隋
舊制則因元舊制惟贊治少尹爲新設二十
五階奉政大夫脩正庶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
六階奉政大夫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
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

制惟脩正庶尹爲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協正
庶尹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
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訓大夫是從五品初授資
奉直因宋舊制資銜奉訓因元舊制資銜惟協政庶尹
爲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元
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資因宋舊制
銜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唐舊制
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宋舊制
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唐舊制
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制三十
階徵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制三十七階
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改隋徵事之銜作徵仕
郎也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七品初授資亦改隋
從事之銜爲從仕也三十九階脩職郎是正八品
陞授資四十階迪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
舊制四十一階脩職佐郎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
二階迪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資並係新設四十
三階登仕郎是正九品陞授資四十四階將仕郎
是正九品初授資並因唐舊制四十五階登仕佐
郎是從九品陞授資四十六階將仕郎是從九

品初授資並因元舊銜

國朝武資凡四十四銜正從一品六階銜並同文資第七階龍虎將軍上護軍是正二品加贈資龍虎本五代朱溫將領之稱至元以為勳階護軍資銜則唐制也第八階金吾將軍是正三品陞授資金吾漢官名即秦中尉也至元遂以為勳階第九階驃騎將軍是正二品初授資驃騎本漢武帝所置官名至唐以為勳階第十階奉國將軍護軍是從二品加贈資奉國元舊資也十一階定國將軍是從二品陞授資銜係新設十二階鎮國將軍是從

二品初授資十三階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昭毅將軍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昭勇將軍是正三品初授資凡鎮國昭武昭毅昭勇並係元舊惟將軍獨因唐制爾十六階安遠將軍輕車都尉是從三品加贈資安遠元舊資改唐寧遠而置也十七階定遠將軍是從三品陞授資因唐舊銜十八階懷遠將軍是從三品初授資因元舊銜十九階廣威將軍上駙都尉是正四品加贈資廣威係元資駙尉乃唐階也二十階宣威將軍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明威將軍

宣威將軍

宣威將軍

宣威將軍

是正四品初授資宣威明威並唐舊資二十二階信武將軍駙都尉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顯武將軍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宣武將軍是從四品初授資二十五階武節將軍驍騎尉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武節將軍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武德將軍是正五品初授資二十八階武毅將軍飛騎尉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武毅將軍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武畧將軍是從五品初授資三十一階承信校尉雲騎尉是正六品加贈資三十二階承信校尉是正六品陞授

資三十三階昭信校尉是正六品初授資三十四階忠武校尉武騎尉是從六品加贈資三十五階忠武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六階忠顯校尉是從六品初授資三十七階忠勇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八階忠翊校尉是正七品初授資三十九階脩武校尉是從七品陞授資四十階敦武校尉是從七品初授資四十一階保義校尉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進義校尉是正八品初授資四十三階保義副尉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四階進義副尉是從八品初授資自信武將軍以下

進義副尉

進義副尉

至進義副尉凡二十三階資銜並因元制惟加資則皆遵唐十二轉之舊稱焉

刑原第八九四條

軒轅始為刑辟制流管杖斬四罪唐堯始制墨劓刑則宮五刑舜造赦贖紂作桎梏及烹醢輶高炮烙之刑周公置徒絞設八議漢文帝始除肉刑隋裴政始定笞杖徒流死五刑唐太宗始置加役流皋陶始制律范巧始作刑書唐高宗始作律疏秦商鞅始立隣里相收司連坐律漢張湯始立吏傳相監司律

皋陶始作獄唐李乾祐始置御史臺獄

文原第九九十四條

伏犧始造字畫詩文為蚪斗字周史籀乃作大篆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楷字漢史游作草字蔡邕作八分隸白劉德升作行書元僧八思巴作蒙古字伏犧初以木刻字軒轅易以刀書虞舜造筆以漆書于方簡刑夷作墨史籀始墨書于帛仲由作硯蔡倫作紙

舜作羊毛筆秦蒙恬作兔毛筆王羲之作鼠鬚筆邢夷作松烟墨蔡廷圭作油烟墨

蔡倫始製繭麻二紙張華作落紙王羲之制穀糜二皮之紙唐王嶼以竹及草為紙

以梨板刊書

軒轅始鑄文舜禹周宣王始刻文于石五代和凝始以梨板刊書伏犧始作琴操為長短句詩軒轅作銘箴岐伯始作鼓吹凱歌帝嚳始作頌舜始作四言詩夏啟始作檄商湯始作誥伊尹始作訓周公始作冊命榜文祝文哀誅墓誌冠辭周宣王始作碑南仲始作露布卜商始作序子思始作記莊子始作說屈原始作騷宋玉始作賦及七言詩田駢始作辨荀卿始

書原

書五

作論解秦始皇始作詔制李斯始作策奏議表漢唐山夫人始作三言詩文帝始作敕及策問賈誼始作策枚乘始作五言詩武帝始為樂府聯句淮南王安始作令嚴助始作封事司馬相如始作喻贊東方朔始作傳谷永始作六言詩楊雄始作連珠志錄班固始作行狀及箴趙岐始作題跋曹植始作絕句曹髦始作九言詩晉陸機始作對偶文詞隋煬帝始為倚聲命辭唐沈佺期始作律詩元稹始作次韻

皋陶始為書簡唐李吉甫始加題緘

蘇秦始為刺謁唐李德裕始置門狀即門單也

伏犧始作史書文王始作經書老聃始作子書子思

始作傳書公羊高始作註書李斯始作字書漢劉

歆始作類書梁沈約始作韻書晉李充始分書為

四部

顓頊始作曆書呂望始作兵書周公始作禮書樂書

政書呂公始作相書晉郭璞始作風水書漢甘公

始作五星命書唐徐子平始作八字命書

周公制左右史左史為尚書右史為春秋魯隱公始

制私史漢司馬遷始為紀傳武帝始為起居注梁

事物紀原

卷十

周興嗣始為實錄唐姚鑄始撰時故紀

卜書原於八索地志原於九丘詩文集原於詩書二

經

晉僧了義始作切字訣沈約始辨四聲作詩粘律

食原第十九條

太古茹毛而飲血有巢始教民食果遂入始作火制

截以炮神農始耕作炒米軒轅造粥飯羹炙膾公

劉作糝糕麻團周公造湯團魯敬姜作不托汝顏

作粽秦昭王作烝餅漢高祖作漢餅金日磾作胡

餅劉安作苽蕒諸葛亮作饅頭夾饊石崇造餽餽

梁武帝造麵筋

軒轅臣夙沙作鹽螺祖作醢公劉作餽蜜殷果作醋

周公作醬芥辣孫權始效文趾作蔗糖

太古飲水軒轅作炒米湯成湯制茶唐陸羽始辨茶

品

遂人作酪軒轅作醴儀狄作酒周公作酎

遂人作脯始為乾物軒轅作菹始為淹物少昊為醢

禹制淮白二鰲殷湯作醢吳壽夢作鮓秦李作

豉糟醬諸物則周末制也

伏犧始圈養六畜軒轅乃圈養鳥獸池養魚鼈夏禹

事物紀原

卷十

始養馬以廐廐

遂人作釣伏犧作咎神農作魯白軒轅作九罏禹作

魚梁蟹筍伊尹作魚鼈龜酒

伏犧作獵網畢羅軒轅作獲戈陷罪

神農始種五穀軒轅始種桑麻蔬菓草木漢張蒼始

移植大宛油麻大祿大夏芫荽苜蓿蒲萄安石石

榴西羌胡桃於中國唐太宗始移植占城早稻康

國金挑波稜菜於中國五代胡嵩始移種圃鵲西

瓜於中國

神農始作鋤犁倉帝后稷作鑣耨禹作山錐叔均作

紗紀

衣原第十一 九十一條

有巢始衣皮軒轅妃嫫祖始育蠶組麻以興機杼而成布帛唐堯加以絺苧木綿草布毛綱虞舜加以錦繡秦始皇作夾纈

伏羲作裘軒轅臣胡曹作衣伯余為裳因染采以表貴賤舜始制袞及黻深衣禹作襦袴伊尹作文襖傳說作袍唐高祖作半臂馬周作欄衫宋太祖始學製南蕃海青裁褶

軒轅始定服色九人君所尚服色各依五運更之色

物類

衣

周公始制天子服四時各以其色隋文帝始制天子服專尚黃唐韋韜始請天子用器皆以黃色

伊尹始制婦人大袖秦始皇制霞帔二世作背子隋煬帝作長裙楊貴妃作抹胸

逐人作繩軒轅因作綿索

逐人始以繩束髮為髻伏羲始作皮冠軒轅加以冕旒充纁羌加繡纓周公作幅巾魯昭公始以絹素為弁趙氏武靈王作貂蟬秦孝公作武幘漢高祖作竹皮冠王莽制頭巾後漢始效北蕃制氍帽周武帝作幘頭唐太宗作紗帽其後始效南蕃制烏

尾帽

周公作縵宋太祖易以網巾嫫母作特髻漢皇后作婦冠

女媧作竹簪堯作銅簪舜作象牙簪玳瑁釵鉞作金玉釧紉作翠翹金鈿步搖寶釵指環呂后制五采通草花晉郭槐始剪綠為花

軒轅臣於則作履制襪周公造屨屨屨為晉文公造屨趙武靈王始效北蕃造靴

軒轅始作帶纈項制條弄為玉珮殷湯作笏及纁裳唐高祖始置金銀魚袋張九齡作笏袋

室原第十二 九十四條

有巢始為巢穴逐人作臺伏羲始制屋廬神農加以戶庭堂倉廩庫窖軒轅始備宮室樓榭觀閣門廊階墀之制禹作橋文王作浮橋周公作邱館亭子及柱礎魯般又飾門扇以鋪首秦孝公作殿棟以鴟尾宣帝始制齋軒

神農作戶牖軒轅作門窓周公作轅門戟門旌門伏犧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墼石甃桀臣昆吾作甌瓦伏犧作籬軒轅作欄舜作墻禹作柵伊尹作柱檣周公作壁

地原第十三凡六條

伏犧臣粟陸始濟川神農作井軒轅始開山通道等
園囿圃池溝澮臺駘始爲堤伯益作閘

神農始置里數軒轅始畫野分州禹始爲封埃周公
設置郵

神農始教民種田軒轅始立步制畝爲井田經界
立溝塗封植以行貢法商湯行助法周武王置籍

田以親耕周公制徹法秦商鞅始廢井田開阡陌
民田始得買賣而行魯宣公稅畝法唐楊炎始制

兩稅

周公始築洛陽城商鞅始築咸陽城伍員始築蘇州
城范蠡始築越州城蕭何始築長安城孫權始築

建康城王審知始築福州城錢鏐始築杭州城
吳夫差鑿邾溝秦始皇始開秦淮漢張渤始開廣德

溪馬臻始置鏡湖晉孔愉始作紹興運河宋陳承
昭始浚汴梁金水五丈二河郭原明始置湘湖堤

王達始鑿王公池

秦司馬錯始開巴蜀地秦昭王始開義渠地趙氏靈
王始開代樓煩地燕惠王始開遼東地秦始皇始

開朔方地漢彭吳始開穢貉地唐蒙始開印越夜

郎牂牁越雋地嚴助始開東甌兩越地衛青始開
陰山地趙破奴始開玉關地元世祖始開雲南地
兵原第十四凡六條

伏犧之臣共工始爲步戰及水攻神農因造干戈戈
戟矛斧蚩尤益以刀劍而用馬戰及大攻軒轅始

征四方制八陣法及京觀又爲甲冑雲梯樓櫓黃
鉞車戰之具鉦鐃鞀角之號三苗始爲伏兵禹制

抹額呂望始爲船戰專諸始造匕首孫武造鐵蒺
藺漢匈奴作鶻箭諸葛亮造竹槍宋李定造神臂

弓章惇效洞鑿制標牌

軒轅始以兵師爲營衛置虎賁卽今鎮殿將軍力士
之屬也商盤庚始設兵戍立烽燧秦始皇始制漕

運漢武帝始立屯田唐張說始立長征軍開濟始
令軍丁食糲

軒轅始制五色旗畫以鷹隼指頤何背復禹始建旗
旌旂旄以別尊卑等級周公始備九旗

軒轅作析趙武靈王作刁斗

軒轅作砲呂望作銃魏馬鈞制爆焚隋煬帝益以火
藥雜戲凡遽作砲

軒轅因造弓矢弩的舜造弓袋矢筒殷臣薛侯制投

壹

技原第十五 九十二條

神農始究息脉辨藥性制針灸作醫方軒轅臣巫彭始制藥丸伊尹創前藥秦和始為醫書

軒轅始為導引老聃始為脩煉漢魏伯陽始為丹經軒轅臣隸首作九數算法胲作五御揮作六射倮作規矩準繩尺度權衡斗斛

軒轅始醫獸少昊始闢潔六畜古公亶父始接巢木

晉王愷始接花卉舜臣董父始能馴熊周梁鹵始能馴虎馴獅馴象則本羌越技也

禹始辨夷音伯益始辨鳥獸語

伯益始相獸周史佚始相人

軒轅始制厭禳法漢武帝始用南越禁咒方京房始制娶嫁撒帳此厭禳法也

周穆王始好西域語諸幻術謂如後世所有請雨致雪步虛縮地移沙役兒入火出神隱身蒙體花身

燒丹臭柑買瓜指花百物之法也

漢武帝始效制西域眩人之戲即今吞刀履火種瓜植樹屠人戮馬之法

唐虞時已有童謠成周始有識記若定鼎卜世之說

也

周穆王初置道觀漢張陵初造符籙魏太武始號為謙之為天師梁武帝始謚陶弘景為貞白先生隋文帝始置道官

漢明帝初置僧寺吳孫權始造佛塔晉何充初置老寺石勒始稱佛圖澄為大和尚劉裕始給僧牒置戒壇高洋始令僧衣褐隋文帝始置僧官唐玄宗始著僧冊宋太祖始令僧尼異壇受戒

墓原第十六 九四條

几遽葬昇而風化有巢始以蓐裡掩之遂人積薪以

葬軒轅始制棺夏禹加土聖成湯加木桀周公制墻妻桓魋為石槨

夏禹始制明器芻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隧道俑機衣祿穆王加以殉室秦武

公始以人殉唐王嶼始造紙錢今之糧器含類也明衣面帛襚類也

商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為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墳屋晉

武帝始置神道碑

周公始合葬挽訶起於周公之中葉

器原第十一卷二十九條

遂人作火神農因制陶冶軒轅作針剪少昊制灰汁

米糊顓頊作衣衾后稷制砧杵后夔作衣架紂作

熨斗

遂人作火神農作油軒轅作燈唐堯作燈檠成湯作

蠟燭

遂人作樵祝融作炭唐堯作火爐伊尹作踏脚周公

作火櫃史佚作火坎秦始皇為烘節晉羊琇作獸

炭

舜作香爐漢丁緩為香毬

蠟燭

車

軒轅作膠舜作漆公劉作黃蠟桀臣昆吾作石灰紂

作脂粉周公作礪火秦穆公作輕粉劉安作熾煩

白蠟

顓頊始藏冰舜始造扇丁緩作風輪

遂人以匏濟水伏羲始乘桴軒轅作舟楫顓頊作簞

槳帝嚳作柁橈堯作維牽夏禹作舵加以蓬破帆

檣伍員作樓船

軒轅作梯蜀五丁為棧秦穉里子作甬道梁惠施作

跳板李斯作閣道

伏羲始乘牛馬而制轡轡杖軒轅作輓轡少昊制

牛車奚仲制輪造轆的勒勒駕六馬建旂旌

旂旄以別尊卑夏禹制輦周公制進賢四望

二車秦始皇作輜輶高祖作竹輅漢武帝作羊車

芝車宋陶穀制大輦小輿真宗始置大安輦

神農作杵曰軒轅臣雍父作碓后稷作水碓魯般作

礱磨碾子晉杜預作連機碓踏碓是也

神農作斧軒轅作鋸鑿般作鉤鑿鑿括

神農作床席薦蓆枕被少昊作簀堯作毯伊尹制承

塵周公作簟

軒轅作帷帳禹作屏伊尹作牀隔周公作簾

車

伏羲作木梳神農作篦簪軒轅作鏡鑷剃刀少康作

掠子伊尹作油刷呂望作梳匣秦始皇作鏡臺

軒轅作帨巾帝嚳作布袂湯作手巾郇中祖甲作帨

周公作紗罩軒轅作几夏禹作案周公制筵玷呂

望作榻召公作椅漢武帝始效北蕃作交椅曹操

作懶架

軒轅作箱篋后稷作囊囊少康作羅篋箒節

神農作枷柱作筵箕少康作箕箒周公作簪笄

伏羲作袍神農作履軒轅作履

神農作瓶甕軒轅作釜甑鼎樽盤盂碗櫛匙笄祝融

作鏐斂舜作祖

作臺蓋田恒作

子仇士良造偏提筆

為教作酒竿老聘作酒筵

軒轅始以律管候氣顯頊始以土炭候氣

軒轅始造記里鼓指南車周公作歌器諸葛亮作水

牛流馬置石扇始置木鳳衛教

軒轅始造刻漏周公始分更點

軒轅始作浴盆溺器禹辛氏造為偏廁

杜作繁登禹始為蓋魏神元帝始為金宇文涉歸作

檀杉雨龍公劉作泥甬犀斗伊尹始作桔槔史佚

始作轆轤馬鈞始造指南

軒轅臣伯陵始造錢刀夏禹始用龜貝銀玉之貨

軒轅臣伯陵始以布帛為楮幣漢武帝改制皮幣唐

憲宗始置關子時呼為飛錢宋孝宗改制會子元

世祖始造交鈔

軒轅造錢而無文周景公改鑄大錢始為有文公孫

述始鑄鐵錢魏孝武始以年號鑄錢

秦始皇始禁私錢漢武帝始拘銅下官而禁私私珠

玉金銀銅鐵錫商武乙作木俑周偃師作桃機主

偶越勾踐始作人唐肅宗始作嘉陵石佛

事原第十卷 九六條

神農始別五木以改火軒轅始書雲物成湯始作土

龍巫咸始制驅雛周公始制立春土牛土已流勝

齊景公始為登高及競渡

秦始皇始上墳漢武帝始張上已燈越巫始制端午

絲符健線文人唐太宗始置端午遺扇王昌遇始

制重陽藥市

立春青幡月令載青旗遺制也歲旦桃符周公招梗

遺制也臘日賽神禮記八蜡遺制也元日拜年

至賀冬古人班朔遺制也清明禁烟神農改火遺

制也除夕爆竹周人庭燎遺制也

夏桀始設侏儒倡戲周偃師始造傀儡宣王始養鵠

鷄楚熊渠造弄丸勾踐始為弄潮無終嘉父作十

秋毬踰秦武王作角觥始皇作曼延魚龍水戲漢

武帝益以幻眼走索尋撞舞輪弄梳影戲唐玄宗

制舞馬舞象之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紙毬

漢武帝作博學關軍劉向作彈棋周武帝作象棋

唐明崇儼作買鬼泉江作差牌還無作謎語盧敖

作市語晉枕中書

周公始立程官國史記有小說書趙東時始有傳
奇曲本及逃臣小嘴

物原終

物原

史

物原跋後

夫物必有原也欲知其原非博極群
書不能也中州之士恒苦乎書籍之
未備而况窮鄉下邑者乎一日

兵憲冲谷陳老先生出物原一帙以
示餘請袖歸展讀一過則見夫天地
山川兵刑服食與夫一事一物一技
之微無不考求其創始之自可謂博
而約矣遂命工鋟梓以廣其傳使夫
人欲知其原者不俟旁搜博采一寓
目之間居然可知信有裨於人人也
是爲跋

嘉靖乙巳菊日吉旦知銅仁府事前
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南海晁

溪李憲書



物原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羅願撰願字儀甫浙江山陰人以宋高承事物
紀原不能黜妄崇真故更訂此編分十八門共二
百三十有九條然紀原猶著出典願乃溷衆說而
一之疎舛彌甚如謂烏孫公主作琵琶張華作荅
紙皆茫乎不知本事者也

五車霏玉三十四卷

〔明〕吳昭明輯 汪道昆增訂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車霏玉

三十四卷》提要

五車霏玉敘

玄黃肇判書契聿興法

天上之玉榆縱橫三五貫震

中之形肖比類鴻纖自象

紛遞新而流派彌遠篤

五車霏玉

敘一

古者或旁搜於鐘鼎居今

尤多遷就於偏傍嘉匠以

加剝蝕高明之衆學山

雖秀難磨金石之文如舟

運則岿移若霜隴斯景

匿許後儀說文偉在末易
開卷了結王臨川字學誠
勤耐可乘風闕捷盛群
儒於稷下繫慨逾工迷七
聖於襄城形聲漸宵吾

五車一罪

卷三

都英曰李氏薈粹錯綜
學陶鑄高僕射坐盤之
滴莖露以精蒐張燕公
記事之珠對方詒而寫照
爰藉三餘之畧採茲萬

之林將使韻合埴麈味
系渾淄機杼生天孫之錦
聯五緯以成文風雲隨源
之歸萃四游而合變區不掌
辟事造物為爐接古傳今

五車一罪

卷三

激相湊不素子雲高下驚
廻問字之車抑知天祿闕
中無假燃黎之燭鉤章提
要淘汰以欺楊豈漫然之徒
工寧咄嗟之可辨著太殊廣

長於舌論執事仲治饒於筆
才其後廣無可紀虞多所
錄時人以此較二君之優劣
甚哉差迷之不可少也繁直
數寸光澈奧隅弩牙殊纖
勁表百步河必四庫之盈前
二面之在峙然後能窮九服
之恠奇悉三寸之精蘊哉未
識慚窺韻學媿聚螢以姻
蟻之深緣觀瓊瑤之電製匿

五車書玉

叙四

姓名於世烈橫窺以離辟之
間借賤託於唐溪心值殺青
之竟語云習服衆神巧女不
過習者之門白李氏蓋巧而習
女耶系於茲編觀其深矣
姻弟汪道昆伯玉
父書

五車書玉

叙五



叙言

夫自庖羲一畫而後六經如子
氏百家列在藝林字義粲然備
矣白玄吳君胡以有茲集耶蓋
言語文字雖云糟粕而精義由
斯闡發得神忘象聖哲寡偶緣

叙言上

象會神若順風而呼登丘而招
聽睹自使中材大較然已吳君
質敏學富位未得竟其才每於
公署之暇博擊羣書解悟象數
之外又虞執象數者苦汗竹之
繁童習浩芬疑關莫剖乃蒐採

書體音義分門別類詳釋縷解
根據聖賢之格言掇擷諸家之
藻繪開帙一覽若遊五都之市
奇貨如雲若登鍾山藍田之壤
夜光璣璫種々可窺也昔蒼頡
字成龍藏鬼哭吳君茲集成博

叙言下

士家奉為指南而象數得有持
循神理得有領悟其所裨藉良
為不小命曰五車霏玉以行洵
不誣哉

楚黃教弟姚一白謹書



五車罪玉後跋

昔蘓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
出一好議論為飽食暖衣唯利
歎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可見
古人於垂世之業獨競者非
無以也新都白玄氏儻所謂有

蘇黃門之遺意乎為典客司每
自公之暇手不釋卷著述是務
歲久成書而是編出焉窮宇宙
之所該極耳目之未有珠璣錯落
錦綺留陳析類分門蒐收並蓄可
以廣見聞可以便日用其於執林

真洋之乎其大風矣名曰五車
罪玉求其名不可得亦強名之云
爾抑又有其大者每於仁人孝子
忠臣悌弟事尤不厭採撫蓋假
編輯之餘寓倣世勵俗之意生有
俾於風教匪淺鮮矣嗟夫以此垂

世庶可以語不朽乎余不敏承君
委稍歷寒暑而校讐始竣茲於
殺青竟是用申言末簡

古吳後學錢法謹識



五車霏玉目錄

卷之一

天部

天 日 月 星 風

雨 雲 雷 電 烟霞霧凇

霜露雪霰雹 冰 虹蜺 天河

氣附 輝 稷 天文總載

卷之二

地部

地 土氣生物 田疇 道路

山 石 冰 井 水品

地理總載

卷之三

時部

陰陽五行 春 夏 秋

冬 四時節令 歲時風俗

歲時異名 時令總載

卷之四

帝王部

天子 皇后 太子 宗室 諸王

皇居

卷之五

百官部

公孤 宰相 翰苑秘書著作 二史附 給事諫議

六部 卿 御史 閣寺 都督將

國學 京尹 郡守 縣尹 教官

百官總稱

卷之六

仕宦部

仕進 科第 薦辟 善政 諫諍

名譽 清廉 奉使 賑恤 威嚴

刑獄 聽訟 赦宥 守職 致仕

濫官 貪酷

卷之七

人事部上

父子母子 附 夫婦 兄弟 叔侄姊妹 附

子孫	親戚 <small>宗族甥舅嫂叔女婿附</small>	朋友
師弟	賓客	僕從
童幼	壽考	
婚姻	魚釣	商賈
農工		
卷之八		
人事部中		
忠	孝	德行
德化	恩	
言語	品藻	鑒誠
隱逸	仁義	
羞耻	公平	直
謹慎	戒懼	
儉	謙讓	勇 <small>無勇附</small>
雅量	施惠	
目錄	三	
卷之九		
人事部下		
貧 <small>賤附</small>	富	吝嗇
貴	游俠	
奢侈 <small>附</small>	狂誕	簡傲
輕詆	忿狷	
間別	行旅 <small>遠歸附</small>	遊覽
懷舊		
慶賀	祭祀	歿喪
弔 <small>賻附</small>	謚	
哭	泣	笑
債負 <small>乞假附</small>		
夢寐	嘲戲	盜賊
卷之十		

人物部		
美丈夫	醜丈夫	美婦人
醜婦人		
長大人	短小人	賢婦
賢母		
妬婦	妾婢	伎女
卷之十一		
釋道部		
釋教	禪語	神僊
道教	養生	
道術 <small>幻術附</small>		
卷之十二		
文學部		
儒林	著述	學問
文章	苦學	
博洽	寡學	詩詠
字學	簡刺 <small>辭附</small>	
卷之十三		
方術部		
醫 <small>疾病附</small>	卜筮	相
堪輿	占候 <small>學附</small>	
射覆	占夢	
相字 <small>附</small>		
卷之十四		
巧藝部		

射 彈 御 畫 圍碁

博戲 投壺 雜技

卷之十五

音樂部

琴 瑟 筑 笙 篳篥 琵琶

簫 笙 簧 笛 管

竽 篪 壎 簫 笳 筊

鐘 鐸 磬 鼓 缶

祝 敔 算 虞 歌 舞 音樂總裁

五車彙玉

目錄

五

卷之十六上

軍旅部上

論兵 將帥 田獵 謀策 附料敵

兵勢 征伐 附攻戰

卷之十六下

軍旅部下

火攻 水戰 守備 附險固 屯營 附陣

軍糧 間諜 軍令 務德 附行惠示信

軍整 附持重 追奔 附受降 定宣 附毀獻 軍詐 附伏兵

無備 將交惡 乞師 救援

軍旅總裁

卷之十七

災祥部

祥瑞 災 旱 水 豐年 凶年

火災 吉兆 凶兆

卷之十八

神怪部

鬼神 怪異

五車彙玉

目錄

六

卷之十九

宮室部

觀 宅舍 堂 室 廬

閣 館 臺 庫藏 倉廩

厨竈 厠 牆壁 園圃 佛寺 附道觀

宮室總裁

卷之二十上

器用部上

車輿 附輅輦 舟船 案 屏風 簾 牀

席 <small>薦褥</small>		枕 <small>簾</small>	杖	扇	燈 <small>燭</small>
篋 <small>箭箱</small>	鼎	釜 <small>甑</small>	尊 <small>巨杯</small>	觥 <small>觥</small>	爵 <small>爵</small>
盥	甕	度量權衡			
卷之二十下					
器用部下					
劒	匕首 <small>戟戈矛</small>	刀	弓		
弩	矢	旌旗	金鉦 <small>鐃</small>		
角	甲	鞍 <small>轡</small>	筆		
硯	紙	墨	器用總載		
卷之二十一					
服飾部					
冠	冕 <small>弁幘</small>	巾帽	袍 <small>帶佩</small>		
衣	裘 <small>衫襦裳</small>	履 <small>屐</small>	襪		
帳	服飾總載				
卷之二十二					
飲食部					
飯	粥	麵 <small>餅</small>	糗	肉	
脯 <small>炙</small>	醢 <small>臠</small>	羹	鹽	豉	

醢	醬	醢	蜜 <small>餠</small>	油	
茶	酒	飲食總載			
卷之二十三					
身體部					
頭	面	口	唇	鼻	
髮	眉	目	心	手	
臂	足	身體總載			
卷之二十四					
珍寶部					
金	銀	銅	錢	玉	
壁	珠	珊瑚 <small>瑤璃</small>	珍寶總載		
卷之二十五					
鳥部					
鳳	鸞	鴻	鶴	鵠	
鸛	鸛	青鳥	雉	鴝	
鷹	鵠	鵠	鵠	鳥	
鵲	雀	燕	鳩	鵲	
鳴	雞	鵠	黃鶯	鴛鴦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反舌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比翼 精衛 鵠鵠 鵠鵠 鵠鵠

鳩 鳥類總載

卷之二十六

獸部

麟 獅 駟虞 虎 豹

狼 犀 象 兕 獬廌

熊 鹿 麋 麋 兔

五庫彙注

目錄

九

狐 獾 獼猴 果然 猩猩

鬃鬃 貂 鼠 狻猊 獬廌

夔 蒲牢 窮奇 風母 馬

驢 駱駝 牛 羊 狗

豕 獸類總載

卷之二十七

鱗介部

龍 蛇 龜 鱉 龜

魚 螺 蚌 蛤 蟹

鱗介總載

卷之二十八

虫豸部

蟬 蠅 蟲 蝶 螢

蝙蝠 蛾 蜂 蟋蟀 蟻

蜘蛛 螳螂 蜚蠊 蝗 蛾

蟲類總載

卷之二十九

五穀部

五庫彙注

目錄

十

穀 禾 稻 稊 黍

粟 豆 麻 麥 米

五穀總載

卷之三十

果實部

李 桃 杏 柑 橘

石榴 柰 棗 杏 栗

胡桃 枇杷 楊梅 葡萄 荔

甘蔗 瓜 橄欖 果類總載

卷之三十一

草部

草 芝 蘭 菊 杜若

蘼蕪 芸 薇 蜀葵 薔薇

藍 萱 芙渠 菱 蒲

苔 荻 荻 茅 蓬

艾 藤 蓼 草類總載

卷之三十二

木部

五車霏玉

目錄

上

松 栢 槐 榆 桐

楊柳 椒 桂 楓 檉 榿 柞 檜

靈壽 女貞 長生木 榿 杉 棘 附 附

竹 木類總載

卷之三十三

雜記 釋門時分

譬喻精語

卷之三十四

古字便覽

五車霏玉卷之一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天文

天 天者顛也至高而無上顯也在上高而顯也坦也坦然高而遠物理論曰水土之

氣上升

顛蒼 顛天其色蒼 滄浪天 同蔚藍天 青天 九天 一為中

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睥天六九野 天有九野亦

日鈞天 咸天 八沍天 九沍天 六沍天 九野 日九野中央

西北曰幽天 西方曰皓天 西南曰朱天 南方曰

炎天 東南曰九垓 九垓 九垓 九垓 九垓 九垓 九垓 九垓

也言階 泰元 媼神 泰元 媼神 泰元 媼神 泰元 媼神

下有九 天運三變 天運三變 天運三變 天運三變 天運三變

濛濛洞 時鴻濛洞 皓汗 天之氣 穹窿 天之體

十端 天有十端 天有十端 天有十端 天有十端 天有十端

水為一端 陰火為一端 陽火為一端 陽火為一端 陽火為一端

土為一端 是為十端 四氣 生秋怒氣 故發夏樂

氣故養冬 六氣 陽風雨晦明 三天 餘太赤 三清

玉清太 大羅天 最上 用四時作吏 日月天之使

星辰天之期 虹彈丸 王蕃渾天說云天圓如彈丸 故曰渾天言其形渾渾

如覆盆王充論衡曰天平正與張弓老子天之道其猶張
也地無與若覆盆之狀
乎得一老子天得一以清
惡盈好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恢恢不而好謙
漏疎而不漏
為鑪賈誼鵬鳥賦云天地為鑪
銅垂象陽天垂象見古
九九八十一萬里女媧補天鍊五石
故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女媧補天鍊五石
以禰禪竈馬知禰禪竈馬知
王者貴天說苑公問管仲
仲王者何所貴對曰貴天桓公仰觀大管仲曰
所謂之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若人者以所
為天杞人憂天杞人憂天
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氣奈何而崩墜乎其人之
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之
五車霏玉天文卷一
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秦必論天
聘溫問秦必曰天有頭乎曰有溫曰在何方矣聘
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聘
有耳乎矣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聘
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矣聘
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聘
有姓乎矣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以此聘
之知

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光明盛實
字從一象形也又君象也

陽鳥日中有
三足鳥上同
大日同耀靈上朱義同流
珠義和日御曰
火精日者火
瞳龍出欲
旭昕

日初三平日出有朱暈
暈明暈明
暘谷出

虞咸池日浴于
亭午日反景
反景日落在上
倒景反
照光日南至西納日之方沒
桑榆在掛端
泰泰
平東至日泰蒙
泰蒙西至日
黃昏日薄
定昏日渝
鬱儀華赤文
有冠抱珥兩邊有珥乃上吉兆
陽德之母德之母
火生陽燧陽燧鏡也摩拭令
生火日中王字
中王字漢文帝時日
麗日春畏日
赫日
驕陽上二同
皜日秋愛日
頽曦日
貫白虹左傳
鄒陽上書說梁孝王曰昔荆軻慕來赤鳥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來赤鳥
公元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白日以飛三日楚子
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祭之可移子
五車霏玉天文卷一
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何益王
弗禁而於孔子曰昭王其不失國也宜哉王
負暄列子曰宋國有田夫常衣廣過冬春東作
曝腹吾君必獲重賞
五色太玄經云盛
離車五重暉陸機詩八風應
夸父棄杖山海經
夸父夸父
逐日渴飲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夸父
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夸父
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明帝對曰晉明之帝公
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援明帝對曰晉明之帝公
時年數歲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長安與日孰公
近答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公
安來居然可知元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答公
帝以爲日近元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答公
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小兒論曰孔子東遊見兩公
安以是知近帝大悅小兒論曰孔子東遊見兩公

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人近日中時遠日出
初大如車輪其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出時
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
決兩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滿則闕

也晦灰也月久為灰月光盡似之也朔

蘇也月久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

夜光名曰夜光陰靈上蟾蜍同穴鼻月中望舒

月御曰望舒水氣之精淮南子曰月天之使也

亦曰織女群陰之本呂氏春秋曰月群陰之本

者為月五運集注天交卷四

晦則蚌蛤虛陰摯夫月三珥軍國占候曰若

形于天而群陰化于淵重輪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

復暈者天下有喜重輪作太子樂人歌四章以

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光三曰

月重輪三曰星重曜四曰海重潤桂輪月金丸

月素娥月清暉傳玄詩云團團三陰燧陰燧太

拭令熱向金波夜靜月光流生明生魄明晝始

月則水生金波夜靜月光流生明生魄明晝始

也始生魄月三日也生明顏魄月桂魄月中有

百丈下有仙人王鈞却月半東陸月方青道

吳剛常斫之月西陸西方白道月北陸北方

行南陸南方赤道月說苑云胡亥立日彗星襲

黑道月立焚惑襲月月薄食焚惑襲月彗星襲

月慶忌勇猛之將被妻離謀月梨月芬月芳

月三俱華月皎月秋月梅月冬姮娥奔羿請不

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中為月姮娥羿吳牛喘

妻也服藥得仙奔入月中為月姮娥羿吳牛喘

慶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

風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

牛見月王郎歌曲世說王曇首善歌謝公欲聞之

而喘一出東府上山作妓樂遇曇首出庾家墓竹中作

一曲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而去諸

妓白謝公曰此徐勉不及公事徐勉為吏部尚

乃王郎歌也徐勉不及公事徐勉為吏部尚

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成服其無私

星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星者散也言列位

布散也陽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

五運集注天交卷五

元氣之英約約揜搶約約流星也瑤光玉繩

玉繩北斗第七星北斗又曰北極七星形如斗

一天樞又曰貪狼第二星又曰巨門第三星又

曰祿存第四星又曰文曲第五星又曰廉貞第

六星又曰武曲第六星又曰破軍第七星又曰

終之處際會之間恒多天孫漢書曰河鼓大星也
好引故設羽林為軍衛象緯象星之垂象於天者
也牽女謂之牽牛象緯象星之垂象於天者

者為象動三台天之三階一曰泰階每階二星上
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星為女主中階
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天下太平不平則天下

泰階又符明星明即太白晨見東方為啓少微
星四星又各處土星恒星亦曰經星壽星角亢
起此星列宿之鬼宿晨秋夜半冬昏見於東南夏

長故曰壽星鬼宿晨秋夜半冬昏見於東南夏
星鳥東方蒼龍七宿星火南方朱鳥七宿星虛
北方玄武七宿星昂西方白虎七宿星星如半

秋分昏之中星星昂至昏之中星景星又各處
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或
曰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黃星青

方中有二黃星青方中有二黃星青
三星合為景星含譽似彗歸邪如星非雲名曰
歸邪見必格擇如炎光之狀見則不種而客星

有歸國者格擇如炎光之狀見則不種而客星
錯出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妖星五行
凡見即以其所見之分之占吉凶妖星五行

也政失於此故見於彼是以人君觀之飭身謝
過則禍除處士憂晉會稽謝數字慶緒隱若耶
而福至矣處士憂晉會稽謝數字慶緒隱若耶

故會稽人土朝吳人曰吳中高士求之俄而數
賢人聚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
客星犯帝座建武五年詔徵光至帝與論道故

舊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
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

臥南榮感徙舍宋景公三十七年榮感守心
豈曰君可移於相公曰相移於我公曰移於我

誰為君者待民曰曰可移於我公曰移於我
言三榮感宜有動於天高聽卑若有君人之

益齊無彗星公欲禳之史佚曰彗所以除穢也
客星犯斗牛昔有一人乘槎泛河忽忽不知晝夜

某日飲歸問嚴君平曰使星李邵好夫天文術和帝
州郡觀採風諺有二人至驛夏月邵露坐問二

人曰君發京師知有二人至驛夏月邵露坐問二
以知之公指星曰有使星來向益部好風好雨

二使星來向益部好風好雨民維星星有
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註云井中丘

月經子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也井中丘
上尸子曰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

井中丘上公榮感逆行文子曰政失于春歲星盈
心丘上也榮感逆行文子曰政失于春歲星盈

失于冬辰星不効其鄉枉矢所觸漢書枉矢
之所飛星如金元帝

破萌開甲風解凍奪炎同上東風解折水偃禾
同土項王圍漢王風從西北起折木拔屋揚沙

石楚軍大亂漢王乃得遁去周公居東三年天
大風禾盡偃大水斯拔王啓金滕風不鳴條平

之書迎周公天乃返風禾盡起風不鳴條平

之時風綿綿眇眇傳玄清清冷冷宋玉賦八風八節
不鳴條東風北條風立春至又曰融風東方明庶風春
分至又曰南風立至又曰薰風西南涼風立至
南方景風夏至又曰薰風西南涼風立至
西方閭闔風秋風至又曰飈風西北不周風立
冬至又曰燭風北方廣君子風清而不及嬰兒
莫風冬至又曰燭風北方廣君子風清而不及嬰兒
風從震起羊角風又曰旋風轉旋庶女風齊
寡婦養姑姑女利毋財而殺母以告寡婦中國
有聖人成王時越裳氏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
知神人過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谷風
東泰風西風風後風柔風惠風暄風溫風青
風春風鳥信風三月炎風赤風薰風夏風黃雀風仲
風春風鳥信風三月炎風赤風薰風夏風黃雀風仲
變黃雀風麥信風五月東風素風淒風高風
激風悲風風秋葡萄風裂葉風八月上信風七月八
北鯉魚風九月勁風嚴風衰風陰風冬風光風春
日出船趨風音白秋清明稱旬北花信風始梅花
二十四信育風仲秋雄風帝所清雌風窮卷少
番風信育風仲秋雄風帝所清雌風窮卷少
男風將雨少女風將雨石尤風逆祛塵風崑崙山
之則四面風崑崙山四方四風水風溫火風熱
獐風惡跋扈將軍漢曰可謂跋扈將軍吼天氏

朱錄事謂風醒骨真人唐高太素風癡謂人○春
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土吼穴高
者其道遠下者其道近不鳴葉者十里風鳴條
搖枝者百里風搖大枝者五百里什大木者千
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一日夕者萬里二日夕者
天下半風三日夕者天下盡風○解愠阜財舜
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之愠今南風之時今可以阜吾民之財今奉揚
仁風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列子御風
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行冷葛玄指風神仙傳
然善也旬有五日後返葛玄
行遇神廟乘車不下須臾有大風逐玄埃塵漲
天玄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指風風便止
爰居避灾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
茲海島有災乎夫廣川鳥獸鳥鵲識歲淮南子
恒知避灾是歲也海多風鳥鵲識歲淮南子
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觸幃知羽至建康實錄
關羽戰羽乞降孫權以問趙達達曰彼有走氣
言降時也權使人路邀之趙達曰雖走必不脫
手曰羽至矣果獲羽至拂堂勿往召武衛奚水
洛與河內張子信對坐時有鵲鳴于庭樹上闔
而墜子信曰鵲不喜向女若風從西來歷婦拂
堂角則夜必有召君輒不得往子信出後果風
來至夜高微使人召未洛且云救喚未洛便欲
去其妻止之而稱馬墜折腰果免難也

雨地氣上騰天氣下降蒸氣

十日為期太平之世五日雨不破塊

靈雨降而應時膏雨春雨澤物杏花雨二榆莢

雨三月留客雨三月分龍雨二月梅雨江南四五

出梅神樞經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小暑後逢未

梅鳴池雨夏濯枝雨大雨洗車雨六月灑淚雨

月豆花雨八月黃雀雨九月夜雨蟄聞俗立冬後王

日為入液小屏翳雨玄冥上廉濺雨霽霈雨靈

霖雨霽霈音六于離畢毛詩云月離于畢俾滂

五車雲

星則雨鄭玄注曰將化坎周易雜占曰占天雨

陽不雨其交祭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三時

甘澤荆楚歲時記六月必有甘澤劉城蕭鼓廬山有

此嶺上有一城號為劉城天每欲雨輒商羊鼓

舞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公朝舒翅而跳齊

有屈一腳振迅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陰

鳥和鳴管輅列傳曰輅遇清河太守時天旱輅

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石焚

應至矣須臾風雲興玄氣四合大雨注傾石焚

飛翔零陵山有石焚玉女披衣玉女岡天當雨

輒先漏五色氣于石櫟為雨師天將雨櫟樹先

為雨蠓飛如春春將雨則蠓飛一上下如雷君

出裝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天河浴狶北斗中無

有雲三枚相連如觀卯日之群羊五卯日候西

浴狶三枚相連如觀卯日之群羊五卯日候西

至矣朱鼈浮波朱鼈浮於波黑蜩躍水神

將雨則躍禱林湯時九年旱以六事禱於桑

至暴野齊景公時旱欲祀靈山晏子曰山故以

久旱獨不欲雨乎君避殿暴露含水土傳曰楚賢

五車雲

後有從蜀郡來者云是日大火燬酒葛洪神仙

者蜀郡人也徵入為尚書正朝大會樂巴得酒

不飲而西南嘆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

謝曰臣本縣都尉失火臣故

雲山川之氣聚而為雲

卿雲又各慶雲太平之世景星慶雲若烟景雲

如金枝玉雲紀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

榮覆其上雲紀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

號百官師長皆以雲為書雲分至啓閉必書紀

雲亦瑞雲也昌光起帝受命之瑞樹木雲冬

出箕象積水雲立春少陽象白鵠雲春分正陽

車

蓋雲穀雨太陽赤珠雲立夏初陰水波雲夏至
雲出張象赤繒雲立秋薄陰雲出南黃北蒼蟠石雲降霜
參象太陰雲出上如冠纓雲寒露正陰紅雲玉帝所
羊下如蟠石黃帝將興泰山雲合不崇朝而過雨
擁之黃雲黃帝將興泰山雲合不崇朝而過雨
天礮車雲暴風之候雲變雲陰雲變雲陰
氣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俱求常得
青雲不散東為朔十洲記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
百句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中高唐巫
國將有妙道之君故搜奇異而貢神香
女宋玉高唐賦序云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
人曰妾巫山之女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朝朝

暮暮陽臺之下雲間白鶴邴原北海人也遭漢亂隱於
鶴親舍其下秋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
親舍慈雲謂如來慈心如彼五色雲京房易飛
其下慈雲謂如來慈心如彼五色雲京房易飛
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長
澤蔽在西北為舉賢良黃雲如覆車大豐也
更下車東方朔別傳曰凡長吏下車當視天有
致盜黑雲多黑雲千日下牛如覆船或如疑如
水赤雲有火黑雲千日下牛如覆船或如疑如
群羊奔如飛黑雲獨覆北斗或蒼黑雲細如
鳥五日必雨黑雲獨覆北斗或蒼黑雲細如
雨河有黑雲如船或如匹布離日出黑雲如
一日中大雨如二十四日雨躍魚雲疾者立雨雲
日中大雨三四十日雨躍魚雲疾者立雨雲

潤而厚大雨朝雲喜暮雲溶洩雲春嗟峨雲
夏薄雲秋同雲冬天將雪聲如暴雷元年七月
雲雷急雨圓如冠珥東方朔別傳云武帝時
雷電雷電同陰陽相薄感而為雷生於石
物入地百八十三日後復出則萬物
激者震雷
天鼓雷天之驚世先生天怒雷碎電射天霹
靂其所震狂雷迅雷疾雷輕雷小雷奮雷雷
地殷雷聲不動四雷音雷連石雷連石雷玉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虎鳴河圖稱鞭車韓文雷鞭車長子雷於天地
撞八荒千里之鼓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
喜怒折衝拒難之臣雷為難之臣起處起節
之威折衝拒難之臣雷為難之臣起處起節
伊川今年春雷何失七箸劉備與曹公語雷震
處起曰起處起失七箸劉備與曹公語雷震
一震之威雷擊眇目韓詩外傳云海上有勇士
乃至此雷擊眇目韓詩外傳云海上有勇士
過神淵飲馬流詭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
夜殺一蛟而雷公隨而擊之眇其左目
鋤格折肱搜神記云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穫
鋤格折肱搜神記云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穫
如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以獨候震枕
不驚異苑云膝放枕文石枕以獨候讀書如故說

云夏庚玄當倚柱讀書時暴雨霹靂映所天閃

電也其陰陽激揚為雷激揚為電

光閃電陰陽激揚為雷激揚為電

耳卒電不流電時光速震電

震走馬閃電唐長孫晟突厥畏之聞其弓聲

烟霞霧霽暮則見霧地氣發天不應則氣

瑞烟似雲非雲似霧然烟液所著又疑而為烟杖

頭烟人吹藜杖頭烟照坐五色烟帝陶正有人

五車霧五

過之為掌火能出五色烟以教赤氣上蒸

封子又能積火自燒隨煙上下

崑山有五色水赤九光十洲記朱咀氣

水之氣上蒸為霞九光十洲記朱咀氣

氣於為裳阮籍清思賦曰厭白王飲杯

丹霞為裳以爲面霏霞以爲裳

坂頂曼都好道學仙去三年而返家人問其狀

都曰欲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每飲一杯數

日不登室漢武內傳云上元夫人謂西王母曰

饌之宮登流素霧銀山紫霧赤霧青霧

霧之室黃霧異霧王氏五黑霧翠霧重霧

苦霧三日必大雨四霧水霧黑火霧赤霧不塞

雨未降中有瘴

望太平之世俱冒霧行均昔俱冒霧行一人無

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南山豹隱

云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

傳曰陶答子妻者陶大夫答子之妻也答子化

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曰夫子

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

昔楚令尹子文之化家貧而國富福結於子孫

名垂於後代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安聞

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食者何也欲以澤

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今君若此皆

不免後患按藏隱也故謝眺詩云雖無玄豹姿

終隱南作五里河南張翥字公超能作五里霧

山霧作五里學南張翥字公超能作五里霧

能作三里霧自以不肯見起半天先生名廣南

往從學之楷避不肯見起半天先生名廣南

陽人劉備遺軍取先生先生起霧大霧三日

半天備騎自相殺先生乃入吳

於平城之圖山有大霧除者乃山崩之候也

大霧三日

五車霧五

○雲霧唐裴寂贊○異名龍水梳柳天帳濟

驚霞山巾子隱豹霧迷空步障

霜露雪霰電殺萬物勝則露凝為霜氣慘毒

潤澤萬物雨下寒凝為雪霰電同水雪

雜下蓋陰盛之氣凝而為雪霰電同水雪

則散而為霰電雨也凡冬之愆陽薄

之伏陰則為霰蓋盛陽之氣溫煖為雨

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為

電霰霰陽脅陰電陰脅陽

青女主降霜青女玉女同毛頭霜霜厚若

霜威屑上刑罰之表霜者刑罰之表季秋霜始

成蕭殺玄霜仙家上樂有紺碧霜國常雨青雪

之威

水霜之色 挫物 援神契曰休工 季秋之月霜始

君子有怵惕之心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

謂也注云以詩人興刺 霜我心憂傷清朝履霜

威時念親也 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甫聽後妻之言疑其孝

子伯奇遂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之采蘋花而

食之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五月飛霜鄉衍

放逐乃援奉而鼓之作履霜保 甘露美路也

惠王盡忠左右諧之王繫之獄衍 甘露美路也

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之雨 甘露美路也

美如飴色微紅王者施德惠則降 甘露美路也

耆老則松栢受尊賢容眾則竹簫受 甘露美路也

丹青玄 天酒 神漿 上神靈之精 上仁瑞之澤

黃五色 上陰液 上寶露 黃帝碼礪堯中露堯時猶存謂

同 上陰液 上寶露 黃帝碼礪堯中露堯時猶存謂

五連露玉 天酒 神漿 上神靈之精 上仁瑞之澤

金莖露 漢武承露臺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

薈薇露 柳子厚得昌黎文先 潤草 霜以潤草

木 攝陽縣垂木露疑十餘里 鶴知警 警至八

月上滴有聲即鳴 蟬悲鳴 蟬者欲伐制政有

孺子者欲諫懷九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

三朝吳王曰子來何露沾其衣如此對曰園中

有樹其上蟬鳴蟬居高悲鳴 助海 飛塵增山霧

飲露不知蛭蟬在其後云云 助海 飛塵增山霧

露助 濟江 山岳過謬佐台輔安能任鼎鍊六出

海 濟江 山岳過謬佐台輔安能任鼎鍊六出

公雪 花五穀之精 上雪不封條 太平之世雪不

而滕六 滕六降 紅雪 西王母進 撒鹽 柳絮風

中起 同上世說曰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

何所似兄子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呈瑞豐年

盈尺則呈瑞於豐年 春雪非瑞 唐王求禮曰季

袁丈則未於陰德 春雪非瑞 唐王求禮曰季

揮霍 歲稔隆隆雪之揮霍 翻紛 孫楚雪賦千

林瓊玖滿空鸞鶴 謂雪如環玖之滿空中也 載塗 詩

雨雪 巨野 范泰雪詩云 披素 雪賦云皎 凝瑛 庾

載塗 巨野 范泰雪詩云 披素 雪賦云皎 凝瑛 庾

吾雪詩云 凝 灞橋雪 鄭祭曰詩思在 淮蔡雪 元

映結井泉 灞橋雪 鄭祭曰詩思在 淮蔡雪 元

濟叛李翹用李祐計夜襲會雪至城下 烹茶雪

有鶯鳴池擊之以亂軍聲遂縛元齊 烹茶雪

學士陶穀得党太尉 蘇武啣雪 單于置蘇武大

家姬取雪水烹茶 蘇武啣雪 單于置蘇武大

武卧啣雪 王猷棹雪 王子猷居山陰雪夜眠

毛并咽之 王猷棹雪 王子猷居山陰雪夜眠

道即乘船訪之干剡溪經宿方至既造門便及人

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程門立雪 游楊二子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外雪深 撒薦 宿侃家時大雪侃母湛氏撤所卧薦

一尺 撒薦 宿侃家時大雪侃母湛氏撤所卧薦

到以飼馬客裁髮 併糧 高士傳云陽角哀左伯桃

易酒以支客 併糧 高士傳云陽角哀左伯桃

遇雪宿空林中度不得全乃併衣與伯桃 景

角林 中挑 語王故王今人住塗角 景

公發粟 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晏子入

君飽而人饑溫而知人寒 衛君開府 王孫子

日善出裘發粟以與饑寒者 衛君開府 王孫子

君重裘粟而無之 衛君開府 王孫子

牧也對曰雪下深薄是以哭之 於是衛君懼見

六月米臺米井六

夜不寒也。以近論遠。知歲時將暮。觀瓶中之水。

孔于作春秋制
向北辰而拜生
虹自上而下化
跪受而讀之

少室氣如白兔而青尾恒小

氣如黑牛喜氣上黃怒氣上下憂氣上黑下海
氣象樓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長勝如禽獸氣
兵行見氣非雲非烟非塵非朝霞日將出淪陰
霧形如禽獸客吉主人忌
赤黃氣正陽南方日沆瀣北方夜野馬遊氣又
陽燄日光幕塵微風吹之曠野中愚人之見之成
象雲氣成象如赤烏夾日之暈日月暈主風珮玦
氣近飛丹蛇隨星後之類
如珮玦天劍白氣長十餘丈瘡牙而南有物自天
漸如車輪遂四綠氣鬱鬱生於其間綠氣鬱其
散人中之則病左思蜀都賦云千青零春陵喜氣
頭丹氣為霞而秀出舒丹氣以為霞
五車彗五

東觀漢記云光武在春陵時望氣者言春
陵城中喜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蔥蔥
王氣晉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
陵塹北山絕其勢今建康南淮中也
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中也

天文總載

一理先有天地之太極象數未形而兩儀以天地
參之五行水木火土相生之稱兩儀以天地
三才五行水木火土相生之稱兩儀以天地
以相克言之則水克火火克土土生金金生水
金克木木克土土生金金生水
日三辰左傳曰三五星歲星屬木熒惑屬火太
辰旗旗昭其明也五星白屬金辰星屬水鎮星
屬土亦名五緯七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五行之精氣也

坤與地道貞觀觀示也易曰天地貞明
者明合朔日月辰不集房集安房舍也日月
度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七十五度西
之一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
二千九百三十三度二分度之一度
七萬九百一十三度二分度之一度
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三度二分度之一度
四象又曰天宗四餘羅喉計都六物歲時日
紀月五紀辰曆數五氣兩陽寒六氣兩陰風
七紀七故曰七宿四九曜日月五星十一曜
羅字含元包太極元氣三才合璧連珠律曆志
五車彗五

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
冬至時七曜皆會聚于斗牛分度夜盡如合璧
珠玄萌黃芽天地方開玄沉陰鬱決陰陰不
陽闇十輝輝音侵運日旁之氣也見周禮一曰
之類一曰鑄音侵運日旁之氣也見周禮一曰
臨日一曰鑄音侵運日旁之氣也見周禮一曰
日彌雲氣貫日而過一曰叙雲氣次序如光在
日上一日齊升氣也詩曰朝濟于西謂如光在
可以想雜氣有大火三星即心星中星天子位
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上將一次將二貴二十八
宿所屬分野尾箕斗四命五司祿六二十八
虛危青州齊分室壁并州衛分奎婁胃分
胃昂畢冀州趙分胃參益州魏分

分柳星張三河周月行九道青道二出黃道東
分翼軫荊州楚分月行九道赤道二出黃道南
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并黃道為
九道日所行為黃道日月之行有遲有速不可
以一術齊也故因其所行分爲數段每段各以
一色名之欲以別其位而已非真有所謂道也

九宮七色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五宮後天卦

位一白坎二黑坤三碧震四綠巽五黃中宮飛

天九宮入蓬太乙坎水白天內攝提坤土黑天

天符中土黃天心青龍乾金白天柱咸池龍
金赤天任太陰艮土白天英天乙離火紫

五車露玉

五車露玉

五車露玉

五車露玉卷之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地部

地底也其體底載萬物諦也五土所生
莫不信諦又元氣所生萬物之祖東西

為緯為廣南北為經為輪山為積德川
為積形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

谿谷為牝總丘陵陵原隰阪險曰地東西
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

五百里禹所治地東西三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六百

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計九州
別壤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百十四頃

五車露玉

地部卷二

十

成於積塊地積也始於撮土今夫地一
塊也地積也始於撮土今夫地一

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
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分則中矣地有十形龜

龍體麟鳳貌弓弩勢升斗象張舒形塞閑容
隱真之安累卵之危膏腴之利脊壠之害四

海九夷八狄八柱八柱八柱八柱八柱八柱
地六戎七蠻八柱八柱八柱八柱八柱八柱

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九州
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分名赤縣赤

縣內有禹治九州赤縣外復有九州澤州環之
裨海外復有大瀛海八寅九州之外八紘八紘

乃有八極八極地之外乃有八鴻八鴻大也
八紘八極地之外乃有八鴻八鴻大也

乃有八極八極地之外乃有八鴻八鴻大也
八紘八極地之外乃有八鴻八鴻大也

外八荒忽極遠衍沃地偃豬地町疇地
治地斥鹵澤鹵地墮塉地墮塉地墮塉地
游地夷塉沮洳地督亢地涿溢地莽莽地
蒼地一望甌夷地大漠地貴貞地大舟地
赤地一物流謙地貴貞地大舟地
貞不信不貞方輿地大舟地
萬物不生方輿地大舟地
恒動不止方輿地大舟地
閉關而坐方輿地大舟地
而川峽鑿山鑿石則地痛蚤虱衆多則地
瘠別錄厚莫如張衡靈憲云地深一億萬六
不知厚子貢曰終日履墳墟疏陵屯田野犖确地
音落角山沃土肥瘠瘠土瘦埴土色黃漂土色白
地多石石石留地物有結福地洞天境接壤北境地
連吻海派江地貢土貢水天下貢賦惟長安
水斷鰲立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
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地爲仁山
次以止泊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地爲仁山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費
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
荒蒲水生龜龜魚民衣焉食焉死仙人縮費
焉地終不責德焉故耆以地爲仁仙人縮費
房遇壺公能縮地地動儀子造候風地動儀以
千里聚在目前地動儀子造候風地動儀以

精銅鑄成圓徑入寸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開牙機巧制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機則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承之振聲激揚因此震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契所記未嘗有也嘗發龍機而地不覺動成怪其無微動數日後驛至果地動
土氣生物
山氣男澤氣障氣音嵐氣音林氣音木氣音
岸下氣腫石氣力險阻氣多暑氣多寒氣多清氣多
氣多丘氣多行氣多陵氣多輕土多重土多清土多
五庫五庫
水音濁水音湍水音遲水音中土音堅土音弱土音
土音壚土音沙土音息土音耗土音東南音西北音
其地寬柔而卑土薄水淺生物滋財富西北
人剽靡食偷生士懦脆少剛竿之則服西北
勁方雄尊而嚴其土高水寒生物寡財西北
毅而近愚食淡輕生士沉厚而慧捷之不屈西北
穴音智齊州以空同音太平音日處音
太蒙音日入處音青徐音遲人聲緩舒音荆揚音角徵會音
人聲梁州音商徵接剛勇音充豫音宮徵合平靜音雍冀音
合商羽端駛音
田疇音已耕曰田填也五稼填其音
烈人聲捷音

100

於此晉永嘉之亂湛滿者亦居山側有一子
不得歸禱於三石旬日中湛子出洛水見

去故地上一編又曰張良見老人于圯上出一
石即我北穀城山下黃石煮石為糧神仙傳曰
恒居白石為糧就白石鞭石下海始皇作石橋
欲過海看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盡
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山石盡
起立巖巖東傾叩頭謝承後漢書云吳郡馬
狀如相隨行叩頭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
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繫腰孝子傳云霍
許人早失母後母父遂得免母名呼之不應輒
楚捷霍子念言之則傷後母不言而死則虧父
之明乃習遊於河以石繫石言左傳曰石言於
腰而及不揚父母之過石言晉魏倫晉侯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
然民聽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謫動
五傳卷五 地部卷二 八

於民則有非桐扣劉敬叔異苑曰晉武帝時吳
言之物而言桐扣郡臨平岸前出一石鼓打之
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
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數十里

水稱陰之氣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江河萬物
積水為潤下坎為水水位北方終藏萬物
天下中川百三十五小川千二百五
十二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九

蕩雲沃日水所映浮天載地天吳水神山海經
十八尾亦水夷馮夷上軒轅鑿五湖古史云
日水伯水夷馮夷上軒轅鑿五湖古史云

乃鑿五湖貯水今洞窟其一也大禹鑿砥柱水
注禹鑿砥柱三百三千水决江河名川三百支
以通河水三百三千水决江河名川三百支

川三百谷王江海所以能為百谷海夷揚波不涖
千三王江海所以能為百谷海夷揚波不涖

若神陽侯神大波川后伯靈胥神奇相江南儵北
忽儵北海之帝為忽沒海履地唐新羅傳有鄭
用檢復能沒海履三為桑田麻姑謂王方平曰
典地五里不噎復為陸陵乎宜菽宜稻淮
海三為桑田何見蓬萊水乃淺於宜菽宜稻淮
往者畧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氣之導水之鍾
子河水不中濁而宜菽氣之導水之鍾周語古之
防川不寶澤川氣之通為川塞為淵李肅遠云
導也澤水之鍾也通為川塞為淵李肅遠云
斯為淵冠五行之始洪範五行居六府之先
水火金木土穀臭過椒蘭無風雨露不生鳥獸山名
壺山頂有口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鳥獸山名
湧出名曰神糞臭過椒蘭味過醪醴利穿金石
五傳卷五 地部卷二 九

淮南子云水之為物擊之無創射之不傷浮漚
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不傷
水跳沫水波急馳澤解水支流旁流迴波流沸
騰波起洶湧澎湃水跳泌瀾相撲激冽激水相
騰波起洶湧澎湃水跳泌瀾相撲激冽激水相

既水徐消泮起音峭端卒芻芻重疊波流沫急泓
泓水徐消泮起音峭端卒芻芻重疊波流沫急泓

泓洞景迴旋溟濤渺沔水極大涖鄰圖潏潏音
泓洞景迴旋溟濤渺沔水極大涖鄰圖潏潏音

決泮水廣浩漶水無漶淵水極深游波也洄
決泮水廣浩漶水無漶淵水極深游波也洄

注上浸也四瀆也各獨出其所歸海也瀆宗
注上浸也四瀆也各獨出其所歸海也瀆宗

公井唐韓朝宗為湖州刺史城有昭王井言汲者死朝宗移書論神自此飲者無恙號韓公

井灌嬰銘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得故井銘云

運者所開權欣悅以為巴瑞井甚深大江中風

浪此井鮑照謎鮑照井謎曰一八四八飛泉仰

四十即獲羊李桓子穿井得土金中有羊以問

井字狗乃羊也水之怪變罔兩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罔兩也非狗也罔兩子曰善哉得人

呂氏春秋曰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汲常一人

居外及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聞於宋

君君令人問之丁氏對曰得抱甕灌畦莊子曰

一人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抱甕灌畦子貢過

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後重前輕汲水若抽

五車地部卷二

名曰桔槔日浸百畦用力寡而見功多子不欲

乎圖者曰有機事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

道之所飲泉即狂袁粲曰昔一國有狂泉飲之

不載也飲泉即狂無不狂國君穿井而飲獨得

具國君不任其苦酌泉飲之即狂矣陳遵投

轄漢書曰陳遵嗜酒每飲賓客取申叔目督

日楚子伐蕭蕭大夫還無社與楚申叔展言辰

冰品

蕭潰申叔視其井則井底蛙魏器使馬援往觀

述有舊以為至當握手如平生而述乃盛陳陞

衛以延援援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乃修邊

幅還謂謂曰子坐井觀小者非天小也韓

湯井底蛙耳

第一揚子江南冷第二無錫惠山寺泉第三蘇

州虎丘寺泉第四丹陽縣觀音寺井第五揚州

大明寺井第六吳松江第七淮水最下劉伯

一廬山康王谷水濂水第二無錫惠山水第三

蘄州蘭溪石下水第四峽州扇子峽下蝦蟆口

水第五蘇州虎丘泉第六廬山招賢寺下方橋

潭第七揚子江南冷第八洪州西山瀑布第九

桐栢淮源第十廬山龍池山頭水第十一丹陽

觀音寺井第十二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三漢江

五車地部卷二

金州中零水第十四歸州玉虛洞香溪水第十

五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六吳松江第十七三

台西南千丈瀑布第十八柳州圓泉第十九嚴

陵灘水第二十雪水陸羽與李凡水品

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瀨食久令人

飲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陸羽茶經

德裕辨水李德裕為相有奉使京口者令索金

汲焉李飲之曰此頗似建僧辨惠泉李德裕喜

京置驛遞鋪號水通有僧曰為相公通水脉京

師一眼井與彼脉相通公取二瓶雜它水十瓶

遺僧辨析僧止取二瓶

地理總載

坤元地也易曰祗位同上其外德同上其媼神同上其

同上漢書曰惟泰元尊神曰祗經緯同上其緯

廣輪州之大地司成掌天下土之圖知九天之

根地者天之根也雲雨於是乎出日地之張炎

鬱蒸景風蕩崑崙地軸河海括地象云崑洞庭

地脉山海經云洞庭穴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

地夢地身安之夢見地者身安寧地財不貧

慎子曰地有財不憂人之貧地雖不憂人禹貢

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每服周九服侯

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蠻服二周西周

武王都東周洛亦漢兩都東都洛陽後漢都三

吳東吳蘇州中吳三楚南楚江陵西楚彭城都三

三齊東齊三蜀蜀都廣三晉趙魏韓以三家

三秦項羽封秦降將三秦共分晉地故曰

廣三巴古巴子國中三湘屬潭潭州相鄉三河南

河內四川成都西川潼州南川十洲八方巨海

河東四川利州北夔州南川十洲八方巨海

北海上長洲在南海中流洲在西海中元洲在

北海中生洲在東海中祖洲同上秦始皇使徐

漢時曾通中國鳳麟洲在西海中聚窟十大洞

天山大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四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七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之天十有空明之天三有清虛之天二有清虛之天

曰澮五曰川周禮夫間有遂九夫爲井井間有
溝百夫爲成方十里成間有洫萬夫爲同方百
里同間有澮五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
以入于川
行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
者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此在郊內大司
徒所掌
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節五節
掌
所掌
者也

北爲水地中爲

土坤居中央寄土潤下水曰潤下炎上火曰炎上曲直木曰曲直

從革金曰從革稼穡土爰稼穡逆天時水不潤下漢書簡

禱祠廢祭祀逆天棄法律火不炎上又云棄法

時則水不潤下棄法律火不炎上又云棄法

則金不從革出人不節及有奸輕百姓金不從革又云刻戰

理厥災水則金不從革廢正作淫火不明易傳誅罰絕

春春之為言蠢也物蠢動而生

青辨春為陽天地盛蒼天蒼天曰蒼天言陽春

同上又三春柔風春風又韶景春景韶和暢意

芳節春節又曰嘉時春時又芳芳辰同艷陽

白鵲雲春有白鵲斗柄東指斗柄東指孟春之

月日在營室營室在亥太皞正月其帝太皞

為春帝句芒句芒句芒使佐太皞氏東風解凍東風解凍

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鴈來而北也此記寅

月之仲春之月日在奎奎宿在戌始雨水始

華倉庚鳴鴈化為鴻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蟄

蟲咸動啓戶始出倉庚鴈黃也鴻布穀也玄鳥

而也此記季春之月日在胃胃宿在酉桐始

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

勝降於桑勝織紅之鳥一名戴勝此記辰月之

候春類氣漸東陸春日行青鳥司啓青鳥即倉

立夏玄鳥司分分玄鳥燕也春萬物孚甲立春後

有生盎然春意程子云滿腔麥芾芾今方秀

歌水欣欣而向榮陶淵明歸去來辭木欣欣而

之得時感陽炎炎以日進崔駰觀洛賦云迎

生之行休陽炎炎以日進景婉婉以收寒王升之賦云景

陰冉冉而日衰景婉婉以收寒婉婉而收寒風

飄飄而物方駘蕩駘徒改切選云春物方駘

日新隨盧思道詩云樂正習舞禮記春

里共尋一樽酒共尋千里春樂正習舞禮記春

習舞女夷鼓歌以長養百穀禽獸草木注女夷

主春夏長道人狗路於路注云道人宣令之官

養之神金鈴木舌太師陳詩禮記二月命太師

所以振文教太師陳詩陳詩以觀民風孔

門浴沂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而老氏登臺老子曰衆人熙熙如戴耜禮記孟

歸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奮鐸呂氏春秋曰

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奮鐸仲春之月先

雷一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

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不戒容止謂以

子 178-60

雷寢合房室生子必有瘡癰痼疾之疾神水釀酒立春時小酒不寒

桃花釀酒義之有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

兒釀酒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如華取紅花取雪

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武后報春月將遊

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武后報春月將遊

上苑遺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

夜發莫待曉風吹麥晨花皆開若有神助

陸凱寄龍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

寄與隴頭人江南無管仲窮必矣吾不能以春

所有聊贈一枝春管仲窮必矣吾不能以春

風雨人不能以夏巢氏富昔巢氏二月二乞得

雨雨人不能以夏巢氏富昔巢氏二月二乞得

富後門前以此日出野曰採蓬

葉向門前以祭之云迎富

五車露王時令卷三

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

又大也至此時物已長大故以為名

朱明夏曰朱明氣朱夏同昊天昊音浩夏天長

羸羸為炎帝義氏治天下故為夏帝祝融修

景炎景又畏炎節風節曰炎節任方任方謂之

物之方南訛化育之事孟夏之月日在畢

在申實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聚畜百

藥靡草死麥秋至王瓜即本草葢謂之瓜者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蟬一名斷父

飛捷如馬也鳴薄勞也及舌百舌鳥夏至日長

之極故曰日長至陽盡午中而微陰少重淵矣

此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

氣而已成者歿此感生分判之際也此記午月

之濯枝雨風土記曰仲夏節常有雨名濯枝雨黃雀風

風土記曰仲夏節常有風名黃雀風此季夏之月日

在柳柳宿在午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

腐草化為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至極也學習

而為暑濕此記未月之候三星在戶謂五月之

節五車露王時令卷三

節五車露王時令卷三

日五車露王時令卷三

雲吐奇峯夏雲多當風鼓翼當風鼓翼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飛雪散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之

際諸葛亮五月渡僂翁入水之時抱朴子曰

大醉輒入源泉底一日北牕高卧晉陶潛夏月

乃出能開氣胎息故也河朔酣飲劉松雲紹三伏

謂義皇以上之人也世說曰公炎暑重熱復當

一期之暑故河交扇謝公炎暑重熱復當

風交扇離吳語世說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

沾汗流離乃洵吳人以冬為洵音楚敬切既出

人問見王公如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語五

月披裘延陵季子見道有遺金不拾令披裘六

月逐禽太公金匱曰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

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蹠一

日之苗而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蹠一

以焉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秋也秋之為言擎也擎斂也

火老金柔初一葉落下之皆秋知天白藏氣日而

物收成萬物成西成秋乃西方火流詩七月玉

露秋露白故言玉露金風張協詩曰金風

始縮始縮南子曰孟秋具腓詩曰秋日妻妻百西

陸秋陸旻天旻天物之彫零商風秋風曰商風

朗景秋景曰朗景肇秋孟秋曰仲商仲商仲商暮

商季秋曰暮商孟秋之月日在翼翼宿在巳少

皞以金德王神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

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地始肅農乃登穀用始行

今也此記仲秋之月日在角角在辰壽育風至

中月之候仲秋之月日在角星之次育風至

鴻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日夜分雷始收聲蟄

蟲坯戶水始涸育風疾風也來自北而南也羞

之養也坯蓋其蟄穴始內仲秋乃讎季秋

之月日在房房在卯大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

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霜始降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鴈以仲秋先至者為

為蛤飛物化為潛物也鞠專言黃者秋令在金

以黃為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

食也俯垂頭也內穴之深處秋類金氣方勁

也謹寒也此記戌月之候秋類金氣方勁

秋夕詩曰金氣方清風戒寒國語曰舉見而風

勁殺降陽微且殫清風戒寒露凝冷

以淒清滿岳秋興賦曰月腫蟬含風而蕭瑟

謝惠連懷秋詩曰蕭瑟屏箴釋潘岳賦於是

含風蟬寒喉度雲鴈屏箴釋乃屏輕屏是

蟬思蟬思蟬思蟬思蟬思蟬思

彈琴南齊書世祖在東宮賜諸淵銀鑄琵琶又

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謠暢謝

莊撫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吟嘯

成群漢李陵與蘇武書曰窮秋九月塞外草衰

應接不暇世說曰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

難為懷盛露明眼齊諧記鄒紹八月一日入

冠梁書曰朱異除中書郎時秋始拜有

治兵周禮曰大司馬輶軒採俗風俗通曰周秦

軒使採異俗方

言藏之秘府

冬冬終也萬物

玄英冬為玄英玄冥冬神顓頊故為冬帝上天冬

景冬嚴節冬孟冬之月日在尾尾在寅析水始

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蜃蛟屬此記仲冬之月

日在斗斗在丑星水益壯地始坼鴈旦不鳴虎

始交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並

蜩結蜩解水泉動鴈旦夜鳴求旦之鳥也短

之生機也蕩者動也芸與荔挺皆香草結

也解脫也水泉動漸滋發也此記子月之候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女在子玄鴈北鄉鵲始巢

雉雊雞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征鳥厲疾之屬

征厲疾者猛厲而迅速也腹堅者言日窮次而

水微上下而堅凝也此記丑月之候

月窮紀十二月也日窮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

此窮盡還復會于玄枵也星回於天同上二十

月而復其故處深冬寒潤陰沍寒氣凝閉嚮日然玄風扇

之月嚮日然冬類玄陰戒寒農功既登玄風扇

屬陰陽潛運素冰彌澤白雲依山包描詩曰冬

藏天素水滯屬發詩云一之日栗烈同上二之

澤白雲依山屬發詩云一之日栗烈同上二之

也窮陰殺節急景彫年十二月修竈管子曰以

始數四十九日冬盡春始教納禾嫁毛詩曰十

挾纊左傳曰楚莊王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賜

綈史記曰范雎相秦魏須賈使秦雖微行弊衣

以賜羅威溫席喪父事母至孝母年七十天大

寒常以身自溫黃香無袴後漢書曰黃香身熱

五車雲玉

附錄

至日即冬添線日上履長之慶

其管最長故君道方長冬至陽氣起一陽初動

有履長之慶日南至同幸月陽將復萬物自新暢月

月暢充也萬物天正月周正建子玄明天冬至

遠道周四極命臘月十二月夏曰清祀殷日嘉

之曰玄明天臘月十二月夏曰清祀殷日嘉

祭也涂月陽漸長萬物亨通地正月建商正

純地百福日十二月交年節二十四小年夜

是夜盡神朝天白人一歲事故祀之歲除歲盡

宋都人以酒樽塗電門謂醉司命歲除歲盡

又除夕除夜至咸置人家圍爐圍坐達旦謂之

守歲長幼聚飲祝頌謂之分歲擊鼓驅疫謂之

五庫第五

疫改歲上歲事崢嶸除歲

歲時風俗

迎春立春前一日出土牛以示農之早晚蓋十二

月建丑丑為牛故出土牛且以送寒氣迎陽升

也如立春在十二月望則兼牛人近前示農早

在月晦及正月旦則居中示農平近正月望則

向後示農晚牛色則以立春日為法日干為頭

角耳色支為身色納音為蹄尾壯色如甲子立

春甲木青色子水黑色甲子屬金壯色如甲子立

戴燕貼字立春日剪綵為燕簪銀頭春盤立春

餅生菜相饋杜云春花唐中宗令侍臣迎春乃

春日春盤細生菜歲朝服此俗說屠蘇草菴之名昔

里藥一劑令井中浸之至元日取水置於

合家飲之不病溫疫飲從小者起謂小者得

之也椒花頌晉劉琨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

景載煥美此靈莖爰探爰桃符元日立桃符

辛盤元日造五辛盤辛五木湯元日取五木

老鬚髮黑道家謂清木懸羊磔雞正旦縣官殺

羊懸其頭于門又磔雞以覆之壓厲氣玄以問

河南伏君曰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齧

百草雞啄五穀故傳座歲首招令如願人乘船

過清草湖忽遇風驟而逢青草湖君問所須

但乞如願君許之後得一婢名如願商有求悉

致之後因正旦如願晚起商捷之走入糞壤中

不見今人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糞中云令如

剪綵鏤金正月初七日為人日剪綵為人

年形容改新造華勝人日造華勝相遺登安仁

銘李充正月七日登安仁峯銘曰正月

武帝壽陽公主人日所舍章簷下梅花落額上

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後人效為梅花

妝爆穀吳俗正月十四爆穀和祠戶玉蘭寶典

五作膏粥火蛾正月十五探春晏天寶遺事都

以祠門戶火蛾正月十五探春晏天寶遺事都

水流杯 上巳日民並出臨清濟
為曲水流觴之飲也
穩坐不搖 別注

統詣洛三月三日洛中公主已下莫不芳艷連
珍並至南浮橋邊被襖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
穩坐不搖賈公望見深奇其飾使問船中安坐
者為誰徐答曰晉穆民問夏仲御仲御統字也

得詩一句 世謠不咸謂酒三升而醉只得詩一
句而**王濟褻浴**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當解褻浴

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
民叙前言往往行家笑可恥

日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
焚骸至其月一月不舉火然於舉後書於子推

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又據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案周書

司短氏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
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

五車露王
唐令卷一
去

禁火 蓋周之舊
制不因于推也
畫鴨子 鄴中記寒食日俗
畫鴨子以相餉

蹋鞠 多屬寶典云此節城中
賜絹唐歲時記云每歲清明內園小兒於

賜絹 殿前鑽火先得者進上賜絹三疋
圖西陽雜俎云北朝婦人五月五日進五時圖

赤靈符 抱朴子曰或問辟五兵之遠
像帶之

五絲纏筒 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
於心

水以祭長沙歐屈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曰君
見祭每為蛟龍所竊當以楝葉塞上纏以絲繩

二物蛟龍所畏也後于端午日作粽
角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

歲時記屈原以五月投汨羅人傷其死
故以舟楫拯之其無輕利謂之飛鳥

沐五月五日
艾虎懸門 端午採艾為虎懸門
生史記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勃勿舉毋私

利干父文曰壽命在天不舉五日子何父云及戶不
不其其戶使其不至父賢之立以爲嗣

生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惡之竟
盛桑江中胡公見收養為己子後登台司

名鎮惡 宋書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棄
以鎮惡為名

非不祥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齊此兒
以鎮惡為名

進湯餅 伏日進湯餅
以田文推之非

薦麥瓜 伏日
不祥也遂舉之

東方割肉 漢書曰東方朔為郎伏日詔
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而去上

問朔曰賜肉不待詔而去何也令自責朔曰受
賜不待詔何無禮也後劾割肉一何壯也割之

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
生自責而反自譽復賜

祠黃石 史記曰張子房
祠一厄肉百斤遺細君

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實祠之留侯死所北
石并每上塚

困熱思風 稽含困熱賦序曰三伏
伏臘同黃石

期下俚貧生居室卑狹陋巷不來清風短廬未
不足增陰並天而寒暑殊同世而憂樂異

門謝客 程曉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開
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頻頻奈此何搖扇子獨

中寒流汗正滂沱傳誠語高明熱行宜見河結
絲樓庭以乞巧有喜子綢於瓜上則以爲得巧

祈恩牛女 瓜花酒饌子庭祈恩于牛女
鵲橋

風俗記織女七夕曬腹 鄉俗七月七日見婦人當渡河使鵲為橋曬腹 蔡經事方平去家十餘年忽出腹云 鳴鼓還家 還謂家人曰王君來可多作數百斛飯以供從官至日果然聞 未能免俗 金鼓蕭管人馬之聲從天而下也 聊復爾耳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絳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中 佩萸 費長房謂桓景曰未能免俗卿復爾耳 有厄宜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令家人皆登高飲菊酒禍可消如其言還家則雞犬牛羊一時暴死 登高 白衣送酒 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風吹落帽 王弘送酒也 卽便就酌醉而後歸 風吹落帽 嘉

傳曰嘉為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吏並著戎衣有風至吹嘉帽墮落不覺溫謂左右及 履長之賀 極景極長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 進履襪 近古婦常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 惠履襪 添線 唐宮中以女功撥日長短冬於舅姑 添線 至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 書板 言事 後禮儀志冬至前後百官各書板言事文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 懸土炭 漢書冬至日懸之氣孟康曰先冬至三日懸土炭于衡端輕重通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數日淮南子曰以冬至日數至來歲正月朔日一升有餘則日益一升 伊耆氏始為蜡 蜡也 四時纂要云此最有據也

歲十二月合聚 觀蜡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萬物而索饗之 觀蜡 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今日飲酒燕樂君之恩澤非爾不臘 左傳曰晉侯假道於虞其族行曰臘日垂淚 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虞不臘矣 臘日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敢臘日臘放囚 仲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臘日取此欲與父母相歡 范喬字伯孫邑人臘日多聞邑人懼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此欲與父母相歡終方相氏幸百諫 爆竹 歲暮以持椒內井中 索室逐疫亦謂之難 爆竹 歲暮以持椒內井中 養生要云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內井中 藏鈞戲 楚井旁無與人見內椒井中 臘病 藏鈞戲 楚

歲時異名 歲在甲曰闕逢 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重光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在寅曰攝提格 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涿灘在酉曰困敦在戌曰闕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陽 在戌曰闕在巳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

三丁

時令卷三

秋獵以三古上古伏羲時中古周五夜亦謂之

十二月三夜一更乙夜二更丙寒暑相催而歲

成周四時殊氣故歲成子三歲而改節六歲而

一衰淮南子云太歲治春則欲行仁惠溫良治

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荒歲豐則甘草先

生歲饑則苦草先生師曠云歲欲饑則苦草先

生也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此三

用夏正建寅三統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

之月為歲首三統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

地人事歲餘歲之餘陽餘四分度之一歲十二

五車罪王時令卷三

月日過十三度故三年一閏五歲再閏月不告

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閏者陽之餘閏月不告

公羊傳云閏月不告朔曷司歷過歷同哀公

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司歷過歷同哀公

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陽九四元一六之

猶西流司歷過也火伏十月陽九四元一六之

中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百六初元百六歲

早陰水故曰陽九之厄百六初元百六歲

之月忌中宮五數為君象民不敢用忌月又各

會月忌中宮五數為君象民不敢用忌月又各

五車罪玉卷之四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帝玉部

天子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

大君命開國承家有元后尚書曰可愛非君可

戴尺一詔書也漢以尺紫泥書皆用紫泥為印

色六龜天子有玉璽六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

鳳詔詔書用五色紙銜于黃麻詔寫詔紙用黃

五車罪王帝王卷四

辟龍飛九五帝即位時乘同上周易曰時凱燕

位乘輿其出如綸禁座御萬乘子綈惟御惟寶

器御至尊天子鉅公天子為天家天子無外以官

家以五帝官天下陛下呼在臣下者因卑以達

尊行肉禁穆清天子有美德行在所天子車輿

御在御中穆清天子有美德行在所天子車輿

之選迹躡蹤躡之高蹤垂拱蒙成而受成功作威

之選迹躡蹤躡之高蹤垂拱蒙成而受成功作威

之選迹躡蹤躡之高蹤垂拱蒙成而受成功作威

之選迹躡蹤躡之高蹤垂拱蒙成而受成功作威

之選迹躡蹤躡之高蹤垂拱蒙成而受成功作威

1.

207

即止直前當能辭章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
而止上益重之辭章入後宮帝遊後庭嘗欲與
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
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
無近似乎上曰公主姓諸侯主之故云長公主
善其言而止
帝姊太主太后太長公主同姑翁主王侯嫁女
又云郡主今藩縣主今郡女郡王曾鄉君郡
玄孫歸妹易稱帝乙歸妹降嬪尚書曰釐降二
虞降下也重封賜重封者重封益祿也主第宅
為子求郎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
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高穆破車後穆為
則民受其殃矣是以難之
五帝書王
帝王卷四

御史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
呵之不止穆令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
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
彼所行者公事安可以私責之

太子

儲后太皇儲上元良同守祧廟為祧主器易曰
莫若承業太子承萬繼體慶元子敬保元子孟
長子承業世之業
侯尚書太傅曰孟侯前星其前星太子也後
星庶幼海幼海即少海殿下稱太子青宮太子
子也幼海太子稱
春官鶴駕太子鶴禁人不得入故曰鶴禁
承華太子門甲觀太子宮君之貳子太國之棟上

目見正事大戴禮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
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目見司過虧膳
正事耳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司過虧膳
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
司過之吏虧膳之宰大人有過史必書其過而
卒徹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禮記曰行一物而三
其膳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善皆得者唯世子而
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
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為父子焉君
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文王之為世子禮記曰
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文王之為世子禮記曰
為世子朝于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
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
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
其有不宴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王季復膳然後復初輔導太子會百官曰誰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五帝書王
帝王部卷四

可輔導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
陰識可博士張秩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
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宜用
天下賢才上曰欲署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難
正朕况太子乎太子天下本太子太傅高祖欲
即拜秩為太子太傅太子天下本太子太傅高祖欲
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上曰昔晉獻公以驪
姬之故廢太子晉故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
扶蘇終成滅祀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
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
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祖曰公罷矣
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太子太傅高祖欲
奈何以天召秦西巴為子傳韓子云孟孫獵得
下為戲乎召秦西巴為子傳韓子云孟孫獵得
持歸其母隨之而帝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
歸至而未覩答曰子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
遂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傳其御曰曩將罪
之今召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虎又且

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鮑魚不與
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賈誼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者鮑魚
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為不與太公曰
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若召太子必降手救
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楊昱字元畧為詹事丞孝明為太子尚在懷抱
其所出入唯乳母而已不令官僚聞知昱諫曰
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救
令臣下咸知乃詔曰自此以後朕手教勿令
見出宮宮臣在直宜妙簡賢才盡一時之勝
從至萬歲門下
居注云武帝以王恭為丹陽尹領太子詹事議
表曰今日王儲始建四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
所關宜妙簡賢
才盡一時之勝

諸王

宗室 戚里

五車第

帝王部卷四

六

辟公諸儲季皇太後星皇庶諸君諸侯麟趾
之趾振振公子趾麟角詩麟之角磐石漢書曰
足也振振信厚也
子弟大牙相制維城毛詩曰懷德維藩屏皇家
所謂磐石之固
上維翰帝室同燾土苴茅五色土為社則割方
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
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漢制諸侯王黃
金璽素駝紐
天潢之派宗
帝室之胃遠屬太
支同皇儲上公室枝葉左文七年宋昭公將去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則本根無所庇蔭矣禮
葛藟猶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庇况國君乎禮
樂宗英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為善最樂後

明帝詔書示諸國曰日者問東平王處為宗臣
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
表唐李勉少好學內沉雅外清整
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長情遊江海
齊宗室衡陽王鈞會稽孔志家地園松柳構
山泉釣往遊焉注曰殿下處水門遊紫閣詎得
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
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哇大美之
葉宗盡高準高帝子孫盡高準○姻臣國皇姻
駙尚公主上國姻婿也王託肺腑託肺腑言國
之附身肺腑貴戚同戒後陰侯呼頭謝曰臣託
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弟與賜爵關
內侯固讓曰臣蒙陛下恩澤富貴已極不可復
加班固贊曰樊氏懼譏不臣之禮哀以近戚懼
世篤陰亦戒後
五車第
帝王部卷四
七

五車第

帝王部卷四

七

後漢郭況郭后弟封安陽
疏固辭上郭況金穴侯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
飲宴賞賜金錢繡帛豐盛
史丹寤主漢史丹以
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帝時位至三公輔導副主掩惡揚善推至公犯
顏色動帝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
位
兄弟退讓史記賈后兄建弟廣國為父子謹
云後漢樊宏世祖之舅封壽張侯為人謙柔畏
恪慎不求苟進子儵謹約有父風弟鮪為子賞
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其後楚事
發覺帝念儵謹恪故其諸子得不坐
皇居
紫宸朝延前殿
黼依式如屏風樣上畫有斧鉞
黼辰上斧依上青瑣闥門禁金馬門
金馬門

闕觚稜帝屋有稜角丹朱漆地殿前丹墀法官殿路寢

燕寢天子後朝金鋪玉戶未央宮前殿璧端御殿以璧玉飾之

魏闕表宮門人臣至此則思其闕象闕上北

關同案籍齒符門法案珉居玉堂玉堂天子離宮

非常齋宮齋則大內中紫禁象紫微垣西清廂

清靜巖廊巖峻殿下廊房掖庭宮紫掖上同絳闕天子端

門正門南門掖門兩旁門如五門皇門庫門

路禁闔禁門有禁人玄墀天子鉅砌官殿玉階

形庭天子藻倚繡帳天子美桂棟蘭橑美梁綺

井金墀官中蘭宮秘宇殿雲屏瓊壁宮殿內金

祀玉階官殿內龍楹螭角殿前丹房闥官中千

步廊皇城外兩公車凡上書果恩音浮思在門

為之皇恩思也將入請事於此復思之螭

也又織絲網官殿簾戶以拒鳥雀名始漢

頭殿角端首螭頭直登殿螭頭上綺錢朱網宮

窓秘掖內壺街宮中行殿玉邸天子帷宮帳殿

天子行在以帷納陛基除不使露燈道陛玉陛

帳設為官殿同永巷掖庭官中長巷又馳道三塗中為馳道輦道

閣道可玉渠溝省中臣至此當省羽葆華蓋天子

有羽葆黃屋左纛乘輿九重天子之門有九謂

銅五鳳樓梁朱溫按驗河蘭宮后

龍銅五鳳樓圖按地輿作

五車五車

五車霏玉卷之五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百官部

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論道之官三孤亦曰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所以佐三公也孤者不掌官榮然孤特

太師道之太傅德義太保保其身體三槐三公周禮法面三槐三公位焉槐位上台階三公象應台

州長衆庶在其後三槐三公三人貳公貳孤也言副司上鼎司以承君有鼎象貳公貳孤也言副

五車霏玉閣三公之制開黃法三光數三者象五岳三公閣廳事置鴟尾法三光象五岳三公

岳九卿黑頭三公晉諸葛恢爲臨沂令名亞五法五海黑頭三公導度亮謂曰明府當作黑頭

三公折臂三公人相羊祐先人墓當有受命者祐公折而祐馬王祥不拜王祥字休徵爲太尉

折臂位至三公王祥不拜王祥字休徵爲太尉相率而拜祥曰相國勢位誠尊貴然要是魏之

宰相等魏之三公公相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輕拜人者耶損魏朝

之美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子荀願遂拜祥獨長揖文王謂祥曰今日知君

之重顧羊續示袍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羊千萬續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位在三公上光武

之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位在三公上光武

之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位在三公上光武

之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位在三公上光武

之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位在三公上光武

密令卓茂爲太與三公絕席續漢書張禹位在三公之上與三公絕席字伯達拜太傅錄尚書事劉蒼以殤帝幼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蓐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宰相無不統也言海內

元老宰相元輔上相君同宅揆揆度也言有能奮百阿衡言依倚取平亦曰保衡補袞袞職有開

補之官能帝賚賚高宗夢帝嶽降生甫及申仰補君之關帝賚賚高宗夢帝嶽降生甫及申仰

成言天子垂拱贊化贊天地之化育端揆亞東閣公孫弘作相開沙隄府唐故事拜相禮絕班行

至子城東火城元日冬至宰相朝賀樺燭燭燭街名沙隄火城元日冬至宰相朝賀樺燭燭燭

以避之覆名金甌金甌覆之謂太子曰此宰相名也其誰乎射中賜卮酒肅宗紗籠中人李藩

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紗籠中人李藩日判官是紗籠中人原化記凡宰相十六相舉

冥司必立像以紗籠護之潘果相十六相舉十六相相梁王訓召見帝曰可謂真漢相漢

相容貌過人單于大畏救時相姚崇齊翰謂公之天子曰此真漢相矣救時相姚崇齊翰謂公

矣公曰救時之三世宰相宋呂文穆及從子文相豈易得哉

子彌遠從父千宰相漢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又孫嵩之

魏公兄弟宰相續漢書韓康公及莊敏旬月取

儀公兄弟宰相續漢書韓康公及莊敏旬月取

儀公兄弟宰相續漢書韓康公及莊敏旬月取

儀公兄弟宰相續漢書韓康公及莊敏旬月取

儀公兄弟宰相續漢書韓康公及莊敏旬月取

儀公兄弟宰相續漢書韓康公及莊敏旬月取

相唐房琯忠義自奮一言取相唐田千秋一

十年取相李絳十年之百日宰相杜祈公拜相

日宰相宋李迪宋庠相者呂蒙正入

十為相張東之年伴食宰相盧懷慎伴中國相

司馬趙宋遼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者虜必

中國相司馬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教其邊吏曰

良日唐德宗見案上曆謂劉瑒曰可擇一取白

麻壞唐陽城曰裴延齡為相取白麻壞之又唐

廷諱言李甘累遷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

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

之若金作礪尚書說命篇曰說築於傅巖之野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光輔

五君左傳子木問於歲大旱用汝作礪若濟光輔

尚矣陳信於鬼神無媚辭于木歸以語王王曰

國在乎相齊孤逐者齊即墨之女也狀甚醜三

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與之語女曰夫屋堅

若何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北然

子居三月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逐女妻

跪行授相說苑云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

趙簡主聞之絕食而蘇晚而行左右進諫曰居

卿三逐是不容眾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

邪枉所憎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直之行

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相三

楚心愈卑荀子云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

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

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

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西掖中書稱右曹上掖垣上綸閣上鳳凰池上

判事中書省各執所見雜掌機密中書省

省日紫微省紫微令中書紫微郎中書

機密中書省各執所見雜掌機密中書省

之典紫微泥封詔書卿有古人風中書省

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獨昭廉謹無所干

預器服率明帝聞之賜柴合燭盤救曰卿有

以古人之物世號三才與溫子昇那子才齊

譽世號宰相器遣使齎詔處分軍國事皆合機

宜周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失却張君房

不憂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

樓紫微大宰後錢揚二公作閑忙令大年曰世

郎青瑣謂戶邊刻連掌顧問通典給事中加官

問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也秦置漢因之

同拾遺直氣諫言呂元膺有直氣諫左省給事中

所都諫事都給黃門要地唐德宗以王緯為給事中

言不如試之効傳玄子曰馬鈞字德衡為給事中

言及指南車二子云無此記虛耳真諫官唐李

為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

各為回波詞眾皆諂諂至景伯曰回波爾時酒

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真諫官也

有諫臣體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

嘉納為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蘇世長為諫議大

大獲禽獸高祖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

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

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置笏於地

臣私計則任為陛下國計則忠矣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

管之行本進曰此大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願行

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言若非當置之於

臣言若輕臣而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喜諫議

於地而退魏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

得君後魏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

避一時雷霆唐韋溫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

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令子朕之直臣鄭餘

幹為右補闕獻疏切直及餘朝憲宗

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

六部部分也謂其並列而分掌

冢宰天官吏部掌銓衡同銓次也衡平也言

選曹同通塞之任使人通塞也少冢宰侍參選

郎司勳勳勳司徒地官戶部掌板曹上人曹上

民部同念珠曹同上佛珠一百八串也大司農

尚書部大司徒同稼卿稽臣農地官郎中度支

大夫同金部掌庫倉部掌糧宗伯掌禮儀制

度儀曹同大宗伯書司禮制水廳祠禮曹上

司馬夏官兵部掌西曹同緡雲上大司馬尚書本

兵部同兵權之本也宥府樞密府為府王禹偁

萬少司馬郎輿司馬駕車駕部同庫部武司寇

秋官刑部掌比部同上法曹上墨曹同上憲部上

律令刑法司寇尚書秋卿上司空冬官工部掌大司空尚書

虞曹虞衡水部都屯曹田統理百官均平四海

尚書冢宰統理前行中行後行通典開元令尚

百官均平四海前行中行後行通典開元令尚

部為前行戶刑為口含雞舌尚書奏事口含雞

中行禮工為後行尚書注曰納言如今王之候舌

也管主候舌尚書管主候舌也王之候舌

尚書歲日出入**安世濯不敢當**漢張安世傳云
封事言張安世上欲用之安世懼不敢當上曰
君而不可尚誰可者數日拜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世尊為諸侯身衣**景舍辭不受賞**景舍大司馬
弋蔡侯夫人自紡績也**景舍辭不受賞**景舍大司馬
誠希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是將威
也戰而敵退是眾威也**口陳時政之宜**續漢書
臣不宜以眾威受賞**口陳時政之宜**續漢書
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
囚徒天**有所選舉心不忘**袁宏漢紀曰第五倫
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彭宣乞歸**漢書
選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彭宣乞歸**漢書
宣字子威為司空王莽為大司馬專權宣乃上
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願上

百官卷五

九

印綬乞骸骨歸鄉里**清平尚書之言**鍾離意為
得見親故不填溝壑**清平尚書之言**鍾離意為
賜以珠璣意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而問其故
對曰此職穢之實誠不敢拜帝笑曰清平尚書
之言意乃交**薦四十人皆知名**唐杜淹以檢校
疏太守坐職**薦四十人皆知名**唐杜淹以檢校
皆知名**竹蓬為屏風**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
中領軍清**飲酒一斗不亂**唐李適之拜刑部尚
險不改**飲酒一斗不亂**唐李適之拜刑部尚
決公務庭無留事**李義不可**唐李義收黃門
輒駁正貴幸有求宦者睿宗**李下無蹊徑**義字
日朕非有斬顧李義不可耳**李下無蹊徑**義字
尚真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同典**貴幸**
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貴幸**
不敢干以私韋弘景累遷吏部侍郎銓綜平

城桃李屬春官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
一日聲名徧天下**別成一家法書**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
滿城桃李屬春官**別成一家法書**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
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
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
其輕重別成一書**河朔英靈**隋李德林美
號大統中疏類奏行用之**河朔英靈**隋李德林美
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柳或**
使江總目送之曰此郎河朔之英靈也**柳或**
判牒隋書曰柳或為屯田侍郎時以三品以上
判牒皆列戰左僕射之子弘德封應國公中牒請
戰或判曰僕射之子弘德封應國公中牒請
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外門
既設內閣又施事竟**詭答庫仗**宋顧琛為庫部
不行頗聞而款服**詭答庫仗**宋顧琛為庫部
敗委棄兵仗武庫為空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
帝問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帝

百官卷五

十

初悔失問後
甚善探對
御史大夫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
御史大夫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
左右**御史大夫**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
副都**御史大夫**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
京師人畏之且曰行**糾法**御史柱下史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糾法**御史柱下史
烏臺御史府上栢臺上憲臺同霜臺上南臺同
烏臺御史府上栢臺上憲臺同霜臺上南臺同
蘭臺同上漢官典職**伏豹**御史初入臺陪直北
蘭臺同上漢官典職**伏豹**御史初入臺陪直北
出義衆官皆出彼**冠法冠**御史初入臺陪直北
獨潛謂之豹直**冠法冠**御史初入臺陪直北
族執法**烏衣郎**南史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
者冠之**烏衣郎**南史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

為白此是為臺閣風生傳玄為中丞每有奏効

衣郎坐處或出暮則捧白簡整襟

帶至以待自於是貴朝士畏其筆端南史劉瑀

游攝服臺閣風生朝士畏其筆端

使氣為御史中丞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熟

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元末朝士莫

不畏其此兒乃敢彈我晉宗室敬王司馬恬字

筆端元倫為御史中丞直海

西公發太宗即位朱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

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明日溫見

奏事嘆曰此兒乃埋輪漢張綱為御史漢安元

政彈我其可畏也綱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亭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兔遂奏大將軍其甚有無君

之心十五事截角晉劉駿字長升轉侍御史武

京師震悚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不

衛而不救太賊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

也賊勃然曰若何敢持龍作威天子法冠而欲

截角乎索紙筆奏之彰伏動搖山嶽唐書思謙

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唐書思謙

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唐書思謙

山嶽震攝州縣為不任職唐書思謙

種高橫劍當車續漢書曰種高字景伯順帝時

常侍高梵受教迎太子不賣詔書以衣車載太

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襄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

門臨去高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

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

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馳奏之

詔報太子乃得去杜喬退而歎息謂高臨事不

惑帝亦嘉其持彈事不相關白長安四年三月

重稱善良久彈事不相關白

忠諫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未道賊污

敗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常召諸御史責之曰近

日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

長官御史大夫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

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

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然彈其剛直

卿卿慶也言萬物皆慶賴之也

惟月書云卿象河

花綬卿秩中二千石綬

九棘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

廷理上同司平上同佐棘少卿銀臺司

容臺太奉常上同太僕正上同睡卿

大夫同符卿尚僕司實上同以為上卿

重手歷代送禮樂卿杜牧送崔少府出鎮夏州詩帝徐詩書將壇登禮樂
今謂之清選禮樂卿
卿臺省侍從出此途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侍從多大小鴻臚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出此途大小鴻臚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大小鴻臚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之語曰大鴻臚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求故亭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谷遣子來朝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路護送所損滋多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笑乃移諸國豐約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待遇諸國豐約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宅令高其門以待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必有昌者至定國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處士也張釋之召居廷中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公卿會庭中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王生曰何辱張廷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尉乎王生曰廷尉方為天下名臣吾卿使繫被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欲重之諸公間之賢寺中二絕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王生而重張廷尉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日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蘇世軌時人以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為寺中廷尉賞是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與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泰此人犯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傾天于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指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閣寺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閣閣之臣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尹門閣閣曲阜范育太常卿尤為高選臺省

貴內臣貴中使上同內相上同內宰上同北司
瑞大宦中涓不任事者主官中一心王室鄭眾
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也
四帝未嘗有過侯用事省閭三十餘年奉事四
帝未嘗有過侯用事省閭三十餘年奉事四
管蘇有勁於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刃亂齊伊戾禍宋諸將附
都督諸將附
督府都督都府同僉府都督開府大將軍幕府上同

總戎同元戎同叅戎同留後同留臺同都閫同
偏將同裨將同特將同麾同麾下同建牙同登同
牙同轅門同細柳同推轂同推轂同推轂同
壇同長子同節同節同節同節同節同
軍制同長子同節同節同節同節同節同
錢同秉鉞同秉鉞同秉鉞同秉鉞同秉鉞同
月同秉鉞同秉鉞同秉鉞同秉鉞同秉鉞同
官同秉鉞同秉鉞同秉鉞同秉鉞同秉鉞同



將將韓信謂高祖曰陛下將門將宋武帝曰也
所出將羊公晉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門出將大信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
之下侍衛不遇十餘人吳人悅服稱爲羊公
杜翁杜預字元凱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南
有智名夢生八翼晉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
門不得入闕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
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入州諸軍事
都督北齊斛律光雲表射鵬正中其鵬形如車
落鵬真將軍周亞飛將軍李故將軍廣白今將
軍尚不得夜與士卒分勞苦吳起爲將與士卒
行何故也與士卒分勞苦吳起爲將與士卒

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將軍有死之
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將軍攻狄
心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連曰將軍攻狄
克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
賈立則杖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
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
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
之有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天
石之所授抱鼓翼鏖哉是翁後漢武陵蠻反於
之秋人乃下翼鏖哉是翁後漢武陵蠻反於
請行帝怒其老未許援白臣尚能披甲上馬帶
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翼鏖哉是
翁遂遣無踰於老臣前宣帝時趙充國年七十
將行充國對曰無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
於老臣者矣

還不伐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役每
所止舍諸將並論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謠曰
大樹恨所以居美未盡善晉王濬伐吳有功而
將軍恨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
不勝忿憤徑出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
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
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
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功
之有此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
曰吾始慙卿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大將軍有
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大將軍有
捍客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入或說
將軍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
軍有捍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黯黯數請問
國家朝廷所疑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光
遇黯加於平日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光

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
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厚光弼之嚴
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唐李光弼復據邊上欲擇
誠論邊事誠據古據今具陳其方略上悅命
頗牧近在禁中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招
諭克項克城稱疾趙宋曹彬圍金陵垂克忽稱
降之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
將許諾焚香爲誓遂克金陵城中安堵如故腹
中自有數萬甲兵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
老子可欺也大范指范雍也久非行伍中人
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以飛爲中軍統領問
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
計謀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
皆謀定也所翼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國學

司成館國子監辟雍同禮記曰天子成均同虎

闡同槐市上橋門同漢明帝幸辟雍講諸儒

億萬計大司成祭酒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

少司成業司永學承監東廳同典教士西廳同贊學

助監通稱以三德教國子本二曰至德以爲道

行本三日孝教三行友行以尊賢良三日順行

以事入學以齒皆以長幼爲序受成於學將出

師長入學以齒皆以長幼爲序受成於學將出

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清正自守唐國子

罪反釋奠於學以講職告清正自守唐國子

五車罪五百官卷五十七

祭酒清正自守雅讀書不如寫書張參焉國子

望素高元載忌之讀書不如寫書張參焉國子

寫六經以爲讀國子監不寂寞李翱作韓昌黎

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祭酒

聞皆喜曰韓公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李翱作韓昌黎

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九經庫谷刑律正觀中選國子

稱爲就職九經庫谷刑律正觀中選國子

後庫諸生著龜設日休移成均博士書云足

職者不墮其業平否則市大易負乘之羞招詩

香終日不與賓言融奇之乃邀與之語香

高揖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

京尹皆所置以掌治京師亞京兆尹府

大京兆尹府尹絕高曰京兆尹府

端寮治京推官別乘別駕與刺史同半刺

同上其任居持版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

贈刀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以

當故以相輔之五日京兆張敞被劾使吏繫奔有

言抵應五日爲京兆耳敞聞收奔繫獄晝夜驗

治竟致其死奔當出死使主簿持爲婦畫眉張

教告因五日京兆竟何如後免罪爲婦畫眉張

五車罪五百官卷五十七

爲京兆尹爲婦畫眉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閉

閣思過弟相訟延壽爲左馬翊行縣至高陵有

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閣思過於是訟者通相爭

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成不爭延壽信周

者吏不忍欺摘伏如神趙廣漢爲京兆尹其

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不欲奪賢令長

名漢書曰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

爲吏嚴而不殘列女傳云雋不疑爲京兆尹識

惠臨政不可不仁仁能愛人惠能慈衆又每錄

長史掌兵馬漢因之設治中
別駕主衆曹文書均號上佐
太祖改容魏志曰太祖
袁氏冀州辟崔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天下
籍可得二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
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
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教其
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
望於明公哉太祖歎容謝之於是賓客皆伏失
色魏志曰太祖
謝事刺史因怒欲去孔恂辟爲別駕從
日使君致國舊制刺史謝之乃止
每夕凌虛
可省乃授傳去刺史謝之乃止
歸家鄧德明南康記云盧耽仕州爲治中有神
會曉不及朝則化爲白鴿至閣前廻所拔皆爲
羽欲下歲儀以帝櫛之得履一隻
拔皆爲
牧守益州耆舊傳云柳琯字伯鸞爲治中與人
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

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金
金一筭不如柳伯鸞所識

郡守

使君稱太守二千石同上一州之表同上尊臨千里同上

五馬同上黃堂同上皂蓋朱旛同上銀錯書事太守熊軾

飛符魚符竹符同上別駕通判監郡同上郡丞

同貳守同知治平爲天下第一漢文上聞河南守

第一召以杜詩爲南陽太守詩政治召父杜母清平百姓便之又脩治城

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賦足時人以方召與八

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與八

歌後漢岑熙爲魏郡太守無爲而化視事二年

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與八

岑君遇之狗犬不驚足下生簷含哺鼓腹焉知
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亦茲

虎皆負子渡河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

問有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

長者之言也願借寇君一年後寇尙爲潁川太

武幸潁川百姓遮道願鬱林石鬱林州太守罷

復寇君一年乃留鎮之鬱林石鬱林州太守罷

重其船人號鬱林石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宏守東郡謝安授以扇宏思微旨後漢龐參爲

人任崇有志節參到先候之崇不與言但以蓬

旨曰水欲清拔蓬欲吾擊強宗抱兒孫伏廉范

戶下欲我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廉范

五袴後漢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一錢太守後漢劉寵爲會稽太守百錢送寵寵

爲選受一大錢故人號爲一錢龔遂治渤海

太守後入居九列四登三事也龔遂治渤海

齊俗奢後好末伎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

農桑民有帶犢佩犢勞來循行請餞一杯水

郡中皆有畜積訟獄止息請餞一杯水

齊州別駕詔入朝百姓餞之水晶燈籠

日公清如水請餞一杯水水晶燈籠

四卓茂禮教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
長之茂曰鄉里尚相餽遺况吏求否曰自
耳民曰苟如是律令汝何所措其手足哉
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哉
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斬也姑歸念之人納
其訓吏尹鐸蘭絲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
懷其恩尹鐸蘭絲請曰為蘭絲手抑其保障乎
簡子曰保障哉尹鐸至則損其戶數人則優而
稅少簡子謂襄子曰晉國有難無以晉陽為遠
必以歸之所謂保障不為五斗折腰陶潛為彭
也繭絲謂重其稅不為五斗折腰陶潛為彭
日郡督郵至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
為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
去來辭著五柳先生西門豹投巫令投巫於河
傳散為著作郎不就西門豹投巫令投巫於河
娶婦事縣令引舟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
五傳事縣令引舟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

以身引舟朴驚問曰百姓耕且蠶一杯酒為細
惟令無事乃任其勞朴乃疾驅去一杯酒為細
民王公十朋嘗集諸縣令飲之仍示詩曰盤根
今日黃堂一杯酒發勤端為細民斟
別利器朝歌何衰謝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
臣之職也兵殺賊由是解散咸稱神明猶造鐵
及到設伏仙遊令受代一吏酣酒都曰吾若再
船賈郁為仙遊令受代一吏酣酒都曰吾若再
聞之此邑懲此輩吏云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
郁批榜尾云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
而渡海不假盜摸鐘墨陳述古知浦城縣有失
鐘鎗杖徒之盜摸鐘墨陳述古知浦城縣有失
其廟有鐘能辨盜為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
以墨塗而惟之令囚入帷摸之惟一囚無墨訊
之果老姥爭團絲南史傳瑛字季珪為止陰令
盜

珍琰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謂
者又二野父爭雞得粟問何以食雞一人云
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問何以食雞一人云
令所抑嘆曰立身無敢為倫矮屋下唐張作
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去徒勞人溺梁棟云
勞人仇香仇香為主簿王渙問香以德化人謂
爾鷹鵠不如鸞鳳渙謝曰枳棘處事敏速李
非鷹鵠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處事敏速李
汜水主簿處事敏速甚有聲稱雖村童廝真解
養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府不知官
曹處吏白門下責之待扶風徐業亦大儒也
問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
相遭真解曉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教官

司教又典教廣文先生教官居廣文郡博士上
郡文學光武問武臣曰請卿自度爵祿何所冷
官杜甫醉時歌諸公哀哀登不撰樂詩鄒浩
揚州杜甫醉時歌諸公哀哀登不撰樂詩鄒浩
重純仁嘗屬撰樂語辭不為純仁為守獨加禮
亦作此浩曰翰林學士則可湖州獨敦實學趙
祭酒司業則不可翰林學士則可湖州獨敦實學趙
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且以
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
方尚詞賦湖州獨立經
義治事齋以敦實學
百官總稱
君侯列侯尊稱入座六部尚書九賓伯子

男孤卿兩府三公所居曰府東府中兩制之官
大夫士翰林待詔代言之官故曰制內三臺之官
制翰林學士外制中書舍人知制誥三臺之官
尚書外臺取嚴肅尊崇之義中臺御史臺掌彈
官府以檣院周之臺院侍御史居之殿院周地
殿中侍御史居之察院監察御史居之三獨
坐專席而坐言其尊也尚書三輔中尉左右內
左馮翊三諫司諫小諫拾遺今正言三司也理
財之官鹽鐵三緊官大理卿拾遺評事三學
使度支戶部三緊官大理卿拾遺評事三學
士翰林院弘文館集賢院諸端太子詹事將作大匠卿屬
官室大匠卿發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
五車霏玉

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
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
家不以九卿為密反以愈敬憚參輔朝政魚頭公
吏為密乎帝聞而愈敬憚參輔朝政魚頭公
道為參政忠鯁自任與宰相職業均張方平制
時人目為魚頭公與宰相職業均張方平制
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廟堂之論
上則幹元化以調四時下則絕仁以澤萬類
近則羣元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真牧祭名山
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均真牧祭名山
大參事指宰臣重臣親篤九列卿大師相命
卿正卿上冢卿介卿次卿少卿國老卿大
仕上笏大臣信臣親信棟臣梁棟星使大行
者上笏大臣信臣親信棟臣梁棟星使大行
謁者上熊武任武鎮軍千軍千萬戶侯揮

使同戶侯百顯曹省曹龍鳳署文學司馬
軍屬從事上城尉掌城門官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
官屬從事上城尉掌城門官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
仕宦當得陰麗華計相主計潘輔三府掌藩王
長別施一榻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休源佐
史云此是孔長田峻勸農水衡主都城及尚食
史座人莫預焉田峻勸農水衡主都城及尚食
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尚方尚食尚器尚法從官
故事掌知故大官令之官膳食綴衣器官法從官
倌人主前驅辟道虎賁執射工尹管百賊捕掾
主捕輔軒使言紹封襲邱吏進奏少從聲漢
五車霏玉

謂隨使出顯臣樂諧臣同候人道路迎督郵
外國藩清侯清路官嚴郎郎祠官掌祠悼史之臣
波臣之臣左授官銅史漏官書記掌書胄子
子長封君受封弄臣戲弄非作殿下弄臣隨劉
隋文踐昨拜太子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欲令
行本乘行本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輔導殿下
以正道非殿蓮幕幕官諸侯老賓客幕官也子
下作弄臣蓮幕幕官諸侯老賓客幕官也子
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爾思以侯仲尼之
道又杜詩甫也諸侯老賓客爾思以侯仲尼之
出幕持麾杜送高書記詩十年出幕府自可持
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
處所在為治故言幕府

五車雲玉卷之六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仕宦部

仕進

筮仕 將仕擢著策名各書於所占籍附各彈冠

將人游宦仕仕路途除官就舊官假職授未實署

官名授領官攝以高官兼官以本官攝官暫以此

官權官如以侍郎攝行權職日行調補任策勲

五車雲玉 仕宦卷六

能成五功曰勲紀功以勞定國曰功庸勞民功

書其勲於策紀功書其功於策庸勞民功

日勞殿最上功曰殿最授官不次格超遷

寧臣士父母終予起復喪制未終右職雄職

上待除官美除得好立拜言不即拜就其所

登等升於柄用任權席寵之寵要路又當路津

要拜擢又擢擢美調優調華寵又殊寵休白見

被徙節移考課之優劣也報政績也寓直無司

寄直豹直官宿本署日歸老以祿養謝病致仕

移病移書言養病在家養病請老致仕終請

骸骨骸骨歸去吏自解解龜解篆上解組

上解綬上報政上美替任既滿後得好告請假

告休左遷左遷安置為民貶累貶官免所

革職削職無策免免大貶謫罷黜休還報

命使臣待罪待罪不能居會推進退大臣本由

此間始有吏部久任專任之也久皆終其身而

會官推舉之制久任專任之也久皆終其身而

子孫以官為氏後世則否子弟隨任唐太宗

不限年皆得隨任但不許應試國朝鶴料唐名累

五車雲玉 仕宦卷六

鐘俸公祿秩優潤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

虎賁七銖鉞入具官備充位備位無事衙參

上見參人參默默而退同寅僚及瓜而代

而往任及瓜而代言俟瓜期赴任美調升好下

明年瓜熟使人相代也瓜期赴任美調升好下

車初至憑熊乘驄史增秩加攀轅臥轍

臨淮太守任滿百姓截銓留鞭鞭姓並擁馬前截

攀轅卧轍鞭鞭姓並擁馬前截

命臣加爵位歲中四遷前主父偃上書闕

郎中大夫一日九遷田千秋一超遷帝召為博

歲中四遷一日九遷田千秋一超遷帝召為博

至大中大共布衣二期至宰相起布衣二期至

宰相書空咄咄怪事書空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絕無流 陸沉下僚 久居蔭補 祖父有官蔭父蔭
受父官蔭 皓髮為郎 顏武帝時為郎署見驪
曰父蔭 皓髮為郎 顏武帝時為郎署見驪
何其老也 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
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
以三世不遇上 秉鈞持衡 宰相秉國之調和鼎
擢會稽都尉 薦紳 在位者揮芻於縉紳上鴈行官
偶和天下 唐崔斯為藍田縣丞嘆曰丞哉丞
班 哦松藍田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庭有老松
四行竹千挺 金灘鵝 河南伊閭縣前有火溪
日吟哦其間 視象 始視事三日洗印視
沙澄徹可愛 視象 其列缺又曰滌象 交章
勞來 勸勤恤苦 受計 所上簿 征繕 賦車馬還治
又郡農 仕宦卷六

五律雜注

仕宦卷六

三

休公務 檢押 防範 執衡 當未抽簪 將陪告成禮良
之暇 田無晚歲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田膏澤
晚歲 離疏釋躋 蔬食也蔬蔬人之履聖主得待
為意 離疏釋躋 賢臣頌離蔬釋躋而享膏梁
詔待子承乏 關乏也 肝食晏寢 勤肅給謹辦
行部 巡行所 巡功 察視 善官 能其 部劇 治繁 風聞
御史許風 不希指苟合 希意 仕宦忌速 漢伯趙
聞言事 守官四字 張觀泰政曰某自守官
體患於太速 守官四字 以常持四字謂勤謹
和緩 當官三事 惟此三事謂清慎勤也 三難 對
也 官使人牙有此三難人物 善事官長 任延宇
難知愛憐難防情為難知 長孫為

武咸守帝戒曰善事官長無失名譽延宇
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科第

實典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典之
謂舉其賢能以賓飲之禮待之既則獻其
書於 計偕 計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
王 俱赴 棘園 貢院以棘園 捧鄉書 榮捧鄉書 登天
京師 在貢籍中 試徹棘 出榜日 釋褐 進士謂先
府上 在貢籍中 試徹棘 出榜日 釋褐 進士謂先
子監 釋服 釋去 職 解褐 上 賓薦 得解 汙賢能書
服更著貴人服也 解褐 上 賓薦 得解 汙賢能書
自言 狀頭 狀元也詩昔年將去王京游第一僊
得解 狀頭 狀元也詩昔年將去王京游第一僊
解下 黃甲 進士名第 同年 人 座主 其試官
擬樓 黃甲 進士名第 同年 人 座主 其試官
五律雜注 仕宦卷六

五律雜注

仕宦卷六

四

老婦舞拓拔 謂年老 剝員呈手藝 同 實典之歲
科舉 太比之秋 同 槐黃逼眼 科舉 天子門生
試年 朱衣點頭 一朱衣人點頭然後文人格當有
人 朱衣點頭 一朱衣人點頭然後文人格當有
詩云 文章自古無憑 入穀 唐太宗見進士綴行
據惟願朱衣一點頭 入穀 唐太宗見進士綴行
皆人 吾關節 託之故曰關節 奔李 比門生天下
教中矣 關節 託之故曰關節 奔李 比門生天下
門 破天荒 以荊州舉人多不成名劉蛟 泥金 報家
信為泥 淡墨增妍 出進士榜以淡墨書禮 勸駕
金喜信 淡墨增妍 出進士榜以淡墨書禮 勸駕
鄧守舉送賢才必自往 勸 造榜天 折榜 金榜 崔
勉令至京師故曰勸駕 造榜天 折榜 金榜 崔
舉卒復生見冥間列榜書入姓各將 南宮 科舉
南金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官錄榜 南宮 科舉

臨軒策士天子臨軒策士鴈塔題名中進士者皆於鴈塔題名

龍門點額不中而還如若橫額底髭喻取科

青紫如拾芥耳上龍標狀元首錦標上傳衣鉢

佛家以傳法為傳衣鉢猶子繼父為科第得接鸞鳳之翅

孫山外孫山人名有同試者託山探得失

孫山榜上盡處是孫山老兄更在

應舉多忌謂安樂為安東榜出令僕探信回

日秀才東了言不中免有為官之事此同安康

了操能躁不捷而醉飽集英通試進士榜門

戶燕下第歸投人過眼昏迷日五色潘安貌為

知舉欲收之既而下第坡詩云平倒繙孩兒

生謾說古戰場過眼昏迷日五色倒繙孩兒

作不中口賺了英雄言人下第曰落落如晨星

或我同年之人嶺看扶搖萬里期望朋青錢萬

選稱屢試屢及第第一甲賜袍笏公服各一襲

宋五坦率唐德宗徵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方披

自取之上問姓名濟曰姓宋名第五須臾聞呼

官家濟惶恐上曰宋五坦率後聞禮部放榜濟

無名上曰宋五劉蕡下第黃對策詆宦者考官

又坦率也雜記杜牧第五崔郎試進士東都公

科能無厚顏阿房賦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

然曰宜以賦見紅勒帛一舉人論曰天地輒

還郎曰如教更紅勒帛物茁聖人發歐公曰此

以劉幾也戲續曰秀才刺試官刷以大朱筆橫

抹之謂之紅勒帛後數年換文體易名輝歐公

擢為第三十美莊崔羣知舉妻勸令求田羣曰

是也妻曰君非陸氏門生乎君當文柄約其子

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康

餘天門放榜范仲淹仲淹陳州郡守母病道士奏

錄天門放榜章終夜不動乃曰夫人壽有六年

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以故猶留狀元

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不可辨既而母愈

明春狀元乃王拱壽

御筆改為辰括異志

薦辟

拔十得五五八亦可以有志自勵名實不違

不違微俸路絕言欲所任人力行待取儒有

皆取實材則俸路絕言欲所任人力行待取儒有

珍以待聘忠信以許與氣類類謂同氣相求方

待舉力行以待取許與氣類類謂同氣相求方

以類聚也言招引道彈冠俟知已王陽為益州

義之士與已同也彈冠俟知已王陽為益州

其冠俟其薦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國因忍為

果召為大夫因君為羽翼橘柚在南國因忍為

皆果木名生於南國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白首

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江淹雜體詩白首

一節後漢吳良字大儀東平王蒼辟為西曹

守一節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

守一節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

平藏文竊位之罪顯宗以爲議即無書政府文

靖之薦包孝肅以其同巷而不求見司王濟嘲

馬九之薦包孝肅以其同巷而不求見司王濟嘲

譚晉書華譚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

譚晉書華譚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

朝之曰居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向秀異而悲
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流也
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於
荆藍之下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
西
秀才不知書 抱朴子桓靈之世州郡輕貢舉
起孝廉茂才何以爲 潛夫論曰孝明帝命刺史
乃別居 茂才何以爲 帝曰汝非部南郎
從事郎對曰是帝乃怒曰賊發 御二龍於長全
部中而不能擒茂才何以爲也
聘雙驥於千里 吳志云劉縣字正禮平原人
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
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全聘
雙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夾袋冊子 呂蒙正夾袋
案公山錄兄名岱也 中有冊子每
四方人替蜀見必問有何人才客齒牙餘論史
去隨郎師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謝曉好獎人才會稽孔閭粗有才華未爲時知
孔珪嘗令草議表以示曉曉嘆良久手自拊
簡謝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 豈求識面 趙宋
立應共獎譽無惜齒牙餘論 豈求識面 趙宋
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曰未相識而
薦之何也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
臺官後二 悉在公門 狄仁傑爲相薦張柬之
人皆有各 悉在公門 相才武后卒用爲相又嘗薦
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曰天下桃李
李恣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婁公盛**
德 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
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
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
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
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 **安世大恨**
爲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 **安世大恨**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 **薦夷吾**
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 **使能**

叔爲宰辭曰居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
也若必治國家臣所不能若夷吾者忠信可結於
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
百姓弗若也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抱立於
軍門使百姓 **解狐** 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
加勇弗若也 **解狐** 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對曰
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警耶對曰君問可
非問警也平公又問曰國無尉其誰可對曰午
也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 **謝安違衆舉**
居問可非問子也國無尉其誰可對曰 **謝安違衆舉**
親晉太元間朝廷方以宗室爲憂詔求文武良
將可以鎮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起
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選衆 **杜密多所陳託**
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杜密多所陳託**
杜密爲北海去官居潁川每謂郡守多所陳託
同郡劉勝字季陵亦自蜀郡告歸閉門掃軌無
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密知
昱激已對曰勝爲大夫是禮上賓而知善不薦

聞惡無言隱情惜已同於寒蟬是罪人也今密
達力行之士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而服其言
韋彪議貢舉 漢書韋彪字孟達爲鴻臚是時陳
宇藏益懈而吏士凌遲彪上議曰忠孝之人持
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然其要歸在於選
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 **宋玉讓其友** 新序天宋
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宋玉讓其友** 玉因其友
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
其友曰夫豈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
嫌而嫁不因嫌而親子
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
善政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秋政如水霜姦軌消亡上同政寬則姦易禁政急

則姦難絕論物理是吾師

校如善否其產曰夫入朝進久退而遊焉以議其

政之是見茂心孟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

吾師也見茂心孟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曰視

之逐鳥雀也子產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政如農

功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

矣政是以和必為政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

次莫如猛夫火烈必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

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矣為政者必如猛火之

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於荏弱之澤太叔為

徒兵攻荏弱之澤太叔為政寬則民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召公勸

課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

獨巡行鄉邑聽斷于隴畝阡陌之間盧於棠

高下勸民力田植桑以開衣食之原當東作之

人思其惠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詠

之宋均異政漢末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五日

南到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元是設檻捕

之猶多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竄龍在淵

物姓所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竄龍在淵

檻奔流遂化行九真漢書曰任延為九真太守

夫渡江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女二十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

者始知種姓咸曰後裁有是子單父大治子賤
者任君也各名其子為任單父大治子賤
父率因請善書者二人魯君之至單父使善
子賤從旁引其肘書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之政若我
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魯君之至單父使善
單父之治也
化大治而寢訕上
還其財也
下訕上而道也
下訕上而道也
患其朋黨乃禮義而
多其朋黨乃禮義而
乃召郡中長老鄉里
為陳和唯親愛銷除
行警禍福元母告元
五書集卷六
十一
整頃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毋守寡養孤何
肆意一朝欲至此子於不義毋問感涕泣而
曰寬乃親到元家與男子飲因為陳蒲鞭示辱
如倫孝行警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蒲鞭示辱
有過蒲鞭示辱而巳遣徒飲親後選鍾離意為
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
傷之乃聽廣歸家使不得殯欲丞掾皆爭意曰罪
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毋訖果無附
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桑無附
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張堪為陽
民歌我有棘棘岑君伐之我有蟬賊岑君遏之
云云
岑熙為東郡
守民歌云云
諫諍

諫大夫

古者諫無常官諫官不常設也

諫大夫

右皆諫官也秦人惡天下言

微諫

諫數諫引諫諫諫諫諫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諫大夫

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諫大夫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流涕

景公起大基歲寒後之凍餒者卿有焉公

每朝即從官上書跪
未嘗不止輩受言
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
見其可專親犯令即於不
凡改容曰微黃
諫諍帝嘗出期免冠頓首
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
還三仁
北千朝視其心孔四諫
子日縲有仁心馬四諫
以詩聞於上亦除諫官時謂四諫

各舉

名聲籍甚也盛
浮華華道道德內有實
純終令聞

五車五玉

仕宦卷六

善終譽
令各終譽
少有美稱
美耶
令聞休暢
名相甲乙
公孫師詐
以約名
家聲
植早欽
香各
聲華
聲各
壤俱
名永
竊譽
僕少竊
譽竊自謙
辭也
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歟
名謂之空有聲也
不譽之甚

譽之甚也宋
登龍門
後漢李膺字元禮以聲名

龍門月旦評
共覈論
後漢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

題故汝南俗
人龍
晉宋纖字令文少有志操

具威儀造焉
織距而不見
岌漢口名可聞而身

不可見德可
仰而形不可
觀吾今而後知先生

龍也
得聲梁楚間
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

李布一諾足
下何以得此
聲於梁楚之間哉

僕與足下皆
楚人使僕游
揚足下名於天下顧

不美乎布大
說引爲上客
厚送之

布各所以益
聞者曹丘生
揚之也

漢暴勝之爲
直指使衣繡
持斧威振州郡傳不

疑盛服至門
上謁曰竊伏
海瀕聞暴之子威名

承顏接辭
兒童誦君實
東坡作溫公獨樂園詩

馬山人索價高
韓寄盧全詩
水北山人得各名

山之下
立峴山之石
爲二碑紀其勲績

後世名
谷爲陵刻石
爲二碑紀其勲績

馬知後世
不爲陵谷乎
蘭菊畀芬

考問補郭
尉時同舍李
朝隱程行誨以文法稱

菊畀芬胡
名播戎夷
唐馮定字介夫初源寂使

蓋鶴記章
休符使西蕃
所館需定

無完名

陳搏戒科放曰名者古今美惡通

敗之放晚即營

難居盛名

唐房琯曰盛名之下

產遂爽清即

草木知名

張萬福江淮草

則皆咎深

成二弟名

後許武欲成二弟名乃請別

如名

居自取肥田廣宅卿人稱二

弟克讓並得選舉武乃會余親曰

今理產三倍於前悉以捐二弟

清庶

清風高節

廉潔不污

冰霜潔已

勵上廉頑起懦

清之化頑夫廉

清白見稱

肯爲子孫開產業

曰使後世稱爲無私積

左傳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無私積

云季

文子之忠於公室也

挽不來

晉鄧攸守吳郡不

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受祿載米來食惟

清恐

人知

晉胡威爲徐州刺史清

清對曰臣不如也

臣父清恐人知臣請恐人

清操愈勵

晉吳隱之

不知是故臣不及遠矣

清操愈勵

廉潔過人

爲廣州刺史州北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

水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

而飲之在州

清操愈勵

斷帶益燈

皇南無逸按部南民家

留林掛壁

裴潛刺兗州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

挂柱梁白有詩云去時無一物東壁

掛胡

震畏四知

王密夜懷金十斤奉公曰暮夜

無知者公曰天知地知子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

升廟爲大常曰我有三不惑

不貪爲寶

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宋之人

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

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若人有其寶

也

納直於官

柳玭爲嶺南節度使

弊車贏馬

順刺史數州入朝

龜鶴自隨

弊車一乘馬甚羸

龜鶴自隨

行其再任已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琴張公俗

學士送以詩云馬諸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

來

不持一硯

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趙儼自西

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

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焉遂不取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果不以入懷

遷安定屬國都別匈奴羗豪率感與恩德上馬

遺金悉以還之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

粟不以入懷正身

圖書半乘

龍魏州有車一乘而圖

臣安敢清

帝曰人進公清定知此否曰臣

卿何不廉

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爾

卿何不廉

獵文史兼通博奕書筆沈約戲曰卿何乃不廉

異未達其旨約曰文義基書謂一時何去可謂

不

使吏書清

廉

詐清真清

惟陸景

不別治生

情真清

不別治生

別治生以臣心如冰京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臣心如冰

奉使

四牡詩四牡騤騤皇華同上詩皇星使使表

能奉不辱君命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奉辭復命凡國之命遣使往曰奉命一介行李公入年子貢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受命不宿於家禮凡為使者已受命不宿於家不制以辭說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使武北海無人處

於混同江... 唐第一人... 賜裝千金... 埋金幕下... 聖人非與... 子太叔知禮... 雖汰後若我何

與也今民生... 子太叔知禮... 雖汰後若我何... 以信行之... 以禮敬之... 以先王度之

賑恤

汎舟之役... 九惠... 楚王感獻魚之言... 齊景見負薪之色... 私財為餽粥

郭默開倉... 私米振餘敝... 汲黯矯詔... 不書貸... 以身救人

廣不傳度
 而不至之患
 冰炭不相
 齟齬不相
 枘鑿不相
 亦不相入 評揚陰私 有纖介小 芥蒂上 抵冒不平
 之鳴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報東門之役報 排難解紛
 其遣患難
 解紛紛 杯酒相讎
 侵絳侯史記曰周勃克劉
 英之法而行之志 侵絳侯就國歲餘每河東
 守行將至絳侯執曰畏恐誅常被平今家人持
 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及捕理之勃恐
 不知置 罷罷 吏吏 積積 侵侵 辱辱 安國漢書
 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辱安國曰韓
 安國生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 黃霸受
 日外外 獨獨 不復不復 然然 乎乎 甲甲 曰然則則 弱弱 之之 黃霸受
 經漢書曰夏等勝為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
 獄獄 及及 丞相丞相 長長 史史 黃霸坐坐 不舉不舉 劾劾 俱俱 下下 獄獄 霸霸 獄
 五車罪王
 和勝賢其言送板之繫更再冬請論不息 緹
 案上書漢書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勿女復
 生法生法 責責 刑刑 妻妻 傷傷 夫夫 或或 者者 不不 可可 復復 生生 刑刑 者者 不不 可不 復復
 給給 欲欲 改改 過過 自自 新新 其其 道道 無無 錄錄 受受 願願 沒沒 入入 為為 官官 婢
 以贖父刑文帝哀憐 五月降霜詔衍被獄仰天
 之乃下詔除肉刑
 三年致旱東海季婦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恐
 殺姑獄 據據 于于 公明公明 之之 不不 可可 竟竟 殺殺 之之 郡界郡界 囚士弱
 早早 二年二年 後後 太守太守 至至 祭祭 其其 冢冢 天天 乃乃 立立 雨
 左傳云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觀府軍
 之之 上上 弱弱 氏氏 注注 土土 弱弱 晉晉 土土 獄獄 大夫大夫 觀府軍左傳
 侯侯 觀觀 於於 軍軍 府府 見見 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有 對對 曰曰 鄭人鄭人 所所 獻獻 楚楚 囚囚 也使使 稅稅 之之 召召 而而 卑卑 之
 再再 拜拜 稽稽 首首 問問 其其 族族 對對 曰曰 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
 曰曰 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聽訟

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三宥一宥曰不
過失三宥八辟周禮以八辟廢刑法一議功六
議貴七議三刺禮司寇正刑明辟必三刺一曰
勤入議實三刺訊辟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
民其有罪方殺之惟輕惟輕無小書刑故致
以示不枉濫者惟輕惟輕無小書刑故致
其忠愛以盡之謂聽其忠愛欽恤書欽欽
恤哉注敬之敬之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鈞金束矢
惟刑之可憂也速獄速我獄矯誣反睚眦不鑠金
表其直也速獄速我獄矯誣反睚眦不鑠金
錄如黃巧言期無刑於無刑與衆乘禮刑人於
金如黃巧言期無刑於無刑與衆乘禮刑人於
五車罪五仕宦卷六

秦有十矢其一尚存

漢路溫舒曰秦有十矢
也今治獄者上下相繼以刻為明深者獲公石
平者多後怨故治獄者皆欲人外非憎之也自
安之道在樞楚之下何求不得樞楚之下何求
之猶謂或干極行夜者抵禁街禁肺石民周禮
石達窮民棘林鬼策秀才文曰肺石少不宛之
聽訟於其下夜哭決獄觀壁獄召朱公而問之
之鬼謂無辜者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壁其
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
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
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
予禽獸處獄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受一

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則分于至聞于縣
不能決斷獻之于廷尉於是廷尉決之以為
逆人倫比之禽獸生于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
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帥化之道天
子遂可犯蹕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
其言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之所公盜環
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之所公盜環
共廷尉天下之平用之法者天下之所公盜環
又有益高廟坐前王環奏乘市上怒令族之斷
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何以加於法乎斷
爭絹披覆後一人求庇蔭授一頭兩鬚當別因
聽之後是我嫌太守薛宣呼騎吏斷各與半使追
問乃察稻芒威乃取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
服也察稻芒威乃取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
往至人邊若與成人共笑語狀陰察口眼有
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惟有
五車罪五仕宦卷六

蜜中鼠屎

後莫敢蜜中鼠屎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
後廷掾而拷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邊人語乃
犯之鼠屎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密中藏吏取蜜黃
門鼠屎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密中藏吏取蜜黃
濕黃門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密中藏吏取蜜黃
伏罪門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密中藏吏取蜜黃
殺妻兄疑豐融引問汝初行不有恠及上占否
豐曰初發夢乘馬渡水而自北而南俯見兩日
在水中馬左濕笠者云憂獄訟遠三沐避三枕
既至妻具沐夜授豐枕豐枕豐枕言皆不從妻乃
自沐枕枕而寢融曰易坎為水離為馬南渡旋
北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離為中女坎為中
男左向濕水也水左有馬馮字兩日昌字其馮
目殺之昌乃具服與妻通期新沐者枕枕為馮
婦人二人並走之擒查反誣行人日暮丹及二

人莫知符詠曰二人並走先出風陽門者非盜
既還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其盜其發奸猶伏
此如一男與語陸雲為後儀令人有被殺主名
今吏隨之曰有一男與語便縛棄之於法棄灰
來果得之云與妻同謀殺也仲尼仲尼曰棄灰
于街者刑子貢以重問之仲尼仲尼曰棄灰于
街必燔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相殺然則
雖刑之救火魯公自將眾趣救火者人逐燬而
可也救火魯公自將眾趣救火者人逐燬而
火不救乃召仲尼而下令曰不救火者罪
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失出
應徐有功武后曰公比鄺獄多失出何邪通神
日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史
張延賞聞度之有一冤獄公判度支其平反之
案上有帖云奉錢五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收
史案之次日盡洗處又一帖云奉錢十萬貫公
日錢至十萬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禍及
五車罪五

不得上下其手穿封戌四皇頓公子圍與之爭
不止四州舉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
尹也誰獲子四曰遇穆之敏給朝政外供軍旅
決斷如流目覩詞訟手答成書誅舞文吏柳公
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
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公縛判曰判事
職吏犯法法在姦吏弄法法亡誅舞文吏判事
公直唐李元絃字大綱為雍州司戶時太平公
破紘還之民長吏實懷正趣改之元絃斷富民
大書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財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
財為公婿持遺書詣府請如原約公閱之以酒

醉地曰汝之歸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
汝不然子汝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
與其七二人皆泣謝而去還塔家牛為武陽令
郡內之人咸服公之明斷
元武民以符牛依婦家學十餘積將歸而婦家
不與牛民訴婦家云指盜牛者令盡出牛質所
以蒙其首過婦家云指盜牛者令盡出牛質所
婦家叩頭伏罪置木囚王充論何李子長為政
元武吏大慙
像囚之形鑿地為坎置木囚於其中罪若正木
囚不動若有怨木囚即動豈囚於其中罪若正木
備慘毒太守成公浮職從事薛安收就答掠五
毒備慘至燒斧使夾片厥肉焦墮地乃附就覆
船下以馬糞薰之一宿二日謂已灰繫船就口
罵曰何不益火又燒地以大針刺指瓜中令爬
土瓜悉落安曰太守踐罪狼籍君何骨肉抵折
五車罪五

謀日大守制符大臣奈何誣枉忠良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令有囊盛瓦礫指作錢物
詐市人馬逃去謙之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密察
市中有人欣然曰無引經斷獄漢昭帝時有
復憂矣執問悉獲其黨引經斷獄漢昭帝時有
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
石雜議視至者莫敢言京兆尹馬不疑後到此
從吏收縛曰昔衛太子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
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
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
疑名聲重
赦宥
雷雨作易曰雷雨作君肆赦尚書曰青三宥見
子以赦過宥罪肆赦

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五刑之疑有赦

刑之疑有赦五宥過無大尚書曰宥過無動

王克論衡曰赦令將至擊室驚動鳴條風角書

獄中人當出故其威應令驚動也鳴條曰春甲

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慎無赦觀

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曾不語

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無赦而已

赦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

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康成間每見啓

告治亂之道悉矣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

歲歲赦宥烏啼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慶時為

何益於治烏啼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

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閣曲繩集

云明日有報後改為南州因作烏啼曲

五車罪王仕官卷六

符堅為赦令密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魂聲甚

厲集筆端驅而後來低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推

窮言云有一小兒青衣汗市呼之須臾不見得

非向者此赦過宥罪易議獄緩死易擗鼓千聲

之告平北齊書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閭闔門

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擗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大恩蕩宥丙子以前赦死罪一等勿答諸金城

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伏惟

大恩莫不蕩宥罪死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

得獨不蕩宥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

者可皆勿答諸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

之即下莊生耻為兒子所賣史記陶朱公中子

詔殺焉莊生耻為兒子所賣史記陶朱公中子

曰殺人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

男請行公不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遺

吾不當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遺

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當有

德可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為赦長

男為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

諱去乃取金莊生耻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

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吾不西行大難不

忍失望王遂殺之載受而歸

解賈誼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

庇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

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舊染汚俗咸

與維新征書紀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左傳隱赦行刑

周紂刻削少恩為渤海太守每赦到傳隱赦行刑

極隱蔽行刑罪畢乃出赦書生免官大赦無囚

此齊宋世良守清河大赦郡

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

五車罪王仕官卷六

守職

不謀其政論語不在其各止其位易艮象云君

其不如守官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旃不至公使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守

故不敢至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守

不假器左傳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

雖吾子猶有猜焉注曰挈瓶汲者喻小知為人

守器猶知陳平對周勃為丞相文帝問勃曰一

不以假人陳平對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謝

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

主者何事平曰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育萬物之宜外鎮撫丙吉問丙吉為相不當逢

牛夷內親附百姓牛行幾里矣或譏失問吉曰民聞

也起民而使之養生使弟子令漢書守璽不授漢書

安車駟馬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縣

保懸車 入鄉不杖 白居易詩入鄉不杖歸時健出郭
乘驢到 佚老亭 貢父詩話云陳文惠公使相致
遊將通白髮光陰得最多作佚老亭 畫錦堂 韓
自後士大夫歸老者往往各亭佚老云 畫錦堂 魏
公記 白雲上書 鄭均病歸賜尚書 予告賜告
吏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法所當得賜
告者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歸
家養 三宜休 司空圖量才一宜休端分二宜休
不可 肅宗還京師李泌辭去云臣有五不可住
一乃詩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時謂不伏致仕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勸令致仕知
一乃詩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時謂不伏致仕

濫官

西園成市 漢靈帝時太后臨 互市 晉惠帝居位
賈路絕誤邪得志更相 謬登 登用 濫吹 齊宣好
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謬登 登用 濫吹 齊宣好
吹竿必三百人之間王以廩食之宣王死潛王立使
於三百人一吹之 爛羊頭 後漢更始官爵皆賈豎群
處士乃遊 爛羊頭 小語曰竈下養中即將爛
羊頭騎都尉 續狗尾 晉楚王儉篡位同謀者
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 連車載 武后時官濫謹
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連車載 武后時官濫謹
拾遺平斗量把推侍 塞市填街 梁天監初鍾榮
衡史拔脫校書郎 塞市填街 上言都騎塞市

即將銅臭 靈帝時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
顧謂侍者曰恨不小新可至千萬烈問其子鈞
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論者然其子鈞
耳烈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過而走
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
不孝也烈 馬美 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
刺謂規規卧不起既入 輪西園錢至太尉 曹嵩
問君前在任食馬美乎 輪西園錢至太尉 曹嵩
中官靈帝時輸西園 遺葡萄酒拜刺史 張讓專
錢一億萬位至太尉 遺葡萄酒拜刺史 張讓專
以葡萄酒一斗遺讓 貨紫纈 此史鄭雲濫事劉
即拜安 舞回波 求學士中宗即許 獻瓜授官 德
州刺史 舞回波 求學士中宗即許 獻瓜授官 德
果欲授官者 凌霄郡君 齊後主諸宮奴婢閹人
五車 凌霄郡君 齊後主諸宮奴婢閹人

富貴者將以萬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鷹馬皆
有儀同郡君之號有亦彪儀同道運郡君凌霄
郡 青蠅何處來 唐武儒術守廷預爲中書舍人
簡進不由宰相而得知制誥儒術一日會公堂
有青蠅集於瓜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集
於此一 皆輸禮錢千萬 靈帝時爲三公者皆輸
坐愕然 皆輸禮錢千萬 靈帝時爲三公者皆輸
免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續舉溫袍以錢不足
示之曰臣之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 舞胡鳴
玉曳組 唐李綱傳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
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 告身一通纔
地殆非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告身一通纔
易一醉 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

貪酷

殉財貪婪貪婪無厭乾沒得利為乾寵賂彰

賂之失德寵賂賄賂以賄賂賂賄不飾

臣聖不廉而廢白董盤不賄賂公行周禮六職

行爭肉魏志許芝每祭肉賣水慕容評恒賣

富者誣以大罪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為益

逆皆誅滅之殺入財物前後果德計太尉楊秉

奏參檻車微於道自殺京兆尹閔參車三百餘

兩皆金銀錦帛珍玩造里正像唐瀛州饒陽縣

不可勝數覽坐免里正像唐瀛州饒陽縣

里正像唐瀛州饒陽縣

其貪類聞重幣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重

如比子鄭人病之三月鄭伯如晉子產

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

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謝錢二

百萬私農守張匡生職報陳湯為訟

王述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王導責之懷璧賣害

述曰足當自止後果清案絕倫史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金

錢愧心漢文時張武為郎中令受賂人其吉惟

貨其吉書四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疑脂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密

烈楊雄解嘲云呂刑東濕新

毛吹毛而北風其涼詩序北風刺虐也

赤商君臨淵水論囚七號虎穴

數日一發相枕籍死人號虎穴穿地深數丈內

前為察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諺

曰當棺之家欲歲殺人非憎人欲殺之利於人

死獄吏之深刻羅鉗吉網古溫與羅希與推銀

酷吏漢書嚴延年為河南守峻刑酷法冬

傳屠伯漢書嚴延年為河南守峻刑酷法冬

人日誦義縱盡殺義縱為定襄至則掩獄中輕

貴履賤義縱盡殺義縱為定襄至則掩獄中輕

私入相視或餉者有二百餘人網羅無辜唐武

鞠為解脫死罰之罪盡殺之網羅無辜唐武

輒成相字宋璟每對鏡

中書令牙中鳥鳴晉書謝艾討麻秋梟鳴牙

破麻秋梁上鷹集王敦反虞譚於本縣得宋人

鷹梁之鳥來集破賊必矣王敦反虞譚於本縣得宋人

征孤竹未至甲耳之谿十里見人長尺而人水

具焉右祛衣馬前疾走管仲曰祛衣示日陸法和

也右示涉也至甲摩扇反風征侯景將任約至

耳豁從右涉大濟征侯景將任約至

赤沙湖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富貴壽考

見赤光仰視天上駟車綉幄中有美女自天而

陳萬年疾召子咸教誠之咸睡頭解解馬年
遂不將杖之咸曰具曉所言大抵教成也
復言俱至丞相漢書韋賢字長孺子玄成字竝
為司徒緇衣美鄭武公父子竝朝會隔坐吳錄
為尚書令子騰為中書令朝會齊列楊玄感與
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坐朝會齊列
杜國朝坐卧易處漢書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
會齊列坐卧易處居父官不敢當父舊位坐卧
皆易其皆刺兖州
處也鄭述祖仕齊與父皆刺兖州
十載風教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
猶尚同西平有子
淮西碑云惟西平李晟破朱泚王西平郡子
有子惟我唐有臣知名五人
王羲之七子知名
如雞之比鳳齊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謂
慈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

五車罪正

卷七

子

比大人如鷄之比鳳父償子債
起宗狼狽而走父償子債
賈產丹負錢數百萬債者填門景休怨不償之
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怨不償之
母子何恃詩無母靡依母劬勞聖善母氏
三年懷子生三年然後方寸亂徐庶母為曹操
日本欲為明公効愚款今失老泣圖畫
母方寸亂矣備遂聽庶降曹操免水火
詔圖畫日碑每見像常涕泣免水火
火母之此母此子范遠謂陶侃母曰鞠我腹我
罪也此母此子
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屈節汝家
秀為安東將軍求絡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我
戶珍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顯顯長母曰我

屈節為汝家妾不與我為親吾亦應為小兒
母妾也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妬令秀
退饌於客賓見並起拜之母曰微賤如此應為
小兒奉母殺雞
矣飯林宗拜之
日卿賢乎哉截髮待客
客母謂侃曰汝留賓客吾為計乃截髮為雙髻
賣易酒殺極豐備歡從者亦過望達至京師稱
遂知名

夫婦

齊體夫婦同穴同上生則同穴死則同穴所天同上結髮同上
袍同上同穴同上同穴同上正位同上
位乎內男正

五車罪正

卷七

中

位乎造端
外造端
浮沉異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參商乖音息七出婦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
三不出婦有三不出有所取而無所歸也
僂仇敵如君臣後漢馮良字君卿志行高
占鳳凰若嚴君
與君結新婦下牀答拜
免冠自責後漢仇覽

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許婦乏容
妻曰庭謝侯覽冠乃敢升堂婦之
百行卿有幾允曰皆備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備許顧家閨秀主凝之妻謝氏道韞同郡張玄
或問之尼曰王家夫人神情朗徹有秀饋食齊
下風顧家婦水清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饋食齊
眉問其故光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
之貧春於卑伯通庶下妻每相待如賓曰李使
饋食不敬仰視舉案齊眉相待如賓曰李使
過冀見缺稱其妻德之敬相待如賓使歸言於
大黃昌妻後黃昌為蜀太守初妻歸寧遇賊流
夫疑不類蜀人問之曰妾州佐黃昌妻賊掠至
昌曰何何以識之曰昌左足心有黑痣昌出足

五車露王

五

示之相持悲秋胡婦魯秋胡娶妻五日往仕於
泣還為夫婦秋胡婦陳五年始歸至家見一婦
人採桑路傍貌甚美胡戲之曰力田不如見少
年採桑不如見貴母呼妻出乃桑間婦也婦貴
胡到家奉金與母母呼妻出乃桑間婦也婦貴
之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任君別娶
妾投河細君妻渾家漢市語歌虞虞秦相嘗作
樂宴飲有賃流婦自言知音求見奚使之鼓琴
婦為之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
黍慶今日富貴忘我為因詢分破鏡陳太子舍
之乃其妻也遂聚首如初焉陳政衰謂妻曰國破
尚後主叔實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妻曰國破
必入權豪家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及陳
歸人不歸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倫然忍德
之還東髮自明唐賈直言貶嶺南與妻董氏訣

引劉東髮以帛使直言著之曰非君子則目示
不語直言貶二十年始還署帛宛然君年少
信唐房玄齡徵時病謂妻盧氏曰吾病年少
齡愈體弱視舌盜壁從楚相飲亡壁門下意張儀
之終身得此辱儀曰吾舌盜壁從楚相飲亡壁門下意張儀
說在妻曰此辱儀曰吾舌盜壁從楚相飲亡壁門下意張儀
對曰臣聞張儀之妻曰儀曰吾舌盜壁從楚相飲亡壁門下意張儀
帝愛其能糟糠之妻位為大司空仲子光武即
公主新寡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以日諺言貴
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
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得婿如是後漢黃允字
允謂主曰事不諧矣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
允聞而黜遣其妻夏氏歸謂姑曰今當見棄

五車露王

五

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
大集賓客二三百餘人婦中坐懷袂歎允隱匿
惡十五事言畢登車食小損王初妻郭氏貪戾
而去允以此廢於時食小損王初妻郭氏貪戾
則刺史李陽京師大俠郭氏憚之衍曰非但我
言卿不可李陽亦言卿不可郭氏為之小損
齋于禁周澤字稚卿為太常清齋遇疾妻憐其
諸獄語曰居世不諧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善物
十日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無私子婦無私貨
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無私子婦無私貨
之善物也注從專也婉順也無私子婦無私貨
器不致私假是善事我子不宜其母母曰是善
不致私假是善事我子不宜其母母曰是善
身敬之不舉樂舉樂思嗣親也刑于寡妻
哀之禮云刑于寡妻至于家可長父禮曰婦順備而
兄弟以御于家邦

久饑羸瘦不如**姜肱**同被姜肱字伯淮家山名
 孝肥賊並放之姜肱弟仲海季工皆
 以孝行著與弟同被卧甚相李充易衣弟六人
 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李充易衣弟六人
 貧無儋石之儲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其妻竊謂呼
 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充請呼及
 諸鄉里室家相對前跪舉觴告其母無相猶及
 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兩驥
 弟矣或相好**不反兵**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矣無相猶矣兄弟之仇不反兵
 劉正兄弟二**八龍**荀爽兄弟八人
 孟陽景**五常**蜀志馬良字季長眉間有白毫兄
 陽季陽**二惠**弟五人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
 最良**二惠**弟五人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
 齊名稱河東**崔氏兩鳳**崔氏兄弟二人
 三鳳唐史崔氏兄弟二人
 鳳連**薛包**薛包好學敦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
 飛更共事久矣田園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墾包
 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包
 口所繆形繆形字公豫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包
 安也繆形繆形字公豫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包
 謹行學聖人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投杖包
 正家及諸婦聞之叩頭謝更爲敦睦之門包
 吳文華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包
 計共鬪伯武毆之文章欲報擊之心愴悽乎包
 不能舉因投杖相爭死包
 問乃真兄弟也爭死包
 殺我季江日兄年德在前乞疾病不離包
 兄俱亡次兄此復危殆父母諸弟皆出次哀獨包
 留不去曰哀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復哀臨不包
 輟如是十有餘旬饑寒頻問包
 此得差哀亦無恙饑寒頻問包

年榜入上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食得無飢乎天少冷則剖其背口衣得
 無薄諸弟侍立宋寶儀爲尚書弟嚴侃解僭皆
 對賓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時人爲之語曰燕山賓士郎教子有義方
 靈椿株老欲成弟舉武爲孝廉父武弟五倫舉
 丹桂五枝芳武爲孝廉父武弟五倫舉
 晏未顯欲成之乃謂曰禮有別居乃剖財爲三分自取肥田鹽奴婢鄉人皆稱二弟義讓普安
 等以得舉武乃會宗族泣曰吾盜聲位二弟推立所以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二倍於前悉推
 無所留弟一感荆復活
 荆樹不死兄弟不分慶妻余氏嘗欲求分奈荆樹不死密以湯沃之乃死兄弟遂分後余氏私
 以語慶弟稱其功慶怒曰間我兄弟復同居友遂棄之兄弟抱荆而哭荆復茂茂兄弟復同居友
 愛如射牛不問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弟漸好酒
 故還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
 已知顏色自西堂春草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
 若觀書不輟惠連輒有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不就
 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爲工劍南輟訟
 輟訟唐韓思彦兄弟以乳三人齧臂泣曰公將以
 兄弟共乳而先兄後弟豫州有惠政歌曰先後
 生耶請檢訟後弟請檢訟
 政優優外朗內潤齊宣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
 皆良不睦閨牆外禦其侮奴畜
 樊其父父使役弟先母之尋干戈高辛二下長
 子皆奴畜遠本以爲兄弟尋干戈

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語吳布漢文使淮南王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不念天顯不念天顯人於
而死人謠曰一斗粟尚可舂一不念天顯不念天顯
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不念天顯
弟不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不念天顯
人兄亦不念天之明道不能恭事其兄不念天顯
兄不念不念之可哀大不友於弟不念天顯
友生詩雖有兄弟不可以據詩有兄弟
交相為喻不令兄弟不協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
叔姪談易晉王湛字叔仲兄弟宗族皆以爲癡
初武帝見齊輒曰卿家癡叔死未濟無以答復問齊曰臣叔不癡山濤已下魏舒已上由是知
名焚囊晉書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譬如
五車罪王不令兄弟

芝蘭玉樹謝安與從兄朗爲叔父安所器因戒
於階庭也輒舍飯於兩頰
之常攜兄子外甥就食鄉人辭不能兼反自捶
後漢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有興吾宗
不如法反自捶以感悟之兒慙改過
晉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
日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求
亦有今聞爲州別駕榮謂感激帶經
年二十時不好學游蕩得瓜果與叔母任氏曰
三柱之養無慰我心昔孟母三徙終身篤學對
之流涕謚感推與田宅後漢張禹字伯達推田
激帶經而農宅與伯父身自寄止
刻鵠畫虎交趾還書戒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
之不欲汝曹効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教之士
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省病
十起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
雖不省視而通夕不以速諸父
言燕私詩謂父昆弟千里駒晉書符朗字文達
之曰千宰相才宋真宗過洛幸呂蒙正宅問諸
里駒也子執可川對曰臣諸子皆豚犬
惟官宰相才也遂至大用光我叔父
傲密作食供之納命設茶果而已徹下精飯食
客罷夫納太怒杖之四十云不能光我叔父而
五車罪王不令兄弟

乃豫我囑立兄子宋穆公疾厲兄子與夷曰先
素風囑立兄子
能忘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先棄兒全姪
晉書鄧攸字伯道永嘉之亂走擔其兒及其弟
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
息理不可絕應自辭命辟叔後漢劉矩有高節
棄我兒妻泣從之辭命辟叔以叔父遠未仕絕
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嘉其志義故姊妹踰郭
遼爲諸公所辟至太尉號爲賢相姊妹踰郭
梁車爲郡令其姊往見之暮而閉門因踰郭而
入梁車則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墜而逐之
焚鬚唐李勣其鬚爲僕射其姊病勣親爲燃火煮
日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年收孩後漢盧
亦老雖欲數爲子煮粥復可得乎收孩
莽亂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磨斧
之藥于溝中延哀而收養遂至成人

子誘殺代王王夫人襄癡姨符承祖其母氏
子之姊聞之磨并自殺癡姨爭其從母氏
惟姚氏婦不然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
之樂不若妹有無憂之樂由是號癡姨通鑑
姨少仁傑為相候問盧氏堂姨仁傑因曰表弟
守貧賤仁傑曰老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甘
保慈愈戴

子孫

箕裘之業言人子孫承父祖之業
故以比子雲孫玄孫之孫為來孫來孫之孫為
孫之衆多耳孫玄孫之孫其去高拜家慶與親
去拜耳孫曾遠但耳聞之也
家慶阿買子稱阿宜上同從子同猶子同桂子
五車罪正

芝蘭玉樹子稱阿戎子稱人令子同幹壘同父之
壘克家子同象賢上國器上郎君上跨竈同父之
故以稱人撞破煙樓同上東坡詩寄李擇等在
子過其父撞破煙樓同上東坡詩寄李擇等在
燕一躍後生妙思着端疑有知岐疑稱人子詩
克岐添丁生子自添丁有子萬事足有子主器
家督上無外家子出試周歲羅百物試周歲
以百玩羅列於前彬左手持千戈深愧無功
帝手子賜百官東帛股羨謝臣無功
崇頌資帝笑曰此事豈容卿有功耶充間之
慶賀人生子期其珠領立竹如立竹龍孫稱人
充滿屋廬之意也

子曹傑見孫權舟楫器仗軍伍
子當如孫仲謀如景升兒孫大耳後因
謂掌上珠子稱人英物同上桓溫生未替溫嘗見
此英物也藍田生玉好父子生弄璋弄璋曰夢
熊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馨兒齊人好子山
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瑤環瑜珥言人子孫
侯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然協夢蘭之慶生人妾糞土息又賤息頑次息
子孫枝言孫老蚌生珠韋端有二子元將仲將
珠生於蟬蛉子抱他人不凡子陳仲舉十五為
父資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勤造焉仲舉父
出逐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
五車罪正

論陶潛責子雖有五男兒慈母敗子慈母多
終日陶潛責子樂天一子戲作二釋其自嘲云五十八
老而有子生一子戲作二釋其自嘲云五十八
翁方無卹袖簡趙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卹
有後之伯魯不能舉辭簡已失問無卹誦其遺子
問之習求其簡出袖中於是問無卹誦其遺子
辭甚習求其簡出袖中於是問無卹誦其遺子
以安劉表問龐公曰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公
所遺稱爲清白吏子孫後漢楊震累遷荊州刺
也步行為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
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肯曰使後
子娶長婦後漢馮勤字偉伯祖偃長不滿七尺
伉娶長婦伉生勤長恐其似已恐其似已夜半
八尺三十八歲善詩

子娶長婦後漢馮勤字偉伯祖偃長不滿七尺
伉娶長婦伉生勤長恐其似已恐其似已夜半
八尺三十八歲善詩

取火視之注損志益過漢疏廣疏安其
屬醜人也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
吾力其中心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
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
無以教化子孫不衛家一兒齊王澄及王玄王
欲益其過而生怨衛家一兒齊王澄及王玄王
子不如下世云王家三一不爲少南史任昉父遙
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聲譽藉甚治家有
法度唐房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後乃
意於此足折十九箭吐谷渾感王阿柴有子二
以保躬矣折十九箭吐谷渾感王阿柴有子二
箭取一箭授慕利延使折之既折之取十九箭
使折之不能折乃論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
五車罪王人事卷七

力同心可諸子皆奴才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
以保國諸子皆奴才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
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于儀叱遣之以事
語僚佐而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
之都虞候而惜母之抱孫禮抱孫可以爲王父尸
不可以爲名孫凡父在孫見於祖以祖名之喜見
王父尸名孫凡父在孫見於祖以祖名之喜見
曾孫周肅愿梁宰相顧之子曾祖微唐時入相
爲喜所幸壽不辨羣孫郭子儀孫數十人羣孫
考又見曾孫不辨羣孫郭子儀孫數十人羣孫
已分甘以娛王義之率子抱弱孫一味執硯涕
泣晉范喬字伯孫年五歲時祖馨撫喬首曰所
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父母告
喬喬執遂字升卿理曰于公子孫竟至三公吾

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得生靈運謝玄十
爲九卿遂字羽曰并卿自義而重禮自仁
與子靈運才藻豔逸玄曰自義而重禮自仁
我尚生煥煥那得生靈運自義而重禮自仁
之至於祖名曰輕一重其義然也出自用也率循也
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出自用也率循也
用恩則父母重祖輕逮事則諱禮曰逮事王父
用義則祖重父母輕逮事則諱禮曰逮事王父
謂之祖李密陳情馬以祖母劉氏年老無子洗
父母也李密陳情馬以祖母劉氏年老無子洗
上表陳柳玼示戒唐柳玼嘗述家訓以戒子孫
情辭官柳玼示戒唐柳玼嘗述家訓以戒子孫
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荷爵祿死不可見祖先訓
下門向則自驕族盛則人窺族實則族莫不由
必信纖取微累十手爭指矣名門右族莫不由
祖考勤儉以成立之難如升天覆隆之易如燎毛德
覆隆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隆之易如燎毛德
行文學爲根株直剛教爲柯葉有根無葉或

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潤也
親戚宗族
懿親雖有小忿展親展親傳時庸莫如親傳周之有
有外侮捍禦侮不獨親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
者莫如親也不獨親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
五宗三族五宗謂上至高宗下及玄六親父母
妻五屬同族瓜葛其蔓延遠葭莩葭莩中白膜
千五屬同族瓜葛其蔓延遠葭莩葭莩中白膜
附親支親支親支親支親支親
外無功大功小功也強盛也敦固敦固敦固
年功大功小功也強盛也敦固敦固
戚單親戚父黨父黨外黨外黨
戚單親戚父黨父黨外黨外黨

支本宗子吾宗同宗事曰晉吾葛藟

葉其族杜晉人刺其君本根公族將早其宗族

枝葉先落根也枝葉公室之族葉也子樂豫曰

本從而亡也族葉公室之族葉也子樂豫曰

馬從兄弟伯叔父族弟弟族父之子蘇秦散金

蘇秦既歸范勝施財百萬以施宗族也五睦於

父母之黨可謂親以飲食之禮飲食之禮親宗

族兄甥舅送渭陽文公于渭之陽臣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何以詠渚側之治被廢徙東陽韓隨

贈之路車乘黃詠渚側之治被廢徙東陽韓隨

至從所終歲餘還都浩送至渚側曹顏遠詠宋

詩云富貴他人冷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鄭傳宋鄭伯叔少曰伯舅當致卿相德彝年字

舅盧思道曰是兒識成此宅相晉魏舒字元陽

畧過人當致位卿相成此宅相晉魏舒字元陽

氏所養窮氏起宅相者曰當出焉有此甥王悅

貴甥舒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焉有此甥王悅

舅范甯甯曰卿風流雋望後來酷似其舅何無

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酷似其舅何無

戈逐其舅晉語公子重耳以戈逐其舅戲調其

舅謝綯于公座戲調其舅袁湛湛不懼曰汝父

重王敬之外孫與舅有明珠在側王武子衛玠

不叶之論綯字宣美明珠在側王武子衛玠

日與我甥生稠常攜就食鄰鑒永嘉荒亂常白

然明珠之在側常攜就食鄰鑒永嘉荒亂常白

水之誓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西門之

勳晉謝安與姪玄賭墅顧甥羊曇曰以墅乞

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曇悲感以馬

策叩扉誦曹子建詩生有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而哭中表兄弟舅兄弟也合謀魏志楊阜與

謀攻馬超太敗之以報讓封羊祐進爵乞不餞

送錢之謚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遇鹽

太守而賤柳豈仲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令

鼓琴善彈琴伯兒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

忤色不可無叔無服嫂叔之無服不撫禮叔不

以榮辱為嫂叔之無服不撫禮叔不

不撫嫂為嫂叔之無服不撫禮叔不

喪服中為位嫂叔之無服不撫禮叔不

五事難至為位嫂叔之無服不撫禮叔不

恐不得免乃陽與寡不通問禮嫂叔不為炊

嫂爭田由是不仕不通問禮嫂叔不為炊

史記蘇秦頗頡而歸兄嫂姊妹皆笑之妻不下

機嫂不為炊及為秦相佩六國印歸妻嫂側日

不取視秦秦笑謂曰何前倨而後榮金漢高帝

與賓客過其丘嫂嫂厭叔伴為羹蓋羹客已

去而視釜中其丘嫂嫂厭叔伴為羹蓋羹客已

大上皇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為其母疾不視

產陳平與兄伯居伯常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

叔如此不如其嫂疾平不視家產曰食糠粃耳有

其婦愛音核麥糠中不放者權援以手孟子弟

之以手權也嫂溺嫂怒小郎晉王衍妻郭氏食

不援是豺狼也嫂溺嫂怒小郎晉王衍妻郭氏食

澄年十四諫之郭大怒曰夫人臨終以小郎囑

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其衣將縫之澄力爭

得嫂護小郎王疑之妻謝道韞獻之與客談論
為小郎解圍施青步帳客來謝朗父樓早
自蔽申前議客不能屈堂客來嫂謝朗父樓早
病初起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
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
弟云新婦少遭艱苦一生所寄情惟在此兄因流
朝士備耕養嫂後漢第五訪字子謀女婿婦翁
見之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岳泰山
同甥婦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岳承子禮婚禮婿親
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注舅姑妻之請倩
父母也黃氏請倩注倩女坦腹求女婿於王導導
史記黃氏請倩注倩女坦腹求女婿於王導導
婿也東齊間謂婿為倩坦腹求女婿於王導導

令東廟偏觀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子弟咸自
矜持唯一人東林坦腹食胡餅若不聞訪問乃
義之遂眇目魏畧太祖以儀令士未見欲妻
到嘉其才曰丁掾即兩目官亦當與女亞婿兩
况但眇吾兒誤我五官將即文帝也亞婿兩
相謂為亞婿爾僚婿爾雅呼同快婿欲見一快
雅亦曰友婿僚婿爾雅呼同快婿欲見一快
婿淳于髡齊奇茂先牧張華字茂先少孤貧
才以女指王濬晉王濬字士治為河東從事刺
妻之指王濬史徐邈有女才淑釋夫未嫁逸
乃大會佐使令女於內觀過婦翁後漢帝戲弟
之指濬告母過遂妻焉有女才淑釋夫未嫁逸
為吏揭父翁不過從兄飯有諸慶女婿劉阮有
對曰臣之三娶妻皆云無父慶女婿劉阮有
仙客持桃莫近禁晉武為晉陵公主求婿謂
來愛女婿莫近禁晉武為晉陵公主求婿謂

珣曰謝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未幾帝下詔
崩袁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禁區下
臺世說溫嶠字太真姑劉氏有女甚嚴姑獨
婿嶠曰佳婿難得但如嶠比如何姑曰何敢
希汝比數日白姑已得婿身盡不減嶠因下玉
鏡臺一校姑大悅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
掌大笑曰吾固疑嶠玉潤音樂廣字彥輔人
是老奴果如所卜衛玠玉潤音樂廣字彥輔人
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子南戎服左傳鄭徐
語曰婦翁水清女婿玉潤子南戎服吾犯之妹
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疆委禽焉犯請
於二子請使女自擇焉子哲盛飾而入布幣而
出于南戎服矣柳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
曰子哲信美矣柳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遂適子南子美如陳平陳平長欲娶平亦欲
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夫輒入莫敢娶平欲
娶之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妻平仲曰平貧

不事產業負曰人有美如陳平惟有姚某陳州
肯長貧賤乎遂以女妻平更姚某趙王有
王當有女擇婿袁天綱曰推果毅姚某趙王有
有貴子探之從其言乃元崇也命篇趙王有
禮史趙王禮甚治長可妻雖在縲絏之中非其
罪也以其七婿郭子儀七乘龍婿女婿近不能
子妻之七婿郭子儀七乘龍婿女婿近不能
為王氏贅婿宋王敬弘為太守之郡桓玄要之
送妻彌年乃有佳婿唐權德輿女妻獨孤郁憲
不迎更乃有佳婿唐權德輿女妻獨孤郁憲
妯娌相稱連襟亦兩婿相謂孟子彌子之
妯娌相稱連襟亦兩婿相謂孟子彌子之
朋友

盍簪易豫卦曰勿疑朋盍金石交交情金蘭契

同上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之言其臭如蘭莫逆至交莊子曰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體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與為友
投分 潘岳詩云投分寄忘年友志其年之長也
傾蓋交 蓋而語終日甚相親也
人語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覺其香與之俱化矣
鮑魚之染 居與不善人
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矣
醉醪 言其人可敬服親重
臭亦與之俱化矣
三國程普連壁 善每出同與人謂之聯壁
之於周喻
淡交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甘如醴
面交 面交如攜手見利即解
不心面交也友寡交貴多士貧賤寡交
膠漆 而不心面交也
五車罪五
人事 卷七
雷陳 雷義舉義不受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
堅不與陳
蕭朱結綬 蕭育與朱博為
忠不竭人之
擇交 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
頭交對面生荆棘
刎頸交 相如王貢彈冠與貢
禹為友後王薦為
雞壇 白犬丹雞盟曰卿若乘
官貢彈冠而仕
車行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若
步秦相聞魏使須賈至秦雖乃微行見須賈賈
為秦相聞魏使須賈至秦雖乃微行見須賈賈
日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綈袍戀戀有故人之
意
勢利交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市道交廉頗免
里答盡去復為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
若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有勢則從無

勢則去此固其息交青松落色近世交遊
理又何怨乎
白頭如新 不相落井下石小人之朋見利反如
久要 舊約知
總角之好 束髮時
爭友 士有寄聲朋友以音問見
不俗交 陸龜蒙
俗人交雖詰問不得見親黨伏臘喪祭未嘗及
時往無事時乘小舟資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
罷船即而去山鹿駭走之不若自作傳
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若自作傳
先生與僧如納為空門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山水友吟
杵臼 公沙穆家貧與吳祐賃春祐與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為友導騶 州守友人
不拜謂其有通財之義
五車罪五
人事 卷七
孔嵩家貧為新野備縣遺嵩為式導騶式
曰孔仲山耶叔代嵩以備未畢不肯去
待友
無葉 叔苦發救飲水亦無葉茹
與張邵為友式曰後二年當過拜尊堂至期邵
相信之審耶至日巨卿果
管寧割席 寧與華歆
至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軒過門者款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
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耐父
朋 魏元同與裴淫朋無有淫朋
門無雜賓 謝諱
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
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責沈文
中為禮部與范淳夫同舍淳夫論顏子不遷不
貳伯淳有之榮中問伯淳誰也淳夫曰不識伯
淳耶公謝實未知自是常婉乃引葉公之事責
葉公作責沈文引此自責言我不識伯淳即知

列弟子之禮而授業蔡
錫石宮身親往師之
執經北面吾道東
後漢鄭玄字康成入關
備弟子禮生歌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
者五十餘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
使高足弟子乃召見玄因從質疑義問
聞玄善辨乃曰鄭生此去吾道東矣
時字中立延平人往穎川從學於明道先生明
道甚喜每曰楊君最會說易及歸送出門謂生
客曰吾皆自得張禹字子文弟子彭宣恭儉有
道南矣皆自得法度戴崇愷悌多智禹受業愛
崇而敬宣崇侯禹將入後堂燕飲昏夜極樂宣
之來便生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遇一肉厄酒
皆自各韻門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各韻門
得也
教善誘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博喻日君
授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五車第五

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無常聖人無
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不讓當仁無隱論語吾無隱乎爾相非從侯勝
建師事勝勝非之曰建所為章句小儒破門生
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疎畧難以應敵
被役王哀門生為安丘縣所役乃步擔乾飯
人今以為詣已出迎之哀曰門生為縣所役者千餘
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叔孫
進盜漢叔孫通無所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叔孫
也通曰漢王方蒙矢師道自居
石諸生尊能開乎師道自居
召為崇政院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甚
莊繼以諷諫上敬之時游公為平章宰相國重臣
年九十矣對上甚恭進士唱名路公侍立終日
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或謂正叔

山君之傳視路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
路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
上師傳敢不自重
與路公所以異也程門立雪
見程伊川先生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謂曰汝輩尚
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三尺不
可屈孫實字子嚴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
實曰君乃為除舍實遂去忠遂署為主簿以儒之
道不可屈身何傷忠聞之大慙遂薦實也
不泥師足記問之學不無當五服禮師無當於五
不稱閥閱後鄭玄應劭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
考以四科回賜不見面董仲舒下帷讀書弟子
之徒不稱閥閱不見面董仲舒下帷讀書弟子
不求資
其原由何泣原曰
五車第五

感夫學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而得學師感之
日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曰苟有志不求資
遂從五經笥後漢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
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詔潛
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
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鄭谷改僧齊已梅詩數枝開作一枝開齊已下
拜人以谷為一字師○張詠詩獨恨太平無一
事江南開殺老尚書蕭楚才改發明淵源道學
恨為幸公曰子吾一字師也
宋劉倫與弟炳師事朱文公最久盡得道統之
傳其為學有源時黨禁方嚴煥為大司成首發
明淵源道學乞開為學禁表章朱熹諸書力諸
扶道統理宗御書雲莊書院四大字賜之
生恐懼畏狀
公招延使教諸子諸生稍有過差

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作梁柱
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
歐陽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弟子皆賢才
又荆公詩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與接
先生即東家丘鄉里鄭君學長安孫松日君
安定也鄭為東家丘也源門人各有志君謂僕
以鄭為東家丘則吾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
絳帳事融青衿子心喪事師左右就養無方服
也廬墓准子貢廬墓六年而去

賓客

五禮書曰修五禮八政洪範入政禮賓周禮太
統駟萬民議賓辟禮八辟二日議賓之主恭賓
八日禮賓議賓辟禮八辟二日議賓之主恭賓

客主進讓禮賓每設燎諸侯賓至如歸傳吹
笙詩我有嘉賓就館就館就館就館就館就館
館親速禮主人親速先拜主人敬客則先拜客
人殺禮周禮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
省其費恩賓主人恩賓序賓大序掌禽獻人
用也客之禽獸注謂節廚傳宜詔或擅與儀飲食傳
獻禽供賓客過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行
客來者稱其意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行
人之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
向常視賓主之前事驃騎大將軍青退歸驃騎
却得所何而巳

多去事驃騎輒得歌驪駒漢書儒林傳王式字
官爵惟任安不去歌驪駒翁思微為博士既至
諸博士持酒肉勞之博士江公心嫉式命歌吹
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師客驪駒主人歌吹
客無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此何也江
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拘曲
也式曰恥為豎趙孟為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
子所辱遂免歸趙孟為客季孫飲大夫酒滅乾
尊也趙武滅乾為客季孫飲大夫酒滅乾開閣
諡文子趙武滅乾為客季孫飲大夫酒滅乾開閣
公孫弘起賓客館置驛人每五日沐浴當置驛
東閭以延賓客謝式宴以倍食主人必倍食
賓客以倍食主人必倍食

憂食無魚馮驩在孟嘗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平
矣無魚孟嘗聞之與桓元直進王忱字元達桓
車與魚缺也桓元直進王忱字元達桓
與直進忱對玄鞭門孔光恭迎御史孔光初為
人玄怒去忱亦不留孔光恭迎御史孔光初為
賢父恭為御史私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
三公上故令賢私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
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
車却入賢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拜謝
迎甚謹立拜兩兄子為諫議大夫常侍理髮謝
為恒溫立拜兩兄子為諫議大夫常侍理髮謝
聞之恒溫立拜兩兄子為諫議大夫常侍理髮謝
方罷令取積溫見之曰方罷令取積溫見之曰
重如沐頭主恬散便入內安江南客向春風唱
此乃沐頭主恬散便入內安江南客向春風唱
竟無虞王之意

倉猝客

陳廣漢曰有倉猝焉用聖人

輿徑入

王獻之高邁不羈經吳郡問顧辟疆有

周覽不倦

賓客所不能合榻促席選對博奕

霍公客

霍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罷

何年少

王融沈昭略見之曰是年少融殊不

孟嘉在坐

晉褚裒問亮曰在坐卿自負哀歷觀指嘉曰

貴子侍立

每對客坐二侍郎

下堦迎

每下堦而迎之劉喬

不迎送

五代桑維翰作相

誰云不知

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是客

不知是客

孔明每

之客獨拜

下食蛤蜊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詰

德公直德

公就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走服

役須史德

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此君小異

將無是

邪亮欣然

而笑更

三起居四

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相年三十二

其父祚每見客溥朝服侍立客不

安求去祚

曰學生

勞賢者起

避耶

日云王何

加敬於紹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

何故不復

迎客喬曰似有正以

僚也桑公

見我謂僧蘭奢

十許人逐

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台州臨海

無復人矣

又謂僧曰蘭奢蘭奢乃布衣與冥

胡語之褒

譽者於是二人亦悅

允初來京

師為歐公所知韓忠獻重陽置酒

惟文忠與

三執政而明允以為東道

道主

鄭謂蔡曰若舍鄭以為東道

客賓

倒屣

倒屣

異才○王右軍妻郗氏迎之曰王孫有

客賓

王右軍妻郗氏迎之曰王孫有

車轄投井

中雖有急不得出北都刺史侯遵重

醉突入見

道毋叩頭自白當封尚書有期會狀

母乃令從

俱為五侯上客

後閣出

俱為五侯上客

安號曰谷

子雲筆札樓君顧公使人不樂

卿喉舌言

其見信用也

飲酒寡言

孫權燕飲不敢肆

情日願公

在坐使人衣服垢穢則不前規知

楚乃與促

席及去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枳折項

盧懷慎為相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

一校而

公輔客

已唐

客輔客

謁宰府板上題云海上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以何物為釣線曰以虹霓為線明月為鈞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僕從

銀鹿 顏真卿家僮名銀 蒼頭 漢名奴為蒼奴重

臺 奴婢之 厠臺 人有十等 長鬚 一奴長鬚不

綱 僕便 上 一介 一肩 一僕 一厠 養 雲從

其從 如雲 厠 養 厠 役 厠 水 衆者 役

監 奴 霍光愛幸監奴謂 黥奴 刀間收取致魚鹽

利 數 陶胡奴 杜少陵奴 阿段詩 曾驚陶侃胡奴

五車 弄 伍 事 卷七 主

不喜 語言 一月 胡僧見而驚禮曰 此 太丘無僕

海山 使者 也 侃異之夜 失其所 在 太丘無僕

陳太丘 無僕 子元 更僕 趙宋韓億李若谷米第

方將 車 季方持杖 更僕 趙宋韓億李若谷米第

為僕 後 趙 石父為僕 越 石父不免東歸為人臣

至多 政也 石父為僕 越 石父不免東歸為人臣

名歸 以 恨不為 駟僕 恨若水曰班公此行 滅獲

為上 客 恨不為 駟僕 恨若水曰班公此行 滅獲

古無 奴 婢 被 賊 罪 沒 入 官 為 奴 家 隸 僕 也 武 叔

隸 勤 君 買 奴 得 翁 餘 萬 得 老 蒼 頭 乃 父 也 語 曰

之 耕 事 買 奴 得 翁 餘 萬 得 老 蒼 頭 乃 父 也 語 曰

漢重永葬母家貧自不問盜米 陽城嘗絕糧遣

奴 宋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

宰相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為

其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向也因泣下文定

銀器數事乎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德江南盜吾

不知也吾痛任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

安敢以盜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

千汝去自釋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償

其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償

從 言其結交而往來償者所以導引於前也從

者侍從自後變一介之使 尺之書一介謂單

五車 弄 伍 事 卷七 主

使也 長八 鉗奴 季布為朱 君實僕 司馬君實之

尺曰 鉗奴 季布為朱 君實僕 司馬君實之

秀才 不知有 君實相公 君實僕 司馬君實之

童幼 人始生抱之嬰前乳養老 孩提 始孩笑可

嬰兒 人始生抱之嬰前乳養老 孩提 始孩笑可

赤子 言其新 孺子 幼小之稱黃石公 稚子 亦幼

稱 黃小 為黃四歲為小 黃口小兒 同上 口尚乳臭

同 五尺童 十歲童蓋古以 六尺童 十歲 七尺童

小兒不好戲弄已識之無二字白居易詩白居
左弱不好弄楊子雲子名童為九冲齡王侯豎
子童侯斷乳來幾日幼始免德保漸免于
孩長富春秋少年方富於年始在若從縮
髮以來目在統綺之歲鳩車之戲竹馬
之戲七歲齒未幼小兒辨日孔與小兒問日
日中時遠初出如車輪其中如盤孟不為遠者
小而近者大手一兒日初出時蒼蒼涼涼其
中如保易不為近者熟而明年共我長孫康願
阿紹明平共我長吾甚喜爾成人又杜示宗
武云假日從疎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
五車第王
以愛雖小有棟梁氣齊王倫字仲實幼為學手
之車雖小有棟梁氣齊王倫字仲實幼為學手
父謂虞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大盛耳冊
陽尹表榮聞其各及見曰宰相之問括相像章
雖小氣矣有我家龍不能言而風度達六歲寧
梁棟氣矣有我家龍不能言而風度達六歲寧
史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
之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
歲當求之聖小兒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
千里之外聖小兒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
歲火父母寢然後然火讀書由遊戲輒為部位
是聲與和成內外呼為壁小兒遊戲輒為部位
隋宇文所為見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位
正行列無不用命和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
左右射射馳捷如飛嘗謂所見曰自古名將惟
以善射衛霍為侯談若使與僕同時不令孺子
獨擅向陸氏代有人九歲就學日誦二千言
音

揚遵參見而異之忠孝而已隋于仲文九歲
曰陸氏代有人焉忠孝而已於雲陽官見周太
祖太祖問曰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遂異之治孝
文對曰貧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遂異之
經論語唐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異其幼問
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李泌賦詩李泌七歲
經察為政以德帝曰善李泌賦詩李泌七歲
方與張說觀奕說請試方圓動靜曰方若碁局
圓若碁子靜觀奕說請試方圓動靜曰方若碁局
義國若用智動若碁生動若碁死必答曰方若碁局
若得意說因資得奇童禹俾對句王禹俾七
公為都從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
言爭似鳳坐客皆未對禹俾曰如殊雖巧不如
公以衣冠呼為小友字父不拜魏常林七歲
伯先伯否林不答客曰何不刻舟梓象魏太祖
拜林曰臨行字父何并之有不刻舟梓象魏太祖
五車第王
知其斤而不可秤少子倉舒曰置像於舟長安
刻其水浪而以土覆則知其數也帝悅之
日看明帝幼聰哲年數歲屬長安使來元帝曰
來可知也明曰安羣臣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遣
色對曰我目見日不見長安帝由是益奇之座
稱顏回此一座之顏回也尚答曰座無尼父
焉別顏回席姓荷荷何受入歲顧良戲曰汝是
真莫不感德姓荷荷何受入歲顧良戲曰汝是
為新故之故眾異之顧遇以常見謝惠連初不
知族兄童運日阿連才悟小兒擊甕司馬溫公
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小兒擊甕司馬溫公
見戲一兒陸大甕水中羣兒驚去公以石擊甕
不近出兒得不死至今京洛間為小兒擊甕圖
產水取甕文涉博幼時與羣兒擊甕甕入柱朋
沉中不能出公以水灌之甕洋出朋

字未正

唐劉晏年八歲能文章授太子正字

啓明皇

問曰爲正字得幾字

曰天下

皆正字未正

八歲

吟華山詩

紅其

其師謂其父曰賢耶他日

必作

宰相後真宗朝沙排八卦

衆爲

宰相後真宗朝沙排八卦

於其

上曰若不如便不成人從羣兒嬉戲獨

集諸

儒八卦端坐默視後通易學登第繼道統

大成

壽考

須白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三計

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

政六

曰者指使七十曰老而傳亦曰憊八十

五車

壽考

也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也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也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也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也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也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也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也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也

老人髮龍鍾老人貌期頤人生十年曰幼

謂百歲

賤與老相守不言老面有光澤似未某

者

某歲數言趨拜強駛不衰而大馬齒殲自謂年

殊若

若干垂沒之年桑榆暮景上日景不

及

絳縣老人晉悼大夫以飲食享于衆人有

食有

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長

史老

黃霸曰許丞庶吏雖老尚參軍老趙宋張

都

有參軍老病廢事公責曰何故不歸參軍去

以詩

留別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

留而

慰勉之矣商山四皓眉皓白衣冠甚偉

香山

九老唐會昌九年白居易香山居士與

五車

壽考

作尚

齒會人繪爲九老圖胡杲八十九吉收

八十七

劉真入十七鄭據八十五盧真八十三

張渾

七十七樂天七十四洛中遺老李元爽百

三十六

僧知滿九十五又秘書丞兼謫唐河南尹

盧真

年未七十洛中耆英者英會乃集洛中公

與會

而不及列楚丘未老楚丘先生年七

卿年

德高者爲耆英楚丘未老楚丘先生年七

會建

大慶爲耆英堂楚丘未老楚丘先生年七

日先

生老矣出辭以當諸侯何老之有

老矣

使吾百藥賦帝京篇上歎曰何身何敢便

身老

唐李百藥賦帝京篇上歎曰何身何敢便

老

宋劉懷珍爲江夏王義恭參軍後見之曰別

蔡澤

問壽蔡澤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利有所

問年 有三老人相遇問年一曰吾憶少時與

其核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矣 龐眉皓叟

華封三祝 願多男多壽多福 五福

三曰康寧四曰攸老頭皮 宋真宗訪得隱者揚

否曰臣事詩云更休落魄食杯酒亦莫得時迷

貌改前 婦人年先矣 於人 位未及扶 老病

以筋骨為 老者不以 筋骨為禮

婚姻 娶婦以昏為期取陽往陰來之義婦

娶婦之父母 娶婦之父母 娶婦之父母

嫁娶 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閥閱 明其等

其功曰閥閱又門在左曰閥在右 媒氏 周禮媒氏

判判半也 匪媒 娶妻如之何匪斧弗克六禮

合判夫婦 匪媒 娶妻如之何匪斧弗克六禮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娶妻如之何匪斧弗克六禮

謂問女名將歸卜之也 納吉者卜於廟使人往

告婚期之期是定也 納徵者納幣為聘定之

禮請期者陽倡而陰和 納徵者納幣為聘定之

使人往請之親迎 納徵者納幣為聘定之

好合二姓 委禽 莫鴈 婿親迎婦於家主

地拜而奉婦出登車即先 合卺 以瓠子兩瓢

歸西從者酌酒於香婦婿各取一卺而歸 同牢

婦同 萬世之始 禮記曰夫婦禮 附遠厚別

受室 娶妻 匪寇 冠難注就婚也 有客 賀娶妻

有客 齊大非偶 忽得之齊侯欲妻鄭太子忽

非吾偶也 辭霍不婚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霍

其盛大辭世婚 宋陳村世 畢婚 向于平婚嫁已

不肯就 娶妻論財 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 欽錢為昏

阮脩四十餘無室王敦等欲錢為昏 赤繩繫足

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能 赤繩繫足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五車

易言妻乃此店北賣菜陳繼之女因見抱三歲

女陋刺女入于欄人中傷眉間後十四年參

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

花銀通問曰妾郡守之猶子父卒于宋城幼時

宋城宰聞之各其店曰定婚店 夢始生婦

綜敘娶婦夢人云此非君婦君婦始生夢中相

隨至東京復信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俄

所議女暴亡後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

生定 題紅葉 唐僖宗時于流于御溝中拾一紅

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

蕭上流官女韓夫人拾之祐托韓泳門節因帝

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詠開宴于中

幽思滿素懷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

之下膝王坦之爲桓溫長史爲子求婚於坦之坦之許咨之父旣還述愛念坦之雖長
大猶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排坦
之下膝曰汝竟癡耶詎可以女妻兵也
郎劉原夫晚年再娶歐公以二絕戲之一云仙
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
莫相笑劉郎知張說必貴定命錄云張公競之
今是舊劉郎少也元懷景知其必
貴嫁女與之
後張至宰相

漁釣
簞笠唐張志和號玄真子自歌曰青簞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釣徒張志和號
 煙波釣徒垂釣江湖
 而不設餌志不在魚
釣璜璜玉也呂望釣於磻溪得玉璜焉刻曰姬
 受命呂佐
坐蓐又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
 之報在齊
坐蓐取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網

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
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
而擒其萬宋玉釣賦曰左挾魚蟹右執喬倚柳竿立於潢汗之隈倚於楊柳之
國之諸侯思不出乎謝鵜羊裘垂釣漢嚴子陵披羊裘釣澤中光武知而
聘水虞魚罟罟音孤柳九罟音域魚忘筌莊子
以取魚得魚取魚網耕巖石之下揚子谷口鄭子真不
而忘筌也謝其志耕乎巖石之
下名震京師白魚不受釣魯璘隱嵩山不仕傲曠鄉
璘垂釣問曰先生今日得多少魚璘曰此池淺
無巨鱗有白魚一雙二三寸不受釣大夫沮而
歸獨繭絲爲綸列子曰簷何以獨繭絲爲綸芒
針爲釣荆條爲竿剖粒爲餌引
盈車之魚得白魚腹中有書陵陽子明好釣魚於溪
之魚得白魚腹中有書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
五車隳玉

子明服食之法遂上黃山採五脂石服之三年龍來迎去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或曰臣以爲垂綸者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短李爲餌張弘弼李紳自稱釣鼈客以虹爲竿以月爲鉤問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公爲餌紳厚贈之唐誤食釣餌宋仁宗朝王安石賞花釣魚遺事任公釣任公子爲大安石食之盡上曰安石詐人也誤食復盡之不惜也任公釣任公子爲大糖爲餌躡於會稽投竿東海暮年不得魚一旦大魚牽巨釣得其魚腊之自溯河以東莫不厭若魚者選泣前魚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泣下楚外物篇得益多而遂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後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褰裳趨者衆矣則臣亦猶前所得此亦漁釣之義淮南子曰聖人之道德爲竿之魚且將棄矣

以仁義為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就非其有哉
張天下以為為龍因江海以為為眾又何忘魚失鳥
之有乎故失不若繳繳不若網網引鱸左慈字
不若無形之象此亦漁釣之義也引鱸左慈字
有神道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合珍羞畧備
所少者松江鱸為餘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
銅鑿貯水以竿餌鉤於盤中得鰥孔叢子曰子
頃更引鱸魚出會者皆驚
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
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鰥之
餌鰥過而弗視更以死餌之半體則吞之子思
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校
化龍去掛于幹忽雷雨因得一織校

商賈

單產孱民小 休迫之徒 子錢家 駟僧

五車罪五

人事 卷七

聖

牙行 賈師 定物價 倍稱之息 取二船商 販海

子貢之殖 貨取角尖之耗 微損 商販庸兒 小較會

計儲賡贏 衍多牟其贏 利取 痛騰躍 價甚騰貴 翔

賈價暴 聯榻 禍車也 商旅既多 載物之車 或賈

貿帶鬻 賈貿帶鬻 外錯縱橫 注買賣也 賈胡

留胡人 為商到一處 窺窬分毫 言得利 逐什一

逐什一之利 言十 操奇贏 百貨操其奇 錐刀之

末言小 蠅頭微利 上同 羅賤販貴 乘其時之賤者

也 易饒販 同上賤 乘時射利 而收之及貴 十

倍之價 多三倍 易為近利 駢坐 士女伶工

駢立視貌 駢坐 賈豎 以利動 末民 上商 餬口

方通賄 通賄 賄太宰以九賦任萬民六曰商賈阜

帛貨金 通商 衛文公通 龍斷之徒 罔利 虛人呼

市為 玄虛 上雍樂之志 未能忘情耳 雍樂成善

欲效之以 闕闕 市少室 唐李勣別號少室山人

故不能忘 詩云少室山人 何樓 京師有何樓其

價高兩以 諫官微不起 何樓 京師有何樓其

精好 不日中為市 易萬洲 市塵所會 萬商之淵

星繁左 蜀都賦 干木 淮南子干木晉大 王君公

後漢王君公 僧牛自 鬻繒 繒為業 酤釀 崔寔

隱號曰 墻東王君公 鬻繒 繒為業 酤釀 崔寔

為業 鬻繒 不易肆 市不易肆 雜選 五方雜選 雜選

桓公與盟 鄭桓公與商人俱出 自周斬蓬蒿而

利市 實貨 荀偃將出 晉荀偃囚於楚鄭賈不韋

千金 史記呂不韋陽翟大賈 弘羊心計 桑弘羊

以心計 以販賣為事 家累千金 弘羊心計 桑弘羊

毫注 心計 利事 析秋 貪賈廉賈 貪賈三之廉賈

當買而 買故得利 少十得 賤入貴出 賤入如珠

土素封之富 史諸富者 無秩祿爵邑之 無得衣

錦繡 高制 賈人 無得衣 錦

農工

牧兒堯豎農襍種農苧蒲農僕賃之費顧人貨

獻生子春日民以青巾盛桑麻交桑麻交粉榆

契愛同黃金母問取黃金母謂多稼厚蓄力田

所膏腴肥莠盛苗穢何可貫朽粟陳米穀地僻

性好流庸去本鄉為梓里即鄉桑梓同鄭鄉

鄭里同田咬吏主田九扈農正輟輟工不下機政

本農為王耘耕耘除草稼穡種日稼兔園冊

夫收子讀書守株待兔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為宋國笑焉牽牛以蹊人之田牽牛行于人之

牛童馬卒之口羣下豐琳釋未佩牛

降雨荷鋤成雲渠以灌苗故也釋未佩牛

耕具也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見人佩刀劍者

謂之日汝何為佩牛言刀劍可以易牛而耕者

是釋未而佩此刀劍西疇以春及將有事乎西

一莖六穗禾也逢年如逢年服田力穡農服

田力穡乃是是蘆是裴告勞報報報報

亦報予滅裂則斗酒自勞歲時伏獵烹羊炮羔

滅裂而報予陶侃為荆州守出遊見一人持

自勞戲賊人稻一把未熟大怒曰汝既不佃

而劇與人稻乃執而鞭火新水耨應劭曰燒

之是以百姓皆勤於農火新水耨應劭曰燒

生因悉去復下水灌草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元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耕田者法其端深故曰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貧執卷不輟家人謂其畏日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不耕田部曰我常日耕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皇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與伯居伯常耕縱乎使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象耕鳥耘象行必端

易之況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

佩六國郭翻志操居貧無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

相印乎郭翻志操居貧無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

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熟有認之者

翻悉推與之縣令聞以婦翻翻不受

單賄安修禹築修造計從庸修造物土方定

取土程土物上量事期修造昇輦奮鋪之器

方面護作監通下機民墮侍而奮掘鋪之器

器用護作監通下機民墮侍而奮掘鋪之器

升土器俱治土墨具墨具墨具

至受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去

其歸路周公錫以指南五乘皆為向楮葉末人
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暮年其國楮葉有為
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木牛諸葛亮造施巧鴨欄陸遜字伯言時建昌
欄頗施小巧遂乃正色曰君侯宜試造傀儡太
覽經典用此何為感仰使役散之試造傀儡太
宗時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
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是豈
之意耶乃削綸嘴一輪扁斲輪威公讀書堂上
下釋推鑿而問曰君之所斲者古人之糟粕已
夫臣斲輪不疾不徐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臣斲輪之巧斲之于心斲之于
子不能受之于臣行年七十而老斲輪之掌木屑
陶侃在荊州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掌之咸不
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乃以木屑布地及桓
五車第五

溫侯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種梓木後漢樊
作船其綜理周密皆此之類積歲月吉得而
用何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貨鉅萬恩及鄰國

五車霏玉卷之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父纂輯

人事部

忠

在三之義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無二之心事君有思利

民傳上思利

不忘君

忠君不移孝為忠所以事君

忠者所以

純忠

精一不雜上同赤忠上孤忠倚也

事君也

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力也不

五車第五

卷之八

一

濟則以成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三

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三

忠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

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若周公於成王可謂

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

下忠君子知季文子之忠季文子無衣帛之妾

矣玉無重韞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謂忠乎君子

謂子囊忠楚子囊將成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

不謂風興夜寐說苑甲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

忠乎鳳興夜寐不解數稱往古之行師以厲王

意庶幾有益以安國斃而後已諸葛亮出師表

家如此者忠臣也斃而後已諸葛亮出師表

之禮記曰為人臣殺其身進思盡忠孝經曰君
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一心可以事百君梁丘
將順其美臣救其惡
晏子曰子事三君不同心而予俱從焉仁人
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
事一紀信誑楚史記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
君紀信詐為漢王乃乘王屋車傳左轟曰城中
出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
項王燒解楊致命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日
殺紀信楚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
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城
五車五車

無實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納肝韓詩外傳狄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納肝人逐衛懿公
於榮澤見殺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
畢呼天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
納肝可銜鬚續漢紀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
謂忠矣銜鬚龐西為隗囂別將荀宇等所劫宇
謂序曰子若與我併威同力天下可圖欲生降
序序大怒曰受國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以
節越殺人賊越欲殺序序止之曰義士欲死節
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
汗土遂哭冢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行縣過更
伏劍哭冢始冢引車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
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獲罪司諫不辟
也遂下車哭盡哀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
何如大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高者上悅
禮義之宗仁不遺舊忠不怠君行之高者上悅
賀戈王隱晉書王敦將作逆明帝問應詹曰如
何詹曰陛下宜奮赫赫之威臣等當負戈

從戎不顧族命之禍以順討逆血濺御衣晉書
郭曰以詹為護軍將同心滅敵血濺御衣
陰之敗以詹為護軍將同心滅敵血濺御衣
被害之敗以詹為護軍將同心滅敵血濺御衣
日此熱侍中笏中賊類趙段秀實朱泚召之計
血勿去本笏中賊類
儲位事勃然起執休腕趙段秀實朱泚召之計
日狂賊可殲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
臂捍笏中類叱御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
而血戰笏中類叱御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王尊為刺史問曰此非王陽所畏
道邪叱其御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乞師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
胥如秦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音水憂
榮不入口者七日秦乃為之出師果復楚憂
不在馬漢書上官桀遷未央殿令上體不安及
愈見馬瘦上大怒曰今以我不復見馬
五車五車

耶桀曰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僚屬皆愧晉書
不在馬漢書上官桀遷未央殿令上體不安及
陶侃為郡太守張夔妻病遠迎鑒天正祭
雪諸綱紀皆難之胤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夫
人當比母安有親病而難迎願為良臣唐魏徵
鑒千乃請行僚屬皆愧之願為良臣
對太宗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
為忠臣上曰忠良亦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
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國公所忠臣不
謂忠臣上悅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忠臣不
和任延字長孫為武威太守帝戒曰善事官長無
失名譽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
非陛下之首倡忠節唐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
福帝曰善首倡忠節唐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
歌平原城守具備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盡陷
也明皇聞之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所為
乃若此首倡忠節奕世忠義蜀先主退軍義陽
後死李希烈之難奕世忠義蜀先主退軍義陽

人歟盡吳將語形令降罵曰吳何豈有漢將軍
降者遂戰死拜子愈為左中郎將後為關羽都
督景曜六年又臨危授
命論者嘉其奕世忠義

孝

善事父母曰孝有三謂子曰孝有三大孝尊
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行

莫大於孝人之行莫周極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

恤人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
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先意承志禮記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
以爲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

諭父母於道參直養天經地義孝經曰夫孝天
者也安能爲孝乎

也民之始於事親又曰夫孝始於事親愛敬盡
行也

五車錄五 卷之八

於事親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

姓刑于四海蓋唯其疾之憂語孟武伯問孝子
天子之孝也

執一術而百善至呂氏春秋曰夫孝三皇五

也執一術塞天地橫四海禮記曾子曰身者父
而百善至

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

陣無勇非孝也五孝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斷一

樹殺一獸不以讀喪禮泣下喪禮泣下常以一
其持非孝也

厚薄枕之高卑怡聲禮記曰適父母之愉色
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

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
必有悅容

樂心記

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
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食者也

父母幾諫見志不從知年謂父母之年不可不

以敬不違勞而無怨知年謂父母之年不可不

懼有方遠遊遊必有方問安視膳禮記曰文王

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
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

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文王虞舜
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復初

大孝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諍瞽瞍

嘗藥前漢文帝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

親嘗藥非口盡歡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

菽飲水盡其歡為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

五車錄五 卷之八

負米於百里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百
乘積粟萬鍾累禍而坐列鼎而食思欲食藜藿

爲親負米其可得乎子由也扇枕後漢黃香

九歲失母思慕惟切鄉人稱其孝躬執勤苦事
父母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

身溫其被席太守泣杖漢韓伯俞至孝時有過

杖汝常悅受今日杖汝何得悲泣伯俞曰往日
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汝何得痛知母力衰是以悲

泣刻木漢丁蘭幼喪考妣未得奉養長而思念
而不敬以針戲刺其指血出木像埋兒晉郭巨

見蘭垂淚因問得其情將妻棄之巨謂妻曰貧乏
不能供母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

有母不可再得遂掘坑二尺餘得黃金一去妻

金上云天賜郭巨官不得養民不得取

魏王哀父義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坐示不臣朝廷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必當至墓拜跪焚香悲號泣着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每雷輒到墓日哀在此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傭身葬父 漢董永妻死賣身貸錢而葬及去償工塗遇一婦求為永妻俱至王家令織絹三百疋乃同一月完成歸至會所其妻語永曰我上界仙女聞君行孝天帝令我助工償債工畢不可久停遂別而去

踐石動心 宋節孝先生徐積生三歲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輒流涕不止年壯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與他日山行奈何先生曰吾豈固避之哉遇之悚然傷吾心乃思吾親移孝為忠宋楊政父忠戰死不忍加足其上也

移孝為忠 宋楊政父忠戰死不忍加足其上也

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門手後移孝顯忠積官懷慶路經界安撫使詔封其母為感義夫人母卒居喪盡禮起復將兵拒金虜功効顯著官至太尉

輟食 韓康伯流涕事父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與人為之感隣

傷足改容 康伯居喪哀毀過禮與人為之感隣

為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此等人及康為吏部尚書隱之方

予忘孝之道也 予忘孝之道也

捫癢輒泣 宋冠來公少時不修是以有憂色也

太夫人性嚴 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撻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悲泣

瞻雲 唐狄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洛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

歸及居喪有白鵲馴擾之異

雨錢畢葬 唐熊親至孝授御史大夫奉公守正家無私積居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忽空中雨錢數萬家得錢其喪事所利者告人于官

感蟪 晉戚彥母喪人稱曰忠孝兩錢御史大夫

感蟪 晉戚彥母喪人稱曰忠孝兩錢御史大夫

喪明者常流涕蟪多而饋母食味美疑是異物久事煩取蟪蟪歸見之抱母慟哭幾絕

密藏 以事示彥彥歸之抱母慟哭幾絕

遂逐婦 母目豁然復明至孝之心感也

恣蚊 晉猛年八歲母目豁然復明至孝之心感也

就寢 任蚊鑽膚恣血之飽雖多不惟恨每夏夜先

啞 嘗糞度私嘗其糞

殺雞供母 後漢茅容與

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之言因請寓宿翌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

成迎盜慰親 後漢趙咨敬養老母有盜至劫之德

母疾病 須養家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擲婦于之物一無所請盜相謂曰此孝子義士也賊衆皆言其孝義不可干犯遂

冒刃救姑 唐鄭義宗

辭謝 而去鄉黨稱其名

鼓譟 破門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在室盧氏冒刀突往姑側為賊筆擊幾死金銀布帛席捲一空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盧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當赴援况姑而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豈獨生

妻同孝 晉杜季少孤事母盡孝允役成都不得寄乃截竹筒盛魚在內兩頭用箸架之臨流托水以寄祝之曰神天若憫孝心吾母必得此食簡果順水流數日舟人往來俱不見至門前水濤橫流其妻出汲江水見之曰此魚必吾大所

五車霽正

卷之八

五十五

發人孝

德行

德是

卷五

卷之六

十

12

惟平德

賢者士之宜豈為哉巨卿叔孫
代仲山仲山以先備未竟不肯去 終身不見

喜愠之色 衛洗馬名玠嘗以人可不及可以情
愠愠之意相和上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

不索屋值 蘇長公名軾上居陽羨以五百
之邑人哭極哀公問姬所為哀傷如是姬言舊居

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居所在正
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謝薦非義

索其直遂還陵不復買地 謝薦非義 安世
薦官公門謝恩私室非義也 終夜不能安枕

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食
飲奉養之費及晝所為之事若相稱則軒睡熟

寐無復愧恥苟或不 又出馬伏波向上一頭地
然則終夜不能安枕 又出馬伏波向上一頭地

馬伏波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至於龜山先生則又為

五車弄玉 卷之八 主 五車弄玉

之語曰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 百年
聞此則又出馬伏波之說向上一頭地也 百年

之利 一年之利種穀十年之 躬行君子 文莫吾
利種穀百年之利種德 躬行君子 文莫吾

則我未之有得 躬行君子 文莫吾

陰德

耳鳴 陰德譬如耳鳴已可得 不望報 老子為而
而不知人不可得而聞也 不望報 老子為而

施德 不德同德上德不報以福 漢書有陰德
望報 不德同德上德不報以福 漢書有陰德

叔敖埋蛇 史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更見斬而
埋之叔敖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

汝必當貴後 存孤 太史公曰韓厥感晉靈公紹
為楚令尹 存孤 太史公曰韓厥感晉靈公紹

氏陰德於趙其大者與 葬書生 後漢王祐字少
魏終為諸侯十世宜乎 葬書生 後漢王祐字少

舍中見一書生病困頓而視之曰吾腰下有一
十斤相贈乞職骸骨未及問姓而終先驚一

營葬餘悉置埋牛肉 晉周訪鄉人有盜牛者於塚
指尸無知者埋牛肉 晉周訪鄉人有盜牛者於塚

多活人 虞翻祖曰吾治獄多活人後世何
知不至九卿乎故字詡曰多活人 多陰

德 于公問壞父老治之公曰必高大其
門我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與者 加絛未

灰 漢丙吉病上使加絛而封夏侯勝曰未灰臣
非灰病 未嘗忘殺 鄧禹被殺一人後必有與者 戒

果愈 未嘗忘殺 鄧禹被殺一人後必有與者 戒
子孫輕法 後漢陳龍曾祖父威性仁恕嘗戒子

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
之利謹無 還帶 裴晉公質狀小者相者日即

與人重比 還帶 裴晉公質狀小者相者日即
餓灰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縱縵於僧伽

橋橋祈祝 擲髮誓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收取至
五車弄玉 卷之八 主 五車弄玉

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來向者婦人疾趨撫
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

一以賄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矣度
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辭而去後見相

老日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 渡蟻 宋郊
其知也度後果位極人臣 渡蟻 宋郊

德化

皆化 後漢逢萌修道 且格 語道之以德齊之
人皆化之以德 且格 語道之以德齊之

偃 德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中心悅而誠服 孟以德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中心悅而誠服 孟以德

負荆謝罪 史廉相如位在廉頗上欲
拔服之也 負荆謝罪 史廉相如位在廉頗上欲

思政懷棠 人思召公遺愛 醇醪不覺
負荆謝罪 思政懷棠 人思召公遺愛 醇醪不覺

目醉 晏程普以年長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為
目醉 晏程普以年長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為

之卧薪嘗膽夫差卧薪嘗膽唯思舊怨子常唯思

不共戴天父母之讐不反兵兄弟之讐不與共

國交游之讐不為鬼居從父昆弟之讐不為鬼

命不與共國不可失傳讐有讐奮其武怒以報其讐

國士之報豫讓欲為智伯報讐乃漆身為癩吞

是數之曰下襄子至橋馬驚曰必讓也求之果

不為報讐及臣於智伯智伯亦已灰何報讐

也答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智伯已灰何報讐

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襄子曰君前赦臣天下莫

成寡人赦子亦已數矣答曰君前赦臣天下莫

不稱君之賢臣固伏誅然願請君子永而擊之

以致報讐之意乃使使持斧與讓讓拔劍三

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因疾不殺東觀漢記趙喜

報智伯矣遂伏劍死因疾不殺字伯陽少有志節

釋而讐家皆疾病無子喜常思欲報之遂往復

病愈悉自縛請喜喜不與見後竟殺之私憾

敗國宋將戰鄭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為政輿入師故敗君子為樹非為友人友人虞

報病甚願侯之高泣願報六世之讎張良為

之讐避之海外先動者誅之者成之不可則書

之先動者誅之勿令讐謂國勿令讐讐之則死

言語

辛我子貢論語言語說辭孟子我子貢膠言辨

不依禮美言老子美言常依名節漢書要議為

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悚然甚口有口十人皆

辯士公孫龍惠施桓玄十人皆辯士也淳于

髡陸賈宏辯有辯河注泉湧上懸河之口

上緩煩謂徐言甘辭盜匪責仲尼云子長者之

言後漢詔問光祿勳劉琨曰前在江陵及風疾

日偶然耳左右笑其質仁人之言左傳仁人之

訥帝曰此長者之言也張良傳吾以三寸舌為帝

齊侯省刑三寸舌者師又酈食其掉三寸舌

下齊城如鋸木屑與胡母輔之字彥國吐佳言如鋸

木屑不絕會文切理唐馬周論事會文切理談數

豐傳廣笑而不言時謂顏為言談之類論不稱

官閣鄭康成在表冀州坐時汝南應邵亦歸於

稱弟子何如鄭笑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

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閣應有慙色以公國之威

諸君公國之餘得無我乎持馬聽之名夷谷曰

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公以禮見待中郎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召君何以來喜曰先公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探策得一晉武帝始登作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中裴緒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數服以各言土地人物之美王武子名濟孫子荆各焚各言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其地其所以爲瘴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病瘥曰來病君聽歌言佳郭洗馬名誦入洛聽千所以爲瘴耳聽歌言佳石季倫問

卷之八

大

其曲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答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賢聖所出何必常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美奇於仄陋采賢儒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以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賢聖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如明府之去陳恒崔正熊名豹諸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杆幾世荅曰民去崔杆如明府之去陳恒如遊蓬戶蓬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蓬戶畏解故不畜蕭仲文勸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吹假其羽毛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

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谷開善寺沙彌薛道衡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勞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不取亦不放北使李諧悲六道道衡無然稱善南梁武帝之遊歷放生處帝問彼國亦放生否諧荅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漸失出臣小過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德君子之於言無厭珠荷子贈人以言美於金石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喋喋利口捷給釋之爲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其悉帝曰吏不當如是耶詔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日周勃張相如稱爲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中

卷之八

九

品藻子羽宰子瞻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孟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子公綽論語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馬回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亮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

曰何故答曰長目而承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固非不偉其體幹也然其疑其目王卒用楊阜袁子曰故少府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蘭相如有生氣

五車錄玉

卷之六

三

曰叔慈慈明孰賢許曰二荀月旦評許劭嘗刊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月旦評許劭嘗刊者之遊唯不詰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已助劭鄙其為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前日之通今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得其龍

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

得其問人不謂問官位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史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謝鯤明帝問謝鯤君自吏亦復知此世說補謝鯤謂向如使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故是常奴

五車錄玉

卷之八中

主

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至不知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眾莫能屈妙處不能傳謝司馬太傅問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水鏡龐德公自謂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李邕如干將莫邪

日乾夕惕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兢兢業業

鑒誠

日乾夕惕不矜不伐

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遠坊霧上内眺夕踞之貌才之

育烟霞痼疾言隱者難療之處痼疾堅久之病德

人天游有德之人以天理自樂秋月寒江有德之人滄海

君當時賢優游不仕又居鄭圃列子居鄭圃四

食菊飲露清高之士小隱山林大隱朝中隱樂天大隱

隱入丘樊丘樊大冷落朝市太鶴頭紋脚皆漢

召隱此鳥安可籠阮瑀隱臨淮谷張元錫徵之

採薇伯夷叔齊耻食周粟隱賣藥後漢韓康字

乃韓伯休何不二價康且惡其名聞乃避溺

至竟不復出俱徵不就與四皓俱徵不就人曰

五車露玉卷之六活

商山四皓不潯陽三隱周續之入廬山事遠公

不應詔命為蕪門阮籍請蘇門隱者有吳市梅

字子真變姓名谷口漢鄭子真不屈其志耕夷

門侯輕世肆志晉仲連齊田單欲爵魯仲連連

而肆志白永尚書高士傳鄭仲虞不仕漢章帝

天子以世君令臣得為便息之處士星續晉

日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

星時戴逵名重於數時人憂之俄而數死故會

中高士求死不得買山而隱支道林因山溪

公曰未聞巢嵩岱之松栢何隱傳鬼谷先生不

由買山而隱嵩岱之松栢何隱傳鬼谷先生不

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蕪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

僕御折其枝波浪盡其根上無徑天之陰身被

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

雲下根通於三泉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

肉豈蓋所居然也鵲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

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

之後顯於趙鵲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諛絕

羊皮釣澤嚴富春渚子陵七松處士唐鄭薰號

岩庭間蔣竹溪六逸唐李白與孔巢父韓

來日沉飲號琴酒自娛一壺一丘傳夫嚴子

好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

人之網不鵲冠子之餌鴻飛冥冥戈者何慕喻

人中龍晉宋纖字令艾隱居太守馬岌具威儀

可見德可仰形不清虛處士陳搏字圖南唐僖

仍賜官女二人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

下陽臺五代時遊于華山多不出真宗遣仲宣

召先生為奏謝曰數行紫詔徒煩紫詔嚮來一

片野心已被白雲留在嘗作詩云華山高處是

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開來時

自有白王喬鄴令史老聃柱吏上莊周漆園

采榮四皓榮南山君平賣卜嚴君平賣碧山不

負吾杜桓學士詩碧山學士焚銀魚注張稟果

山不負吾乃焚終南仕宦捷徑唐盧藏用始創
章長嘯而去世目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至闕下將還
山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
以僕視之仕宦之充隱蓋桓玄篡立以前世皆
捷徑耳藏用慙有隱士耻獨無之求得
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微為著作郎又
使周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謂之充隱

仁義

善之長仁為善百行宗仁者百行之宗安宅仁安宅也
甚水火見於民之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
博愛博愛之謂仁重其為道遠舉者莫
能勝行者取數多自衛其為道遠舉者莫
莫能致也者仁也自衛其為道遠舉者莫

仁者不憂仁者不憂達德知仁勇三者天依論語
人也不憂達德知仁勇三者天依論語
終日不違日之問達仁不讓師讓于師其言
也仁者其殺身以成有殺身以求仁殷有三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伐國不問
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伐國不問
相事易王敬重馬官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
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
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
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
仲尼之門者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義國維
仁義也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義國維
維其二曰義干櫓儒有仁義為質語君子義

與比義之正路見制命君能制事制事
親石碣大義滅匡邪為正文子曰義者匡邪
身以舍生而取欲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義者充無穿窬之心無所往而不為義也詩

書為府詩書禮義富貴浮雲貴於我如浮雲
不可劫以兵文子曰夫為義者不可思義思義
喻義君子喻義以為上以君子義義以方外君子

方抱義抱義義取義然市義孟嘗君遺馮媛收
合券焚之還君問市何物曰市薄層雲高義薄
義而反君府藏盈積惟欠義爾薄層雲高義薄

同行墮井魏華歆避董卓之亂遇一丈夫願得
之不義遂相率出之而別羞耻

縲紲管子曰不耻縲紲塗炭孟子曰伯夷與柳
坐於帝秦歸漢陳平傳士頑鈍無縲紲
塗炭帝秦歸漢陳平傳士頑鈍無縲紲
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惡食不耻惡食撻於市其
愧耻若撻於市伊尹不若人不耻不若人躬不
建論語耻躬一事不知事不知恥恥有
道貧賤邦有道貧且君子五恥耻謂居位無言

典樞要嘉謨 小吏為密 楊阜字義山為將作

不見幸者問御府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曰禁

客乃與小吏密 大臣莫知 張安世祇樞機以謹

手帝問數憚之 大政已報病莫敢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

之丞相府問馬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 全身

厚安世以謹 相上 敬慎不敗 繫于苞

桑 易其凶其凶 入虛如有人 執虛如執盈 執輕

如不克 謹之至禮 言無易 君子無易出

不嫌 禮聖人之制富貴使富不足驕貴不 不驕

功不處 功之可久處 去泰去甚 聖人去泰 乞骸骨

太傅疏廣謂少傳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懼後有

海即回父子俱移病上請乞骸骨上皆許之加

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

祖道供饌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三命

觀者皆老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泣下三命

益恭 正考 持盈 老為官不過六百石 後漢兩漢

養志自修為官不過 不當通賓客 揚憚失官居

六百石輒自免去 不當通賓客 揚憚失官居

室宅係會宗戒之曰為大臣廢退當閉門 天道

惶恐為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也 天道

惡滿而好謙 東觀漢記樊宏為人謙慎常戒其

于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

惡滿而好謙 前世貴戚皆明

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節用 節用 謹度 制節 敦朴 敦朴 為 寧儉

也 寧 寧固 奢則不孫儉則固 躬非薄 躬非薄

早宮室 寧固 與其不孫也寧固 躬非薄 躬非薄

茅茨不翬採椽不斲 飯土簋飲土銅糲食之飯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

寸此儉也 案上不過三杯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至富貴食不重味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王良

案上不過三杯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王良

案上不過三杯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王良

案上不過三杯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王良

案上不過三杯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王良

案上不過三杯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王良

案上不過三杯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王良

案上不過三杯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王良

案上不過三杯 罷露臺 惜百金 妻曳柴 王良

業 謝安欲請陸納納辭無供辦兄子徽不敢問

密厚具饌安至納設茶果而已徽備珍羞密

過納怒曰不能光益叔 官室卑庠 晉文公為盟

父乃穢我素業杖四十 季文子相三君 無衣帛之

以崇太諸 家無私積 而家無私積 無衣帛之

妾同 無食粟之馬 上布衣蔬食 毛玠字孝先居

食以儉率人由是天下莫不廉節自 食足充虛

賜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太僕漢之 食足充虛

父子目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 務畜

形禦寒古之為道者量腹而食制形而衣 務畜

勸分 畜儉 一裘三年 子豚肩不掩豆 晏平仲祀

不掩豆 裕衣濯冠以 朝君子以為隘矣

謙讓

謙讓

謙讓

謙讓

謙讓

磬折曲躬也 撝謙更當撝 德柄德也 禮宗禮也

禮之尊而光卑不可踰易謙尊而光 受益謙損

受慮以下人謙 卑以自牧上 讓德於天有善讓

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禮之主左傳曰讓禮

子士庶人有善本諸父祖之 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遜國伯夷叔齊 棄室而耕樊元年已

下皆讓遜國兄弟遜國 棄室而耕樊元年已

喪讓位季札季札讓畔 年不決相謂曰西伯

仁也蓋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

日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之泰伯論語子曰

朝遂各讓其所爭田為閑田泰伯論語子曰

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漢書今日碑在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遂為先副 武帝左右屬霍

五車霍 遂為先副武帝左右屬霍

光以輔少主光讓曰碑曰臣外能以實讓

國人且使何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能以實讓

吳志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肅峻前後固辭曰

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

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以瘡人 瘡勝也以瘡人

焉世嘉其能以實讓以瘡人 瘡勝也以瘡人

材無可不佞 不佞不才 器窳窳 生生 案稅之材

待同上不佞 不佞不才 器窳窳 生生 案稅之材

非棟材 瑣材材 駕下賤 關茸茸 不才不才 樸遯不足數

樸遯小 木也喻 錄錄 錄錄 錄錄 錄錄 錄錄

茅下士卑賤 部部 嬰嬰 培塿培塿 上上 塵槽塵槽 鄙俚鄙俚

鄙俚鄙俚 鄙俚鄙俚 鄙俚鄙俚 鄙俚鄙俚 鄙俚鄙俚 鄙俚鄙俚

俗鄙 鄙鄙 鄙鄙 鄙鄙 鄙鄙 鄙鄙

也康 康康 康康 康康 康康 康康

勇無勇附

伏飛楚飛以寶劍渡河有兩蛟夾船乃下莊

子子 勇勇 勇勇 勇勇 勇勇 勇勇

繞其足截蛟斷布 絕之燕而復上者三王人辭

焉帶其斷布以搏人 以投叔山冉搏人以材官

有材力臣樂士之力 引鼎引重鼎不 引彊引彊

力者力者 力者力者 力者力者 力者力者 力者力者 力者力者

引彊引彊 引彊引彊 引彊引彊 引彊引彊 引彊引彊 引彊引彊

其勇其勇 其勇其勇 其勇其勇 其勇其勇 其勇其勇 其勇其勇

於獸於獸 於獸於獸 於獸於獸 於獸於獸 於獸於獸 於獸於獸

得一箭而歸扶豫樟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率義率義 率義率義 率義率義 率義率義 率義率義 率義率義

飛將飛將 飛將飛將 飛將飛將 飛將飛將 飛將飛將 飛將飛將

於禮於禮 於禮於禮 於禮於禮 於禮於禮 於禮於禮 於禮於禮

聖王聖王 聖王聖王 聖王聖王 聖王聖王 聖王聖王 聖王聖王

戰勝戰勝 戰勝戰勝 戰勝戰勝 戰勝戰勝 戰勝戰勝 戰勝戰勝

者也者也 者也者也 者也者也 者也者也 者也者也 者也者也

無義無義 無義無義 無義無義 無義無義 無義無義 無義無義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過我過我

石投人齊高固入秦師樂人以投投石拔距延

壽投石拔距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烈士之勇父子水行不避蛟龍漁

絕於等倫虎獵士之勇也白刃相交有力如虎詩矯矯虎

視死若歸烈士之勇也有力如虎詩矯矯虎

臣上力稱烏獲捷言慶忌相如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魏犇束胸無勇自投車下衛太子刺瞿與

見鄭師懼而自投車下驚怖而死陳不占將

良援而乘之日婦人也驚怖而死陳不占將

往戰則失哺車則失軾比至趙羅羅無勇

間戰聲於門外驚怖而死趙羅羅無勇

摩之吏詰之御日活李長習魏九州春秋曰劉

作而伏束之也李長習魏九州春秋曰劉

子緒守拒時柏李長在城中聞兵勢恐室牽

破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氏出

五車五車卷之八

問消息四日負猶親無拳無勇非孝戰

謂子緒日勇可習者也無拳無勇非孝戰

孝也無勇非奪氣勇褫魄同上褫

雅量

流矢雨集孔文舉在青州為表譚所攻流矢雨

自名士集矛戟內接孔隱凡安坐讀書論義

若名士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輿葛巾毛羽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可人魏軍次

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可人于興平

蜀假費文律節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文

偉留別就戲色無厭倦敏曰卿觀火攻下策周

智飲酒醉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火攻下策周

如火攻固汎海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

出下策耳汎海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

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

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火

發王于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于猷

走還不惶取履于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

憑而出不異乎常世置青氍有羣偷入其室盜

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雀鼠耗張士簡名率

適我新舊物可特置之雀鼠耗張士簡名率

務在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

鼠不復射殺牛殺牛弘弟好酒而醉嘗因醉

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有答曰作脯坐定

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

五車五車卷之八

自若讀失印裴晉公名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

書不輟失印裴晉公名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

日得之度亦不問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

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

處人服不問朝士日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

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遠止

之若愈也時碎玉蓋韓魏公知大名府日有玉

人服其量時碎玉蓋韓魏公知大名府日有玉

召守使飲且將用之酌酒勸客俄為一吏誤觸

劍其卓玉蓋碎玉蓋韓魏公知大名府日有玉

神色不動乃謂客曰凡物成毀皆有定數願謂

吏曰汝誤也非故也然鬚韓琦帥定武夜作書

何罪之有座客嘆服然鬚韓琦帥定武夜作書

侍卒他顧燭然公鬚公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

聖呼之曰勿易渠今已認牛後漢劉寬嘗行郊解持獨矣軍中感服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倘有相類事容脫誤幸狂生訕宋李沆秉鈞日有狂勞見歸何謂謝之失公遜謝曰侯歸家當自詳審狂生遂發訕怒引退後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罵武襄不絕口有劉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晏孫汚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詬罵武襄不絕口俄又擲樽俎而起時孫汚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小動笑語愈溫易唾面自乾唐師德字宗仁其弟守代州驛之官教之耐事第日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五車集注

素

其怒正使不揚過失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常欲自乾耳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誤呼先相名韓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為京兆尹時父早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臯但添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常病小瘡令醫傳膏而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臯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

施惠

請粟于華使於齊冉指困魯肅字子敬不治家為務周瑜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困采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奇遂

定僑札與隣里夫子謂原憲與爾隣里鄉黨乎頒故舊馬援用之馬羊數千穀萬斛數日殖貨貴能散父粟吳全散施否則守錢虜耳乃盡頒故舊散父粟子橫父柔使齊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琮皆散倒懸之患不及餽鍾鄭子罕卒子展以子罕之命也士多歸傳懷于好施士積以待施積以待施周禮遺命也委積以駱姊路統姊以私粟與賜豈獨受賜豈獨受冠何翼士大夫致此豈可獨受耶不曰來取禮與因士大夫致此豈可獨受耶不曰來取禮與傷惠孟可以與可以周急急不繼富

卷之八

素

五車霏玉卷之九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人事部下

賤附

竄貧 空也 毛詩出自北門憂心須捷 捷謂狎走
楚人貧衣被醜 褸裂 同上褸衣 藍縷 同上左傳
敝謂之須捷 褸裂 同上褸衣 藍縷 同上左傳
六極 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貧也 六極 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六韜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
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
五車霏玉 卷之九

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
便八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
事燒衣十盜安得富也 壁立 貧徒四壁立
袍 語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 短褐 夏則被
索含菽飲水不以支暑熱冬則 桑樞 甕牖
居環堵之室桑木為樞而甕為牖上漏下濕
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
巷往見原憲憲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也
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子 陋巷簞瓢 子貢曰賢哉
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地無立錫 貧無業也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地無立錫 貧無業也
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 赤窮
年貧無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卓 赤窮

極 赤貧 同 貧如洗 同 懸鵲 子夏貧常懸鵲
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 金中魚 范丹桓帝時
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金中魚 范丹桓帝時
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絕糧間
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菜蕪
東郭先生 史記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
下足盡踐地 冬月無被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
道中人笑之 冬月無被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
箕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 蝸廬 魏書
被有藁一束幕臥其中旦收之 蝸廬 魏書
宰城守不以私介意故身退之後家 鬻春 家貧
無餘財蝸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餓 鬻春 家貧
寄食 韓信初貧寄食漂母曰吾必厚報母 僵臥
為事 同衣出入 漢書李元字大遜陳留人母
寄食 韓信初貧寄食漂母曰吾必厚報母 僵臥
母怒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僵臥

大雪丈餘洛陽吏按行見人家皆除雪而表安
門無行路謂安必矣令看之見安僵臥問之
曰大雪人餓不宜干人 蓬蒿為室 高士傳老萊
令以為賢遂舉為孝廉 蓬蒿為室 高士傳老萊
陽以藿葭為牆蓬蒿為落魄 魄音托 貧
室杞木為牀著艾為席 落魄 魄音托 貧
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上謁平生未嘗飽
本使售于京紙筆已 藜苳 藜苳 貧者腸腹
具一夕雷轟擊其碑 藜苳 藜苳 貧者腸腹
無肉盤中唯 數奇 命乖 坎壈 楚辭坎壈兮貧
見首霜而已 數奇 命乖 坎壈 楚辭坎壈兮貧
平 賀貧 國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
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
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
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修其德也是以
賀若不憂德之不脩而貨患之不足將弔之不

大 雪 丈 餘 洛 陽 吏 按 行 見 人 家 皆 除 雪 而 表 安
門 無 行 路 謂 安 必 矣 令 看 之 見 安 僵 臥 問 之
曰 大 雪 人 餓 不 宜 干 人 蓬 蒿 為 室 高 士 傳 老 萊
令 以 為 賢 遂 舉 為 孝 廉 蓬 蒿 為 室 高 士 傳 老 萊
陽 以 藿 葭 為 牆 蓬 蒿 為 落 魄 魄 音 托 貧
室 杞 木 為 牀 著 艾 為 席 落 魄 魄 音 托 貧
福 碑 范 文 正 守 饒 州 有 書 生 上 謁 平 生 未 嘗 飽
本 使 售 于 京 紙 筆 已 藜 苳 藜 苳 貧 者 腸 腹
具 一 夕 雷 轟 擊 其 碑 藜 苳 藜 苳 貧 者 腸 腹
無 肉 盤 中 唯 數 奇 命 乖 坎 壘 楚 辭 坎 壘 兮 貧
見 首 霜 而 已 數 奇 命 乖 坎 壘 楚 辭 坎 壘 兮 貧
平 賀 貧 國 語 叔 向 見 韓 宣 子 宣 子 憂 貧 叔 向 賀
二 三 子 吾 是 以 憂 子 賀 我 何 故 對 曰 昔 樂 武 子
無 一 卒 之 田 諸 侯 親 之 戎 翟 懷 之 以 正 晉 國 今
吾 子 有 樂 武 子 之 貧 吾 以 為 能 修 其 德 也 是 以
賀 若 不 憂 德 之 不 脩 而 貨 患 之 不 足 將 弔 之 不

暇何賀琴歌於編蓬之中顏延之庭誥曰富則
之有琴瑟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葉必不惟
形色蕭瑟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葉必不惟
家人誦讓非廣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操故欲
蠲憂患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古人見深則憂
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
也賤白屋周公下白馬驕蘇秦先貴張儀來謁
軍門主寶蓬戶華圭之執鞭之士賤忙隸之人
上同

富

素封史記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願者
者命曰丹亢漢書寡婦請先得丹亢計算有如
素封史記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願者
者命曰丹亢漢書寡婦請先得丹亢計算有如

五車傳五

卷之九

三

不足王戎殖財賄家僅數百秤量珠玉郭況累
庭中起高閣置衡石借車子搜神記有周舉噴
於其上以秤量珠玉借車子搜神記有周舉噴
夜耕困臥夢天公過而哀之救外有以好道夫婦
錄案籍曰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外有以好道夫婦
賜千萬車子未生請鑿井得錢陰風俗通河南平
以借之天公曰善鑿井得錢陰風俗通河南平
之時隨母流轉客居盧中高皆言多財人陸橐
鑿井得錢陰風俗通河南平陸橐
送賈橐中裝直千金後歸家五男分越橐各二
金紫標黃榜梁武帝弟蕭宏性愛錢凡錢顧指
如意富者但動願目指氣使上漿酒羶肉飽宣
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
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羶肉蒼頭盧兒皆用

致富非金元郭況遷大鴻臚上數者其第賜積

財如山石崇百道營閉門成市東觀漢記樊重

輜車千乘史記穰侯出僮客萬人子仲業貨

黃產巨萬谷量牛馬斤賣求奇縹物問秦始

皇今保此封君史記曰與列臣朝請焉氏縣名保

其名用貧求富史記曰與列臣朝請焉氏縣名保

此言末業貧為富不仁陽虎云為富不不受分

邑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

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君子之富楚王問莊辛

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餘食人不使

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

其壽樂不傷於患齋錢十萬王充論衡曰楊子

仁義猶園中之鹿欄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

可祿使桓寬鹽鐵論曰人大五福尚書五福賞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哉慶封又富矣穆

之有馬千駟齊景公有財雄祖以財雄北邊僮

僕指千言多能散財好禮富而好禮富而好禮

其子不能估富而早墜腐鼠列子虞氏梁之富人

道陳酒擊博博者別中而笑飛為墜腐鼠中俠

客飲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乃將我以腐鼠乃聚

五車傳五

卷之九

衆攻之滅其家生驕
後之致禍非一途也
多藏厚亡
必厚必

吝嗇

鑽核
王戎家有好李黃恐人得
執籌
王戎園田

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
還直乃歡
上

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遺衣更

王戎女適裴頠錢數萬久未還女後
取
其單衣從子將婚取
曹洪
富性吝嗇文

帝在東宮時從洪而更責取
鄭太
項食常有田四百
錢癖
和

富擬王者而吝嗇
衣弋絺
張安世字少孺尊爲

人謂之有錢癖
不足觀
子公侯然有周公之才

七百人皆有手役
不足觀
之使驕且各其餘

五車第玉
卷之九

不足觀
不假益
仲尼不假益于子夏曰商之爲

也取已
自繫衆
漢吏部張允家貲萬計性

威入京師墜井
貴

七葉
左思詠史詩曰金張
五侯
漢書成帝封舅

爲成侯立爲江陽侯根爲曲陽侯逢爲高
金

張耿
漢書曰耿氏自中

與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
三主
五公
東觀漢記耿氏尚公上三人

比與爲

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司馬彭漢
書曰表安桓帝時遷太尉四葉五公許史
司馬車騎將軍又史丹男九人皆以升仕爲侍
中自宣元成哀外戚與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
皆重侯累將

梁竇

謝承後漢書梁氏在位二十

窮極富貴
梁竇
餘年窮極盛威行內外百

僚側目莫敢違命東觀漢記曰章帝明竇太后

臨政竇憲爲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

璫將作大
垂三組
漢書楊僕南陽人也稍遷至

匠光祿勳
垂三組
主爵都尉南陽人也稍遷至

將軍有功封梁侯因歸家懷銀
佩六綬
史記蘇

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
佩六綬
秦說六

國以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一門三后

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于王者

謝承後漢書梁竇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

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

將尹校五
六葉九公
之先至于有晉人物盈朝

五車第玉
卷之九

乘朱輪
華轂
漢書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

盈帳
觀閣彌亘
漢書曰馬防兄弟貴盛
廐第相

望東觀漢記竇融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

土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

孫官府廢弟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
莫大
崇高莫大
常尊
貴有
紆青
紫
衣錦
富貴
金
遷一歲
三入
明唐
游俠

意氣史記意氣高作權力權行州里橫穎川夫

交通無非豪脫季布魯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數

不推埋王溫舒少時結客場少年感分遺身

見之從交黨結倫輕生重背公公黨游俠傳

公感黨之義成守節奉公萬章妻護俱俠

同四豪稱首漢書曰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

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

俠鷄鳴狗吠無不賓禮而談者以四豪為首

魯朱家俠大鄭當時上劇孟楚反時條侯為太尉

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汝諫不

可用淮南子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

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反謂其子

日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

也楊阿若魏志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游俠

西東市相殺楊阿若燕市荆軻飲夷門侯嬴夷

灌夫者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

廣衆薦寵下輩匹夫之細游俠傳序郭解之倫

權觀以此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絕

幸非不幽并之俠曹子建詩借問誰荆軻政

客並刺趙張之倫上同

奢侈潛附

殫物窮寵張衡東輕肥貨從皆珠玑體汰心侈

相高七雄並爭競瑤臺瓊室臺室以瑤鵠冠

服之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

有獸炭羊琇作獸炭謂屑瓊弁傳楚子玉為瓊

馬不與果戰石椁桓子曰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

敗之錦維實甘寧字興霸道路止縉錦維

愈之錦維實甘寧字興霸道路止縉錦維

戾以欲敗度縱敗禮自邪所自邪也子夏心戰

子夏孔門之高弟猶云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

盜卒老于服文彩厭人象之主奢侈以家終

取伯有侈汰終奢靡相尚石崇與王愷羊琇

愷以柏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布步障四十里

崇作錦步帳五十里崇泥屋以椒愷屋以石脂

碎之以珊瑚示崇崇擊丹楹刻桷魯莊公丹桓宮

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鏤簋朱紱

君有共德而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鏤簋朱紱

仲抱甕以釀羊琇冬日令人抱甕取聖人去泰

老子曰聖人蟬蛸刺奢詩序蟬蛸刺奢也昭公

去奢去泰蟬蛸刺奢詩序蟬蛸刺奢也昭公

將無依焉曰蟬蛸之羽衣裳列女樂諸生常有

千數楚蟬蛸之翼采采衣裳列女樂諸生常有

地貴濟其地為馬埭編雍徹三家者為地室
錢滿之特人謂金埭子享之為地室而懸請隧侯
而懸馬埭至聘楚楚子享之為地室而懸請隧侯
納王馬埭至聘楚楚子享之為地室而懸請隧侯
章也開他通路曰隧王許曰王章也言隧天子典
下舞八俗孔于謂季氏入俗舞于庭夾穀焚香
上蔡字彥成為交趾太守出入鳴鐘磬備威儀
子伯後吹車騎滿道胡人來轂焚香妻妾乘輿
人賞之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仲尼曰惜也
不知多與之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仲尼曰惜也
器諸侯之制也綠衣黃裳前安上僭詩綠衣今木
色黃正色綠衣反玷樹塞管仲僭諸京城百雉
反黃裏非禮制卷之九

鄭共叔段為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匹士之祭祭謂之禮匹
非制也君將不堪傳居處不淫處不淫上僭
竊也君子大夫已上也下僭下不僭上
下僭下不僭上

任誕

飲酒非類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
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百錢掛杖
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百錢掛杖
頭酒店便獨酣暢踴躍當世貴盛不肯請也拍浮
酒池畢茂世名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糟肉更

堪久飲酒不見酒家覆餗布日月糜爛何為
爾不見酒家覆餗布日月糜爛何為
今年不見酒家覆餗布日月糜爛何為
肉美騎別集友進坐良久州從事桓宣武曰卿向飲
客事何以便去答曰友問曰羊肉美一生未嘗
得樂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容今已飽不復須駐
了無便呼酣飲泰尹疎放好酒嘗步屣白楊飲
昨日飲酒無偶野問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熟讀離騷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與騶對
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飲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蹇慢與車前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與騶對

三驕對飲觀者如所恨古人不見我張思光居
堵謝處之自若所恨古人不見我張思光居
恨我不見古人所與遊不盡擇蘇子瞻在黃
恨古人不見我所與遊不盡擇蘇子瞻在黃
且起不拾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
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矜睡有不能
談者則連之使說鬼或
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咄咄子陵世祖幸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
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決
耳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
汝耶歎息唯問長柄葫蘆陸士衡初入洛洛客張
升與而去唯問長柄葫蘆陸士衡初入洛洛客張
其言唯問東吳有長柄葫蘆性嗜酒得種來否陸兄

乃海大望上樹取鵲子
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
鵲子涼衣拘閣樹枝便
神色自若不知何署軍
何署若無人不知何署
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
曰未知生西山爽氣同
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
版相料理初不答直高
家凡貴賤造有酒輒設
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可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
士到門不吐哺輒洗其
五律第五卷之九
也門者以告自携七筋
神武遠見之自携七筋
獨餐有一御史姓裴同
交言又不命七筋明日
瞻方謂裴曰君足名見
士於是每與之同食人
有謂其不聰曰卿自難
何劉沈謝謝中書索亦
地接靈璧蓄石甚富一
出楊次公為觀察使因
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
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
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
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
層巒之巧又勝又納之
神鑲之巧又勝又納之
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
水手攬得之徑登車去

輕詆
大兒孔文舉
嘗自作書欲與孫策伯
如是為欲使孫策伯符
見可使借面弔喪人皆
乎可使借面弔喪人皆
客其意以苟但喪雅長
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
毅耶便曰不爾樂令耳
唐突西孫興公多塵滓
子也欲傾覆諸公已醉
迅舫欲傾覆諸公已醉
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
便欲擲水中孫興公多
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山至北唯愛溫子昇寒
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
鳴大耳所見不逮所聞
謂信明曰當聞有楓落
欣然多出水嚴挺之乃
引舟遂去嚴挺之乃有
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
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惡性妓
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
聲及之便殺惡性者射
楊州治中苗苗初至謂
時見苗苗苗恨還刻木
惡性妓魏武有一妓聲
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
聲及之便殺惡性者射
楊州治中苗苗初至謂
時見苗苗苗恨還刻木
惡性妓魏武有一妓聲
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
聲及之便殺惡性者射
楊州治中苗苗初至謂
時見苗苗苗恨還刻木

之牆下旦食雞子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
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履齒蹶之又不
得蹶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
聞而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性急有容謝靈運
當無一毫可論況藍田耶性急有容
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
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史
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不意天壤之中有
時人歎其性急而能容復坐不意天壤之中有
王郎謝家意之不悅太傅慰之曰王郎逸少
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
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封胡過未不意
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謝家意之不悅太傅慰之曰
謝韶小字過未謝淵小字殺鵞桓南郡小兒時
鵞共闔南郡鵞母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鵞欄
間取諸兄弟鵞盡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
五車露王卷之九

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投局謝弘微至
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投局謝弘微至
人未嘗有梧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
收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病足梅待讀名詢晚
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病足年躁于祿位而
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鄧禹笑人自恃
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孫登無怒孫
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孫登無怒孫
首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孫登無怒孫
登性無志怒人投諸水中孫登無怒孫
欲觀其怒既出便大笑本

飲餞毛詩出宿于祖
送南浦楚辭余交手今連贈言辭于孔子曰贈

以帛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
不達不勞無功不患無親不信無德不恭無禮
慎此五者子路曰送言曰吾聞子路而老子送
田頌終身奉之送言
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
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于
灰者好議人之惡者也博辯闊大而危其身
歌驪駒驪駒在路僕夫整駕雨泣
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雨泣
彼采蕭兮一日三月不見如三月
三春一移斗柄
同判袂同分手
上判袂同分手
之袂兮佇立
之袂兮佇立

牽衣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曰舍我故
抱祖道古之行者必悲莫悲
知重自愛樂府飛鵲行曰念與君離別氣絕
力加飡飯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
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
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
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唱陽關客朝雨輕塵
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唱陽關
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
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淚如綫
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注云張衡古別離曲雞
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
止寒心酸鼻杜贈別詩生離與死別自古難離

止寒心酸鼻杜贈別詩生離與死別自古難離

人豈鹿豕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何鄉
故人談既畢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
與彼二子善彼有戀之心未幾何期生
與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之謂乎
婦人也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其將有慕
貴之譏謝承後漢書范丹與王與親善與為漢
非陳澗之所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別路丹曰
今子遠適于里會面無期如其相追將有慕貴
之譏矣與瞻望弗贈子以不拜東觀漢記陳遵
及丹長逝不顧王丹謂遵曰俱世反覆唯
使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
贈子以不拜遂
屏而別遵甚喜

行旅

遠歸附

東裝行治辦嚴上發邁行征邁同挾糗齊僑處居
至車即浮陸而棧山航海遠險傳舍客驛旅廬同
羸糧羸擔也乘遽乘遽而至逆旅舍客驛旅廬同
趣裝猶言治治任整理嚴程行嚴駕同跋步行
日跋水問塗塗路也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
行日涉問塗塗路也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
牧馬童子問塗焉問津使子路問津焉孔子宿
春糧適百里者宿春糧適莽蒼莊子適莽蒼者
猶果然莽蒼近也徂矣言徂矣何之子暮何之

駢行同假道借路扞牧圉左傳不暇煖言駐驢以物戴星早行
之轉無定席不暇煖言駐驢以物戴星早行
驢同人假道借路扞牧圉左傳不暇煖言駐驢以物戴星早行
牧靡所底戾戾止輒躬灑掃郭林宗別傳林宗
曰此必郭有道後人至見之薪水自備劉寔字子真
行每止不累主晝錦歸捆載而歸得財濯足
請遠歸沈塵上同軟脚酒上同歸自邊樂
口濯足沈塵上同軟脚酒上同歸自邊樂

遊覽

卷之九

登農山家語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
志從舞雩語樊遲問從遊於舞雩之下遺老忘死
談苑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遷子綦進諫曰荆
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司馬遷子綦進諫曰荆
人遺老而忘死登會稽史記太史公登會稽山
風景不殊世說曰過江諸人每暇日輒相要出
景不殊舉目登崑崙揚分浩蕩日將暮今望心飛
有江山之異登崑崙揚分浩蕩日將暮今望心飛
歸遺極浦登崑崙揚分浩蕩日將暮今望心飛
挑達詩挑分達今在城闕刺宛丘丘之上宛丘

刺陳幽公樂九原音趙文子觀於九遨遊詩以
遊蕩無度原曰樂哉斯丘遨遊詩以
無非事者無有無事濟勝具許掾好遊山水
人云許非徒有勝韓愈好奇奇嘗與客登華
情實有勝之具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
狂慟哭為遺書華山令百計取之乃下

懷舊

求舊高書人惟求舊不遺論語故舊不久要論
器非求舊惟新遺則民不偷久要論
平生之言故思玄度清風朗月令人思玄
鉅鹿下漢文帝謂馮唐曰昔有為我言李齊之
鉅鹿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
下也遊子悲故鄉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
五車錄五卷之九

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
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
諸母故鄉人樂飲極哦停雲之詩思親友月落
歡道舊故為笑樂
屋梁杜甫夢李白詩落月暮雲春樹杜甫春日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動山陰夜雪之興
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子王
忽憶戴逵乘興便乘小船詣之極竭望望之思
言思之切也若葵藿之傾太陽思心若葵藿
搖搖我心如懸旌思暮朋友如思其人到其鄉
東觀漢記章帝幸東平王祭東平王酹墓高士
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公酹墓徐
懷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及
懷義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致酹

慶賀

取妻賀取妻者曰聞生子盧給父與太上皇同
生里中持求賢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
牛酒相賀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
將興也君自以爲不足其臣也若有餘今主任
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不知所賀傳于玉治兵
又求賢人吾是以賀不知所賀
貫三人耳子文薦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
王過三百乘不能以入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賀得地呂氏春秋云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
乎輕賀冬至漢雜事云冬至陽氣起君道賀不賀
重也賀冬至賀夏至陰氣生君道賀不賀
燒北澤管子云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
人賀恒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

之利矣是歲租稅反弱晏子云景公探雀穀
九月而具粟又美反弱隨後漢書鄭玄傳云臨淮
再拜賀曰君有兩鹿隨郡兩鹿隨車主簿拜賀
聖人之道矣兩鹿隨
曰聞三公輻書作鹿相隨慶弔相隨漢劉向與
明府必爲宰相矣相隨
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多
奢驕奢則賀誕慶生懸弧男子生曰懸桑弧蓬
禍至也賀誕岳降詩崧高維岳降神生甫及
方設斂斂於門右岳降天維岳降神生甫及
申甫南侯也生甫令旦上綬麟祥旦徵在以編
申甫伯也生甫令旦上綬麟祥旦徵在以編
綬繫初度之辰生日誕彌令旦生日大椿之壽
壽人

祭祀

祠酌嘗蒸酌新菜可為秋祭曰嘗燔柴瘞埋祭天曰燔柴瘞埋祭積薪也進品物燔柴瘞埋祭天曰燔柴瘞埋祭積薪也進品物燔柴瘞埋祭天曰燔柴瘞埋祭積薪

先脾先肺又曰孟春之月其祀先脾中央土其祀孟夏先脾先肺又曰孟春之月其祀先脾中央土其祀孟夏先脾先肺又曰孟春之月其祀先脾中央土其祀孟夏

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巳商曰彤兩雅云高宗彤周曰繹高宗彤周曰繹高宗彤周曰繹

氣散莊子人之生氣之聚氣散莊子人之生氣之聚氣散莊子人之生氣之聚

伍車舞伍

卷之九

454

五百廿三

五車雲玉

卷之九

三

五百十八

卷六

三

五百十八

矣吾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土饅頭墳壽藏稱人安居穴

上佳城稱人宿草不哭禮記曾子曰朋友之

其宅卜孝經云卜其宅不斬木為宮室不斬于

挂劍延陵季氏挂過則式子路曰過不避塗潦

曲禮送喪不由徑不歌適墓葬鰥寡黃霸字次

鰥寡孤獨有火無衰經千餘人鄭玄傳玄卒遺

葬者霸為區處命駕撫棺范式字巨卿與張

徑赴者千餘人命駕撫棺范式字巨卿與張

吾已其時葬子能送我乎式覺即服朋友服

命駕而往及葬式未到引發中路而極不進

其母曰汝待巨卿也巨卿乘白馬素車而至撫棺

曰元伯可進矣樞乃進式乃修墓種樹而還

伯元四方來會後漢書郭泰卒四方之荆棘不

字元四方來會後漢書郭泰卒四方之荆棘不

生城十里家墓記孔子廟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

高城二尺家為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

冢蓋孔子弟子異國各持其國樹珠璣玉

來種之孔子弟子異國各持其國樹珠璣玉

匣西京雜記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璣玉

形如鐘甲以金銀匣上皆錢以較龍鳳玉匣

以爲然伐蜀過子儀墓賣兒女葬後周王德喪

名公如并一女賣之以營葬德種瓜辦葬齊韓

展墓而入檀封墓武王封比冀神理絲絲戴公

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絲絲戴公

所以尊名古史考謚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

暴貴禮記君子已孤不更名暴貴不為父周道

幼名冠字死行之迹大戴禮謚者行之迹是以

行出乎已知行間其謚貞惠文子公叔文子卒

名曰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君曰昔

者衛國國有難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

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

平謚夫子是以謂之文子貢問孔子文子何以謂

不耻下問是貞節先生漢記范丹中平二年卒

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謚有七十二品禮記

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以為恭

恭王謂大夫曰文強理勁直謚曰武以為恭

若從先君於廟請為靈若厲言加惡謚也既

何毀之君臨楚國而知其過可不謂之恭乎

哭龔勝漢書龔勝有父老來弔其哭甚哀既

生竟天年非吾徒也哭陳蕃賢武為中官

遂趨而莫知為誰哭陳蕃賢武為中官

哭龔勝漢書龔勝有父老來弔其哭甚哀既

害郭林宗哭之於野慟而歎曰人之云情之
所鍾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
最下不及情之所鍾正在此王曰聖人忘情
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峨峨若千丈松
人鼓琴數曲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
其慟復徑上林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
先頗復賞此否因大慟遂下執孝子而出人
琴俱亡王子猷來奔喪不哭子猷先出子猷
入坐靈牀上取子猷琴彈之既久月餘地云阿
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地云阿
兄風流頓盡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二
五車露王

道禮縣之曰哭有二道有節哭號號哭
笑後號哭之有哀而哭之有節哭號號哭
所望於法護王於是性哭督帥刀約不聽前曰
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
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法護敬美哭穆伯喪敬美
陶小字末婢謝琰小字敬美哭穆伯喪敬美
書夜哭文伯之喪敬美子罕哭介夫禮子罕哭
子哭陳莊陳莊子歿魯人欲勿哭縣子曰古之
得而哭今大夫交政樂布哭彭越布爲梁大夫
離欲勿哭焉得勿哭樂布哭彭越布爲梁大夫
使葬未反越夷三族布回奏事越頭下哭之吏
捕以聞上怒布曰云云恐人人自危乃釋布爲
尉不盡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而退有慟淵

有慟平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野哭哭非其
序哭序而哭之哀効文子曰夷狄哭而哀
音大之發於聲者注三曲而哀秦庭之哭若
哀之發於聲者注三曲而哀秦庭之哭若
不絕聲上曰秦哭窮途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
輒慟哭哭則不歌哭則不歌爲位而哭子思
而返交手禮親始歿枕股傳衛殺衛喜尸諸朝
哭而交手禮親始歿枕股傳衛殺衛喜尸諸朝
出衣其尸枕呼滅子蒲歿哭者呼滅子蒲名
股而哭之呼滅子蒲歿哭者呼滅子蒲名
尸後漢京兆人脂習與孔融親善每成融剛
及融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直
舉捨我死吾何用生爲曹操大怒收習將殺之
後故出魏文帝以習有樂布義加大中大夫

成珠鮫人泣如雨詩泣涕泫然孔子既得合葬
後至孔子問焉曰防墓崩孔子泣岐楊朱泣岐
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班竹相如泣涕
可西可女哭齊景公涕出斑竹相如泣涕
南可北女哭齊景公涕出斑竹相如泣涕
沾袍仲尼感而反袂潺湲涕楚辭橫竹盡斑
每念王室孺子泣禮記弁人有其母歿而濡
鳴咽流涕孺子泣禮記弁人有其母歿而濡
爲繼未嘗見齒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矣
泣露襟喪禮泣露襟坐語相泣子叔孫姑聘
泣露襟喪禮泣露襟坐語相泣子叔孫姑聘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請相泣樂左近而
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歿子吾聞之哀而
樂樂而哀皆喪撫而泣之國語叔向見司馬侯
心也何以能久撫而泣之子撫而泣之曰自
其父歿也吾與比而事君也昔其涕泣不可
禁戶子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
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數行下呂氏春秋吳起
水濁而以泣清之也數行下治西門之外王
錯諸之魏武侯侯使之召之吳起至潛然涕
泣於岸門止亭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
泣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
既已壞曲池即已堙墳墓既以下嬰兒豎子
林者獨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
乃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潸然涕一人向隅
泣曰令夜立者破國必邑之人

東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泣罪
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泣罪
人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左為心今吾為君百姓
皆以其心為泣周舍新序周舍事趙簡子居無
心是以痛之泣周舍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
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
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愕愕自周舍死吾未嘗
聞吾罪也吾國幾過殷墟史記箕子過故殷墟
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燕市相泣荆
與高漸飲於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
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后持
之而泣史記賈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
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枕席有涕
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泣處東觀漢記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
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夜雨屋漏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漏因起涕泣
以謝母母曰但當登峴山襄陽耆舊記羊祐與
勉之何足泣也登峴山襄陽耆舊記羊祐與
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山望者過
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過
書舍何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
也心願其得學故側然涕零也師哀之作楚對泣
之而為之泣曰欲之可學不須費也作楚對泣
泣世說過江諸人每出新亭藉草飲晏周侯嘆
唯丞相慨然作色曰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卷之九

手

五車露玉
啞啞易笑言晏晏詩言笑嘻嘻易父子嘻嘻
語笑載笑詩載笑莞爾語夫子莞倩兮詩巧
今好口至矧父母有疾笑不解頤笑也匡衡能
輔也之語曰匡說胡盧同上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
詩解人願胡盧寶藏之周客聞而請觀之掩
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掩口絕倒極笑曰驢
笑也燕石遇風雨即飛之石然而哈哈笑西微笑曰啞至大笑曰至詩兄弟
嘖笑韓昭侯曰明主愛一愧笑明帝紀聽
笑公是公聽然談笑談笑三軍選諛笑孟喬肩鸞笑
猩猩啼而人就禽鸞鸞笑而被格吳都賦猩猩
則啼為人所禽鸞鸞見火則執手而笑笑則上

脣掩目 鵲笑 斥鵲之笑 海若 同上河伯至北海
被格 今我脂子之難窮也 吾 嫣然笑 東家之子增一
分則大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
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
城迷下蔡 大笑 老子下士聞道大笑 齟齬笑 齒
痛不能 孟嘗君 史記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趙
忻笑也 孟嘗君 史記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趙
曰始以薛公為魁梧也 但大笑 國志馬忠為人
然今視之乃眇丈夫耳 但大笑 國志馬忠為人
大笑而己 恣 頭沒杯案 魏太祖與人譚論戲弄
頭沒杯案 中饋也 樂然後笑 語樂然後笑 孔明
沽汚於巾幘也 諸葛亮領益州牧周為勸學從
不能忍 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周為勸學從
五車罪五 卷之九 主

與開口笑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營利鬼笑
宋劉伯龍歷郡守貧窶然將營什一之利為
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後為
鬼所笑也 哄堂笑 有不可忍者維端大笑則三
院皆笑 乞假附
焚券 馮贗酒 高祖從王媼氏武負賈 貨粟莊周
於監 折券 援 倍息 賈而買無者取倍稱之息注
稱舉息利也 已債 傳曰已債無者取倍稱之息注
倍利而舉債 已債 傳曰已債無者取倍稱之息注
商賈大者稱財息少者 貸子家 起長安列侯行
坐列販賣主稱舉也 卷之九 主

二十一年使者逆出穴云魚訢學乃曰

平直器官正良不異志

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居大不易白居易居易初至

風吹又生嘆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不盡其

水利獻策王介甫為相大講水利劉貢父嘗造

得良田萬頃但求擇得利便之地許水耳介甫

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見章子厚

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成後七年北歸時章丞

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

世傳瑞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崖州地望

最重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

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米顛日設客皆一時名

戶參軍他州何可及卷之九

上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

人皆以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

佳諺秦太虛名觀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

爲佳戲之諺前言戲之耳謂斬之宋萬歸宋

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旁狎德

病之遂試宋公注戲而相狎曰斬也旁狎

所也玩人德

盜賊

暴客重門擊柝相翔秋官野廬氏掌賓客至有

僅爲盜也斬關責其穿窬聚荏苒傳鄭

人於荏苒之澤子草竊草竊於草野中竊盜也

城狐社鼠城狐社鼠竊狗偷米賊後漢張陵造

道者出米五綠林赤眉同黃巾上杜詩

攻劫書寇賊寇寇注盜有道盜亦有道也

藏聖也先人勇也後出義盜跖憎主人主人

也知可否智也均分仁也盜跖憎主人主人

竊財猶謂之盜小人勇小人勇而誨盜誨盜

梁上君子後漢陳寔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

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呼子孫正色訓之曰

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

君子是也盜驚自投歸罪寔徐曰視白頭賊侃

君狀貌非惡貧耳遺網二疋而遣之白頭賊

擊杜牧將王貢侃遙謂曰卿本佳人何殲渠魁

爲隨殺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降

五車卷之九

書藏厥渠魁先擒王射人先射馬揭篋擔囊

脅從罔治先擒王射人先射馬揭篋擔囊

莊子曰將爲肚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

必攝緘縻固局竊此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踰垣穿宇富宋之向氏

大貧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爲盜向氏聞爲盜之

言不偷爲盜之意遂踰垣穿宇手足所及無不

探取俄而巳獲盜賊罪沒先人之罪國氏曰嘻

竊鐵 京師白劫 後宗室修義為吏部尚書惟事

不遜對眾呼天大唱賊人問白曰安得有賊

居曰物多者有官京師白劫非大賊乎更刺

史竊鞋 鄧仁凱性貪為密州刺史家奴告鞋

竊其鞋史訴之仁曰盜摸鐘墨 縣有失物莫知

刺史不是守鞋人 盜摸鐘墨 縣有失物莫知

為盜者乃給曰某廟有鐘能辨盜為盜者摸之

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惟之令囚人惟摸之

惟一囚無墨訊之 防盜樓鼓 齊兗州刺史李崇

果盜匪池筆談 案小兒偷盜 齊兗州刺史李崇

樓盜發掘鼓亂擊俄頃聲 案小兒偷盜 齊兗州刺史李崇

布百里無不擒獲談藝 案小兒偷盜 齊兗州刺史李崇

兒偷刈隣家稻曰十歲便能為 割牛耳 包拯知

稻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更 割牛耳 包拯知

有訴盜割牛耳者公使歸屠其牛既而有告 割牛耳 包拯知

者公曰何為割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服

盜殺牛 郭舒有雅行盜殺舒牛事覺來謝舒

人持盜 陶侃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何用曰行

柳樹因何盜 陶侃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何用曰行

因盜之施惶怖 不責盜銀器 宋張齊賢漕江南

事於懷公熟視不問後為相厥後多得班行此

奴竟不沾祿泣告公曰爾德盜吾銀器乎我懷

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

念汝事我日久今與錢三百千汝去門下自擇

所安益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不

可復留也奴震 不問盜米 楊城嘗絕糧遣奴未

駭泣拜而去 不問盜米 楊城嘗絕糧遣奴未

千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 不責盜筍

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也唐晝 不責盜筍

宋沈道虔人有盜筍者止之曰此筍欲成林更

有佳者相與令人買大筍送之盜慚不取令人

置門賊壯其志 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

而還賊壯其志 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

得今日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

賊壯其志 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

餘七練賊不知處封追以與 戴淵掠劫 陸機重

之賊曰賢人也遂盡封追以與 戴淵掠劫 陸機重

甚盛淵率少年掠劫岸上指揮皆得其宜神姿

淵便涕泣投船屋上逢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

薦之仕至征西將軍世說 難當賊 李勣言我年

賴賊逢人即殺十四世說 難當賊 李勣言我年

大將用兵以救 人成也唐本傳

人成也唐本傳

五車霏玉卷之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人物部

美丈夫

如瓠張蒼肥若畫馬援眉目如畫編貝東方朔目如懸

傳粉何晏玉人容儀俊爽時謂之玉人王塵

與手一色王夷甫美容貌常執玉柄連壁仁夏

侯湛並有美容貌常映珠人曰昨與吾外甥並

五車霏玉

人物部卷十

坐炯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投果又潘安仁每

然來映人後卒人謂之看殺行於道羣姬

以果投之遺帽晉書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常覽

常盈車之爭遺之帽冠玉陳平美而艷

之羣姬悅之爭遺之帽冠玉陳平美而艷

左傳稱公子宋玉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

願王勿與出入後宮宋玉曰臣東家之子增之

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

太赤然此女登牆三龍章鳳姿寸好容色雖土

年窺臣臣至今未許瑤林玉樹王戎曰王衍神

木形骸不自飾而龍瑤林玉樹王戎曰王衍神

章鳳姿天質自然瑤林玉樹王戎曰王衍神

風塵外物真漢相容貌絕人單于來朝遷延却

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如鐘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神仙
惟甚都都閑雅之稱如鐘尺其聲如鐘神仙
中人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醜丈夫
欽願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欽願折額貌甚醜
異於人與我宗者推頰郭治犖眉推頰色如漆
必此兒遂舉之推頰郭治犖眉推頰色如漆
也承宮後漢書曰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使求
醜不可以示遠人乃管輅魏志曰管輅容貌醜
以大鴻臚魏應代之乃管輅魏志曰管輅容貌醜
也支離隱願莊子曰支離者願隱於膺肩髀
也勝夏禹長頸顏子曰禹長頸烏喙面目醜茂不
揚傳晉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言而
曰善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言而子羔貌
矣遂如故交字子高長不過六尺貌甚惡瞿目
惡家語高柴字子高長不過六尺貌甚惡瞿目
佐宋左傳華元聘其目瞿其腹慶賜相秦更記
醜顏楚辭鮑魚之目以失人濟臺滅明字子羽狀
薄既而受業秦相貌以失人濟臺滅明字子羽狀
取人失之幸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厲恐似
已莊子厲人夜半生其父取火孟陽擲瓦張
陽麗每出人惡之太冲亂唾容少時出洛陽道
輒麗每出人惡之太冲亂唾容少時出洛陽道
婦人連手共榮之左太冲絕醜亦效岳遊遊於
是羣麗每出人惡之太冲亂唾容少時出洛陽道

美婦人

淑姬詩彼美淑姬淑媛有南威之容可以論於

議於婉婉詩婉婉今情吟美目笑兮南威戰國

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西子即西

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施

窈窕美色為艷美心為窈毛詩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清揚詩有美一人采芣凝脂螬蟬

瓠犀詩碩人其頤如瓠犀齒如瓠犀螬蟬眉如美

而豔左傳曰宋孔嘉父之妻美宋華父督見之

娶其妻殤公怒先可鑒又曰昔有仍氏生子鬻

督遂殤殤公怒先可鑒又曰昔有仍氏生子鬻

五傳五傳

日玄妻變娶毛嬙驪姬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

之是不嗣焉毛嬙驪姬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

見之西施陽文淮南子曰晏容修齒形嬌骨佳

也邢夫人史記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

願見邢夫人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

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

觀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

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是矣於是乃

低頭俛而泣自李夫人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

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有佳人

善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嘆曰

召見之實妙麗黃公二女尹文子曰齊有黃公

善舞以爲夫人黃公二女尹文子曰齊有黃公

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聘者喬公兩女志

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喬公兩女陰麗華初光

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李勢女桓溫平蜀以

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李勢女桓溫平蜀以

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李勢女李勢女桓溫平蜀以

著齋中妻南郡王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李正

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綰髮

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見殺乃是木懷王

擲刀抱之曰何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

待絳樹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青琴

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安妃之翠翰眉

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蟬翼鬢帝宮人魏文

膚一向潤秀色若可餐蟬翼鬢帝宮人魏文

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陳巧笑皆日夜

有劉瓊樹始製爲蟬鬢中丞臣氏其曰吾聞

曰蟬尤物甚美必有甚惡而天鍾美於是必以

五章五章

是有敗也天有尤物足以伐性之斧命曰伐性

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伐性之斧命曰伐性

之斧我寒泉浸明玉別集昭儀方浴帝私視侍

乘七發寒泉浸明玉別集昭儀方浴帝私視侍

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它日昭儀浴帝賜侍

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飛揚語近侍

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立昭儀爲后矣

媼母何承天纂文曰媼母離春列女傳離春者

王之正后也極醜無雙凹頭深目長壯大節四

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

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孤逐列

自謂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爲后孤逐列

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

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 **孟光** 梁鴻之妻孟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 **亮妻** 襄陽記曰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配曰子孔明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鄰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醜女誕女世說曰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娶婦比踪英傑而 **効輦** 西施病捧心而顰鄰女曰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 **登徒妻**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玉曰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耳聾齟齬歷齒旁行踽踽又亦且痔登徒子之使有子王 **許允婦** 許允婦阮德如妹察之誰爲好色者矣 **人物部卷十**

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惟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幾色 **犖麋** 犖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倭遂雅相重 **犖麋** 犖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倭隗毛犖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媿倭善隗毛皆醜婦人倭爲反 **人物部卷十**

長大人

腰十圍 晉書曰尹緯字景亮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 **跡六尺** 史記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見 **見襄武** 魏志曰成於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 **出蓬萊** 漢書曰黃莽時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曰巨毋霸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北昭如海北

車四馬建旗載請闕則枕股 **眉見軾** 穀梁傳十二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弟兄三人射其目身見九 **骨專車** 國語曰吳伐越麋會斷其首眉見九 **骨專車** 國語曰吳伐越麋會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 **十** 丈國語曰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 **千仞** 楚辭曰東側唯魂 **伍子胥** 伍子胥長一尺 **東方朔** 東方朔長一尺 **西南大荒人** 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 **西北海外人** 比海外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人物部卷十**

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相去千里腰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天酒不食五穀魚肉好游山海問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 **龍伯大人** 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龍伯大人** 國有大人釣六鰲合負而歸因灼其骨帝怒滅之 **大荒林父** 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 **短小人**

短小人

焦僂 僂僂國人 **侏儒** 短人 **張仲師** 漢光武時潁川王祭樂進魏書曰王祭樂 **臧紇** 左傳邾人莒人敗於狐貍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貍敗我於邾注臧紇救鄭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敗我於邾注臧紇救鄭也 **蔡義** 漢書蔡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

持夾楚葉公楚葉公子高微小短齊晏子晏子
乃行楚葉公齊其行將若不勝衣短齊晏子
使楚楚葉公小門晏延年敏捷妻護精辨漢書曰
子不入詳奉使延年敏捷妻護精辨漢書曰
事人短小精悍敏捷于巨靈漢武故事東郡送
巨靈陀移國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陀西海畏鵠
靈陀移國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陀西海畏鵠
經曰西海外有鶴國人長七寸行如飛日千里
百物不敢犯唯畏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
歲人在場東方詒騶漢書曰東方詒騶侏儒
中人從軍擊虜不任軍事無益於
縣官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
小丈短主簿王恂為桓溫主簿為人
夫短主簿短小故號曰短主簿

賢婦

五車露玉

人物部卷十

七

脫簪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
晏起亂之階自婢子始王曰樂色而忘德失禮而
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
成中興守符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於漸臺忽江
人曰王與官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不
敢行使者反取符未及還臺已壞夫人沉水而
死長孫皇后唐太宗立長孫氏為后深重之常
農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岐陽公主杜憲宗以
陽國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但數十
人公主謙委恬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內
外無間言始至即與綜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
肯俯屈秦請納之悉市寒賤易制役者自是聞
門蕭羅敷秦羅敷嫁邑人王仁後為趙王家令
然羅敷一日敷出採桑陌上王登臺見而悅

五車露玉

人物部卷十

八

之欲奪焉敷乃作陌上令女魏曹叔文妻各令
行以自明王意乃已令女魏曹叔文妻各令
惡家歸歸之嫁乃斷髮截耳為信及曹氏盡死父母
強迎歸歸之嫁乃斷髮截耳為信及曹氏盡死父母
世如輕塵樓弱草耳何乃自苦令女曰仁者不
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禽獸之行吾
豈為趨機勸學歸後漢樂羊子遠尋師學半年來
之夕趨機勸學歸後漢樂羊子遠尋師學半年來
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言曰此織生自蠶絲
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遂成丈匹今君
斷斯機也則枉用前功夫子積學當知其所
亡以就懿德若中道廢業何異斷斯織乎羊子
感悟復引刀斷臂尚幼妻李氏携其子歸至開
封府旅舍主人不納率其臂出之李氏慟曰我
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手為人牽出即引刀自斷
其臂開封尹聞之厚贈李氏而答杞良婦秦孟
主人以其事上聞旌表其節焉杞良婦秦孟
范杞良三日夫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為製寒
衣送之至長城尋問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
振地城崩尋夫骸骨多難認齧指血滴之入骨
不可拭者知其為夫骸骨多難認齧指血滴之入骨
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骸骨於下坐於黔婁妻
傍而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黔婁妻
更黔婁妻家貧有守妻張氏素執婦道以賢聞妻
疾卒氏慟哭治喪有條曾西往弔見其尸在牖
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
斜其被則善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
蓋先生意也觀者嘆服良妻布衣後漢書王
之非其意也觀者嘆服良妻布衣後漢書王
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鮑恢以事
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荆中
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
曰妾是也苦掾叩無書飯乃下拜歎息而還案
注言勞苦相宜妻出汲君宣從桓氏父學父奇
過更無書信宜妻出汲君宣從桓氏父學父奇

其清若以女妻之資送甚盛宣不悅妻曰既承
君子准命是從乃永知布紫與宣共挽鹿車拜
姑禮畢提甕出漆室憂蔡未適人倚柱而嘯曰
汝修行婦道漆室憂蔡未適人倚柱而嘯曰
魯君老矣子勿墜婦曰此卿大夫之憂也女曰
不然昔有客馬逸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飽葵
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里魯國有患君宿瘤
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乎列女傳宿瘤
採桑女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受教父母採桑不
受教觀王王曰此奇女聘之同上

賢母

擇隣孟軻之母三徙除墓嚴延年為河東太守
伏誅乃曰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酷法其母知終
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延年果棄市東海莫
五車露玉人物部卷十

買豬肉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
其母曰買豬肉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還魚鮮
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還魚鮮

孟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鮮寄母非避
嫌疑不疑母問以平反喜而食否則怒不食故
也

文伯母

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
嚴而不酷文伯母而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
為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隔
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儒學盧壺奏就家

慢受業

晉韋逞母宋氏父世儒學盧壺奏就家
號文宣君賜截髮待客嘗過侃時舍卒無以侍
侍婢十人

客母謂侃曰汝但留賓客吾為計乃截髮為雙
髻賣易酒穀極豐備歡樂從者亦過望達至京

師稱述侃康伯母晉吳隱之字處默居喪過禮
侃遂知名康伯母與韓康伯母隣康伯母聞隱

之哭謂其子曰汝居銓衡當舉此人及陳嬰母
康伯為吏部尚書遂舉隱之階清級

秦末天下兵起嬰亦起眾母曰自吾為子家婦
長見貧賤卒富貴王使括為將代廉頗其母請
利其趙括母史趙王使括為將代廉頗其母請

王乃原王陵母漢王陵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其母對使者自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叔向母叔向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

鼻何也對曰似惡聞郭氏晉書賈充妻郭產子
君王之臭王則其鼻郭氏黎氏三歲乳母抱向
乳母殺之就乳母思乳母而死郭氏又生一男乳母抱
在中庭殺之就乳母思乳母而死郭氏又生一男乳母抱
疑復殺之就乳母思乳母而死郭氏又生一男乳母抱
武達書曰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
則身不榮不此婦則福不家不寧不此婦則弟任
王妻段氏性不此婦則福不家不寧不此婦則弟任
日吾今得為水神伯玉終身不渡水美人與伯玉
者皆壞衣收不爾風波暴短轅車王導妻曹性
發西陽雜俎津在臨濟短轅車王導妻曹性
妾於別館曹知而將往導遂命駕以塵尾柄驅
牛短轅狼狽奔馳而得先至司徒趙謨聞之戲
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謙退而已謨曰不聞劉
餘物惟有短轅車長柄塵尾爾導大慙劉

人物部卷十

十一

夫人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後兄子外
有不忌之德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
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
撰詩當梁公夫人梁公夫人至姪太宗將賜公
無此也梁公夫人梁公夫人至姪太宗將賜公
召夫人吉以勝妾之意今有常制且司徒年暮
帝欲有所優詔之流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
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帝酒與
之曰若然何可飲此賦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
况尚於玄齡四畏堂王穆文公戲曰可名四畏
兼畏夫河東獅子陳季常妻柳氏悍至或詬罵
人也河東獅子陳季常妻柳氏悍至或詬罵
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出傳燈帝休
落手心茫然河東柳郡望獅吼出傳燈帝休
木名曰帝休服之不妬山海經倉庚肉又云倉

妬梁武后食士人婦妬梁武后食士人婦
之妬梁武后食士人婦妬梁武后食士人婦
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
姪為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密與
走避婦覺牽繩而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
惡先人怪責故羊驚哭自咎悔誓師乃令七
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室中祭鬼神祝羊復
日齊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祝羊復
還形瘠徐徐還婦見瘠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
辛苦復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
哀後復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妬
妻異苑曰吳與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為
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乘傷牛元
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乘傷牛元
婦人妬者乘賣皂英宋劉休妻王氏妬帝聞之
偁牛狗部中賣皂英宋劉休妻王氏妬帝聞之
五車第五人物部卷十

人物部卷十

十一

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
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
妾婢
永帛李孫相魯無織蒲藏文仲妾織
妾上旁妻妾也王禁小妻同上枚乘妻于鼻之
肯隨有子而總體士妾有子而為不敢失孝經
乘者不敢受笞王父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
失於臣妾受笞王父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
藥酒進之妾欲言恐逐王母勿言殺王父於是
伴僵仆而棄酒王父大怒笞五十杖妾一僵上
存主父下存主母身受結草相報魏武子有寵
語其子顯曰必嫁是疾巫又曰必殺以為殉及
卒顯曰寧從治命遂嫁之後顯為晉將敗秦軍

見一老人結草以抗秦將杜回馬倒因獲之後
報開閣放婢晉王敦嘗荒於酒色體為之弊左
驅諸婢妾數十人任真嚴挺子唐嚴武挺之
其所之時人嘆異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
挺之武奮然以鐵鎗就英武碎其首左右驚白
挺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安有大臣厚妾而薄
妾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安有大臣厚妾而薄
紅線薛嵩有青永日紅線翔風石崇婢以文辭
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妨於生愛寵愛
絳桃柳枝退之樊素小蠻楊柳小蠻腰素善歌
舞善

五車集玉

人物部卷十

十三

伎女

一點紅稱妓坐中若有一點油木梳同上坐上
梳京龍魚紅裙上錢樹子同上偶女許子和我
鳳都成虛紅裙上錢樹子同上偶女許子和我
皇維結明青樓家蘇小小油壁車郎乘青馬
何處結同心薛瓊瓊開元官妓第一手清明令
西林松栢下薛瓊瓊開元官妓第一手清明令
而得之作詞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爭得近
玉人纖手拈詞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爭得近
錄瓊瓊彈箏為史所詰綠珠石崇有妓人曰綠
明皇收付闕因以贈之綠珠石崇有妓人曰綠
乃使人求焉崇出妓數十人皆繡蘭麝而後
羅穀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
本受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莫愁
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樂府石城在何處住在
石城西艇子折兩漿催送石城來又鄭谷石城
昔為莫愁鄉莫女校書蜀人皆呼營妓為女校
愁魂散石城荒南史夏侯亶字世龍性儉率晚
妻廉為妓永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
者服每有容常隔簾奏樂東山妓謝公在東山畜
時謂相隨簡文曰安石必出與呂士隆
人同樂亦不得與人不與同憂呂士隆
妓樂相隨簡文曰安石必出與呂士隆
安石欲答之妓曰妾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
之詩話乃舍坐妓隔幔梁柳惲甚重其妻頗成
敢仰視僕射張稷為憐妻賞敬候每欲見惟妓
效常因稷奏樂妻隔幔坐妓因得留目贈東
作樂謝安劉夫人帷諸妓作樂太傅盛德
五車集玉

人物部卷十

十四

綾冠東萊公有善歌者至庭公獨酌令歌數闋贈
綾束人猶自意嫌輕作二詩呈曰一束清歌一束
女寒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唱小海晉夏統字
烈為小海唱於地間曲乎統曰國人痛伍子胥忠
女繞此三匝統危坐若無聞鶯過牆同馬溫公
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乃鶯過牆同馬溫公
舍私幸營效荆公往追之乃鶯過牆同馬溫公
集句戲云年去日來又忙暫偷閑去僧房
驚回一覺遊仙夢又沾泥絮東坡今妓求詩於
尊前流鶯過短牆談藝沾泥絮東坡今妓求詩於
心已作泥絮不逐東風上下任紅拂李靖謂
妓執紅拂侍側目靖歸夜有紫衣戴帽人扣門
延入乃一美女也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徐
願托喬木乃朝雲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
與俱適太原朝雲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

何物一婢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
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以爲未當至朝雲乃曰學
上一吐皮不合時
宜坡捧腹大咲

五車霏玉卷之十一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釋道部

釋教

優曇鉢花名三千年一現則有瑞佛日佛日也道月象教

奉佛刻木爲浮屠教沙門僧乘門上同方丈居

室丈室同優婆塞德士伊蒲塞上同紫衣

僧比丘同乞士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

施主乞食勤息僧爲勤息言勤勤行同上言勤

善覺同上言善能息慈同上言安息沙彌同上

芻同上乃草名生不背日冬夏常青伊蒲供

僧袈裟僧服名無垢衣又名消蓮社白蓮社

食度衣離塵服忍辱鎧蓮社白蓮社

五戒小行者乃出家其師許梵刹寺盛刹同上刹

同寶刹同蕭寺梁武帝姓蕭好檀那僧道稱施

檀越同上圓寂僧亡順寂上同真寂上同離此殼漏子

穀漏子同上閻維僧亡化茶毗毗音皮茶毗一箇僧

身尸也閻維茶毗同上茶毗一箇僧

夜宿曹溪借傳燈錄讀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
卽以筆記於窓間曰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

不覺燈花落入滅坐梵唄曹子建游魚山忽聞
茶毗一箇僧入滅化梵唄
哀乃其節寫瞿曇瞿曇招提寺曰蘭若
寂梵唄青蓮宇謂寺香積廚中浮屠佛也僧塔皆
處又長老道高臘長呼為須掛錫安任僧為
浮屠又長老道高臘長呼為須掛錫安任僧為
日蘇屠又長老道高臘長呼為須掛錫安任僧為
金策鈴鈴策錫也欲僧來祝髮僧披剃受五戒
刻章同齋禁不出伽陀戒珠持戒如珠戒壇戒受
壇傳燈釋傳度小僧曰傳燈杜傳燈無白風旛
之論風旛動六祖曰風旛非動論一云風動一傳衣
鉢傳授佛鉢木居士神像上人僧大鑒不傳之
五庫五庫

真印僧得閣黎僧也優婆夷稱女僧火宅僧僧有
者曰火般若臺般若般若智慧也願落煩惱髮
宅僧落其叢林叢語貧婆此云叢林譬如大跏
之結跏趺坐是相圓滿又全跏趺毗尼修多羅
跌是如來坐半跏趺是菩薩坐毗尼修多羅
爲經毗尼皆梵語陀羅尼觀世音菩薩說此陀
毗曇爲論皆梵語陀羅尼觀世音菩薩說此陀
紛而心經兜率天兜率天故取以名寺給孤
頂心經兜率天兜率天故取以名寺給孤
園須達多長者常施孤獨丈六身西天有佛具
而於此園佛說法處丈六身西天有佛具
金色結夏四月十五天下僧尼就禪利掛搭謂
鮮迦黎佛祖相南無又恭敬西方聖人佛西域
制佛祖相南無又恭敬西方聖人佛西域

道人同上漢作昆明池得黑灰東方朔人
子釋迦牟尼佛姓利初生時放大智光明
稱佛曰人中獅子阿耨菩提天中天天
天人師空王同金仙大雄氏三菩提
阿此云無梵語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
梵語貌此云等梵語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
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三摩提心皆云三摩
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三摩提心皆云三摩
提謂是心端正識僧伽李太白於豪傑中識
處謂是心端正識僧伽李太白於豪傑中識
浮屠中識依迦葉葉何曾藉偈依迦葉
大弟子人地獄正爲是人設浮圖法
五庫五庫

聖人也非聖者無法請誅之禮始事親終
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
所親親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昏
無親親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昏
衢巨燭海之慈航窮佛根源韓文公到彼岸
密多此云到彼岸窮佛根源韓文公到彼岸
諸佛地謂之彼岸窮佛根源韓文公到彼岸
識事譬如龍象勢力譬如龍象白黑業
親輒譬如龍象勢力譬如龍象白黑業
白黑業爲黑達磨譬如龍象勢力譬如龍象
云一切衆生作黑業譬如龍象勢力譬如龍象
斷業天花墮天花墮天花墮
龍象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水行中龍
以海水入一毛孔毛孔不燒魚龍等而被大

本相舒五指為獅子涅槃經曰阿闍王今醉象
如醉象惶金精髮○珠火眉惡事加衆生故得
懼而退金精髮○珠火眉惡事加衆生故得
髮色金精相環瑤飛錫錫杖也舒州潛山最
經曰佛眉象珠火飛錫錫杖也舒州潛山最
與白鶴道人欲以物識其地梁武帝以二勝公
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梁武帝以二勝公
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錫遂卓於
至麓因各以所識築室萬迴禪師師姓張年二
馬麓詩云錫飛常近鵲萬迴禪師師姓張年二
語其兄成遠錫飛常近鵲萬迴禪師師姓張年二
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
猶飛馬迴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之天女
猶濕計還返一日萬里因號萬迴禪師天女
獻花高僧傳僧有戒行神僧吐霧元豐間久旱
嚴潔天女來獻花神僧吐霧元豐間久旱

卷之十一

四

壽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
覺雨大作翌日物色於相國寺三門羅漢中至
第十三尊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松忽
詩云良弼為霖幸所望神僧吐霧應精求松忽
向東玄裝法師西域取經手摩靈岩寺松曰吾
及去其技年可西長若歸即東向使弟子識之
弟子曰吾師歸矣果然號摩頂松大空小空
訪潭州善覺禪師問有侍者曰有一兩箇乃
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
灑楊枝水石勒子暴虎佛圖澄取楊枝沾水灑
灑楊枝水石勒子暴虎佛圖澄取楊枝沾水灑
楊枝拂水而咒者三即起行故廣額屠兒廣額
謝僧鑿病曰辱灑楊枝之水廣額屠兒廣額
在涅槃會上放下渡河木杯名姓常乘木杯渡
屠刀立便成佛渡河木杯名姓常乘木杯渡
河因名焉不修細行飲孟蘭盆亡母生餓鬼中
酒食肉與俗人不殊

不得食佛言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
養十方佛然後得食目連白佛言孝順者亦應
奉孟鵲鳩和尚鄧州和尚足與食食訖僧盥漱雙
鵲鳩和尚鄧州和尚足與食食訖僧盥漱雙
亦吐飯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土驚愕普明龕
釋普明游清涼山鑿龕修藥忽一僧來云努力
後有群賊二虎入庵明不動而去僧又來云努
力後忽風雪一婦人婉美請寄龕中明憐而許
之更彼已下床而求寄床上女細滑非常遂欲火內
起彼空中曰汝無禪行但賜汝服長松之法三日
愈愈毛五十三參善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參
髮並生五十三參善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參
也筆法融頭山法融禪師四祖問寺僧此
是道布袋和尚布形材矮矮履額中只有箇法融
人布袋和尚布形材矮矮履額中只有箇法融

卷之十一

五

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頭痛換
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頭痛換
骨慧可初坐香山入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
骨非常痛也其師視之豐干饒舌豐干饒舌
頂其骨如五峯秀出豐干饒舌豐干饒舌
丘公牧丹陽忽頭痛豐干咒水噴之立瘥問丘
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曰到任謁文殊普賢
在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也問丘訪之
見二人團爐笑語問丘不覺致拜寒山執問丘
手笑曰豐點頭石無信者乃聚石為衆與談至
干饒舌豐點頭石無信者乃聚石為衆與談至
點頭石豐點頭石無信者乃聚石為衆與談至
理石皆輕慢敝衲尊者迦葉著敝衲衣來詣佛
告摩訶迦葉於此半坐我今誰先出家汝貝葉
耶我耶彼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豎貝葉
西域經多以道者借宿黃村東山一道者參四
貝多葉書之

永問曰借你宿肯麼女曰家有父母肯留汝
則宿道者行不遠於大樹下坐脫自是女子有
孕父母責問女言其故後虎溪三笑遠法師居
生一男竟傳法嗣祖傳虎溪三笑遠法師居
虎溪過輒鳴號送陶淵明陸靜修靜與華囊見
語道合不覺過之因大笑世傳三笑圖華囊見
試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
貞確一心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
女乃乘雲而逝顧曰海水可死須無以革囊見試
人者秉食針羅什不拘細行諸僧多效之什乃
心堅貞食針羅什不拘細行諸僧多效之什乃
誦觀世音之誦義為慕容永所得械其手足將殺
重禁中若有珠裝等身而鑄佛像裝實珠有
導之者以梯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歎佛不救衆
生像俯首而與之後市人擒盜盜言其事視像
五車罪玉卷之十一

尚俯王重贖其珠而更裝之

禪語

法空二空亦復空頑空貴真空不貴頑空頑空
身與空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我死後身與
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南北宗曹溪神秀亦
襲五祖法居制達磨六宗無相宗定慧宗有相宗
寂靜宗得布毛吹道林禪師拈起布摩尼清淨
寶珠映於五色隨方西來意僧問如何是祖師
各現言性照圓明也西來意僧問如何是祖師
栢樹三身六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
子傳三身圖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

之行也若悟三身自覺圓覺清淨故聞塵清淨
身即名四智入謂眼聞塵識清淨故耳根清淨
等六塵耳鼻舌身意聞塵識清淨故耳根清淨
身覺又云耳根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
淨故聲塵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
塵梵語直心此人能振掉除去今訛稱頭陀不見
不聞壽州道樹禪師人多色伎倆只消老僧不見
吾不聞伊伎倆有窮聲聞因聲聞道謂之聲聞傳
聲聞衆人惑聲為聞何怪聲迷道則號文殊無言
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
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顯於無言維摩
但會淨名是眞入不二法門等是不二法門維
兩字便得是眞入不二法門等是不二法門維
五車罪玉卷之十一

摩默然不應殊曰善哉是真無有

將心來安

文達磨曰我入不二法門也
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將心來安
心竟無心只有身為止觀止無所出定入定慧者見微
患已非若觀無所不見故五覺有衆生覺聲聞
定慧為菩薩止觀深淺階級欣上厭下而修者
覺佛五禪外道有深淺階級欣上厭下而修者
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大乘禪悟
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
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
此心即佛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
清淨禪法律禪為禪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
宗密禪一也一指禪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天
其致一也一指禪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天

龍一指頭禪一生外息諸緣可以入道達磨祖
受用不盡諸緣可以入道達磨祖
但外息諸緣可以入道達磨祖
從此磨磚祖問要作甚麼云欲得成鏡師在馬祖
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云欲得成鏡師在馬祖
轉磨成鏡祖問要作甚麼云欲得成鏡師在馬祖
大悟歸宗奉藏教明得箇甚麼宗舉奉示之李
不卷書云措大空讀恒河汝不滅性汝三歲見
恒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至於今六十
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髮白面皺其面必於今
於童年觀河之見有童髮否王言否也佛言汝
面雖皺而此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者非
變是言歡喜踴躍得未曾有楞嚴王三昧梵音此
亦云正遠九十九吸西江馬祖曰待汝一口
五種邪見是名正見吸西江馬祖曰待汝一口
五車講王卷之十一

汝白牛車法達念法華經三千部問六祖經說
汝自迷背不知坐却白牛法華法華經說
車却於門外覓三車傳燈法華法華經說
一童子花自口出是法華經六祖曰心迷法華轉
因名其山法達念法華經六祖曰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在家出家法華經六祖曰心迷法華轉
法華經六祖曰心迷法華轉
在家無任聞鴉無任聞鴉無任聞鴉無任聞鴉
要聞公曰無去無聲何言聞曰聞非有聞非聞
聞性本來不生何言有聲聞曰聞非有聞非聞
而此聞性不生何言有聲聞曰聞非有聞非聞
滅此聞性不生何言有聲聞曰聞非有聞非聞
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佛有七能我神通元是
一鉢到處是生一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
不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
不能佛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

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
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
心造惡是佛即心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
十人諸佛不如供養孤女觀心唐則天時有女
一無心道人黃藥狐女觀心唐則天時有女
心所在悉知之請入宮言皆驗大安和尚曰我
勒宮中聽法大安因置心於四果阿羅漢乃不
能知女辭屈變作狐下階走不知所適又代宗
時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令慧
中國師試驗師曰老僧即今在釋廢處曰和尚
問三藏罔知去處師叱曰這狐精後有僧問趙
州云在三藏不見只爲太近五陰即五蘊謂色陰
妄陰皆空七斤布衫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
妄行平聲七斤布衫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
五車講王釋部卷一

領布衫慧可得髓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
重七斤慧可得髓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
得吾肉道盲得吾骨最後慧可得髓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
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矣趙州眼婆問
浮杯和尚盡力道不得句還分付阿誰和尚云
浮杯無刺語婆云某甲不恁麼地問師問婆云
飲手哭云蒼天中更有何苦師無語婆云語
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
與南泉云云婆哭云可悲可痛後又舉似與趙
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他口啞却婆聞云
趙州自合喚婆手裏棒後趙州哭云可悲可無
痛婆聞合掌嘆云趙州眼放光明明照天下
漏智果天竺婆修淨無欲二十祖開夜多欲度之
云云曰我不求道亦不願倒我不禮佛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心
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淨無欲二十祖開夜多欲度之
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果人天小果達磨謂梁武帝曰

近祭祠師以杖敲竈三下咄云只是泥土合烹
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
拜師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設無生菩提
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因號破竈和尚
樹五祖求法嗣神秀偈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
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六祖惠能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定慧三戒定
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弘辨禪
師曰防非止惡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曰定
心境俱空照四大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
覽無碍曰慧
唾涕農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
於水暖氣歸火動氣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帝在何處圓覺
安心偈
惠忠禪師安心偈人法雙淨
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
佛印留東坡玉帶
佛印名了元饒州人時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見之師云

心非佛只管卽心是佛馬祖一喝百丈恒稱
 祖後謂大眾曰梅子熟也師參馬祖
 祖指拂子百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曰若有人
 問汝汝作麼道百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只這箇
 別有百丈掛拂子退身立祖便喝百丈忽然大
 省後常云我被馬祖大師一喝自得三月耳聾
 道得行不得白居易問鵲巢和尚佛法大意師
 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
 孩兒道得師曰三歲孩兒不生不滅杜鴻漸問
 道得六十歲老人行不得無住禪師
 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
 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既無生滅卽不被前
 塵所縛到無人縛四祖禮三祖曰乞與解脫三
 處解脫也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
 何更求脫佛土有世界號極樂髮白
 平師大悟世界極樂以無八苦十惡道故
 心白第四祖問師曰師髮白耶心白
 耶師曰我低髮白非心白也瓦礫擊竹

香巖智閑禪師一日因山中焚除草木魚不食
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失笑忽爾省悟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夜靜水不食佛法
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永終為甚却付與盧
行者五祖曰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盧行者
一人不會佛法它則悟道無明前問慧忠國師
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無明前問慧忠國師
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
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
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

神仙

廣成子一千二百歲安期生賣藥海邊瑯琊木
公男子得東王父上東王公上金母女子得西
道之名

五車露玉

卷十一

十二

王母同姪女赤錢鏗即彭祖有壺公壺公賣藥
肆每日暮飛入壺中內有樓美門名子高紫陽
觀重門侍從世謂壺中有天董許婉段許飛瓊
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

倭倭華段安香西尸解神仙辟穀絕粒神食不
王母四侍女名尸解神仙辟穀絕粒神食不
倭倭體生毛四寸能飛行捷步地行仙東坡以
張安道壽詩曰先生真是喬松子晉也好看筆
地行仙柱世因循五百年喬松子晉也好看筆
作鳳鳴遊伊洛問道人浮丘公接晉上嵩高山
仙去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煉神服氣能入水不
濡人火不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老

子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
大上老君也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
子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

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從母左腋
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黃
面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
額踈齒方口足踏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
伯陽號曰老子陵陽容成公皆陽子明容成內丹
又號曰老聃云陵陽容成公皆陽子明容成內丹
道家以烹鼎金石為外神丹陰長生得太清神
丹吐故納新為內丹神丹陰長生得太清神
仙周行守一太一經曰一者數之始生之道也
天下子欲養生守一最壽平氣徐昨與一相守引
氣若泉源其生身何咎是謂真寶老衰自去
三之法檢魂魄制萬邪清淨行九晨照洞房泥丸
氣降於寢室所謂引三玄牝玄牝不死是謂玄
光九星以照百神者也玄牝玄牝不死是謂玄
天地之根老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
於人為鼻北地也於人為口天食太以五氣從

五車露玉

卷十一

十三

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胎息閉氣而吐之胎食
五味從口入藏於胃胎息閉氣而吐之胎食
漱舌下泉咽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生死
之名曰胎食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生死
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
也精也血也出于腎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
也氣也力也出于心肺生之離之物也虎者鉛
者龍常出于水龍飛而汞輕虎常出于火虎走
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
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翁
然如雲蒸于泥丸火為水妃熱必從之所謂龍
從火裏出也龍出于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
日後腦滿腰輕常捲舌上砥懸難久則汞下入
口嚥送直至丹田火則化為鉛所謂虎向水中
生也

黃芽紫車河車是以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鑄
中初成姪女次謂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
白色謂之白河車去其色謂之青河車赤色謂之赤河車

亦名**碧海琅菜**仙家服元和除五穀中皇經曰

除五穀必獲寥天得其錄註云服元和謂咽津

液又黃庭經曰口為玉池太和官漱咽靈津穴

不干又杜詩云暮把**脉望**何謂書中得一髮捲

東皇衣嚙漱元和津**脉望**何謂書中得一髮捲

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靈魚

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

星立降可求丹**服黃連**王傳學道服黃連百四十

度世也猶祖**服黃連**年氣力如四十者神仙傳

天台桃源見桃實食之身輕見一山採藥食盡

飯屑溪邊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至矣二女容

貌絕麗便呼劉阮姓名問郎等來何晚因邀寓

家廳館服飾精華狀帳帷幔七寶瓊瑤下胡麻

飯山羊脯設甘酒有數仙客持三五桃至云來

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暮行夫婦求歸

在半半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求歸

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喚諸仙女共

作歌吹送劉阮出洞還鄉驗得七代子孫傳

聞上祖入山不出二公欲還女家尋**武陵桃源**

山路不獲至太康八年失二公所在**武陵桃源**

首大元中武陵漁人溪行忽逢桃花林窮林得

田池麻竹悉如外人行數十里平地曠屋舍儼然

兩弟子心不盡誠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

與犬犬死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

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

伯陽即起將煉成丹納死弟子及死弟子未殯具

皆起仙去於是二弟子不服者始懊恨**八老**

還童淮南王安入公詣門王使閭人難之八公

門吏驚報王北面上公詣門王使閭人難之八公

丹經三十六卷與王白首八童子復為老人授王

天故雞鳴天上犬**道士坐甕**道士造之忽通身

瘡瘍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甕道

士坐甕中三日鬚髮皆黑如童子曰能飲此酒

可仙去時方打麥全飲之忽風動雲**學仙取**

燕一趙升就張陵學仙陵已七試之與諸弟子登

桃雲臺山絕巖上有大桃下臨不測陵曰得此

五車金

桃者告之以道升從上自擲正投桃樹取桃還

懷而石壁峻峭不得上陵乃引手接之升忽還

神仙**門題丹篆**宿州天慶觀雍熙中回道士訪

傳云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

壇槐影裏悄無人迹戶長扃乃玉柱篆往焦山

人刮去煎湯治病而**木鑽石盤**傳先生入焦山

字迹復生披詩注云穿此便當得道晝夜鑽

子 178-182

間總火踏踏歌藍采和歌於市曰踏踏歌藍采和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
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同上

道教

人行大道大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為事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道士

從從道為事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道士

四出尹執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

之倫也鵲冠子宋倫彭謚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

黃冠子唐李淳風父播仕隋棄金門羽客廬山

保大中道士譚紫華陽隱君郡平陽人自號華

五庫錄玉道部十一

陽隱君常謂人曰我心恒如懸鏡觸物不遺

好行陰德拯濟窮困合施諸藥遠近賴之

龍耳韓左耳來茅君傳云三十六洞第八句曲洞

名華陽非痴非狂韓文非痴非狂誰氏子去入

啼挽斷袖衫留不住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

家突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姬簫史

善忍靈寶五練經曰昔善忍國有西門惠漢書

士西門惠知黃莽之玄壇觀披戴道士披氅

羽客稱道羽士上同紫衣上同羽化道士

化上步虛聲陳思王游山忽聞虛空誦經聲清

士效之作舌本強便覺舌本周強矣

養生

道家三寶眼者神之歸鼻者氣之戶尾闕者精

嗜慾則精竭務須閉目以養神神耗多息則氣虛

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

道家三寶陌上三叟昔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

三寶陌上三叟百歲餘相與鋤禾勞往拜再三

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婦相饋二叟

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前

昔哉三叟言道家宗旨老上曰綿綿若存謂之存則

所以壽長久道家宗旨常在矣謂之若則非存矣故

法則以一念不起為功夫檢盡丹經總不出此

內養之法人身元神常在於目五藏精華亦聚

亂是以內養之法常要兩目垂簾迴光自照降

心火於丹田使神藏於淵不致外馳自然神氣

五庫錄玉道部十一

相抱長三全洞靈經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

生可期三全神全精全氣全則福全保此三全是

賢聖三閉抱一子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

者既閉則真人真人坐忘

遊戲於其中真人坐忘

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語無驕

謂三化 不怕念起 虛靜天師云不怕念起惟恐

一吸便提 金真人云一吸便提氣相見 讀文選有

悟任惠恭晚年益康強或問其養生之術公曰

讀文選有悟耳曰敢問悟處曰石韜玉以山

輝水含珠而術至簡且易有李寬者來調年已

百歲而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曰願聞攝生獨

之術曰某術至簡且易亦無他但絕慾早耳

卧况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

少年又陸放翁詩云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

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棲

勿饑勿飽 寒山子云冬則朝勿饑夏則夜勿飽

心內定則邪穢去其身 道部十一

五車露玉 道部十一

御風 列子御風而行 步水 吳葛仙翁飲酒常入

官皆浸使人鈎求翁船見仙翁步水行水嗽飯前

上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

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

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驚

人有頃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

是故喫酒 樂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

飯也 喫酒 樂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

慈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

金華石室山其兄初起尋索歷年得見問羊何

在曰近在山東往視但見白石初平飛鳧為葉

叱石變羊數萬頭初起知其得仙道不見車

令每旦朝望常詣臺朝帝惟其來數而不見車

騎使人客候之言其臨至乃有雙鳧鳥東南飛

來至則舉網張之但銅盤釣魚 左慈字元放有

得一雙鳧鳥網張之但銅盤釣魚 左慈字元放有

召之開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

顏色如故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所少松

江鱸魚耳慈未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

出操曰一魚不周生席慈更鉤鉤沉之復引出

皆三尺餘操繪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

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薑慈曰報今增二端

語頃即得薑還并獲使報命後車中荆刺 慈過

返驗問增錦之狀各符契也徐公不在客

徐隨門下客車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客

忽見在楊柳抄車中皆生荆棘客懼入報隨

道部十一 道部十一

謝客還無復荆棘矣 竹筒躍筆 晉高士不點

曉合戶以竹筒置壁外買者置 取雪化銀 耿先

遠曰陛下莫要至月中否取柱杖擲之化為大
橋色如銀行數十里精光奪目至大城關公遠
此月宮也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曰
隨步而減召伶官 **虹橋觀燈** 玄宗謂葉法師曰
依聲作曲逸史 **虹橋觀燈** 四方元夕何處極
麗曰無踰廣陵云云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言
但無回顧帝步而上太宗及高力士等從俄頃
到廣陵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皆仰望曰仙人見
於五色雲中帝大悅師請勅伶官奏霓裳一曲
數日廣陵果 **果老紙驢** 張果老常乘一白驢
泰云幽怪錄 **果老紙驢** 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
以水噀之復成驢矣續仙傳 **藍關聯句** 韓湘
清公勉之學相曰相也遇純陽先生尸解來見文
公公勉之學相曰相也遇純陽先生尸解來見文
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
五車露玉 道部十一

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凌
巡酒能開項刻花公覽曰子能奪造化耶為開
樽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一朵花間擁
出金宇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
不前公不鮮未幾公以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
途中遇雪俄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能憶
花間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 **禁蛙**
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蛙鳴朝奏云云 **禁蛙**
鳴武陵王為會稽燕池亭蛙鳴王欲復鳴僧曰
鳴蛙喧聒如故本 **僧善呪** 善呪能死生人太宗
以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
臣必不能行帝召僧自便不復對之 **呪破石屏**
無所覺須臾胡僧自便不復對之 **呪破石屏**
僧惠崇謁徑山欽法師自誦觀音呪功無比師
曰吾坐石屏後能呪之令破否曰可遂呪之石

屏裂為三片 **呪乾海** 葉靜能有白衣老父泣拜
今謂喝石岩 **呪乾海** 葉靜能有白衣老父泣拜
喝水海水十涸七八靜能使朱衣人執黃 **吐銅**
符往投之海水復舊老父乃龍也國柱錄 **吐銅**
盤許彥遇一書生云脚痛求寄鴛籠中前行息
美女子一男共一銅盤具肴饌酒數行又吐一
納口四黃石如斗化為金以市美妾十餘人
外得田甚多忽老翁負笈曰吾求君債將我金
第良田甚多忽老翁負笈曰吾求君債將我金
夫不記憶乎盡以妓妾投 **巧者聖瓶** 唐貞元中
於笈頭史失所在幽篁錄 **巧者聖瓶** 唐貞元中
自稱媚兒姓胡琉璃瓶大如栗與千錢至萬錢亦
矣人與百錢見瓶與之入瓶如蠅俄有數十車網
然好事者戲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
至網主戲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
大驚以挺撲瓶破一無所有太平廣記 **繞屋**
五車露玉 道部十一

撒豆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取小豆三升繞三
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不宜蓄此婢可
以東南二千里賣之慎勿爭價則崇可除主人
從之 **竹葉丹** 陳季卿家江南舉進士不成訪青
得自渭達河至家旁有終南山翁笑曰此不難
命折竹葉作丹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
浪起葉漸巨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
舟再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
夢乎後妻于江南來曰某 **燕奴** 術士于腕間
日歸題詩於西齋始知非夢 **燕奴** 術士于腕間
變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變作 **水戲** 夏統字
二小劍交擊須臾入腕中洞徹志 **水戲** 夏統字
充問統能水戲乎統乃作鱸魚躍鰭引於集
風波振駭迴搏大風至含水龍即浮出十餘丈更
縮龍 吹輒縮至數寸撮取入壺之早處發龍入

潭又禹步吹之復長十
數丈須臾雨至抱朴

五車霏玉

道部十一

三十三

五車霏玉卷之十二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文學部

儒林

席上之珍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世之顯學

儒分爲八

孔墨之後通天地人楊子云通天

鴻儒

鴻失醇儒之稱鄙儒鄙陋腐儒儒之不

章句儒

尋章摘句爲事者李靖曰當以通儒

五車霏玉

文學十二

儒之通達

澡身浴德儒行云儒有澡戴仁抱義

世務者

博學不窮上同多文爲富上同忠信以爲甲冑上同

禮義以爲干櫓

上同天下名儒孟軻字子輿鄒人

思遂稱天

魯止一儒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

下名儒

何不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

是無取儒服獨一丈夫儒服立於中門問以國

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淵源儒林之士

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枕經藉書儒肄業游學上同橫經講論傳經上同質

疑質問穎門自別道高儒於道學博儒者博學

秦坑始皇沛公不好鄢食其欲見沛公騎士

五庫霽玉

文學十二

三

五博圖

11

11

分字

内運外三明口

明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書方

100

1

子 178—187

冬歲之餘
夜日之餘
陰雨晦之餘

丁而不敢與作官者比

學而未嘗安敢不東家丘魏原欲遠遊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東家丘諸安丘孫致遠
君乃舍之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深致遠
原曰人各有志或登山而採玉或入海而採珠
豈可謂登山者不如入海之深哉君謂僕以鄭
為東家丘亦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松辭謝家
語孔子西家有愚夫不識孔子是聖人乃曰彼
東家丘吾白首北面苟無知識雖白首亦讀書
免役白履中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
抄書數十篋過人十手抄寫書數十篋史

文章

懷鈞之臣文章綴文之士文屬文綴輯之巧心

五車罪正

文學士

六

文賦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涸思乾慮極思心精詞綺文
核之深文膚變醕養瘠文作古緝繡繁絃比類彫
章縉采詞人絺句繪章文擅雕龍上文辭美
贍上才藻豔逸同逸藻波騰上文如瀉水同掀
雷扶電文稱雄衆制蜂起謂作者味腴牽芳詞章
塗藁醉墨述著汗窮愁之簡能文紹雕龍之慶
傳家理閱篋帙文字朽編落簡故文壯夫不為
言文為雕蟲之具文而已實不副商偃之文學

子游子夏不可勝以文陳以文書之質木無
善于文學不可勝以文陳以文書之質木無
疆上同推魯同文不加點文美玉佩瓊瑤解好芒寒

色正文章繁然如繁星墨莊以文章失却張君

房宋真宗時張君房有才名常代人作文一夔

足矣昔堯作大章一夔紕繆全無皮膚所得剝

竊人語皮傳曉技癢有能而逞如塞責唐塞

而鄧鄧鄧人至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傷鄧人立不失容故求人之鼻端寵踰牽袞一字之

華家得三昧造五鳳樓手韓工于文者注

五車罪正

文學士

七

古文洎常輕浦曰吾兄為文如絕樞草舍即鹿

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清閑作詩寄日

十樣鸞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黃絹幼婦

外孫壘曰楊脩與曹操至江南讀曹娥碑背後

解之曰黃絹是女子乃好字壘曰是受幸乃辭字總

字外孫是女子乃好字壘曰是受幸乃辭字總

辭四字錦心繡口稱文倚馬可待敏捷五色

線稱文抽黃對白吟吟飛走駢四驪六皆稱四

文吟吟鳥聲宿構宿構先已作下文字也王粲舉

馬馬儼當麗也宿構宿構先已作下文字也王粲舉

筆筆成文時人閣筆等閣筆不敢措手焚硯陸

嘗與兄兄機書曰居苗避筆端上之筆端文章李

益人李益能文有貴家子同姓名吏體山有盛才

文章綺艷為世人所尚謂之機杆一家祖瑩以

重體宿學後生競相模範機杆成握珠抱玉曹

植與揚何能共世作者可略而言仲宣謝步

於振藻於海隅德興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

謂抱荆山玄圃積玉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

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後為葛洪玉雕玉

法言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鏤冰

恒溫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疾行無善述京

五車第五

雜記曰故乘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

行無善一掃素壁道求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安

日我辭翰雖不如古古戰場文唐李華作含元

人與君一掃素壁古戰場文唐李華作含元

少宏傑氣士健爽自肆而華自疑過之因著

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為故書雜置荒

能至矣華憐然而服呼阮籍為老兵李生書曰

近風倫薄進士尤甚詩末有劉長卿一句已呼

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竟駭賓王一字已罵宋

王為罪潤筆資作金帛鉅萬杜詩云千言滿其

門碑板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每字三足網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裴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謝

夫人收其帳面如墨色持以示子穿榻魏叔讀
孫曰祖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穿榻魏叔讀
木榻久結繩李充讀尚書腰繫細繩十尋閉
闕板中穿結繩李充讀尚書腰繫細繩十尋閉
戶劉焯劉炫諸葛穎懸梁孫敬嘗閉戶讀書不
警懸於鑿壁匡衡穿壁鑿引其光照而誦讀刺
梁上蘇秦少與張儀師事鬼谷學揣摩術說秦未
股遇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奮志攻書夜恐
昏睡以錐刺衣牛李客乘驅驢李固驅賣薪朱
臣後相六國策牛李客乘驅驢李固驅賣薪朱
藏火祖堂讀書恐家人知覺囊螢車胤家貧
練囊盛螢映雪孫康家貧常冬為人廝役陳不
照而讀書映雪月映雪讀書希文少與友人讀書長
啓家書胡斷壁畫粥白山惟煮粟米貳升作粥

五車露玉

文學十二

十

盛一器經宿遂疑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
蓬數莖於孟煖而吟之如此者三年後登進士
爲參知政對大編若與神明伍張九成風學天
事謚文正十四遊鄉校閉閣寒折膠暑鏤金不
經通大旨十四遊鄉校閉閣寒折膠暑鏤金不
越戶限比舍欠隙而窺則歛足膝端坐對大編
若與神明伍遂更維翰鑄硯身短面長常臨鏡
敬服而師尊之維翰鑄硯身短面長常臨鏡
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人之面屢舉進士試
官惡其姓與喪字同音不取或人勸改業翰乃
鑄一鐵硯以示人F研穿則易之李白感針白
卒以進士及第題額秩成其志也李白感針白
少讀書未成棄歸道逢老嫗磨杵臼問將高鳳
欲何用嫗曰欲作針白感其言遂卒業目不窺
漂麥至麥漂好學其家曝麥令鳳守雞雨
園董仲舒昔心大業手不釋卷于休烈李嶠仕
日不窺園者三年

宦不釋卷劉昂嘗謂崔林辛術車旅不釋卷
寔王起趙逸崔元翰老耄不釋卷司馬光重釋
不釋卷裴皞亂離不釋卷國木警枕以圓木爲
皇甫謐裴漢疾病不釋卷而讀書學無所
警枕欲其繼睡則枕轉而讀書學無所
不通常患記問不如人具精誦終身不忘
帶經倪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當爲弟子都
官至御劉恕嗜學宋劉恕嗜學讀書家人呼之
史大御劉恕嗜學宋劉恕嗜學讀書家人呼之
則不寐尋思義理後爲和州令宋次道家多書
道原就借觀次道具設酒饌道原曰此大廢吾
讀書旬日盡其書而去

傳洽

蓄德易君子以多識前
言往行以蓄其德強識
記曰博文強識而
文學十二

十

學府俱昭劉顯武庫杜預號武庫房琯遠號王
書尉陳濟號九經史笥懋五經笥柳篋子柳
經神鄭康成漢聖劉臻精漢傳癖左傳有書淫
皇甫謐劉峻人物志虞世南呼李肉譜李守素
俱號書淫劉峻人物志虞世南呼李肉譜李守素
行秘書行秘書五總龜殷踐麟號學海何休號
經苑任末號書倉曹魯號書樓李磧號小萬卷
朱昂篤於學有朱遵度時博物君子沈爲主參
號萬卷目昂爲小萬卷博物君子沈爲主參
神臺駘爲汾神晉三豕渡河爲已亥果然於是
侯以爲悼物君子三豕渡河爲已亥果然於是
衡以子竹簡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東哲曰此
夏爲聖

漢明帝顯節陵中勞新晉武帝賜荀勗食曰勞
陳文也驗之果然勞新晉武帝賜荀勗食曰勞
鼯鼠如豹以舉孝廉為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
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白玉如意孫權時掘地
爾雅詔使驗之如攸言白玉如意孫權時掘地
意執處皆刻之布雲母其上開之有白玉如
天于氣處處埋寶物以當王誦碑王仲宣與人
氣此殆是乎人服其傳洽誦碑王仲宣與人
碑肯而誦之覆基不信以帕蓋更以他局相校
不失一字

寡學
籍珍頗遊其齋既而曰崔氏書被人盜盡劉炫
矣崔遠令檢之玠腹曰已藏之經詩矣劉炫
自陳為狀劉炫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
經論語孔鄭王何禮記杜等注凡十三家雖有
精粗並堪講授周禮儀禮穀梁傳功差少史子
文集嘉言故事成誦于心天文律數諸曹不敢
窮發微妙至于公叔文翰未嘗假手諸曹不敢
詰江南陳彭年傳洽常攝大常卿導駕誤行黃
道有可止之年曰自有典故諸曹不敢詰

蜀中桐失郡臨平岸崩出二石鼓槌之無聲
形叩之則鳴矣如怪哉漢武幸其泉有虫蟻赤
其言果聲聞數里怪哉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
盡具辨曰虫名怪哉積氣所生此地四海指掌
必秦故獄也酒灌之即消驗之果然四海指掌
張華疆記四海三篋無遺漢書上幸河東云書
之內皆指諸掌三篋無遺漢書上幸河東云書
得其知海馬骨徐鉉至飛虹橋馬不進裂鞍斷
必有海馬骨水火不能毀惟腐槽能毀之果記
得巨獸骨積薪三日焚不毀以糟漚之遂爛記
事幾行趙宋杜鎬真宗得古器異書必詢之能
誤持曲禮後魏祖瑩年十二為中書學生時傳
面禮乃置禱於前誦尚書生徒悉集瑩誤持
書二篇不遺一字史

無字碑
武仲名人誤呼為不識一丁不能識
暗因言訖字不識不識一丁不能識
桓玄篡位尚書不識不識一丁不能識
春蒐字誤為春蒐不識不識一丁不能識
挺之曰省中豈有誤改金根退之子相問為
伏獵侍郎伏獵侍郎伏獵侍郎伏獵侍郎
金根車韓相以誤謝惠羊惠羊惠羊惠羊
為誤改根為銀誤謝惠羊惠羊惠羊惠羊
羊也為不識杖杜李林甫不識杖杜李林甫
錯寫弄聲姜度誤子李林甫不識杖杜李林甫
十字蜀王平為鎮北大將軍所識不過十字而
獬豸不識字唐侯思止求為御史高元禮教之

曾識字但慶之耳學宋沈慶之手不知書目不
能觸邪耳識字粗有口辨嘗謂蕭試
日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下官耳學也自不識
乃更學問慶之曰人不如下官耳學也自不識
草字張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任錄其所書
詩詩怪問此何字天覺熟視詎曰胡不早問
忘之嘖嘖若成誦
師怒令棘刺自足
刺北齊孫季學齊行薄常服荆
假外求一不辨菽麥周子有兄而無弟
座皆笑不辨菽麥
佔畢吟誦之而已
熙載熙載
書之載以紙塞鼻覆靚
日其辭穠且臭楊雄作太玄經
歐公文歐公知制誥有稱丘良孫文章乃歐所
著十篇盜為已文公笑而已俄報良孫

五車錄五
文學十二
十四

獻文字召試拜官乃令狐
挺所著兵論公因對奏陳

詩詠

百煉成字皮日休百煉成
字千煉成句初發芙蓉
齊名延之常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

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若詩若錦錦列綉雖

繪滿承光誦之末詩和人
嗣響上聯珠唱玉和

嘉藻謂人
嘉釋上妍唱上絕唱上風釋上燕音

累氣詩自謙
轄字束句賦作詩
磨韻調聲上搜章摘

句上詩害子詩人
冰柱雪車之句詩人
溫八吟

溫庭筠作賦不屬草一入義手上源則三百篇

吟一咏世人號溫八吟

三言起於夏侯湛四言起於谷永七言起於漢武使
言起於蘇李六言起於谷永七言起於漢武使
羣臣為相梁詩九言起於谷永七言起於漢武使
高貴卿公源則三百篇滌筆於金甌雪苑揚武使
詩太宗為警句于御屏風僧又贊謂當以天地
浩露滌筆於金甌雪苑揚武使
麗則詩人
綺靡情而綺靡
言志尚書典云詩
詩史法律精深詩史
洛

五車錄五
文學十二
十五

下書生謝安能洛下書生詠有鼻疾
生活冷

淡裴令公夜宴聯句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
明主棄孟

日笙歌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樂天知不能加遽

之謂樂天真能保其名也古今詩話明主棄孟

法然與王維善維稱其詩嘗私邀入內署俄而

玄宗至浩然匿林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

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稱不

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耳

索何誣朕蜂腰
字沈約謂詩病三曰蜂腰第二

病上尾詩病上尾謂第五字與十字同聲也
正紐

旁紐詩病有正紐旁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為
正紐

六為旁紐流
不工有韻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

而為正紐不工有韻
雙聲疊韻宋謝莊口辯于玄

疊韻莊曰互為雙聲不致題糕
糕字糕字

得句催租新詩否答曰昨川荷滿城風雨近

陽句忽能租人至遠**競病**梁曹景宗破魏軍還
敗人意只一句奉寄**競病**武帝於華光殿宴
句今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不平時韻已盡
惟餘競病二韻景宗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猶鼓
旋試問行路人何如**楓落吳江冷**崔信明鄭世
霍去病帝嘆不已史**楓落吳江冷**崔信明鄭世
謂日開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信明
欣然出衆篇世豈覺未終日所見不逮所聞授
諸水中引**詩有八病**梁沈約云詩有八病謂平
升而去**詩有八病**梁沈約云詩有八病謂平
韻旁紐正**詩有三偷**偷意事雖可因情不可原
偷勢則才巧意精各無**雪驢**鄭榮日詩思在清
朕迹蓋偷孤白裘手也**雪驢**鄭榮日詩思在清
敲推引手作敲推勢時韓愈為京兆尹不覺衝
至第三節左右推至尹前具道云**敲推之力**
云愈曰敲字佳矣遂與為布衣交

謝人**詩窮**歐公論梅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黃
改詩坡見山谷茶詩煎成車聲遠羊**詩犯古**惠
九窮坡見山谷茶詩煎成車聲遠羊**詩犯古**惠
崇喜用古句或譏曰不是師兄**詩中有畫**東坡云
見多犯古古入言語似師兄**詩中有畫**東坡云
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象外句**唐僧多佳句比物
詰之盡畫中有詩**象外句**唐僧多佳句比物
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云聽雨寒更**好句自吟**
盡開門落葉深落葉深比雨聲也**好句自吟**
謝惠連改詩既罷無知**渴睡漢**呂文穆公胡太
音者遇好句自吟而已**渴睡漢**呂文穆公胡太
客有舉呂詩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曰乃一湯
睡漢爾明年呂中甲科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
第美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輪**詩惹僧**鄭
君一籌爾次榜果中首選歸田錄**詩惹僧**鄭
詩好用僧字魏野詩好用鶴字故云**許渾千首**
仲先筆苑多籠鶴鄭谷詩愛惹僧

濕許渾句中有多用木字諸曰許渾千首濕又
以羅隱一生身為對不若**擦銅沙**王荆公時有
詩人投刺時有老兵以沙擦銅器公指沙為題
應聲曰鳥去風平象潮即日射星時郭公父在
坐見之問**僧賦蒸豚**王中令平蜀入一寺主僧
筆詩話**僧賦蒸豚**王中令平蜀入一寺主僧
有肉無蔬進蒸猪頭甚美公令僧賦蒸豚立成
中句云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公
大喜與紫**黑池雪嶺**崔涯張祐題詩娼肆譽之
衣師號**黑池雪嶺**崔涯張祐題詩娼肆譽之
失措嘲李端端有昇似烟窓耳似鑄之句端往
見二子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驢被綉鞍
善和坊裡取端端楊州近日渾成異一朶能行
白牡丹或曰李家娘子纔出黑池便登雪嶺
賦石鼎夜抵其居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聲夜

與劉說詩彌明在側貌極醜視之若無人彌明
忽指爐中石鼎語喜曰能與我賦此乎云云二
子起謝曰尊師非世人**郎君何會**賈島為僧居
所出也某伏矣韓序**郎君何會**賈島為僧居
微行至寺登樓取詩卷覽之島脫帝曰郎君
何會此耶奪此卷帝慙惡去遂除島為遂州長
江**杜詩愈癰**乃有病瘡者子美云謂吾詩可治詩
以**酒脯祭**賈島歲除夕一年所得詩以酒
唐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曰此**詩家奴**廖
惡詩何用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曰此**詩家奴**廖
不重僧而與僧詩甚多曰僧是**詩奚**李賀小奚
詩家奴且圖帶詩往南比也**詩奚**李賀小奚
囊遇所得**奚囊**上錦囊同**夜半鐘**歐公云唐詩
書嘗以中宵鐘聲為限則夜半鐘吳中寺故事

冠並無人問邪
好物不在多
詩學士朱鞏惟

兀兀狂以狙超超出獫奔蠢蠢駭不覺是也

字學

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注六假借

長之類六假借百體中書篆隸垂露書秦王破家

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

書龍虎書胡書達書天竺書楷書橫芝英隸鐘

書草書狼書大書雞書震書及大篆史籀音宙

別小篆故謂大篆史籀為大篆之祖小篆李斯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篆籀世謂刻符印璽用隸書秦程邈以文牘

字勢有偃仰大抵北秦隸易識比漢隸則類篆

明皇工八分書為麗正殿學士獻詩明皇自於彩

合泰行書鍾繇謂行書以楷書變今隸體為楷法

行狎其鍾繇謂行書以楷書變今隸體為楷法

楷今草王草書張芝變赴急之書草一筆書張

作凡篆隸等皆一筆成孔敬通能西域書唇書

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狀乘書特書樹葉書起

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六十四

種心畫書奎畫故稱聖翰曰奎畫篆素大銀鈞

字蠅頭楷小字也詩青八法王逸少書偏工書

一切字永八體書秦焚燒先典廢古文用八體

符四曰摹印五曰蟲書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

日隸書至千篆隸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

書通謂之龜文龍鱗字龍騰魚躍龍臥虎跳鸞

八分書一鳳翥勢一點如高峯墜石一牽如百歲枯藤

一縱如驚蛇入草三折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書楊柳龍鳳草霜素凝鮮白三品張旭草聖入

妙品隸書墨猪王逸謂肉書奴變古體書厄

入龍品游雲驚龍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

五筆五王草隸名家唐裴行儉工草隸名家

之秘愛其法似鳥欲飛所重蕭引善書為當時

資物良厚南史齊高帝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謂

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趣翻似鳥耳臣無第三

日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第三臣無第一草書第二陛下問我書何如卿對曰

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筆殺中山兔李太白草

池飛出北溟魚筆鋒虞褚薛魏唐魏徵字叔瑜

殺盡中山兔云云虞褚薛魏唐魏徵字叔瑜

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竹書科斗字晉書

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竹書科斗字晉書

不準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

車皆科斗字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篇第以

今文聞鼓吹得筆法唐張旭嗜酒每大醉狂呼
焉之醒自視以為神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
道又問鼓吹而得筆法意後見公孫大娘舞劍
而得其神自學書聖筆王獻之七人歲學書義
是草書長進學書聖筆之密從後學其筆不得
嘆曰此兒後學書畫被鍾繇曰吾學書三十年
當復有大名學書畫被鍾繇曰吾學書三十年
穿書裙羊欣嘗著新裙畫寢王獻之見之書心
正則筆正唐憲宗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
心正則筆正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
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書不擇筆裴行儉每曰褚
筆未嘗輒書書不擇筆墨而有鍾王之則善墨
妍健者唯予與虞世南爾

五車筆法
噴成字班孟能嚼墨一噴成
字盡紙皆有意義

也筆者刀楯墨者兵甲硯臨池學書張芝臨池
者城池心意者將軍也
黑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飛白蔡邕見役人
歸而為飛字如畫沙用筆如印泥書隸字補戈
白之書太宗學於虞世南每難於戈法書戲字召世南
補焉其戈以示魏徵徵曰戠字戈法通真賞其
識學書畫掌齊武陵王暉初無紙學書以禿筆
筆孫智永學書積年禿書葉凡不遇見葉凡滑
淨因書真草相半其二王書法齊張融善草書
父誤刮去驚懼累日二王書法高帝曰卿恨無
二王書法答曰臣非恨無為經贈驚好養鶩義
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陳牒求判張
當舉羣相贈義之寫畢籠鶩而去

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再又來旭怒其
煩曰公筆勢奇絕欲以藏家爾因盡出其所藏
父書旭視之天下戲製乃方二字王起中唐後
奇筆自此盡其法戲製乃方二字人屢典文柄
為一時儒宗武宗嘗戲製乃方二字以試之起
日三教書中臣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穆公不以
耳其人頗識難字韓魏公知揚州王介甫以新
事許之秩滿去會有人識字憂患始介甫謂輕已怨
之識字憂患詩人生識字憂患始鳳池六角昔
中書省持六角印以竹扇求王右軍柳骨顏筋唐柳
書止書五字即金競買之柳骨顏筋公權
顏真卿二公皆善書蘭亭帖王羲之修禊蘭亭
故世稱柳骨顏筋蘭亭帖自書其記道勁媚
健自謂有神助甚珍愛留付淳化閣帖宋太宗
子孫謂之蘭亭八法帖始此

五車筆法
所藏歷代真跡命侍書王換羊帖韓宗儒每得
著摹板禁中深得古意換羊帖東坡帖於殿
師姚麟處換羊肉數斤山谷曰右軍為換鶩字
今為換羊書矣一日宗儒作蘭圖報書公曰傳
語本官今詐為古帖李邕不許蕭誠書蕭乃詐
日斷屠詐為古帖為古帖示邕曰右軍真跡
告豈復視曰細看亦未能

青簡青竹為汗簡火炙簡令汗出取金簡禹發
越春秋蠹簡朽蠹簡詩豈不懷歸簡札札牒
榜曰自非切蠹簡畏此簡音簡札也范
豈以汗簡札哉更金簡刻書神仙傳云陰長
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山一通黃檗之簡
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

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竹
錄書合為十篇付弟千使世世當有所傳
簡寫書後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
所其俗多珍怪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為國家
疑之問誠先賢所慎也恢奇尺牘順書板漢陳
之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尺牘皆藏尺一牘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
法以為榮
三千牘上方朔初上書凡用三千奏牘人主從
折簡晉王凌而縛水次曰卿直折簡召我我何
非折簡可呼
故也魏略
得也書東不取輕
易故亦襲藏之一
白絹斜封謝人漫刺尚稱
卒牘書簡折札片紙也珍藏十襲

修刺牛屋亭褚公哀遷記室參軍送客至亭吏驅
公移牛屋下沈問牛屋下是何牧人褚曰江南
褚季野遠近久承名令大遽於牛屋下修刺詰
公鞭撻索還名刺北齊李元忠神武東出元忠
武未即奉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
者曰本言公招賢後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
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未嘗修刺
以告神武遽見之因進從橫之說
丹性清高未不為致書郵章太守都下人士因

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城頭皆授之水中一
日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一
月一束杜暮秋遣興詩久客多狂友朋書素書
月之中得親知書僅成一束但虛詞寒致書別
溫而已空煩眼力使人厭看又倦問答致書別
紙盧光啓每致書一事別為一紙誤書舉燭鄭
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
書舉燭相受書曰舉燭者高州鎮高州人皆感
用之劉公一紙晉劉弘領州鎮高州人皆感
悅爭赴之成曰得劉公書達空函恒溫將以殷
遺書告之浩欣然答書慮有謬誤開閉銀鈎玉
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銀鈎玉
唾明蘭紙好如玉唾且光曜於蘭紙之上萬金

之書自稱家信王筠久在華星秋月之章稱人
藻翰上采雲韋陟謂東之美如五采五雲同
雲上郇翰上采雲又人號韋陟為郇公五雲
傳尺素樂府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
何如上有加餐鱗書上鴈帛書即鴈脩剡狀曰

坐有儒生能治之訣屏左右獨與聞鼓病愈
居室七日積年之病一朝都除劉五更鼓
驚起曰可向府邪遂廖公護曰危篤若此
醫憂公因聞鼓聲疾也病差在怒守篤病以爲
怒則差乃多受其勤也病差在怒守篤病以爲
書罵之守腹受其勤也病差在怒守篤病以爲
術名五禽之戲謂虎鹿熊猿鳥化虫膾又華性
地休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致生魚膾二升服
之吐虫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二升服
如龜瘡梁侯起分明如不勝瘡低及王僧辨至
石頭瘡隱鬼患腹痛宋徐秋夫善醫夜有鬼言
瘡肉中更鬼患腹痛宋徐秋夫善醫夜有鬼言
處灸四處明日來謝恩忽不見瘡病死人枕香
五車藥玉方術十三

伯休守價後漢韓康字伯休賣藥不取價
面黃又有病積冷嗣伯曰尸注也又有患腹脹
之即伯休守價後漢韓康字伯休賣藥不取價
龍丁曰公是韓伯休子從康買藥康曰我不移
女欲避名今女子乃知有我不遂入山中飲
本欲避名今女子乃知有我不遂入山中飲
泉即狂袁粲曰昔一國有狂泉飲之無不狂國
爲狂火艾針藥畢具國君不食蘇吐蛇鄰鑒出
任其苦酌泉飲之即狂矣史不食蘇吐蛇鄰鑒出
懸屋前成歲遂明此物不可生食搜神記一小蛇誤
食髮唐甄立言善醫有道人心腹瀉煩神記一小蛇誤
燒之有杯中蛇影方欲飲見杯中蛇影復飲而
疾有所見否曰如初廣乃告之沉痾頓愈季兄

弟並善鵲冠子曰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長
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最善對曰長弟
門鵲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反走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湯藥可及後見桓侯
而反走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湯藥可及後見桓侯
也數日桓侯病召扁鵲針灸湯藥皆不及清涼散
程子儀自翰林望出兩府移疾不出朝士候之
云虛熱始得用者輒川圖宋太虛云予得疾高符
兩府始得用者輒川圖宋太虛云予得疾高符
清涼散始得用者輒川圖宋太虛云予得疾高符
疾果然愈陳琳檄魏太祖讀陳琳
此可以愈陳琳檄魏太祖讀陳琳
季主稱卜者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
五車藥玉方術十三

腹而君平之業同上嚴君平賣卜成都與人
大笑則閉詹尹名太卜青囊經郭景純得青囊經
肆垂簾詹尹名太卜青囊經郭景純得青囊經
筮之瓦卜即今枚卜書枚卜功穆卜同上武王
二公曰我其象數龜象也四兆功兆三曰義兆
爲王穆卜其象數龜象也四兆功兆三曰義兆
四曰九筮筮目五曰筮更二曰筮威三曰筮式四曰
弓兆九筮筮目五曰筮更二曰筮威三曰筮式四曰
八曰筮環襲吉不襲吉協從龜筮握粟詩曰
九曰筮環襲吉不襲吉協從龜筮握粟詩曰
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何能協從龜筮握粟詩曰
其窮盡寡財之民仍有獄訟之事持粟行卜求
何能得善操金將不相悅鄒忌以告公孫開問
使人操十金而卜於市曰我田忌人也吾三戰
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

捕下者而驗其辭筮短龜長晉獻公欲以驪姬
於王前田忌遂走筮短龜長晉獻公欲以驪姬
筮之吉公曰從筮筮人曰大橫史記曰高后崩丞
日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大橫相陳平等使人迎
代王計未定遂卜之龜兆得大橫帝師文王卜
云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后以光帝師文王卜
其兆曰非熊非羆天錫卦遇歸妹伯姬遇歸妹
帝師乃得呂望而歸卦遇歸妹伯姬遇歸妹
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繇曰士龜焦左傳趙鞅
封羊無血女承筐亦無貺也龜焦左傳趙鞅
也畢萬仕晉必蕃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晉獻納姬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
十年尚有遺遊市觀卜後魏顏惡來妙于易遊
吳必不可遊市觀卜後魏顏惡來妙于易遊
來卜凡七人皆不能中而強索其繇惡來尤之
卜者曰君能卜何不為卜之顏因筮之曰登高
五車弄玉方術士

聞下水洞洞惟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
七月矣昨汲井忽聞胎聲顏曰十月三十日有
一男子下書版索金晉魏燭照善易臨終書版遺
者驚服更書版索金晉魏燭照善易臨終書版遺
然乃取著筮卦成曰妙哉魏生吾不負金賢夫
藏金待太平知吾善易爾金有五百斤盛以青
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備斫孤絕火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
要斫孤絕火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
故車必邀留如此言生不得已宿然意不安以
為圖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有一物如獸
手中持火舉刀斫腰追豚逐婦又有人失妻輅
視之狐也火遂絕人牽與共歸其豚走逸即著
東陽城門侯擔豚人牽與共歸其豚走逸即著
共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其婦從甕中出巷
瓦還鹿中第三家也向無人時密察其東第七

橡以瓦子著下當送還其夜盜父病頭痛
愈盜如言乃密令鹿服輅令擔皮肉還故處
橡桑瓦盜父病亦愈也懸鞭得財不飽貧苦
會淳于智至為作一封曰君安宅失宜故貧人
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懸舍東大桑樹三年
當暴得財言後後井巧鞭折莫唐杜生善易
得錢十萬鉞二十斤巧鞭折莫唐杜生善易
曰此行逢使者懇丐其轡果值使者如失火有
生語使者折道旁變代之奴伏其下更失火有
人步熊字叔羅少好卜筮術數門徒甚盛熊舍
難耕故燒之風起延燒不知所生或言信得之
得姓陸羽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姓陸名羽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字鴻漸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五車弄玉方術士

問國家祥運修短答云世祚方永溫不悅明
送絹一匹錢五千元文以與之星乃詣鑒齒曰
家在益州今受旨自裁無由致至骸骨君仁厚
乞為標碣棺木鑿齒問其故星曰賜絹一匹
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
外君嘗問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綃戲
溫別溫問去義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
誤從君定是誤活徒三十年遇鼎孔子使子貢
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遇鼎孔子使子貢
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
而笑子曰同也晒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
來至矣清旦朝子貢
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風鑑士稱相星士稱命子卿唐舉姑布子卿二許
人皆善相者許

負呂公上相形不如論心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形相惡而

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

為小人也老父高祖微時與呂后生孝惠帝魯元公

貴人也今相兩子兄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

乃此男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

舍求呂后其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

夫人兒子皆似君相祖相貴不可言乃謝曰誠

如老父言不致忘德及見無恤更記姪布子卿

高祖貴不知老父去處見無恤更記姪布子卿

軍也趙簡子曰其毋張翟婢也奚道孺子有好

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婢也奚道孺子有好

相羊祐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食

子收子左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

五車弄臣方術十三

也豐下必視口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

有後於魯視口相如鳥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

也容手赤如丹貴且壽耳困又曰人耳困長寸

一寸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儒舌如絳

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舌如絳

赤又曰舌如絳吐舌及鼻又曰吐舌及唐舉戲

蔡澤更記蔡澤問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口之

舉熟視笑曰君顯鼻巨肩臃顏頤吾聞聖人

不知者壽也舉曰四十三年澤笑謝去謂其御

者曰吾躍馬肉食四十二年亦足矣後果為秦

相感肩岑文本謂馬周為肩火色騰上燕頤虎

頭萬里之外起問其狀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

而食肉此萬里侯為奴封侯

相也後封定遠侯為奴封侯

封侯青曰人之奴得無足理龜文

答罵足矣安敢望封侯足理龜文

角匿犀足履龜當刑而王

文後為太尉當刑而王

壯坐法燕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為戲言

後漢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

就善相者相壹不致禮命十辟公府不

指相者謂陶侃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

公字後縱理八口周亞夫縱理入口

果應縱理八口周亞夫縱理入口

文圭道遇一雙日看綠拳必入口

神仙狀也不爾有大名於天下

有相者云必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乃蜂目

與銅山鑄錢景帝時以犯法餓死獄中

五車弄臣方術十三

楚子以商臣為太子子子上曰是人豺聲楚子良

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

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

威若教氏矣鬼由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

後果滅之又伯有始生叔向母及堂

聞聲曰豺狼也必滅羊舌氏並左傳

裴晉公質狀也必滅羊舌氏並左傳

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

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賣於欄楯忘收而去度

得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塗萬里

非某所知貴相在怒唐張景城相魏元忠久而

也撫言貴相在怒唐張景城相魏元忠久而

何預君邪景城遽起曰君之相三

在怒時位必卿相也太平廣記

無守時位必卿相也太平廣記

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有盧相士云無子龜息

無宅無家金華子龜息

壽念有所恨李廣與望氣王朔曰豈吾相不當
吾誘降羌八百餘人殺之恨獨此兩朔有大算
日禍莫大于殺已降所以不侯也不
數有日者謂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
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施大學曰言悖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
數亘古亘今不差豈
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堪輿

堊乘生氣朱子曰堊之爲言藏也以子孫而藏
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生氣者卽一元運化
之氣也行乎地中不可見蓋必原其昧路之
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
以散之則生氣之聚也堊者苟能知其聚處使

穴總三停

親體得以乘之則穴總三停三停者天地人三
得理之能事畢矣才之分也以人身
徐之天穴在人心地穴在人陰人穴在人臍訣
曰凡山之俯仰者必頂高而尖圓頂高而尖圓則
上聚而下散其氣之聚者多在平潤頂低而平潤
天穴凡山之仰者必頂低而平潤頂低而平潤
則下聚而土散其氣之聚者多在平潤頂低而平潤
作地穴也山之仰者必頂低而平潤頂低而平潤
項不尖而平則中聚而上下俱散其氣之聚
者多在平潤頂低而平潤頂低而平潤
而門之不可不用其山某水之說朱子曰形勢
執一而論也抱無空缺乃可用也但不用其山某
水之說耳斯言可爲求地者之法入山尋水
口凡入山必先看水口若左右有兩三重交
鎮水口亦重關鎖疊峯密關必有大地羅星
關定不結地總有好龍結地亦不耐遠揚公云

到處先看水口賓王趨迎賓朝山王來龍
水口關氣脉全賓王趨迎賓朝山王來龍
氏云山川有意義者如君臣之禮會無意者似主
客之分馳范氏曰尋地須教實主對賓主不歸
風水背相山亦似相人人不入形不相地不入
是也賢愚貴賤之分山有高低肥瘦斜正方圓之異
人稟五星之正者爲富貴之人山得五星之正
者結富貴之穴點穴猶如點艾言點穴之難如針灸之
貴之地一指萬山古云到頭吉地乃神所司
一指萬山古云到頭吉地乃神所司昔李唐卿
士時楊筠松在處之武岡山委尋吉穴一所未
與言夜忽夢二使者各執劍連聲喝云此地仙莫
錯李龍圖范政酷虐神人共怒不宜居此福地
汝不信龍圖范政酷虐神人共怒不宜居此福地
符取首級此言積惡者不可得吉地善人必

天克相

謂帝地若堊貴不獲偶然一老吏謂曰前岡牛眠
宮內其母堊貴至三公漢孫鍾幼孤事母純孝種
瓜爲業有三人來乞瓜鍾遂延食三人語曰蒙
君厚惠示子堊地欲得四世天子耶欲得富豪
耶鍾曰四世天子馬敢望也遂與鍾別曰行百
步勿回顧鍾行四十步回顧鍾鍾後生堅生權權
飛空而去鍾鍾遂於此堊母鍾鍾後生堅生權權
生亮及休權權遂於此堊母鍾鍾後生堅生權權
必得天相之佳城夏侯嬰侯送堊至東都門外
而獲吉阡呼嗟滕公居此室乃堊馬謂之馬塚博物志
耳郭璞爲人堊明帝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
致天子問也折臂三公羊祐字叔子人相其先
帝甚異之

岡相者曰雖斷其兩猶有折臂三
公俄而壁馬折臂後位至三公

占候 數學相字附

風吹削柿後楊由善占候風吹削柿廉范以問

五官保由曰當有薦木實者色黃赤頃之

獻歸為合膏封簡書告曰有急發之生至

萌爭渡吏過破從者頭生開封曰到發萌與史

關破頭者以此膏辨棄甲魏志曰王肅字子雍

畏之生乃還卒業為光祿勳時有一生從學

長尺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辨之曰魚

生於泉而見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

有棄甲之變乎其城門鄧景山拜節度使麗

後果有東關之敗城門鄧景山拜節度使麗

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鈴語劉曜攻洛陽石

衆其有兵乎未幾劉展反鈴語勒訪佛圖澄登

五車罪注方術三

日相輪鈴聲云秀支替戾剛漢谷劬秀當此

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剛出也僕谷劉曜胡也

劬秀當提言此關北齊張子信善風角

除出捉得曜也關北齊張子信善風角

往是夜瑯琊王信曰有口舌事救與子信坐平蔡

在已酉裴瑒公征吳元濟發地得石刻云雞未

酒去水為西破賊肥去肉為已酒未熟無水也

在已酉乎果然文公道術

從事越雋欲反遣案虛實止傳舍有風發文公

起日當有逆變因率駕去未能發者為郡兵所

殺大水及期任文公為治中時早白刺史云

何自處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餽卿將

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

一刻指表影曰至此暴風李太史與張文

矣如言而無不差毫髮李太史與張文

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溪

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水西流僧一行通大衍筭法聞天台國清寺僧

出請教僧術精往求之至寺竊窺見僧正布筭曰

多下一筭嵩真善筭術真自筭年七十三正月

妻曰見真多下一筭盧別有言北斗七豕行長

果差一日有遺恨矣西京雜記

於數王生之子以殺人繫獄求援於一行一行

處廢園伺之當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攜之

至時忽有七豕入園獲之一行置大甕中密覆

封書梵字誌之大史奏北斗不見召一行壞竹

問之曰莫若大赦從之星見如故雜俎

五車罪注方術三

牀至和二年成都費季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壤

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日月為費季先所視其下書

壞季先因師事之各聞天下仇池筆記趙連善

算趙連善算至計飛蝗射隱

胡客伏小豆數斗皆能知其數東胡客

白客算庭棗能知赤屈指心計顧譚字子默省

不屈屈指心計

不屈屈指心計

不屈屈指心計

不屈屈指心計

不屈屈指心計

壁下美酒趙達女故人家食畢主人曰乏嘉肴

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組上蒸肥

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故相戲耳漢為曹元理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曰此資

業之廣何供饋之偏耶唐漢勳曰有倉卒客無

倉卒主人元理曰組上蒸肥一頭厨中荔枝一

盤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為

歡其術後傳南季季傳項瑤瑤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占夢詩召彼故老維熊維羆吉夢維何維熊維

訊夢維蛇女維魚維旗詩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桃維

子之祥魏周宣善占夢有人三夢芻狗其占

三夢芻狗不同皆驗宣曰芻狗祭神之物故始

折車雲當得美食祭訖則為車所轉故中夢云當

三刀為州晉書曰王濬夢懸四刀於其壁上濬

禾失為秩後漢蔡茂夢見大極殿

其臨益州平禾失為秩後漢蔡茂夢見大極殿

也取其中穗者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

人之得祿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豫夢

象也後張茂夢大象問萬推推曰象者獸獸者守

舌生毛馬亮知江陵府當代夢舌上生毛僧

馬舞黃平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索絃

而火發杖打晉朱楠夢內有人著赤衣楠手把

肉赤色兩枝著象也極打飽食肉也果驗

極打飽食肉也果驗虜脫上衣後漢李充夢見

陰類君婦當生男也果然

山上有水魏鄧艾

其不還與水下人語崔鴻三十國春秋曰令狐

者乎索統曰冰上為陽水下為陰水上人與水下人

語為陽請陰媒介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君

其為人作媒平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矣既而

太守田約因策為子求張氏女恰至仲春而成

婚瓦化為鴛鴦魏周宣善占夢魏文帝立為大

地化為鴛鴦此謂何也宣曰瓦者女子之兆鴛

鴛水鳥多不善終瓦墜地而化後官當有惡死

者言未畢守門拔羊角尾落時夢逐一羊拔角

令奏官人相殺拔羊角尾落時夢逐一羊拔角

尾皆落辨者曰羊去角

尾乃王字也後果驗

謝命其相釋之不能其子解以美兆曰日落帝

星現山崩地太平海乾龍現瓜花謝子圍國

牛頭流血蜀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

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

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識禽獸語

介葛盧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

而信李南抱朴子曰李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

白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有是吾子可令駛

行相及也漢史果逢黃馬赤馬果先鳴育馬

應辨禽語白龜年於嵩山東岩下遇李白授一

歐言龜年一日過潞州二雀嘶嘶過太守庭守
日彼何言龜年曰言城西民家有栗可共食驗
然馬蹇蹇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蹇馬
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馬曰蹇馬
此馬亦罵曰蹇馬其御視之果然王充論衡
秦仲史記曰秦仲知其御馬公冶長禽語免罪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

五車霏玉卷之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

巧藝部

射

釋志

射之為言釋也釋觀德射以似君子射有

似乎君子失諸正不主皮為力不射不主皮決拾

決象骨為之著於右大指以鈎弦者審固平體

拾遂也以韋為之以漢左臂利弦者審固平體

正持弓矢審固六鈞三十斤為鈞雙相之圖

然後可以言中五車霏玉

孔子射於角相之百步穿楊楚養由基射號猿

圓蓋觀者如堵百步穿楊楚養由基射號猿

貫虱楚有白猿王射之傳矢而黜命由基方調

視小如大昌以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輪貫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蠅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支左屈右由基射楊

葉百發百中而獸伏鳥下支左屈右由基射楊

百步中穿楊而一發不中百發盡息徹七札

喪弓機矢鈞一發不中百發盡息徹七札

晉將戰潘越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

札焉以示楚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

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其不拂左翼荆莊

尚智謀矜射必當死于藝也

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射蜻蛉

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沒金飲羽

外傳熊渠子夜行見夜石以為伏虎弩弓射之及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矢躍無跡

愛臂善射李廣廣為人長受臂善射所居郡聞

傷廣廣亦**到都**漢書曰匈奴畏到都之威刻木

竟殺之

由基兩矢使射郢陵之戰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

中**仁貴三矢**薛仁貴破九姓突厥於天山發三

命**神射**陳堯叟精孤矢人歌曰將

軍三箭定天山壯**神射**號小由基名臣傳

士長歌入漢關**神射**號小由基名臣傳

開門植的求於平原慈將兩騎各持一箭

門直出植的求於平原慈將兩騎各持一箭

或起或卧明晨復如此無復起者因突圍出史

齧鎗欲射殺君謨君謨時執一短刀矢來輒折

五車罪五

末一矢以口承之遂齧其鎗謂靈智曰觸矢鋒

學射三年但口承之遂齧其鎗謂靈智曰觸矢鋒

紀昌學射於飛衛畫衛術謀殺衛相而遇於野二

人父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二子泣而投弓謀

子父射針馬鞭百步射針于木或立射焉

彭可汗遣使請崔將軍射柳肉于野集射戟表

寫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史射戟表

將紀靈攻劉備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兵不喜合關

但喜解關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兵不喜合關

留決戰布一發正**虛發**下更與魏王處虛

中戰支靈等罷去**虛發**下更與魏王處虛

發而鴈下王曰射至此乎鴈曰此孽也其飛徐

其鳴悲飛徐者瘡痛鳴悲者失羣故痛未息驚

心未去是以**一發破的**史若弼字輔伯突厥

也射一發**射之道**晉平使工為弓射不穿札

而中上大腕**射之道**晉平使工為弓射不穿札

之道左手如矩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目不睫**

左手不知公如言射穿七札列女傳**目不睫**

而塵不揚其妻而拂之引鳥號之弓淇衛之箭

射其目矢至眸子而目

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彈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

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

朴於異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

母為禽獸所傷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

歌曰斷竹續竹續土逐肉

三輔皆好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

下不相見更密候之邵方彈鳥林下因前與言

五車罪五

中為羣隋長孫晟善彈有為羣飛上曰公為我

多**彈鵠翅**取之晨十發俱中並應手而落賜資極

其妙生飛云**挾彈在旁**挾彈於後園蟬蛻之捕

蟬也如此更**挾彈在旁**挾彈於後園蟬蛻之捕

雀不知臣挾彈在旁**捐彈反走**執莊周而論

暗蟬蝦方搏一彈反走**百發不得一**替夫論

而利之莊周捐彈反走**百發不得一**替夫論

世不傳擊鋤懷九挾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

寇內不足禁鼠矣**觀避丸**晉靈不君從臺上彈**逐金**

無用而有此**觀避丸**晉靈不君從臺上彈**逐金**

九韓媽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

丸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春秋師見童每開

媽出彈印隨之望**隋珠彈**呂氏春秋曰以隋侯

丸之所落輒拾焉

必笑之何也所鴉避彈楚人惡鴉聲而彈射之
用重所要輕也若事急於挾彈趙太祖一日能變
其聲在楚可也若事急於挾彈趙太祖一日能變
能吳人亦彈射之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太初曰
雀有臣僚稱其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太初曰
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越斧柄挫
折其兩齒

御

馳驅載馳聲控馬曰聲執御子曰吾何執
御矣載馳效駕已駕也五馭謂鳴和鸞逐曲水過
通表舞交馬不契需行數千里馬不契泰豆子列
造父師泰豆曰汝先觀我起乃立木馬塗僅
可容足計步而置之起走往還無跌失三日盡

五車雲

其巧豆數曰得於足推於御也齊軒於銜轡之
際緩急乎肩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執節乎
掌握之間內得於心外合馬志與輪之外可使
無餘轡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夷險視之一也
造父史造父以善御幸周繆王得驟耳之駒西
驅歸周繆王以鐵阿善御王良同安其教訓
趙城封造父以鐵阿善御王良同安其教訓
之大事必乘其產安其教訓而範我馳驅孟子
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意範我馳驅孟子
子使王良與嬖奚御王良辭曰吾為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
也謂以法式為御故不獲禽不盡馬情史記云
詭謂以法式為御故不獲禽不盡馬情史記云
盡馬情史記云不窮馬力畢家語顏回曰造父無逸馬東方
之情史記云不窮馬力畢家語顏回曰造父無逸馬東方
已馬窮并轡援桴張侯御鄒子鄒子病張侯
必逸也并轡援桴張侯御鄒子鄒子病張侯

車思獲射御則收績覆歷是懼何思獲
雪無跡御經霜雪而無跡衣衽不敝許家也終
利御者不勞也李御李廣無所交接荀爽對唐
御李晏御晏嬰出其御擁蓋策馴意氣洋洋妻
相顯諸侯今子長入尺乃為叱御漢王尊至九
人僕自以為足妄是以求去叱御折阪叱其御
進曰此非王審御御有天下者審其
陽所畏道邪審御御有天下者審其

畫

丹青畫山衆史畫工惠崇小景惠崇僧名畫鶯鷗
渚烟鄭虔三絕鄭虔善畫山水又能作詩寫生崔白
翎毛崔白善畫雖以敗荷鳬鴈傳神傳人形神
寫真同寫照上麋鹿之姿謙言容貌如麋鹿郭

五車雲

拱辰字叔瞻極顧虎頭復生顧虎頭極善傳神
王墨山水王墨酒酣之後以墨潑絹上脚踏手
問畫難易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
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千前不可類之覺熱覺
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覺熱覺
涼孫鴻之述畫曰劉哀漢靈帝時作雲漢圖人
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復覺涼
千仞之高百里之迴宋炳山畫敘曰豎畫三十
實體百聖畫七鴿雲光寺有七聖畫初有少年
里之迴聖畫七鴿雲光寺有七聖畫初有少年

七日慎勿啓門至六日發其封有七鴿飛去西北隅未畢畫工見之曰神筆也僧繇點眼張僧繇安樂寺畫二龍云點睛即飛去人為猶在寫龍形是葉公好龍居室皆龍畫以寫龍形所好非龍點屏成蠅蠅不與誤點屏風因就畫為誤真龍點屏成蠅蠅不與誤點屏風因就畫為誤點成牛牛與客觀之牧童曰閻牛尾人畫夜畫時李至兩股間今掉何也仇池筆記歸臥中僧贊寧曰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畫見夜隱伏焦山有石磨色染物絹素敗墻員外郎宋迪謂陳畫隱夜見海外起絹素敗墻員外郎宋迪謂陳皆成山水見人禽草木朝夕往來之狀隨意命筆景皆天就用之手握雙筆張藻善畫常以手畫格大進筆談韓幹畫馬韓幹畫馬有一匹稱生枝潤含春澤一風韓幹畫馬韓幹畫馬有一匹稱為枯枝乾裂秋風吳道子畫龍唐吳道子陽翟人玄使乘馬來謝吳道子畫龍唐吳道子陽翟人玄每將兩龍生烟霧畫聖北齊楊子華畫馬壁間通神佳手壁明皇謂李思訓曰卿畫殿恒玄竊畫顧凱之以一厨畫寄桓玄玄通神佳手壁明皇謂李思訓曰卿畫殿恒玄竊畫緘閉如故凱之直云妙畫通神佳手壁明皇謂李思訓曰卿畫殿恒玄竊畫本悔畫唐閻立本太宗泛舟春苑見異鳥容與本悔畫唐閻立本太宗泛舟春苑見異鳥容與本悔畫唐閻立本太宗泛舟春苑見異鳥容與慎毋絕藝必審觀後定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慎毋絕藝必審觀後定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慎毋絕藝必審觀後定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

其下三日不能去使與初不服逸少有家雞也後定其下三日不能去使與初不服逸少有家雞也後定也後定其下三日不能去使與初不服逸少有家雞也後定也後定其下三日不能去使與初不服逸少有家雞也後定圍碁論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致志孟子奕圍碁論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致志孟子奕圍碁論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致志孟子奕猶賢有博奕者平為之猶賢乎已致志孟子奕猶賢有博奕者平為之猶賢乎已致志孟子奕猶賢有博奕者平為之猶賢乎已致志孟子奕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心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坐隱王中郎以圍碁坐隱王中郎以圍碁坐隱王中郎以圍碁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手談支公以碁手談支公以碁手談支公以碁即方幅為戲談支公以碁即方幅為戲談支公以碁即方幅為戲談支公以碁京師震懼謝玄入見安夷然不懼命駕出山墅與玄圍碁謝玄別墅安常步於玄是日玄離便安遂遊步至夜乃還爭道王導與其子悅奕碁爭道王導與其子悅奕碁爭道王導與其子悅奕碁有瓜葛那橋戲巴中人每有橋後盡收有二大有瓜葛那橋戲巴中人每有橋後盡收有二大有瓜葛那橋戲巴中人每有橋後盡收有二大得為兩取橋戲巴中人每有橋後盡收有二大得為兩取橋戲巴中人每有橋後盡收有二大得為兩取橋戲巴中人每有橋後盡收有二大奕柯晉書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奕柯晉書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奕柯晉書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觀人圍碁局壞繁及起斧柯已爛矣覆碁觀人圍碁局壞繁及起斧柯已爛矣覆碁觀人圍碁局壞繁及起斧柯已爛矣覆碁夫來敏至禱求圍碁千特羽檄交馳嚴駕已訖夫來敏至禱求圍碁千特羽檄交馳嚴駕已訖夫來敏至禱求圍碁千特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禱與敏留意對碁基色無厭倦敏曰卿試君耳信禱與敏留意對碁基色無厭倦敏曰卿試君耳信禱與敏留意對碁基色無厭倦敏曰卿試君耳信可人必能辦賊九枰可人必能辦賊九枰可人必能辦賊九枰者內無嫻嫻姑對談口奕姑曰予已北矣止勝者內無嫻嫻姑對談口奕姑曰予已北矣止勝者內無嫻嫻姑對談口奕姑曰予已北矣止勝堂內無嫻嫻姑對談口奕姑曰予已北矣止勝堂內無嫻嫻姑對談口奕姑曰予已北矣止勝堂內無嫻嫻姑對談口奕姑曰予已北矣止勝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棋禮以問姑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棋禮以問姑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棋禮以問姑曰是子可教以無敵因指示攻守殺奪棋禮以問姑曰是子可教以無敵因指示攻守殺奪棋禮以問姑曰是子可教以無敵因指示攻守殺奪棋禮以問姑曰是子可教以勢終不能得述異記隱語勢終不能得述異記隱語勢終不能得述異記隱語渴因與碁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渴因與碁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渴因與碁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

入于不死不生舒玉貪賄圍碁蜀簡州刺史安
笑曰此特基隱語也有油客姓鄧能基名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
俾退立隅下俟我算路乃進之終日不下十數
子鄧倦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或睡突
曰本不為基何不獻賂獻金三錢獲免昏睡突
棋趙宋李重恩奕棋冠絕當世然形神昏聩號
應之出遊圍碁王積薪出遊携圍碁短目隨手
人意表出遊圍碁紙為局碁子盛竹筒中雖遇
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偶坐觀碁東坡云余不解
敵餅餌牛酒張中奕余偶坐觀碁竟日不
觀兒子過與儔守張中奕余偶坐觀碁竟日不
厭詩云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西南風急南史謝弘微與友人基友人西南風
友悟之弘微南風不競王獻之觀人奕曰南
怒遂投局于地風不競人曰此耶所

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曰近局劫亦急陳
甄荀奉倩遠愧劉真長拂衣而去局劫亦急
阮簡字茂弘為尉封今有劫賊吏曰日甚急簡
方圍碁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賭郡羊元保喜奕碁宋文帝亦好碁與
子云夫善奕碁者世謂之碁聖收不能基靖和
嚴子卿馬緩明有碁聖之名也
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碁爾

博戲
惡業博戲投瓊子驚眠救寐功博鑿賭呼
五白同以游博持掩為事同博奕博局戲樗蒲
雙陸劉毅家無擔石此身墮落坑塹
之儲樗蒲子難過關

之處也人有事譬五白般博賽打雙一判
知此身墮落坑塹成梟上善博者不欲卒不
帖梟盧打雙陸勝成梟上博賽打雙一判
也梟盧為梟盧成梟上博賽打雙一判
恐不勝乎心定意投得其行采戰陸打雙
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戰陸打雙
盤上呼盧殺于東府聚樗蒲一擲應至數百
萬餘並黑以還惟劉裕及穀次擲樗蒲人喜
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否既而四子
黑其一子轉躍未定容厲聲叱之既成盧毅
朱不頻得三盧又慕容實與韓黃李俱等因
快也頻得三盧又慕容實與韓黃李俱等因
蒲有神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賜黑犢
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盧寶拜而受賜黑犢
亦紅五木五個擦零以勝于人故謂擦零
點也五木五個擦零以勝于人故謂擦零

家謂之囊家乞頭謂之乞頭公子家集聚賭博
謂之公錄事即囊家書寫賽經博經博經西京雜
昌安陵人作博徒孟博陸牧猪奴戲
行語人曰聖人惜十陰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
毋以戲廢事乃取樗蒲局投之干江曰樗蒲者
牧猪奴賭香囊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
戲耳賭香囊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
遂變服就局徒資產俱盡求齊于耽耽在服
止變服就局徒資產俱盡求齊于耽耽在服
說焉駱略無難色變服求齊于耽耽在服
駱素道也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
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
投馬絕叫郭威討李守貞問策於馮道
博若知博手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
與井

公博穆天子東征與井傀偶子戲木偶郭郎鮑老

偶提筋斗絕倫之巧戲舞過人也村童妙伎

傳玄而上下形既變而累屬忽乘身而倒絕若將

墜而復續技都盧山俳兒優子戲文作角抵優俳

之觀維藏鈎之戲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

人藏鈎錫鞠即踢氣毬也霍去病在塞外卒乏

法此也穿地作鞠白打官場圓社打三人角踢毬為官

也穿地作鞠迷藏半僊之戲打鞦韆

場毬會謂迷藏小兒戲半僊之戲打鞦韆

之圓社

投壺

樂賓枉矢哨壺記云主人請曰某有實小豆

壺中實小豆焉為能激矢郭舍人善投壺以竹

其矢不用棘也能激矢郭舍人善投壺以竹

號言如博之登於軍中為號侯與齊侯晏投壺穆子

金帛晉與齊晏曰有酒如准有肉如抵寡君

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與齊侯晏投壺穆子

通有肉如陵寡人中之齊侯與齊侯晏投壺穆子

雅歌後漢祭遵在軍旅對王弼善投魏略王弼

講論才藝與客識講論才藝之禮也有餘清詩

投壺散帙隔屏投投壺隔屏風投之推矢

雜技

磨車郭中記石虎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

車里磨車十斛此車皆以朱彩為飾唯用將

巧並發車止則止輪扇扇連以七輪大皆徑尺

並相連續一人運之竹木為鵲墨子曰公輸子

滿座皆生風寒焉竹木為鵲墨子曰公輸子

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為至巧墨子謂曰子之

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吞刀吐火置夏純

從叔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朱二人宜僚

並有國色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發電蘭子

弄丸楚與宋戰而敗宜僚弄丸八箇在空中

弄劍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斐旻劍舞唐裴旻善劍舞為吳所圍旻舞刀立

鄧伯劍術危言鄧師身長七尺月有紫夜開合

可擊奉其脊折仆其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

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下執法西御史臺遣

書數千言袖調之關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

其能顯左右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

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與陰成善樂者五十人馳

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淋淋滴王州解驪日帝飲不拜由是名振一時

五車霏玉卷之十五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音樂部

琴 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

閑邪納正 琴譜曰閑邪納導德宣情 同上至人宣情微音虛歌南風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治軍

父 虞子賤治單父彈琴輪指 驚鳴 指曰琴身不下堂而治蟹行 曰蟹行

鳴抑按 聲注 浮彈 謂浮絃而龍鳳之象 琴有龍鳳之象 冠衆藝 琴首出諸樂 挑文君 卓文君如以琴心挑之無忤色 阮瞻善彈琴人多往求

文君夜奔相如 無忤色 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 不能爲王

門伶人 戴逵字安道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浬聞戴安道不能撞文侯 十二國史周師經仕魏文

爲王門伶人 撞文侯 侯善鼓琴文侯將殺之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

經曰乞申一言而文侯曰寡人辨絃 蔡琰六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辨絃 歲父過矣乃拾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辨絃 歲父夜鼓琴絃斷琰聞曰偶中耳琰曰吳札觀風知興

亡之國師嘯吹律識南風之伯牙學琴伯牙琴成
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連先生成連曰吾師方子春在海中我將迎師
刺船而去伯牙但見海水傾瀉山林杳冥鳥獸
悲號嘆曰吾師將移我情乃援琴而鼓琴聲
而歌歌終成連至遂為天下絕唱師曠鼓琴曠
鼓琴歌曲未終一奏而六玄鶴來集再繞梁
奉而成列三奏而延頸鳴音中宮商
王綠綺相如響泉希世寶韻磬上號鐘齊桓公
琴尾蔡邕琴吳人有燒桐以焚者邕聞其聲
焦尾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
因名焦尾匏巴古之善琴者匏巴伯牙同上伯牙
尾琴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伯牙鼓琴志在高
仰師襄孔子鍾子期善聽琴伯牙鼓琴志在高
魏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
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曰伯牙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五車第

以世無知螳螂捕蟬蔡邕鄰人以酒食召邕過
音者也螳螂捕蟬客彈琴多有殺聲問其故
曰見螳螂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
一前一却吾心儼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
爲殺心而形十二操殺實鳴蟬作此曲二日倚
於聲者乎
蘭操孔子作傷不逢時也三日龜山操季桓子
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曲
俞季氏若龜山之蔽魯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
五曰拘幽操文王拘於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
操周人爲太王作七日優霜操尹吉甫子伯奇
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朝飛操收積子七
十無妻見逐自傷作此曲九曰別鶴操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改娶其妻
問之半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日殘形操
魯子作魯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此曲十一日
水僊操伯牙所作十二九引如作二日伯如引
曰康陵操伯牙所作

歸伯如所作三曰貞女引曾文引曾文室所作四曰思
之澤遇風雷霹靂長懼歸作此引六曰走馬引
樗里牧恭作爲父報冤殺入而亡藏於山林之
下有天馬引之爲父報冤殺入而亡藏於山林之
子高作即公無渡河曲八曰琴引秦時屠高門
作九曰楚引楚無故不徹士無故不絃歌不絕
龍丘子高作
絃歌鼓琴未嘗絕音石水流泉陽春諸調風入
松鳥夜啼曲名石上清泉秋塘寒玉俱古廣陵
散琴曲名稽康將刑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素
散從吾學廣陵散吾年有之今絕矣
琴無絃具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瑟德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帝
五車第

禁不止故破其
瑟爲二十五絃
疏越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和柔曹植
奏琴何慷慨匏巴鼓游魚出聽子路鼓瑟有北
齊瑟和且柔匏巴鼓游魚出聽子路鼓瑟有北
音之雲和之瑟雲和空桑之瑟空桑龍門之瑟
龍門黃鍾之瑟從入能之土鼓黃鍾之瑟貴賤
山名韓子齊宣王問匡侯曰儒者鼓瑟乎對曰
易位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
是以爲害義故不鼓宣王曰然好琴鼓瑟齊王好
出於齊者操瑟而立王曰然好琴鼓瑟齊王好
之曰王好琴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得入客屬
是所謂工於瑟而膠柱鼓瑟絃絃促柱注
不工於求齊也

湘靈清韻湘妃鼓瑟趙女善鼓揚曄書云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琴秦聲也長六尺以應律數絃有十二象四時柱高三寸象三才

相伊撫琴晉相伊蘇豫州都督帝召伊宴飲謝安侍坐命伊吹笛伊吹一弄放笛云臣於琴不及笛然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相便弗召之奴既吹笛伊撫琴而歌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忠周旦佐文武金膝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安泣

使君如越席就將其鬚曰琴聲帶爭唐于頔令其妓曰此三分中一分有懶色

爭聲二分中一分有懶色郝素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

之雍門周者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驅能使戚者起舞銀甲代指杜銀甲彈琴用不

人號曰雍門周清樂部

縮不盈琴賦度中指模不縮不盈

筑筑形如琴十三絃頂細肩圓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竹尺擊之隨調應律

飲燕市史記云荆軻擊筑與為壯聲燕太子丹擊筑荆軻和之為出匣筑高漸離變姓名為傭

筑聲髮皆衝冠

筑聲髮皆衝冠

筑聲髮皆衝冠

筑聲髮皆衝冠

筑聲髮皆衝冠

筑聲髮皆衝冠

筑聲髮皆衝冠

筑聲髮皆衝冠

鄭衛音釋名云鑾篪本鄭衛音以篪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髮提壺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外子乃拊天歎歎鼓篪而歌云云曲終投河而外子乃高援琴作其歌聲故曰終篪

琴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

法天地人五行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又四

阮咸阮咸善彈琵琶

朱生孫放孔偉俱古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康崑崙貞元中

雅簫 尺二十四寸 頌簫 尺四寸 短簫 二十一管 軍

洞簫 簫無底者 人簫 簫也 莊子次聞人簫而未聞

九靈簫 仙人吹之 咸鳳集 簫史善吹簫 作鳳鳴 秦

鳳樓教弄玉吹簫 咸鳳集 簫史善吹簫 作鳳鳴 秦

乞食 史記五子胥鼓腹 吳市中 玉女吹 樂府詩云 玉

楊柳 短簫有折 楊柳之曲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 以匏為之 故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 以匏為之 故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 以匏為之 故

間鑪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 以匏為之 故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 以匏為之 故

荆王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 以匏為之 故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 以匏為之 故

瑟吹笙 毛詩曰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雲和之笙 漢

內傳曰 西王母命侍女 王子喬 吹笙作鳳鳴 遊

董雙成 吹雲和之笙 王子喬 吹笙作鳳鳴 遊

伊雒 吹雲和之笙 王子喬 吹笙作鳳鳴 遊

公接 吹雲和之笙 王子喬 吹笙作鳳鳴 遊

客中 吹雲和之笙 王子喬 吹笙作鳳鳴 遊

變有 難色 笙 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 以匏為之 故

熟簧 生簧 熟簧 熟簧 安仁笙 幽簧 以振幽簧 同

故曰 君子執 右執我 由房其樂 且樂師調 全

仲夏之月 樂師 巧言 如簧 並坐 鼓簧 並坐 舒曼

調竿 笙笛 黃 得友 夢書云 簧為結約 夢 飛瓊鼓

楚辭云 願假 得友 夢書云 簧為結約 夢 飛瓊鼓

漢武內傳曰 西王王遙鼓 室發 儀有五舌 簧三

收遙自取一枚 以二枚 與室中人對共鼓之

笛 雅正也 長尺四寸 七孔 三弄 王徽之泊舟清溪 聞桓子野善笛 而不識

桓野 王徽之泊舟清溪 聞桓子野善笛 而不識

奏桓 爾時已貴 顯聞王名 仰便下車 據胡床 為

客主 竟不交言 昭華之瑄 西京雜記 高祖初

庫金 玉珍寶 不可稱言 其九稱異者 瑄 馬融 古之

笛 遊楚 上宋禧 上折楊柳 梅花落 曲名 雲慶竹

陳思王 與吳季重書 云願伐雲慶 高遷 椽 管經

之竹 八為 笛 斬泗濱之梓 八為 笛 高遷 椽 管經

會稽 高遷亭 見屋東 間第十六 老父三笛 賈客

竹 椽可為 笛 取用 果有異聲 老父三笛 賈客

卿泊 舟君 山側 命酒 吹笛 數曲 忽一老父 擎舟

而 來 袖出 三笛 其一 大如 拱次 如常 次如 細

毛管 呂請 諸老 父一 吹曰 大者 諸天 之樂 不可 吹

大對 洞府 諸老 父一 吹曰 大者 諸天 之樂 不可 吹

可樂 者試 為吹 之 不知 可終 曲否 吹三 聲波 濤

沉養 魚龍 跳噴 五聲 六聲 君山 鳥獸 叫噪 月色

昏昧 舟人 大恐 一鐵 笛 趙宋 隱者 劉兼 道游 武

吹遂 止傳 異記 裂石 李半 吹笛 天下 第一 月

知律 吹管者以知律為玉管律以玉為管

竿 象筍三

南郭濫吹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齊吹南郭

祿宣王歿潛王立欲商丘好吹列仙傳商丘子

一吹之先生乃逃問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

篴 管樂也竹為之大者長尺四寸八孔小

也聲從孔出如

如兒啼 釋名云篴啼也聲從巷降後魏河間王

善吹篴能為團扇歌聲上聲琛為秦州刺史差

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假為貧女吹篴而乞差

來雲曲 建元二年帝幸麟光臺以望四遠於

依日之曲

燠 燒土為之圍五寸半長三

伯氏吹 毛詩云伯氏吹雅樂用謂聲獨而喧喧

然今雅樂

籥 樂器竹管三孔

伊耆樂 禮記黃梓土鼓葦

伊耆樂 禮記黃梓土鼓葦

伊耆樂 禮記黃梓土鼓葦

箴 胡人卷蘆葉吹之以

折楊柳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

十八拍 蔡邕女琰陷羌胡為胡騎乘圍劉現在

賊所圍數重中夜奏胡笳胡騎流

涕欲歎有懷土之思向曉棄圍去

鐘 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秋分之音也

大林之鐘 古鐘景鐘上九龍之鐘上十龍之鐘

同千石之鐘 同豐山鐘豐山有鐘九耳霜宮滴

相諧 晉人畜銅盤晨夕恒鳴張華曰盤與

子鳴 故自鳴三夜三日不止上惟之召符詔王

朝問 之朔對有兵象上更問朔朔對曰王朔知

其 一不知其二臣聞銅者土之子以陰陽氣類

言 之在幾日朔日在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

應 在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以達撞鐘建天下之鳴

言 大笑賜帛三十疋

問如撞鐘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

鐸 大鈴也振

令兆民 月令先雷三日奮

狗於路 孟春適人以

雷驅山鐸 海上漁人得一鐸聲如霹靂識

鍾調 後周長生紹遠為太常創造樂器唯黃鍾

賈人牛鐸 晉荀勗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

諸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諸者

磬 立秋之樂也又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

形似犁琯

擊石拊石 書石曼擊鳴球書玉泗濱出磬石書

賓媚賂晉 侯使賓媚人自丘與擊馬陸齊

滅文告齊 齊饑滅文仲以玉沉明磬顯項

五車罪五 音樂部五

金之鐘 沉明之磬羽毛 綠玉磬 楊妃善擊磬上

恭廣室 宮室間鐘磬琴瑟之音遂不復壞 捷

為得水濱 劉向說上宜與辟雍設膠序階雅頌

之音以 風天下

鼓 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

金鼓 金鼓以聲 旗鼓 張侯曰師之耳目 布鼓 王

之詩 東平王太傅王前說相鼠 羯鼓 羯鼓催花 諫

鼓 堯有敢 聖鼓 始興記曰秦鑿山柱陽縣閣下

陽因名聖鼓 今雷門 會稽有大鼓名雷門有白

臨武有聖鼓城 雷門 鶴飛入於是洛陽亦聞其

雷獸 山海經云東海有獸名曰夔黃帝得

齊三鼓 魯桓公及

師敗績 云云 刺曰一鼓可齊人三鼓則曰可矣齊

竭我盈故 補衡鼓 鼓世說云稱衡被魏武帝為

石聲 四座為之改容 進衆 禮元鼓以警戒鼓

無當五聲 禮五聲不得和 誤鳴進鼓 桓

鼓 士殊不利 衆懼欲退鼓吏誤鳴進 萍鄉更鼓 宋

范延賞 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問曰天使延路

好官員 也野無隋農市無賂博更鼓

分明必有美政也守即曰同薦于朝

五車罪五 音樂部五

秦王擊缶 秦趙會于池秦王曰聞趙王好音

盆缶 秦王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

大王矣 左右欲為一擊缶相如曰知徐幹論曰聽黃鐘之音

年 月日秦王擊缶之細知擊缶之細洪庠序之

為趙王 擊正擊缶之細知擊缶之細洪庠序之

教知 不真秦之聲 楊惲書曰擊缶而歌也 鼓缶而

歌 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

祝歌 歌則大臺之嗟凶 祝歌 歌則大臺之嗟凶

合止祝歌 尚書云下管箎 命簡祝歌 樂師修

料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笙笙笛簫鐘鼓祝歌

簫簫懸鐘之器橫曰簫縱曰簫

禹銘禹以五聲聽治設簫設業萬石之簫

傳鐘千石之鐘鐘虞不移行在臣已肅清宮宇

祗謂寢園鐘虞不移廟貌如故

歌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有章

長言為歌無章曲曰謠又

聲比琴瑟爾雅曰聲比如抗歌者上如抗下如

木倨中矩勾中鉤遇雲盡之矣辭去青錢子郊

紫雲乎端如貫珠

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遶梁韓娥之齊獨

雲談乃謝終身不敢言歸遶梁歌假食既去

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逆旅或辱之娥因漫聲哀

哭一里悲愁涕泣娥復漫聲長歌一里歡舞

咸黑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綿駒瓠梁魯人虞

公李延年俱古善歌者淮南子曰瓠梁之歌可

蓋動梁塵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

南陽春淮南駕辨淶水並古燕歌行豔歌行長

歌行朝歌行前緩聲歌行權歌行鞠歌行放歌

行短歌行蔡歌行陳歌行樂府鳳將雛桃葉歌

團扇歌石城樂黃愁樂襄陽樂三洲歌沽客樂

襄陽蹋銅蹄上聲歌常林歡玉樹後庭花汎龍

舟曲名曲彌高和彌寡文選客歌於郢中始日

人為向陽雍露和者數百人為陽春白雪和者

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數人其曲彌

高和者弦歌子之武城問雅歌祭遵雅凱歌旅

而歌曰鏡歌漢有短簫鏡歌九歌沉湘信屈好

作九歌行歌隨買臣擡東薪行且誦書妻負戴相

求去扣角甯戚和牛角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

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五噫梁鴻過京師

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五噫作五噫之歌

鬼今噫民之勤勞今噫遠遶未央今噫大風

五車罪玉

漢祖至沛酒酣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子夜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漢武時有女名子莫愁子善歌卿雲白紵襄

陽白銅鞮東飛伯勞河中之水歌俱古采芝四皓

委巷置酒于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

之歌恭正色曰居端石之重集藩王之第若出

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街之金石

嘯歌謝鯉挑高氏女女投梭折其障後歌李白

王曰問王寵姬善歌今酒肴醉飽群公晏倦王

樂曰任西夷之樂曰鞀鞀氏四夷官誅鼓戲樂人
 樂而跳依韋和音諸臣官人細抹將來
 伶人呼細牙曠清耳於管絃伯牙九成凡樂作
 九奏乃終謂之九成樂終謂之肆繁絃疎管樂吳
 闕凡懸鐘磬之半為堵全為肆繁絃疎管樂吳
 飲蔡謳稱楚舞越吟鄭舞齊謳上同朋鳴輩作
 樂俱金石齊響上同巴聲夷辭但鳴瑟吹竽樂燕
 竿趙瑟名者鞀鼓觀如鼓而小其柄搖爛
 熯之娛任意六么曲名感策胡人吹金琅璫鈴鐸
 巴渝都盧巴渝人動鈴善舞都盧人輕善綠樂名北園瑣女極善
 五車罪玉五車罪玉
 子研光花帽李珣子七歲夢王母宴群僊舞者
 盡落鳧氏鑄鐘表德樂所以表象功舞所以象
 移風易俗樂播德通靈上同寶瑟綺琴名赤簫
 紫笛赤玉簫九變變更也樂成聽古恐臥魏文
 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鐘聲不比乎左
 高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
 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合商揮徵奏彈角
 恐其聲於官也文侯曰善合商揮徵奏彈角
 鼓羽上同咸池軒轅黃大淵少昊承雲顓頊六英
 帝譽大章堯樂九韶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

大武武王韶虞舜象武周水仙琴高善鼓琴號
 行人間後復人水去六代之樂雲門咸池蕭韶
 伯牙作水仙操懷之

五車雲玉卷之十六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軍旅部

論兵

經之以五事

孫子曰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

將五曰法節制仁義

武卒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

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者不陣

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三閭子

五車雲玉

五車雲玉

曰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國

之大事與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五材並用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五帝弗偃

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黃帝戰矣顓

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戰于

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因敵變化

取勝者謂之神臨敵制變可預圖臨敵制變

民疲主驕亡者何也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

戰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不居死土上之上無居死土之下當飲生水

云

當飲生水奪其所愛孫子云或問敵無整而將

無食飲水奪其所愛孫子云或問敵無整而將

聽矣攻其無備又云攻其無意崇禮重祿

之要在崇禮而重祿崇禮則必察敵情

智士至重祿則義士輕死必察敵情

強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

神黃帝問玄女兵法曰戰鬪之法乘一破十

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為戰主

知盛衰之術抱朴子云淮南王所著兵書皆魁

物之候知盛衰候時而動之術去就無先為

不可勝孫子云善戰者先為不先勝而後戰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七殃太公兵法云張軍處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七殃將必避七殃張軍處

居死社勿居地舍勿居虛勿居泉六敗孫子

死勿居者吞害勿居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

為上為上用兵之法攻心

上兵伐謀故上兵伐謀

德刑詳禮信何對曰德刑詳禮信戰之器

也勝敵在忍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將帥

與士卒同滋味黃石公三畧夫將帥者必與士

出無寒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
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士之心
士者將之肢體也故國之輔
心猶豫則肢體不用國之輔
必弱則國君親授鉞授鼓旗將入廟門趨至堂下
北而面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
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
曰從此下至淵詳擇審授之命不可不詳擇者國
者將軍制之詳擇審授之命不可不詳擇者國
授也五才十過道宗何太公曰將有五才論將之
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才者勇智
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
信則不欺忠則無私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於
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

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
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
有儒而喜將有五危殺必生可虜急速可侮廉
任人者將受民之過也四誠三思去將無勇則士
此五者將之過也四誠三思去將無勇則士
將矣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則士
日掃也將之所重動也怒則一軍懼軍則士
械也知信仁勇嚴信仁勇嚴也數分之一
已凡論將數分之一耳欲密欲一密士眾欲一
攻敵欲疾將謀密則一耳欲密欲一密士眾欲一
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一耳欲密欲一密士眾欲一
進則起日將專主旗鼓兩敵決疑揮善為策
兵指月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善為策
黃帝出軍訣曰為將黃色長耳請宅史記王翳
善為策赤色小身善為發也

萬伐荆始皇自送至灞上王賜行請美田宅園
池甚眾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宅者五輩或曰
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曰不然夫秦王之
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
請田宅為子孫業矣田宅不堅不固不欲治第
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田宅不堅不固不欲治第
將軍上為治第令視之對雅歌投壺祭酒為將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雅歌投壺祭酒為將
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身不跨馬杜預字元
馬射不穿札常乘輿指麾世語諸葛武侯與司
馬交將帥之列乘輿指麾世語諸葛武侯與司
日交將帥之列乘輿指麾世語諸葛武侯與司
市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上嘆曰諸葛君
可謂名素勝於雲梯抱朴子云韓信傳檄而定
士矣素勝於雲梯抱朴子云韓信傳檄而定
雲梯之干城公侯干城夫將將善將兵而善將
城也干城公侯干城夫將將善將兵而善將

將出山西漢書贊曰秦漢以來一軍皆驚
亡蕭何追還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
禮今拜之宜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欲拜之宜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
也一軍應童謠渡江不爲童謠曰阿童阿童街
皆驚一軍應童謠渡江不爲童謠曰阿童阿童街
羊祜求其名應者會王濬小字阿童才又視旗
可用祜因表爲龍驤將軍備舟楫遂平吳視旗
鼓軍視大將將旗鼓以爲進退受命於廟傳帥
於廟受探竹簡後漢劉焉表張宗爲偏將軍赤
後拒禹書諸將各於竹簡就就堅城衆人憚爲
宗不肯曰敗楚於成漢晉侯猶有憂喜劇孟
憂得臣晉敗楚於成漢晉侯猶有憂喜劇孟

曰周亞夫為大將得劇頗牧之名李廣方召
孟喜曰若一敵國也
召彊秦不敢加兵
虎蒙始就學
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令涉
獵見往事爾蒙始就學雖舊儒不及
韻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林宴
景宗便操筆期須成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
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覽之欣美不
已朝賢驚
嗟竟日
中兵敦
儒術
敦儒術
文德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制

田獵講武

五車弄五

田獵附

五

習五戎乃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歲三田
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獸人
給干獸臣虞箴曰獸山虞澤虞皆掌田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名獵得善言
駁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
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
梁君曰然則龍不與君而射人對曰梁君乃與
故欲殺人主君警人無異於豹狼也梁君乃與
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
者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
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遠得無有故乎對曰寡人有
皆諸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
吾子猶心之有四支故心有伏晏子

口若心有四支而得逸則可令孟孫得麋
四支而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獵得麋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
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逐之居三月復召西秦巴
與其母孟孫逐之居三月復召西秦巴
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逐之居三月復召西秦巴
虎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得非熊非
日乘田車駕馬于滑之陽見呂耕獵不獲獵而
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不享耕獵云云是獲享也楊學行
期獵飲酒樂云云是獲享也楊學行
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
無一會期哉
乃往自罷之
桃之事
事於武陵言田獵為宗桃之御憤則獲傳
五車弄五

晉如田獵射御憤則能獲禽若未嘗登
車射御則敗績覆壓是懼何暇思獲
居北境舉烽言趙寇至信陵君曰趙王田獵爾
居頃言趙王果獵魏王大驚問公子曰臣客能
探得趙王獵事毋戒游獵獲饋毋母泣曰汝不
者是以知之史毋戒游獵獲饋毋母泣曰汝不
遂力學後為侍御史唐史不能不獵
寧三日不食不講武戒不虞
能論語以不教民講武事
秦戰是謂秦之講武事
講武也
日振旅皆習戰也
出軍之師出治兵入大閱注云大閱備軍禮而
旗振旅皆習戰也
大閱注云大閱備軍禮而
計軍實
事云

大金取國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

之以毛孤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

1

1

1

1

征伐

奉辭伐罪

尚書曰肆予以爾以正邦國

云以九伐之

觀象而動

法正邦國

未發先聞

仲國必而

兵行而雨

兵甲之也

周公東征

而小國諸侯

象猷為折

日大兩太公

宣王北伐

四國是皇

不問仁人

此言何為

有征無戰

一鼓作氣

齊師敗績

而望之曰

夫戰勇氣

盈故勉之

四攻五良

攻地宜三

六厲五衛

智謂奪其

開言開此

攻謂奪其

六厲五衛

攻謂奪其

六厲五衛

攻謂奪其

六厲五衛

攻謂奪其

六厲五衛

攻謂奪其

六厲五衛

攻謂奪其

六厲五衛

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以六射師厲以五衛一明仁懷

天擊地黃帝問玄女兵法云戰鬪之法當從九

攻虛抱朴子云承陰陽以并勢協五行之自然

魏武帝之所同也避實擊虛孫子云夫兵形象

趨下兵之形觀急擊疑司馬法云凡戰衆寡以

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急動而兼舍環龜法曰

兼舍環龜注云兼舍者晝夜旡動而鼓左傳云

行也四而屯守謂之環龜旡動而鼓左傳云

侯伐鄭鄭伯禦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

旗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呼聲動天從壁上觀楚

將士無不一當鼓聲動地陳湯傳湯與甘延壽

之大敗宋師左傳齊晉將戰於華齊人禽之而乘其車注曰築石投人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子日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大殺其
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
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關也蘇茂墮馬傷膝還
如百人墮馬傷漆後吳漢圍蘇茂墮馬傷膝還
以衆心懼矣漢勃然攻南掩北後漢朱雋擊黃
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
將精兵掩其西北賊乞降

五車霏玉

軍旅

主

五車霏玉卷之十六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軍旅部

火攻

五火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隊五曰火緇六曰火庫七曰火庫八曰火庫九曰火庫十曰火庫
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火雞東晉殷造北伐
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火雞東晉殷造北伐
救百鷄以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火牛田單
一時驅放群雞飛散火焚范營火牛事
以曉駭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
兵抵敵營

五車霏玉

軍旅部

不亂舍火獸火禽火盜皆火火弩同上按火獸
而勿攻火獸火禽火盜皆火火弩同上按火獸
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
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
其尾而縱之奔入草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下針
與敵同者衣竊驅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
火發敵而出火弩以擊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
飄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燧象傳吳伐楚昭
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燧象傳吳伐楚昭
以奔焚咸丘公羊傳焚咸丘赤壁之戰三國
吳師焚咸丘公羊傳焚咸丘赤壁之戰三國
用火攻燒縱火自救漢李陵循龍城行四五
曹操軍中亦縱火自救注自傳望燒屯諸葛亮
火陵軍中亦縱火自救注自傳望燒屯諸葛亮
燒營旁草冷虜火不及也
敗此亮初出第一功也

水戰

囊沙壅水韓信擊引沂泗二水後漢末曹公圍

沂泗二水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樓

船戰蒙衝上關艦走舸上海鵲同拔海鵲

大後小如鵲樓船將軍楊僕為樓戈船將軍

得上流得上流馬子魚曰我穿昆明池漢武將攻

晉水戰縫革為船陳觀漢記鄧訓為護羌校尉

縫革為船置之單斷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上以渡河擊走斷孫權討黃祖祖橫兩家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繩擊石為石上有十人以弩交射軍不得董

城千里

城之萬韓信登陴鄧侯子產受兵登陴

三丈高一尺登陴登陴鄧侯子產受兵登陴

擄聞於夜事調夜守之斥候斥候漢趙充國常以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正營部曲行伍營陣

重受士卒先計而後戰正營部曲行伍營陣

擊刀斗備他盜漢王曰守關縈帶為守公輸般

以自衛備他盜漢王曰守關縈帶為守公輸般

之具臣請築帶守之楚王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

為城以晉為城陳琳傳作偏箱車晉馬隆西渡

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遇隆前或設伏以截

隆後隆依入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

路使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

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疊磁石

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夫人城晉朱序

屏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夫人城晉朱序

符堅遣兵攻之序母見城西北角當先壞角果

餘婢并丁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

潰眾守新城賊遂引險固表裏山河言險百二秦

退號為夫人城史險固表裏山河言險百二秦

二萬人當諸國百萬十二齊得四塞秦地險阻

環入掌

周禮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死

晉人掉

晉趙盾掉其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

與敵國

若齊國兵來則往之嘗寇去之嘗試也

踞轉鼓琴

張昭轉衣囊也遣書遺悃亮屯

折其鋒

欲速戰魏勅司馬懿堅壁靡旌摩壘

折馘執俘

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

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賈勇自賣其勇左成二

勇餘勇

高固入晉師曰欲

問諜

細作

有五

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神紀同上五間

其道是

邦汙周禮司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

謂神紀

淮南王使女陵中調長善戍規國

中調

安注調音值為偵於中也

之規

宋者報於晉侯曰宋未可伐陽門介夫死

數駒支

范宣子數駒支曰言捕伏聽衛青捕伏

隱處

多間諜使趙將李牧居鴈門以惡章

且進

項王使使至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去以惡章

具進楚使歸報偽作道常與孝寬書

東魏

將段琛擬宜陽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

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欵之意又為落

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遺之於深宵

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

離沮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皆溺死

百升飛上天齊射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

寬參軍曲嚴頗知上策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

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諛言令間諜漏其文

於郭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

推自崩樹不扶自豎祖因續之曰盲老翁

背上下大斧饒古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

路穆婆提問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以饒舌

斥已也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誅言

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戒

齊之志竟

平其國

軍令

將威

三畧曰將之所以執行孫子曰法律易曰

以律否戮社其誓用命賞于祖三令五申斬愛

姪孫武子試斬莊賈直事魏絳戮揚干僕揚

奸令魏絳戮其僕公怒曰必殺魏絳絳曰軍事

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揚干無所

逃罪至於用鉞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公跣

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

殺舍中兒祭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所行

也光武乃賞之謂諸將曰當選祭遵吾舍中兒

犯法尚殺之必斬馬謖街亭之敗咎在馬謖違

不私鄉里呂蒙據南郡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

家有所求取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

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衆猶以為犯斤才
軍令不可以隣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斬才
士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
斬起曰林士則萬春六矢唐雷萬春立城上與
潮語伏弩發六矢着而不動潮疑木人謀得其
實乃驚潮謂張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
將軍令漢文將軍細柳營軍門都尉曰捕蟬
為令宋守約曰時當承平無以信
其號令故寓於捕蟬爾詳蟬

務德 行惠 示言
荀吳圍鼓 傳荀吳圍鼓鼓人請以城拔穆子不
而後取不戮一人 羊祜懷吳 晉羊祜還鎮車修
日吾以事君也 羊祜懷吳 德信以懷吳人陸

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撫敵家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小益也
屬吳呂蒙在公安得關羽及 殲敵帥 吳將陳尚
羊祜追斬之美其死節厚加之 以衣供寒 圍費不
殲敵二人子迎喪祜禮遺之 以衣供寒 圍費不
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季平子從之費人
叛南 送絹償稻 羊祜出軍至吳境刈稻行惠挾
氏 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 投醪用兵有
饋餽醪者投之於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
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
者惡滋味之及 分熟食 吳闔廬在軍熱 絕甘分少
已也黃石三畧 戰所克 申叔時曰德以病致鑿
卒絕甘分少 戰所克 施惠戰所由克 病致鑿

藥 漢蓋寬饒字次公為衛司馬躬撫士
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病致鑿藥 脫衣與
飲後漢王霸字元伯善撫 分觴酒豆肉 王向踐
將伐吳謂申包胥曰在孤側者觴酒豆肉未嘗不
分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長其孤問其
老

示信 饋藥 抗疾枯遺之藥抗服之或疑止之
抗日羊公豈 互市 吳之未平周俊字士林在弋陽
奪以為功吳將于敏守沔中其兄珪與敏書曰
慎無為小利忘大謀候者得書與俊俊曰君子
也 待期 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曰不 尅日 晉羊
鎮南每與敵人尅日 伐原示信 晉侯伐原命三
戰而不得掩襲之計 日得原失信何以使人退一舍而原降 有禮
命去之謀出日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 有禮
日得原失信何以使人退一舍而原降 有禮

軍整 持重附
衆整 晉樂鉞對楚子 戎肅 肅陶侃戎政齊 殺入
重云好以衆整 戎肅 肅陶侃戎政齊 殺入
其禮則脫注脫輕也 輕而無禮 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
其可用也 輕而無禮 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
其禮則脫注脫輕也 輕而無禮 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
其禮則脫注脫輕也 輕而無禮 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

不知齊救鄭陳成子帥師達殺七里穀渭濱安

堵蜀志諸葛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五丈原分兵屯田耕者雖於渭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持重堅卧不起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至帳下亞夫堅卧安坐不動挑戰霸不出享士

不起項之復定坐帷講論張與爲句奴中

論若無事衆稍安陰使斬渠帥諸胡悉降據

牀指麾服如討麻秋輶車冠情秋怒少年冠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意氣自若意氣自若吳漢

急則受降面縛銜璧以示面縛與櫬肉袒

羊同上楚圖鄭三月克之待以不死赤眉

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白馬

素車秦王白馬素車係頸以如受敵霍去病時

受降如受敵因壘文王伐崇軍三司不降退

殺降有禍李廣所以不侯相者王

旋軍嚴獻捷附

振旅出而治軍凱以入申振旅凱以入于晉

喜逆晉師歸范文子後人武子問之對曰師有

五車霽玉

爾闔閭詩伐鼓淵淵獻俘授馘軍還殿音玷軍

橫矛蜀志曹公追先主張飛拒後瞋目橫矛連

車塞隧風沙衛連大卒以塞隧而毀石緯郭最

辱策馬入門孟之自斷後魏志云張繡追太祖

獻捷功也獻俘軍所獲奏愷周禮云王師大露

布戰克欲天下聞知書帛置於漆竿上名露布

齊軍孝文問何不爲露布曰臣見王肅獲京觀

左傳楚子敗晉師於鄆潘黨曰君盍築武庫而

武功楚子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封

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狼居漢書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軍邪執訊

獲醜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其可數俘鄭

陳子美入數俘而出歸飲至以歸軍實吉語漢書

但數所獲不將以歸飲至以歸軍實吉語漢書

不日會宗陳湯曰勞軍饗士賞勞士以訊誠告

軍詐 伏兵附

會飲史記衛鞅遺魏公子叩書曰往與公子驪

爲然會飲而罷以安秦魏叩以軍竄書太祖與韓

馬超起果疑遂與太祖有應伏弩孫臏走龐

夜至馬陵道可伏兵乃斫樹白書龐涓死此樹

舉而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

敗乃解鞍李廣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

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爲誘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此爲大

陳二里所止今皆下馬解鞍其騎曰未多到匈奴

以不急奈何廣曰彼以我爲走今皆解鞍貿易

衣服後漢書爲武都守不滿三千兵士羗衆

易衣服迴轉數周虜恐而木驢渡軍韓信擊魏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夏左實右僞爲人形

伏伏齊擊東備西周亞夫擊吳吳奔壁東南亞

得入伏兵備艦三國吳呂蒙之襲南郡也盡伏

也賈人服盡夜兼行至羽所至江伏兵糧車裴

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之伏兵糧車裴

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細管時都護蕭嗣業饋

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

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

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

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而車中壯

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無備

狎敵殺梁齊人咸遂使人戌之遂之因氏飲罷

屯漢韓安國屯漁陽得生口言匈奴遠即上言

血而死侍陋申公巫臣謂言子曰城已惡矣

虞巫臣曰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年楚伐晉克三

都子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決辰之間楚

克三都無易小仲及邾戰公卑邾不可易也蜂蠻有

毒况於小羅楚莫敖伐羅闕伯比曰莫敖狃於

設備羅人大敗之易晉傳晉上偃曰號必亡矣

莫敖係於荒谷傳易晉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

是天奪之鑒也蓋其疾也必易晉而不設身不

被甲羊斟在軍常輕裘緩帶不被甲不擊刀斗

將交惡

廉蘭

史記廉頗曰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為

引車避日兩虎鬪勢不俱生吾先國家冠賈

之急後私讐頗聞之內袒負刑謝罪

冠在賴州賈復部將犯法狗斬之復怒欲手

刃向狗每避後於帝坐相遇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關今日朕不以私憾魏張遼屯合肥孫

為解之遂交歡

可以私憾忘義

幸與遠破權

何以私怒

有耳寧下小兒

乃出厨下兒寧許不投斯須還船縛於桑樹自

挽弓射殺之畢勃船人增纜解衣附蒙大怒會

鼓兵欲攻寧蒙母徒跪曰至尊待汝如骨肉何

以私怒甘寧蒙問母言即自至寧船笑曰老母

待卿食寧噓噓曰負卿即與蒙俱見母歡晏未

日二卿相惡

惡二卿子重子反也此六間之一

五車奔正

五車奔正

濬渾相疑

音王濬等伐吳濬不受渾節度濬先

數毀濬濬常疑渾渾詣濬濬陳

武備然後相見其相疑如此

乞師

告急

國在故邑之字下是以告急

乞旅

傳楚

秦旅七日之哭

立依庭楚而哭日夜不絕音水

衆不入口七

一宿之行

如秦乞師曰事急矣公

雖病為一宿之行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築曰未

急將

救援

掎角

戎子駒曰晉禦其上戎克其下唇齒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者其虞號之謂也

竊軍符

矯命令如姬竊軍

符於魏王卧內矯

絕糧道

吳楚反攻梁梁急

發晉鄙軍以救趙

使使請救於周

亞夫堅壁不出梁

請於帝帝詔亞夫

不奉詔但絕兵糧

道吳食盡而退擊

大敗之

堅壁襲賊

後漢王霸馬武討

周建武兵敗奔霸

武戰自倍果合戰

良父射戟罷兵

表術將紀靈

乃襲其背大破之

史

射戟罷兵

表術將紀靈

乃襲其背大破之

子 178—235

凡用徵召急則以鳥羽示急也高祖
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無有不至者
多多益倒日之誠魯陽公與韓搆戰日將暮不
吾之意
繁弱忘歸左攬繁弱右接忘歸注劉琨清嘯
解圍道滑量沙卻敵晉劉琨字越石嘗為胡騎
樓清肅賊聞之懷然中奏胡笳賊又流涕向曉
復次之賊並棄圍而走宋檀道濟降魏者具說
糧食已聲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
上及早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
斬以推赤心後漢世祖降銅馬封渠帥為列侯
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相投死也
斬皇甫
軍師皇甫文出謂許禮不屈恂怒欲斬之諸將
以為不可恂不聽斬之峻即日降諸將聞之恂
五車露玉
日文峻之腹心殺之則峻亡其勇冠三軍言勇
膽所以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先聲後實兵有先聲獻敵萬計餽割耳也戰
首之耳獻於君軍容軍容不入國堂堂正正之陣
蓋計數也軍容國容不入軍堂堂正正之陣
止正廟筭出征者必祭筭虎帳武蘭錡兵架也
之旗廟筭吉凶而後行
武庫禁兵櫓爆櫓晉發反爆音杜櫓爆發脫局
設在蘭錡櫓爆中聲二京賦流鏑櫓爆脫局不
脫局汪局旗關名言官門高雲稍雲旗也西京
大車上載旗亦不脫扇而入雲稍賦酒鳴鳶與
雲回隼隼能擊之鳥軍中旗驃姚校尉驃姚霍
去病為驃擊斗鳴螺斗今之銅鑼也焚舟伐晉
姚校尉擊斗鳴螺
濟河焚舟注示沉船破釜同勇冠三軍言勇為
必死不復渡也

擁旄旄旌也逗桡進不逗留上背城借一背城借一敗績敗績
 風聲鶴唳風聲鶴唳敗刃敗刃敗績敗績
 鋒鏑縱橫鋒鏑縱橫巨測巨測井堙木刊井堙木刊
 子伐鄭當陳陸者井子伐鄭當陳陸者井斬祀殺厲斬祀殺厲
 樹者厲樹者厲皆陣皆陣德攻德攻鼓儼鼓儼
 在儼險處未成列在儼險處未成列兩軍未愬兩軍未愬
 可鼓而擊之也可鼓而擊之也娘軍娘軍未愬未愬
 督戰督戰裴度請身裴度請身娘軍娘軍未愬未愬
 史兩甄史兩甄周訪擊賊周訪擊賊秦王定京師秦王定京師
 三鼓兩甄三鼓兩甄周訪擊賊周訪擊賊秦王定京師秦王定京師
 精銳八百人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訪親鳴鼓自行酒飲之訪親鳴鼓
 五車五車躍奔躍奔赴魯遂大潰躍奔赴魯遂大潰
 老將何如老將何如敗兩甄敗兩甄注兩甄注兩甄猶言兩翼猶言兩翼
 賊箭賊箭張巡守雍丘張巡守雍丘矢盡矢盡萬餘人萬餘人千餘夜千餘夜
 笑不設備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乃以死士五百不學兵法不學兵法
 所賊營追奔所賊營追奔乃以死士五百乃以死士五百不學兵法不學兵法
 吳兵法吳兵法封曰顧方畧封曰顧方畧何難與慮敵何難與慮敵
 如爾不至如爾不至學古兵法學古兵法何難與慮敵何難與慮敵
 匈奴帝笑曰匈奴帝笑曰常勝常勝天陣地陣天陣地陣人陣人陣
 之千進曰之千進曰臣聞古者臣聞古者星宿孤虛星宿孤虛天陣也天陣也
 背地陣也背地陣也偏伍彌縫偏伍彌縫人陣也人陣也臣謂不然臣謂不然
 出沛若時雨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為天陣足食約費
 且戰得地之利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為地陣三軍之士三軍之士如子弟如子弟
 父兄得人之和父兄得人之和上駟中駟上駟中駟齊田忌與諸公子齊田忌與諸公子
 為人陣帝曰為人陣帝曰善上駟中駟善上駟中駟齊田忌與諸公子齊田忌與諸公子
 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
 彼下駟既馳三輩忌一不勝而再勝乃得千金彼下駟既馳三輩忌一不勝而再勝乃得千金

更謀將領將更謀將領將韓擒虎是關將非領將韓擒虎是關將非領將
 記將非三角三鼓記將非三角三鼓南公兵法南公兵法鼓千槌鼓千槌
 大將史三角三鼓大將史三角三鼓南公兵法南公兵法鼓千槌鼓千槌
 通角十二聲為一疊通角十二聲為一疊勇可習勇可習
 孝長在城中入室開戶牽被覆頭相攻孝長在城中入室開戶牽被覆頭相攻
 敢出而負其明側立而聽敢出而負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二日出戶問消息
 日後乃負其明側立而聽日後乃負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二日出戶問消息
 襲曰勇可習也襲曰勇可習也史史

五車霏玉卷之十七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召月白玄父纂輯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災祥部

祥瑞

禎祥國家將興致祥和氣休徵洪範五行傳休徵曰肅時雨若

又時暢若哲時煥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注凡
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

之順
鳳凰來儀
成鳳凰來儀
神龜出洛
神龜自洛

出負文而列於背赤文朱字其順之實禮記禮運故天

五真第五
炎井司卷之七
峯井舊地出鹽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

麟皆在郊
極龜龍在宮
沼其餘鳥獸
之邪貽諸
可府而窺也
則是無故先
王能脩禮星
天嘉况

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皇于易曰

也。唐太宗曰：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也。

不害爲堯舜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端不害爲桀
不害爲黃龍白鹿嘉禾景星慶雲爲不害爲

紂
薄玉璋甘露木連理
虎爲上瑞蒼虎赤鷹爲中瑞
天沐茲至
滋盛
元

嘉禾之草木連理爲下瑞
善愛羊貴止隤降餘慶積善之家百祥作善

百
奔
陷
襄
襄
穰
穰
魚
入
舟
武
主
伐
紂
師
渡
魚
入
舟
吉

祥陽才利多也見孟津白魚入舟
穀位禮斗儀白君乘木而王五色雲見趙安

公第二唱名
五色雲見
庭中忽自生蘭
羅含賦 含致出還
家庭中心忽自生蘭

此節行國
感之應
蒙茸合抱
冬涉春回
視槐枝三四尺
主蒙茸云云
宋書云孝武率衆入討牙立

紫雲牙上之後天色開霽有紫雲干牙

三

災

災眚易有災眚妖孽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咎徵曰狂恒雨若恒

若急恒寒若霧恒風注凡言恒者謂所行生
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又爲災也霧音莫豆

反六沴五行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

之中則正朔受之歲之外用之外日之外顯明
民受之鄭玄注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朔自五

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

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
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

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診
診也凡貌言視聽思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

逆則怨木金水土火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垂
珍之於是神怒將爲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

告人也及妖孽禍痾青祥皆其氣類暴作非當
時爲怪者也各以二良以次曰將又曰二良以

物象爲之占也。二辰謂日月也。假令今歲之朝也。日日受之。注二辰謂日月也。假令今歲之朝也。日日受之。

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
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

夕也日月朝則上土受之日月夕則下土受之
 其餘差以尊卑
 服妖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逮

多少則悉矣
月女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

下體生上之痛。痛則有青黃赤白。皆由

病病也下體生上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詩妖
出背上也青木色青生於此祥自外來也詩妖
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咎借厥罰恒鳴厥
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
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草妖又曰視之不
舒厥罰恒燠厥疾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青赤
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不聰是謂不謀厥咎
祥惟水鼓妖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
診火鼓妖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
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鼓妖時
青黑祥惟火診水注君嚴猛而閉下臣戰要而
塞耳則妄聞之氣發脂夜之妖又曰思之不睿
於音聲故有鼓妖脂夜之妖又曰思之不睿
露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
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
有黃青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土之病時則
夜之妖若脂水夜汗人衣淫之象也華妖如李

五車集卷之十七

梅冬實桃李冬華之類時則有金木水火土
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診明其
也見妖又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
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射妖時則有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皇君極中建立
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
不能立萬事失在耗停故其咎耗也上微弱則
不報動故致異華氣木之災乃木之災金不祥
有射妖致異華氣木之災乃木之災金不祥
大治金躍躍曰我且必為懼乃遇災降書皇
莫邪大治必以為不祥莊懼而懼降書皇
災救左救災一善足禳一善自足禳七日大拱
祥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大戊流為鳥武王伐
懼而脩德三日而祥桑穀枯虎流為鳥武王伐
孟津既濟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石言昭入石
王屋派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石言昭入石

蛇開左魯嚴公持有內蛇與外蛇開於鄭南門
人之所忌其氣緇以取之妖由人與公孫病已
也人亡其氣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公孫病已
葉書上林苑中園柳樹一朝夕生枝葉有蟲食其
葉為字曰公孫病已立及昌邑廢更立宣帝
本名久陰不雨漢昌邑王時霍光等將議廢立
病已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
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
怒綽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
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
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
術士

早

早魃為雩韋曜毛詩曰雲漢之詩早魃為雩
傳曰魃天旱鬼也箋曰早魃生魃天

五車集卷之十七

有常神人死為鬼不審早魃生魃奈何答曰魃
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也天欲為
災何所不生而暴厄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
云有常神者耶暴厄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
厄而災若曰天則不雨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
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
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踰乎徙市則奚若
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
市不亦舞雩周官曰司巫掌三舞之政焚巫
可乎舞雩周官曰司巫掌三舞之政焚巫
庭修城郭乾食省用務勸分此其務也至庭
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不能為早陽驕蹇所
焚之滋甚公從之是幾識而不害陽驕蹇所
致春秋考異曰旱之言水于土春秋繁露曰
早陽盛而過而過則大旱祠靈山旱公召群
陽盛而過而過則大旱祠靈山旱公召群

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饑色吾使人卜之崇
在高山廣澤寡人少賦欲以祠靈山可乎群臣
皆莫有對者晏子對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
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天久不雨髮將
落身將熱彼獨不**孝婦含冤**漢書東海有孝婦
欲雨乎祠之何益**三足鳥見**黃帝占
三年後太守至殺牛自祭**三足鳥見**黃帝占
婦家因表墓天立大雨歲熟**三足鳥見**黃帝占
中三足鳥見**愆陽愆陰**歡娛為旱
者大旱赤地也**愆陽愆陰**歡娛為旱
衡問表南曰壽陽已西恒旱已東恒澇何也甫
曰壽陽已東吳人也夫亡國之音哀則足強邦
一朝失職憤歎成陰陰積成水故恒澇也壽陽
已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盡入志清心盈長為
旱故公羊曰魯僖公甚悅故早是**天厲流行**
以京師若抑強扶弱則天下和平**成湯自責**
也**地財耗斁**早害也教散也**成湯自責**
五車第玉

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
職歟官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諛夫昌歟
言未已大雨**戴封積薪**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
方數千里**戴封積薪**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
獲乃積薪坐其上以
自焚火起而大雨降
水災引

出平原平原出水**徙高地**公沙穆為弘農令元
沒穆曉占乃預告百**不冒城郭**漢建始三年秋
姓徙高地遂得免**不冒城郭**漢建始三年秋
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王鳳言太后上及後宮
可御船王商曰自古無道水猶不冒城郭今政
化和平何由有水此必**伐朱鼓**晉書雨多則
詭言俄而定鳳大慙**伐朱鼓**晉書雨多則
閉諸陰朱紫霖凡雨自三日**災為大水**
崇社伐朱鼓霖以往為霖**災為大水**

金韓魏圖晉陽夾晉水以灌**資舟**旱則資舟
襄之城中築居懸釜而炊**資舟**旱則資舟
襄山襄陵懷**墊溺**五稼**湯湯**湯湯水方
浩浩漫天也**堯九年**堯有九**漢連月**
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水上焦明**焦明水鳥也
苗稼更生鳳巢樹上**水上焦明**焦明水鳥也
有大**商羊舞**家語齊童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
災**傷稼**漢書和帝元年十年十三十年十
公使弟宋災曰天**不辨牛馬**莊子曰秋水大至
作淫雨害於桑盛**不辨牛馬**莊子曰秋水大至
馬變於魚鰲辨命論曰空桑之里化為魚鰲
絲埋洪水禹濬洪川歷陽之都變於魚鰲
注連塞也禹濬洪川歷陽之都變於魚鰲
漢河內中央輒子令將**捧土**朱浮與彭寵書曰亦
塞以下皆負薪塞之**捧土**朱浮與彭寵書曰亦
津**沈石岸**蜀郡水災太守李冰乃刻石為岸
積廬灰為害於是女嫗乃積廬灰而止之
船徙避漢武帝時河決灌四郡人令謁者二人
萬七**穿渠散患**賈讓言若乃多穿漕渠使人得
千口**穿渠散患**賈讓言若乃多穿漕渠使人得
亦救敗之術

豐年
上歲大有年同嘉歲豐年有年同上五穀皆
一稔一熟也穰穰穰穰餘糧栖畝多穀於
穰穰穰穰餘糧栖畝多穀於

田畝如鳥 無窮人之諺 諺傳言也謂百姓盡
之栖宿 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臥行旅草舍外
閭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
于時天下有**家給人足**上**六氣無易**五緯不愈
無窮人之諺**家給人足**上**六氣無易**五緯不愈
哲補亡詩五緯兩曜燠寒風六氣無易**蓂莢致功**
陰陽風雨晦明也言無錯逆變易**蓂莢致功**
蓂莢是蓂莢必有豐年**寒溫節則年熟**晏子云景公
曰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水厚五寸公
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于也周年穀而對
水禮也陰水厥陽水厚五寸者寒溫節則年熟
刑政平則上下和則年穀熟不伐魯**正**
月黃氣物理論云正月朔四方黃氣其歲大
至見雲 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月見雲**高下皆熟**
至見雲 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月見雲**高下皆熟**

太平丘陵高下皆熟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遺秉此有滯穗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云世俗咸曰漢文帝儉約修道德躬先天下
不可食 漢書云武帝之初國家無事天下富饒
也 順成之歲年多稌 詩曰豐年 萬箱
千斯倉乃三時不害 豐年 祈年祈豐年
求萬斯箱 三時不害 豐年 祈年祈豐年
田祖神 夢魚之兆 詩曰維魚 維魚 如坻
農也 夢魚之兆 詩曰維魚 維魚 如坻
如京 魯孫之積如坻如京

大侵 不穀 無年 同凶歲 上同歲惡不入 凶年不
色 饑饉 流亡 詩曰流亡 我饑饉民卒 沈藩 洪水之災
大殺 穀不登年雖大殺衆 四殃 周書天有凶荒 荐
饑 佐傳晉存饑使乞糴於秦秦伯問百里奚與
也行道 仍饑 兩雅云穀不熟曰饑 薦不熟
有屆 仍饑 兩雅云穀不熟曰饑 薦不熟
民苗 洪範五行傳云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 困
鹿空 國語云越大夫種謀曰今吳既罷而荒大
云國者為困方者為鹿 嗽弩煮履 東觀漢記云
饑乃嗽 米斛萬錢 漢書高祖二年開 穀斛五十
五車 米 漢書高祖二年開 穀斛五十

萬 英雄記云李淮等相攻戰長安中盜賊不
相室如懸磬 空室道殣相望 注殣餓死人也 野有餓殍
食 抱子棄 人抱子棄 道殣相望 注殣餓死人也 野有餓殍
得賣子就 黎藿給食 典畧云從興平元年冬至建
食蜀漢 黎藿給食 典畧云從興平元年冬至建
條亂賊李淮等始將部曲入長安居董卓 桑榆
故塢中取桑黎藿以給食發塚取衣蓋形 桑榆
為飯 後漢表術在壽春 人民相食 東觀漢記王
人民 掘葛菜而食 王莽末年南方枯旱民 種蕪菁
相食 掘葛菜而食 王莽末年南方枯旱民 種蕪菁
後漢 令水傷屬 蜡不通 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
種蕪菁 助食 蜡不通 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
修民也 食不兼味 歲凶君食不兼味連道不
修民也 食不兼味 歲凶君食不兼味連道不

而不食嗟來齊大饒餘救爲食於路以待
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焉然終不食而死魯子聞之曰微與其何心
獨飽吳志路統字公緒八歲時饑荒鄉里及
仁愛見統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
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
使分告也着飯兩頰晉饑欲鑒字道微值永嘉亂
子邁外生周翼往就食鄉人不能兼鑒獨往著
飯兩頰還吐食二兒並得存後鑒卒翼解職席
苦心喪

火災

五車弄玉

卷之七

九

樂巴嘆酒樂巴蜀人徵尚書郎大朝得酒不飲
都大火臣以酒爲雨救之帝樊英嗽水于壺山
驛問果雨從北來有酒氣樊英隱
水西向嗽之後問其火果得雨滅祖龍火
飛回祿火神也昭十八鄭項羽之屠咸陽項羽
咸陽燒其官嶠山白首嶠山上有鳥其狀如鶴
以衛符愚赤喙符愚山名有鳥名鵲其狀赤火
南流喪南國齊武帝未明十一年先是魏地謹
從北齋此火至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
賤爭取之多得其驗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
炎至七注而疾愈吳興丘國賓密以還鄉鄭玄
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即差

先識玄平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謂曰某時當

君仲孝感蔡君仲母終棺在堂西舍失古初伏

棺東觀漢記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尚書不救

庫火尚書郭彰率人自衛所狐絕火管輅在田

不救火御史劉敞詰之所狐絕火管輅在田

失火輅十日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

故車必邀留如此言生不得已留宿然意不安

如爲圖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有一物

人乃火翟乾曜天師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有

方悟八人乃佛圖救燕佛圖澄與石季龍升中

火字也雜俎佛圖救燕佛圖澄與石季龍升中

果從四門起驟雨滅之雨有酒氣郭憲嘆齊

郭憲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嘆云劉昆叩火爲江

云齊失火以救之後果雨成劉昆叩火爲江

陵令民有火災昆向叔度不禁蜀郡太守成都

火平頭需然而雨叔度不禁蜀郡太守成都

地迨屋狹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范禁火民覆蔽

之失火范放令夜作以供衣食范禁火民覆蔽

庶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孺今五袴

吉兆

閣中生麻紀異錄鄭瑛李愚同爲學士鄭閣中

得盡荒虛時亢旱甚文麻獨茂盛霜降白沙相

公同李李愚所居暴雨一庭俱爲白沙打毬一

棒爲猛入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爲猛入

語訛為孟入得陰一壽後孟氏盡刺史坐法曹
 得兩蜀至子担一壽者果一子也
 廳後命錄陸景融為新鄭令有客曰公三十年
 史嬖州宅區仄印綬赤蛇風俗通曰車騎將軍
 遂通法暫為廳印綬赤蛇馬緄初為議郎發綬
 筭有二赤蛇分走許憲並曰後三歲當風日晴
 為邊將以東為名後五年為征東將軍風日晴
 媚日晴媚詩曰江神也世情使我風日好雀戲
 於庭之飛去墜下神也世情使我風日好雀戲
 此拜果有陳堯叟泊三山磯有老叟曰明日舟行
 其江之遊奕將君當為縮水脉爾朱兆襲京邑
 位宰相故來相告為縮水脉爾朱兆襲京邑
 水脉遂乘馬西面長數十寸願有光事乃復
 渡直叩門

五車霏玉卷之十八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父纂輯

神異部

鬼神

不語子不語怪力亂神具道漢文帝受釐宣室感鬼神
 帝前席文德盛子曰鬼神之事問賈誼且道所以然至
 是故知鬼設教易先王以象物而為之備使民
 神之情狀設教易先王以象物而為之備使民
 知神姦故入山林不敬而遠神而遠之百靈神
 逢魃魃魃魃之屬敬而遠神而遠之百靈神

底懷三靈天地人神八神方隆華左傳有神降于
 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
 其德也將以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
 與商周皆有之為崇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為崇
 命祭祀不越望江漢離潭楚之望伯有傳伯有
 也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不祭伯有為厲子
 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
 則魂魄強匹夫匹婦疆域而魂陽曰魂用物精多
 人以爲淫厲况良宵三執其政有歸人相驚
 柄而疆域猶能為厲不亦宜乎有歸人相驚
 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
 帶也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止
 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止
 以撫之乃止曰鬼有所畏乃不為厲吾為歸也
 胥山發記曰伍子胥死吳人憐之蔣山者廣陵

人也嘗自謂已青壯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
其史見于鍾山下賊擊傷額及吳先生之
生文曰我當為土地神為吾立祠不爾使
耳為災吳主以為不祠我當有大火是歲數
火吳主患之封為都中侯加印綬立神荼鬱
文選註云神荼鬱壘兄弟二人能執鬼度朔
鬼無所出入處山上有桃樹二人於桃樹下
以蕭索而飼虎蒼水使者秦時有人夜渡河
立叱之乃曰吾燭龍赤身而赤身長千尺其
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燭龍赤身而赤身長
寢風雨是謂是謂燭龍赤身而赤身長千尺
項惟食惡鬼朝吞三千海若登祇齊桓公北
幕吞八百名曰赤郭

神異記卷六

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耕父有神
神曰俞兒霸王之軍興則見祇神也耕父有
處豐山常游清冷之泉出入有光龜神形見
之泉出入有光龜神形見帝時陰子方至幸
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田有七百餘頃子方
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三世而遂繁望侯大
昌故後嘗以贖日祀龜而薦黃羊焉望侯大
魚人泊舟馬當山下見一龜而黃羊焉望侯
項之江中湧出一絲舟十餘人會飲妓樂甚
久之有巨艦東下絲舟乃沒龜亦下灰岸側
者水神使此龜望侯不知巨艦來故極之白
帖王弼家晉陸雲嘗行投宿故人家夜暗迷
家寄宿見一少年美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
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數十里無
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天使寄
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寄載臨別曰我是天使往燒東海藥家今已
寄君車又不可不燒若當速歸我當緩來
晉溫嶠至牛渚磯傳言水深不可測乃然
照之見水底有奇物或乘車馬至夜夢人謂
照嶠惡之未幾卒驚奮王猛少貧鬻畜洛陽
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踞胡
乃右十數人引猛進拜之父云王公何緣
出反顧乃嵩山也次虛生實三十國春秋曰
弟節見詔乘馬晝日而行著黑衣青幘黃
衣節因問幽冥之事詔曰汝者為鬼俱行天
修文郎必之與生畧無異汝虛生實此有
爾言終乘雲御龍居馬肌膚若冰雪綽約
而不見乘雲御龍居馬肌膚若冰雪綽約
近律書

神異記卷六

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九烈君李固行古
氣御飛龍而游四海之外九烈君李固行古
指聲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用柳汁染衣
矣得藍袍當以素縞祀我未久及第三峯集
神鞭石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不速去神鞭
之流呵罵水神謝承後漢書云陳茂有異術
血故欲到朱崖僮耳茂諫曰不宜履險故不聽
事海遇風船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
黃熊入夢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
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于羽
實為夏郊三代祀之為盟主其未祀乎乃祀
郊晉侯海神為崇盧曹自蜀入海島得長人
乃問海神為崇盧曹自蜀入海島得長人
以觸醴為馬槽脰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

疾恫聲聞於外至孤突見申生
言海神為祟遂卒孤突見申生
曰將有至者見我曰帝許我伐有罪
左丘之魂齊景公問晏子晏子曰先君靈公
傳五夫夫驚獸皆殺之斷其頭而公厚葬之
五夫夫驚獸皆殺之斷其頭而公厚葬之
丘刺刃黎丘北黎丘部有奇鬼善效人子姪昆弟
其子之狀扶而道苦焉夫人醒而讓其子其子
泣而觸地曰尊無苦也其父信之曰必是奇鬼
也我固聞之矣明早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
其子恐其父不能逐遂往迎夫夫人拔劍刺之
殺之抗回樊秦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曰必
嫁之類與秦戰於輔氏魏武子見老人結草以抗杜
固回踵而顛因獲之夜夢曰余所嫁婦人之父
五車罪玉

也感從治命不從亂命所
以報也杜回秦之力士魑魅魍魎
靈變也厲鬼厲鬼以殺賊本召鬼
守史所不信囚之乃召厲鬼
祖皆面縛責祈謝而遣之叱鬼
弟夜曰呼汝昔為人今為鬼不肖不能保
出茅叱曰汝昔為人今為鬼不肖不能保
有先人舊廬售貨於我尚敢破鬼膽
逐我耶即令速出鬼遁去破鬼膽
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曰可於他縣血食
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
開戶視之無所睹無鬼
物乃鬼神之無所睹無鬼
濟良父及鬼神之無所睹無鬼
君何言無耶僕便是鬼變為異形史消滅
獨眠孤館廣州押衙崔慶成孤皇華驛夜見鬼
人鬼也云云謝書云川中向百姓見鬼

馬僕兒御飯慶成不對後丁晉公見曰川
向蜀犬也百姓眼目也馬僕兒瓜子也御
飯官食也乃獨營利鬼笑
眠孤館傳異志營利鬼笑
方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稱冤
固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更稱冤
為郎令到官至黎亭有鬼數殺過客仲夜聞有
女子稱冤仲曰有枉狀可前來理曰妾夫為盜
令此亭長殺妾家十餘口埋於樓下悉盜財貨
仲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是也仲曰當
為汝理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同注易
謀十餘人並伏辜仲為儒云老奴無意時夜分忽
聞外間有聲聲聲聲聲而後云鄭玄責之曰君
年少何以輕便退歸副心畏惡未幾暴病而卒
忿色言竟便退歸副心畏惡未幾暴病而卒
漸耳日當今制鬼無過漸耳宣室志大書鬼
五車罪玉

手少保馬公亮少時夜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
速為我掠去公以筆濡雖黃水大書草字意呼
鳴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
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羣骸骨絕哭聲
後漢陳寵先是洛陽縣城南每陰雨嘗有哭聲
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
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凶人者而骸骨不得葬
遂顯顯子為疫鬼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
一居岩水為瘧鬼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
居人宮室區區善驚小兒一耻與魑魅爭光
康燈下彈琴忽一人長丈餘者黑單衣華
帶康燈下彈琴忽一人長丈餘者黑單衣華
鬼可憎黑而眼大着白單衣平上幘相去咫尺
人言

德如心安意定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報而退

怪異

祥桑 史記亳有祥桑穀並生于朝一鵬鳥賈誼暮大拱大戊修德祥桑枯死

沙王 傳三年有鵬飛入誼舍鵬似鴉不祥鳥也誼以謫居自傷故作賦自廣曰野鳥入室主人

鵬鳥 將去請問于石言傳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鵬子去何之

蛇闔 又初內蛇與外蛇闔于鄭內蛇妖六年而氣陵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

鑽羊 鑽羊家語季桓子穿井得鑽羊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與鑽羊

驢鼠 土金問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驢鼠城郡有一物大如木牛灰色庫脚類象胸前

玄陰池 宣室志人見羣僧浴水中問之曰此

屏婦 音於是合聲而屏婦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

羣鴈 勢如現焉士人驚懼因叱羣鴈鴈死王莽篡漢

人撒屋 東郡太守翟義謀舉義兵兄宣羣鴈數十在

門皆狸妖 中庭有狗從外入嚙之皆死後莽夷其二族見

孔中得狸殺大禍 漢成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

之遂絕妖怪 物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

妖 狗走或數日有數十人披甲持弓弩至良花月

妖 洛擊或或傷皆為狗五月乃止大禍也

妖 公正人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見之忽

妖 醋醋皆殊色芳香醋醋曰苑中每被惡風相撓

妖 上圖日月五星立苑不動崔崔為立情東風刮地拆

妖 封姨 崔玄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

妖 公正人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見之忽

妖 醋醋皆殊色芳香醋醋曰苑中每被惡風相撓

妖 上圖日月五星立苑不動崔崔為立情東風刮地拆

妖 封姨 崔玄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

妖 公正人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見之忽

妖 醋醋皆殊色芳香醋醋曰苑中每被惡風相撓

妖 上圖日月五星立苑不動崔崔為立情東風刮地拆

妖 封姨 崔玄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

妖 公正人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見之忽

妖 醋醋皆殊色芳香醋醋曰苑中每被惡風相撓

妖 上圖日月五星立苑不動崔崔為立情東風刮地拆

妖 封姨 崔玄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

妖 公正人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見之忽

妖 醋醋皆殊色芳香醋醋曰苑中每被惡風相撓

妖 上圖日月五星立苑不動崔崔為立情東風刮地拆

妖 封姨 崔玄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

妖 公正人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見之忽

地三三尺慎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間連下旌陽
二十餘滴此夜半平地水三丈玄怪錄
斬蜃之精謂施太玉曰彼化黃牛我化黑牛以
手中掛牌以別之俄於龍沙州見黑牛奔赴黃
牛而歸太玉揮斬中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自
井徑歸潭州先是化爲少年以珍寶數萬娶潭
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婿
慎郎乃蛟唇老魅焉敢遁
形遂變本形爲吏所殺

五車霏玉卷之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宮室部

觀闕附

日觀泰山東南峯名日出兩觀觀闕也古者帝居
所以標宮門登之可以遍飛廉桂觀史記公孫
觀故謂之觀縣法象處
日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東觀漢書曰東
作飛廉桂觀甘泉則作延壽觀
觀亦曰崇文觀魏志明帝置崇文觀
蓬觀觀善屬文者以充之
鵠鵠觀帝

起鵠洛城十八觀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千
鵠觀觀知章乞爲道士玄都玄都觀觀裏桃桃
秋賀宅爲千秋觀

闕居魏闕之下莊象魏左哀公三年司鐸火
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注宮門雙闕縣法象其
狀魏然高大曰象魏魯人因謂教令之書曰象
魏

凌霄闕魏志明帝當塗高杜瓊曰昔周徵君
也魏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蒼龍玄
羣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蒼龍玄
日魏闕名也當塗言高聖人取類言爾

武三輔舊事未央宮東有車聲麟麟至闕而止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
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
人曰此蓬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
禮下公門長路馬今蓬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敬

於事上必不以閨時廢禮是以水精關十洲記
知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山有水門樹六關書楊炎三世以罕聞門

門象形也

衡門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衡門詩曰衡門之上無屋謂之衡門
韋門左傳王叔之宰

也上銳下金門歷金門上玉高門
高門說苑于公築

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冤後世必有封
侯者令容高蓋駟馬及後定國果爲丞相封西

平席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輦
通德門後漢書孔

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廣令
閭閻閭閻天門也

容高車結駟名爲通德門
閭閻楚人名門曰

爲閭閻吳地記曰閭閻門者吳王閭閻所作也名

金馬門天子宮門曰金馬門一云武帝得大

嚴安徐樂待天子五門門應門庫門雉城內之郭

也閭門中闔市外題活字世說楊修爲魏武主

角魏武自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修見即

李公門鹿門登鹿門山采藥不反後遂民傳
東

都門東都門更
張雀羅翼公罷廷尉賓客皆

題鳳稽康與三安善後值安不在嵇婦人不出

婦人送迎不出讓客客至於寢門則主請入爲

門見兄不踰闕讓客客至於寢門則主請入爲

席主人入門而九重楚辭天之九重
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
閉戶孫敬常閉

宅舍

近市湫隘景公使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

治垣屋漢書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

所廖氏老壽後移子孫縣有廖氏世老壽

宅乃廖氏老壽

井是以飲聞鐘磬琴瑟之聲漢書魯共王壞孔

水而得壽司空毀後魏長生道生位司空第

聲遂不敢壞司空毀宅甲陋子第頗更修繕道

豈可安坐華美乃切責宅吾營宅與兄

營別宅從兄衍自汗高帝數使使問蕭相國何

悅之即與宅更請地漢田蚡爲相請考工地益宅

圖購佳宅其無貴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問

以聞召有成此宅相王隱晉書魏舒少孤爲外

司給直貴甥舒曰推道南宅吳志周瑜與孫策

當爲成此宅相康節在洛富公司

道爲大宅以舍策升集錢買馬公諸君子二十

餘家集錢 甲舍 猶甲幸舍 馮諤彈劾而歌 儒宮
買宅贈之 燕雀賀 淮南子大屋成 宅不西益 通日
儒有一宮 燕雀賀 而燕雀知賀 宅不西益 通日
宅不西益 俗說西者為上 益宅者妨家長也
原其所以西益者 禮記曰 南向為尊 西向為卑
恐動搖之 兩密西益 有與長者之處 也不西益者
乎 萬間庇寒士 杜茅屋 詩安得廣厦千萬間 大
安如山 鳴呼 何如眼前寒士 俱歡顏 風雨不動
此屋 吾廬 獨破 受凍 亦足 見 夏屋 幃幪 子篇
震風 凌雨 然後 知 第 侯 綽 綽 曰 天子 宅 千 九
夏屋之幃幪也 第 侯 綽 綽 曰 天子 宅 千 九
亦曰 第 言 有 邸 宅 相望 兩 侯 三公 主 四 二 千
甲乙 次第 也 邸 宅 相望 兩 侯 三公 主 四 二 千
石相 與 並 代 自 祖 及 治 第 東 都 裴 度 治 第 東 都
孫 官 府 邸 宅 相 望 治 第 東 都 裴 度 治 第 東 都
五 庫 第 五 治 第 東 都 裴 度 治 第 東 都
幽勝 午橋 作別墅 具煥 館涼臺 號綠野 卜隣 宅
堂 度 野 橋 作別墅 具煥 館涼臺 號綠野 卜隣 宅
是 卜 惟 鄰 是 卜 左 唐 王 翰 文 士 也 杜 華 冊 買 隣
云 吾 欲 卜 居 使 汝 與 王 翰 文 士 也 杜 華 冊 買 隣
梁 宋 季 雅 市 宅 居 呂 僧 珍 側 呂 問 價 曰 一 千 一
百 萬 怪 其 貴 季 雅 曰 千 萬 買 宅 百 萬 買 隣 及 僧
珍 生 子 季 雅 往 賀 進 金 錢 種 竹 假 人 宅 必 種 竹
一 千 呂 言 於 武 帝 拜 刺 史 種 竹 假 人 宅 必 種 竹
人 詰 之 曰 不 可 開 徑 後 漢 張 仲 蔚 蓬蒿 而 仰 屋 而
嘆 平 恩 侯 許 伯 入 第 蓋 寬 綽 開 一 行 徑 仰 屋 而
嘆 貴 無 常 忽 則 易 入 第 蓋 寬 綽 開 一 行 徑 仰 屋 而
工 占 宅 後 漢 董 宣 字 少 平 為 北 海 相 大 姓 公 孫
有 灰 者 丹 乃 命 子 殺 道 行 人 置 灰 十 尺 舍 德 秀
舍 內 以 塞 咎 宣 知 乃 收 丹 子 殺 之 十 尺 舍 德 秀
未 嘗 有 十 望 徙 孟 母 三 徙 協 比 其 鵝 鴨 閑 比 隣
尺 之 舍 望 徙 孟 母 三 徙 協 比 其 鵝 鴨 閑 比 隣

不 教 提 鴨 更 舍 歌 呼 曹 參 為 相 後 園 近 吏 舍 園
開 比 隣 杜 更 舍 歌 呼 夜 飲 呼 吏 患 之 引 參 遊 園
參 反 坐 飲 亦 降 居 酣 呼 宋 張 鏡 與 顏 延 之 隣 居
歌 呼 相 應 降 居 酣 呼 宋 張 鏡 與 顏 延 之 隣 居
鏡 寂 然 後 鏡 與 客 談 顏 從 籬 邊 坐 聽 辭 義
精 玄 延 之 曰 彼 有 人 焉 由 是 不 復 酣 呼
堂 高 九 尺 司 馬 遷 傳 堯 舜 堂 切 堂 莊 子 覆 杯 水
則 芥 為 之 舟 置 杯 焉 譬 猶 一 堂 之 上 於 莊 子 之 上
則 膠 水 淺 而 舟 大 也 今 有 滿 堂 飲 酒 者 有 一 人 坐 堂
猶 向 隅 而 泣 則 一 堂 之 人 皆 為 之 不 樂 坐 堂
上 如 人 坐 堂 上 方 能 辨 堂 下 曲 直 玉 堂 漢 書 王
液 池 畫 堂 漢 書 成 帝 生 黃 堂 吳 郡 太 守 堂 因 數
南 畫 堂 甲 觀 畫 堂 官 署 堂 黃 堂 吳 郡 太 守 堂 因 數
吳 郡 槐 堂 王 晉 公 光 碧 十 洲 記 崑 崙 山 流 霞 漢
內 短 上 元 夫 人 言 西 王 母 有 六 甲 之 堂 承 慶 昌 福
洛 陽 宮 殿 徽 音 嘉 德 上 同 鱣 堂 漢 書 揚 震 好 學
鱣 魚 集 講 堂 前 都 講 進 日 地 鱣 者 大 夫 之 雪 堂
象 也 數 三 者 法 三 台 也 先 生 自 此 升 矣 雪 堂
遇 雪 名 雪 堂 綠 野 堂 名 裴 書 錦 同 上 韓 魏 公
有 美 公 作 記 醉 白 蓋 美 樂 天 也 東 坡 作 記
室 梁 瓦 柱
西南 其 戶 詩 築 室 百 堵 安 事 一 室 陳 蕃 室 有 龔
孺 子 何 不 灑 掃 答 曰 大 丈 夫 金 匱 石 室 漢 祖 勤 日
當 掃 除 天 下 安 事 一 室 乎 金 匱 石 室 漢 祖 勤 日

符作晉州書鐵券
宣室 賈誼召至
記室 三公

有記室主工表章報書記續漢百官志周公藏
書記室 蒙恬傳何曾人以小紙為書物記室勿

報 緹室 中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布緹縹室 蠶室 養

者欲其溫早成為室加律於上緹音題 蠶室 養

世翁豫下為室名蘭 地室 楚子享卻至為地 壤

室壽藏也 渾水燕談 美其室 尤其室 口有子 有令

聞而美其室 目巧之室 目巧之室 則有燕記但

非所望也 左 目巧之室 目巧之室 則有燕記但

法度 高石室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石

穿岸為室 盛乃穿岸為室 梁柏采 柏梁臺 梅

木 吳越春秋曰夏禹 文杏 杏以爲梁 書羊懸

穀 羊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又作五穀囊隨

庭故圖其象為瑞 莫傾人棟梁 晉書陸玩字士

六國時廣州屬楚 莫傾人棟梁 晉書陸玩字士

司空有人詣之飲酒寫柱中祝曰當今乏才以

之 柱臺唯一柱 傳物志江陵有一臺唯 南蠻銅

柱 後漢馬援征南蠻題柱 司馬相如過昇仙橋

過此橋擊柱 漢諸將爭功 驚雷破柱 夏侯玄尚

柱 雨霽靈破所倚 碎壁 魏柱 趙城因倚柱曰臣頭

柱 今與壁俱碎於柱矣相如 窓雲 毋珊瑚 漢武帝起

現柱欲擊秦王乃謝之

神室有雲母 不窺牖而見天道 見天道 窺牖而

窓有珊瑚窓 不窺牖而見天道 見天道 窺牖而

窓 牖 瓦 水晶 吳外國傳曰大秦國 縹碧 劉駒駘

也 瓦 水晶 吳外國傳曰大秦國 縹碧 劉駒駘

碧 瓦 鶯鶯 傳物志鶯鶯 銅雀 銅雀臺遺址 載弄生

為瓦 鶯鶯 傳物志鶯鶯 銅雀 銅雀臺遺址 載弄生

女子載合 瓦合 屋瓦並盡 漢平帝元始元年

門屋瓦 瓦合 屋瓦並盡 漢平帝元始元年

並盡 瓦合 屋瓦並盡 漢平帝元始元年

十里有廬 廬 凡國十里有廬廬有 聚廬托處

漢 先人敝廬 左傳曰糞除草廬 諸葛

書 同廬 仁義先王之廬廬 諸葛

廬 上廬 傳舍一宿而去 莊天運 閭廬 吾儕

皆有閭廬 以辟燥 蝸廬 魏焦先字季然結草廬

溫寒暑 襄十七 蝸廬 魏焦先字季然結草廬

承明廬 嚴助守會稽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

問 承明廬 嚴助守會稽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

承明 翰林有 始有此屋廬 束書辛勤三十年始

有此屋 廬 束書辛勤三十年始

飛翼 吳越春秋曰范蠡為勾 井幹 史記方士言

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立神 景陽 齊書

鐘於景陽樓上令宮 凌雲 世說凌雲樓觀極

人閣錦聲早起 凌雲 世說凌雲樓觀極

重當宜然後造 凌雲 世說凌雲樓觀極

恒隨風搖動 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則以大材

持之樓即使頗論黃鶴樓崔顥詩竹樓黃州
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樓麗樵樓名魏五鳳樓梁大七鳳樓五代千
記樓吳有白雀何星儀鳳朔鳳樓俱晉盤龍樓名
雀樓吳有白雀何星儀鳳朔鳳樓俱晉盤龍樓名
京洛篇曰鳳樓十二重四戶八
綺窓繡楠金蓮花柱玉盤龍
隅照我度公談詠使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殷
秦氏樓度公談詠使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殷
樓不覺廟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住老
子於此與復不淺便擬胡林與浩等談詠
大道樓臨大道花萼相輝玄宗西日花萼相
務本吹蕭感鳳登樓吹蕭感鳳來

閣

五車弄玉

宮樓九

天祿閣校書之所劉向校書天祿閣有黃衣老
我太乙之精出天文石渠閣蕭何所造以藏入
地此藏麒麟閣同上帝圖功臣霍光
秘書麒麟閣張安世等十二人於上凌烟閣
唐太宗圖功臣二阿閣鳳凰集於阿閣延閣
十四人於凌烟閣也賦云結臨春閣名陳後主
府有延閣內庫書也賦云結臨春閣名陳後主
陽成之延閣飛觀榭手雲中臨春閣名陳後主
聖春三閣以沈檀香木為之臨春後主自鳳閣
居結綺張麗華居之聖春龔孔二妃居之鳳閣
漢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則鳳
閣西則虎圈北治大池漸臺名曰太液南有正
堂輦道緣空飛陛凌雲飛閣閣透迤

館

客舍館客候館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廬
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
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埃館時填館宮
室(廷)埃除館晉人為李孫除館于改館秦伯改
泥飾也除館西河四之也昭十三改館晉侯
饋七牢馬起客館公孫弘為相起客館六館之
僖十五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士何蕃居太學六館渭陽(世)魏明帝為外祖
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
思齊於哲王周極過於魯閔此館之典情鍾舅
氏宜以渭招隱徵詣都為築招隱館弘文唐
陽為名宗置弘文館增學崇大諸侯之館適之館今
舍至千二百區崇大諸侯之館適之館今
就子姑不授館司里不授館國語不問所舍
五車弄玉

臺

鈞臺(左)夏后啓有玉臺(趙)閭閻觀玉臺(趙)金臺
燕昭王置千金於春臺登春臺老章華之臺
上以延士百他春臺登春臺老章華之臺
左楚子成章華之重華之臺王孫子曰昔衛公
臺以與諸侯洛之重華之臺王孫子曰昔衛公
數百階珠照九成(呂氏春秋)有城氏有二佚九
日羅衣從風九成(呂氏春秋)有城氏有二佚九
層(老子)九層之乾谿之臺陸賈新語楚靈王作
高欲登浮中天之臺(新序)魏襄王時欲為中天
雲窺天文中天之臺(新序)魏襄王時欲為中天
去萬九里其壯當方一千里畫王之天地不足為

臺此王默然罷築者

柏梁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露臺漢文帝作

靈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鹿臺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雲臺漢顯帝圖二十鈞臺嚴光軒轅臺

王毋之山有軒轅臺射者銅雀戲馬鬪雞望仙

懷清並臺名史記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

財自衛利不葉家亦不嘗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

勤兵而客之為秦女懷清臺單于臺漢武帝紀

五經與義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

以觀四時施化圓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甲不

得觀天文無靈臺始蘇臺吳王夫差破越越進

西施築姑蘇臺高三百丈遊晏其上子陽臺巫

晉日臣恐不久為麋鹿之遊王不聽

暮陽臺之下朝臺廣州記尉他立臺以朝漢室

進頂上三畝朔望避風趙飛燕身輕不勝得月

近水樓臺先望思武帝於戾太子琴臺成都相

如琴無地起樓臺冠華富貴四十年無田宅園

起樓危甚累棋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三年不

息遙日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卯於上公曰危

哉危曰不危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

不織亦甚危

庫藏

天有天庫藏府之星王者審五庫之量春秋文耀鉤鈐南衆星曰

于藏府也王者審五庫之量禮記季春之月審

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日晏器庫離珠天潢春秋文耀鉤鈐南衆星曰

比離為藏府也天潢五帝車舍也宋均注曰舍

庫也五帝王府大白藏長府魯藏受九貢

兵器以符邦家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量供百

物用外府掌邦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家之小

充物滯不竭謂養桑麻育六畜也

錢注天禁庫同受藏周禮須其貨守藏晉侯之

守藏者及其環寶溢目則環寶溢目餘錢朽貫

武帝初府庫餘財京師錢累司農供乘輿隆字

君房言大司農錢自供乘輿不以給供養有司

出幣帛府庫出幣帛聘名士魚集屋上魏志嘉

二集於武龍見井中晉書太康五年二管蠶謹

守漢書謹善閉老子曰善閉者無北門之管杞

其北門之管肩鑄莊子則必攝琅當錢鎖琅

修鍵戒門之管司門周禮司門掌授管庫趙文子

舉管庫之士東庫實西庫唐李絳曰烏有美藏七十有餘家庫實西庫若以為獻是徒東庫帝實西庫

倉廩

巨橋武王克殷發巨橋之粟細柳三輔故事曰大賚於萬姓巨橋倉名細柳漢文時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石礪不涸管子曰積是也礪西細柳倉東有嘉倉平惺之平糶弘羊之倉者務常平管子曰不務地無滯公無儲蓄以虞存救不盈管子曰不務地無滯公無儲蓄以虞存救之要備凶年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等儲之倉中漢故倉帝北史後周蘇綽為郎中義倉隋書漢故倉帝北史後周蘇綽為郎中義倉隋書

左右莫有知者綽具以對赦倉粟漢記倉之矯制周文大悅拜行臺左丞更開倉上嘉喬玄守公祖釋罪倉救河內上釋罪開倉上嘉喬玄守公祖歲饑開倉給之王者以為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方待奏民且歟矣開倉訖乃上聞天子嘉之褒比汲黯罪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左降晉陵王蘊字仁叔為吳興太守郡人饑開倉仁義敗無所恨朝延以違科免增羅城糶食貨之士庶詰闕左降晉陵太守增羅城糶食貨宣帝時年豐人利少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計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百姓賴之

厨竈

或餘言感庖厨稱過客之意遠五祀之一禮有五祀從薪無孟夏祀抱朴子曰孟夏可以祀灶者恩澤小者奪算紀可以致神李少君言祀灶可三百日第一日可以致神李少君言祀灶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爲器飲食則益壽益壽則壽中蓬萊仙者皆可見之封禪則不效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庶人祭竈竈立戶或立竈一門數竈後魏裴植出守兖州贈送祿奉母及贈竈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

厠

漆箱盛糞石崇厠常令婢數十人曳羅綬置之五車弄玉宮室十九

教至石家厠取箱日誤入卿內劉琨謂石崇如厠聚食羣婢笑之入卿內崇曰是厠耳寔乃更如他厠入侍上賈姬如厠有野雉入厠中上目都擊之不嘆鼠李斯云厠中鼠心動趙襄子戒智伯豫讓變姓畏人食不潔心動趙襄子戒智伯豫讓變姓子如厠心動獲豫讓不宜露頭杜蘭香傳蘭香曰義人也釋之吏不宜露頭杜蘭香傳蘭香行必以燭朱衣介幘朱衣介幘當如廁見一人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陷晉侯麥賈如厠而卒拋范睢范睢爲魏齊所請王令人拋厠中折鴻門如厠樊噲會四人問道回軍郭璞設祭典

恒爰友善璞曰卿但不可廟上相尋主客有殃
桑醉詣璞在廁掩觀之見漢裸身支髮銜刀設
祭璞撫心曰非但禍吾桑
亦不免矣後王敦斬之本

牆壁

墉兩雅墉**貴墉**尚書大傳云天子貴墉鄭玄注貴大也言大墉正直也**疏**

杼同上諸侯疏杼注疏衰也杼亦**蔽惡**左傳云

有茨詩牆有茨不可**塗椒**取其香**被黼**漢書賈誼云黼

四壁卓文君奔司

紅壁見楚**皓壁**植表**瓊壁**見張協**銀壁**

高墉易公用射隼**及肩**早**數仞**高**刻字**

五律五律

葛洪神仙傳曰日和遼東人師事王君王君語
日我暫住瀛州汝止此石室然視北壁久久當
見壁上有文字讀之得矣和視三年方

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黃其居於**避燥濕**以

風雨以**塗墍茨**畫既勤垣墉惟其**循而走**正考

銘曰循墉而走**負而立**却就後席致疎敬也

倚墉人有倚孔子之墉誦莊韓之書則引諸門

羨牆舜食則見堯於羨坐則**平版幹**稱吞

計徒庸順時**被朱紫**被朱紫**過濁醪**陶

雕畫峻守**厚**傳厚其**築**之登

於墉頭過濁醪

登用朽糞土之墉可令**葺**傳曰繕葺葺**版以載**其繩則宜縮版以載**厚歛以雕**左傳

短垣自踰君有短垣**連墉不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

百堵皆作詩之子于垣

玄圃崑崙山一曰玄圃臺楚辭朝發**鄭圃**左傳

蕙圃芝田蕙圃拾遺記**築**詩九月**請學**樊

五律五律

不能耘列子曰三畝**拔園葵**公儀休相魯

先王之所謂縣圃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

會心處不必在遠世說簡文帝

不窺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

徑入王獻之高邁不羈經吳

擲金不顧管寧鋤園**作吏**周

假貧梁園賦雪**於陵灌**相而枯槁

梁園賦雪**於陵灌**相而枯槁

綵陽帝記

綵陽帝記

日涉成趣歸去來辭園苑名天苑禁苑上苑名

君園靈園上園名上林樂遊博望黃山鴻德畢

圭靈崑廣成皆漢苑名三輔黃圖云上林苑即

平樂鹿子桑梓晉苑名長洲苑名長洲苑名故乘諫吳王曰

因原班固東都賦曰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跨

谷張衡西京賦曰上林苑跨閼苑閼風苑有

花二仙女重九日開甘泉武帝置甘泉苑

宜春西京雜記京城龍華寺南有流水屈

西苑曲謂之曲江在秦時為宜春苑漢時

請苑蕭何曰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

賣果蔬蕭何曰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

佛寺附道觀

白馬寺漢明帝時攝摩騰自西域以白馬馱經

青鸞來初上鴻臚寺因創白馬寺始於此

雞園雞園林中有野火

鹿苑道處驚蟄

四臺三會文殊目連來化穆王時

化城法華

梵刹莊嚴之衆前入入城生已度想生安樂國

寶池西域以柱表刹之為刹梵名寶池

寶坊寶池入功德水也底純以金沙布地有寶坊

雙林寶坊雙林傳大士捨宅於松林

天保宋書

園僧伽藍譯為衆園為衆人園圍生

衆封梁書曰何氏自晉曰天保寺空宋司空

香國維摩經是香積如來以衆香盛飯與之

室維摩經室天須達布地

須達布地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

室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白太

二梵千三百區亦曰給孤園二梵尊說一阿含經曰世

道觀銀官金闕神居紫石室上同紫

館丹室同玉虛金洞上同瓊樓玉宇上同叢霄明霞

玉樓玄室同玉樓玄室上同芙蓉城所居玉局觀

室同藥珠宮上同桂陽宮上同芙蓉城所居玉局觀

臺觀至成都說經處臺觀皆金玉臺觀皆金玉

飛相飛相

介居也介隔屏居屏引也謝病屏居敖廬倉敖廬之藏倉所

有重門再扃鎖帑金窖粟藏庭實旅百庭之所實陳有

品百
區署
梓人工木
工師同上
都料同上
執斲同上
百雉

之內城增陴城修雉堞崩剝城壞蝸國蠅館鄙人所居都

匠大獫人獲板拭也古麗譙高城樓譙門同譙樓

上女墻城上小墻亦名睨言於城上窺人潭府稱宦家盧落村卜居

隣良 蠅舍小 廬上 牘上 美輪美奐文子

五車韋五
亭室十九
輪以美其周圍與以美其鮮明
肯堂肯構書
曰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塗戶門闥門達戶編達爲戶

子乃不肯堂矧肯構達戶發牖也雍牖瓦雍爲
牖蓬蓬貧居作舍道傍作舍道傍三年不特可

也。遶韋同上。什舍，迂僻處。言惑于衆論也。持布

鼓聲聞洛陽布鼓以布爲鼓

梁後并疊焦巷大疏寮心木無惟叟不上無帝

典居手弱未宅 刀無屬金刻 二無糸
 綿土不斗 瘦小 制罪 孽孽 雍野 堂余 甲第 稱

不垂堂千金之子不垂堂袁盎傳富人不齋

千金之子不騎下馬卽是背山起樓爲殺

糞除埽闔廬小人皆有闔廬相去步武居至北落

主陳力應以昭寒暑才三寸近

並里
比宇
並屋
短亭長亭
十里五里
一
長亭
短亭
飛梁
橋

儲胥藩籬俯窺俛眺樓上視下璇題玉英以玉飾格頭英華相屬

鉤繩曲人 巢林一枝斗室 燕居閑 堂皇堂皇燕壁

乘驛驛通傳也左氏傳置驛也乘傳同上但願生入

玉門關漢書班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造舟爲梁梁橋也梁澹左除道梁澹謂作橋於澹水上阿房宮史記

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李白勞勞亭詩天下傷心處勞勞亭雲霧廬
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錄云荆

門軍玉泉山寒亭過客多詩獨一篇云朔風烈
凜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用

五軍
登單于臺紀登單于臺勒兵

登龍門後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入門問諱曲禮

卷之四

1

五車霏玉卷之二十上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器用部

車輿

輅 輦

乘青輅

立春日天子迎春於東郊乘青輅載青旂

輦輅

天子翠鳳

之駕

天子車為鳳

朱轡

蓋

至二千石車

蓋

熊

軾

漢制刺史車上

魚軒

婦人

安車

蒲輪

朝聘賢

駸車

羽輪

駕被具

六飛

若飛

疾

脂轄

五車第五

器用二十上

戒嚴

以脂塗車輪欲其旋轉之利

輻輳

輻輳

共轂

引重致遠

黃帝作車

輔車相依

二車相倚

一

則覆

覆車之戒

後車當戒

算路

藍縷

柴車

御歷

之變

折則傾敗以傷人

馮軾

安坐于車

發軔

行將

匹馬

騎輪

輕便

駑馬

稜車

駑馬

馬

方輅

接軾

連榻

同連軸

上垂句

山車垂句

不抹

治而自然之車也

句者曲也

器車

孝經援諄

至

是

出器

車

鸞和之聲

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

是

也

是

七香車

名法廐

廐

內棧

同熾阿

善御

王良

造父

上同三寸轄

淮南子夫車之所以能轉者以三寸轄也

蓬

聖人觀飛蓬轉而

同軌

合轍

天下可行

合轍

天下可行

合轍

公車

之政令

公車

命車

而賜車馬也

命車

饋獻

不及車馬

禮記父母在饋獻不及

奇肱車

奇肱車

奇肱車

奇肱車

括地

圖曰奇肱民能為飛車

從風遠行

湯時

金

金

金

根車

金根車

駕六龍以御天下

也

霹靂車

魏志

魏志

還官

渡與袁紹合戰

軍不列復壁

紹為高檣起

土

山

石

石車

擊紹樓皆破

指南

同公送肅慎氏

車上

常

常

指南

有木人執提向鼓行

一里則打一槌

慶

慶

慶

慶

封美車

赤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

季武子美澤可以惡終美車何為又慶封奔獻車於

之曰車甚澤人必奔宜其亡也

擊轂相犯

齊人

齊人

其相犯

以擊轂者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與

人相犯

曰擊轂者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與

人相犯

曰擊轂者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與

曰擊轂者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與

為不

敝車

駑馬

晏子朝乘敝車駑馬景公遺之

駑馬

駑馬

駑馬

乘馬

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後

引車

引車

引車

引車

引車

避匿

之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避匿

之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避匿

之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避匿

之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避匿

之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避匿

之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相如

用金孤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
者非粉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畧者非翼亮之才
海桐合木鸛鵒遠國朝貢越海則有大革船
爲護差校尉乃發渥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
之護差爲船置干軍上以渡河掩擊迷唐慮落
大豪多所斬戈船漢武作昆明池以船操舟若神
復東觀漢記迴拖如環轉環轉也如環之舴艋小容刀
舟若神迴拖如環轉環轉也如環之舴艋小容刀
同若神迴拖如環轉環轉也如環之舴艋小容刀
廣曾不容刀一葦廣一葦航之積羽沉舟大編
荆小船謂之輕艇狹而長形積羽沉舟大編
荆州記云湘州七郡河激之歌趙簡子渡河津
大編所出皆受萬斛河激之歌趙簡子渡河津
河激之歌山木之曲山木之曲在後正船放
五車義五

別傳云庾公建學校孫君年最幼人爲學生班
在諸生之後公問君何獨居後答曰不見船拖
乎在後所可當百騎閻問子胥曰篙工船師可當
以正船也縛網維之所以維持舟者即纜也爲索
驃騎也縛網維之所以維持舟者即纜也爲索
五兩候風之羽者楚白衣搖櫓伏其精兵艦艘
中使白承搖櫓作商分風沿沂有神廟商人過
賈人服畫夜兼行分風沿沂有神廟商人過
之各有禱請則一時分風
沿沂皆舉帆利涉無虞

五几玉几彫几形銘几武王銘席隱几隱憑授
几禮記曰仲秋之月賜几則必賜之几杖操以
几養衰老授几杖

從禮謙於長者必獻者拂禮謙於長者必獻者拂
周禮春官司几筵吉玉几石几漢書儀曰祭天
事變几凶事仍几玉几石几漢書儀曰祭天
有石几石室黃金之几五岳真形經受西王母
之几殿閣投几伯怒之投之几出於其間左
也音軌憑几對客語林任元褒爲光祿勳孫憑
憑几對客語林任元褒爲光祿勳孫憑
凡對客爲不禮任便捶之吏答曰得體痛以
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植木橫施植其兩足
皆移病膝曲木抱腰奮髯抵几齊兒仲尼几
欲以爲俗耶博奮髯抵几齊兒仲尼几
其案可謂仲尼乎揚吾子折足几如倚折足几
五車義五

檄烏皮謝眺有烏皮隱几詩○拂拭烏

案几属

文杯書案鹽鐵論曰良民文杯書案婢妾衣統

對案不食萬石君石奮子孫有過不責讓爲便

肉祖謝罪歆案賈公作案舉案梁鴻妻孟光每上

改之乃許歆案賈公作案舉案梁鴻妻孟光每上

舉案斫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玉案之

食漢王賜羣臣撫案齊王融撫案嘆曰爲據案

恐懼早甚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何安乎

益加禮人問多事盈几選積康畫青玉案人

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
青玉案張衡四愁詩

屏風

雲母屏 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
風隔其間由肉屏之號肉屏風遺事

此為故事 語林滿奮字武秋體羸惡風待坐晉武帝屢顧
有雲母幌武帝笑之武秋云北窓琉璃屏風實

有難色 帝陳咸觸屏 臣陳萬年子咸數譏刺近
至半夜睡頭觸屏萬年大怒咸曰具曉自應使

命父老歸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京兆舊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命父老歸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京兆舊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命父老歸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京兆舊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命父老歸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京兆舊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命父老歸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京兆舊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命父老歸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京兆舊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命父老歸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京兆舊事杜陵蕭彪子伯文為巴郡太守以

簾

昭陽珠簾 西京雜記昭陽殿繡珠為翠羽麟毫
漢武招賢閣以夜明簾進奉九公主免禍

翠羽麟毫為簾 夜明簾 進奉九公主免禍

翠羽麟毫為簾 夜明簾 進奉九公主免禍

翠羽麟毫為簾 夜明簾 進奉九公主免禍

翠羽麟毫為簾 夜明簾 進奉九公主免禍

翠羽麟毫為簾 夜明簾 進奉九公主免禍

牀

寶牀 李白被召明皇以七寶牀象牀梁魚容性
置之金鑾殿李白集序

造牀 東牀坦腹 義之牀積塵埃 虞愿除後
請愿不在見眠牀積塵埃有書數沛公踞牀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食其至人謁
沛公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

不拜曰足下欲聚從合義兵不宜踞見長裴遐
者於是沛公輟洗起延食其上坐謝見長裴遐

墮牀 鄧晉記曰裴遐賦性恬和同類有試遐撫
者推墮牀下遐乃拂衣還坐毫無愧色撫

軍不拂 語林云簡文為撫軍時所坐牀生塵王
不命左右拂見風行跡視以為佳王

導固辭 晉書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
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 浩然懼匿 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照中宗乃止浩然懼匿署俄而玄宗至浩然懼

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史

席 薦 薦

如橋衡奉席如以待聘儒有席上之文綺之席

六籍曰樂紉之時婦女坐以待聘子思曰舜不

文綺之席紉以綾紉之衣降席降席而天下

治桀紉不降席不重席二珠坐不重席不溫席

黃香家素貧躬執貧苦盡心供奪席戴憑字次

微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更相難語義有不通

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

師語曰解經割席分坐世說管寧與華歆讀書

不窮戴侍中割席分坐有乘軒冕者過門寧讀書

書如故散廢書出看寧割著艾親沒隱蒙山之

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五傳 器用二十上

陽和木為林麟文拾遺記燕昭王設麟文席散荃

著艾為席錯寶燕昭王錯象牙神仙傳淮南王為

霧麟鳳錯寶燕昭王錯象牙神仙傳淮南王為

者也錯寶燕昭王錯象牙神仙傳淮南王為

莞蒲莞蒲為席家無完席薛惲為北海長史

家貧坐無完席妻曰若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

周子所察者三不可不知不知不知不知不知

與不耕不斂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也不知宜

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累茵

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相接也

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書日不著復衣則

累茵褥謝公云禮令有常陛下書過冷衣過熱

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錦茵南越傳尉佗蒲褥

齊宗則高謝公出嘆之錦茵南越傳尉佗蒲褥

雅重之賄以蒲褥符席紫罷拾遺記曰周靈王

楚文王西域所獻也蘊蘊案蘊蘊案荷蘊蘊

蘊蘊曰夫荷蘊被毳者不知其可與為蘊蘊

難與道純錦之麗密者不知其可以為布楚人見布不

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楚人見布不

知其可以為蘊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

蘊蘊 器用二十上

蘊蘊 器用二十上

蘊蘊 器用二十上

蘊蘊 器用二十上

子 178—261

杖

連綿弄玉

器用二十上

十

十一

扇

五華霏玉

器用三寸上

十一

子 178—262

五車隼王

器用二十上

三

逐果致

遂署

啗爲諸

五陣雲玉

器用

1

1

四

鼓篋禮記人學鼓篋莊子將為法篋探囊然

既攻中山而論功亡書三篋漢武幸河東亡

世識之具得其事後得篋篋買誼曰俗吏所務

亡書校無所遺漢書篋篋在篋尚書惟子

文書者篋篋班婕妤詩篋篋在篋尚書惟子

矢子廟素書云拭吾履發文篋吳越春秋曰

後獻十竹篋後戴良五女練裳布被經篋五經

詔言其學餘無所問趙宋孫甫字之翰著唐書

之富也餘無所問七十五卷常別綴其彙於

詩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篋避於池箱紙

焉還及門曰唐書在乎曰在餘無所問箱紙

五車第五箱紙箱紙

剝殆盡齊書齊書剝殆盡剝殆盡

常王氏南史王准之自會祖彪之四世御史中

號青箱巾箱之寵寵之寵積案盈箱箱積案盈

王氏巾箱之寵巾箱之寵積案盈箱箱積案盈

風雲之巾箱五經齊書巾箱五經巾箱五經

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一卷置手巾箱中

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

便於檢閱且一更手寫永不忘諸王笈負笈尋

師承後漢書曰袁宏博覽群書六藝常負笈

行負笈聽探風俗厚薄高弘宇伯武河南山

里聽探風俗厚薄聽探風俗厚薄

德探風俗厚薄金匱金匱

德探風俗厚薄金匱金匱

蘭之匱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琬琰轉以翡翠

謂善常金匱尚書云金匱和匱伯樂之匱多美玉

秀才組匱論語有美玉於斯編

以木巽火養人之象玉海鼎鑪以木巽火養人

於山上燹器說文鼎三足兩耳群龍下迎黃帝

問鼎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

神金匱金匱金匱金匱

成王定鼎遷于郊上世三十一年七百天所命

也周德所衰天命未改負鼎伊尹負鼎致王於王

道九鼎禹收九牧之金以鑄九鼎象九州平

鼎函牛之鼎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文鼎言其

文賦石鼎衡山道士軒音歷鼎欵足謂之鼎

也三德仲父銘曰仲父作尊光涵沒泗氣溢歆

汾影射金晶光飛玉鉉苞木火於六爻之

象鏤山川於九牧之金煥彼龍文昭其象

時其足以象三德虛其心以含萬類內烹飪

時其足以象三德虛其心以含萬類內烹飪

時其足以象三德虛其心以含萬類內烹飪

時其足以象三德虛其心以含萬類內烹飪

以養賢上歆雲而作瑞 黃耳才之中金鉉才
之斷 大瑞 醴泉以為大瑞

釜 盤

錡釜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羹 羹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齊 齊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以 以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既生塵 既生塵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破矣視之何益 破矣視之何益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五車 五車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飯糜 飯糜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惟留銅甌 惟留銅甌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赤瑛 赤瑛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承露 承露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雙玉 雙玉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埃墨落甌 埃墨落甌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事 事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子 子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與 與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盤 盤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畫粉 畫粉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肉臺 肉臺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色 色之器 錡釜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各執一器環侍 春盤 立春日唐人作春餅生菜
號肉盤中何所有首 毛遂捧盤 進曰王歌血

尊 尊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六尊 六尊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賓客之禮 賓客之禮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以 以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謂之 謂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三酒三尊 三酒三尊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五車 五車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米 米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施 施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也 也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子 子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華 華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不能 不能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將 將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無 無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無 無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將 將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胎 胎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杯水見眸子 杯水見眸子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子 子之器 尊之器 既之 詩曰誰能烹魚既 錡

漬其中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之也

匹夫不然祭者用之也算瓢勝玉杯王逸曰玉杯何者德行高則

遠能絕案上不過三杯朱博為御史大夫食不重

起其面希夜光杯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戎獻

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於庭中向天拔簪

此且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畫杯左慈謂曹公曰今遠別願分分蝦杯

為舉勸鸚鵡梁宴魏使魏華師舉勸鸚鵡

杯梁宴魏使魏華師舉勸鸚鵡

不得辭張非以為玩亦以爲罰今日賜酒懷杯

急夫不獲進其婦家賜飲輒懷其杯謝詞一閱

五車露玉器用二十上

歸來恐被兒夫怪願賜銀杯羽化柳公權置銀

識如故而器皆亡壘山壘壘刻畫爲山雲

我姑酌彼耻壘山壘壘刻畫爲山雲

金壘詩曰兒女滿眼歸無負郭田禮器三爵

解官嘆曰益於吾哉杜詩註也

君而之飲酒一爵而色酒如也二康爵

康虛無筭爵鄉飲酒無筭爵

羽之飛又班倢伃賦羽觴今銷流觴東晉傳

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

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今若制有西夏因此立覆

觴言元帝引渡江以酒察事王導以為為濫觴出

山其源可以引渡及至江奉觴奉觴

津不防皆稱觴舉萬年之觴傳固嘉觴

言上壽皆稱觴舉萬年之觴傳固嘉觴

祀歌澹容與神嘉嘉申貳觴詠蘭亭記一詠

觴詩酌彼罰觴王羲之蘭亭之會詩

曾於解縣飲酒余為就錄事有人頻犯語令連

罰十數觴不勝逃去乃黃丞也後奉使東川至

褒城驛有黃明府見迎問其前街即黃明府也說

前事生惘然而悟與之盡權作贈黃明府詩

巨觴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巨觴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盃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盃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盃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盃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盃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盃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盃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盃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盃宋李仲容侍讀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無

王露中時序則滿時澆則竭得素書

龜鍾離意發
 之得素書曰
 積筆
 禿筆十八龜
 爲牖
 蓬戶
 灌哇

漢陰丈人爲圃畦抱甕而灌力多覆醬楊雄著太玄當

甕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甕中心計
甕曰此甕賣之若干可販二甕自

二化四其利無窮遂喜
而無不覺甕破小說
流錢歌甕建安人見山下數錢流出

至山半有大甕錢滿而欹於是推正石擡之取
五百餘文歸將再盡取而亡其甕夜夢人曰錢

有主向爲甕欵以五百
僱爾正之爾唐餘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

分寸丈尺引漢志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

近車霽玉
器用二十上
二十一

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番矣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十者什也尺者隻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臧在內

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法度所起故屬廷

尉隻音約籥合升斗斛
信續曰伸籥同上量者籥合升斗斛

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
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十侖爲合十合爲什

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職在太倉女
司農掌之注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謂其中所容

受之多少也槩所以槩平斗斛之上者也槩欲其平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米粟之量

故在太倉也

貸家量
左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

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
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故人歸之
用小斛

太祖曰善後軍中有言太祖欺衆太祖曰借君

之苑以勵衆乃徇曰主者同是權銖兩斤鈞石者銖兩

斤鈐石所以秤物乎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

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鎰四鎰爲石銖者物繇忽微至於著可銖異也兩者兩黃

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

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

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

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

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
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五權審矣注黃鍾之管

五車纂注
器用二十上
朱兩十一
一尋二
朱六
甲爲六旬

歲有八節六甲周行成歲以六乘八節得之數

始於欽紵於石重隋二一一斤爲十二
重本取於子律黃鍾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
重又曰漢於千重二一一斤同上權與物

銖故曰衡。子權與物鈞而生衡。鈞而生衡。衡

運生規圓生知力生糾糾正生正
平衡而釣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園器戒

令得其類也。知者知方器柄，不知其形也。矩相須，陰陽位序，園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

正也緝者上下端直終綫四通也準絲通龍木
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職在大衡鴻臚堂

之注謂權與物所科適停則衡平
春秋平仲春

仲秋日夜分則輕重審禮之於正國也備衡之於輕重衡誠懸不可欺

以輕重謹謹權量四方同書同律折老子三
誠審也之政行焉折折衡而民

不改圖裴頠謂整方人命所急而稱兩與古不

爭同失神農岐伯之政為害特重宜因此改

理權

衡權

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以準之

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

齊七政故曰玉衡周步王制古者以周尺六尺八尺

寸為步古者百畝今百三十六畝三十八步古

者百畝當今百二十一里注案周禮猶以十寸

為尺蓋六國時多變法者或言周尺八寸則

步更八八六十四以此計古者百畝今五十六

也漢尺晉荀勗校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

鑄銅律呂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無異時人

並稱其精密唯陳留阮咸識其聲高後始平掘

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百度謂百物

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為解

五車玉

主撮

陰最多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

銖稱寸度

而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度而度之至丈必過枚乘傳

五車霏玉卷之二十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亥父纂輯

器用部

劍

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歐冶所鑄五劍也吳

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以豪曹示薛燭燭曰夫

寶劍五色今見豪曹燭然無華瑣其光其神

公矣示之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

和同氣如雲烟今其光已離矣示之魚腸燭曰

金精從理至本不逆今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

劍也示之純鈎燭然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

沈如芙蓉始生於湖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

水之溢塘此純鈎也王曰客有以劍三十駿馬

千匹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

間初出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

觀示之湛盧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

精可以折衝伐敵人若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

常昭王寤而得之凡風胡于問之此劍直幾何

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

上天歐冶已歿雖傾城量金珠玉滿

河不借一觀况駿馬萬戶之都乎

龍淵太阿

工市風胡子所鑄三劍也越絕書曰楚王令風

干將鑿茨山洩其谿取鐵英為二劍一龍淵二

太阿三工市劍成晉鄭聞之求之不得晉師圍

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

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卑

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用之獻吳**越以屈盧之矛步**狔長丈八尺**矛長丈八尺曰狔馬上**奮狔接戰**沈約宋祖伐廣固孟龍符乘勝追奔後騎不能及賊一數千騎圍繞之龍符奮狔接戰輒殺數十人

舉覆三軍音傳玄詩曰寧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狔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敬**

德奪稍唐尉遲奉稍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爆邪**李綽歲時記曰御殿御樓金吾爆奪其稍邪邪前引兩雅云爆牛幫牛也抵觸百獸無敢當者仗內有爆稍庫刻擇半於上如龍虎節之狀碧籠油之**狔池步稍**

狔池步稍狔池步稍**受丈二無刃**受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挫於車上使殊**棒造五色**曹瞞別傳云太祖初入尉廡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用白棒**抱朴子曰吳遣不避豪強皆棒殺之

用白棒賁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皆不杖**鉤吳鉤**將軍乃多用白木棒擊之禁不能行

鉤吳鉤吳越春秋云闔閭作金鉤曰能善爲鉤者賞之百金有人貪賞重殺其兩子以血鑿金遂成二鉤獻之而詰宮問求賞王曰爲鉤者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作者曰吾作鉤貪王之賞殺吾二子以成兩鉤是以與衆異其人向鉤而哭呼其兩子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聲未絕而兩鉤俱飛著父之臂吳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脫光太公兵法曰刀帶牛佩犢漢書龔遂為

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赤刀孟勞典論昔

寶赤刀靈寶合章又曰不造百辟寶刀其一文

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明霜刀身劍受法於

鍊名曰素質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受法於

金精之靈物理論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

七月庚辛見金神治監之門其人光色燦耀向

而再拜神執其手日子可教也既致之閒宴設

鯨而問焉金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用陰

陽之候取剛軟之和三年作刀七百七十口其

刀平背夾刀方口洪首截輕微不漢水不任淬

絕絲髮之系所堅剛無變動之異漢水不任淬

用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

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

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水不可取水者擇言

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水不可取水者擇言

於涪津覆水濯拂遂以涪水八升溢之咸共驚

伏以竹筒網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吳刀赤

虛落因日神刀今屈耳環者乃其遺範

刀容刀鸞刀歷代百鍊青犢漏影同鳴鴻見洞

以賜漢武帝昆吾割玉刀見十洲記周穆王時

截鯨鯢上同必割六韜云日中必鄭刀鄭之刀宋

制書刀吳越之劍遷其奏刀莊庖丁奏刀騞然

地弗能為良考工記容刀合於桑林之舞

容刀韜維玉及瑤琨容刀正義釋刀

六弓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六

材七幹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

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

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

取幹之道七柝為上櫪次之壓桑次之櫛次之

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注櫪於力反壓桑山

桑也三鈞九和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三鈞量

其九又三鈞鈞者三謂之九和又注三鈞者謂

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

曲張日曲張韋或謂之韋烏號名大屈上同

左楚子享魯昭王于新臺使長繁弱同上陳琳

鬻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繁弱同上陳琳

弓則鳥號越棘繁弱角倕人名孫卿子般音班

端象弭繡質哲附文身倕人名孫卿子般音班

經曰少昊生彤弓振弓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

般始為矢矢彤弓振弓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

此材之美者學為箕良弓之子必執簫承附

人為弓引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南鳥號之柘燕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天下之精材

基連四疊 梁使來聘有武藝人求欲相角也

四弓疊而挽之梁人嗟服所用不過三石

傳曰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已能用疆弓也其常所用弓不過三石以左右左右引之及半而止皆曰不下九石豈不悲哉故亂

國之主悉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左魯伐齊士皆坐列頗高之弓六

往來之體有

能深中人安弓安矢安則莫能速中且不

愿中人危弓危矢危莫能以愿中注愿怒也脉

理唐書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近得良弓

剛勁而發置天子弓

誰敢于越公卿下階避弓穆過呵虎貢曰執天

子罷何故投於地大不敬虎貢怖即攝弓穆奏

効虎貢

揚幹麻筋

求救於吳於是揚幹麻筋

之弓

六往

弩

四弩

夾弩度弩

達望

太公兵法弩

神鋒

盧生之弩

之弩

楚管矢及十里

萬弩俱發

弩射中漢王傷胸乃

神弩

為安陽治神弩一

元戎

矢長八寸二

不穿魯縞

聲勢威響如怒

皆自韓出

破號

皆自韓出

外注韓有裕子弩又有內府所造三種之弩時

來作之得時距

中國勁兵

也古者有黃連百作八握雙弓之號絞車辟張

馬弩之差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

勢遇衝制突非弩不克機弩柄曰臂鉤弦者

蓋赤羽以銅為毒鐵集銅同山博物志曰交州之首皆矢名

數人以焦銅為鏃塗毒藥于鏃鋒中人則歟不

時歟藏則須使集都盡唯骨在耳其俗誓不

以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

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陳琳武庫

賦曰矢則中息肅慎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

空流焦銅毒鐵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

之鏃關箭盛箭矢罷獸皮為之周八法周官司

丙日箭箭禮司弓矢仲秋獻矢般八法周官司

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絜三曰殺四曰鏃

五曰絜六曰絜七曰絜八曰絜凡絜絜絜絜絜

用諸守城車戰殺鏃用諸近射田獵絜絜絜絜

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

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

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

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

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絜

石為鏃金僕公以全僕射南宮長萬天策唐書

宗討劉黑闥於肥鄉有一突將勇壯絕人直衝

太宗刀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

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忘歸名信往矢一名

董澤之蒲蒲揚柳可以為箭董澤在門喜縣左

既基衛之箭列子云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

射其日注眸子而眶不漢箭神東觀漢記云句

射矢墜地而塵不揚

恭以毒藥傳矢傳語句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

者必有異強弩射之勇中矢者視劍皆謂大

驚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定天山唐書薛仁貴破

山時九姓之衆十餘萬令騎數人來逆掉戰仁

角之樂泊左射馬而右射人前不能進矢一而

已藥與於前射藥驪龜注麗著也龜背之隆高

在弦矢不得在弦上同的矢道

牙官之尊者建牙牙旗也因謂

將軍之精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射下也立牙

之日吉氣來一軍之候一軍之候也續世說軍

前聽號令則樹羽詩曰崇纘纘纘纘纘纘纘

至牙旗之下樹羽牙樹羽纘纘纘纘纘纘纘

九名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

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旌析

羽為旌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九旂以象

五車露五

鵠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四旂

以象營室也孤旂枉矢以象孤也五法河圖

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

青鳥曰旟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旐

象也右白左蒼

黃後黑前赤

羽以部黑旗敵從翼方來應之以右部白旗敵

從乾方來應之以前部赤旗敵從坎方來應之

以中部黃旗此揭竿陳勝揭竿為反旆今尹南

將歸正正孫子正之旗不利火焚其旗有光

也正正孫子正之旗不利火焚其旗有光

有光人主大繞竿者要戰黃帝出軍決云軍始

善算而不可徑前也自解者有救又云旌旗

尋自解韓信拔趙壁擊之大戰良久信張耳棄

鼓旗在水上軍復疾戰趙壁空漢鼓旗逐信

耳信耳已入水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

五車露五

出前兵二千騎者使趙壁逐利即馳入趙壁

皆按趙壁立漢赤旗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

等欲還歸壁皆漢赤旗耿弇據城東觀漢記

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軍耿弇追張

步步奔平壽乃肉袒附斧鑕於軍門而令勒兵

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

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衛侯不去左傳云秋

戰于棠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金鉦

鐸鉦

四金周禮金鐸以和鼓金鐸以通鼓將軍之氣

出軍決曰鉦鼓將軍戰陳之教東方朔上書曰

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戰陳之教臣朔少失父母

誦詩書十九歲學孫吳兵法戰陳之事鉦鼓之

教鏡卒長執鏡

注云鏡如鈴無舌有棟執而鳴之鞞騎鼓鞞

以止擊鼓司馬職云鳴鏡且卻鞞騎鼓鞞

助鼓鞞也鞞以聲發文字云鳴鞞以聲自

狗于路尚書云每歲孟春道軍伍執鐸說文云

也軍法五人為伍五

角為兩兩司馬執鐸

出管鳴

吹角作龍鳴以禦之三唱七導云長角三

軍中製之以司昏曉三唱七導云長角三

陶侃表云伏惟武庫傾瀉宿衛有闕摧姦

輒簡還其差可奉獻金口角一雙

容號書云承將軍厲奮戎武激命旅陸雲征南

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寇

哀鳴而常聞鼓角音畫石勒每辦作于野常聞

命旅之因曰吾勿樂聞鼓角宋書云張興世父

亦聞之因曰吾勿樂聞鼓角宋書云張興世父

來在家恒聞如是樂聞鼓角宋書云張興世父

舍老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

與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御角非田

所吹

甲

介甲亦函同鎧同上疏古用皮謂之

介甲亦函同鎧同上疏古用皮謂之

鄭兒鄭兒鄭兒鄭兒鄭兒鄭兒鄭兒鄭兒

鄭兒鄭兒鄭兒鄭兒鄭兒鄭兒鄭兒鄭兒

障泥障汗日各有紫茸
同橋鞍一具日亦

異邦

障泥障汗日各有紫茸
同橋鞍一具日亦

吾之衆殺鞭於祖生劉琨聞祖逖被用曰枕戈
 足斷其流得旦常恐祖生先我着鞭

繞朝晉士會在秦晉人謀歸之及行秦大夫傷

叻敝策庸人之御馬傷叻敝策以策漢石

策數馬車中幾馬慶以勸馬銜瑪瑙為勒京

白玉作瑪瑙石為勒白尤琉璃為鞍馬絡馬

繼同負羈羈綬從君

筆

不律說文楚謂之聿秦謂之筆毛錐子同管城

子同中書君上形管同詩靜女其毛穎上金

管同蒙恬造史記始皇今蒙恬與太子扶蘇湘

東三品梁書曰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

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珣竹為管書之德行精

傅山為牀東官舊制曰皇太子初拜給榻管不

過二寸虞世南筆隨云夫筆長短不用鼠鬚說世

王義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趙國秋

毫王義之筆經曰唯趙國毫中用意謂趙國

而銳也須用仲秋月收之孟秋去夏近毫集而

嫩季秋去冬近毫晚而亮惟八月寒暑調乃中

用四枝為一牀筆四枝琉璃象牙為管王義之

昔人或琉璃象牙為筆管麗則刀筆蕭曹起秦

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

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簪筆持索簪筆閣筆魏王

高鍾繇等閣筆江淹五色由是文藻後夢郭璞

不取指手魏志江淹五色由是文藻後夢郭璞

色筆選之爾後無美句本投筆班超夢生花

李太白夢筆生花自陸機欲焚陸雲與兄上衡書

是才思日進本陸機欲焚陸雲與兄上衡書

筆欲焚歐陽不擇唐書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

精紙良不假人筆唐黃暉同列有假其筆者怒

假筆壁置筆後王充著論衡戶牖如椽王珣夢

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挫萬物於

筆端賦詠萬物皆枕中筆說世說王羲之矚之

竊讀筆說父恐其勿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硯

卽墨侯硯以磨墨故稱石虛中同石鄉侯上墨

海文房四寶曰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為蓮葉馬

蹄繁欽硯贊曰或規或圓或方或圓或方或圓或方

紫如馬蹄銳如蓮葉端端石為硯至妙益墨青

泥現縫綳袋於汾水中踰年而後取銅雀硯

不燥世傳云昔人製此古瓦硯硯甚工貯水數日

綈綈過加胡桃油栗岡李太白賦候十一贈栗

挺瑱之故與他瓦異

贈我栗岡硯灑染中山毫光輝吳門練天寒水
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障墨池還如對吾面
不減端溪右軍之後持以風字硯大尺餘色正
硯池中有黃石金星為貴歛硯出龍尾溪鵝
如彈丸水常滿金星為貴以金星為貴鵝
眼端硯有鵝鵝眼黃白相間鵝眼在內謂之活
內外皆白竹硯廣南以竹鑄鐵硯舉進士至同
謂之死眼竹硯為硯類說鑄鐵硯舉進士至同
惡桑賦又鑄鐵硯示人日硯弊則收卒舉進士
扶桑賦又鑄鐵硯示人日硯弊則收卒舉進士
及第直三十千此石阿之則水流孫日一日阿
本一擔水只徒步追送之而不言登亦心許友
直三錢筆談徒步追送之而不言登亦心許友
人不告而去乃徒祖與孫硯臨終撫首曰恨
步追送之南唐祖與孫硯臨終撫首曰恨
五箇指

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不持一硯宋包
歲祖母以告喬執硯涕泣晉紀以熱鐵為硯
硯州不持熟鐵為硯甚發墨文房四譜
一硯歸

紙

赫蹏薄小紙毫素筆與蜜香紙以蜜香樹及葉
漬不楮先生紙側理同上南越以海苔為紙其
爛根有桑松花鳳尾金花箋帝賞牡丹以
桑根根紙松花鳳尾金花箋帝賞牡丹以
白今進東陽魚卵墨數云紙取東陽段氏雲藍
新詞東陽魚卵墨數云紙取東陽段氏雲藍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有絕句序云予九江
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
輒分送蘭紙世說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綾
五十枚

紙唐詔初用紙貞元金花薛骨刺藤麻面國史
後始用綾羅志金花薛骨刺藤麻面國史
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若箋蜀之薛濤箋
麻面薛骨金花魚子十色箋也薛濤箋之初
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廣乃狹小之
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諸箋亦如是特名曰
薛濤箋十樣箋出蔡侯紙蔡侯紙東觀漢記黃門
薛濤所製也為之紙貴意謂之帝善其詞都下傳
蔡侯紙也為之紙貴意謂之帝善其詞都下傳
寫為之義之不節語林王右軍為會稽謝公乞
宣武云逸反覆有字葛洪抱朴子日洪家貧伐
寫皆反覆有救記室勿報晉何曾性奢侈人以
字人少能讀

五車雲玉 卷之五十一

墨

陳玄墨松滋侯上烏王玦上龍香劑上好黑松
使者墨名龍香上松芳之淳烟墨廷珪造李廷
父超易見欽州多松留居造墨名墨有劍脊天
圓面多為龍宋仁宗以雙脊賜近臣皆佳品
下寶山谷取一錦囊有墨半丸以示潘谷可削
木削木墜溝中數月不壞烏王玦墨墨後貌上
陰之象蓋文韋屬陰墨陰象也祖氏四譜曰祖
人唐之墨官也世以易水九子四譜曰古有九
墨為上祖氏之名聞天下九子四譜曰古有九
多子善禱之義祝日九子之墨成於松烟本姓
長生子孫圖邊又段成式送溫飛卿墨書日各

事馨鼓長丈三鼓設事登聞鼓施於朝日登聞鼓尺六寸鼓金奏

鼓即朝脯鼓施于府寺抱鼓擊鼓物也警鼓在邊後賜環黃州逐客未賜環谷聘人以珪問

以環刀頭環何時大刀頭古樂府刀說鈴說而

諸仲尼說鈴杖頭大針有被酒劉之以驗醉醒

也文中子百觚觚酒也平原君強于高酒曰亮舜千

論百觚鍾孔子百觚子路盍盍尚飲百觚子何

辭焉孔琉璃鍾亮當以琉璃鍾行酒崔不執

耗音翟搜微毳毼毼音塔登爾也通俗文牀檐

毛毼也庭燎大燭鉞松左傳廷終葵廣成選

翬翬唐褚遂良傳翬翬

五車霏王卷之二十一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服飾部

冠

通天冠遠遊同上進賢同上蔡邕獨斷天子冠通

侯冠進却敵長三禮圖曰却敵冠前廣三寸通

賢冠去冠漢官儀曰獬豸獸性觸不竹皮高祖微

豸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皮爲之謂之劉氏冠鵠尾同上柱後惠文漢書秦獄法吏冠

之劉氏冠鵠尾同上柱後惠文漢書秦獄法吏冠

敵弟武爲梁相敵遣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

取點馬利其街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爾注

如蟬超今御史冠鐵柱冠金顏同上却非同上交

讓同上漢記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從其入蜀

文之雙綉毛詩葛屨五聚鵠左傳鄭子臧好聚

位子日服之不鹿皮宋何尚之致側注史記鄼食

衣儒衣元服冠首服同上緹緹布冠也都人士

節儉切雲楚辭冠切南冠南冠者誰也圓冠田子

冠方履三代冠三代之制夏曰委貌一名玄冠三

圖鷄鵠冠漢郎中戴鷄鵠冠鵠冠劉向別錄鵠

山以鵲為冠 **免冠** 貢禹為河南令以賊事為府
故號鵲冠子 **免冠** 官元貢免冠謝禹曰冠一免
豈可復冠耶 **彈冠** 王陽為益州刺史貢禹彈
遂去官 **漢書** **彈冠** 其冠待陽薦果召為大夫 **趙**
王使制 于前問治國於牟對曰誠能重國若此
二尺綖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
尺綖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
工者非為其敗 **魯人善制** 冠妻善織屨往徙於
越而大困以有用 **遊于不用之鄉也**

冕

弁 幘 纓 附 幘

蔽明 前旒所以蔽明也 **則天** 禮記云戴冕藻
數也注云天之大 **繁露** 崔豹古今注冕旒如繁
數不過十二也 **繁露** 露何也答曰綴而下垂
五連露玉

如露之繁多 **危石** 符子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
故曰繁露 **危石** 危非冠危石觀君之履非
履履春水未有冠危石而 **係白珠** 蔡邕獨斷漢
不壓頭春水而不陷者也 **明帝採尚書**

阜陶及周官禮記以定冕制廣七寸長尺二寸
係白珠子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九旒卿七
旒翡翠 晉中興書中興初儀服不備冕旒
旒皆用玉今不能得玉可用 **弁夏收殷** 說文
白琰珠於是始下太常改治 **弁夏收殷** 弁冕
也周曰弁殷曰幘夏曰收詩 **璫弁** 楚子為璫
載弁休休恭敬貌載戴也 **璫弁** 楚子為璫
弁 皮弁素 **幘** 髮有巾 **執事所服** 應邵漢官云幘
不冠者之 **元帝始進** 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
所服也 **元帝始進** 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
之群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頭禿 **綠幘** 蔡邕獨
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 **綠幘** 斷漢武

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 **赤幘** 凡救日蝕者赤
見董偃偃者青幘綠幘 **赤幘** 凡救日蝕者赤
要法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後與服志 **岸幘** 笑
三輔史士見諸將過皆服赤幘光武紀 **岸幘** 笑
詠謝奕在桓溫座岸 **幘然後見** 東觀漢記馬援
而內重禮事寡嫂雖連 **幘** 冠系 **獵纓** 賈誼獵纓
闕內必情然後見也 **纓** 也 **獵纓** 正襟也日
者傳 **濯纓** 孟清斯 **玉纓** 王纓 **珠纓** 三禮圖
攬也 **濯纓** 仲叔于奚請曲終繁纓以朝許之左有
繁纓 以少為貴者大路繁纓一就記禮運 **結**
纓 子路結 **絕纓** 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更
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命百
官皆絕纓乃出火後晉與楚戰一人常在前五
合五獲首怪問之曰臣 **請纓** 史記終軍云請受
乃夜絕纓者也戰國策 **請纓** 長纓必羈南粵王
五連露玉

巾

謹修四教 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 **灑酒** 陶潛
郡將侯潛值酒熟取頭巾 **折角** 郭林宗別
酒灑酒畢復還著之沈約宋書 **折角** 郭林宗別
遇雨其巾一角露而折時人故 **綸巾** 謝萬著白
折其角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綸巾** 謝萬著白
簪 **葛巾** 語林諸葛武侯與宣皇王在渭濱將戰
衣 **葛巾** 宣皇戎衣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
巾毛扇指麾三軍各隨其進止 **角巾** 晉羊祜與
宣皇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 **角巾** 晉羊祜與
日年已朽老既定還事 **華陽巾** 戴華陽巾手執
當角巾東路還歸故里 **華陽巾** 戴華陽巾手執
白氍巾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氍巾杜贊公房
記 **白氍巾**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氍巾杜贊公房

爲**恒著早帽**魏略管寧字幼安鹿皮帽何尚書

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沈慶之蒼頭繡

於殿前戲之曰尚之何不著鹿皮帽

唐李晟與朱泚戰必錦袍蒼頭自表曰昔在

綉帽比齊書云齊制惟天子綉帽臣下皆戎帽

帽籠頭爭遺新帽晉書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

貌爭遺**好着小帽**後魏書曰高昂轉司徒好側

新獨狐信仕魏膏馳馬渭微側**落帽**桓溫九日

帽吏民咸慕信而側帽焉北史**落帽**遊龍山參

係悉集有風吹

嘉帽墮不覺

袍佩帶

五車露生

綈袍魏相魏齊聽須賈諸答擊范雅雅伴死卷

賈使至秦雅微行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又

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袍賜之因問秦相張

君曰范叔主人翁爲何御車入秦相府賈立門下

良久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吾相府賈也賈

有故肉袒謝罪曰汝得門下不死者以袍也賈

以筮豆馬**白袍**陳慶之攻魏**縕袍**語衣敝縕袍

食之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輒東園

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席舉

縕袍以示之臣之所資**同袍**詩豈曰無衣**奪袍**

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宮錦袍**李白月夜

宋之問獻詩武后奪東方甄**宮錦袍**乘舟采石

錦袍以賜之杜詩成奪錦袍**金字**自製金字十二袍以旌其

天傲旁若無人

應**白袍**薛仁貴以白袍日蜀**縕袍**學士帝幸其

院幸祀從會綴方寂時大寒**帶緩帶**羊枯在軍

以把蜀縕袍覆之而去本**帶緩帶**羊枯在軍

橫帶國策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

之問有西有樂無死**緹帶**帝遣使遺佩刀緹帶

之心所以不勝秋也**緹帶**帝遣使遺佩刀緹帶

也**黃銀帶**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通天帶**裴度

時憲宗賜**不肯束帶**陽潛吏白應束帶見督對

通天御帶**不用玉帶**有貨玉帶者王文正公旦弟以獻

乃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佩**天子佩

佩佩也我腰間不稱此物遂還之**佩**白玉諸

佩佩致世子佩瑜玉亦作**佩**經侯劔佩日經

五車露生

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

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

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

經侯解劔珮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

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環珮之聲**典畧孔子

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見寡小

若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比面

拜環珮之聲粲然**表意見所能**以必有佩者

表意見所能**表意見所能**以必有佩者

能現能決意疑即佩缺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

其斧農夫亦佩其針縷亦佩玉也**必佩**禮記曰古

佩上右綴**玉鐙鳴**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

退則揚之然

後玉鐙鳴也

衣

疋寒暑 凡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

和肌膚 墨子曰古之人未始有衣服之制故聖人作之冬則絹帛輕且暖夏則絺綌清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

鵲 子夏家貧卒歲衣無衣無得何以卒歲妾不衣若懸鵲

衣帛 晏子相齊甚偉人無衣冠隨太子牛衣編麻為之今呼為龍具漢王章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對泣後為京兆上封事妻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邪

素衣 漢王吉好車馬衣鮮明而無素衣漢王吉好車馬衣鮮明而無素衣

不好新衣 恒冲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冲大怒婦曰衣不重帛

衣不重帛 恒冲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冲大怒婦曰衣不重帛

五帝五王 服飾部三

尹文子 云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

飯四時衣制 漢雜事云高祖時令群臣議天子各職一時制曰可四時衣制蓋始於此

夏葛冬裘 韓子云堯之有天下也朝服葛冬裘

朝鮮幕故 桓譚新論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不製

一襲令倉唐雞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趨具駕曰賜之衣非以為寒也欲否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之衣非以為寒也欲否

裘

助溫 白虎通裘所佐取其輕煖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取其輕煖 黃衣狐裘禽獸

負薪者問其故曰愛其毛文侯曰童不裘
曰汝不知裏盡而毛何得持新序
裘裳為衫衫之也衣無袖端也陳魏宋
太温也衫之謂之襦或謂之單襦汗衫
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與項籍縑易衫
以一縑易衫請題於膺曰七日為信後
道茂受朱泚偽官出衫示晟得原死七斤
布衫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
納布衫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宋畫徐湛之毋會稽公主高祖微時有納布衫
不節者可以此示之驕奢火布單衫傳子云梁冀
衫會賓客行酒而汚之偽怒解襦短衣紫羅
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然潔白襦也紫羅
謝鎮西著紫羅襦乃據紫綺古詩云細綺為上
胡林彈琵琶作大道曲紫綺襦紫綺為上
襦案

襦音展丹朱襦射禮君祖薰襦大夫與士布
穀衣也朱襦朱襦以射
襦志管寧恒作襦晉書韓伯年數歲至大寒
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襦伯曰不復須母問
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
當煖毋雪中贈襦謝眺大雪中見江革敝絮單
甚異之
與不敢遺襦梁顧協為庭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之不敢遺襦蔡法度欲解襦與之彈其清嚴不
敢發也下裙布裳東觀漢記鮑宣之妻桓氏女
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生富貴不取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緒
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
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
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攜之聚裳棠錦聚繡裳
出汲修行婦道鄉鄰稱之聚裳棠錦聚繡裳

練裳後戴良五女家貧求婚輒予留仙
泰練裳練裳布被竹筍木屐遺之
然外傳云成帝立飛燕為后步太夜池酒酣風
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新乎帝令左右
持其裙風止裙為之縐他日書字宋書羊欣年
官妹或擊裙而縐號留仙裙書字宋書羊欣年
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書裙數幅而嘗夏月入縣欣
者新絹裙書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嘗夏月入縣欣
因之芙蓉衣集芙蓉以爲裳雲錦天孫為織
或作視犢鼻竿標大布犢鼻曝於庭中曰未能
褻衣也復爾屋為禪棟宇屋室為禪衣諸君何
解七賢論
爲入我婦無禪韓康伯遺范宣謂百疋不受裂
禪中爲百禪梁吉士瞻少時擲博無禪爲僑軍所
受爲百禪傷及爲將軍得絹三萬疋爲百禪其
五

外並賜無袴魏賈逵家貧冬無袴過妻兄柳
軍士無袴子宿乃著子袴去時人謂通達
展履展履屬
屏齊人謂草不借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
足釋名曰履禮也跪遷禮記曰爵長者而履跪
納右坐遠遊履名也遠遊履名也遠遊履名也
右納左遠遊履名也遠遊履名也遠遊履名也
雲履曳履馬周傳劬履上殿本尚書履鄭
數上書諫上笑曰東郭履貧困饑寒衣敝履不
我識卿尚書履
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圯上履事昭王履
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圯上履事昭王履
新書若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走而履失行三
十步復旋左右問曰何惜一蹄履乎王曰楚國

雖貧豈愛一蹄履哉
思於借出弗與反也
淵明無履
江州刺史王弘

從人脫履以給之語
左為彭澤作履至右請
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
及履至著而不疑續揚

陳仲纖履
楚王欲以陳仲爲相妻
曰子纖履以爲食樂在
其中矣乃謝使者史

徒越
淮南子曰魯人身善
纖履妻善織縞而欲
遊之而越人披髮以子
之所長

珠履
申君賓客三千
織履給用列女傳翟方
進遊學

信度
隨之長安織履
韓子云鄭人欲買履先
自度

履
取人曰何不試以足
履而置其度往市而亡
乃歸

解履
其資粮解履
履侍坐於長者履不上
於堂解

五兩
詩葛屨
隱群君子之飲酒也三
爵而退

倒履
本作躡
魏志云王粲字仲宣山
陽人蔡

履
至倒履
履起問亦得其任
曳履而歌商頌

履
聲滿
淮南子堯舉天下而傳
脫履史記漢

履
天地釋履
之舜猶却行而釋履
脫履武帝曰

履
使朕誠得如黃帝視
敝履履孟
履草履又麻

履
妻于如脫履耳
敝履履孟
履草履又麻

履
見拜爲上卿
釋履離疏釋履而享
居士履唐朱

履
故號震卿
釋履離疏釋履而享
居士履唐朱

履
昔纖十芒履置道上見
者曰居士履也爲易
兩

羊
羊式縣吏著履
齊書云羊式爲餘姚令
初到

履
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
擬貴人悉使著芒履
屬祖布侍立終日足有
蹉跌輒加楚捶

履
履因自嘆曰未知一生
當着幾兩履折履
謝安聞任玄戎符堅過戶

履
限喜甚不覺履齒之折
登山履
謝靈運尋山

履
峻木履上山去其前
隣人認履
齊沈麟士隣人

履
齒下山去其後齒
隣人認履
認其所著履麟

履
士曰是卿履耶耶洗而
返隣人後得履送
前日履還麟士曰非卿
履也失受之史

履
而歸
華陽國志何隨家有竹
園人盜其笋隨過

履
孔子履
晉武庫火漢斬蛇劍王
莽頭

履
畏泥
赤烏
赤烏凡几詩烏有三赤
烏爲上烏

履
金烏
赤烏
赤烏凡几詩烏有三赤
烏爲上烏

履
釋之結襪
張釋之爲庭尉有王生
者善黃老言

履
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
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
尉如此

履
方天下名臣吾故使跪
結襪生欲以貴妃錦襪

履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
而重釋之
貴妃錦襪

履
馬嵬姬得貴妃錦初襪
一隻每遇過
踐長至之

履
客一說百錢獲錢無數
太真外傳
踐長至之

履
義
義近古至白上履襪於
舅姑
凌波

卷之五

令起坐於中殿之屋垂帷開安分帟帟二

人慕之
四絕吳趙夫人指間織錦號機絕方寸
廣矣自上古五岳四海號針絕神膠績
為數幾號四絕拾遺記

五車罪玉

服飾二十



五車罪玉卷之二十二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飲食部

飯

成熟為飯

論衡云穀之始熟曰粟春之於曰飯去其糠蒸於釜甑舉之以火成熟為

飯乃甘精粲

左大羹不致食不精粲也濡潤濡潤細滑

可食也

玄山之梁不周之稻

之禾

劉劭會稽之菰莫野之梁

五車罪玉

胡麻飯劉青精

蒸之浮浮

釋米也粳粳胡麻飯劉青精

飯

胡麻飯劉青精

香

魏文帝與朝臣書江表惟長

脫粟

晏嬰相齊時客怒飯

客怒飯

孟嘗君符客夜食

廉頗

廉頗善飯

食埃墨飯

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

士窮

埃墨飯中欲置之則不

焉對曰

埃墨飯中欲置之則不

潔棄之

則可憐則食之不可祭也

不過從兄

不過從兄

帝問第五倫聞君為吏不過從兄飯有之留
手曰臣少遭饑饉實不妄過人飯帝大笑
還姊范丹候姊姊飯之以姊夫不以塵為飯
曰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水
為飯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
食也

飯 後漢書世祖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
道傍空舍對竈燎衣馮異進麥飯充饑
應璩詩云竈下炊
牛矢飢中食豆餐
果飯食之
鑒往食訖以飯着兩頰晉郭璞而窮餓鄉人共飯
兩頰還吐與二兒小盤吳步法遇外甥周翼並小
焦征羌自享大案酸膳而小盤飯與陟旌惟菜
云征羌自享大案酸膳而小盤飯與陟旌惟菜

茹而巳辦不能食陟小盤致飽旌謂陟曰能
忍此乎陟曰吾等貧賤主人貧賤遇之宜也
底焦宋陳遺為郡吏母好食鍋底焦飯遺在
一飯夫差謂勾踐曰寡人禮已攤飯東坡以晨
先夫差謂勾踐曰寡人禮已攤飯東坡以晨
大曰以年噴飯噴飯
睡為攤飯噴飯

粥
京穀周書黃帝始屑榆皮為粥
九氏至婁亭防風粥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
馮異上豆粥
記擲杯郭林宗魏德公知其有異德怒呵曰高
之三進三訓德公無變容林宗曰今乃知子之

心遂友善之
卒為善士
為客作豆粥
王愷不能及每以爲恨
追至蕪荑亭馮異上豆粥明旦謂糜也
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糜即粥
晉惠帝時民饑帝糠糜糠糜糠糜送窮
日何不食肉糜

麵 附
麥末麵麥屑上玉塵同上橘叟曰君輪
麵蜀都賦麵剪刀麵柳公權作錦樣書以進上
賜之雲餽餽周禮糗餌粉食東餽寒食以麵蒸
山散錄餽餽周禮糗餌粉食東餽寒食以麵蒸
名棗餽餽花糕餽宋九日以花糕餽民開九日
苑雌黃花糕餽宋九日以花糕餽民開九日
五車第玉

鹿數枚粥食頭上餽九日以片餽小兒頭上
祿高歲時記頭上餽九日以片餽小兒頭上
不敢題糕劉夢得九日詩以五經無糕字遂輟
飲關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
恐負詩中一世豪後聞見錄

餅
湯餅青雜雜記凡以麵煮之皆曰湯餅籠餅
餽餅亦十字何曾位太常蒸餅上一笥時樊
餽餅一笥帝不忘徵還河東餅自辭謝
日一笥餅得都尉何如贈餅自辭謝
胡餅入胡麻名胡餅又名麻餅晉王長文餅
禮遺之便食胡餅自若腹東林食胡餅自若

紅綾餅唐有文喜晏德宗賜進士各紅綾餅一

不復歌渭城盧諲伯勞巷口有舊餅者每餅

補天穿江東俗正月二

通冬達夏終歲常施東晉

湯餅爲最同上

五內香芳吳時外國傳大秦國以

聞香口悶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

角黍一名解糴京師以端午爲解糴節

糴糴子形製不一有角糴雞糴菱

益智晉書云廣州刺史盧循遣使遺

土所珍宋書云後魏太祖至彭城求酒

益齊書云范雲末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

肉

如抵肉如抵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

如陵上

猩猩之唇美者

鸛鷺之翠上

羊勝豕脇

泰山爲肉曹植與吳季重書云

煎熬腩炙和齊萬方淮南子云今屠牛而烹

割取復生玄中記云六月

遺母左傳穎考叔爲穎谷封人

不與子肉

豆肉詩鴈酒

肉食左傳謀之

姜何肉齊周顯有妻于處山

肺肺炙附乾肉爲炙

胃肺漢書濁氏以胃肺而連

服修禮記

市肺語沽酒市

祭祭宗廟之禮

肺肺日尹祭

待客片肺北齊書崔暉爲尚書

更更

鴛鴦美者

薄者

黃雀炙

髮貫炙

黃雀炙

黃雀炙

之注大羹不致五噀羹毋噀羹亦燠疾
味銅羹則加鹽鼓噀羹為不嚼菜 絮羹絮
羹絮羹調和也
為其詳於味也

鹽

青州厥貢貢鹽絳禹貢青州厥貢潤下作鹹論衡云潤下作

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鹹禮記云鹽曰

廣太也西州鹹井源泉深也鹹禮記云鹽曰

鹹日飴鹽周禮鹽人職云王之膳羞共飴鹽后

者今戎鹽有焉疏青鹽廣志云鹽多產於海濱

云飴鹽即石鹽也青鹽海東有印成鹽西方有

石子鹽皆生於水北胡有青鹽五赤鹽抱朴子

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石赤鹽云作赤

鹽法用寒鹽一斤內鐵器紫鹽詳黑鹽出天紅

中以火燒之消而成赤鹽紫鹽上黑鹽出天紅

五車露玉

鹽福州舊貢鹵鹽本草經云鹵鹽一名寒石味

紅鹽蜜煎鹵鹽苦治消渴長肌膚去大熱除

邪氣下米鹽米鹽言渠展管子云齊有渠展之

毒蟲大夏呂氏春秋云和之美者狀如石英異物志

國有白鹽虎形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獸白

狀如石英虎形黑形鹽云云鹽虎形以獻其功

覆鹽沈玠從姚彪貸鹽覆鹽百斛於長賜鹽

嘗論事帝大悅賜御繆酒蜀井蜀都賦云家

水精鹽曰味卿言如此鹽酒蜀井有鹽泉之井

上谷之利上谷有魚鹽

天苦楚辭大苦酸辛計行紫大苦鼓也辛謂

薑鹹酸和以飴蜜則辛康伯博物志曰外國有

鹽

甘之味皆發而行也康伯博物志曰外國有

暴令極燥以麻油蒸蒸訖復暴三過乃止然後

細搗椒屑隨多少合之中國謂之康伯下氣

調和飯唯鹽鼓謝承後漢書云韓崇為汝南太

者也出界買象車列士傳羊茂為東出魯門古豔

白鹽河東來金山法政金山法製政

美政出魯門金山法政金山法製政

鳳林鳴酢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仙藥

酒魏名臣傳有鳳林鳴酢案辭俗作酢醢也

和羹用或乞醢焉作屑投水內法用烏梅以苦

酒漬之暴乾作屑飲醢唐李景略燕僚佐行酒

飲順字紀醢雞子

芍藥之醬枚乘元靈之醬漢武內傳曰西王母

之醬玉津金鯀之醬賜書云伊尹受命於湯

之醢謂之醢注雜骨醬之也七醢禮五齊

登蟹醬蟹醬張敞答朱登書曰朱登為東海相遺

之醢謂之醢注雜骨醬之也七醢禮五齊

之醢謂之醢注雜骨醬之也七醢禮五齊

局政獨
 享也
 也芥醬
 醬天三老五更覆醬
 醬也小醃醬干
 醃醬食之醃醬可一日無哉史乃覆醃哭子
 路於中庭問使者曰
 醃之矣遂命覆醃
 韭芥
 石崇作韭芥齋咄咄可辦王愷密貨崇帳
 以麥苗醃唐王昌
 為之醃唐王昌
 五車露玉
 百甕
 坡曰王狀元末第時醉墮汴河水神扶出
 錢之陽醉落河神亦扶出士喜曰我料甕脯
 錢幾何神曰有三百甕黃甕無處消散爾甕脯
 鳳胎不能及
 蘇易簡答太宗曰臣一夕痛飲夜
 及玉壺詩話不蟹蟹釋名云蟹蟹去其匡藏菜
 菜生釀咀於寒溫之間不得爛也
 鹹蔬春氏
 也生釀咀於寒溫之間不得爛也
 鹹蔬春氏
 用鹹蔬魚蔬有魚相如五齊七蔬
 周禮云醢醢
 齊七蔬謂韭菁芹葵茆
 三齏七蔬
 張衡七蔬曰
 落筍若水內魚衣也
 肉醬雜骨曰齏昌歆
 公關來聘饗有昌歌注曰
 高蒲也食寒蔬得蛭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蛭也

能食令尹入問王曰我食寒茹而得蛭念不行
 其罪是法竅而威不立謹而行其誅則庖宰監
 食者皆當外心又弗忍故遂吞之令尹賀曰臣
 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病
 傷不為
 蜜
 蜜附
 朱蜜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太白蜜苑子
 西天水出白紅蜜唐同昌公主疾甚醫者云紅
 蜜價直四百紅蜜蜜白猪脂可愈內庫得紅蜜
 數石本批離國衆口芝仙經云蜜百花醴
 所貢杜陽編
 記云百延年本草經云崖蜜食之益氣強志
 花蜜一名石飴味甘取蜜漬毒吳志孫亮方食
 石蜜五藏益氣強志
 銀梳并蓋就中藏吏取蜜漬毒黃門先恨藏吏
 以鼠矢投餽梳中曰亮吏不甘亮令破鼠矢中
 煨黃門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萌更索蜜
 乃伏罪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萌更索蜜
 餽之餽餽滑糖上舍餽弄孫後漢書云明德
 吾但當含餽以養生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餽曰
 節弄孫餽以養生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餽曰
 以枯壯見物同稠餽寒食日都城賣稠膏餽
 而用之異也
 膏餽
 漢奏罷獻甘
 膠膏餽從之
 積油致火
 傳物志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
 油滅火
 沈約讀書一夜十卷毋恐其勞常減私
 油滅火則誦書之所讀遂得通經史私

錢償油

宋書云朱修之為荊州刺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已來然油及私牛馬

石不能制

羊侃作雉尾施鐵鏹入水不濡

以油灌之

燭上焚之候盡

水不濡

云有龍得火出火五代周占城貢猛火

更焚油

焚膏油以摧油唐李茂貞在鳳翔摧油

為炸或曰請并

月明禁斷尤好

茶

晚取曰茶

酪奴

先春上雨前同瑞草魁上騎火龍安有

最好清明

改火言不社前茶之佳者造在社前

五車露玉

飲食至

前雨

皇盧茶之別名葉大而滌煩療渴茶換骨

輕身

同渠江薄片茶細西山白露同雲垂綠脚上

香浮碧乳

上霜華上雀舌纖嫩茶好細蟬翼輕盈

上烏紫

同麥顆上紫雲堆好茶烹出老龍團茶

名真鳳點

上團月之形茶一槍二旗茶有一合

露紫英肥

茶新出潭州鐵色茶色霜芽茶露芽上

露英

同紫筍青乳上酪蒼頭茶代酒從事上寺

人蛻凡骨

建溪茶能蛻龍鳳團茶栗粒芽茶極

武夷溪邊

蟹眼候魚眼同上谷蟹眼已過魚

鳴車聲繞羊腸

同曲几蒲團聽煮九難

非造也

嚼味嗅香非別也臍鼎腥非也膏

薪炮炭非火也

飛濡壅瘳非水也外熟內生非

多也碧粉

縹塵非沐也操艱攪雷鳴茶仙家

遽非煮也

夏與冬際非飲也雷鳴茶

僊人掌

傍有茗草枝葉如碧玉泉交流窮

鳳餅

上品茶八餅餅莫貴於龍鳳凡八

好

七縣通出茶最好温山御葬縣西有温山

御陸羽嗜茶

著茶經三篇審茶者為羽形置湯

為禮羽更著

王濛好茶人為苦每飲之士大夫必云

毀茶論本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

今日有

拔茶植桑日茶利厚官將推之命拔茶

水厄

五車露玉

酒

飲食至

活火煎茶

李約曰茶須慢

玉友

白玉液上玉漿上紅友酒葛井香泉上丹

液

同瓊漿上陸誥酒也綠蟻上翅生上翅秀

才

同翅道士上翅君上般若湯為般若湯太和

湯

上忘憂物上掃愁箒上釣詩鉤上百藥長

世

飲食三

家以爲死葬之酒家計千日玄石醞擒奸白墮
矣令其家發塚開棺於是起坐棺中擒奸白墮
酒飲之醉而不醒又謂擒奸酒有遇盜以酒飲
之醉皆被擒時語曰不怕張牙扶矢唯怕白墮
春山濤八斗之密益其酒濤至八斗方醉帝欲試
數石而精明石不亂愈精明傾荒外之樽西北
有酒泉甚美三雅劉表有酒爵三枚大曰伯雅
一飲便不死孟嘉得趣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
趣五升孟嘉得趣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
耳上頃王耽嗜酒以頭爲上頃始不醉自號葛巾
漉酒上葛巾漉酒以頭爲上頃始不醉自號葛巾
不延之侃曰不能備禮隣人處頭送能飲不飲
以蜀酒隻雞遂成終日之權杜註
五庫第五
魏祁原舊能飲後八九年酒不向口至陳留師
韓子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陳仲弓范孟會米肉
送原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唐酒價宋真
斷之今遠別可盡飲終日不醉
近臣唐酒價丁晉公杜詩云連來相就酒腐
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一升三十也酒腐
脅周顗能飲一石及過江每稱無對偶舊對從
客已腐願身化土陶家之側願身化爲土幸爲
酒器獲矣願身不醉蔡文忠公倅濟州日爲土幸爲
我心矣終身不醉存道贈先生詩聖君恩重龍
如或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身未嘗至醉
吏頻醉丙吉駁吏頻醉卑卓羣郎釀酒熱盜飲
之爲掌者所縛明旦酒德頌劉伶終其世者酒
視之乃卑吏部也

父不在多一八達裸飲晉光逸字孟祖胡毋期
頌了伯倫八達裸飲之與謝鯉阮放畢卓主
曼桓爽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累日逸將排
戶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
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願十日飲
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時人呼入達願十日飲
奈王遺平原君書曰聞君高便呼與飲袁粲道
義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大夫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顧知到好觀人
門求進餐曰昨飲酒無偶耶相要爾
飲人酣興常恐客歸別進異饌可千日不飲
云酒可千日不飲四臟一臟矣子好飲門人謀止之
不可一日飲不醉四臟一臟矣子好飲門人謀止之
腸置其中曰五臟吐一臟矣子好飲門人謀止之
子曰唐三藏酒可活况四臟乎邯鄲被圍楚侯
魯趙皆獻酒楚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
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魯者奏之楚王王以趙酒
五庫第五
薄遂圖濡首之戒易飲酒濡首酒有別腸關主
邯鄲濡首之戒易飲酒濡首酒有別腸關主
周維岳甚小何飲酒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
長大曠飲剖視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劇飲
乃捨飽鮮醉醞飽沈頃醉徑醉跳梁頃什
朱顏酖美人既醉溫克詩小宛人之齊聖飲酒
猶溫恭自持以勝反反幡幡輕數也詩賓之勿
所謂不爲酒困也
遙抑抑必必也悒悒嫺嫺也亂我遑豆側弁
之俄屢舞受福既醉而出立之監史之屬燕禮
從僕同上受福既醉而出立之監史之屬燕禮
卿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觴政猶令
之察儀法也詩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觴政猶令
舉白驗乾羽觸無筭多逸爵飛杯紀央盞取其

五車雲玉卷之二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身體部

頭

銳頭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長頭晏子

長頭而銳小頭而銳誰能當武安君乎平原君曰

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

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分明見事

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虎頭班超虎筆

頭古弼頭尖科頭晏起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

傳粉何晏字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

凝脂杜弘治面如凝脂長二尺荀彧曰有臣公孫

二尺廣三寸面如驢諸葛芙蓉面卓文君王孫

名動天下晉謝萬與蔡系爭言系推萬若夫

幾壞我面冠憤傾萬徐曰卿幾壞我面

日本不為卿面計俱臨鏡自奇桑維翰身短面

不以介意時稱之更臨鏡自奇長臨鏡自奇

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後至相本

目

四目蒼頡河目仲尼大目老子睂目如畫

馬援目如畫秀眉明目鄭玄重瞳舜目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禮俗士輒以白眼對之

珠不瞬列子引至目動史駟觀秦使者曰使

也張湛朝晉范甯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

伯父交左丘明傳杜子朱亥瞋虎虎不敢動蜂

目楚公子商深目豎牛深目若巖電張楷謂王戎

巖下杜欽偏盲杜欽字子夏目偏盲以手單子

視下單子會韓子于威視下而言徐叔何曰單

儀視不過結禱之中所以導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

言不導不恭不昭不導容而言不昭刮目魯肅過呂

背日今者學識英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拭

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拭

目溫彥卿進止人不忤視金日磾朱貞白題

未貞白嘗謂貴人不禮趨格子屏風曰道格何

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總足眼還是識人無誤

范眼似恨小晉劉琨稱溫得老婢乃劉琨妓見

溫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喜婢云面甚似恨薄

眼甚似恨小髮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

者數口更

耳

耳長七寸老子耳有三門同上三漏淮南子曰禹有

與利除害顧目見耳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

不容麥樊氏相法曰耳垂臂下腋顧目見其耳

一歲一十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耳門

小相書曰耳門洗耳堯聘許由為九州長由掩

耳而掩掩聰太戴禮曰難達聰而達四聰

臧三耳孔穿與公孫龍論子高弗應明且見平

耳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又曰耳主聽形也

兼聽三附耳張良附漢王耳語曰漢方

可謂得三附耳身雖平三

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趙文三緘其口孔子入

之有金人焉口吐而不合莊子曰公孫龍問於

三緘其口緘其口口吐而不合緘其口

言芒焉異之半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龜謂東海

之龜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奚不來入觀乎楚海

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常縱張口說苑常縱張口

矣公孫龍口法而不合常縱張口疾老口示先

生疾甚無遺教語第子平常縱張口疾老口示先

子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

以剛耶常縱張口防口甚於防川

天下事盡矣防口甚於防川民之口甚於防

傷人必多口尚乳臭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

口尚乳臭宋之問求為學士則天

臭口吃楊雄口吃方口老海口子華池口為雞

口雞口天口齊田駢好談論鳥啄口陳司馬中

士獨羅其殃申嘗晝寢尚書省鳥啄溺於口

其口流血至地時論為諧賢之數更溺於口

子溺於口如瓶守口如瓶出好興戎好興戎

惟口起羞上曾不出口不能出口張釋之傳雌

黃口王衍言有未安即更改號口中雖黃

舌為帝者師漢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之師

矣下齊七十餘城韓信曰鄭生一士伏

長舌詩有長捫舌詩莫捫匪舌詩匪舌

以口舌喉舌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

顏泉卿罵祿山不絕賊斷其舌張儀舌掠謂妻

曰復能罵否泉卿含胡而絕張儀舌掠謂妻

在足矣斬身刀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馮道

引錐刺賀若弼父郭仕周怨言被殺臨刑呼弼

口此舌耕賈逵從學者獻栗謂舌耕也

齒之垣唇者齒舌之藩又唇舌黑唇燉煌寶錄

孟魯卒有盜發冢見禁與人構蒲賜盜者飲出

其夜告城門云孟魯使人也發魯冢禁賜酒以

其夜告城門云孟魯使人也發魯冢禁賜酒以

其夜告城門云孟魯使人也發魯冢禁賜酒以

其夜告城門云孟魯使人也發魯冢禁賜酒以

如故韓魏公夜作書侍其持燭然公鬚以袖拂之
之亟呼曰勿易惟稱好鬚
宋方解持燭矣李緯為尚書帝曰房
好鬚無虛有其表
他說唐蕭嵩草蘇迥為相制云國
櫛于地曰虛有其表帝曰豈可斥其父名
嵩碩大多髯也明皇雜錄

眉

八彩堯眉
蛾眉張眉
白眉馬氏五常白
遠山眉最良馬良
京兆畫張敞為婦畫眉
眉宇發揚氣
施黛東觀漢記馬皇后眉
舉案齊眉梁鴻妻孟光每
淵饋食舉案齊眉

明椿眉遠師勉令淵明入蓮
眉過目袁天罡見
下堂瑩夷眉過目生
文章貫天下本

胃

釋名曰臆釋名曰
孔子有文春秋孔
堦而生禹帝王世紀曰禹母吞
東而見子之胸有文曰制
使左傳魏犢燕僖負羈氏犢傷胸晉文
與項羽對軍羽伏弩而射漢王
中胸漢王捫其足曰虜中吾指
宿羅胃二十八
心宿羅心

心

火精心火
丹府同靈臺
上方寸同懸壺

心搖搖
死灰死灰
如面如面
不可測不可測
利斷金其利斷金
臭如蘭其臭如蘭
事百君事百君

仲尼仲尼
險山川險山川
日拙日休日拙日休
赤心赤心
錦心錦心
蓬心蓬心

道言學道道言學道
去其心也去其心也
開口成章開口成章
童心童心
洗心洗心
會心會心

直貌直貌
童心童心
洗心洗心
會心會心
虎心虎心
實腹實腹
膽膽

越王嘗越王嘗
一身都是一身都是
營雲營雲
至營視之至營視之
謠謠

謠謠
至營視之至營視之
營雲營雲
一身都是一身都是
越王嘗越王嘗

聞之驚如斗蜀姜維死見三斗壯膽建於上
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明目張膽
思謙四史大夫曰大夫當敢落溫御史李
言地力目張膽以報天子本落溫御史李
戰入建詔進奉侍御史溫造彈之祐待罪股
謫落溫御史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
矣溫造傳

手

鉤弋夫人

漢書鉤弋夫人兩手皆拳武帝有文

在手

宋仲子生而有文奉長者

斷美人

燕丹子曰好手太子與荆軻置酒美人

五庫第五

身軀五

九

如柔荑

詩手如把十文老子鼠傷

而奉之

采夜鼠傷其手指惡之問淳于智智即以一朱書

前焚爛

後文為田字夜露手而明有一大鼠手

色不異徐

游手謂失棄毒手孤往日飽卿毒

手模稜

蘇味道為相手持霹靂手

史經之使

斷州中舊案數百道命吏連大垂手

進紙筆須

史判並畢驅霹靂手

舞有大垂

手小垂手樂府纖纖濯素

鉤文在手

不澤不澤手將假傳天將

猿臂

李廣猿臂射脩肱上折臂三公

臂刮毒

伸臂與璧刮毒流血盤中神氣

而闢

崔君死請入門者告崔子崔子

汝疑我與

汝疑我與汝臂斷左臂與門者

一死

而臂斷左臂與門者崔子

錯臂

既越之民錯臂左在謂螳臂

斷匈奴臂

弟是斷匈奴臂也

足

矣非天地

龜文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龜文

武

堂上接武足跡也

子春傷

樂

之果

蔡猶能衛

足

陰子春身服垢汙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

珠玉無足

珠玉無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帝腹

帝腹詳星

身體總載

帝腹詳星

駢脅

晉公子重

駢脅

耳駢脅

駢脅

耳駢脅

自乾唐虞師德有度量弟守代州教不嘗之軀
貴無量可比擊肘不得遂面折人過解頰
面謾面欺捫舌執持其舌可口味堪饒舌多炙
手可熱權貴掉舌說游容膝之安自謙共游形骸
之內言相高下其手言人瓠犀言齒如瓠中之
也女子額廣而蛾眉女子細眉蟬鬢髮蟬
梅花粧粧成梅花雲鬟高髻雲玉樓銀海家
樓目為銀海水肌肌膚若春筍言女子玉纖上
貴妃乳貴妃乳雞頭肉雞頭肉山日潤消初來塞上解如笑
五律五
印信是胡兒七尺乳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
只識外傳長七尺上怪問女曰帝後弟七車知我乃寬也
對曰天星主祭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陳壽
舊雞肋自謙宮腰細腰秋波眼眼波同上面似靴
皮田元鈞在三司深厭千請每強笑遣顏甲不
土木形骸內有風度而紫芝眉宇元德秀字
魯山令房琯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宇不覺
之眉宇使人各利之心都盡碧梧翠竹言人標
光風霽月言人風采同上伏犀貫玉枕玉枕後腦
藏犀角貫犀表犀角犀角犀角犀角清揚婉
今清揚眉宇之鸞停鵲峙標格淵角山庭同上星

標言人標格水壑玉壺稱人瑤林瓊樹稱人
角珠庭同上陽煦山立稱人和魁梧奇偉同上魁
岸同上冠玉陳平美玉樹樹如玉玉山如近玉
也一段翠氣眉宇之間如太華玉立體儀如金
山玉海言人器宇神豐下滿蒲柳之質顧
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答曰松瘡音陰
能言跛躄足不能貌侵貌寢同上口開狗竇牙
齒龍章鳳姿貴麟頭鼠目相兔缺唇重聽聾蹠
蹠疾孟浪輕率木強無文營魄魄望河明河
五律五
人仰望而噬臍悔事不及如口咬反汗言出雷
不得親近巖電王戎視日不暇戊暗中摸索亦
可識暗中摸索人即識睚眦怒視三緘口謹言
搖唇鼓舌妄生肉屏風楊國忠冬月令妓女肉
障以妓女肥大者于肉陣同上肉臺盤設酒令妓
品餘日煖手懷中揣其肌膚稱爲煖手開元承
肉臺盤從兄期過江南與朝士燕不用唾黔首
唾壺使小兒跪而開口承唾而含出書黔首
黑髮願指無不遂意領袖倡首緩頰引喻徐
芒刺在背不安信其舌伸掉三寸舌弄也括

市

身體王

外內受敵非木石其能
久乎稽叔夜養生論
也咳鳴也
從衰得白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也
靈根黃庭經云玉潤清
發背沾衣水灌靈根靈根前

五車錄五

五車錄五

五

名曰青鳧其子著草葉如薏種得子以歸其母
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錢以其子塗錢用錢貨
市旋則自還故淮五分半兩齊書曰昔漢文帝
南子術用之也
四銖漢書曰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
行半兩錢又曰秦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
如其弊刀錯刀見上二品十品周禮注泉之始蓋
泉而有二品王莽三銖四銖漢書孝文為錢益
改貨多至十品

錢子毋相權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
資弊權輕重以振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
以行之於是乎有毋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
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毋而行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
辛錢大錢漢書曰泉後轉曰錢重曰毋輕曰子
重物輕錢古曰泉後轉曰錢重曰毋輕曰子

五車錄五

五車錄五

四

肉好漢書記曰周景大錢文曰寶貨肉好
六品漢書曰王莽即真後以劉家有金刀乃罷
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直次七分三銖曰公
錢一千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
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次二寸
論曰大錢錢之為體字曰孔方失之則貪弱得
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類開
難發之口錢多者貫朽年更記武帝漢興七十餘
居前錢少者居後貫朽杜恕體論曰可以使鬼者
累百巨萬貫使鬼杜恕體論曰可以使鬼者
朽而不可校使鬼杜恕體論曰可以使鬼者
堵物晉王衍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
之命如舉榆莢漢書曰秦錢重難用更令
之命如舉榆莢漢書曰秦錢重難用更令

驚眼宋書顧帝一鉢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一千錢長不滿三寸大小稱是謂之客通錢

於此者謂之錢景大小稱是謂之客通錢

破碎市井不復料賜銅山上使善計者相鄧通

十萬錢成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有解

道銅山得自鑄錢師鄧氏錢布天下有解

財人謂之採山煮海為鹽竿繒漢武初鼓鑄錢

也放鑄孝文除盜鑄錢之雜以鉛鐵為他巧者

其罪小錢謂之沈郎錢龍文馬文龜文有司言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其文半兩實重五銖而奸

或盜磨錢質而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乃以白

錫白金三品其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各曰白

五兩罪伍

其文龜直三百更用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

而取鉛中興之瑞漢官儀王莽篡位罷五銖更

水真入此則世贏二更記高祖以史錄成陽史

及封爵侯乃益封二千直百都軍用不足劉巴

戶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掛杖頭晉書阮孚

玉
參美玉
雕琢亦謂之雕
他山之石
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玉成器禮玉不琢不成器比德子貢問於孔子

玉而賤珉何也孔子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溫潤而澤仁也鎮密而果知也廉而不剌義也

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也

氣如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

如玉故君必佩古者君子必佩玉無五德

有五德溫潤而澤以智似玉以仁似玉以義似

禮似義有瑕瑕於內必見於外似信似忠似

六瑞公桓圭以玉作六瑞以守邦國王執鎮圭

璧周官六器周禮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亦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大泰五方出采至五色

昭華尚書大傳曰堯致舜龍輔王名也左傳公

於齊委然衣青衣見之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

侯可得也夜行見女戴藍田故曰藍田帝瑞

禮舍文嘉曰龍馬將將詩曰將將碌碌老子

金玉帝王之瑞應將將詩曰將將碌碌老子

命呂佐之壓紐左傳楚共王無家嫡有寵子五

玉
天降赤虹
經既成齋戒告天

如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文得天地之精淮南子曰鍾山之玉炊以礶炭三日
 三夜而色澤不變田父得玉尹文子魏田父有
 得天地之精也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許之曰此怪石
 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窮猶豫以歸置於廡
 下其王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
 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
 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
 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觀魏
 王賜獻玉者千金王賜獻玉者千金
 長食上大夫之祿蒼璧小璣愛崑山之玉江漢
 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注蒼璧
 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圓者璣皆喻不好也而愛
 之者有之爲已厚國家戰國策周有砥宋有結
 用得其利故也厚國家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此四寶者天下名器靈器千洲記周穆王時西
 獨不足以厚國家乎靈器胡獻玉杯是百玉之

三、

七

सुखदुःख

壁

投壁楚捐金於山懷壁四夫無罪反壁重工至

視吾舌存否狀夜亡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

白璧一雙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不費

朱

珠

潤天戴禮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掩光韓詩外傳曰良玉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潛光抱朴子曰荆荆石愛環左傳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之中愛環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請與之子產曰儉聞君子非無貲之難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茲大韓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宣子卽韓起碎斗亞夫撞碎漢王所獻玉斗虞叔獻左傳初也謂請也玉虞公求旃弗獻旣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卞和泣卞和三獻其玉恐復見害抱玉而泣不趨執玉以捫受

六十以鐵如意碎之晉石崇王愷競以香後樹
二條以爲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乃
愷怒以爲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乃
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尺者六七株如
四尺者六七株如體此者甚衆十種魏峯大秦
黑黃青碧綠縹緲實密似陳世說滿堂畏風在武
紅紫赤種縹緲實密似陳世說滿堂畏風在武
似疎舊有疑帝問之客
曰里猶吳牛見月而喘

珍寶總載

外府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
虞猶外不若人有其寶左傳宋人得玉獻之子
府也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
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五車第五

小惡不足妨大美

無淮南子曰夫夏氏之璜不能
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
而求其賢乎天下則難矣按考取棄也類絲結
也皆以辛之日辛之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劍皆以

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玉珊瑚色赤生於海
也寶母魏王將一美石有胡人曰此寶母也
也寶母魏王將一美石有胡人曰此寶母也
也寶母魏王將一美石有胡人曰此寶母也

原化璜者異物志曰璜如魚背上有鱗其大如扇發取
璜者異物志曰璜如魚背上有鱗其大如扇發取
璜者異物志曰璜如魚背上有鱗其大如扇發取
璜者異物志曰璜如魚背上有鱗其大如扇發取

城史記趙惠文王得趙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
城史記趙惠文王得趙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
城史記趙惠文王得趙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
城史記趙惠文王得趙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

俱焚玉火災崑岡藏蚌蛤和氏之璧
俱焚玉火災崑岡藏蚌蛤和氏之璧
俱焚玉火災崑岡藏蚌蛤和氏之璧
俱焚玉火災崑岡藏蚌蛤和氏之璧

乞帖與人上客皆購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太衡乞帖與
乞帖與人上客皆購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太衡乞帖與
乞帖與人上客皆購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太衡乞帖與
乞帖與人上客皆購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太衡乞帖與

金玉蝶唐穆宗禁中千葉
金玉蝶唐穆宗禁中千葉
金玉蝶唐穆宗禁中千葉
金玉蝶唐穆宗禁中千葉

散金三十餘萬李自乃金王也莊陽編得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散金三十餘萬李自乃金王也莊陽編得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散金三十餘萬李自乃金王也莊陽編得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散金三十餘萬李自乃金王也莊陽編得一年散金三十餘萬

海遺珠唐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
海遺珠唐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
海遺珠唐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
海遺珠唐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

五車霏玉卷之二十五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雲集

鳥部

鳳神鳥也又曰仁鳥也雞頭蛇頸燕頤龜背魚尾五彩高六尺雄曰鳳雌曰凰多

赤色者鳳多青者鸞
多黃者鵠多紫者鶯

四靈麟鳳龜龍羽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丹穴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

腹文曰信是鳥自歌雲雀鳳也宋玉對楚襄王云鳳皇上擊九千里
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五傳霽五

鳥部二十五

絕雲霓負蒼天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樓梧詩

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巢閣黃帝轉鵠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巢閣鳳凰通天地
韓持世曰唯鳳爲之宅萬物通天地故

韓詩外傳曰夫唯厚爲能容萬物通天地故得
鳳像之二則鳳過之得鳳像之三則鳳集之得

鳳像之四則春秋下廟之得來儀重蕭韶力
鳳像之五則鳳沒身居之來儀鳳凰來儀
鳳像之六則鳳鳴之來儀鳳凰來儀

紀官於鳥而名官鳳皇氏歷正也皇鳴

笑嚙嚙 鴟笑 鴟笑 皇 鸞翔 假鳳翔 歌德衰

鳳兮鳳兮覽德輝文鳳皇翔千仞游擇地必
何德之衰今覽德輝而下之

擇地饒不妄遠 **遠** **罽羅** 文曰罽羅高岡 **威鳳** 威儀在

苞之狀一曰口色命二曰心合度慶入也三曰耳聽達四曰舌屈伸五曰彩色光六曰

冠矩州州當作采朱色也七曰距銳鉤八曰音
激揚九曰腹文戶戶所內出入也應天下和平
者**朝陽鳴鳳**唐韓瑗褚遂良死內外諱言者二十
也十年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諫時
謂朝陽**同巢共母**鳳鶉火之精鳳有
鳴鳳十子同巢共母

鷺赤神靈之精也
赤色五彩雞形

舞鏡孤鶯見鏡觀其影謂應樂章帝時王阜爲

館阜張雅樂應聲
飛舞東觀漢記
出女牀鸞出女牀之山廬氏
之國及軒轅之丘沃

民之域標山之所廣
都之野自歌之鳥
乳鷺學者宗之如綏羽之
於乳鷺李華集序

鷺鷥 索靖草書婉若 枳棘棲鷺 仇香爲拄簾人曰枳棘非鷺鳳

所棲 指鳥爲鸞 隨高德孺指
野鳥爲鸞

鳥鵲也。大曰鵲。

鴻 鴈也。一曰鴻雁。

斬開刀見家語衛公與孔子語見飛鴻過
賓鴻來賓驚鴻驚鴻離經鴻則離之于磐

仰視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去怒

漁食而射鴻于囿二子怒左可箚瑜隱於臨

示使者曰此鳥安可籠哉何慕何慕焉法言

六翮所恃六翮也 四海之心成文而有食生

未全而有四海之心之氣為喆之寶漁鴈三同異鳴同室
鷺二同進有斯飛有序三同鴈色花而鴻白

異鴈多羣鴻寡侶二異鴈飛不適高山而鴻飛

智不如鴻三異也

傳入鼓有鶴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

翔入雲後鼓中箭道玄宗獵中一鶴帶箭西南而

無復遠聲卿一日忽不擇曰為飛矢所中尋已無恙然箭

非人家所有至觀觀箭取而玩之乃御報客隱君

帝幸蜀偶至觀觀箭取而玩之乃御報客隱君

箭也深異之佐卿乃中箭鶴神異記報客隱君

孤山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適嘗泛小艇遊

西湖寺有客至通所居一童子延客坐開籠縱

鶴良久通必誇客誇彭淵材迂闊嘗蓄兩鶴客至

棹小舟歸誇客誇彭淵材迂闊嘗蓄兩鶴客至

胎生語未畢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訝曰

敢謗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訝曰

鶴亦敗道吾乃為禹錫弔忍有客弔儀服鮮異

嘉話所誤墨客揮毫為周穆王南征一軍化乘

禮畢遣人尋之但見化為雉君于化鶴抱朴乘

雙鶴飛天而去世說化為雉君于化鶴抱朴乘

五車雲王鳥部三

鶴周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後告其家曰七月

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及期果乘白鶴謝時

人袁鶴李義山殺風景事十

去袁鶴三其一燒琴煮鶴

獻空籠齊使淳于髡獻鶴於楚出邑門道啄稻

梁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有五德君烹而食之

食君魚鰾啄稻梁君猶志史記陳勝嘆曰燕

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志史記陳勝嘆曰燕

類後漢馬援戒子任書曰龍伯高敦厚願兩曹

尚類無用之用異苑曰魏安釐王觀翔鶴而樂

用未寤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摩天
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摩天
摩天游王
案從軍詩
鳴埜
詩鶴鳴于埜婦嘆負金
石下有蛇即禹步一前一却石即渤然而轉鶴
俯鳴則雨仰鳴則晴羣繞旋飛謂之鶴井又謂
影抱必街街取魚進鶴街三鱸魚集講堂前都講
有風雨必街街取魚進鶴街三鱸魚集講堂前都講
者法三台先生碧鶴衣碧簪許以女妻裴寬寬時
自此升矣本題品朝士魏光乘仕左拾
為碧鶴鶴說曰豈以題品朝士魏光乘仕左拾
貌求人卒妻之本題品朝士魏光乘仕左拾
相姚元之長大行急目若有所訴泰山守有鶴
為赴蛇鶴坐此取食載若有所訴泰山守有鶴
五車雲王鳥部三
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論鶴先飛令兵官隨
往鶴集一大木上蓋鄰有取其二雛者為治其
罪長
鵬
鵬化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鵬
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
池也水擊三千九萬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有獻楚王鷹曰非王鷹之鷹俄而雲際一物翔
翔飄飄鷹矯翻而升王鷹之鷹俄而雲際一物翔
翅廣數十里博物君子曰大鵬天隅鵬翼如兩
彌也天隅將以之始飛為鷹所制天隅鵬翼如兩
彌也天隅將以之始飛為鷹所制天隅鵬翼如兩
猶視乎數澤麻姑借廬山道士忽有鶴降道士
難蜀父老文麻姑借廬山道士忽有鶴降道士

至斃陳沆詩龍腰鵲背俱無力
傳語麻姑借大鵬南唐近事

孔雀

尾初春生四月後即凋與華俱榮衰
者持刀於叢篁間伺過急斷其尾若不
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

因雷而孕

雞家禽未開孔雀是解舞德宗時西
夫子家禽也

雞

能言

鸚鵡大如雀朱味鈎吻翠頂金眼玄項碧
羽類足翠尾兩指向前兩指向後

感神滅火

劉義慶宣驗記曰有鸚鵡飛集他山
山中禽輒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
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
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

五車露玉

鳥部二十五

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藏
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鸞夢惡

張華有白鸞鸞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
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

中何由得

知公後在外令喚鸞鸞所搏教其啄
夢惡不宜出戶公強之至庭為鸞所搏教其啄

鸞脚僅

雪衣娘開元中嶺南獻白鸞所搏教其啄
而獲免

詞上與諸

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
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或啄頰御及諸王

手忽於此

上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為鸞鳥所搏將
盡於此乎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託誦精熟若

懼禍難有

所禳者後為鸞博之死覓鸞母諸葛
座于苑中呼雪衣家所皇雜錄

吳主座有

鳥飛過格曰白頭翁張昭在座疑格
識之乃曰恪欺陛下不聞有鳥名白頭翁若

請覓白頭

母恪問鳥有鸞呼琵琶蔡確貶新州
母請覓鸞父昭不能對

公每扣響板鸞則傳呼其名琵琶卒後
響板鸞則傳呼不已公悒悒不樂詩云鸞
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
漳江水同渡不同歸

青鳥

王母使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
有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

至有

二青鳥如鳥欲來有頃王母

雉

鳴雉有五顯諸雉今雉也離雉長尾走且
鳴雉有青質五采雉黃色鳴自呼雉

而小爾雅

華蟲

尚書曰日月星辰龍華蟲
註鸞也五采故謂之華蟲

趾遊

鸞高暈西京賦遊鸞高暈絕阮瞻
註鸞暈皆雉名阮音岡

五車露玉

鳥部二十五

鸞而朝雉

莊子曰澤雉一步一啄
不斂蓄樊

飛昂耳

雉武丁祭成湯有雉飛昂耳而雉問
中飛昂耳雉諸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昂

升昂者

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

武丁思先

王之道綽髮重譯至者六國為蜃

孟冬雉

入蛇化晉武庫閉甚密中忽聞雉張

大水為

蜃化華曰必是蛇化也開視則有蛇

焉如皋

賈大夫娶妻而美不言不笑御以婦人

獻叔孫

豹奔齊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

公時陳

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奉

地食死

人腦若欲殺之以此名為蜃復曰彼

二童名

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拾

穆公穆

公發徒大獵果得雌又化為石置之

鴉

漢書京兆尹張敞舍鵲飛集丞相霸
以爲神雀欲以上聞敞劾奏之霸大慙

鳥部二十五

（輿服志）虎賁武騎皆鶡冠以其闌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鷹驚殺之鳥

維鷹揚父**鷹擊**(月令)鷹隼始擊**逐鳥雀**子產始知然明

曰視民如子見不仁制鴈雛詳鴈雛鴈雛鴈雛羈絆載記

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遇風塵之

羽族以薊驚鳥之擊形鴛鴦厲鴛鴦吻鴛鴦餞鴛鴦鷹鴛鴦壁鴛鴦

呂布因陳登求徐州救不得布怒登喻

否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得霜馬蘇

識度王方慶質卑辭鈍俱爲鳳閣舍客

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繩

如鴈受縶縶絆也蒼鴈驚而入籠張華鷗鵒賦

一名晨風莊子鷓鴣爲

荊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鵠在北爲鷹

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一鵲在
公子縱鳩去鵲逐殺之公子曰鳩避禍

負之捕得鵠三百公子按劍曰誰獲罪
一鵠獨低頭不敢仰視乃殺之盡放其

流布天懷鵠太宗得佳鵠自臂之望見

束翅鷁李藹應舉勤敏絕人

力佳刀工丁裝佳力刀工丁裝

者領健鶻啄死其蛇杜甫作義鶻行崖廬猶爲蛇所噬廬不能制其涯海

鳥部

獨擊鵰三雲丁

鵠入鴉羣王思孝駢身文宣曰擊賊如鵠入鴉羣北史

鳥鵲附鵲本作雕大鵲
鳥鵲附鵲可爲前鵲鵲屬

志惜爲侍御史剛鷲
爲皂隲御史唐史
下雙鷲後魏秦王
幹從太宗

箭下雙鵠
雙鵠
買雙鵠
高駢見雙鵠曰我貴當
中之一發買雙鵠號雙鵠

鷄性好立每立更不如一鷄孔融簞

不

孝鳥

日中三戩鳥戩鳥西飛日也反甫法訓日

足鳥 籍其言往來如織

子 178-312

之本替本而求末未見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
子不貴矣鳥者而有返哺况人而無孝心者乎
攫肉黃霸使吏出小吏食道傍乃為鳥攫肉吏大驚
以爲霸盡**莫黑**詩莫黑**不黔**鳥不日**屋烏**愛其
知其起居**城烏**城上有烏齊**集戟**柳仲鄧爲諫
之鳥六韜**御史烏**朱博爲御史府中有列相
戰架皆滿五日乃散**衙鼓**東陽顏烏以純孝著
顏所居之村**御史烏**朱博爲御史府中有列相
鳥口皆傷**御史烏**朱博爲御史府中有列相
暮來號**兵曹烏**崔希喬仁孝在并州廳前叢草
馴擾間暇**烏白頭**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
號兵曹烏**烏白頭**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
令烏白頭馬**靈烏賦**靈烏賦以寄公作賦報之
生角乃可

故果下云云官詰其由口遙見玄衣素襟探
人說三日放必至乃鵲傳之也朝野僉戴**探**
而弄晉王澄出鎮荊州送者傾朝澄見樹可俯
而窺生惡殺鳥鵲之巢可俯而窺**鵲爭巢**
李崇爲揚州刺史壽春城中野鴨羣飛與**鵲巢**
鵲爭巢未幾霖雨大水入城屋宇皆沒**鵲巢**
有梁在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
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
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者必貴

及公秉政聖俞意公援已而漠然無意遂**啼琴**
作靈鳥後賦以兄責世頗以聖俞爲監
琴有鳥**飾鏡**有鳥**謀告**鄭諸侯伐齊齊師夜遁
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曠聞**晉侯伐齊齊師夜遁
日楚幕有鳥乃止**曠聞**晉侯伐齊齊師夜遁
師其遁

雀炙令祥捕之祥思念卒難**明珠彈**太玄經曰
致有數十黃雀飛入幕中**明珠彈**太玄經曰
當不**不能抵**抱朴子萬雀**處堂之喻**燕雀處堂
吟吟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啞**
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將及也**啞**
而笑**潘離**之雀雀伊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屈
雀超然自不知不及遠矣**困雀**卜式兒寬以鴻漸
雀超然自不知不及遠矣**困雀**卜式兒寬以鴻漸

知皆歲鵲巢開口**不知往**淮南子鵲知往而
不知來往鵲知人姓氏此知往也醉以擒身此
不知來往鵲知人姓氏此知往也醉以擒身此
也而不知往也**填河**淮南子鵲填河**傳救**貞
中黎景逸居空青山鵲巢於庭以食與之甚馴
後景逸被誣下獄一日有鵲向景逸喜噪久之

命之祥我其復故官**夕調酸醎**楚至曰夫雀俯
也有頃詔還故官**夕調酸醎**楚至曰夫雀俯
啄白糧仰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
無害也不知正孫公子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
夕調酸醎美**君有聖人之道**齊景公探雀繫

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道集雞芹郭
長幼也魯禽獸之加焉而況人乎
同林不相府有雞雛雀集其背驅之去復來空
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曰此晉王即祚之漸也
城雀李白與鷓鴣羣不隨鳳凰族提携四黃口飲
乳未嘗足食君糠
批餘常恐鳥為逐

燕

鳥齊曰燕玄鳥也燕鵲鵲同上天女同蟄
鳥上玄燕上漢燕紫胸鵲聲輕小者越燕胸黑
聲大者胡燕作避戊巳則集固而不傾尹比
巢喜長世說
向之燕戶北向祠高祺至之日以太牢祠
五車露玉

千高吞卵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有城女簡狄
焉白燕宣城記侍中紀昌陸劭生有白燕而祠
燕唐王榭居金陵航海遇風舟破榭附一板抵
大駁左右皆婦人王烏袍冠金引見王翁以
女妻榭曰吾國者漢有梅城今有足下命作詩
勸榭曰恨不此身生羽翼飛至家梁上雙燕呢
啾子榭入其中閉目少息已至家梁上雙燕呢
啾子榭乃悟所止秋燕如客衡洛泊生計無聊
有命駕之心顧梁上燕曰秋風汚君子雕梁玉
已至想如客與斯難久留也
覺為倭人奪權故入慰問指庭下泥笑附炎熱
謂客曰非久當隨燕嘴汚君子雕梁玉

莊去矣行焉能作堂賀厦大厦成而燕致龍
肉而致于飛詩燕燕巢幕李札謂孫林父曰夫
龍博物于飛千飛燕巢幕子在此猶燕之巢於
幕上喻食燕燕語有一人就門乞食曰君有罪
至危內思其怨其人曰昔為小兒時燕有三子
可還以指內巢中燕子開口乃以燕燕食之吞之
而死其母尋迴不見徘徊悲啼銜泥巢屋古詩
而死去今甚悔之客曰此即是也
泥巢君屋啄皇孫漢成帝時詔曰燕燕尾涎
燕啄飛燕害皇子也

鳩

五鳩祝鳩氏司徒也此焦鳩鳩氏又名鸛鳩斑鳩
五車露玉

名布穀笑鳩氏司徒也鷹鵂鳩氏鷹化月令仲
司事也鵂鳩氏司徒也鷹鵂鳩氏鷹化月令仲
為鳩笑鳩氏司徒也鷹鵂鳩氏鷹化月令仲
且喜婦不亟歸呼婦居詩維鵂鳩之巢獻列子
之客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說厚賞
之捕益多不如勿賞賜老之續漢禮儀志曰仲秋
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杖長九尺杖端以鳩為飾
不啗之鳥也欲老人止杖長九尺杖端以鳩為飾
不啗之鳥也欲老人止杖長九尺杖端以鳩為飾
八懷手探之得一金帶鉤是後子孫昌盛蜀客
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路婢竊鉤以與蜀客張
氏失鉤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羅窮厄或告之曰

天命也不可以力承於是
賞鉤反張氏張氏復昌

鴛鴦一名鴛鴦

孝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家母鸛育卵而勝

莫長吁數聲歎沈氏埋天號切斷草滿前若祭

之名孝鸛家棠宇記東堂射劉毅在京口往

亦出東堂教先至遺謂悅曰豈能以殘炙見惠

悅不答又曰今年未得子鸛豈能以殘炙見惠

解悅官疽發背死庾悅傳陳名公子城與華

鄭願願為觀其御願卿禮有過太守王彬巡屬

為鸛皆陣名昭其御願卿禮有過太守王彬巡屬

縣遠獨設稊水而已彬去遠拜斗酒舉羣相贈

隻雞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太守王彬巡屬

山陰道士好養鸛義之周求市之道士云為京

野道德經常舉羣相贈義之焉畢籠鸛而去

五車露玉鳥部五

鸛會稽老嫗養一鸛善鳴義之求市未得遂携

親往觀嫗聞右軍至烹鸛以待義之嘆息彌

出哇陳仲聽經鸛淨影寺僧慧遠養一鸛隨

僧徒送至京及門放之自知遠房便入馴狎每

年每哀吟庭宇二旬而慧遠卒兩京記

唐李翹半夜擊自呼名陸龜蒙聞鴨一欄有

鴛鴦以亂軍聲自呼名陸龜蒙聞鴨一欄有

何使者恐問作何語龜蒙笑曰自呼其名

翰音雞也詩

翁所化俗傳雞本朱氏翁祝祝人呼曰祝祝起此朱氏

氏為之金距故曰朱氏翁祝祝人呼曰祝祝起此朱氏

芥同芥子插其羽也與花冠南越志雞冠四開無

晨無晨雞醯雞道其猶醯雞歟木雞紀消子為

氣十日而問之雞可關乎曰木也方虛騶而恃

問之曰幾矣望之曰未也猶疾現而盛氣十日又

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及走也莊火雞江適為長

五車露玉鳥部五

史以雞百餘隻長繩連之腳繫瓦雞瓦雞無司

火驅放過塹飛集羣營皆然之瓦雞晨之益

連雞秦惠王為東泉子曰蘇秦欺故邑無以一

猶連雞之不能奉母為已設既而供其母以草

俱止於棲也奉母為已設既而供其母以草

荒與客同飯林宗起化姑後漢書河南樂羊子

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姑盜殺食之妻對雞不食而

子 178 - 315

觀仁宋二程觀雞維度關開法雞鳴鼎烹牛
之異不可問寢禮文王之為世子也起舞晉祖
以烹雞史問寢雞初鳴衣服至寢門起舞中
夜聞雞鳴蹴劉現覺曰寧為寧為雞口不畜狸
此非惡聲也因起舞無為牛後
養雞者不畜狸

鴿 鴿屬

舶鴿舶和發海路必養鴿舶沒雖六禽禮庖人
數千里亦能歸其家國史補六禽掌供六
鴿屬鴿傳書張九齡少時養羣鴿每與親知
鴿鴿鴿放王丞相生日願相公百二十歲鴿放之
飛奴金籠放每王放祝曰願相公百二十歲鴿放之
遊翻飛冲天此史崔謹持其弟選勢從李繪乞
錄翻飛冲天藥角鴿羽繪曰鴿有六翻飛則冲
五庫弄王鳥部十五

庭庭射聞虜
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霄體疎懶
手足遲鈍不能近走飛走遠事候人
庭庭射聞虜

黃鶯

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鶯黃一名鸚鵡
常樞熟時來往在系金衣公子同聽黃鸝聲顯
樹間或謂之黃袍金衣公子同聽黃鸝聲顯
春日携棋斗酒人問遷喬詩出自幽谷求友
何之曰往聽黃鸝聲遷于喬木
鳥美猶求友聲同上

鴛鴦

鴛鴦一名四鳥止則
相偶飛則相雙
夢魏志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
化為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

便占吉言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文彩
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波雍雍今雍雍
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波雍雍今雍雍

鴛鴦

鴛鴦毛冠脚高有
街翼鴛鴦巢於高樹生子在窩中
未飛皆街母翼飛上下也

鴛鴦

旬日拜西臺御史河南府伊閭縣前臨大溪每
辭金沙有鴛鴦一雙立牛僧儒為尉忽報尋邪
辭金沙有鴛鴦一雙立牛僧儒為尉忽報尋邪

還害

還害鴛鴦而逐害
鴛鴦白鴛鴦之春銅遼東樂浪吳揚謂之白鴛鴦白鴛鴦

鴛鴦

鴛鴦白鴛鴦之春銅遼東樂浪吳揚謂之白鴛鴦白鴛鴦

朱鷺楚成王時有赤鷺合沓而舞鴛鴦上官儀
朱鷺楚成王時有赤鷺合沓而舞鴛鴦上官儀

朱鷺

朱鷺楚成王時有赤鷺合沓而舞鴛鴦上官儀

朱鷺

朱鷺楚成王時有赤鷺合沓而舞鴛鴦上官儀

朱鷺

朱鷺楚成王時有赤鷺合沓而舞鴛鴦上官儀

翡翠

翡翠翠鳥也赤羽曰翡翠青羽曰翠翠小深
青食魚翡翠大如鴿色青不深無光彩

鳴庭樹安連喙之張曰急擺掃

啄木

啄木大如雀喙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與啄木異種舌長五寸

有刺

愈鷓

淮南子曰啄木藥吏所化古今異傳啄木所化遇蠹以背畫字成符而蠹自出

鸚鵡

鸚鵡即八哥也

來巢

左有鸚鵡來學語幽明錄荆州有參軍五

有譚

司徒大會賓佐令效四座語無不絕似鸚鵡

舞鸚鵡

尚宇祖仁酒後為不渝濟

五車弄玉

鳥部五

比翼

不比不飛

南方有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鵲

能合翮

精衛

填海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遊于東海溺而死

鷓鴣

氣昔有十首為大所噬餘九首其一常

連雙

朝發河海暮宿江漢

鴉

鴉同鴉高飛似鴉目相擊

退飛

鵠

後趾性羣居

集柳

詩鵠羽刺時晉昭之後大亂五世君子

在棘

又肅肅鵠翼禦驚鳥

爭飲

王祥母朱氏欲飲祥弟覽知之取酒祥亦

意乃

習飲曹操習笑野葛能多少飲酒劉元

美女飲鵠

宣宗時越守獻美女人欲其無害已也

青質高議

姒婦飲盡妃妻爛其髮禿太宗賜

五車弄玉

鳥部五

金瓶酒云飲之立灰不妬不須飲柳氏拜勸口

宅安置金燕

鳥類總載

羽族

羽物上兩足傳其翼者男贊男贊大者

軍占

抱朴子軍術曰衆鳥羣飛徘徊軍上不

功增

功增秩鳥集將軍之旗將軍增銜書云氏春秋

官鳥

見大赤鳥銜樺木仲尼曰鳥飛擇知鳥之雌雄

丹書

武帝問朔何知鳥之雌雄對曰惟帝江傳妙鳥

左翼

天山有鳥如丹識歌悲楊震謝承後漢書曰楊

舞而

舞而妙靡名曰帝江

五色高夫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翼后稷後
頭悲鳴淚出雲地至堯日冲升天上張翼為梁
初生棄之於水得印相神記曰常山張翼為梁
上鳥舒翼覆之得印相神記曰常山張翼為梁
破地民爭取印化為一圓石顯推傷弓傷弓之
史發高飛毛羽未成不羣嬉孔雀翡翠垂榮王
睢關關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嬰羣嬉乎其中凌風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莊子曰海鳥止當郊侯御而鵲之奏九韶具
太半鳥乃眩視悲憂不食一鵲三日而死非以
鳥養養鳥者山藪思籠鳥有山左顧右盼顧則
宜棲之山林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得雞鳴之
飛而下則仰右翼驚鳥下擊先側左寒號鳥號寒
助得內北雞司晨之索不祥也寒號鳥號寒

五車集

鳥部

三

號鳥似雞肉翅不能飛糞即五靈芝春夏文采
鳴曰鳳凰不如我冬羽毛脫鳴曰得過且過
奏吉了嶺南靈鳥似鸚鵡色白腦有黃肉冠頭
漢禽不入夷禽有良能伊川曰萬物皆有良能
中不食而死洛陽無杜鵑杜鵑節曰洛陽舊無
好處是他良洛陽無杜鵑杜鵑節曰洛陽舊無
能不待學也莫打鴨鴨通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
下多事矣莫打鴨鴨通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
杭妓不安士隆捨之梅聖俞作打鴨詩戲之曰
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鴛鴦不勝雀躍甚潘離
向池中浴不比孤洲老鴛鴦不勝雀躍甚潘離
之鷓鴣于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收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翔於海上
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餽以真珠及龜腦帝

吐金角如栗鑄之乃為器服官人爭以鳥所吐
金為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官人相
朝弄曰不服寒釵那得帝王憐鵲入鴉羣孝
心不厭服寒釵那得帝王憐鵲入鴉羣孝
勇文宣曰兩擊賊墨如鴉忽來案上翻墨汁塗
如鴉入鴉羣北齊賊墨如鴉忽來案上翻墨汁塗
示添不接翼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丁後漢霍諝曰觸胃不接翼鵲鵲鵲鵲鵲鵲鵲
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子晉史豈有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人羊叔子哉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花鳥使玄宗歲遣使選擇天見彈思鵲鵲鵲鵲
欲求鵲為炙此鵲斤鵲笑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物就妄想之意斤鵲笑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上者九萬里與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偷枋時不至則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
五車集

鳥部

三

而南為斤鵲笑之南翥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日彼且奚適也莊南翥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翥故詩云坐中薄地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亦有江南客薄地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馬執斫刺刀軍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目為薄地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膠射不斷帝大悅名懸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膠以鵲血作膠懸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鵲

五車霏玉卷之二十六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獸部

麟身馬足牛尾一角角端有肉牝曰麒麟
時在固成康時在郊藪

毛蟲之長天藏禮毛蟲三百歲星之精春秋圖

散為含仁懷義麒麟含仁懷義不群居旅行麟音中律

規折旋中矩擇土而後踐位麟行步中天上石麒麟麟三國

五車霏玉

麒麟子

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之以候冰門吐書三卷麟經

占契曰孔子夢見一麟傷其左足曰吾為

赤松子見一禽如麋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

東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不至史仲尼曰麟

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麟書曰王

麟不可羈麟可係而羈今豈懼猛獸晉書曰王

至麟上表曰夫猛獸日無光春秋孔演圖曰麟木

當塗麟麟少陽精屬於地美公子詩麟之趾振振

則日月亦將爭於上美公子公于千嗟麟今泣

非時觀之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出而死

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

來何求麟今麟今我心憂因此幽憤作春秋焉

獅狻猊一名白澤似虎正黃有鬃尾

製獅形宋宗憲訓林邑王林邑具裝披糖獅唐

子略誣李泌受嚴震金獅子百枚河東獅子

婦服狸博物志曰魏武伐冒頓經白狼山逢

如狸跳上獅子頭獅子伏不敢起遂殺之擊象

得獅師子擊象圖序曰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

宋炳師子擊象圖序曰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

云嘗從天竺欲向太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

哮而四巨象俄焉而至以鼻卷泥自厚塗數尺

數而四象以壺盤石血若溢泉巨樹草偃

直搏四象以壺盤石血若溢泉巨樹草偃

騶虞似虎白質黑文尾長於身不踐生芻

仁詩仁如射武王克殷後散軍左射狸首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月著物獵人射之光

獸長虎者陽物山君虎山獸般文三九二十七

尾長七尺般文者陰陽雜也眈視易虎視眈

逐牛哀變體淮南子曰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

方其為人也不知其嘗為人也封邵食人

漢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

民生風虎嘯則風從緣木淮南子曰蛇不

可使**搖尾**漢書司馬遷書曰猛虎在山百獸震
緣木**不與生物**列子曰梁鸞養虎而求食積威約之
漸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則怒血氣者之性也夫
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則怒血氣者之性也夫
也一舉
兩獲牛耳必關則大者傷小者亡從虎而食
一舉必有兩獲莊子風俗通曰呼虎為李
子然之果獲兩虎名李耳耳虎俗通曰呼虎為李
應李氏公所化為呼李耳耳虎俗通曰呼虎為李
言曰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虎食物值耳即
止以觸其號於苑左傳曰關伯比達於邲女生
諱故也
虎乳之邱子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負子渡
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菟殺於菟
河劉昆光武時為弘農太守為政相與渡江漢
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

五車罪王

獸部王

三

宋均遷九江郡多虎暴數為人患常募殺檻
而猶多傷害均到任下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
龍在水各有其所托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
務退奸食思進忠善可以去檻除害除害課制其
與東浮渡江辟惡風俗通曰人卒得病燒虎皮
宜子河圖曰懸虎鼻門上宜童子孫帶印綬懸
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令人探骨孝子傳曰晉
知世則不驗亦勿令婦見之探骨郭文常有虎
忽張口向文文記其口有橫骨乃以手拔箭說
探去之虎至明日乃獻一鹿於堂前
日桓石虔為兒時從父征西獵有虎被數箭伏
在地諸將請石虔曰惡郎能拔虎箭否石虔至
乃高虎虎還伏石虔復拔一箭化石張侍郎守
公令吏執符追虎虎執視符符隨吏至府望
公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捷之約三日出境不然

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地服罪童佩除不其食
化為石今呼為石虎服罪童佩除不其食
虎不殺人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即清
殺之其一視候鳴吼得彪非虎裴旻守北平一
遂令放釋吏民歌之得彪非虎裴旻守北平一
老曰此彪也稍比有真虎必敗吳怒馬越之有
虎小而伏踞地大吼吳馬辟易自是不敢射
係蹄得虎龍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得
以環寸之瞞害七尺騎虎之勢畫虎反類狗
之軀者權也戰國策騎虎之勢畫虎反類狗
肉餒虎魏侯生曰公子欲赴秦軍政猛於虎孔
過泰山見一女子哭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
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子曰何為不去曰無前
政猛於虎也

五車罪王

獸部王

四

豹豹似虎圖文
霧隱陶谷子妻曰南山有玄豹管窺時見一斑
輒猶犬羊論語虎豹之鞞猶犬
不用爪牙與伏豹日為伏豹初入臺階直二十五
縣單同威
豹一名程列子曰廉豹餘古詩言狼貪豹食有
程生馬註豹也
所稱度而食君子變其文蔚也留皮王彥章
故亦程名
留皮
死留皮
如虎如豹尚載豹貅禮記前有一摯
如虎如豹尚載豹貅禮記前有一摯

戰
焚身左象有齒以稟精瑤光春秋運斗樞曰

韓氏和熊膽

擇陰古人言曰鹿死不擇陰走險左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無虞易曰即鹿

虞無不鹿有角鬪擾墓
不能鬪
皇甫山逸士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母沒盡

哀墓側白鹿踞墳孝子傳云王襲字公世丁憂居廬有鹿每至襲哭輒踞墳

悲觸寇優旃諫始皇曰寇從東來令麋鹿觸之宴賓鹿鳴晏嘉賓也呦呦鹿鳴

食野之蘋左傳曰譬如捕鹿晉
譬如捕鹿人角之諸戎椅之
逐鹿中原

皇中要之以焦錢
死誰手喻爭天下
覆蕉莊子鄭人薪于野遇駘
鹿弊之恐人見也藏諸

而遺失遂以爲夢戲獵常騎鹿鹿形如常

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邪答曰龍也

九三十六六爲夏至解月令夏至之文狀詩

律鹿至六月生夏三角日鹿角解 仙在靈

攸伏 身必鹿豕遊

麗龜傳晉鮑癸逐楚樂伯樂伯亡棄甬比齊河

射麋麗龜以麋癸乃止
公月入間守崔

有六羽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手
足遲鈍不能追飛多春秋莊八年多麋端魏畧

將受禪有**逐麋**羆子熊曰臣捕獸逐麋則已老

臨江麋臨江之人畋得麋麋日抱就犬習

外犬走與爲戲犬共

麀麀也古今注鹿有角不能觸麀有牙不能噬性善驚故唐書云麀頭鼠目

數肋射曹景宗曰我昔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作餓鷄叫逐麋數肋射之此

樂使人忘南史錯爲弄麀裴度誕子李林甫作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喜客

視之掩
口職林

兔抱朴子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尻九孔舐雄毛而孕生子從口中吐出魏

其牧者竄
兔其大者

去屍密免獻毫謂志漢諸君所猗遂文彙明

蹠 蹠伏於樹側

明視曰明視有二窟君曰狡兔有三窟走

百里春秋後語昔齊有良兔憂室范曄後漢書

百旦曰東郭俊一日走百里抄旦曰蔡邕性篤孝母亡廬于塚側

有兔馴擾其室 珍曰于髡譚齊王曰韓廬者
天下之俊犬也東郭餗者海內之狡兔也廬豕

東郭觀環山者三臚山者五兔極於前大疲於後田父見之無勞壽藥傳玄歌曰兔搗藥月間

和丹 抱朴子曰和安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

有神女二人來忘蹄莊子蹄者所以取守株韓

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頭而

之犬不顧兔上官安曰逐麋之犬不當不顧兔即此分定慎子曰

街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

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其形小，其聲大。後死，則丘首。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持。

狐則狐

莫赤

詩莫赤

粹白

呂氏春秋

天下

健走

通辭曰

狐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窮猿

林何暇擇木

亡猿

猿

猿

猿

猿

猿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皮

非一狐之皮

之枝

狐白

之裘

非一狐之

皮

之

卒服

稱阿紫

也

其名

曰紫

化而

為狐

故其

求狐

四月

不得

一狐

支聞

而伐

之代

王

貴價

必相

率而

求之

取此

物者

因令

齊載

變六

月而

一見

公貴

買之

代人

忘其

難得

以爲

畏狐

也

百方

非畏

貴買

管子

曰代

走乎

虎隨

狐而

行百

獸皆

走虎

不知

獸畏

我天

地令

我長

百獸

子隨

我後

百獸

見我

後過

河假

虎

如楚

昭王

曰北

方之

民畏

千歲

之狐

爲淫

婦聽

水

行北

風勁

河水

斷其

腰視

之狐

也自

此無

火災

變婦

中郭

之腋

七尾

晉錄

咸寧

二年

有持

火

管輅

狐鳴

曰大

楚安

問

道安

問事

豺狼

當一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莫赤

詩莫赤

粹白

呂氏春秋

天下

健走

通辭曰

狐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里注

天狐健

多疑

狐性

詐鳴

陳勝吳廣

次所旁

走千

臣愧

此猴

多矣

幕府

燕聞

沐猴

而冠

韓生

也

賜緋

唐昭

宗播

遷隨

駕有

弄猴

隨班

不

入宮

不飲

酒食

肉雨

霽日

出視

之晏

棘端

韓子

曰燕

王徵

巧術

入請

以棘

刺之

而

棘刺

之母

猴乃

可見

也燕

王曰

寡人

巧

恃便

以傲

予至

此極

也

伐巧

王射

之

因舉

杖擊

袁公

袁公

則飛

上樹

化爲

取

其末

表公

操其

本而

刺處

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劍如人
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求
而冠乘土牛城太守尚書鍾毓謂泰曰昔釋
果然幸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駿泰曰明公之子
登文彩故守吏職猶乘土牛一何遲衆笑悅
服爪不利馬困於蚊蚋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
犬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似猴真猴宋何尚
制於大猴服於鼠爪不利也似猴真猴宋何尚
延之少相狎人吾二人短小何謂顏為猿顏謂何
為猴嘗問路人曰彼似
延之大喜人曰彼似
猴爾君乃真猴更
果然其地理志曰九真膏浦縣有獸名果然
居樹上赤有文
五律罪五

居樹上

土

唯皮為珍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煖
黑類青身肉非嘉餽唯皮為珍生相
序死相赴國史補曰果然後屬黑類有鬚生相
蓋聚族而啼序死相赴取一果然數十果然可得
死之不去

猩猩

獸能言者似猿人面聲如小兒裴炎
銘云武平封溪縣猩猩常數百為群人
以酒并糟設於路側連結草履猩猩見
之則知張者祖先姓名呼云奴欲張
我捨去復自謂曰試共嘗酒逮醉取
履着之為人所擒里人索肥者乃自
推肥泣
不離禽獸猩猩能言
不離禽獸唇肉之美者知往歸終知
知往歸終知

知往歸終知

鬃鬃俗呼山都也
如人被髮迅走掩目其狀如人而長黑身有尾
因被格

貂鼠屬而大黃黑色北方寒以貂皮煖額
貂鼠為侍中冠飾亦取貂內貌悍外溫潤

黑貂蘇秦三十年八貂散騎常侍分左右隸門
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七葉金張

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唐百官志
漢七葉珥漢肉汗落肉盤帝笑曰肉汗貂對曰
貂左太中賦而疎挹婁貂魏志曰烏丸傳挹婁
骨肉齊武帝紀
是也

鼠有齒而無牙
鼯鼠五枝鼯鼠能飛不能渡谷能穴不能飲河不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

鼯鼠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

鼯鼠狀如小狐更千鈞之鼯鼠無尾黑色莊子
鼯鼠不為鼯鼠發幾

類人謂玉末理者莫周人謂鼠未腊者杜周人
懷朴遇鄭賈曰欲賈朴乎出示之乃鼠也因謝
不**求某氏鼠**永有某氏以已生歲直子因受鼠
書累累與人兼行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不問
居殺鼠如丘鳴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
哉**賢不肖如鼠**李斯少時為鄉中大數驚之
入倉見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如老獄**
夏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廡下無所自處耳乃
吏張湯為兒時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怒乃答
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為墮腐鼠**虞
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為墮腐鼠**虞
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
鼠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為墮腐
鼠而中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又矣常有
輕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遂率

其屬攻虞**齧鞍**魏志公子倉舒早慧太祖馬鞍
氏滅其家**齧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罪中以
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太祖問之
對曰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太祖曰無所苦也
俄而庫吏以鞍鞍懸柱平一無所問**食巴豆**傳
在則尚醫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食巴豆**傳
志曰鼠食巴豆**咋衣領**百怪書曰鼠咋人穿墻
三年重三十斤**咋衣領**百怪書曰鼠咋人穿墻
向以穿我墻**聞論**說苑云梁上鼠**不食稻**雜
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地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
屋四角鼠不食蠶室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垣
絕**可禦毒**山海經曰所重之山有獸其狀
人其尾飛名**騏驎**不如捕鼠不如狸住**孟賁**
鼠可禦百**騏驎**不如捕鼠不如狸住**孟賁**
必噬其指失其勢也

狻猊

類**狻猊**爾雅曰狻猊類**狻猊**
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堯時民害**時突竄為民
害堯乃使
羿射殺之

貍

貍似熊而黃黑色出蜀能食銅鐵樂天貍
其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溫圖
其形辟邪

啖鉄之獸

經曰西荒之中有獸焉長短如人著敗衣手虎
爪名模模欲食人腦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
聲燒大石以投其舌
乃死不然食人腦矣

夔

夔一足踔而行
音如雷 帝王世紀云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
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入水則風雨
其名曰夔

蒲牢

鍾鐃上 蒲牢海獸名性畏鯨每食於海畔鯨
躍之則鳴聲如鍾故鑄鍾作蒲牢及
鐃鍾鐃鼓附是也**嘲風**好陸今殿**肩屬**好文今

鯨

鯨鍾鐃鼓附是也**嘲風**好陸今殿**肩屬**好文今
是也音**蚩吻**好吞今殿脊**霸下**好坐今佛座**囚**
備戲**牛**好者今胡**狴犴**今獄門上獸**睚眦**好殺今

牛琴頭上獸**狴犴**今獄門上獸**睚眦**好殺今
不口

窮奇

食忠直 窮奇似虎能飛人忠直者輒食不才子

少俾氏有材 子謂之窮奇

風母

如猿 風母出九德縣如猿見人若慚打死得風 滿塞其鼻則死得其腦 和菊花服之壽五百歲

馬

法廐 御馬 內棧 同 別輩超群 逐日追風 疾馬行

遺風 千里 蓄鄰 良馬低頭 昆號 好馬 爾浮雲 音

五車第

獸部注

十五

龍媒 天馬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駢雲浮 龍媒 驚駘款段 旦刷畫棟 勤

雪製三 翽 露 驄 四 懸 光 曉 五 決 波 駟 六 飛 電

名馬 秦 始皇 有 七 名 馬 一 追 風 二 白 兔 三 驚 帆

曹 真 駿 驎 雄 劉 琰 駿 龍 頭 鳥 目 麟 腹 虎 胸 尾 如

雲 擘 耳 如 插 筒 好 相 旭 贗 耳 批 雙 竹 好 耳 鬚

散 五 花 鬚 鳳 臆 龍 鬚 豹 頭 虎 額 上 翠 蹄 削

玉 蹄 好 赤 兔 有 呂 布 馬 名 語 曰 人 中 有 赤 兔 的 盧 乘 劉 備 所

劉 備 初 奔 劉 表 左 右 欲 因 會 取 備 備 覺 乘 馬 走

隆 溪 水 中 備 急 謂 的 盧 曰 今 日 急 不 可 不 努 力

的 盧 一 躍 八 駿 周 穆 王 有 馬 八 匹 各 八 駿 一 絕

三 丈 得 過 八 駿 地 二 翻 羽 三 奔 電 四 超 影 五 踰

霧 八 扶 翼 也 千 金 虬 馬 紫 叱 撥 上 青 海 駒 月

玉 勒 以 玉 為 馬 鐵 轡 梅 聖 俞 上 襄 飛 兔 飛 兔

萬 里 出 治 水 救 民 驚 龍 尺 曰 驎 六 尺 曰 馬 七 塞

天 應 其 德 而 至 驚 龍 尺 曰 驎 六 尺 曰 馬 七 塞

翁 失 馬 安 知 非 禍 乎 後 子 騎 馬 折 臂 人 平 之 翁 曰

日 安 知 非 禍 乎 後 子 騎 馬 折 臂 人 平 之 翁 曰

日 安 知 非 禍 乎 後 子 騎 馬 折 臂 人 平 之 翁 曰

是 瞻 隨 人 雖 鞭 之 長 不 及 馬 腹 言 事 不 志 千 里

老 驥 伏 櫪 汗 馬 汗 馬 惜 障 泥 晉 書 曰 王 濟 善 解

連 乾 障 泥 前 有 水 終 不 肯 渡 濟 云 服 鹽 車 策 曰

此 必 是 惜 障 泥 使 人 解 去 便 渡 服 鹽 車 策 曰

汗 明 見 春 申 君 曰 夫 驎 之 齒 至 矣 服 鹽 車 而 上

太 行 澆 汚 灑 地 白 汗 交 流 中 坂 遷 延 負 轅 不 能

七

獸部五

駱駝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停不行避熱風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輒得水避熱風四夷傳流沙四百里夏多熱風老駱預知則鳴號埋口於沙中人即以適塞鼻否則致危殆

牛

一元大武禮記曰祭宗廟之資易注云禮牛曰元大武稼穡之資牛者稼穡之資

喘月吳牛見月而喘飯肥百里奚爵祿不入於莫心故飯牛而牛肥也

尸莫之敢尸注尸主也問喘漢酈吉為丞相吐氣問牛行幾里人或怪之吉曰春少陽用事未可熱恐牛行近因暑故喘此候氣失節幸相

當蹊田傳柳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愛蹊田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重矣牽涼處魏志管寧字幼安鄰有牛犯寧重矣牽涼處

五車第主

主乃太慚如游刀有餘地莊子庖丁為惠文君犯於嚴刑也游刀有餘地

無厚以無厚人有問源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高師秦師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大郊免至麗具食郊牛角師出於敵色敢犒從者郊免

其角於釁鍾血以塗其釁隙也辭聘或聘莊子

祭牽而及於太廟雖欲為孤情其可得乎畜

特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聞宋公富往問術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

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乘青極元年老子度

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

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羊

柔毛記羊曰晚乳羊有晚賁首詩曰將羊賁首

肥牯詩既既有肥牯以禮賁首三星在雷注羊

元殺羊食士其御羊謂不與及戰曰時昔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埋

之不食母埋之不食後三年穰羊事發追捕何

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童子荷筆列子曰

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

一妾而不能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

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群使五尺童

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

羊荷箠而隨之滅穀滅穀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則不能前也滅穀滅穀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毋令敗群者河

西人式有少第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

宅財物盡與第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

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

布衣草屨而牧歲餘肥息上過其羊問之式曰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去長髯主簿

無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綴氏令長髯主簿

羊一名長九牧十羊千走一狼走刻木為羊

狗

旅葵 狗四尺曰葵尚 韓盧 大各警若走韓 食虎

瑞應 周成王時渠搜 逐麋 逐麋之犬不顧 執縶

國獻 犬能飛食虎 不叱 尊客之前 無投 長者

執縶 左牽 左牽 不叱 尊客之前 無投 長者

無投 與 問名 獻犬者既受 吠形 一犬吠聲 賣以

嫁女 晉吳隱之字處默將嫁女貧 叱即去妻 後

仁狗 固吠 康衢長者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僅

不其 主 康衢長者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僅

以實 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敝蓋 死使 人葵

不棄 為 埋狗也 重鑲 詩曰重鑲田又大 救主

晉太 和中楊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野火起

狗噴 生不覺狗走入水中還以自洒生左右草

火尋 過去他日又墮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

怪之 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常厚俸人曰以

此狗 相與便當相出云云乃語路人以 楊布狗

狗相 與布衣而出後五日狗夜走歸 楊布狗

楊朱 曰子無朴矣而後出黑衣而反狗吠之布將

能無 怪 北狗 契訓有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

哉列 為 北狗 契訓有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

男為 狗 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妻女食熟

有走 十餘里遺一狗見其家 藥瓢 玄中記曰

物必 為 歸則不能追矣五代史 藥瓢 玄中記曰

喪家 史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

狗子 貢以告孔子曰孔子曰形狀未也似喪家之

狗然 狹無不 狹無不 狹無不 狹無不 狹無不

侯飲 趙周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 臣侍君晏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喚

夫契 焉明搏而殺之盾 其牢 五代南唐時江州

曰乘 人用犬雖猛何為 其牢 五代南唐時江州

大百 餘共一牢而食 寄書 陸機在吳後仕洛戲

書汝 能馳往否犬搖尾作聲似應之機為書盛

以竹 筒繫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啖肉

每經 水輒候渡者掉尾向之其人於愛因呼上

紅綆 近岸則騰上速去到機家取書看畢犬又

伺人 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書納筒仍 畜犬 五

馳逐 洛後犬死葬之呼黃耳塚與記 畜犬 五

行書 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犬生五子取青

子養 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白

犬虎 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白犬鳥頭令人

世大 乘車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人富貴

黑犬 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

也 詩無 狗監 漢楊得意 狗盜 孟嘗君客

豕 謂之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剛鬣 記豕曰 肥脂 同上 賜肩 項羽賜樊噲

空城且書乎使因下圖擊不景帝知太后怒而
固自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圖刺不中其也
然乃罷之 **郅都** 郅都東海人景帝時為郎
都伏上前曰亡一姬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
耶陛下縱自輕索宗廟太 **殺狔以進** 劉道黃少
后何上還尋亦不傷賈姬 **殺狔以進** 劉道黃少
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老姬識其非常
謝姬見其不飽又進一狔又食半餘半還之後
道直為吏部郎姬兒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
見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資牛 **買肉以**
酒以詰道真道真笑曰去無復相報 **買肉以**
食 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
殺猪何為其房曰欲焚汝其母悔失言曰吾
懷始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猪肉

以食之明 **豈以口腹累安邑** 東觀漢記曰閔仲
不欺也 **豈以口腹累安邑** 叔居安邑家貧不
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
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勅市後嘗買
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嘆 **守志如初**
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
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
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 **蒸肫** 晉王
毗奈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蒸肫** 晉王
豪侈帝嘗幸之供饌甚豐蒸肫尤美上問其 **字**
故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不平食未畢而去 **字**
誤 占人有讀史者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已亥
遼日渡河校之果然以已為三以亥為豕 **遼**
東豕 遼東有豕生子頭白異而獻之至遼東見
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
功論於朝廷則遼東白豕也

獸類總載

朝三暮四之術 宋有狙公養狙賦芋先誑之曰
俄曰與若朝四而暮三足 **蒙茸陸梁** 飛者蒙茸
乎衆狙皆喜註芋栗也 **蒙茸陸梁** 飛者蒙茸
而梁 **發縱指示** 追殺獸者狗也發 **迹**
人主迹 **一丘之貉** 古與今如以丘 **逐麋之狗當**
不顧兔耶 所未大 **狐假虎畏** 勢投鼠忌器 **不顧兔耶**
之 **虎而翼** 探虎穴 不探虎穴 **養虎遺害**
故 **嗷嗷** 音史教上呼大聲也 **抵羊觸藩** 進退
害 **嗷嗷** 音史教上呼大聲也 **抵羊觸藩** 進退
虎類狗 虎類狗 **角搶題注** 九獸迫急以角 **張**
虎類狗 虎類狗 **角搶題注** 九獸迫急以角 **張**

嚙吐舌 禽獸奔走倦 **寒驢** 寒驢 **封豕** 貪婪無厭
謂之封豕 **猓暖善援** 獲父善顧 **窠宿穴宅** 獸
居 **獸虞** 掌鳥獸 **太牢** 牛 **少牢** 羊 **不花** 謂牛 **六獸**
周禮註六獸虞 **偃飲** 飲酒量窄如 **杜鰲不灌** 傷
鹿能偃野豕兔 **偃飲** 飲酒量窄如 **杜鰲不灌** 傷
也 **屋豕不熏** 屋也 **家家如未視之狗** 梁相死惠
渡河還船人救之曰子欲河之而還曰梁無
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溺無
我則死矣何能相梁惠子曰居廣艘長楫之間
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如
蒙家如未 **看鬼可作八卦** 伊川見賣鬼者曰聖
封何必圖書只看此鬼亦可作八卦數便 **絡馬**
從此中可起聖人取神物之至著者耳 **絡馬**

穿牛莊秋水篇牛馬四足是謂托驥尾飛不

數步托於驥之皮之為災莊山木豐狐文豹

之為形獸心獸占人形似獸而有大聖德今人

和雖哭未必底而結口尾大必掉未大必折教

碩交肚裏生荆棘孟人象蟲質譙子法訓曰

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其獨猴乎雖人象而蟲質也

五車罪玉

五車罪玉卷之二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鱗介部

龍鱗蟲之長八十一鱗九九之數有鱗曰

六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雲從被五色管子

大則涵天地欲上則凌雲欲沉則伏泉稱雨

師抱朴子曰山中辰水物左龍水物也水官曝

鰓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存去長安

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即為探珠莊子河上

綿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父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也如使驪龍下子能歸者必遭其民九仙館洛中

之出見宮殿人物九處大羊解有珠人取食辨鮓

晉書曰陸機嘗餉張華鮮時有賓客滿座華發

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漬

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主果云園

以相有逆鱗韓子曰夫龍之為物也作鮓過美故

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負舟禹南省

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我受命於
天竭力養人人生寄也或歸也何憂龍哉龍使而
去墜弓黃帝鑄鼎荆山下成有龍下迎黃帝上
持龍髯拔壁黃帝弓百姓抱弓而紀官世紀方
號後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紀官吳庖儀
氏風姓有景龍之賜姓曰董文實其好龍能求
其嗜欲以龍紀官之龍多歸之乃獲畜龍技成無
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秦龍技成無
用益子金朱舜帝學居龍於支離魚鼈為伍公
與魚鼈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觀豫且之患地
吳主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日白龍下
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
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
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

五車罪五

麟介子七

二

葉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葉公好龍葉公
測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葉公好龍子高
之好龍也室屋雕文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
下之窺頭於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鬼
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蚺蠋化自然之龍有
也好夫似龍而非真也蚺蠋化自然之龍有
地蠋化葛陂杖後葛洪神仙傳曰費長房與公俱去
成之龍葛陂杖後葛洪神仙傳曰費長房與公俱去
到家公與所用杖騎之然如睡已到家雷澤
梭劉敬叔異苑曰陶侃常捕魚雷澤得一纖梭
還劉敬叔異苑曰陶侃常捕魚雷澤得一纖梭
起陸陰符經曰天發存身易曰龍蛇之垂龍乘
苦行雨多竄龍起陸存身鍾山神名燭龍天
照西此有龍銜火燭龍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
照西此有龍銜火燭龍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

蛟龍屬無角四足細頸
明對龍也
蛟龍屬無角四足細頸
明對龍也

刺蛟兩蛟夾繞其船飲飛者得寶劍還洪江有
刑王聞之斬蛟世說周處少時凶強使氣為州
仕以執珪斬蛟世說周處少時凶強使氣為州
虎并處為三害處處刺殺虎又入水殺蛟或浮
或沒行數十里處處刺殺虎又入水殺蛟或浮
處更相慶賀處處刺殺虎又入水殺蛟或浮
出遂自改勵終為忠臣季子伐蛟月令命漁人
得雲雨蛟龍得雲雨終非氣出左日震東方也
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
也氣出右萬物半成氣出左龍蛟出

五車罪五

麟介子七

三

蟻鳴上風蟻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蟻
王蛇蛇之安足淮南子曰豹獸不可使安足添足
策曰昭陽為楚伐魏魏移師攻齊陳珍為齊王使
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蛇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
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
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
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
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還
向王蛇盤眼德禁蛇禁蛇氣禁蛇辟蛇抱朴子
向王蛇盤眼德禁蛇禁蛇氣禁蛇辟蛇抱朴子

隱居山澤治蛇蟻之道曰昔負丘多大蛇又無
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皆
去也今帶蛇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
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雄黃入
瘡中愈也
女子之祥蛇毛詩曰惟惟譬如率然孫子兵法
立愈善用兵者譬如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
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張茂先曰會蛇蟻蛇宋虞愿為晉安太守有遺蟻
稽多此蛇蟻蛇者放之二十里外蛇夜還
四十里復送蝮蛇楚辭蝮蛇綦綦抱朴子曰蛇類
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但以刀割瘡肉投吞象
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也吞象
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子如冰冷蛇不傷人
眼之已心腹之疾山海經如冰冷蛇不傷人
不熱錢龍蛇南史梁武帝與宮人幸玄洲苑見大
玩之錢龍蛇盤屈於道群小蛇繞之並黑色宮
五車雜記

人曰恐是錢龍帝以錢蛇窟說苑齊景公獵上
十貫鎮於蛇處以厭之蛇窟山見虎下澤見蛇
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
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室澤是蛇窟何不祥
乎蛇窟內蛇與外蛇鄭公入左赤帝子
漢高祖斬蛇後有人至蛇所見一老嫗夜哭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
董奉斃之廣州記曰晉與郡路側五六里有一
而不返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交州出由
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往行旅施符救經宿
往看蛇已死矣左右吳猛之豫章記曰未嘉
同白骨積聚成山吳猛之豫章記曰未嘉
餘丈斷道人有過者輒以氣吸引取之吞噬已
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往欲殺蛇蛇藏深
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蛇乃出穴頭高數丈
猛緣尾登背以足按蛇頭著地弟子於後以斧

殺之以頭擊樞後漢書武臣產武而并產一蛇送
之秦草而出徑之林後中喪所以頭擊樞流血俯仰得
若哀泣之容有頃去喪時人知為寶氏之祥
離惡形周景式廬山記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國
受隣報為此宮亭湖神世高於廣州為人所殺
還生安息國復為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來
之宮亭湖船呼友與人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
世高向之胡語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
船跪受咒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船人曰向少
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隣既見世高從山
南過死於山北今柴銜珠隋侯行見大蛇傷珠
桑民所居蛇里是也銜珠隋侯行見大蛇傷珠
以報陰德母叔教兒時見兩頭蛇者必恐後人見
乃殺而埋之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恐後人見
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後為楚相醉卧嘔吐
五車雜記

晉杜預醉卧嘔吐人竊窺之援之餘靈馬援征五
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吐更援之餘靈馬援征五
窟有蛇如病穿岸為室避暑尋卒後石
龜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十龜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
澤龜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
龜龜九曰水龜元龜書命曳尾泥中莊子鈞於
使大夫二先往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
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中筮而藏之廟堂之上
此龜者寧其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
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莊子曰吾將曳尾
於泥中騎背得水續搜神記曰鄱陽人黃緒便
於泥中騎背得水續搜神記曰鄱陽人黃緒便
中矣汝是靈物而吾迷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向便
足跡龜即回右轉痛即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

斷鼈列女姻斷鼈釣鼈同上龍伯之國有大鼈

山海東有岱輿員嶠方壺瀛州蓬萊根無所連冠山東海龍冠蓬萊游滄海蟠蟠曰冠山

問何異我戴粒逍遙於封壤之巔伏乎

符龍穴也

鼈鼈附鼈似鼈而大闊一丈肉具十二生

為梁紀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東至於染指楚

味獻鼈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必嘗吳

於鼎嘗之母化江夏黃氏毋浴化而為鼈入于

五車五車

河生晉佛圖澄黃河中舊不生鼈忽有得者澄

古治殺鼈晏子春秋古治子曰君齊于河鼈

之左操馬尾望侯大鼈見一大鼈直上山頂

四望頃之江中湧出一綵舟十餘人會飲妓樂

甚盛久之有巨鼈東下綵舟乃沒鼈亦下或岸

側意者水神使此鼈望侯致鼈淮南子曰殺鼈

不知巨鼈來故殺之自帖至鼈致鼈注取鼈夜

燒之則取狸周禮鼈人掌取玄物以時籍魚鼈

泥中玄物甲蟲屬也城門鼈鄧景山拜節度使

鼈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靈鼈鼓李斯傳

魚

憶鱸張翰字季鷹為齊王問掾在洛見秋風起

而齊收時人薦鮓禮季春薦鮓盈車人釣于河得

以爲知幾薦鮓于寢廟盈車人釣于河得

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子曰鯢鯢食以鯢炙

食以廣長千里列子曰八紘之北有溟

海賦魚則吞舟鯨鯢又賈誼弔屈原文蹏溱

彼尋常之汗漬安能容吞舟之巨魚蹏溱

子不曰牛蹏之洛鯉伊魴西陽雜俎云洛鯉

水經曰海鯢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

為潮出穴則水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鯢魚宋玉對楚襄王問云鯢魚朝發崑崙之墟

能與量江一斤千頭廣志武陽小魚大如針竭

澤魚澤魚澤魚澤魚澤魚

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王餘食膾

有餘葉木中化之比目爾雅東方有比目

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髻鬢紛亂

乃人魚也烏賊魚也一名河伯白事小史常自

乃卷取烏賊魚也一名河伯白事小史常自

經曰烏賊魚也一名河伯白事小史常自

神異經曰東南海中有溫風魚忘憂帶山海經曰

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已憂圖讚曰汨和損平莫

慘於憂詩詠萱
草山經則儵
受魚而祭

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
祭門人曰彼將棄之夫子以祭何也孔子曰吾

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
有受仁人之饋

而無祭者乎
楚國賴之

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粟有餘者

國有饑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
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寡

人且今行之矣未幾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論寡
禮薄望多

旁野民持一頭魚上田視曰高得萬束下
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望多也

五車第五
實應

偽求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

階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棲遲而不化彼
應而人以泣前魚

僞求乎
泣前魚

得益多而遂欲棄前得也今臣得拂枕席四海
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褰裳趨者衆矣則臣

亦猶前所得之
泣枯魚

魚且將棄矣
任公之

術猶任公得其魚而腊之自
詹何之能

也學釣五年然後盡其道以獨繭絲爲綸芒
刺河以東莫不厭若魚者

也學釣五年然後盡其道以獨繭絲爲綸芒
刺河以東莫不厭若魚者

也學釣五年然後盡其道以獨繭絲爲綸芒
刺河以東莫不厭若魚者

也學釣五年然後盡其道以獨繭絲爲綸芒
刺河以東莫不厭若魚者

也學釣五年然後盡其道以獨繭絲爲綸芒
刺河以東莫不厭若魚者

湖
水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
濠梁之樂

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何以知魚之樂莊子

曰子非我何以知我
車轍之窮

不知魚之樂莊子曰我
車轍之窮

而活汝鮒曰如君言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嫌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非不得魚也
敝筍

有魚
鴻離

字興祖爲廬江守府丞
鯢魚受而

有遺魚者不受客曰君
嗜魚何不受曰以嗜魚

故不受今爲相能自給
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

五車第五
我魚

者更
子魚

蓋青魚似子魚而大類
鯢

釣而吞者冠蓋交於道
矣子曰此揚晝所謂陽鱉

父迎者冠蓋交於道
矣子曰此揚晝所謂陽鱉

政事單父大治
魚

龜爲蛟者甚靈唐書曰
韓愈爲潮州刺史詢吏

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
有鱷魚卵而化食民畜

之狀無不吞鱷魚約七日
下徙則刺史選材技

雷起於湫中數日秋水
盡涸徙於舊

螺
如斗山日南

白素女 一神記曰晉安謝端少孤後於邑下得

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少女從窠中出至

龍下燃火便入問之女答曰妾天漢白素女當

帝哀卿孤貧恭順使我權爲守舍待卿取穀可

還去今既相伺不宜復留此穀時米穀如鳥頭

不雨而忽有鸚鵡螺向其腹視似覆杯頭如鳥

肉離殼而出食飽則還殼中寄居而有脚形如

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寄居而有脚形如螺

螺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

爲門戶 兩雅翼云公輸般見蠶出頭以足畫

戶螺亦 蒲蘇魏書曰自遭荒率乏糧穀袁紹河

作蠶 食州部蕭條

剖蚌 蚌屬又

蚌 蚌屬又

蚌 蚌屬又

蚌 蚌屬又

蚌 蚌屬又

蚌 蚌屬又

蚌 蚌屬又

蚌 蚌屬又

蚌 蚌屬又

天蛤 番黑每大雷蛤從磨蛤也諸陰燧大蛤

月盛時向月 伏蛤 稻梁初吹蝦蛤格蝦挺

蛤 猛氏蚌蛤 蚌蛤 雀蛤 大月令仲秋雀入

皆獸名 蚌蛤 蚌蛤 雀蛤 大月令仲秋雀入

蛤 食蛤 蚌蛤 蚌蛤 雀蛤 大月令仲秋雀入

之 後嶺南節度使使宗日奏罷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蟹 足者 閩殼多黃者名蠟蠟蠟曰博帶六足四

似蚌腹有小蟹為瑣瑣出求食一蟹不如一蟹
蟹或不至則或呼為蟹奴一蟹不如一蟹
陶穀奉使吳越宴之自蟪蛄至蟹蚌凡
十餘種以進穀曰所謂一蟹不如一蟹

鱗介總載

尺木 龍額上高如轉山狀名尺木得尺有似赴

壑蛇 歲有似赴壑蛇 蹄淳不容尺鯉 晉史劉

蹄 蹄淳不容尺鯉 蹄淳不容尺鯉 蹄淳不容尺鯉

龜 王龜有文腹下必 龜脂燃鐵 龜脂燃鐵 龜脂燃鐵

形 似龜甲十三片 海人 海人 海人 海人

鮫 人 鮫機織眼能泣泣則出珠 大者名唇唇

布泥有疆界吐氣成樓臺小紫 石决明 海中大

斑者曰文蛤兩頭尖者曰齊蛤 蝸角之爭 所爭

之斧鑿不能得又云 鯨鯢 鯨鯢 鯨鯢 鯨鯢

僕 纍 牛 即且 騰蛇 殆于即且 鯨鯢 鯨鯢

雷噴沫成雨 雌曰鮑其睛為明月珠 懷墨 懷墨

懷墨人取其墨以書券 西施乳 河豚魚無

財物逾年自消 惟存淨紙 西施乳 西施乳

之則怨氣滿腹 腹中腹中腹中腹中腹中腹中腹中

汁解其毒 坡云丹陽人食之 用萎蒿荻荷亦無

害 刮毛龜背 何時得成龜 不遊江 不遊江

淡水之魚 察淵魚 史記曰吳王濞詐稱病不朝

見淵中魚不祥天子因 且食蛤蜊 王融自恃門

之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曰僕出於扶桑人於
賜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昭日不
知許事且食
蛤蜊南史

五車集注

鱗介毛

七

放逐南方云生無可與
語死以青蠅為吊客
景跡蠅之青

蠱或作

蚊母南方有鳥黑色名鵲從口
吐蚊常一二升曰蚊母焦螟列子江浦

其聲唯黃帝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齊三月
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適耳俛首聽之弗聞
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畫其背揚眉而
心氣聽然聞以神祝然見之若嵩山之何徐
以氣聽然聞以神祝然見之若嵩山之何徐
空寂之域雷音未足喻其大不寐孔明
而謂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成雷
四方易位矣蚊蠅啗膚則通宵不寐矣成雷
王對曰臣聞衆卿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
五刑箕子

於美里孔子開禱進蚊齊桓公曰一物失所寡
於陳蔡開禱進蚊齊桓公曰一物失所寡
有知足者集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
吸而食之及其飽止宿寧死有女子夜至高郵
也腹腸為之潰破止宿寧死有女子夜至高郵
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遂以蚊盛有田舍嫂止
蚊或曰其筋見焉立祠曰露筋廟不驅吳猛兄時
其故答曰懼其去已噬我親耳白鳥天戴禮蚊
黍民上豹脚上

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

夢蝶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不知周也俄然覺
之夢為周周與胡蝶必放蝶明皇春時晏於宮
有分矣是謂物化也

花帝親提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暮宿桑樹
之楊妃專寵不復此蠶關元遺事暮宿桑樹
蠅胡高飛出沒花中梁劉孝綽詩出沒
暮宿桑樹間

螢丹螢火一名暉夜一名景天一名燐一名
宵行毛詩町疇鹿藿草化腐草化為螢

宵行毛詩町疇鹿藿草化腐草化為螢
家貧以紗囊盛螢行却馬淮南萬畢術曰螢火却
火照書夜以繼日

皮置土中馬見五飛螢莊一別五飛
之鳴却不取前五飛螢莊一別五飛
帝於景華宮徵求螢數千夜戴火而寒而寒

出游山如放火光徧岩谷
蝙蝠翼或謂之仙鼠
止則倒懸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梯

救人火

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鳥拂救人火
爭晝夜風方睡乃往投訓狐訓狐鶴也

麥化晉永嘉中梁州雨十旬
大蘭如甕去暗赴燈符子曰不安其味而樂
燈而飛廣五六丈今注曰蛾

蜂飛蟲螫
范冠蜂人作螫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螫鄰人曰螫則績而蟹有
兄則友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螫鄰人曰螫則績而蟹有
兄則友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螫鄰人曰螫則績而蟹有
兄則友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螫鄰人曰螫則績而蟹有
兄則友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螫鄰人曰螫則績而蟹有
兄則友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螫鄰人曰螫則績而蟹有
兄則友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螫鄰人曰螫則績而蟹有
兄則友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螫鄰人曰螫則績而蟹有
兄則友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范也冠為卿宰遂為螫鄰人曰螫則績而蟹有
兄則友子卑為之緣有毒有蠶若壺離騷玄

若僂翁吐飯葛仙翁對客吐飯成蜂或集客
飯食尹伯奇取蜂去毒繫衣上伯
奇毋繫衣奇前欲去之毋大呼曰伯奇牽
我父吉甫見疑伯抱朴子曰雞有轉
奇自亥列女傳攻寡之計
之驕蟻有燕弱之智蜂有攻栖之雄雉有擅澤
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

蟋蟀絡繹附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
澤如漆有角翅善圍絡繹如蝗碎色

振羽

云暮毛詩曰蟋蟀在
堂歲事云暮促織
謂蟋蟀為蟋蟀或謂之若鳴
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莎雞
謂之紡績

五車弄玉

蟲考

五

玄駒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黃玄
駒者蟻也責者走於地中也封穴
將集孤竹蟻齊威公伐孤竹山無水
守而有水乃槐安蟻浮于夢槐安王曰南柯
掘地遂得水槐安蟻郡屈卿為守窟尋槐穴下
積土壤為域郭臺殿之狀有蟻戴粒
數斛中有小臺二大蟻處之戴粒
冠蓬萊而遊於滄海騰躍而上則于雲沒而下戴粒
潛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群蟻相要乎海戴粒
畔欲觀蟻之行月餘蟻未出也數日風止海戴粒
中隱淪如岳其高繁天或游而西群蟻曰彼之戴粒
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適通乎壤封之巔歸戴粒
眼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我何戴粒
用數百里勞渡橋董昭之至江見蟻呈一短蘆
形而觀之乎渡橋董昭之至江見蟻呈一短蘆
遂得出齊諸記又二宋少時有胡僧驚問大宋戴粒
日公丰神頗異如能活數萬人之命者試思之

蟻食莊子將成曰在上為鳥
先兄乃以宋果然中魁選章聖臨朝以弟不可蟻
唱弟小宋果然中魁選章聖臨朝以弟不可蟻
蟻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捷公終不出其下此蟻
日堂下有蟻穴為暴而所侵居蟻穴中其下此蟻

蜘蛛長崎者名蜘蛛河內謂之蜘蛛母着人
斑衣有親客至長脚形小者名喜子赤

在戶毛詩曰蟋蟀在
智不如蛛晉重耳奔齊見
之重耳曰人之有智而不能廉垂天之號蜘蛛號蜘蛛
細布絡地之繩是不如蛛之智符子號蜘蛛
隱遂挂冠號蜘蛛隱
可愈金瘡見蜘蛛布

五車弄玉

蟲考

大

網射殺之如車輪

螳螂父有斧蟲也一名圻
怒臂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
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迴車
日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御曰迴車
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不知量力而迴車
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歸焉螳螂
也矣迴車遊之勇士歸焉螳螂

轉丸在轉丸之智
出箭鏃本莖巴豆與蟻螳並

蝗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種食苗心

蟻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種食苗心

蟻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種食苗心

蟻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種食苗心

蟻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種食苗心

蟻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爾種食苗心

蝻食葉曰蝻食根曰蝻食節曰蝻食四
者皆蝻也說文曰吏冥冥犯法即生蝻
吏員取民財則生蝻又京房易傳曰蝻
惡生孽蝻食苗心妖害忠孝蝻食苗根
王者與諸侯爭
蝻食苗節莖

蝻蝻毛詩曰去其蝻
蝻蝻及其蝻蝻

雨傘于宋穀梁傳曰雨傘
此何書災甚也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叨無厭
與師動衆蟲爲害矣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歛
無已故應

蝗不入界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
賢明至誠災蝗避境容恭爲中平桑椹蝗蟲
蟲不入其縣飛蝗避境

爲乾飯吳書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
錢之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饑窮以桑
椹蝗蟲

爲乾飯外黃無有除外黃令豪均已節儉
五車第玉

蔬食所得俸秋悉賜貧民一縣稱平當時鄰縣
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
者悉詔書不然會稽典錄曰鄭弘爲縣令未平

捕蝗漢平時蝗詔使者捕蝗人能吞蝗太宗
尚不能撲蝗縣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拔驗之
捕蝗捕蝗者謂吏以石斗受錢

姓蝗果不爲害害史官蝗蝗出吏貪殘所召身
頭黑身赤者曰胡蝗胡蝗取百姓禾人謂之胡蝗
文官蝗類說

飛鳥食蝗梁宗室修爲梁州刺史遇蝗修
飛鳥食蝗宋祥符九年飛蝗過京師執政有
遠盡

何賀焉忽飛蝗蔽天上曰使百官化魚蝦
何賀焉忽飛蝗蔽天上曰使百官化魚蝦
方賀而蝗若是豈不爲天下笑更

蝻蝻毛詩曰去其蝻
蝻蝻及其蝻蝻

雨傘于宋穀梁傳曰雨傘
此何書災甚也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叨無厭
與師動衆蟲爲害矣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歛
無已故應

蝗不入界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
賢明至誠災蝗避境容恭爲中平桑椹蝗蟲
蟲不入其縣飛蝗避境

爲乾飯吳書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
錢之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饑窮以桑
椹蝗蟲

爲乾飯外黃無有除外黃令豪均已節儉
五車第玉

蔬食所得俸秋悉賜貧民一縣稱平當時鄰縣
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
者悉詔書不然會稽典錄曰鄭弘爲縣令未平

捕蝗漢平時蝗詔使者捕蝗人能吞蝗太宗
尚不能撲蝗縣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拔驗之
捕蝗捕蝗者謂吏以石斗受錢

姓蝗果不爲害害史官蝗蝗出吏貪殘所召身
頭黑身赤者曰胡蝗胡蝗取百姓禾人謂之胡蝗
文官蝗類說

飛鳥食蝗梁宗室修爲梁州刺史遇蝗修
飛鳥食蝗宋祥符九年飛蝗過京師執政有
遠盡

日馬援爲武陵太守郡連有蝗蝻穀價貴援奏
罷鹽官振貧羸薄賦稅蝗蝻飛入海化爲魚蝦
域短似蠶薄賦稅蝗蝻飛入海化爲魚蝦
成瘡痂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沙虱或作
水旁山林間含沙射人者名沙虱或作

不可測毛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測注云其物
其蜮生水澤地多婦人其淫色爲主故南越多
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
者猶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瘡瘡瘡人瘡病必大富隣有溪蜮毒者友

百足蟲百足之蟲至不濡濡濡者禾蟲也
廣宮大圖不知居者之一旦與豕無非佛子
俱焦也莊子言粉塗竹葉上久乃能何異蟲之處
動百十爲羣無非佛子仇池筆記

禪阮籍大人先生傳云云不見蟲之處禪乎逃
血火流焦城熾都羣蟲動乎禪中而不能
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蟲之處禪乎

不知春秋夏生者秋死壁魚乾註云壁魚白魚
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蟲食神像食葉者
字則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像食葉者

有絲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蠶不食者蠶不食者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當一部鼓吹南史孔珪字德璋門庭之內草萊

莖九穗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

為禾耕而為莖亦禾一莖九穗

報芸而為莖亦禾一莖九穗

欲聖萊田先立表經年無主乃作將熟人

認悉與之縣令聞之將稻還翻翻不受

復蒲 續搜神記曰盧陵巴丘人周冕者世以田

日更田禾悉復蒲湛然如先

財田之所出麥見

禾稼言財氣生

稻 稂也

稽 稽力舉反自生稻也

稽白米稽南

方有蟬鳴稻

七月熟 廣志曰蟬鳴稻七月熟

五律第五

九熟 抱朴子曰南海晉

種月 澁日 拾遺記曰東方有融澤五穀多

和靈稻 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和靈稻言寒者

斥鹵稻 古歌曰斥鹵生稻梁

青幽白夏 廣志曰梗有烏杭黑橫

香長腰杭 江南有長

名也道方藥有

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便無肌

膚長肌膚好顏色

有上好米何得此即成梗

種終身不食

食梗更

黍 稷梁附黍禾屬粘者也

薊合 禮記曰黍

薊其 薊其 薊其

渭水宜黍 淮南子曰渭水

五律第五

五穀之長 韓子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

酒 黍 黍 黍

後 黍 黍 黍

之 黍 黍 黍

先 黍 黍 黍

貴 黍 黍 黍

梁 黍 黍 黍

與與 我黍 維 維 維

隋李士謙嘗集宗黨盛饌盈前先為設黍曰凡子補黍為五穀之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史

粟嘉穀

鄭餼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八鍾秦輸同上

五變春秋說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五變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

也巴菽巴豆也廣志曰種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蘆大可食刺豆亦可食稚

朱提建寧胡豆有青有黃者

衆豆之總名菽遍布於天下

吸菽記吸菽飲水盡其煮豆魏文帝令曹子建

大法應聲曰煮豆燃豆其七步作詩不成行

豆在釜中泣云云魏志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莖豆范曄坐須賈堂

來姓

詩前我來姓不燕麥劉禹錫復姓玄都觀詩

麥

唐德宗熱生麥也兩岐張甚為魚陽守

麥

秀兩岐張君漂去不知高鳳妻曝麥於庭以

麥

為政樂不可支罕授鳳令護雞鳳誦

麥

讀如故忽雷雨孔文舉為北海相有

麥

無惟悴文舉役之又有母病瘧思食新麥家無

麥

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

麥

討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為勤於麥秀之詩

麥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禾黍箕子傷之

麥

以歌詠之其詩曰麥小麥青青漢桓帝時童謠

麥

秀漸漸今禾黍油油云小麥青青大

麥

枯枯誰當獲者魏祖令士卒無犯麥

麥

枯丈夫何在西擊胡馬犯太祖馬騰入麥中勅

麥

王薄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議罰不加於雷收

麥

尊太祖曰何以律下遂拔欲割髮以置地索筆作賦權

麥

介休縣人宿祠中交問扣門云介索筆作賦權

麥

休王借索筆作賦權

麥

葛葛格亦請筆作磨賦威稱善焉不聽民獲

麥

日麥已熟矣今齊冠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

麥

族民皆使出獲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冠三請不

麥

樂有寇也且單父得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

盜

麥而謝文謂夜有盜刈其麥避之盜棄助受范

盜

石曼卿云三喪未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

盜

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手曰曼卿三喪未

盜

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

盜

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削木為麥

盜

夫曰已付之矣削木為麥

盜

入市羅之羅者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盜

操量鼓操量鼓者仁義禮智之於人

盜

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五斗折腰

盜

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軍吏曰應東帶見

盜

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卿里小兒郎

盜

日賦指困周翰過侯魯肅求貲糧肅家有困米

盜

定僑札空船吳全琮父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

盜

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

盜

有倒懸之患故便賤贖不及啓報父便以奇之

盜

負米子路曰由事二親之時食藜藿之食為親

盜

積粟萬鍾欲食藜藿覆米

盜

為親負不可得也覆米

盜

而後去魯公乞米

盜

月今又登矣當為尊公作傳

盜

用夏曆法帖當為尊公作傳

子 178 - 347

麥飯以示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賤糶與民饑羸者漢書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時

自養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饑羸者

寄米梁便說載米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一百五十石說然不辨恣其取足世說

五穀總載

聚米爲山谷馬援勸光武代隗囂聚米爲山數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

米數米而吹擲米成砂辭金受粟晏子曰北子託以養母晏子分倉粟禾不生豆俗語云種府金以遺之騷辭金受粟

種禾不不聞雷霆鵬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

倉稊米計中國之在海內何異稊米之在太倉稊小米也劍頭炊危語

口牙頭浙平庚癸左庚西方主水也

五車霏玉卷之三十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果部

李

苦李王戎年七歲群兒見李競趨戎獨不往曰李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果然

李毛詩曰投我以木離核陶丘有紅李離核李

合枝西京雜記漢武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其果樹有合枝李朱李黃李紫李綠李

春李李綺李青房李顏回李羗李燕李沈李朱李浮素李春李林園有春李

冬華崔奉國其肉厚無核識者曰天罰春熟爭龍龍割其耳血墮地生此李琴莊美

採春山山海經曰邊春之山沈寒水魏文帝書曰浮甘瓜於清鑽核王安豐有核李常賣伐泉沈朱李於寒水

樹和嶠性儉有好李求之不遇數十王齊率少年啖畢伐樹送一車薪與和公惟笑而已

指爲姓神仙傳老子母適到李樹之下生老九

標蕭瑀陳叔達論李花有九標謂香雅細暗桃

明李誠齋云退之有花不見桃惟見李之句因晚登碧落堂隔江桃皆暗而李獨明乃悟

妙其

桃

木桃 毛詩曰投我以木桃 蟠桃 東海度索山桃蟠

水桃 桃報之以瓊瑤 王母 桃 東都獻短人呼東

子種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 玄都千樹

劉禹錫至京師詩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後十四年復遊京師無復一樹惟免蔡

燕麥動搖春風爾詩云種桃道士 武陵 漁人入

計功食桃 晏子請景公饋之桃計功而食皆

殺自啖餘 韓子云彌子瑕食桃而甘以其半啖衛

者 黍雪 魯哀公設桃具黍仲尼先飯黍而後啖

長果桃為下君子以雪桃也對曰黍五穀之

貴不聞以貴雪賤也家語 天台仙桃 學仙

五華露玉 果部三

取桃 趙升就張陵學仙陵已七試之與諸弟子

得此桃者告之以道升從上自擲正投桃樹取

忽還神 五木之精 氣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

仙傳 門上壓邪氣 五枚與帝 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

此仙木也 索桃須吏以玉盤盛桃七枚如鴨卵形圓色

青以呈王母王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

梅 近成都府有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

古梅 又清江酒家大梅如數間屋平生所見梅

奇怪惟此 侯梅 詩山有嘉卉 官梅 梁何遜在揚

游路園吏得一枝分 綠梅 李白送慈恩寺僧歸

紫帶 西京雜記漢初上林苑群臣各獻名果有

麗友 白花 劉義慶遊龍湖詩梅景轉諸淑草水

調鼎 尚書若作和 止渴 魏武帝與軍士失道大

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士卒聞 鹿 嶺 大庾嶺

之皆口中水出遂得及前泉源也 趙師雄遷羅浮

枝落北 墓門 詩墓門有梅 羅浮美人 趙師雄遷羅浮

肆開 見一美酒婦人淡妝素服出迎與語芳香

人因與扣酒家共飲雄醉寢起視在大梅花林

下翠羽刺嘈月落參 壽陽公主 宋武帝女壽陽

橫闌張而巳龍城錄 壽陽公主 宋武帝女壽陽

下梅花落公王額上成五出花拂 一枝春 折梅

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故 一枝春 逢驛

五華露玉 果部三

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 食一斛 語林范任能破

所有聊贈一枝春 范曄 食一斛 語林范任能破

金畱任食之 暗香疎影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

須臾而盡 忘却 蒼山海棠 注子美無詩母名海棠也

胃文章映日可見 元稹為承旨朝退至郎下初

望之曰豈腸胃文章 映日可見乎常朝錄

梨 漢武帝園有大梨如五升 玄光 漢武內傳

子 178-349

以供獻 **紫條縹帶** 西京雜記上林有 **胸山** 吳都
則胸山 **皆可於口** 莊子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
之梨 **皆果之宗** 張敷小名植父邵小名梨帝
反而皆 **百果之宗** 唐質至言謂梨座遠文才清
可於口 **脆梨** 唐史為脆梨座遠文才清
較比宋書 **脆梨** 唐史為脆梨座遠文才清
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 **取小** 孔融年四歲與諸
者人問其故答曰 **無偏** 世說道安公請僧取小
小兒法當取小者 **無偏** 百習鑿齒嘗餽十梨值
講安公便於座中手自剖 **無偏**
分梨盡人遍都無偏頗

甘甘

五車弄玉

泥山為最 風土記柑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
也 賴者為壺柑即乳柑惟溫之泥山

五車弄玉

果部三十

四

為 **武陵木奴** 襄陽記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
最 **武陵木奴** 襄陽記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
人於武陵龍陽州上宅種柑千樹臨城勅兒
曰汝毋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
奴不責汝衣食歲得絹數千疋 **南金之色** 隋
用矣及衡甘成歲得絹數千疋 **南金之色**
珠厥形 宗炳甘頌曰煌煌嘉實磊如 **枝江宜都**
荆州記枝江有金之甘宜都 **迷歸** 述異記南康郡
郡舊有甘園各宜都甘 **迷歸** 述異記南康郡
有果林周園里許眾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功
也甘子熟嘗有二人造之共食致飽又懷二枚
欲以示外人迴旋半日迷不得歸 **奪甘鞭卒**
聞空中語云放雙甘乃聽汝去 **奪甘鞭卒**
後漢書張磐字子石為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餽
一盤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付外卒因
私以兩枚與兒磐鞭卒 **傳柑** 唐上元夜以黃
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傳柑** 唐上元夜以黃

甘安定郡王以柑釀酒 **三寸柑** 宋史王義恭
才名洞庭春色玻璃 **三寸柑** 宋史王義恭
上品饋獻文帝啖柑嘆其形味皆 **斗酒雙柑**
另義康還取大柑供御皆三寸史 **斗酒雙柑**
携斗酒雙柑 **似知人意** 合歡柑與妃子曰此果
似知 **仙術致柑** 董元素請安一益於御膳前數
刻微風人簾啓盒柑滿奏曰此 **嗅柑** 羅公遠食
清陵支縣柑也上嘆驚異聞錄 **嗅柑** 羅公遠食
之千餘枚 **餘黃柑而厭文繡** 崔寔上論曰橘
皆缺一 **餘黃柑而厭文繡** 崔寔上論曰橘
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為養服今之臣
妾皆餘黃柑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

橘附

五車弄玉

橘柚 大曰柚小曰橘 **盧橘** 王林賦盧橘夏熟又魏王花
木志蜀土有給客燈似橘而

五車弄玉

果部三十

五

非若橘而香冬夏華實相 **為枳** 周禮橘逾淮
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 **為枳** 周禮橘逾淮
江夫橘樹至 **璿星之精** 運斗樞曰璿 **揚州之貢**
書曰揚州厥 **箕山羅浮** 並山名 **洞庭江浦** 山名
苞橘之山其木多橘呂氏春秋曰 **雕餘** 舌詩橘
洞庭之橘漢上之卷所以致之 **雕餘** 舌詩橘
江浦之橘漢上之卷所以致之 **雕餘** 舌詩橘
實乃在深山側開君 **芬芳** 橘樹芬芳 **愈病** 蘇耽
好我甘竊獨自離飾 **芬芳** 橘樹芬芳 **愈病** 蘇耽
去告母曰後二年採人一大疫宜植橘 **不剖** 晏子
鑒井病者食一橘葉水一盞自愈 **不剖** 晏子
進橘置前晏子并食不剖王曰當剖對 **食美嗅**
日賜人主前者瓜挑不剖橘柚不剖 **食美嗅**
香韓子曰夫樹田梨橘柚 **再熟** 潘岳有冬夏再
橘樹冬 **正裂人牙** 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有
夏再熟 **正裂人牙** 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有

三陸績年五歲袁術出橘績懷三枚納直唐柳
嶺南節度使中橘熟三十子一帶梁書將軍王
既食納其直於官更三十子一帶實共同一
帶以獻十二實一帶亮送橘十二實共同一
帶為瑞異雲夢之柚美者雲夢之柚奉三百顆
群臣畢賀雲夢之柚美者雲夢之柚奉三百顆
奉橘三百顆霜未熟如盞三巴園人收兩大橘如
未可多得王右軍帖戲一雙日橘中之樂不減商
山但眼不能深根固筍耳一雙日橘中之樂不減商
肺食之食訖以水噴地金橘識溫成皇初食
為白龍而去幽真錄金橘識溫成皇初食
之由是價重京師著綠豆中經時不變蓋橘熱
豆涼也吟詠氣味豈同淮枳變皮膚不作楚梅
酸白橘周穆王會王并於瑶池朱橘傳與七論
食碧藕白橘列仙傳朱橘傳與七論
五車露玉
橘

櫻桃

合桃月令仲夏之月天子蓋以蠟桃黃者為牛
合桃注以鷺鳥所合故名蠟桃黃者為牛
桃吳氏本草櫻桃一名朱朱一作牛桃一名麥
英味甘主調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氣

春就蜀都賦朱櫻春夏羞見盤與同色拾遺錄
帝月夜晏群臣於照園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為
盤賜群臣月下視之盤中桃同色群臣皆笑云
是空凡三種分者白色大者長八品第二

李直方第
果品第三
石榴

石榴

若榴蜀都賦若榴競安榴陸機與弟雲書曰張
欄故名石海榴來從海外新塞使淮林安石榴
榴皮題詩丹巔夏侯湛石榴賦後翠萼於紫萼
回道人勞丹巔夏侯湛石榴賦後翠萼於紫萼
榴皮題詩丹巔夏侯湛石榴賦後翠萼於紫萼
山石榴三月中作花似大盤石可生數百人垂生
可愛六實宋書晉安帝時武陵沉千房潘尼
賦曰千房同蒂十千如榴一蒂六實千房潘尼
一續紛落垂光耀質顏膚自垢如紫房既
熟顏膚朱實星懸葩結秀朱實星懸如紫房既
自垢如紫房既熟顏膚朱實星懸葩結秀朱實星懸
記曰石虎苑中有安石榴成酒有安石榴取汁
子大如掩盞其味不酸成酒有安石榴取汁
傳益中數欲王子孫衆多母薦二榴於帝魏收
日播多子欲王子孫衆多母薦二榴於帝魏收
衆多命大喜北史

柿

赤實果說文柿赤榛柿記曰榛柿瓜鳥杙之柿
實果也七絕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
潘岳賦梁侯七絕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
鳥批之柿奇品處州松楊柿書柿鄭虔慈恩寺
嘉實七落奇品處州松楊柿書柿鄭虔慈恩寺
葉肥大取書歲分柿落山與仰山以水洗了與祐
久始遍示說分柿落山與仰山以水洗了與祐
祐分半與寂傳

柰

白青赤廣志柰有白青赤三種張穆有白柰酒
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為脯數十

賦曰固朔濱王選荔枝賦曰西旅獻崑山中山
安之栗九州論擲柱宋劉穆之為丹陽尹與子弟
何等試以栗入穿者得禮賢承後漢之曰
汝郡惟秀之入馬後果驗更報戰栗
此陵令縣人杜伯夷清高不報戰栗
仕度與談論設策果而巳
梁武帝以赤心臣取報栗上正中而曰陛發
下授臣以秦餓應侯謂王曰五苑之果說本
五苑粟足以活民請祭之王曰今祭五苑以活
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
取也人生而亂不如以治

胡桃

常設荀氏春秋制張騫得西域還得胡桃
五庫雲玉

陳倉廣志曰陳倉胡苑薄皮華林八十四
日華林園胡苑大秦雜果吳外國志曰大秦國有
苑八十四株細細胡苑吳國書曰胡苑桃生西
質似古賢羌外剛樸內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枇杷

宜都都出土地記宜若榴廣州記枇杷若
仲長統昌言曰今人主不思其露零名同音器
周祇賦寒暑無變負松竹華林四株晉宮閣名
枇杷名同音器負松竹華林四株晉宮閣名
四株

楊梅

紅勝白紫勝於紅聖僧揚州人呼君家果楊氏
歲孔君平詣其父設果有楊梅孔指示兒曰此
實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也繡壑綺密黃綠丹鏡日繡壑炤霞綺密

葡萄

汁可釀酒張騫使西域得令人肥健本草曰葡
志今人肥健少家至千斛龜茲國胡人奢修果
品第五李直方第五報以白練世宗書李元忠贈
良深愧仰用絹百疋以醺清德擢涼州刺史
升遣張讓即擢涼州刺史號草龍珠帳具丘葡
五庫雲玉

就食之取歸即失道世言王毋葡萄天寶中沙
門曇宵得食取枯蔓為杖還寺植之遂活高數
仞仰觀若帷蓋號馬乳葡萄一名馬乳韓若欲
草龍珠帳雜俎馬乳滿盤堆馬乳莫辭接竹
引龍賜不舉唐陳叔達字子聰武德初判納言
之黃白黑三種廣志曰葡萄有
黃白黑三種

荔枝

綠葉蓬蓬廣志荔枝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一
樹下子百斛上至日子赤俱赤則可食也齊孔
惟桂謝賜生荔枝登角昂與健為焚道南中入
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
為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
出荔枝寧比西園葡萄石蜜魏文帝詔群臣

荔枝寧比西飛馳以獻貴妃好荔枝南海飛馳
園葡萄石蜜以獻在牧之詩一騎紅
應如千笑無人畫圖與之財率不吝但畫荔枝
知是荔枝來

甘蕉

扶風世說扶風蕉一丈三節百挺
北遠來疲乏若甘蕉及酒可見分惠世祖遺安

食世說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三器甘蕉百挺倒

百步射之十柘漿漢書曰百味皆酒布蘭石蜜

發十中史一柘漿生太尊柘漿數寸長丈餘石蜜

似竹斷而食之甚甘取汁曝數時成飴入口

五車露玉果部

謂之石蜜唐僧和尙跨白驢登微蔗糖為霜

從驢蹄負至市人知為蔗糖也取平直物於鞍

十知因蔗糖為霜行庶出卿曰何草不蔗出獨

於蔗自是其法流種庶出卿曰何草不蔗出獨

瓜之則正生甘蔗庶出也

龍蹄虎掌皆瓜羊骹兔頭上桂髓膏同大班小

青上同燉煌廣志凡瓜之所出以美水谷有龍肝水

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水削瓜禮記曰為天子

谷所謂水谷素葉之瓜削瓜禮記曰為天子

馬訓披偏反又曰為國君華之中以給注華中

裂不四析也又曰為大夫累之圭累保也下
覆也累力果切又曰士大夫之圭不中裂橫截
而往及瓜北齊書及瓜連稱營至父

懸瓜

而代及瓜北齊書及瓜連稱營至父

苦請乃受而懸云瓜根曾哲怒大杖擊其背

子作地有頃乃蘇孔子問之告門弟子曰參

勿內也魯子使人請孔子子之告門弟子曰參

極則受大杖則走今參事父委身以待竊灌

暴怒身或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

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邊亭數灌其瓜美楚

人瓜希灌而惡楚鄰界梁邊亭數灌其瓜美楚

搔楚瓜就曰是構怨之道乃竊梁瓜欲往楚

今大悅具告楚王謝以重幣楚梁之歡由宋就

也自給吳志步騰避難江南單身窮困除刺書

桑虞家園有瓜熟人盜瓜虞見以園籬多棘刺

使人為開道及盜負瓜出見道通知虞使除之

乃送瓜叩鎮心後鄭以瓜鎮心得之緱氏帝

帝召老人問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惠本

傳中種瓜馬盛土種瓜須史引蔓上冬月以酒

甚美神東陵瓜更起邱平故秦東陵侯為布衣

日青門瓜又研谷始皇安城東瓜有五種甚美謂之

樓綺噴清肌消暑
蕩情解渴添餘
香浮七夕時歲記七月七日
設瓜果於庭中以

橄欖名南

物有相畏韻書云用其水作熾擦着
樹不可梯魚皆浮物有相畏如此
龍根吳都賦龍
鳥

果類總載
其瓜浮而朱李沉夏果
綺葉金城挑名
紫文細核同上

六果之下泰五果之長
玉衡之精泰
杳膠食之

仙縹神紅仙李縹而
文杏謂村有
歲星之精杏

三玄仙人有三
新之素
寔之李撰之
栗膽之杳

攢之哀家蒸食
思人不別好乃蒸食之
婦

人之贊女贊下過榛栗
黃包授柑子披黃
璿

星之精璿星散
香皮赤實橘
萬歲冰杳千年雪

藕仙杳
交梨火棗世
杳李不言下自成蹊喻人

善言詞如杳李不言門子熟
紅塵荔枝
乾榛

周禮饌食之饗其紅巾
半紅巾感
模荆杳櫻

朱杳上
一片入口沉疴痊蓮花開十丈藕

知船冷比雪霜甘北
調冰雪藕杜公子調水

白藕嘉實
洞庭霜熟奇樹珍果
瓜得瓊以薄得厚投我以
瓜田李下嫌不納

李下不時果
朱實甘實
桑椹香美世說張天

武問北方何物可貴
堪比江東黃甘又玉

穠多者來歲謂之穠
離壁間物恒玄素輕恒

之休明肅慎貢其枯矢如其不爾
羅陸問物亦

五車第玉

果類三

主

酒每侍晏取珍果納袖惟設茶果
陸納謝安嘗

帶中遺母宣帝差漢史
惟設茶果諸納惟設茶

果兄子陳盛饌珍羞
罷罷大
槲碎乾蓮承

擲果出鐵槌
張大笑
為易之日勿敗吾

不懷核有核者懷其核
致核食棗杳李
分甘

味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五車雲玉卷之三十一

草部

草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文父纂輯

蔓草 詩野有蔓草 豐草 又曰湛湛露斯 蔦草 尚書

藟 腐草 月令腐草 權輿 水洋百草權輿 黃落 周

曰霜降之日 薤 氏掌殺草 芟夷蕞崇 周任有

惡如農夫之務去草 芟夷蕞崇 言曰見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 五 知歲 師曠占曰歲

生養也 歲欲苦草先生 草靡也 歲欲惡草

先生水漢也 歲欲早草先生 疾也 歲欲疾

病草先 天地所生 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

生艾也 天地所生 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

日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 太陰之草

名鉤吻入口立死人 信物之殺人 不信黃精

之益壽不 具腓 草木 不植 松栢之下 不長 土敏

亦惑乎 滋蔓 傳無使滋蔓 何草不黃 宿草不哭

木不 滋蔓 傳無使滋蔓 何草不黃 宿草不哭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 成帶 有草如薙而細俗謂

之鄭康 酬恩 魏顆嫁先人之妾及戰見老人結

夷時有草每月朔生一莢月半生十五莢至

日落一莢月小盡則一葉不著 夷觀之以知

朔謂之莢 夷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令人睡

又謂之時草 睡草 一名醉草又曰懶婦 毒

草 朱提郡堂狼山多毒草盛醒醉草 興慶迎南

至其帝 興 迎涼草 李輔國家夏則 西堂春草

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云每有篇章對第惠連

輒有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不就忽夢見惠

連郎得池塘生春 茂叔不除 日與自家意思一

般 草句大以為工 茂叔不除 日與自家意思一

芝 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百許種本

芝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

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木芝

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五車雲玉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紫芝 商山四皓採芝歌 漢高祖 青芝 赤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芝

矢 又曰肉芝者謂蘭歲餘頭上有角領下有丹

泥水帶之身辟其若故射白雲覆日雲浮雲

翔即夜大如車蓋狀如盤碗九光垂如貫珠

紫珠芝其莖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豎如連

鼓赤雲玄光靈芝與山中許道士遇不與人問

許長史穆皆旌

蘭 蕙附香草也山谷曰一幹一花而香

綠葉 紫莖 離騷秋蘭兮青青 紉佩 以爲佩 援

琴 孔子反魯谷中見蘭曰蘭當爲王者香今與

五車露玉 蘭 言其臭如蘭 俱化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也 同心 易曰同心之 俱化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與之俱 獻舅姑 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燕夢 鄭文

化矣 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以蘭

有國香人服媚之文公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

名之 不以無人不芳 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

德不爲困 秋風敗之 蓋蓋蘭脩發秋風敗 不

爲莫服 又曰蘭並不爲莫服而不芳 芬若椒蘭

孫卿子曰民之 當門 叔志先主殺張裕諸葛亮

好我芬若椒蘭 當門 叔志先主殺張裕諸葛亮

勁 竟體 此生竟芳蘭竟體 九畹 蘭 百畝 蕙離

既滋蘭之九畹兮 松蕙 青松高百丈綠蕙低數

又植蕙之百畝 松蕙 青松高百丈綠蕙低數

有分 燒蕙 魏武帝以蕙

菊

節花 本草經曰菊有筋菊有白菊黃菊菊一

名更生又云噲威一名延年一名白菊一名日精一

兩種者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意非真菊也 龍腦 菊有三十

味苦不堪食名意非真菊也 龍腦 菊有三十

菊一名玉環玉鈴御愛菊一名玉環一名玉鈴一名玉鈴一名玉鈴

銀葉樓棠菊蜂鈴菊鄧州黃菊鄧州白菊鄧州白菊鄧州白菊

銀葉樓棠菊蜂鈴菊鄧州黃菊鄧州白菊鄧州白菊鄧州白菊

萬鈴垂絲粉紅菊枝菊楊妃菊紅二色桃金菊

順聖淺紫合蠟菊又有三十二品大金黃小金

黃勝金黃豐金黃豐金黃豐金黃豐金黃豐金黃豐金黃豐

御袍黃淺色御袍黃十樣菊蓮花菊芙蓉菊菊

野菊喜容千葉菊鴛鴦菊木香菊白麝香艾葉菊

御衣黃千葉菊佛頂菊臘菊銀杏菊樓子佛頭

心菊纏枝菊金盃玉盤菊楚辭菊朝飲水蘭之

盤紫菊一名孩兒菊餐菊楚辭菊朝飲水蘭之

落英採菊 悠然見南山 盈把 同上陶潛九月無

採菊盈把望見南山 盈把 同上陶潛九月無

乃王弘遣送酒便酌醉歸 蘭菊 裴子餘補鄧縣

同列李朝隱程文謨以文法稱長 井谷菊 荆州

史陳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井谷菊 荆州

實錄乃 拜災 費長房謂九月九日菊有五

美 國花高懸在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

輕體神 花之隱逸 周茂叔愛蓮說菊

杜若 香草一

狀如葵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

馬得之健走 采芳洲 離騷曰采芳洲兮杜

芳芷 又曰雜杜 芷若 上林賦

蘼蕪 香草一

五沃土生 管子曰五沃 藏衣 廣志曰蘼蕪香草

芳菲襲予 楚辭曰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

夫 活詩上山采蘼 蕪下山逢故夫

鬱金

爲鬯 說文曰鬱金香草也十葉爲貫百二十貫

所貢芳物合而 大秦國 魏略曰大

芸 附註

去蠹 芸草置書帙去蠹 種中庭 鄭玄曰芸香草

一株二株 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芸香一株

四畦八畦 晉宮閣名曰太極殿前芸香八畦 澤芳

生一名澤芳又各謂楚

薇 薇葉也似藿一曰薇菜

薇 薇山有 采薇 傳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蜀葵 木槿

漆室之憂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

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馬逸踐吾園葵使

吾終歲不飽葵吾聞河潤九里漸海三百里魯

君有患君臣父子被其 公儀拔葵 公儀休相魯

而棄之見家織布出妻焚機曰 令農夫女子安所售其業乎

蒿微 一名牛棘一名牛勒

治金瘡 葛洪治金瘡方曰用蒿微根燒

藍 通志云藍三種蓼藍染綠大藍如芥

藍田彌望 趙岐曰陳留人以種藍染絢爲業藍

輒拔更種 續漢書陽夏種藍以供食毋諸生

紅藍 白樂天紅線毯篇紅線毯老絲練線紅

盈檐 毛詩終朝采藍不盈檐 青於藍 青出於藍而

初師小學孔叢後藩還就繼請業語曰不如唐

棣之華 秦子曰常聞作人當如園圃之藍不異

顯自

壹 通作

忘憂

神農經曰中藥養性謂合歡獨念草忘憂也

療愁

宜男

樹背

毛詩馬得諺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

美渠

荷也一名水且一名水芝一名澤芝其木莖其華苗其實蓮其根藕

為散

毛詩義疏曰的可磨以為散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又可為藥

徑十丈

令

蓮花

其喜傳曰真人遊時各各坐蓮花之上花輒經十丈

芬聞十里

拾遺記

帝遊

帝遊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

鉢中蓮

佛圖

日澄

日澄咒鉢中

么荷

實中有么荷

青蓮

花生

茂叔愛

愛蓮說

七

初發

芙蓉

謝靈運以詞采稱鮑昭

解語花

太液池

千葉白蓮

如船

大華峯

頭玉井

如陸地

前陸地生

一蓮花

入冬死

十六年更

為衣

緝裳

楚辭荷為衣

今惠為帶

又

為裳

以為裳

菱

菱也俗

屈到

嗜

國語屈到嗜菱有疾召其宗

可斷殺

武

可斷殺

居海上

居海上

食菱

呂氏春秋

勸民

一花上葉

蓄

為渤海太守

倒生

如亂絲

一花上葉

一花上葉

一花上葉

根浮水上實沉泥裏泥如紫色故名食之令人不老

蒲

水草或

為牒

漢書路溫舒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足儲

不至

因氏

持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狀

姓

蒲輪

申公

蒲鞭

崔澤

蒲

既乎左即蒲柳

可為箭幹

一種皮紅者

萍

江東謂之藻其大

浮水無根

萍無根浮

樹根於水

根於水

木樹根

五車雲王

於

隨水浮游

王逸曰自比如

渡江得實

家語楚

江中

有物大如斗

圓而赤舟人取之

群臣莫

能識使問孔子

曰此謂萍實可割而食之

惟霸

斗赤

如日割而食之

色青者善

范子計然曰水

出三輔色青

者

蓋王公

者

蓋王公

左傳曰蘋蘩蕰藻之菜可

茹

若

或紫或青一名員薺一名錄錢一名綠

若

若

或紫或青一名員薺一名錄錢一名綠

若

若

若

若

澤葵

澤葵

依空牆

沒階

宋工微微

不踰闕十餘年棲遲環

為紙

不踰闕

十餘年棲遲環

為紙

晉賜張華側理紙

堵之室

若

若

堵之室

若

若

若

若

若

若

若

若

若

若

若

若

若

水答爲之溪人
語訛爲側理
拾遺記
光照一室
金苔又名多明苔光

蟻丘之蔣
莊子曰孔子之楚
舍於蟻丘之蔣
爲席
廣志曰蔣可

蔣
其米謂之蔣胡

蔣丘之蔣
舍於蟻丘之蔣
爲席
廣志曰蔣可

蔣丘之蔣
舍於蟻丘之蔣
爲席
廣志曰蔣可

蔣丘之蔣
舍於蟻丘之蔣
爲席
廣志曰蔣可

荻
蘆荻也似
葦而小

如荻
毛詩曰葦衣如
荻
義曰荻或謂之荻至

秋堅成謂
化荻
搜神記曰姚光火術
吳世有姚

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光從
其上又以數千束荻果之因猛風燔之火盡光

振衣而起
茅
菅茅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爲藉
漢郊祀志江淮間一茅三春所以
慮無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蓬
蓬蒿也
飛蓬
飛蓬如
斬蓬
處之鄭桓公商人也
猶秋

蓼

集蓼毛詩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嘗蓼越王欲後吳怨

時則嘗蓼
吳越春秋

草類終載

杜衡亂細辛相似亂真蛇牀似咬菜根汪信民

咬得菜根牢蘇無杜衡亂細辛菜有不正之名校齊刑時為博士

則百事可做高時曰菜有不正之名土芝踴鵠上龍鬚菜

非殿下宜食顯祖嘉之魏武帝鮮胡蔓草毒即野葛毒張華博物志云

魏武帝鮮胡蔓草毒即野葛毒人生世間如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尺應是先食此菜也五車弄玉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五車弄玉塵棲弱草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塵棲弱草輕塵棲弱草

五車弄玉卷之三十二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本部

松

徂徠毛詩徂徠之松不改柯易葉禮記其在人也如松

時不改不殖左松栢之下不肥國語松栢之五

大夫秦始皇上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百木長

史記松栢為百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長也而守宮闕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卷之三十二

新都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本部

松

徂徠毛詩徂徠之松不改柯易葉禮記其在人也如松

時不改不殖左松栢之下不肥國語松栢之五

大夫秦始皇上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百木長

史記松栢為百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長也而守宮闕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五車弄玉有棟梁之用有棟梁之用森如千丈松雖

杜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萊公手植
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植於庭至巴東縣手植雙柏
非命絕世不仕旦暮至墓
前攀柏涕泣樹色亦慘
鐵鎮柏甚茂茂曰木盛
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埋
鐵數十斤其下異聞錄

槐

虛星之精春秋題辭槐木三公位周官曰面三
畫聶宵炕而黑江東有樹與此相及名合昏槐
注聶合兔日鼠耳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生
荒張也
火淮南子老淮生陰途槐以陰途鋤慶觸槐宣
五車弄玉木部三

王祐手植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
音聲木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夜深
聲木因
詠錄

桑

壓桑尚書厥苞桑易繫于條桑詩蠶月女桑又
彼文桑少枝長扶桑同根更相依倚日出處
會桑謂早食淮南公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
親桑躬桑以勸桑事禮其人與千戶侯等殖

人與千戶侯等其依大樹桑以為棟梁漢書中
郡無義士遂開門養志蓬戶神木典術曰桑木
神木蟲食桑葉為文章附枝無附枝鵲集詩肅肅
人食之老翁為小童附枝無附枝鵲集詩肅肅
於苞雉馴令雉馴桑下變海三變為桑田為孤
桑為孤贈金魯秋胡贈桑下探環五歲時令乳
母於東家桑園末光榆甘樞扶桑樞沃若其葉
落矣桑之取樞養母蔡順取桑樞赤黑異采桑
得兒呂氏春秋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
日出水告其隣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
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於君君
五車弄玉木部三

今乳食之期桑中詩謀桑下左晉公子重耳出
命曰伊尹期桑中謀桑下奔及齊齊桓公妻
之將行舅犯等謀於桑下驚妾在上聞之以告
姜氏姜氏殺之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殺之者吾翳桑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
之問何故對曰爭桑國楚邊邑女爭桑怒喧兩
王怒而伐楚宿瘤採桑齊女項有大瘤問王選
兩都國語宿瘤採桑至東郭百姓盡觀女採
桑如故故王怪問曰受教父母母採桑不談廢興如
受教觀王王曰此奇女也列女傳談廢興如
神司馬德操躬採桑後園麗士著鐵硯賦桑維
進士主司選其姓桑與喪
同黜之維翰著鐵硯賦
榆說文榆白粉也榆
有刺莢為蕪美

樞毛詩曰山有樞粉榆記志高祖桑榆西

在樹端曰桑榆淮南檜榆起而飛檜榆枋時則

不至控於地勸種榆勸民務農桑令種榆一口

而已矣莊夾道榆鄴中記襄國鄴路千里之中夾桑車

榆穀風俗通曰桑車種木無期記勝之書曰種

時三月榆莢雨時夢榆夢書曰榆為人君德至

高地強土可種木食榆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巢高榆

也夢居樹上食榆天艾志成帝河平元巢高榆

得貴官也白榆歷歷種白榆

鵲上高城之危巢於高榆之白榆歷歷種白榆

類城壞巢拆凌風而起白榆歷歷種白榆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桐梧桐子可食青桐似梧桐無子白桐花

黃紫色宜琴瑟爾雅曰機桐榮桐又轉

桐夏花紅如火刺桐出泉州花先葉後

則五穀熟今壓油者名岡桐又西域胡

桐淚可汗金銀

椅桐毛詩曰椅桐梓孤桐尚書曰嶧陽孤桐注

漆爰伐琴瑟白桐詩義疏曰白桐宜琴瑟今

雲南特種人續以為布青桐宅指庭中

青桐一雙曰此應酬不可與為弓智有所不

受氣淳矣異半死半生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

於羣類者半死半生百尺無枝其中結輪

齒扶疎以分離其根半死半生張協七命

半生冬則烈烈風漂震蒼翠吐幹日寒山之

桐出自大冥含黃鍾以棲鳳鳳凰非竹實不

叶幹據蒼岑以孤生棲鳳食非梧桐不棲

楊柳

三眠三起三輔故事漢苑中柳狀如人五柳先

生陶潛宅邊有五柳瑞柳唐中書省古柳枯

人謂瑞官柳杜市橋姿如春柳世說晉王恭字

柳史官柳細細姿如春柳世說晉王恭字

多悅之或曰之十園柳晉史桓溫少時所種柳

濯濯如春月柳十園柳晉史桓溫少時所種柳

此人何引葉自蔽世說顧愷之字長康貌信小

以堪引葉自蔽世說顧愷之字長康貌信小

五車五車五車五車

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

玄就匿焉愷之信不見以珍重之俗傳愷之有

三絕此癡風流可愛三齊略記曰劉俊之為益

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玩蟲

嗟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其見賞如此蟲

子 178-363

興復有此 **杉楠** 莊子曰騰梗楠 梗楠豫章 交讓
木 楠又名交讓木其木 **柞** 柞詩作堅木即柞木其
葉蓬蓬 詩曰陳彼高岡折其柞薪其感思 潘岳
賦曰望彼秋走馬 陳思王詩曰紋秋 唐宣宗朝
子入貢願師言與之對其王出紋秋 王局冷
援玉易子蓋玉蒼色如秋 王出紋秋 王局冷
言 **戴秋** 京師立秋賣秋葉婦 **千章秋** 山居千
前食 **蓼** 蓼詩通曰周秦謂柞為樂河南謂蓼為
也 **社** 社柞以不 **榛** 榛詩瞻彼早麓榛榛濟
石 **惟** 惟箇銘 尚書荆州厥
五車罪王 木部三十一

靈壽 女貞 長生 木 柞附
落 **長生** 枝條交於棟上團圍車蓋形冬生樹
影葉大如掌至八月乃生華草生白子赤大
如橡子不中啖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
舜華 女同車顏如舜華 詩有 **日及** 名即木槿一 **仲夏**
榮 禮記曰仲夏榮 **莊子** 悲 莊子貴支離而悲木槿
秋更煩小人不槿花 **栲** 栲詩山有 **匠者** 不顧 惠子
句大樹人謂之櫟其本樛腫不中繩小 **木蘭** 舟
枝奉曲不中規矩至於逢匠者不顧 木蘭舟
班嘗用木蘭造船 **授素書** 病癩見市有賣藥姓

公孫因問之公曰明日木蘭樹下當教卿明 飲
日往授素書二卷以消災救病無下愈者 **唐** 棟 何彼穠美棠棣之華 莫
墜露 離騷朝飲木 **唐** 棟 何彼穠美棠棣之華 莫
簞 莫音郁 夫移也 詩六月食奠及簞 禮記疏曰
簞 夫移一名奠李一名爵楊一名車下李一名

披 披 今之 **紫杉** 遊名山志華子同上 **聳柯** 出嶺
南康記曰南野嶺山有漢太傅陳蕃 **筠** 筠 孟弱
慕遙望兩杉樹聳柯出嶺垂蔭覆合 **筠** 筠 孟弱
筠 **桤** 桤也南都賦 **疑竹** 疑草 江淹并問須異
草 **葉似車輪** 之附地起二旬一采轉復上生
五車罪王 木部三十一

生中庭
棘生於中庭

竹

淇園
詩瞻彼淇園
詔徑竹
帝竹
員丘帝竹
一

帝竹
義竹
明皇後苑竹
叢密帝謂諸王曰
如

錄者
黃岡之地多竹
大為饒
河圖曰少室之山
平

安竹
尺相傳其寺
綱維童子寺有一竹
窠長數

湘妃竹
舜南巡不及
洞庭山淚下染竹
即班死為湘

水神傳
何可一日無此君
家子猷吳中士大夫
造

竹下
風詠良父主人
灑掃請坐不顧而去
嘗市

借居空宅中
便令裁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市

五車罪王
木部三

之身毒國
張騫至大夏見
瓜竹枝問
桃枝竹
州

有桃七賢
林之康阮籍等
七人常集於竹
萊公竹

萊公
敗雷州道出
公安剪竹插神祠
前日渭川

渭川
千頃等史
十尋
南越志朱昌縣有
棘竹長

千頃
六七丈為竹
叢薄葉下有
音自成宮商

音自成宮商
陽與有
竹類

竹類
仙石山頂上有
平石方十餘丈
名仙壺有竹

仙石
青翠風來枝
動音自式宮商
石上潔淨初

仙石
鐘相傳云曾
有却校者
注竹有六十一
焉有竹

仙石
於此羽化故
謂之仙石
注竹有六十一
焉有竹

仙石
桂竹其毒
雲母竹
而多刺也
簾竹堪作笛
竹

桂竹
傷人必死
雲母竹
而多刺也
簾竹堪作笛
竹

桂竹
宜為屋椽
篋青竹皮
青肉白如雪
輒韌可為索

桂竹
漢竹大者
一節受一斛
小者數升
為撰括利竹

蔓生實
中堅剖
解谷
間長六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鍾之
宮律之本
也律曆志

木類總載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曲直曲直

坡園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黃楊厄閏
年俗說黃楊歲長一寸閏退一寸

五車霏玉

木部三十二

十二

五車霏玉卷之三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雜記部

雜記

道在瓦甃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惡乎在曰在
屢蟻曰何其下邪曰在梯稗曰何其

愈下耶曰在瓦甃曰何其愈下

耶曰在屎溺言道無所不在莊子
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

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破隴頭雲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

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先須理會心是何物

五車霏玉

雜記五卷

羅仲素問龜山曰盡其心知其性如何是盡心
的道理龜山曰未問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

夫心者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理會了然分
明然後可言盡心理會未得心盡箇甚麼

心是道場

文殊問道場於維摩曰如何是道場
維摩曰平心是道場趙州問道於南

泉曰如何是道場

維摩曰平心是道場趙州問道於南

道然則平心即道歟

善之一字最能

成就一切行

諸佛無不護念天上聞之聲如爆竹

契故怨不可作

古語云怨雖亂施有不期而自

不欺心神

江南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

欺神明也或問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

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

事

太上感應篇注曰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

提挾世人

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于少室山遇一異人
明告之曰爾今求道非當提挾世人邪惟當只
了自已耶若只為**退靜兩忘**昔尹公師魯讀官
一身神仙不取**退靜兩忘**大梁與老衲法眼
揮師遊一口謂法眼曰某邇來頗以退靜為得
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即有省死生之際了
然不**此心何在**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
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惡風吹船舫**
心何在江曰然然遂通一經之旨李師曰如何
真西山跋昔唐李文公同樂山禪師曰如何
風吹船舫飄飄然然遂通一經之旨李師曰如何
何志心便是黑風吹船舫入鬼國也**生時從**
何處起侍師曰何處起死後何處去師曰此身生時
時從何而來洎至覺已從何而去曰究竟如何
曰發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而
五車第五

無往來之所貧道此身亦復如是因說偈曰視
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開忽覺萬事休還同夢時
語智者在夢夢裏實是開忽覺萬事休還同夢時
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亦復無別路**不見**
不聞無盡鶴林玉露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
羞玩好或謂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
皆不為之動久之延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
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忍之一事衆妙之門**呂舍
僧之下見不聞無盡**忍之一事衆妙之門**呂舍
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
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
忍其乃有濟此嚴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
次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
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嘗說喫得三十
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
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莫陰謀為
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不可不謹

道家所禁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
禍莫大於殺已降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
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
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封
進玉帶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
又不合留在人間**本一措大**杜祁公語錄公為
識者賞其明而簡**本一措大**相食于家推一
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行本一措大爾名位
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
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日行
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日行
一利人事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常為鎮江府有
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
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
五車第五

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
渴子與盂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
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人之常病有十種**黃山
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人之常病有十種論人過
共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過
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
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
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
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獨免羅織**張懷素亦
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獨免羅織**張懷素亦
也自言道術自能通神飛走之屬皆能呼遣至
言孔子誅少卯時彼正在傍諫其太早又言漢
楚成舉之戰彼正登高觀戰姦如蔡下尚猶惑
之每對客言及必極口稱讚惟忠肅陳確不信
其後事敗抵罪名士多被**常懷畏懼**與梁武帝
汚職惟忠肅獨免羅織**常懷畏懼**與梁武帝
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既而命
囚各持滿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

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溢者
帝乃歎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
恐水溢安得聞樂樂陛下若亦如此菜不食心
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
必菜不食心貧不學儉富不學驕貧不
以有生意
賣陳徐陵有送米者召親戚貧者取焉家尋乏
絕府僚問其故曰我有牛馬衣裳可賣餘家
有可賣受之必酬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選時林
馬適死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日朋友有車馬之
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
將軍肉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
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
曰人當以三死非命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智
此為法度者非命也者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
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皆怨無厭
五車罪玉 雙龍堂

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
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
取死人有知無知孔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
之孫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
徐自知之西王母亦云金母道無為自然先
猶未晚也王公又以高華至真之悉化生金母
即東王公又以西華至妙之悉化生金母漢時
得道者名隸木公女子得道者名隸金母漢時
小兒歌曰掛金母拜木誤了五百年後人洞賓
公推張子房知而拜之誤了五百年後人洞賓
初學道時遇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
其說曰煮銅為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
五百年後人曰誤了五百年後人不惜福重峯巖頭欽山三
百年後人不願學也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派尋之而

率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不盡餘瀝
彼不惜福至來某家住山奚為汝平生好飲
之宜和開被攝至某司冥官數曰汝平生好飲
飲必不盡餘瀝甚至淋漓几案積已數石因命
押至一處有一大甕腐水滿逆境易打順境難
打慧遠禪師語大尹張秘曰逆境易打順境難
打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間便是
過了若遇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無一處無情
之物尚猶如此況我有情日月燈光明王介甫
全身在情裏作活計者耶月燈光明王介甫
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配日
月片吉甫所不及其用無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太
差別介甫大以為然無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太
史名庭堅云上天大文三日不讀書則理義
不交於胸中便覺面可憎語言無味鞭撻
五車罪玉 雙龍堂

竄越以立威名王安則在東海郡更吏錄一犯
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竄越以立威名
立威名惡非致理之本使吏送歸家禮樂皆東
之歎齊魯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
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服及
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玄擅
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生橋下在水上據
展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水上據橋
此必死矣遂罷奴婢皆讀書鄭玄家奴婢讀書
道玄竟以得免奴婢皆讀書鄭玄家奴婢讀書
將境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簪泥中須臾復
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
彼之吾無隱乎爾黃龍胸堂老子嘗問山谷以
怨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
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

送門生役

王偉元名褒門生為本縣所
乃服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
足飲兒負鹽岐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八
令以俸元詣已整衣出迎俸元乃下道至土牛
傍盤折立自言門生為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
涕泣而去令即放遣元方入門不顧陳太丘與
此生一縣皆以為為耻元方入門不顧陳太丘與
日中過縣不至太丘舍去後乃至元方待君久
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期行相委
而信對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不至則委
不信對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不至則委
新下中引之元方入門不顧人語之口若令月
子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口若令月
腫子無此雄飛雌伏趙溫字子柔居常歎口大
必不男五車弄玉

願乘長風

元幹名愨小時叔父問其所志
漢高帝何如人願乘長風破千里浪
久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候其至
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
問漢高帝何如泣雞感姑常躬勸養母又事續
人范逵巡走入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
羊子常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
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家貧無
以供姑耳姑慎勿為好日慎勿為好女日不為
好不可為惡耶姑曰好不似公休王公淵聚諸葛
尚不可為惡耶姑曰好不似公休王公淵聚諸葛
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平殊不似公休婦語
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擬英雄
地動儀張平子名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黑
圓徑八尺形似酒尊中有都柱旁行

入道施關發機外有人龍首銜其下設蟾蜍

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而一龍吐丸其機巧
制皆在解馬性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
尊中人云此必是惜障泥聞鼓櫓王昌大將軍嘗坐武
王云此必是惜障泥聞鼓櫓王昌大將軍嘗坐武
使人解去便徑瘦泥聞鼓櫓王昌大將軍嘗坐武
鼓櫓稱其能便徑瘦泥聞鼓櫓王昌大將軍嘗坐武
可恨時王應待側日不捷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日
云船方妙解音律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
入夾口妙解音律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
從忽於戶外彈琵琶末場帝將幸江都令言當
特問曰此曲與之大驚駭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
子問曰此曲與之大驚駭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
飲歌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
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秦聲楚
者君也是以知之帝果於曲都遇害秦聲楚
聲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
五車弄玉

後彈者楊知音

唐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
州薛滿知音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
竊曰此人即當墜馬好事者從而觀之未半
坊馬驚墜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
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有樹非林集異記曰吳
竟死其知音皆此類也樹非林集異記曰吳
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篋之泰曰此物質
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集異記曰吳
至遂生青煙此香爐射葉莫至新息有以葉莫
也語其主妻即求得射葉莫至新息有以葉莫
令璞射之璞曰子如赤鈴射酒東方朔傳曰朔
舍玄珠案文言之是葉莫射酒東方朔傳曰朔
乃見一鳩一生曰今當有酒一生曰其酒必酸
一生日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日其酒必酸
出酒即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得酒乃問其故
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
折故知不得飲也聞雀鳴而笑桂陽先賢贊

從外來云向見閣下令史受伏上第雲根入潮
下地足意識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入潮
韓子曰重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淵猶知無
有安于淵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
火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罰吳可乎對曰
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敢救乃下令曰
焚宮室而死者比獄死之貴勝火而死者比勝
之貴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焉
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
也
大耐官職 宋朝何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
武曰敏中亦寂無一人計糧數商陳
其門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帝為梁相北齊兵渡江時食盡會文布送米及
鴨千頭帝令吹米炙鴨計糧數商人入裝飯
五車露王
以賜肉遂大 **伏臘放囚** 後漢虞延字子大為
侯官軍吏一囚於家 **令妻入獄** 吳姑為膠東
病自載請縣既至而死 **令妻入獄** 吳姑為膠東
者殺令妻入獄妻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
其至若令妻入獄妻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
以報吳君後生 **恣人破產** 盧坦為河南尉時村
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合案之坦曰凡居官廉雖
大善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
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恣 **萍鄉更鼓** 趙
其不道以歸于黃裳善其言 **萍鄉更鼓** 趙
范延賞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問曰天使沿路
來還見好官員否曰昨過萍鄉邑長張希須者
好官員也野無惰農市無諸博更鼓 **屬吏入被**
分明必有美政也守即日同薦于朝 **屬吏入被**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遇寒雨沾濕
東其還遇令不在遂解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

加刑遲曰若不暫溫必凍死豈惜 **污丞相茵** 丙
一被而役一人令奇而釋之
為相取吏類醉而曹詰罪之吉曰以罪飽之過
斤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嘔吐相車茵兩西曹
第忍之 **不談人短** 檢校刑部郎中陳皓性周慎
本傳 **不談人短** 不談人短每於僚類中見人
有所譽未嘗應對侯其言畢徐為辨曰此 **安世**
皆象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
撻奴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子為光祿勳即有醉小
撻奴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
覆漿水耶即有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
惠怒誣汚衣冠告署撻奴其隱人過皆此類也
青氈我舊家物 晉書云王獻子字敬夜卧齋
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
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
五車露王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毋令敗群** 卜式分田宅
簡服其言更為之勸 **毋令敗群** 卜式分田宅
入山牧羊十餘歲致羊千餘肥息而第盡喪其
產上曰吾有羊十餘林中拜為即歲餘羊亦肥息
惡者輒去母令敗群遂拜式為維山令 **堯舜**
牧羊 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曰百羊之群使
西使堯牽一羊舜荷 **劉弘買書具** 謝承後漢書
為主簿劉弘守子常出使付令買果實 **包咸責綠**
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劉弘稱美 **包咸責綠**
樓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為吳郡太守黃君
樓行春咸留守其郡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之
曰春月不宜破 **天不令吾飽美酒** 王績赴選以
卯杖之三十 **天不令吾飽美酒** 王績赴選以
授君月三請卒授焉數月焦華死君莫曰天不

令吾飽美酒耶遂掛冠飲酒人之常情
自是大樂正為清選
宗道為諭德真宗急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移
以事對宗道曰飲酒中之常情公來遲當託
罪也真宗問以實對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
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奪稍
公以為忠實可大用
能傷又能奪賊猶還刺之帝令拔稍
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前勇
以馬騎刺道寒枯葉數人引之
不出思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則石飛
擊賊中首尾電至試以車輪懸機數十飛之
數百步槍刺賊喉唐哥舒翰工用槍追及賊擬
更使槍刺賊喉唐哥舒翰工用槍追及賊擬
畫灰箸言但知錄以宋齊丘為謀主相問不
伍事錄主

床頭捉刀人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
頭既畢令問課問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
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
聞之追使梅林止渴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
以解渴士卒聞之皆曰但聞喚啞啞聲人東見
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王于飲兄翁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不意復見
褚生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
意復見褚生陸曰公如數部鼓吹阮步兵蘇門
未解不鳴不曜者耳如數部鼓吹阮步兵蘇門
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
其人擁膝巖側藉登嶺就之箕踞相對問之不
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嚮然有聲如數部鼓吹

林谷傳響顧焉霹靂肅作霹靂山陳道士善長
乃何人嘯也
良見不知心
一列血牲而盟之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
人識見相望矣畜九牛毛能以瓦為不漏谷那
觀中為諫議大夫諸遂良呼為九經庫未微中
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下為耕田得金
公鎮鳳翔曰屬邑編氓因耕田得馬金一甕
送於縣縣宰信宿開視皆土塊矣以狀聞府金
云姦計換之莫能自白洲公盛怒時表相國滋
亦在幕中乃閱甕得二百五十塊以它金塔寫
與塊相似秤其半已及三百斤其甕金乃二農
夫以竹昇至縣計之非二人可舉是即路時已
五事錄主

代土矣疑者十倍償直賤鬻番為事嘗至洛陽
頃畧畧談錄
貨畚有人于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
取直隨去忽至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畚道君
須更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白將從十許人有
一人引猛云太司馬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公
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畚直發人林甫從牀
送猛出山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李林甫以多結怨虞刺史客出則步騎百餘人企
吾靜街居則重閣復壁牆中置板如防大敵每
一夕屢徙牀家不為人識東坡云得罪以來深
人莫知其處
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住為醉人所推罵輒
自喜漸不為人識幸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書
與之亦不答自幸庶魯義姑齊攻魯見一婦人
幾免矣同李端淑書魯義姑齊攻魯見一婦人
至乘抱者抱之從姑公義也齊軍曰婦人僅持
財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齊軍曰婦人僅持

節况朝廷乎遂不伐魯
賜東帛號義姑列女傳
參軍老
病廢事公責曰何故不歸參軍去以詩留參軍老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吾
過矣留而慰之
富翁五賊
遺之言行錄富翁五賊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
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降之樂且
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
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
侍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贊揖而進之曰大
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
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也士
胡盧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歎曰鄭廣長吟
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耶鄭廣長吟
宋海寇鄭廣官軍莫能制後詔以官廣旦望趨
府詳陳以其故所為偏實次無與立談者廣鬱
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群僚偶語風簷或及詩
何廣變然起於坐曰鄭廣變人欬有拙詩白之
五車錄五

諸官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與官文武
者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
官滿生慚嘆章以初好誦此詩曰死後甚佳
今天下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
死後甚佳
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
交且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樂問諸客曰
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一士人在下坐作
而對曰甚佳丞相驚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
不佳死後者皆逃歸矣一死不疑堯舜字
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
疑堯舜字
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
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不愛文格蓋至
日晏猶有喋喋弗去者過蒲稍聞矣方與諸公
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清則不告
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鵲袍環立觀所問士
忽前口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
事惟先生教之觀者聞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
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

笑亡日每爲學者言必覺生兵何物
額及之一時傳以爲雅謔生兵何物
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
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
聞者不聞有所獻替
掩口不聞有所獻替
有所獻替
莊里丈人
盜吏問因縛之其父呼毆毆吏還而命子爲樂
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毆之後死
尸子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
長子范哭之曰樂張口承便
承之及以悲猪穆和人糞以
何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史
以身代犧
五車錄五

朝隱以身代犧沐浴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
所會疾愈特加賞資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
大悅易濯太尉足
齊笑林濯太尉足
曰太尉足何香也應以足踏其
頭曰奴詎不香也甚乎佐池筆記
御史大夫與李文有隙湯愛史魯調居使人上
飛變告文奸事下廷尉愛史足疑
與趙王告湯大臣摩愛史足疑
相爲大好事下廷尉自殺本
相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羹菜公鬚謂起拂之
公正色曰身爲執政事嘗會食羹菜公鬚謂起拂之
事如戟
事如戟
均帝爲置首面左右三十人吏部郎馬一人不
美白帝召之西上閣宿主夜就之彥回不爲後
志主曰公髯如戟何得無丈夫意彥
面曰固雖不敏不敢首爲亂階也
鏡殿
宗造

心捍闔捍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也孟子所謂以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

盡醉畏盜愧耻齊范元琰以園蔬為業嘗出見

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

畏其愧耻今啓其各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

或有涉清盜其笥者元琰因伐木為橋好色自

以唐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好色自

戕唐司空圖書云昨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

好色自戕者楊誠齋嘗謂好色者曰不樂仕

進論編裏萬頃字元量不求押到何也薦者召

歸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

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省風雨一番寒何如

靜坐茅齋下翠竹春巧者為友戊子中元子遊

長安與巧者為友或曰君友巧者不天下乎對

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

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

國見君子則友之巧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

之友詩中六經南溪詩話老杜詩當是詩中六

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蟻同盡隨丘墟願聞

第一義回何心地初可謂深矣理窟盡求以察

詩人無造物所靳同前富貴人造物所靳人

此句也造物所靳同前富貴人造物所靳人

多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

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猶與貧人樂少年陳龍川

而果**三世為隣**（自警篇）趙清獻公家於三衢所
中榜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
此翁三世為隣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
追其**身中三尸**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
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詩野
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
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為有
是物矣嘗記避暑錄事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
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
行之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言近道蓋得孔子丘
之意也**五病既作**本草衍義總叙曰夫未聞
以精神狗智巧以憂畏狗得失以勞苦狗禮節
以形身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
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饑脾為
五事第

之病矣叫呼過常辯爭倍答胃犯寒膈恣食鹹
苦肺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
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
未羸而病病至則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
而取之也**戶樞不朽**嘗語弟子吳普曰人體欲得勞
動但下當極耳人身當搖動則氣氣消一國之
血脈流通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象**
猶空室也肢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
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
也氣猶國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
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先除六**
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滅**害**
養生要訣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
日蕪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
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

益**寬泰自居**（同前）心內澄明真人守其位氣內
也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常戒箴殺害於神
傷年行一善則鬼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
活淡自守則神形安靜疾病不生矣**治身養生**
務謹其細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為益
速焉益難知而遲焉尚不悟其易亦安能識其
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覺也而忽
矣故治身養生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
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可以小益為不
以就大損一所以致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
於著者則**養生以不傷為本**又曰養生以不傷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
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
五事第

傷也戚戚所患傷也又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
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
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
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啻不及遠行
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
疲先寒而未先熱而解不飲極渴而不可過多
可過飽而欲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走車馬不
欲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走車馬不
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走車馬不
欲數數沐浴不欲遠行不欲飲酒當風不
欲飲極溫夏不欲飲大風大霧皆不欲胃之五味入口
不欲偏多故酸大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
多傷心其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解禪偈**
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其精
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

僞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然
文中子之言則佛之言可知也今之言禪者
為愚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畏然益
人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
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
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
鍾鋒終朝常戚戚是名何鼻獄類回安陋巷
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仁
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
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
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師久矣不可掩是名
壞身為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
名菩薩佛於乎矣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
內脩涵涵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
觀之**金丹**山家清事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
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
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

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牡之門耳非
鼻非口非泥非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
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
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
復於元氣又能隨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
則天地元氣自隨神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
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
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食
財好色之**觀人九德**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
神仙云不容拾來塵受浩浩不滿小人升合之
下無物不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
樂善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欲害之
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食不吝有財則施於人
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
先人而後己能讓人小人不然則進己而退人
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有常之德慎終始如始
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德出言

然已未嘗虛發小人惟妄領覆未嘗獲信七日
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動於身不慢不怠小人
怠慢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人猶已
所以養養老而畜稚幼者也九曰自謙之德
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先相心田慶定枯桑先
則好勝爭先豈能自慎先相心田慶定枯桑先
相心田後相心田心無相相逐心無相相逐
須生麻衣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無相相逐
隨心滅斯言簡實相**有識無識**古今注牛亨問
法之綱領誠可忽諸有識無識曰草木生類乎
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
識寧得為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
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
夫生而有識者不生而有識者不生而有識者
生而無識者不生而有識者不生而有識者
生而無識者不生而有識者不生而有識者
弟為獻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身自負重**王旦為相有
自負重使人道好亦病乎**古鑑求售**呂文靖
為相有

因其背以古鑑求售曰此鑑能照二百里**卻盤**
外公曰吾而不過樣子大何用照二百里
餐石但徠為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濟
日固好明豈以口腹累安邑閔仲叔含救飲水
日如何豈以口腹累安邑閔仲叔含救飲水
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
邑令罰之勅令嘗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曰閔仲
叔豈以口腹累安邑得彪非虎裴旻守比干一
邑耶遂去客市得彪非虎裴旻守比干一
父老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必敗旻怒馬趨之
有虎小而伏踞地大吼旻馬辟易自是不敢射
材良性駑那公綽所乘馬駑人自不備耳此良
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那公綽所乘馬駑人自
駑何足惜也竟殺之**鑑刺史竊鞋**鄧仁凱性貪
家奴吉鞋弊即呼公署史鞋新者令上樹採果
併奴竊其鞋史訴之仁凱曰刺史不足守鞋人

朝野竊李泌鞋 所宿內院旦起有竊必鞋送帝
宜諾矣 郭琥珀枕 宗武帝碎琥珀枕 返魂香
侯家傳 琥珀枕 與將士泰金瘡 史 返魂香
遇蘇德哥 自言有返魂香 香 賈充會諸吏
烟自土上可見 先焚其香 香 賈充會諸吏
香氣本外國所貢 一著人歷月不歇 賈充會諸吏
所賜惟已及陳 壽家疑壽與女通 取左右婢考
問即以狀言充 煮簣 漢人適吳 吳人設簣問何
必之以吳人 輒輒欺 高鳳勸 高鳳教授於西南
我如此 吳人輒輒欺 高鳳勸 高鳳教授於西南
持兵而闖 鳳往解 妻呼即還 怒有萬人氣妻一
之爭者 投刃而謝 妻呼即還 怒有萬人氣妻一
呼即還 子胥問之 對 飲觀察使溺 唐崔亮為陝
日屈於一人之下 柯葉尚爾 何早為擄答之 賊
訴軍吏所執 斃其髯鬚 再拜祈免 得去 渴甚
五車弄玉 龍庭

求飲於民 民飲以 食物滿桶 張僕射齊賢每食
弱生與端州吏 食物滿桶 肥肉數斤 罷相知
安州與客食 廚吏置一大桶 竊視所食 虎貴同
如其物 投桶中 至暮浸漬 滿桶歸田 虎貴同
坐 每酒酣 引與同坐 日雖無老成 人且有典刑 與
民何別 後漢范滂 景拜河東孝王 相謂王 王不正
所在 虎貴曰 是非王耶 老翁子無影 陳留富人
景曰 不正服與民何別 老翁子無影 陳留富人
田客女為妾 一交而死 後生男 長男曰年尊何
因有子 爭財數年 丙吉言 真人無影 老翁子亦
無影 又不耐寒 試之 驚人鳴 齊威王沈酒不治
果然 人咸服風俗 驚人鳴 齊威王沈酒不治
日國中 有大鳥止 王之庭 二年不盡 不鳴 此何
鳴也 王曰 此鳥不飛 則已 一蜚冲天 不鳴 則已
一鳴驚人 於是朝縣令七十二人 賞一 華胥調
人誅一人 奮兵而出 諸侯震驚 更記

陳傳隱於睡 馮翊羽士冠朝 一得睡之大 劉
垂逆聞其 鮑叔曰 冠先生睡 有樂乃華 羽士
日既有 曲譜記 如何 石鴈 岳陽出 郊有人云 北
日混池 諸東南 記 如何 石鴈 岳陽出 郊有人云 北
之 俗 歸焚 香 放 之 得 二 百 鴈 一 雄 一 雌 後 生 絕
一男一女 男為 宣徽使 女為 漢祖 妃 蔡 說
縵 楚 莊 王 賜 羣 臣 酒 燭 滅 有 人 引 美 人 衣 美 人
後 晉 與 楚 戰 一 人 常 在 前 五 合 五 獲 首 訴 取 鵲
怪 問 之 曰 臣 乃 夜 絕 殺 者 也 戰 國 策 一 大 木 上 蓋
宋 張 次 山 為 次 山 守 有 鶴 集 飛 石 前 若 有 所 訴
次 山 論 鶴 先 飛 令 其 官 隨 往 鶴 集 一 大 木 上 蓋
鄰 有 取 其 二 雞 者 黃 撥 沙 關 越 黃 撥 沙 善 視 墓
為 治 其 罪 長 緇 黃 撥 沙 關 越 黃 撥 沙 善 視 墓
因 罪 傷 葬 者 左 目 發 墓 果 然 出 之 即 愈 談 叢
木 根 傷 葬 者 左 目 發 墓 果 然 出 之 即 愈 談 叢
流錢歌 建 安 人 見 山 下 數 錢 流 出 至 出 半 有
五車弄玉 龍庭

五百錢 歸將再 取而忘其 寢夜夢人曰 錢天
有主 向為 寢歌 以五百 僱兩正之 兩唐餘錄 天
門放榜 范仲淹 祥陳州 郡守 毋病 道士 奏章 終
遇放 明年 進士 春榜 乃曰 夫人 壽有 六年 方出 天門
下一字 墨塗 旁注 不可 辨既 而毋 愈明 春狀 元
乃王拱壽 御 何以償 慶 陳章 昭達 文 帝 奏 昭 達
筆改 為辰 帝 曰 卿 憶 慶 否 何 以 償 慶 昭 達 曰
大將軍 開府 帝 曰 卿 憶 慶 否 何 以 償 慶 昭 達 曰
當效 犬馬 之用 以 盡 臣 節 自 餘 無 以 償 慶 昭 達 曰
德厚當獲 厚報 宋 曹公 亮 未 顯 時 慶 人 謂 其 德
壽後 拜相 年 八十 始 卒 葬 人 所 不 封 之 地 後 漢
子 幸 寬 至 吏 部 尚 書 葬 人 所 不 封 之 地 後 漢
書 曰 河 間 吳 雄 字 季 高 以 明 法 律 桓 帝 時 自 廷
引 致 位 司 徒 雄 少 時 家 貧 母 死 葬 人 所 不 封 之
地 喪 事 趨 辦 不 世 時 日 至 皆 吉 其 族 族 而 寤 前
雄 子 新 孫 恭 三 十 為 廷 尉 以 法 為 名 家

生 羊祐字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即

李氏之子祐 魚人徙越 晉人身善織屨妻善織

越人徒號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冠也而蔡

澤問壽 蔡澤從唐舉相曰富貴無窮自有不

吾持梁藺肥躍馬疾驅懷金印結紫綬掛

都街 唐書蘇世長為刺史因民不辜教責躬引

世長不勝痛大呼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走觀者無不笑也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奇古者有

欲尋訥謂從者汝知劉儀同家否從者謂徐欲

還家引至臻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家可出矣其子

乃悟此從者曰汝亦來耶子曰此大人家何盼久之

妬癡 李益與李賀齊名然有痼疾多猜忌聞妻

隣居酣呼 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

之從離邊坐聽辭義精玄延之 騏驎近在東鄰

馬素弗嫌慨有大志南宮令成藻有高官素弗

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徑自與藻對坐旁若

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 寧信度 韓子日鄭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信度 宋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

對牀風雨寧知風雨夜連牀夜話連牀夜話雞

底談未了瞻紫氣之來老子將過函谷關開史尹喜

見老子乘青牛來喜聞人足音足然而喜

履聲行聆聲效日效皆人足音拱聽履聲之至顏

行雁雁行在前東道主舍鄰以爲東道主蓋鄰在

秦東後遂稱主行厨之擾擾亂春風尚年

新條在擾乳春風卒未休言擾人剡臂相誓八

拜父革命信父吳人謂中國桂玉之地燕秦日

貴于玉薪聒噪謝俗語沒巴臂根蒂無中外

五車露玉雜記三三又至五百七

禔福禔安行違皇乾天行逆敝罔貌失志潭恩思深臧

獲牧豎之智小人志志音祖禿即顏甲不識面

謾誑人掣肘意爲事不訾之軀貴重無量可訾言

土木形骸外不事藻飾左道正不星標似星斗

弄唇吻好辨舉趾高無人色爪目事之憚

遊冶治餘也少年四印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此爲四印養外強中乾而內實乾渴不愧少游

足矣知足無求也漢馬援弟少游常云士生一

善人足矣相溫有此佳客平生正有此佳客

戒食謝人召曰白飯青蕩與奴白飯馬青蕩

羅義義高墉德受人思如高金諾猶人綺談

漂說論善爲諧語和好街談巷議嘯枯吹生

評揚口中雌黃反覆咄諾而辨導者呼下人日

日咄諾而辨言司空見慣見事坐中亦有江南

客坐中還多陰拱即坐觀僇子輕薄聚剽輕

不逞之徒游從僞內華外心許鉤鉅計

釋門時分切波羅

時最少者名爲刹那百二十刹那爲一恒刹那

六十恒刹那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牟呼栗

多三十牟呼栗多爲一晝夜三十晝夜即爲一

月十二月爲歲以華言時刻推之一牟呼栗多

半刻也一婆羅一分有半也一恒刹那六十爲

一婆羅積刹那百二十爲一恒刹那則半刻中

已經刹那二萬餘矣又以刹那爲九百生滅九

十刹那爲一念見王徑又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

多見婆娑論注云臘一呼栗多一名牟休多

大藏一覽

叠字

融融洩洩和樂貌 卹卹憂貌 閔閔憂貌 挺挺直貌 局局明貌

句句喧擾貌 鞅鞅志不 盪盪貌 睢睢仰視貌 累累

絕斷意 董董少 磴磴崇積貌 嗟嗟豐厚貌 汎汎溶溶

溶溶上下 翊翊敬 鰓鰓懼貌 警警衆聲貌 孿孿顧貌 攸攸

穆穆和 總總攢攢貌 逞逞往即 閭閭虛貌 軫軫念貌 攸攸

洄洄流貌 懔懔行安貌 鬱鬱不樂貌 躑躑持貌 縹縹舉貌

沾沾輕移貌 喋喋言口能 墨墨不得意貌 卒卒促貌 惛惛不辨貌

稊稊有風貌 脛脛直貌 踰踰自媚貌 彌彌甚貌 洞洞屬屬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小心言 嘿嘿口無言貌 斐斐遲遲貌 佔佔衣貌 森森

衆多言 言言敬貌 油油敬貌 咄咄驚美貌 斤斤察貌 穆穆

穆穆敬貌 恹恹無能貌 肫肫懇至貌 淵淵靜貌 浩浩廣大貌 乾乾

便便辨能貌 詛詛詭詐貌 誣誣誣誣貌 肅肅翼翼貌 蹢蹢

也 靡靡和 衍衍愉愉貌 兢兢戒貌 戰戰恐貌 蹢蹢

也 晏晏溫溫貌 饌饌危貌 惴惴危懼貌 番番矯矯

矯矯勇貌 孀孀婦貌 桓桓烈烈貌 洸洸武貌 屹屹

屹屹同 誦誦濟濟貌 堂堂堂堂貌 姪姪或或貌 屹屹

申申容貌 悠悠自得貌 洋洋充滿貌 薨薨壯壯貌 增增

增增皆衆多貌 仍仍登登貌 翹翹馮馮貌 總總傳傳貌 甫甫

任任集集貌 師師遠遠貌 嘽嘽淖淖貌 漣漣續續貌 紛紛

嘽嘽同 萋萋范范貌 莫莫莫莫貌 萋萋萋萋貌 莘莘莘莘貌 蒂蒂蒂蒂貌

萋萋茂貌 蔌蔌蔌蔌貌 闐闐彭彭貌 鏗鏘鏘鏘貌 駢駢駢駢貌 駢駢

駢駢肥貌 踴踴踴踴貌 越越越越貌 越越越越貌 冉冉冉冉貌 徠徠

儻儻行貌 趯趯跳貌 駉駉駉駉貌 駉駉駉駉貌 從從從從貌 踴踴

也 憧憧嬰嬰貌 拌拌拌拌貌 徧徧徧徧貌 營營營營貌 委委委委貌 佗佗美貌

嫿嫿好貌 諛諛諛諛貌 馥馥芬芬貌 醇醇醇醇貌 齡齡齡齡貌 菲菲菲菲貌 設設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五車第五

也 怵怵怵怵貌 惕惕惕惕貌 拳拳區區貌 欵欵愛貌 偈偈偈偈貌 格格舉貌

慝慝安貌 迹迹迹迹貌 屑屑不安貌 耿耿耿耿貌 遲遲遲遲貌

也 巖巖巖巖貌 轍轍轍轍貌 戢戢戢戢貌 兀兀兀兀貌 鬼鬼鬼鬼貌 岢岢岢岢貌

丕丕丕丕貌 簡簡簡簡貌 渾渾渾渾貌 汪汪汪汪貌 灝灝灝灝貌 詡詡詡詡貌 曠曠曠曠貌 坦坦

漫漫漫漫貌 蕩蕩蕩蕩貌 遼遼遼遼貌 遙遙遙遙貌 邈邈邈邈貌 眇眇眇眇貌 存存存存貌 萌萌

也 懋懋懋懋貌 模模模模貌 庸庸庸庸貌 惓惓惓惓貌 孜孜孜孜貌 汲汲汲汲貌 惶惶惶惶貌 催催

催催催催貌 赫赫赫赫貌 躍躍躍躍貌 駸駸駸駸貌 綽綽綽綽貌 爰爰爰爰貌 綏綏綏綏貌 緝緝

緝緝緝緝貌 執執執執貌 摶摶摶摶貌 嘔嘔嘔嘔貌 喻喻喻喻貌 嗚嗚嗚嗚貌 欣欣欣欣貌 款款款款貌 唏唏

唏唏唏唏貌 歌歌歌歌貌 喲喲喲喲貌 訥訥訥訥貌 啞啞啞啞貌 瞿瞿瞿瞿貌 休休休休貌 旭旭旭旭貌 旭旭

<p>諄諄貌也 藐藐貌也 濯濯貌也 捷捷貌也 奕奕貌也 皐皐貌也</p>	<p>之詭詭然也 之詭詭然也 之詭詭然也 之詭詭然也 之詭詭然也 之詭詭然也</p>	<p>隻隻音也 隻隻音也 隻隻音也 隻隻音也 隻隻音也 隻隻音也</p>	<p>登登和貌 登登和貌 登登和貌 登登和貌 登登和貌 登登和貌</p>	<p>駢駢和貌 駢駢和貌 駢駢和貌 駢駢和貌 駢駢和貌 駢駢和貌</p>	<p>得息燕燕貌 得息燕燕貌 得息燕燕貌 得息燕燕貌 得息燕燕貌 得息燕燕貌</p>	<p>長大粲粲貌 長大粲粲貌 長大粲粲貌 長大粲粲貌 長大粲粲貌 長大粲粲貌</p>	<p>嘒嘒聲也 嘒嘒聲也 嘒嘒聲也 嘒嘒聲也 嘒嘒聲也 嘒嘒聲也</p>	<p>項項貌也 項項貌也 項項貌也 項項貌也 項項貌也 項項貌也</p>	<p>秩秩貌也 秩秩貌也 秩秩貌也 秩秩貌也 秩秩貌也 秩秩貌也</p>	<p>央央貌也 央央貌也 央央貌也 央央貌也 央央貌也 央央貌也</p>	<p>也漢漢貌 也漢漢貌 也漢漢貌 也漢漢貌 也漢漢貌 也漢漢貌</p>	<p>罪罪貌也 罪罪貌也 罪罪貌也 罪罪貌也 罪罪貌也 罪罪貌也</p>	<p>樂樂貌也 樂樂貌也 樂樂貌也 樂樂貌也 樂樂貌也 樂樂貌也</p>	<p>欽欽貌也 欽欽貌也 欽欽貌也 欽欽貌也 欽欽貌也 欽欽貌也</p>	<p>鑿鑿貌也 鑿鑿貌也 鑿鑿貌也 鑿鑿貌也 鑿鑿貌也 鑿鑿貌也</p>	<p>滔滔貌也 滔滔貌也 滔滔貌也 滔滔貌也 滔滔貌也 滔滔貌也</p>
--	--	--	--	--	--	--	--	--	--	--	--	--	--	--	--	--

<p>芻芻貌也 芻芻貌也 芻芻貌也 芻芻貌也 芻芻貌也 芻芻貌也</p>	<p>於良田 於良田 於良田 於良田 於良田 於良田</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p>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 之之量</p>
--	--	--	--	--	--	--	--	--	--	--	--	--	--	--	--	--

席卷易丘累陵聚多塵沸雲擾亂機駭謹軼疾

雲謫波詭多魚頡鳥跢上危如象郊危安如覆

孟不可繼韓盧而責獲不可鑿齒之徒相與摩

牙而爭之喻殘食不絕如綫危從旄敦而度高

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小以肉餒虎何

使羊將狼皆不卻行求前背彊弩射潰癰易珍

蕭艾於重筒不以鼎扛車使馬守間任不稟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敗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

順而如决積水於千仞之谿順而如以礮投郊

五車難玉難三十五

虛不能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

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當預防可躋足待久不係

風搏景不可是猶薄冰當白日聚毛過猛火也

難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難猶捫虛縛

風煎湯覓雪不可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

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反相如千鈞之攻潰癰也

易猶飛鴻之有翼得如蛟龍得雲雨同如鴻毛

之遇順風大魚之縱巨壑同洪爐點雪易寸雲

點日無以蚊負山不勝得龍望蜀貪刻舟求劍

固膠柱鼓瑟同守株待兔愚投鼠忌器當顧不

吠之犬不捕之猫無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無可

十羊九牧多制築舍道旁議論多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勢疊牀架屋無用走韓盧而搏蹇兔

勢如破竹易臨渴掘井及不學步邯鄲難衆煦

漂山積多叢輕折軸同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

魚深逝驚知一簣障江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始

得輔車唇齒相倚鷦鷯一枝足偃鼠飲河不過

滿腹同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

柏生大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

先濡勢有坐井觀天小以管窺天同杯中蛇影

事涉首鼠兩端疑懼不一如以肉投餒虎無厭家累

千金坐不垂堂惜知愛其父折薪其子不克負荷

不揚湯止沸不知去火息薪臨淵羨魚不如退

而結網本善力猶緣木求魚得不可以隋珠彈雀

得失明珠暗投識者借秦為論借彼

五車霏玉卷之三十四

汪道昆伯玉父增訂
新都
吳昭明白玄父纂輯

古字便覽

平聲

同仝○中聿○崇宥○戎戰○芎營○莊洪○
叢藂○駮駮○聰聰○終并○冬奧各○鬆
鬆○松案○衝衝○庸膏○封里○凶矧○噤
噤○從从○烽羹○蜂蠶○壅壅○邦苗艷

五車霏玉

古字三

○移地地遙○垂坐○罷罷○窺闕○儀儀○
兒兒○彌弥○笮笮○夷尸○貌貌○奈齋
○鴟鴞○輝輝○遲遲○耆耆○梨梨○睢睢
○憂憂○眉眉○紕紕○之出○頤臣○思恩
○狸狸○苗苗○醫醫○輝輝○霏霏○叢叢
○崎崎○羈羈○居居○遽遽○畚畚○鋤鋤
○猪猪○雩雩○殊殊○驅驅○扶扶○麤麤
○膚膚○謨謨○臞臞○糊糊○菰菰○徒徒
○徂徂○殂殂○朽朽○蘇蘇○圖圖○尪尪

○奴攸○粗麓○妻妻○蹄蹄○輓輓○西西

○鹵○棲栖○圭圭○齋齋○携携○鞋鞋○蛙

○龜○埋埋○徘徘○徊徊○梅梅○頽頽○礎

○塤○苔苔○麤麤○胎胎○唇唇○姻姻○

茵茵○親親○呻呻○賓賓○蘋蘋○閭閭

○貧貧○彬彬○椿椿○春春○骨骨○旬旬○

麟麟○嬪嬪○焚焚○勳勳○熏熏○氛氛○

瓊瓊○欣欣○訢訢○醢醢○源源○原原○垣垣

○翻翻○萱萱○垣垣○昆昆○鵠鵠○禪禪

五車霏玉

古字三

○樽樽○尊尊○豚豚○村村○坤坤○跟跟○遵

○選選○門門○難難○飡飡○歡歡○權權○權權

○餽餽○瑛瑛○板板○艱艱○爛爛○羶羶○

蹢蹢○前前○笺笺○天夭○賢賢○賢賢○年

○眠眠○玼玼○遷遷○纏纏○綿綿○髯髯○

○沿沿○雕雕○僚僚○船船○堯堯○銷銷○

○椒椒○樵樵○窰窰○樵樵○皐皐○皐皐○

○嗽嗽○驟驟○韶韶○誇誇○韜韜○撾撾○

○曹曹○薑薑○螺螺○堂堂○家家○臧臧○

○差差○坑阬○疆壘○鶴雛○商齋○盟盟
○觥觥○平秀○駢梓○肴餽○鏤觥○袍褒
○條帽○梭栳○歌謠○蟆蟊○和酥○艦舫
○鴉鴉○嘗嘗○塢甌○床牀○倉全○岡岡
○氓氓○梁漆○炮魚○褒褒○訛譌○挈抄
○花萼○嗟羞○沙砂○鯨鯨○塲塲○香
○薔薔○驕驕○喪喪○桑桑○漿牀○量
○旌旌○嶸嶸○星壘○牢牢○濠濠○
遨遨○糟漕○呵訶○譁譁○襟袷○斜袞○

古字三十四

11

閭閻○偉廉○陳陳○糖棹○窓窓○凶窗○
光光○芡芡○萍萍○恒恒○成成○鄒鄒○靈靈
○侵侵○瓶餅○南峯○乘乘○粘粘○搜搜
○標標○樓樓○鹿鹿○姦姦○笏笏○澄澄
○尋尋○抽抽○鉗鉗○娘娘○蒸蒸○留留
○楠楠○求求○金金○丹丹○菱菱○酬酬
○貅貅○矛矛○砧砧○參參○三三○塩塩
○醎醎○醃醃○塋塋○仙仙○丘丘○
遊遊○薺薺○肢肢○平平○簷簷○

原缺第四葉

上聲

罌粟○果菓○盞杓○耕耘○李杵○警儆○
 洗洒○宇寓○杵杆○五五○陡陡○擺捍○
 寢寢○笏筍○擁羣○坂阪○璽璽○懣懣○
 甌甌○篠筱○疊疊○掃埽○俯頰○虎勦○
 沈郊○乃廼○冗冗○蠹蠹○縱縱○蜿蜒○
 臬臬○盞簾○齒𪔐○擾擾○廡廡○擣擣○
 磊磊○朶朶○蚓蚓○槩槩○浣浣○穽穽○
 展展○朽朽○勦勦○藕藕○早蚤○裸裸○

五車雲玉

古字

五

吻脰○兩罔罔○饒黷○嶺陁○剪翦○叟
 窵○飽餽○廩畝○藻藻○冢塚○啞啞○邇
 途○擎擎○吐洩○與弇○柳桺○矩槩○吼
 呌○體體○飲飲○紵纁○勇愚○訾訛○省
 省○以呂○牴牾○軟軟○刷丹○移豪○楮
 杓○袵袵○卯弗○爽爽○蒼藺○苾苾○藹
 藹○侃侃○寶琤○簫帚○恐恣○覩睹○稽
 諧○享享○雨冏○考攷○肘肘○頂顛○諧
 窘僇○肯肯○股肱○癢痒○攬手○藁稿

原缺第六葉

夫聲

送送○碍碍○願愿○錯錯○膳膳○嗣嗣○
 鳳鳳○飢飢○誼誼○霧霧○愧愧○袴袴○
 簪簪○睿睿○飼飼○屬屬○筋筋○最最○
 對對○簪簪○蠹蠹○蓋蓋○荆荆○
 制制○退退○退退○丐丐○燼燼○掛掛○
 禪禪○塊塊○粽粽○晉晉○智智○泮泮○
 預預○箭箭○驥驥○甕甕○蔣蔣○魁魁○
 冤冤○喟喟○芾芾○嗜嗜○樹樹○四四○
 五車弄玉
 古字卷五
 七
 三○細細○卉卉○裕裕○柰柰○誤誤○
 齧齧○閉閉○碎碎○筌筌○俊俊○沛沛○
 絆絆○拜拜○弁弁○黛黛○動動○舜舜○
 鏃鏃○鴈鴈○糴糴○瞬瞬○穗穗○麵麵○
 利利○照照○巷巷○覷覷○蕢蕢○論論○
 喻喻○膩膩○訴訴○翥翥○柰柰○孺孺○繪繪○
 禡禡○泝泝○壞壞○世世○焰焰○地地○
 沸沸○備備○萬萬○袋袋○棒棒○韻韻○
 韻○豎豎○院院○沌沌○妙妙○後後○醜醜○

襍○就就○潦潦○話話○陀陀○進進○創創○
 剝○斷斷○脛脛○淡澹○廟廟○繼繼○
 器器○柘柘○正正○況況○佇佇○磬磬○
 飪飪○艷艷○教教○漱漱○犒犒○燕燕○
 射射○蚌蚌○映映○塢塢○胃胃○皂皂○
 厭厭○厚厚○灑灑○贊贊○兕兕○競競○
 賄賄○岫岫○舵舵○塹塹○嵌嵌○濬濬○
 貴貴○愛愛○似似○是是○罪罪○貯貯○
 禍禍○蹠蹠○社社○唾唾○趁趁○筭筭○
 五車弄玉
 古字卷五
 八
 箕箕○迨迨○翰翰○下下○上上○善善○
 塢塢○幃幃○各各○坐坐○稚稚○脹脹○
 廬廬○柄柄○豸豸○瘦瘦○變變○敗敗○
 珥珥○電電○電電○至至○障障○祀祀○
 詠詠○蔭蔭○隋隋○巽巽○袖袖○芋芋○
 蘊蘊○俟俟○并并○憤憤○界界○荇荇○
 志志○耄耄○去去○唱唱○彈彈○淨淨○
 看看○暫暫○較較○貌貌○翅翅○夏夏○
 變變○億億○餉餉○夢夢○夢夢○傳傳○浸浸○

竊○醬醢○視眊○道衢○氣炆○吠
哦○慎春○視眊○竈全灶○婿壻○耀耀○
戰并○近芹○塾壘○段厦○部詭○信伯○
枝伎○宿個○蕙蕓○ ○藝蕓

入聲

禿禿○赤釜○糴余○僕僕○煦煦○筆筆○
甲甲○側仄○朔肺○席厠○厄厄○宅宅○
幘幘○逼逼○朴樸○葡葡○膝膝○榻榻○
朮朮○筴筴○髮頰○托攢○列列○籊籊○
脚脚○刻刪○藝炳○馘馘○速速○育毓○
逃逃○夙夙○栗栗○德惠○確確○濕濕○
一弋○彌彌○愜愜○揭揭○食食○哲哲○
詰○綽綽○柳柳○用用○漉漉○擲擲○菽
五車集
十
菽○得得○玃玃○澁澁○蹕蹕○曄曄○櫛
櫛○蝶蝶○活活○述述○劣劣○麤麤○却
卻○法法○迫迫○斛斛○厄厄○麓麓○躑
躑○蓄蓄○剔剔○觸觸○職職○岳岳○嶧
嶧○及及○蜜蜜○協協○鬱鬱○玉玉○
察察○疾疾○刷刷○穆穆○爵爵○滴滴○
索索○革革○昔昔○戮戮○鷓鷓○築築○
喫喫○躑躑○拭拭○卓卓○姪姪○則則
則○頰頰○緯緯○瞎瞎○殺殺○歿歿○淪

瀟○瑟瑟爽○恪恪客○豁豁○額額○絕絕
 鳥○鞫○塾塾○覲覲○鷓鷓○覓覓○磨磨
 璞○玢○帖帖○吸吸○蛭蛭○筏筏○曲曲
 縹○紕○約約○袂袂○宅宅○迹迹○蹟蹟○笛
 逐○汨汨○塞塞○脉脉○脉脉○睦睦○急
 怒○雪雪○屋屋○臺臺○鞞鞞○蹴蹴○楫楫○
 焚○臘臘○奪奪○別別○寂寂○盍盍○
 湊○咽咽○襪襪○鉄鉄○鉄鉄○郭郭○郭郭○鴨
 集集○集集○陟陟○即即○貉貉○貉貉○滅滅
 癸○掣掣○織織○鎧鎧○國國○國國○日日○
 役役○

五車霏玉三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吳昭明撰汪道昆增訂昭明始末未詳道昆字
 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明
 史文苑傳附見王世貞傳中是編於諸類書中掇
 拾殘剩割裂鉅釘又皆不著其出典蓋蒐園冊子
 之最陋者道昆尙未必至是疑坊刻託名也

修辭指南二十卷

〔明〕浦南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浦氏

五樂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修辭指南

二十卷》提要

原缺前半葉

大道潭思博洽蓋亦有年以
左腴漢雋書敘四書者其言
籍之粹而子史之英也迺彙而為
一家釐而為二十部使各以類相
從區別明分如指諸掌上自王公
貴人下至輿臺僕圉近自容貌語
言遠至宮室庾廡大自天地日月

小至羽毛昆蟲靡不該載執古可以御今循名可以責實因此可以識彼溫故可以知新後學之士得一覽焉則操觚染翰之間自免於駕空徇俗之病雖修咫尺之書亦足以取重於千里命之曰修辭指南舍是則貿貿焉莫知所之矣古稱胥臣爲多聞子產爲博物吾於浦先生亦云又慮篇次之多不免於散逸傳錄之久或至於脫遺乃以今年丁巳夏六月命工刻于家塾將與四方學者共之利物而不私同人而無我此其用心尤可嘉也至九月來訪余山中請序是書

余衰年病脾久廢筆研聞人之善又不覺懽然而樂道之
賜進士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致仕
安仁劉麟書時年八十有四

修辭指南目錄

第一卷

天文部

象緯類 凡八篇

歲時類 凡十一篇

災祥類 凡六篇

祭禱類 凡五篇

第二卷

地理部

邑里類 凡十七篇

山川類 凡十一篇

第三卷

人物部

親戚類 凡十三篇

君臣類 凡十篇

良賤類 凡十二篇

婦人類 凡四篇

往昔類 凡二篇

第四卷

宮室部

宮殿類 凡六篇

堂室類 凡九篇

旅寓類 凡四篇

第五卷

器用部

器皿類 凡六篇

舟車類 凡四篇

第六卷

音樂部 凡五篇

第七卷

軍旅部

兵戎類 凡五篇

戰陳類 凡六篇

盟要類 凡二篇

第八卷

草木部

蔬穀類 凡五篇

果木類 凡四篇

第九卷

鳥獸部

羽族類 凡四篇

毛羣類 凡六篇

魚龍類 凡五篇

第十卷

通用部

發語類 凡十一篇

雙字類 凡三篇

第十一卷上

人事部

賢否類 凡七篇

寵辱類 凡六篇

吉慶類 凡七篇

凶喪類 凡八篇

第十一卷下

人事部

交際類 凡三十一篇

動靜類 凡十三篇

第十二卷

制令部 凡五篇
不分類

第十三卷

職守部

設官類 凡六篇

共職類 凡十篇

第十四卷

刑法部

法制類 凡三篇

刑獄類 凡八篇

第十五卷

貨寶部 凡六篇
不分類

第十六卷

文學部 凡九篇
不分類

第十七卷

身體部

髮膚類 凡四篇

言語類 凡四篇

第十八卷

冠服部 凡五篇
不分類

第十九卷

酒食部

食品類 凡三篇

酒漿類 凡三篇

第二十卷

藝術部 凡四篇
不分類

凡二十部四十類三百二十六篇

修辭指南卷第一

皇明國子監勸學司刊

天文部

象緯類凡八篇

爾雅

四時

風雨

星名

左股

八風

漢雋

題蒼

書敘

天地日月

風雲雷雨

陰晴塵淖

穹蒼蒼天也

天形穹隆其色蒼蒼故名

春為蒼天

萬物蒼然生夏

為昊天

言氣

秋為昊天

萬物之凋落冬為上天

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右四時

南風謂之凱風

詩凱風自南

東風謂之谷風

詩習習谷風

北風謂之涼風

詩其涼風

西風謂之泰風

詩泰風有隧

焚輪謂之類

暴風從扶搖謂之焱

暴風從風與

火為庀

盛貌

迴風為飄

旋風

日出而風為暴

詩終風

且暴

風而雨土為霾

詩終風

陰而風為曠

詩終風

且暴

天氣下地不應曰霽

詩言蒙

地氣發天不應

曰霧霧謂之晦

言晦

蟬蛻謂之零

蟬蛻也

俗

名

為美人虹

江

蛻為挈

貳蛻蛻也

見離騷

東呼零

音考

疾雷為霆

雷之急激

雨

日為散雲

彩霞也

疾雷為霆

雷之急激

雨

寬為霄雪

詩如彼雨雪

先集維寬

寬

暴雨謂之

凍

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

雨

雨

淫謂

雨謂之霖

詩益之

久雨謂之淫

淫

謂

之霖

雨自三日

濟謂之霽

今南陽人呼雨

淫謂

右風雨

壽星角亢也

數起角亢列宿

天根氏也

角亢下

有根

天駟房也

四星謂之天駟

大辰房心尾

也

也

能星明者以為大火

謂之大辰

大火心也

在

為

析木謂之津

津

箕斗之間

漢津也

南斗

天漢

星紀斗牽牛也

牽牛斗者日月五星

之津梁

玄枵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顓頊之虛虛也

顓頊水德北陸虛也虛星之管室謂之定也凡正

作宮室皆以正姬背之口管室東壁也管室東壁

口因降婁奎婁也故名為滿大梁昴也西陸昴

昂西方之宿濁謂之畢掩兔之畢或呼為昧謂

之柳味朱鳥柳鶉火也鶉鳥名火北極謂之北

辰北極天之中河鼓謂之牽牛今荆楚人呼牽

也明星謂之君明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為彗星

為撓槍亦謂之君明奔星為約約流星

右星名

八風隱五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東方谷

方廣莫風西北不周風北平地尺隱九平地尺

如雨莊七夏四月夜中星雲物倍五凡分星隕

以驗災祥也隕石于宋五倍十六謂星隕化隕

霜不殺草倍三十一冬十一月霜微而重而不

能殺草所雨水冰記宋過節冰封着樹南風不

競襄十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仰膏雨襄

如百穀之仰膏雨焉雨過襄二十二雨過言蛇

乘龍襄二十八春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

蛇所乘火中昭三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大

雨電昭四春王正月大雨雹藏冰北陸而藏冰

而西陸朝麗凄風苦雨秋無苦雨六氣昭六陰

陽風雨辰不集于房昭十七房舍也日月不安其

舍則天事恒象又謂天不言而常日食不為災

昭二十一梓慎曰二至二分日食不為災日月

之分日夜等故曰同道二歲星淫於某失大也又

至長短極故曰相過日始有謫哀十一歲星淫於某失大也又

其日始有謫哀十一歲星淫於某失大也又

者畢哀十二冬十二月蝓仲尼曰丘聞之火○

得天不天天奉天去其疾天益其疾

天誘其衷天奪之鑒天奪之魄天假之

年天之所啓天之所置貪天之功唯

天所相附

右八風

顯賓戲師古曰顯顯天顯寄顯寄顯寄

顯寄顯寄顯寄顯寄顯寄顯寄顯寄顯寄

天文志孟康曰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

歲星又晉灼曰太歲在四仲月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月則歲行二宿二十八宿

三十四宿而周天

羽林天軍又虛危南有衆星

十八宿而周天

曰虛危營室陰陽始終之處際會權衡曰軒轅

之問恒多姦邪故設羽林天軍衛權衡曰軒轅

為權太

飛流又彗字飛流孟康曰暈適背穴抱

微為衡

飛流絕迹而去也

暈適背穴抱

耳又孟康曰背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也穴多

耳作鑄其形如手鉞也抱氣向日也耳形點黑

也如淳曰暈讀曰暉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

旁直對為耳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

蜺又如淳曰雄為重

長星文紀有長星出于

蜺為蜺或作虹蜺

長星東方文穎曰彗

長三星其占畧同然其形象小異彗星光芒短

其光四出蓬蓬字彗也彗星光芒長參如掃

彗星

彗長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五丈無常也

大法字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

招搖又離騷應劭曰風伯雨師

招搖斗柄星也

風伯雨師河東賦叱風

於西東

風又師古曰還風京房傳孟康曰

風疾行而衝突者也

屏翳大人賦應劭曰豐

風安渡猛師古曰衝

屏翳大人賦應劭曰豐

風疾行而衝突者也

屏翳大人賦應劭曰豐

隆又應劭曰豐隆

格澤又建格澤之修竿兮張

雷師之名也

格澤又建格澤之修竿兮張

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

旬始又李奇曰旬

而上銳故建此氣為長竿也

旬始又李奇曰旬

見北

黑雷又張揖曰黔雷黔嬴也天上

沉瀝又

斗旁

黑雷又張揖曰黔雷黔嬴也天上

沉瀝又

劭曰沉瀝北

列缺又服虔曰列

青燁王莽傳如

方夜半氣也

列缺又服虔曰列

青燁王莽傳如

青氣之光輝也又赤

提揚眉狼奮角提

燁又白燁又玄燁

提揚眉狼奮角提

攝提星揚眉揚其平角也張晏曰膏露鼂錯傳
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主盜起
甘露木介五行志木介指象杜業傳以指象為
不言但以景象閉陽縱陰董仲舒傳求雨開諸
指意告諭人也閉陽縱陰董仲舒傳求雨開諸
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蒙霜露沐風雨
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蒙霜露沐風雨
日蒙胃也天開地垠甘泉賦天開地垠
沐洗面也天開地垠
決亦開也

右顥蒼

天曰圓靈宋謝又曰大圓東晉補地曰柔祗宋

又曰方輿上日曰朱光張平又曰朱羲郭又

日陽靈左魏又曰曜靈廣雅日初出曰昕日說文

中曰亭午上落日曰頽陽謝宣日入處曰咸池

淮南又曰蒙汜楚辭日反光照東在上曰反景在

下曰便景文說日中烏曰踆烏淮南月曰望舒張

又靡夜光文月御曰纖阿東晉補月未成明

曰朏月名釋月朔見東方曰朏尚書大傳月晦見

西方曰朏上他列星曰恒星穀梁帝車舍星曰天

潢春秋文織女曰天媛南齊謝北斗九星曰九

魁第一星曰天樞第二星曰璇第三星曰璣第

四星曰權第五星曰衡第六星曰開陽第七星

曰搖光第一至第四星曰魁第五至第七星曰

標並春秋歲時日月星辰曰六物前五日月之

會曰辰上日月曰二紀固五星曰五緯上又曰

五部史曆日月星海曰四望前郊天地四方曰

六合又曰六幕前禮八方曰八埏封禪

右天地日月

風師曰箕伯風俗又曰飛廉上帝所清冷之風

曰雄風宋玉窮巷揚塵之風曰雌風上通曰大

塊噫氣莊子清而不及地二三尺曰君子風風俗

將雨至急風曰少男風管公將雨初來微風曰

少女風上三月風曰陽風金仲夏風曰黃雀風

周處風上衍京風功曰愈病析醒宋秋風曰商風

又曰素溫音潘薄雲曰鮮雲選舒行之雲曰泄

雲謝靈運將雨雲曰離畢之雲命雲之性曰友風

而于雨荀子霹靂曰疾雷郭璞雷聲曰軒如伐鼓又

曰轟若走徹晉李願雨師曰萍翳楚辭三日雨曰

愁霖選父雨曰霖瀝選六月大雨曰濯枝

子 178-398

雨風土記止雲罷曰霎霏文霜雪盛曰霜雪大

右風雲雷雨

重陰曰沉陰鬱決李天陰雨曰下潦上霧馬久

雨曰霖潦沿庭除曹小雨不止曰霧雨淫淫

雲遽散曰霍然四除王開晴曰雲氣四除康時

景曰天氣清和翟又曰景風澄廓鮑又曰清

陽升天揚塵埃曰埃壙班又曰埃霧鬱塞李又

曰埃風楚輕塵著物曰流塵劉塵埃中曰塵

盆中劉雨多泥濘曰天雨淖章汗於泥曰

漬淖荀

右陰晴塵淖

歲時類凡十一篇

爾雅

歲陽

月名

左腴

良月

漢雋

異時

書敘

歲時日月上

節令氣候上

星曆卜擇

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

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

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右歲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

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

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閭茂在亥曰大淵

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夏曰歲

取歲星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周曰年取禾一熟唐虞曰載

更始

右歲名

子 178—399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園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右月陽

正月為厥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臯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國語云至於十月為陽純陰用事故以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皆月之別名自義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

右月名

良月莊十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日中莊二十九凡物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分至中者日之長短與夜中分謂春分秋分啓閉至謂冬夏至啓謂立春立夏秋分秋分冬朝不及夕僖七公曰姑少待我對中宿至十四命汝三宿汝中宿至終朝僖二十七年文言不待三宿次宿即至終朝治兵於終朝而畢謂旦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言日至食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言日月運轉于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以為術之端首謂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為曆首日月之行又有遲速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

木修時指南卷一

五

五樂堂

而為日文九日衛不假寐宣二盛服將朝尚早假寐宣十二序當其夜一星終莫襄十五其莫晉荀釐至不及五稔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辰在申謂斗柄中而旦襄三十降婁奎婁其何日之有其何日之有昭四其藏水也深山窮之明月昭七齊燕平之月云疾日昭九辰在子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一昔期四為一昔之疾以已卯亡故以甲子為忌辛酉卷一癸亥哀十三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庚西勝饒渴而呼庚翌歲哀十六○有年桓三有有年僖二十三名在重耳使之年襄三十其而寢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又終縣老人曰臣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不復年昭元謂不知紀年四百有四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言以德為輕重而不以齒為先後也

右良月

異時食貨志師古曰間歲又師古曰間一月四十五日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之標終今兩粵傳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生平
季耳傳生平平生王章傳平生獄上呼因晚節
張耳傳父孝景晚節師末路鄒陽傳晚春秋富
田蚡傳父孝景晚節師末路鄒陽傳晚春秋富
古曰晚節猶未年也末路鄒陽傳晚春秋富
高五王傳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同年而語
勿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同年而語
過秦論比權量力瘴熱嚴助傳南方暑溫近夏
不可同年而語瘴熱嚴助傳南方暑溫近夏
幹分卦直日其法一爻主一日餘二十四日
反

右異時

十二年曰一紀尚書大傳十九年曰一章前漢二十五
年曰積紀左思魏積久曰累日為月經月

曰涉月夢終日曰昧旦永日左思歲末曰歲竟

紀又曰歲云夕矣陶淵明改月曰徙月弓月晦日

曰提月公羊又曰提日工蘇晉未曉曰角宿未旦

離騷候天曉曰遲明微曉曰際明義又曰通

昔莊疏欲明曉曰昧爽書初曉曰明發選上平

明曰質明禮將明曰朏明淮南日晚曰日昃原

反徒結又曰晚晚宋玉值晚曰會日且入病去旦

至晚曰窮日盡明選十日落曰曜靈西藏賦平

右歲月日時上

明旦曰旦日漢朱夜長曰遙昔選十夜深曰闌

夕選十兩日曰兼辰選十隻日曰畸日選十

曰盈旬詩月二日曰旁死魄書月三日曰哉

生明上十六日曰哉生魄上十六日後曰既生

魄上日到西南曰小遷淮南日已西曰大遷

暫曰食頃書又曰語頃左連日曰貫日士

經宿曰淹宿溫夜半曰夜參半潘岳日晷短曰

奔光馳曜之下賢在旦夕曰匪夕則旦上歎歲

月之速曰歲月驚邁東平又曰白日如馳歐陽

又曰徂年如流殺又曰時駛不可稽陶元

右歲月日時下

正月曰端月玉燭又曰孟陽梁元帝一日曰椒

花獻頌之時中宗又曰獻歲發春宋元日事曰

礫雞放爵宋書上元事曰泛粥祠膏續齊諧記

正月星望曰鶉火中詩二月曰陽氣胎養之時

恭三月曰日躔胃維顏延又曰月軌青陸上三

月末日青春受讞楚辭上巳事曰祓禊禊洛上

武下戴逵又曰周禊鄭祓上韓詩春時曰淑節

七賢論

元帝纂要春月曰嘉月十選春風曰柔風五選四月曰

朱明之期應休又曰景風扇物文選五月節候曰

蕤賓紀序魏文端午事曰浴蘭懸艾上戴禮五

日厭禳曰朱索赤符下續漢書六月曰季月煩

暑南史暑熱曰溽暑伊鬱選景盛暑曰隆暑

赫曦選十又曰歐暑左思又曰暑之燁燁皇父

伏日曰三伏之修景梁簡又曰閉日漢官仲夏

以後熱曰積陽衡選微熱曰薄暑三選仲夏日

長曰羲和弭節辭楚夏末曰闌暑二選伏後熱曰

三伏餘炎梁簡避暑往涼處曰入凌兢甘泉納

涼曰逐涼陳徐又曰追涼玉臺夏秋間曰炎涼

方改陸景夏之候曰融火晉吏夏寒曰伏陰羊公

右節令氣候上

七月曰白商素節七選九月曰風物淒緊上十秋

之候曰金素三選秋氣候曰西顛沈殤前郊祀

歌初秋涼曰凜秋暑退岳選又曰飛霜迎節上九又

曰高風送秋上重陽曰菊藥浮觴之日中宗九

日事曰佩蘭餌菊漢武秋晚曰杪秋三選秋冬

之交曰背秋涉冬七選秋寒曰勁秋選秋景物曰

月帳風帷湯惠十月曰上冬金十月朔曰吉月

之陽朔馬融十一月曰暢月今月十二月候曰窮陰

殺節選舞又曰急景彫年上又曰月窮于紀金

冬至曰升辰春秋又曰一陽換節李商臘日

辰曰魏辰晉丑上魏臺言議臘日曰嘉平王冬

日候曰淒厲明淵冬寒曰風嚴且苛四選冬晴暖

曰冬日灑暉唐張大寒曰隆冬烈寒新冬冬夜曰

冬夜肅清嵇康漸冬深曰嚴寒向隆書景冬溫

曰愆陽公羊節會曰四節之會曹植季月曰末垂岳

右節令氣候下

能占筭星辰曰善為星羅方曉星曆人曰明中

之士北進卜候人曰日者史傳通圖識曰內學後

技抽籤曰探札劉益占日時吉凶曰視日陳勝龜

卜之事曰問歉穰占熊虺劉禹信卜曰頗諱其

占後黨占候者曰候家康卜筭者曰術家唐方

揀日曰撰日唐裴卜好日曰簡元辰張平知星

曰能為星語王莽卜靈草曰瓊茅楚辭結草折竹

卜曰筮音專卜候自給曰賣卜自奉用反術家

曰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巢乙丁辛癸巳日曰

柔日馬甲庚丙壬戌日曰剛日上外事吉日曰

剛日禮內事吉日曰柔日上遭際曰遭某之卦

運谷永識書曰不占之書張衡傳父祖星學曰

曉家術李揀吉日曰差時擇日高唐風雨之候

曰鳥翔魚驗淮南堯時蓂莢曰曆草王融

右星曆卜擇

災祥類凡六篇

爾雅王樂堂

祥災

左腴

告饑

漢雋

精稜

書敘

祥瑞災異 豐凶斂散

春爲青陽氣青而夏爲朱明氣赤而秋爲白藏

氣白而冬爲玄英氣黑而四氣和謂之玉燭道

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此

四時之別號尸子四時和爲通正道平謂之景

皆以爲太平祥風子四時和爲通正道平謂之景

風所以致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莫不謂之醴泉

醴泉

穀不熟爲饑五穀蔬不熟爲饑凡草菜可食果

不熟爲荒果木仍饑爲荐連歲不熟左傳

右災

告饑隱六京師來告饑公爲之妖由人興莊十

龜長象四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

龜長象四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

龜長象四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

龜長象四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

龜長象四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

龜長象四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

龜長象四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

龜長象四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

右告饑

精侵日衡傳天人之際精侵有以相盪師古機

休辭肯向來

33

三、

祥趙王彭祖傳好古師古曰至逆釐楊雄傳逆鬼又高明之家鬼瞰嘉况石奮傳皇
賜也也儲社相如傳上帝垂恩儲社祀福又中外祀也
也祀安協氣又協氣開右谷永傳天所開右師倚也
異又倚異乎政事天幸霍去病傳軍亦有微幸
伍被傳不可以微幸師古託咎劉向傳託詭禍
曰微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託咎劉向傳託詭禍
武五子傳願詭禍為宿訛賈誼傳畜禍烈龍錯
福師古曰詭猶反也宿訛賈誼傳畜禍烈龍錯
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宿憂徐樂傳天下無宿
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宿憂徐樂傳天下無宿
亂階朱傳傳職為亂階師佔於死亡文紀或佔
古曰階者基之漸也佔於死亡文紀或佔

康曰貼音帖屋檐也如淳曰貼近也**嘉嚮**宣紀上帝嘉嚮海內承燭燿又神光燭**青祥**五行志李奇曰祥創既又創禍師古曰**不鄉**又以章不鄉師古曰言**嘉生**創懲義也志神降之嘉生師**熙事**禮樂志熙事備成師古曰嘉生謂衆瑞**熙事**曰福熙之事皆備成熙與禧**春祺**又如春之祺如**函蒙祉福**又函蒙祉師古曰言爲神所發故能包函**佻正**又佻正嘉蒙被祉福應誠而至有常期也**佻正**音弘以昌如淳曰佻讀**休嘉**碎隱師古曰碎隱盛意四**曼**日肇始也**休嘉**碎隱師古曰碎隱盛意四**曼**壽又德施大世曼壽**宴娛**又神來宴娛師古曰宴戲聽此樂**蕃釐**又媼神蕃釐師**博**禍食貨志也效音嬉**蕃釐**古曰釐福也**博**禍食貨志**五樂堂**

右精稂

修辭指要卷一

三

五樂堂

四時和曰玉燭氣和後西太平時曰清穆之世
蔡邕又曰貞期姜肱又曰天下密如寔崔寔甘露曰天
酒神異封禪事曰金泥玉檢之封應劭又曰盛王
令典孫嚴宋書升封禮意曰昭姓考瑞兄寬對策又曰

升中于天禮日食盡曰日有食之既羊公失火盛

曰風怒火盛鼓又曰濫炎妄起前五行志物燒

盡曰煬而為烟滿種麥不得曰宿麥不下後洪

水曰沈著陽雄以虛弭災曰末撥災異永谷瑞

星曰景星漢書瑞雲曰卿雲西京雜記風雨時曰祥

風甘雨固日不顯食曰陰食邕妖星曰攬捨義音

風雨為害曰風雨苗武書災祥曰穢祥妖孽新序

右祥瑞災異

歲大豐曰上歲史天又曰大有年羊公連歲熟曰

屢豐年詩歲粗熟曰僅有年羊公豐年帶約凶年

租曰補敗穀連年不登曰累凶年上凶年事多

曰歲札事叢劉禹凶年民流曰民物流遷陳炎

傷水旱曰無年唐李計人口筭斂曰頭會箕斂

餘用內藏物散人曰斥內帑皇甫一穀不升曰

歉韓詩外二穀不升曰饑上三穀不升曰饑上

四穀不升曰荒上五穀不升曰大侵上凶年不

輸稅曰歲惡不入前食書旱曰春種未下後光

大旱曰野無生稼春秋

右豐凶斂散

祭禱類凡五篇

爾雅

祭名

左腴

祝史

漢雋

禳祀

書敘

鬼神祠廟 祭享儀物

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禘新菜秋祭曰嘗嘗新

冬祭曰蒸進品祭天曰燔柴既祭積祭地曰瘞

瘞既祭埋祭山曰瘞縣或瘞或縣置之於山

祭川曰浮沈或浮或沈祭星曰布布散祭祭風

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祭狗是禴是禡禡師祭也

禴代類於上帝既禴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

禴禴於所征之地五年一禴又祭也祭之明日周

曰繹經曰壬商曰彤書曰高夏曰復所出

右祭名

祝史正辭桓六謂不虛稱血食莊六抑社稷實

之祭必薦有幣無牲莊謂二十八日食大水有幣無

類祈請歸昨曲沃歸昨于公神其吐之乎若晉

而巳歸昨曲沃歸昨于公神其吐之乎若晉

馨香神其明德以薦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十儂改祀命儂三十一請改祀命逾祀文二秋八

事于太廟即后世之祀也信嘗為罔執膳受

臣位應在下今居閭上祀也信嘗為罔執膳受

朕有執膳或受脈神之大節也無隱情無

愧辭隱情二十七夫子之家治言於鬼神無愧辭汜祭

裏二十八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

祭示有所先也祀祭遠散所祭不恭祀芳劍反

盛德必百世祀昭八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成徽福假靈昭三十二今我欲微福假靈也

不越望哀六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

禳祀藝文志禳祀天文彙鼓高紀祭蚩尤於

祝文移過于下國家諱曰祀之官天文檀武紀修

此祭祭天於大壇也臣黃曰此年初祭泰時於甘泉

月即祭天於大壇也臣黃曰此年初祭泰時於甘泉

云服虔曰解祠又古天子常以春解祠

類祠祠又類祠素一師古曰類祠宇又作渭陽五

古曰祠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祝宗又使先聖

之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

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師古曰祝

謂主祭之贊詞者宗伯及大宗也巫先又荆巫

列位尊卑師者非宗伯及大宗也覡又男曰覡

施先巫之屬師者非宗伯及大宗也覡又男曰覡

師古曰折曲也言方乾封又黃帝時封則天早

澤之形四曲折也言方乾封又黃帝時封則天早

歲不雨暴所封也嘗禾又四大家鴻岐吳嶽皆有

之土令乾也嘗禾又四大家鴻岐吳嶽皆有

陽亨又陽亨上帝鬼神師也權火又通權火如淳

日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

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

故以火為粉榆社又高祖禱豐粉榆社鄭氏公

社又令縣為公社族人炊又晉巫祠東君雲

師古曰猶官社也族人炊又晉巫祠東君雲

母之神也吹人吹古上吹中雷又祭中雷章昭曰

雷中神也吹人吹古上吹中雷又祭中雷章昭曰

馮夷命靈螭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跋骨蕭又
導川潦寫散平均無災害也構音携
勞蕭李奇曰骨勝間脂也勞來彫反
古以蕭炳脂合饗香也勞來彫反
明之象也祀先王于方明孟康曰方明者神
赤北黑上夔魘猶狂甘泉賦杳變魘而扶商
玄龍有角人面魘魘耗鬼獮狂亦巫咸又選
如龍也師古曰魘音魘獮疾事反巫咸又選
神巫之名成古八神又八神奔而警蹕今師古
秦神河東賦秦神下龍言蘇林曰秦文公時庭
夜奔入豐水化為牛走到南山梓柱中伐梓柱
笑曰走也今草頭是也故曰秦神鬼楚又神騰
笑及又才笑反叢祀謂草木之精者也祀神祠
也謂款祖如傳謂款天神文封禪霍去病傳封
於姑行師古曰謂告也款誠也封禪霍去病傳封
山人也師古曰謂告也款誠也封禪霍去病傳封
金人也師古曰謂告也款誠也封禪霍去病傳封
今之佛像是也偶人公孫賀傳埋偶人師古曰
偶人偶也夕牲祭丙吉傳至夕牲日師古曰未
也對也夕牲祭丙吉傳至夕牲日師古曰未
嘗鄉邑傳子孫奉嘗我不知祠燔瘞終軍傳奉
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燔祭地則燔祭地延燔瘞
也祭天則燔祭地則燔祭地延燔瘞終軍傳奉
日祝延年祝之青社武王以五色土為大社封
使長年也青社武王以五色土為大社封
方諸侯各以其方色上與禘祝枚乘傳作立皇
之宜以白茅歸以立社與禘祝枚乘傳作立皇
禮記月令祀於高禘帶林侯奴傳大音帶甸奴秋
高禘求子之神也此林侯奴傳大音帶甸奴秋

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
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
堅柳枝衆騎馳遠三樓武帝紀樓五月如淳曰
周延止此其遺法樓武帝紀樓五月如淳曰
嘗以立秋祭宗廟故有獵樓之祭也此日出被
獵還以祭宗廟故有獵樓之祭也此日出被
霸上孟康曰後除也今三月上巳左坐傳帝後
被禘也師古曰後除也今三月上巳左坐傳帝後
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膳岱序贊大夫膳岱
祀聖者也坐於左而並食膳岱序贊大夫膳岱
氏族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
廬亦陳也廬旅聲相近其義一耳
右禳祀
重作廟曰原前五求子之神曰禱武五祖禰廟
曰祠房遠謝祠具曰塞具塞後曹節專禳祈曰
禱神佞佛夢壓禳曰禳禱唐李壓崇之物曰挑
湯赭鞭王難曰逐疫之儺漢官男巫曰神士禮
五又曰覲上師巫求雨曰暴巫下檀弓祈雨求晴
太祝曰瑞祝獨私室淫祀曰房祀藥旱神曰女
魃害馬之神曰馬步通典注淫祀曰妓崇明
祈雨處曰雲場鍾離始封者廟曰世室公羊桃
符曰仙木寶典陰禍曰鬼責子
右鬼神祠廟
祭所用豕曰剛鬣禮用羊曰柔毛上用豚曰脂

肥上用雞曰翰音上用犬曰羹獻上用雉曰疏
 趾上用兔曰明視上用脯曰尹祭上用牛曰一
 元大武上用橐魚曰商祭上用鮮魚曰脰祭上
 用水曰清滌上用酒曰清酌上用黍曰薌合上
 用梁曰薌其上用稻曰嘉蔬上用鹽曰鹹鹺上
 用玉曰嘉玉上用幣曰量幣上用韭曰豐本上
 體完曰牲上色純曰犧上黍稷曰粢上粢在
 器曰盛上主祭之贊詞者曰祝前前一日晚
 點祭牲曰夕牲丙吉奠亡人曰漬酒上澆奠曰
 以酒酹地張送胙肉與人曰致福與某人穀早
 祭曰大雩黃郊社曰外祭祭統祭亡夫稱曰皇居
 靈帳曰總帳選祭申薄禮曰設雞酒薄祭
 徐招魂祭曰設虛祭飲泣淚後南食先祭曰每
 食輒弦歌而薦之王給祭費曰給祠具何將南
 郊曰將郊上玄楊齋肅曰澄心清魂上祭宗廟
 物曰縮鬯蕭艾溫祭物曰鞆俎儀禮

右祭享儀物

修辭指南卷第一

姑蘇吳曜
寫章袁刻

修辭指南卷第二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地理部

邑里類 凡十七篇

爾雅

九州

十數

八陵

九府

五方

四極

丘

野

厓岸

左腋

巖邑

漢雋

宇內

疆外

書敘

州郡地里上

州郡地里下

道途徑路

市井街衢

田畝種藝

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

河南曰豫州自南河

西曰雒州自西河

漢南曰荊州自漢南

江南

曰揚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代山至海蓋殷制

右九州

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晉有大陸今鉅鹿北秦有楊陁今在扶風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睢

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吳越之間有具區

齊有海隅今萊陽中牟縣燕有昭余今太

鄭有圃田今滎陽中牟縣周有焦

護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

右十數

東陵隄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

險鴈門是也即鴈門陵莫大於加陵今所在梁

莫大於渙梁梁水名墳莫大於河墳墳大

右八陵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醫無閭山名今在遼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名今在

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華山名今在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

右九府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狀似牛

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鸞色似青赤

邛邛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虛負而走其名

謂之蜃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名為蜃鼠前而

宜鼠後而兔前其類走則顛然則邛邛虛食之

今屬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

負其行土俗名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

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肩一孔一肩中有積首

蛇焉蛇頭蛇尾或曰今江東呼兩此四方中國

之異氣也

右五方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

祝栗謂之四極皆四方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

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戶在南西王母在東

極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九夷在東八

北戴斗極為空桐戴斗在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

日所入為太蒙即蒙也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

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然也

右四極

丘一成為敦丘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

成為陶丘今濟陰定陶再成銳上為融丘鐵頂

三成為峴嶺丘故以名山云如藥者藥丘形似

也或云藥謂如階者階丘水中小水潦所止泥

丘頂上汚方丘胡丘形四絕高為之京人力非

人為之丘地自水潦所還埒丘埒水繞環之上

正章丘澤中有丘都丘澤中當途梧丘道途

出其右而還之畫丘言為道途出其前戴丘道

出其所規畫

南途出其後昌丘道出水出其前消丘水出其

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

水過其如覆敦者敦丘敦孟邇邇沙丘旁行左

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麓丘詩云麓丘後高陵

丘偏高阿丘詩云陟宛中宛丘宛謂中丘背有

丘為負丘此解宛丘中央隆峻左澤定丘右陵

泰丘宋有太丘杜如畝畝丘丘有壘界如陵陵

丘見史記丘上有丘為宛丘如田畝陳有宛丘

今在陳晉有潛丘今在太原淮南有州黎丘

縣春秋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統者多以州縣宛管為河南潛敦為河北者案

此方稱天下之名丘恐此諸丘碍碍未足用當

但求詳其名號今者所在耳

右丘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

之林林外謂之坰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下

涇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

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可陸穀陂

者曰阪阪陲不平下者曰涇公羊傳曰一歲曰

今江東呼初耕
地反草為苗
易曰不
苗畚
二歲曰新田
詩曰于
三歲曰畚

右野

望厓酒而高岸
厓水邊酒謂深也視夷上酒下

不濬
厓上平坦而下水不發聲
限今江東呼為浦限

厓內為限外為限
限別厓表畢堂牆今終南山

邊若堂
重厓岸
兩厓累岸上許地填大防限

淚為厓
邊謂水窮濱汜通者
谷者激通於

右厓岸

李善注南卷十

巖邑
隱元制巖邑百雉又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侯伯之方
險也百里徑三百雉又收貳又收貳以為

也謂收鄭西鄙北畧地
畧者總攝巡行之義

畧之謂收鄭西鄙北畧地
畧者總攝巡行之義

啓土
莊二十八晉之啓達市九執所通之市地

墳
土言大開土宇還淳舊十五晉戎馬

旋也
不調故墮泥也小風聲文六樹之風聲謂因其

法土宜
由之使無失其土宜謂使民勝國凡勝國

滅之謂勝人無失其土宜
謂使民勝國凡勝國

云井無
不如捷之速
成五晉伯宗碎重人曰

土風
蓋謂其本土之風俗也遠淖成十六達

也邊鄙不聲
邊境安寧也謂郊保保八其外也

也保守
墊監謂雨水而泥濘也井堙木刊陳隆

也堙塞之有木則則除之則京陵又辨別也絕高曰

以爲冢
淳鹵又淳鹵境薄之地表疆潦有流潦

其計數
減偃豬又偃豬其受水多少原防又廣平

其租入
不方正不得限旱又限旱水厓下行沃

爲井田
故別作小町限旱又限旱水厓下行沃

美之沃
平奔中狹路之中也謂塞井夷竈又謂

軍中之井
夷辱在泥塗又使吾子辱

平軍中之井
夷辱在泥塗又使吾子辱

其入曰
公在壑九州之險興國昭四四嶽三

谷謂窟室也
九州之險興國昭四四嶽三

荆山之北
終南九州之險興國昭四四嶽三

冀之北
終南九州之險興國昭四四嶽三

昭之以
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封疆各南定分

天之復
當有岐畢昭九此周蒲姑商奄又此周之

故之月
有岐畢昭九此周蒲姑商奄又此周之

正復當
有岐畢昭九此周蒲姑商奄又此周之

巴濮楚
鄧又此周之肅慎燕毫北土也走集

謂險其
邊境之壁壘疆場日駭邊境不安也里

而裁
廣丈高倍高倍謂城郭里而裁廣丈

蔡城一
里壘厚閉塗閉塗不通外使石田十

一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隙地哀十二宋鄭
所用之石田不可耕種者
焉謂周田也

右巖邑

宇內古武紀嘉與宇內之士師縣隔山高紀帶河阻
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間道又從間道走軍師
諸侯相縣隔絕于里也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
行也湯沐邑又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
具棧道又棧道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
復音復上謂之角道又築角道屬河應劭曰恐
道故謂之復音復上謂之角道又築角道屬河應劭曰恐
巷縣道或縣道有壁夷曰道闔郡不武紀圖如街
地縣道或縣道有壁夷曰道闔郡不武紀圖如街
師古曰接壤又兩國內郡方正師古曰內郡賢良
閭通也客土又客土又客土又客土又客土又客土
制萬里師古曰方境又境又境又境又境又境又境
制萬里師古曰方境又境又境又境又境又境又境
近也新豐又新豐又新豐又新豐又新豐又新豐
以象豐徙豐民以萬區又得百里之國都街又
實之故號新豐以萬區又得百里之國都街又
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也六幕禮樂志紛
也又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六幕禮樂志紛
大漢師古曰六極又四極又四極又四極又四極
幕猶言六合也四極又四極又四極又四極又四極
鄰又包四隣師古曰路破又麗路破師古曰地比
志南陽漢中以各遠也北師古曰地比
此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北師古曰地比

卷之五

五樂堂

卷之五

五樂堂

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閭左又發閭左
謂安土也著直畧反又土著閭左又發閭左
日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更父有過及貧
賈人後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更父有過及貧
嘗有市籍者復入閭取新秦又徙父有過及貧
其左發之者復入閭取新秦又徙父有過及貧
秦中應陽北千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
南造陽北千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
日新從刑法志合從連衡師古曰秦國為
謂其從刑法志合從連衡師古曰秦國為
西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河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古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功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言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情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東漢也東提封又提封萬井師古曰秦國為
下所萌生故為下八區師古曰八區
氣所萌生故為下八區師古曰八區
八紘又八紘八紘八紘八紘八紘八紘
日四表四分五割又四分五割又四分五割
海之外四分五割又四分五割又四分五割
地淮南王傳按輿地圖蘇旁郡師古曰
郡警支郡龜錯傳載之意圖蘇旁郡師古曰
急支郡龜錯傳載之意圖蘇旁郡師古曰
宅支郡龜錯傳載之意圖蘇旁郡師古曰
易地又支郡龜錯傳載之意圖蘇旁郡師古曰
天下喉咽又支郡龜錯傳載之意圖蘇旁郡師古曰
以地服四通五達又支郡龜錯傳載之意圖蘇旁郡師古曰
規土連城師古曰天府張良傳天府之府言其
古曰規畫也天府張良傳天府之府言其

盧龍堆又喻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
東北向相似外蠻鄭吉傳北狄西戎南蠻然夷
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遐夷夷王褒傳遐屬國
故史傳又云百蠻也遐夷夷王褒傳遐屬國
病傳分處降者於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馬
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馬
義陳湯傳呼韓邪單于鄉風馳義裨王符右賢
裨王十餘人師古曰義乃慕義而來也義
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榆塞又案榆塞區脫武
脫捕得雲中口服虔曰區脫閼氏韓王傳使
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被邊又被邊雄邊
氏師古曰關氏向被邊又被邊雄邊
奴單于之妻也被邊又被邊雄邊
以財雄邊被邊又被邊雄邊
多財為邊被邊又被邊雄邊

國志云澤下流浹弱水西域傳條支有弱水
狀如倒流故曰瀛池弱水西域傳條支有弱水
毛之弱水鴻月弱水西域傳條支有弱水
域又東震日域弱水西域傳條支有弱水
悉生蔥故以名焉九戎反豎九戎
蔥嶺其山高上九戎反豎九戎

右疆外

京師曰神州都上魏又曰上京班固又曰皇邑靈
又曰輦轂下前元又曰帝宅後南又曰畿內曰畿服
劉禹又曰中甸長王元又曰內史前地中國曰諸
華後南公主所食湯沐邑曰國縣漢百藩鎮曰

鉅封杜州縣繁盛曰都會前地當要地曰據地
軸馮地膏腴曰膏亢柯好牧馬地曰廣川薦草
牧地峻絕曰斗絕在其中融寶圖經曰方志
相近州縣曰比縣旁州壤地卑濕曰卑薄後清
又曰下濕地下曰墟書禹中夏曰函夏褚白
江南地曰卑薄之域徐它處地曰客土漢屬郡
曰支郡之屬縣曰支縣上鴻溝曰官度遠小
處曰窮鄉遠井杜地濱江海曰吻海而派江下
賢州繁大曰劇州蔡過人州曰歷貴部韓輔郡
曰支輔斯府界曰赤縣之畿魏都稱本州曰州家
劉志監司曰督司李監司巡歷曰司宮行部寔
部下州郡曰部郡覽

右州郡地理上

西月曰宛洛選十東州曰東夏吳秦地形曰陰
燕陽魏戰國洛陽曰周南司馬齊地曰四齊前
行膠東膠西濟南齊也永興曰漢京西都下蔡
皆本齊地故曰四齊
曰穎尾左東明曰戶牖陳平韶州水土曰土穢水
煩皇父廬陵曰駢山貫江上江淮曰江介選十

鄆州曰須句錫懷州曰懷宮純桂府曰南垂
巴藥潭州曰卑濕貧國後長衢州曰太末王退之僂
鄭州曰鄭圃列子穀熟曰毫帝又曰穀城城
邠州曰芹川經寧州曰柞亭書慶州曰雞水
陝州曰茅津杜預號州曰鴻關經唐州曰蓼國
書漢穎昌曰曲洧左徐州曰西楚漢登州曰紫阜
齊地記齊州曰金輿述沂州曰鴉城左濟州曰
魚山經淄州曰甲山上兗州曰龜蒙詩南京曰
景毫左曹州曰左山左滑州曰桃城書漢毫州
日麥丘桓譚鄭州曰圃原左汴州曰逢澤公又
日汴臺述又曰羊湖上又曰沙海戰國太原
日大夏金絳州曰棗澗經潞州曰漳川金又曰
赤壤黃山魏上黨記下後華州曰桃塞左同州
日韓原古今湖州曰岵中吳興虔州曰梓潭南
記石州曰永石地邠州曰蓼水經永興曰
玄灞素澧金澤州曰舜澤上汾州曰漚澤呂氏
隰州曰紫川黃谷經代州曰仙都上五臺仙忻
州曰聖阜相州曰紫陌赤橋上水經下懷州曰

茲鄉經趙州曰栢亭水瀛州曰柏國漢渭州曰
艾亭上廣州曰蘭湖南越鄂州曰鸚洲輿地永
州曰蘭巖神境饒州曰梅池宋初山吉州曰茨
野安城撫州曰甘渚臨川泉州曰靈江輿地越
州二曰鏡水銅谿上輿地志台州曰丹洞真隱
定州曰鴻關晉澶州曰芻溪水河州曰榆城上
閩州曰西水益州台州二曰金庭玉堂許適蘭
州曰夷鎮周地房州曰粉水水建州曰將樂吳
江州曰雲湖金宣州曰牛渚書續漢荊州曰景洲
志吳澧州曰茹溪荆州壽州曰洞臺黃果州曰昆
州益州潭州曰昭潭湘州洋州曰龍亭梁州商
州曰武關史鄧州曰梅谿南雍襄州曰南峴荆
記隨州曰麗湖上利州曰金谿益州和州曰桐
浦水益州曰桐梁蜀都綿州曰銀水華陽瀘州
日錦山上揚州曰輿浦充州楚州曰射陂漢廬
州曰桐鄉漢光州曰蔣城左均州曰龍井水
右州郡地理下
行險道曰經履九折之道後漢地遠曰山川修

阻選又曰山河迥遠又曰川塗修曠

書問由何路曰何塗之從戰國開路通便曰至

今遂為常路山野僻路曰獸蹄鳥迹之道

假道曰寄徑於某戰國小路快曰小徑捷至

斜疾路曰蹊大道曰莊

豪堂中途曰陳上僻路曰綠山濱水

曰王程有限劉孝儀書

右道途徑路

市井道曰陸班固賣物鋪曰賈區

腥臭之肆外又曰刀俎之肆

過鮑肆市肆密曰連棟接屋

駢延如櫛登市人技曰談智於尺寸之間

移市曰徙廛宋傳亮市中物貨多曰山積星繁

左太市中所圖曰分毫之利成伯市人精黠曰

目語額瞬上專利市曰擁護貿易之利市教

舊市井地曰舊廛唐信谷市井繁曰列隧百重

蜀都鋪席彩飾曰華肆唐都下市曰都市

又曰京市王肅夜市曰夕市

鋪街徐陵象市中空地曰廛

市巷曰關市門曰閭

曰衢道五達曰康

朝滿夕虛禪裕小村店曰三家之墅

右市井街衢

田間道南北曰阡前食東西曰陌

渴鹵音麻田曰疇

農夫鹵莽曰淺闢庸種皇南織物不堪曰類絢

踈織上租賃所輸曰假稅後燒山林種水田曰

火耕流種杜展賦稅限曰闕其租賦

曰攤逃人之賦

崔出禾稈曰藁稅具曰紡織績紵練縵之具

吳語水春上屢欠租入曰數負其課

紅女仲舒紅田器曰鑄器

魏都種曰稼武光斂曰穡

松切畦界隔曰塍班固西京牛繩曰縻

蠶曰女兒搜神又曰龍精

再收蠶曰蠟秦族憫農曰田家作苦

右田畝種藝

山川類凡九篇

爾雅

釋山

釋水

水中

河曲

九河

左腴

黃泉

漢雋

河山

書敘

山林川澤 江海穀水

河南華山

華陰

河西嶽

吳嶽

河東岱

岱宗

河北恒

恒北

恒北

恒北

恒江南衡

衡山

山三襲

襲亦

再成英

兩山

相重

一

一

一

成坯

書曰至

山大而高

崧

今中

嵩高

山小

而

而

而

高岑

言岑

銳而高

峻

卑而大

扈

貌

小

而

而

衆歸

小山

岌大山

岌

高過

屬者

嶧

言駱

屬

屬

獨者蜀

孤獨

上正章

山上

宛中隆

山

春

岡

岡

岡

謂山

未及上

翠微

近上

山頂

冢

山

峯

者

屢

屢

峯頭

山如堂

者密

之

形似

堂

室

者

尸

子曰

松栢

防者盛

防

巒

山

墮

之

謂

山

形

長

狹

陳

山

狀

似

之

因

以

名

云

左右

有

山

宮

小

山

霍

君

宮

之

禮

記

曰

鮮

不

相

山

絕

連

山

中

多

小

石

磐

多

草

木

岵

無

草

木

岵

皆

見

泉

有

停

夏

有

水

冬

無

水

樂

有

泉

有

停

山

積

無

所

通

谿

所

所

戴

石

爲

祖

有

石

者

山

夾

水

澗

之

山

有

穴

爲

岫

謂

巖

山

西

日

朝陽

見

日

泰

山

爲

東

嶽

華

山

爲

嶽

即

天

柱

山

恒

山

爲

北

嶽

常

梁山

晉

望

也

晉

國

所

望

祭

者

今

右

釋

山

泉

一

見

一

否

爲

濊

有

貌

井

一

汧

水

冬

無

水

即

此

類

也

濊

泉

出

穴

出

友

出

也

從

旁

涇

關

流

穴

出

友

出

也

從

旁

涇

關

流

通

流離反入即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渾沙出今呼
 水中沙堆汧出不流自停成汧歸異出同流
 肥毛詩傳曰所出漢大山尾下今河東汾陰縣
 許潰亦如其相去數里而夾河中階上又
 復有漢源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
 為一漢種稻呼其本所出處為漢魁此是也尾猶
 也水醢曰厚水自河出為澮書曰澮濟為
 澮汶為澮洛為波漢為潛淮為澮江為
 沱書曰岷山導過為洵潁為沙汝為潰彼汝潰
 沱江東別為沱水決之澤為汧水決入澤中決
 復入為汧復還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為瀾
 瀾小波為瀾言蘊直波為徑有徑江有沱河有
 澮汝有潰此故上水別出澮水厓地水草交
 為湄詩曰居濟有深涉謂濟渡深則厲淺則揭
 揭者揭衣也謂褰裳也以衣涉水為厲謂繇膝以
 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繇自潛
 行為泳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汎汎揚舟比船諸
 縞維之縛繫也縞綏也縞天子造舟比船諸
 侯維舟四維連大夫方舟併兩士特舟單庶人乘

汧汧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
 曰澮注澮曰瀆此皆道水轉相灌逆流而上曰
 汧汧順流而下曰汧游皆見正絕流曰亂直橫
 于河亂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
 也
 右釋水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汧小汧曰
 坻人所為為渚所力
 右水中
 河出崑崙虛色白西北隅崑崙山下基也所渠并
 千七百一川色黃潛流地中汧沙壤所受百
 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公羊傳曰河曲流
 右河曲
 徒駭今在咸平縣太史今所在馬頰河勢上廣
 馬頰義所未聞胡蘇東莞縣今有胡蘇
 類覆而水中有狀如覆釜胡蘇蘇亭其義未詳簡
 水道易絜約絜鈞盤流盤桓也禹津隔以為津而
 右九河

武紀立后上祠于汾陰雕上蘇林曰雕音誰師
古曰雕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雕故以名云一
說汾水之上有地名郛與蔡同彼鄉人呼蔡
音如誰故轉而為雕字耳故漢舊儀云蔡上
石如至碑石師古曰九嶷又望祀虞舜十九
九峯其勢相瀕河成也廣西之都師古曰嶺
似故曰九嶷瀕河也廣西之都師古曰嶺
陽曲地理志陽曲應劭曰陽曲陸渾又為九
古曰言其地高陞而饒物產高腴又為九
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高腴又為九
之下肥曰腴崇藪實澤五行志不崇藪不實澤
故取論云崇藪實澤師古曰崇藪不實澤
之無水者負海又負海至北邊師古
實穴也負海又負海至北邊師古
衰城又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山陽
城衰初為反謂以草覆城上也

陰道師古志上自泰山陽從陰道下四瀆又四
諸侯師古曰江河南曰陽山北曰陰
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廊衍又止於廊衍
乎三輔謂山斗入師古曰斗絕也皇陸又河
版間為衍斗入師古曰斗絕也皇陸又河
古曰皇水地言潢洿師古曰潢洿停水也
水汎溢自皇及陸潢洿師古曰潢洿停水也
回趨門謂漕回遠師古曰潢洿停水也
垣之內內垣之疆易又斥穽果蔽殖於疆易
外也疆而緣反疆易張晏曰至此易生曰易
陜刑法志蜀國或曉無所農桑穀畜師
又除山川沈斥師古曰沈謂瀕山瀕山師古曰
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瀕山瀕山師古曰
瀕山猶言以陂山又陂山通道師古曰陂
山為邊界也陂山又陂山通道師古曰陂
山為邊界也陂山又陂山通道師古曰陂

五案掌

下瀨 又瀨下瀨師批嚴又批嚴雅師古曰批
崖批步臨坻又臨坻注壑師古曰坻謂水中隆
結反音跳沫又馳波跳沫師古曰言水金隄又上金
遲日金隄言水之湯谷又右以湯谷為界師古曰
隄塘堅如金也湯谷湯谷曰所出也許慎云熱
也如湯夷陸又散夷陸師古曰陸逆折逆折橫流
薛又九嶷巖薛師古曰截薛猶言決莽又過乎
望張揖曰山海經堯靖又陟西岳之曉晴師古
所謂大荒之野也山靖曰曉晴謂曉曉而晴
也晴士滲離曰澤滲離而下降師古盤紆弗鬱
耕反又其山則盤紆弗鬱壘又隱轉鬱壘郭璞曰壘
鬱郭璞曰弗音弗鬱壘壘不平貌師古曰壘音
五樂掌

律岬 又虛立岬郭璞律岬又隆崇律岬起
也岑峯又岑峯參差師古曰陂陀又罷池陂陀
音委陀音駝彭湃又洶涌彭湃師古曰彭
汨又潭弗交汨師古曰必漣又偏側必漣郭
汨去疾也汨于筆反必漣又必音筆師
古曰必漣激冽又轉騰激冽孟康曰激冽
相襍也激冽相激也師古曰激冽反滂潏
又滂鼻沅既郭璞曰滂音潏潏又潏潏賈陸師
旁鼻匹沅友皆水流聲貌潏潏又潏潏賈陸師
濟才弱反潏潏又潏潏混濁郭璞曰水微轉細
又什角反潏潏又潏潏混濁郭璞曰水微轉細
湓淦 又湓淦鼎沸郭璞曰湓淦鼎沸也
又汨意漂疾晉灼曰急華給反郭璞曰意
詩立反師古曰此二音皆通汨打筆反

灝灝

又瀾譙黃漆郭璞曰皆水無涯
際貌師古曰瀾音浩濊弋少反
淫嚮又允容注嚮張揖曰
水流疾谷**砰磅訇礧**又沈沈隱隱呼磅訇蓋師古曰研普水反磅普萌反
之間也
訇呼宏反礧口蓋反
皆水流鼓怒之聲也
胡賄**裊**又歲魄裊龐郭璞曰龐
反**狎豕**又陂池狎豕郭璞曰陂池旁嶺貌
又嗟峨喋喋師古
喋日喋音接喋音業**咆靡**又平原廣澤登降咆
也咆弋**壇曼**又案行壇曼師古曰壇曼寬
網反
又宛渾渾音等又象輿婉俚於西清**寂滲**又寂滲無聲
渾音靜禮樂志云徐徊又安翔徐徊郭**龍從**又
流安靜禮樂志云徐徊又安翔徐徊郭**龍從**又
從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
矜牙又矜呀豁閭郭

連山即天也。匈奴四隤山。項籍傳因四隤山。孟
叔呼天為祁連也。上游又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五嶺張
傳南有五嶺之戎。南康記曰太庾嶺一也。桂陽
騎田嶺二也。九真郡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
也。始安越介丘。虞曰介大也。丘山也。郊數公孫
城嶺五也。介丘。虞曰介大也。丘山也。郊數公孫
麟鳳在郊。數師古曰邑經川。龜錯傳經川丘阜
外謂之郊。澤無水曰數。經川。師古曰經川常流
之水。廟堦。古曰堦者內垣之外游地也。灑沈又
沈澹災師古曰灑分也。沈深也。言九淵。賈誼傳
分散其深。水以安其災。灑所宜及。九淵。賈誼傳
之神龍兮。師古曰九淵。六輔。兒寬傳奏開六輔
之旋馬。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師古曰非也
京兆志云寬奏穿六輔渠益溉鄭國旁高印之
溝。江志云寬奏穿六輔渠益溉鄭國旁高印之

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輔小渠以
六輔助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
尚有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
關內則輔渠靈軌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三
泉。賈山傳不徹三泉。師古曰江臯。又江臯河
地。枕江。嚴助傳北枕大江。波河。西域傳旁南山
也。波河。循流也。亭居。又其水亭居。濱海。石奮傳歷
波彼義反。亭居。冬夏不增減。濱海。山濱海師
古曰濱海者循。湮塞。又河水滔陸弗能湮塞。環
海。涯而行也。湮塞。師古曰湮填也。音因。環
隄。翟義傳愧里環隄。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
而渡。負郭。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壟上。陳勝傳轂
也。師古曰壟上謂。鳴中。日海中山曰鳴。鳴與島同
田中之高處。鳴中。日海中山曰鳴。鳴與島同

井眉陳邁傳居井之眉師古曰眉海瀕傳雋不疑
海瀕水噴師古曰水噴以絕商顏水維又久不反兮水
維水維水之門又為石門多張水門如淳曰金城
湯池金通傳皆為金城湯池不為害也
守城自統曰晏嶮塞於嶮塞又入鮮水北句廉上服
亡虜師古曰山峭句廉又入鮮水北句廉上服
而夾水者曰山峭句廉又入鮮水北句廉上服
廉謂水者曰山峭句廉又入鮮水北句廉上服
而有廉謂水者曰山峭句廉又入鮮水北句廉上服
又居霸陵北也臨服度曰臨其上也李奇曰
霸陵山北也臨服度曰臨其上也李奇曰
侯陵山北也臨服度曰臨其上也李奇曰
侯陵山北也臨服度曰臨其上也李奇曰
相此可以北與胡地朝夕之池牧乘傳不如朝
吳以海池也朝環城古曰環繞也環音患薄城入
今軍皆薄城下反城五莽傳索盧恢等舉兵反
師古曰薄城下反城五莽傳索盧恢等舉兵反
反音庭空張其孔穴也西域傳謂孔道亦此意
吃臨諸侯王表臨河洛之間應劭曰吃者狹
音江潭反音因江潭而淮記蘇林被山帶河
傳秦地曰斗辛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絕也
中造陽地也辟讀曰解澤國澤國不生五穀
沮澤而鹹鹵

右河山
山頭曰嶺前溝山體曰石釋山足曰麓制主奇山
水曰交錯如繡夢澤曲曰臯水注川曰溪公
水注溪曰谷上水曲流曰穆流雄蘆蒿曰緯蕭
莊碣曰隆竭寶磨物細石曰密石榮土隴高起
曰龍斷孟子山林曰崇山幽林固崖壁曰丹崖
青壁嵇康列子山椒澤曰衡臯芝田洛林曰清林
山頂曰山椒選謝靈運詩澤無水曰藪選吳
草木俱生曰薄上兩山間曰岬上有穴曰岫
上山無草木曰童上山林奇處曰欲界之仙都
陶弘景答山水曰碧水丹山江淹自序傳家廟碑石
曰麗牲之石白居易
交山林川澤
海狀曰蕩雲沃日木海神曰海若經山海大波神
曰陽侯傳物水神曰馮夷賦洛神水伯曰天吳海
經河伯曰川后洛神濤神曰靈胥博物志洛神曰
宓妃淮南子河江淮濟曰四瀆穆天子傳水之大曰浮
天載地郭氏玄書河伯居曰龍堂楚御溝曰王

渠何武大橋曰虹梁都賦橋曰梁釋名河鏢之用曰

宵浮晝沈文斗門之用曰時其鍾洩高知水利

曰習溉灌事新又曰曉水脈前溉水涸曰厥廢

又曰厥淤劉塞河竹章緝曰莢前業江河

入食曰蔬蘇治河語曰考量隱括訓獨木橋

曰權廣浮橋曰舟梁詩

右江海衆水

修辭指南卷第二

吳羅寫

以上原缺

曾王父母之王妣為外曾王母

母為舅母之從父舅弟為從舅

母從母之男子為從母舅弟其

姊妹

仁母黨

而外舅妻之母為外姑謂

是姑之子為甥舅

妹之夫為甥四人

同出為姨同出

子謂之婦

婦孫女子子

如後生為婦

此即其義也

猶今言新長

婦是也

為如婦先後或

婦稱夫之父曰

君舅君姑沒則

庶母為少姑夫之

弟為叔夫之姑

也妹是子之妻為婦

子子之夫為婿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父之

黨為宗族母心之黨為兄弟婦之父母婿之

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婿相謂為亞

同門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

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

舅先姑國語曰吾謂夫之

為兄公語之轉耳夫之

今謂夫之

今謂夫之

今謂夫之

今謂夫之

今謂夫之

今謂夫之

皆謂婚姻嬪婦也書曰嬪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右婚姻

元妃隱元惠公元妃孟子元大繼室又孟子卒

子逆女來逆女逆迎也誣其祖隱八陳鍼子送

夫婦誣其祖受室相六今以君命受匹嫡相

入並后匹嫡亂之母弟莊八僖公之母以其族

行族去適他國以避禍又云盡室內子四以叔

室其子勞復室其子謂以

女妻外妹成十一嫁其外妹於施伉儷又已不

伉儷而亡之伉敵也姨子襄二十移姜之姨

貴介弟貴介弟也介大也淫而不父其為君也

淫而不父謂蔡侯通委禽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委禽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允宗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允宗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允宗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允宗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允宗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允宗昭元鄭徐吾犯之妹

右元妃

五百六

修辭指歸

六

王

五

修辭指南卷三

44

五樂堂

身又今皇后累重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敢
妻子家無炊火武五子傳趙氏無炊火言絕祀也折而
不殊又骨肉之親折而不殊侍兒盜私盜侍兒
文穎曰傳婢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莊席之
婢也事一讀傳曰里母談說之士也里婦又傳臣
附謂近幸也里母謂通傳里母非
與里之諸連昏王商傳大將軍鳳連昏者楊家
母相善連昏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楊家
之婚房燕霍后傳房燕內顧楊僕傳夫期內顧
親也房燕寵后傳皆阿對食趙后傳中宮史曹
禁內意言宜禁內對食趙后傳中宮史曹
對食應劭曰宮人自孕重宮人傳宮人傳
相與為夫婦名對食孕重宮人傳
也墮落也就館班婕妤傳張美人賢知其母
也墮落也就館班婕妤傳張美人賢知其母
年傳東海莫不賢知其臧獲司馬遷傳臧獲婢
毋師古曰稱其賢智也臧獲司馬遷傳臧獲
言云海岱之間罵蒼頭廬兒鮑宣傳蒼頭廬兒
奴曰臧罵婢曰獲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孟康曰
漢名奴為蒼頭猶言黔首也諸給殿中免奴
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乎為廬兒免奴霍
傳取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監奴又傳光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監奴又傳光
奴馮子都師古曰監奴奴產子陳勝傳徒人奴
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奴產子陳勝傳徒人奴
今人曰家桀黠奴貨殖傳桀黠童騎張敞傳出
生奴也桀黠奴酒家保藥布傳為酒家保
古曰童騎以僅奴酒家保藥布傳為酒家保
為騎而自從也酒家保藥布傳為酒家保
也苗裔表繼體臯祖反駁或臯祖於分
苗裔表繼體臯祖反駁或臯祖於分

右支屬

父母兄弟妻子曰六戚呂氏春秋自高祖及孫曰五

宗袁紹祖母之樂曰含飴弄孫後紀家長曰家丈

人柯書尊婦人曰某大家某氏王臺後上其夫姓下某身姓

兄曰伯氏詩又曰妯元結弟曰仲氏詩兄弟親

曰禦侮之親唐張又曰同產淳于同祖兄弟曰

從父母弟劉賈同曾祖曰從祖昆弟前燕姪

貧者曰南阮阮籍富者曰北阮上姪曰猶子檀弓長

子曰冢嗣後姜又曰元子書次子曰次息姜賢

子曰寧馨兒晉王自稱子曰糞土息說又曰賤

息史籍正室嫡子曰門子禮庶出子曰支子詩

自謙子曰子材下莽仲叔曰亞詩衆子弟曰

旅上養子曰乞巧攜養紹子不肖曰家之棄子

後史呼人弟曰淑弟魏文前家子曰先母之子

青衛養過房曰乞子疎屬劉向同母異父弟曰外弟

左兄弟和曰季有兄心後兄弟不和曰鬩牆之

怨書集又曰不令詩索析居曰求分異修弟不

順曰有不悌之傲袁家政曰壺政林不能治家

曰失為家主之法襄陽記遠房曰疏屬田又曰

末屬劉向隨母男曰假子獻帝

右宗族服屬上

正嫡曰寡妻前五妻曰邑君梁初娶之妻曰元

配韓愈再娶曰次配上夫德曰和而義左妻德曰

柔而正上指稱妻曰是家後紀畏妻曰牽於帷

牆之制鄒陽書人妻言曰其偶曰外婦稱夫親曰

夫氏之黨申屠妯娌相謂曰宗婦劉長又曰姒

娣前郊小叔曰叔郎陽又曰小郎晉小姑曰女

姪冠又曰女叔上婦德曰事舅姑唐列

又曰以道匡夫問又曰聽而婉左婦之職曰供

饌饌之役朱書集婦稱姑曰大家孟列稱婦姑

曰姑慈婦聽左夫婦職內外曰以經二物左婦

稱夫曰所天安事夫禮曰繼笄而朝公婦之

事曰中饋酒食之事袁又曰女工絲枲之業

恩親盡漸疏曰戚單禮下庶出子曰無外家符

右宗族服屬下

父曰大人范又曰嚴君周親母曰因母儀拜親

曰寧慶之晨陳父德曰慈而教左家訓曰庭誥

之母訓曰慈令子之職曰孝而箴左奉親

厚曰崇養上供甘旨曰甘毳之食新又曰夕膳

晨羞東哲補奉養不豐曰菽水之薄平劉又曰常

採拾以爲養江又曰觀謁溫清杜牧又曰溫清奉

引之暇柳子厚自供親食曰旦暮自上食陳餘又曰

身執饋饌後清又曰供朝夕之膳岳藩無以養曰

就養勤匱顏延之又曰上虧溫養齊王融爲親

養仕曰毛子捧檄之喜陶潛別親父曰父離

定省吳孫登母恩曰推燥居濕之勤孝經援仰祿

以養曰爲親屈也劉晚方識父曰不早知爲大

人遺體霍去

右父母奉養

妻家曰外舍鄧好親家曰嘉姻安仁懷親家曰

姻家蔡邕同門壻曰僚姻唐列女壻曰倩淳于壻

甚恭曰有子壻禮陳妹壻曰媚公壻等親曰子

壻婚屬李固待壻薄曰以常壻畜之桓姊夫曰女

兄之夫唐列女諸姑姊妹之夫曰外宗周禮是姑

表曰與某中外屬夢舅之子曰內兄弟米姑之

子曰外兄弟上又曰與某爲姨昆弟上與之是

親曰有屬王莽又曰有連火粵又曰有葦葭之故

莽又曰有瓜葛之屬謝承

右親戚瓜葛

嫁人曰執箕箒於某氏班昭某婦人謂嫁曰歸

詩棟壻曰擇對梁年及嫁曰當及事韓文嫁女與

人曰女之梁女得賢壻曰乘龍楚國先女皆未

嫁曰並未有行簡文嫁先於姊曰先行袁先

定候年嫁曰待年後曹媒人曰媒嫗退已定婚

曰問吉以通劉孝將成禮曰請期有日上見舅

之禮曰棗栗爲贄公見姑之禮曰服脯爲贄上

交杯禮曰合卺而醕禮戒將嫁女事曰結帨施

壻上皇甫謚嫁女物曰裝送資鮑宣下財曰

內聘前西房資多曰遣送甚豐書集慶人嫁女

曰榮有嫁遣李義貧女嫁裝曰踈裳布被戴又

曰竹筥木履秀人棄夫別嫁曰爲請決嫁某

後夫姓再嫁曰媾易又曰踐二庭唐列女求嗣不

得曰萬方終無子

前孝惠張后

離妻曰折釵斷帶

書集

王被離婦曰放黜之婦上

右婚姻媒妁

生產平善曰慶育

稟措

懷男未臥曰男方在身

后未臥曰未乳

前刑法

孕出月曰孕過期

臨月曰至大期時

呂不韋

遺腹生男曰今生矣男

也左婦人曾產曰嘗字

永谷

廣求嗣曰兼採宜子

之人

季固

自乳子曰母自乳養上母卑曰所生庶

賤

吳孫

養母曰假母

恩曰阿乳之恩

李固

乳多曰湏流

右產乳保育

婢妾曰嬌媛侍兒

官論

妾上僭曰衣服禮秩如

均左

父之婢曰父傳

王商

奴婢曰僮御

獲

晉仲連

衆妾曰與嬖

梁平

多妾

曰後房多曠積之女

寒賤可制指者

杜牧

不親事曰皆取成於婢僕

總

論

姬人之職曰執巾櫛振席席外

承顏色

後論

又曰侍巾屣之末

約

沈

不再娶意曰

不開勝路

公羊

婢之職曰典炊爨

薰幹

李義山

允婢多曰增無用之口

私屬

王莽

婢使曰女僮

君臣類

凡十篇

侍史官婢曰奚

左腹

乃老

漢雋

稱制

三宮

書敘

天子命令

繼承紹襲

后妃嬪御

宗室戚里

官職名事上

官職名事下

乃老

石碣

三桓公立乃老言曰官曰御

諸侯有口

御

大闢城門九校尉之官

國撫軍

從曰

撫軍古之制也

孤寡不

殺皆

藐諸孤

侯以謙

稱

藐諸孤

弟及朝

衆謂

在朝之臣

胡者

胡者

胡者

侯以謙

稱

藐諸孤

弟及朝

衆謂

在朝之臣

胡者

胡者

胡者

侯以謙

稱

藐諸孤

老刑臣傳二十四行者甚衆豈也問官守天子勤王出奔曰蒙塵業夾輔公相成王爲左輔成王言周公太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也行行李也東道主也人也衆列之尹蓋宮衛之官近也良史也長三吏也累臣也聖臣也官外也職也勝矣也司馬也昭元也也也後也日寡也實也婚也右乃老也稱制也陳也在也

殿閣下閣下也與帝也獨也都也漢也火也絕也行也牽也道也之也又也辟也父也古也安也霍也官也指也謂也行也遷也日也而也相也八也

欲清塵也又言清者尊貴之意而起塵也
昭夏又繼昭
反昭明也警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夏大也警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儀注皇帝警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稱警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傳警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公孫弘傳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古曰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之業已成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分閭位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日此比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為閭位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龔遂傳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師古曰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息清光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也清光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末光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道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精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恩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集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漸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明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所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而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柄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喻也主統桴蹇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師古

湛恩讀曰沈沈恩也龐洪師古曰湛恩惠
帝紘紘恢皇綱神器王命論神器有命劉德
王賞罰屈起又未見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竊
之柄也屈起又未見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竊
鈇表按竊鈇之言師古曰鈇起也屈起者以爲威用
鈇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
謂私竊隱藏之耳
右稱制
三宮王嘉傳貢獻三宮師古曰太上皇高紀今
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皇極尊之稱也皇公
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事故不言帝公
主又天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
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師
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
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主者主其婚也亦
曰主其婚也姬文紀母曰薄姬師古曰姬者本
人主其婚也姬文紀母曰薄姬師古曰姬者本
稱姬焉中宮哀紀食邑如中宮師古曰兩宮五
志兩宮親屬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也
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八妾又夫人八妾師
正嫡一人餘者諸姬前王傳諸姬生趙幽王
妾也故曰八妾者諸姬前王傳諸姬生趙幽王
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
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
子外戚傳有美人八人八子七子長使五官
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健仔充依又至武帝
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
娥俗華充依冬有爵位師古曰俗俗猶奕奕也便
也仔美稱也嫺娥皆美貌也俗俗猶奕奕也便

習之意也徒行言充昭儀又元帝加昭儀之號
後庭而依秩序也
隆重無消保林又無消共石娛靈保林良使夜
也言無所不聚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諸主無
傳宮無永信中安長信信傳昭儀帝太后中安宮
成帝所長信宮太叔房中
以椒和泥塗壁東朝灌大椒房東朝名皇后所居也
宮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曰東朝東朝名皇后所居也
風以配太主東方朔傳帝姑椒風董賢傳為昭儀
主良娣武太子傳納史良娣韋昭之女故曰寶太
三等第
音第

右三宮

羣僚命羣僚郡長高紀懷王以沛公為場郡長
長中執法又御史中執法晉灼曰主吏又蕭何為
日主吏舍人又御史中執法晉灼曰主吏又蕭何為
功曹也亭長又為亭長亭長亭長亭長亭長亭長
之守尉又請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
館別將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
別將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守尉
後改列侯列侯列侯列侯列侯列侯列侯列侯
者見序列也

與中謁者又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如淳曰
謁者後常以事人為之餐錢奉邑又賜餐錢奉
諸官如中者多關人也餐錢奉邑又賜餐錢奉
亦作食食所食也餐錢奉邑又賜餐錢奉
中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尚尚尚尚尚
席尚食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尚尚尚尚尚
中郎又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
律詭都吏今三輔景紀三輔舉都吏文紀道都吏
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舉都吏文紀道都吏
內史稻田使者昭紀稻田使者昭紀稻田使者
稅入故吏又謂故吏將屯田使者昭紀稻田
也

宣紀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師古曰
制秩二千石者一歲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
二十石成數言之故曰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
戊巳校尉師古曰陳湯橋發戊巳校尉師古曰
治處裁有甲乙等說戊巳校尉師古曰戊巳
尉故為任官也一說戊巳校尉師古曰戊巳
中故曰戊巳也散騎又散騎師古曰散騎
皆為副馬一散騎又散騎師古曰散騎
日騎近也散騎又散騎師古曰散騎
師古曰散騎又散騎師古曰散騎
近事官司馬中者師古曰散騎
大夫王崇為安成侯應劭曰從官諸吏
法

子而仕諸侯故**斗食**又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謂之左官也
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徹侯**又一十徹侯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爵位上通**關內侯**又爵十九關內侯師古曰言於天子
上造又爵二上造師古曰造博士又秦官掌通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
百石員**公乘**又八公乘師古曰言中黃門又師數頗多
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閤尹**欽傳閤尹之官師在黃門之內給事者
尹正**尸臣**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相室**志易地
相室師古曰相室猶**大誰**又故公車大誰卒易言相國謂宰相也
常之人云姓**陞者**又殿中郎吏陞者皆闕焉師名是誰也
古曰陞者謂執兵列於陞側

子 178-434

舒傳置伯落長以收司倣佐又司隸遣假佐奉
 佐取內郡善史四千石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
 書佐給諸府也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千官嚴
 古曰郡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千官嚴
 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千官嚴
 傳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假吏蘇建傳假吏常
 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假吏蘇建傳假吏常
 吏猶言新將嚴延年傳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假
 兼吏也輦郎劉向傳以父任為輦郎服虔中朝劉
 武事輦郎劉向傳以父任為輦郎服虔中朝劉
 也輦郎劉向傳以父任為輦郎服虔中朝劉
 傳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六
 司馬相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
 朝丞相以下至上府右職貢禹傳郡國擇便巧
 六百石為外朝上府右職貢禹傳郡國擇便巧
 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二府又今二府奏
 府所謂屬之府右職高職也二府如淳曰二府
 丞相御賊捕掾張敞傳敞使賊捕掾繁舜有所
 丞也史也朱雲傳賤人圖柄臣師九列恤我九列
 也柄臣朱雲傳賤人圖柄臣師九列恤我九列
 師古曰九列牧相成許后傳漢制牧相執持之
 者卿之位也蕭望之傳署小苑東門侯師直符史
 王相門侯古曰門侯主候時而開閉也直符史
 也王相門侯古曰門侯主候時而開閉也直符史
 王尊傳直符史詰閣下師古曰宰士翟方進傳
 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吏也宰士翟方進傳
 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師古曰謂丞相掾史
 為宰二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戶
 將蓋寬饒傳行郎中戶將特將又師古曰特
 使將法從師古曰從法駕者也
 右羣僚

天子曰天辟前漢五又曰天家蔡邕又曰元后

御寶曰御璽紀始皇帝位曰神寶紀後后帝神器

曰龜鼎後論天子車服百物曰乘輿獨御座曰

禁座後循御帷曰緹帷王融緹帝生時瑞曰玄

鳥赤龍詩上列女傳下又曰繞星貫月上詩含神

天子冠曰加元服紀後天子車曰屬御班固東大

駕所御曰鳳凰車漢圖御路曰清道年顏延駕出

曰鳴鐘傳鼓於某辛地名先除治幸處曰靜室

楊天子出入曰出輦入輦上某所靜鞭曰蹕年顏延駕

前占風鳥曰相風晉天子私行曰燕出嘉王又曰

細行數出蜀譙私行車服曰婿出之具永谷頌帝

儉曰禹菲舜癯後主帝勤政曰盱食晏寢詩文選

御父大治灑仙毫劉夢帝母垂簾曰雲簾張嘉

內降曰出內之命後論君臣歡讌曰凱讌訪任詔

制曰咫尺制年顏延又曰寶書慮從又曰絲言謝

又曰尺一之制後李不封詔表曰露布上寫拜

相制曰書贊前趙詔理對事曰詔下有司處正

擢任左右曰左智右莊史書曰惇史顏延

擢任左右曰左智右莊史書曰惇史顏延

又曰玉牒金丹張景陽

右天子命令

太子曰世子禮又曰儲后王融又曰儲嫡後又

曰副君六又曰皇儲陳徐伯太子宮曰儲禁

又曰鶴禁金又曰青宮方邦神太子旌輅曰

鸞旌象輅上徐廣東宮須太子輦曰銅輦齊正

皇孫車曰綠車丁太子宮門曰銅扇書稱太子

孝曰有古世子之風光太子暇豫曰監撫餘

閑大太子職曰嘗藥省膳上禮下太子學曰

春誦夏絃禮又曰問杜禮荀晉杜夷又曰鄭書

劉易鄭寬太子門戟曰雞戟張敞晉東太子儀

物曰黃麾東宮故太子初拜儀物曰眊幢上不

敢斥太子曰敢告闔寺王褒太聖君后曰神明

之後左太子妃印曰金璽宋書太子納妃物曰

龍枕鴨燈張敞晉東太子納妃車曰四望車上

太子事曰承天序漢成賢太子曰元良禮頌太

子曰天姿玉裕陸士

右繼承紹襲

天子之配曰后白虎通又曰女君魏書郭太后曰

天后晉后后宮曰樹屋後后又曰璿宮拾遺記后

殿曰蘭殿漢武后房閣曰蘭房椒閣梁元后齋

曰瑤齋張華后后屋曰金屋漢武帝母生祥曰

夢月感星上上下下后族曰椒房之親第五倫后

家曰椒房之家魏志后親蠶所駕馬曰駉馬魏漢

故后妃親桑處曰桑壇晉議后親絲蠶處曰織室

后生時梓曰黃氣玄雲上易坤靈圖下后讓

詞曰假充女君之盛魏郭又曰不在榮盛之事

魏書後后妃曰並后書閣分曰房掖陳蕃內夫人曰中

人後論內人有職任者曰內職南史所出內人病

房曰暴室漢志宮人多曰填委掖庭梁武入

宮掖曰登宸漢沈約六嬪御之榮曰奉日月之

華上妃嬪被冊曰恭承禮命隋江嬪妃事曰弼

佐王風上后飼蠶禮曰三灑古今輿

右妃后嬪御

公主曰貴主晉書又曰天姬唐公主又曰寵主魏

忠公主德曰七德四行簡文臨安尚主曰天姻

宋江尚主表數讓駙馬曰副馬後魯恭注又曰帝壻馬援天子

親屬曰宗室肺附劉又曰肺附枝葉之屬楊震皇

親曰皇戚選近屬皇親曰近蕃之尊光武宗室

作藩曰戚藩曹植稱宗室曰宗老杜牧賢宗室曰天

枝之英歐陽又曰宗室之雋程方宗室之分曰

惟得自娛於宮內吳孫遠屬宗室曰皇諸孫杜牧

又曰帝室之胄孔國戚曰姻臣沈下太宗後曰

太支韓愈服盡宗室曰無屬之臣杜牧

右宗室戚里

三公曰司冢思玄又曰三事崔又曰中鉉王元

又曰台室月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司蔡二僕射

六尚書曰八座續漢尚書令司隸中丞曰三獨

坐應劭樞密之職曰本位柄袁使相曰槐嶽

之位後百司徒職曰迫於典司後逸留守曰留

事魏志內翰曰內相陸贄又曰天子私人李肇東

宮官曰儲案宋制侍講職曰勸講惟惟侍

講自稱曰充在講勸之末尚書文昌貴臣文粹

掌吏選謙曰無顯才之功裴頠中令事曰鳳

池雞樹上伯下郭侍中職曰掌壺負璽上孔
業下環中丞職曰簪白筆魏畧中丞曰南司江
御史裏行曰合口椒御史臺記監察御史曰開口椒
侍御史曰脆梨上由御史遷貲外曰甘子上御
史曰冷峭唐伺察官曰白鷺後魏作史官曰直
太史筆裴延掌御寶官曰儲吏左思魏孤卿大
夫曰左九棘獨斷公侯伯子男曰右九棘上太僕
職曰奉轡侍警上夏侯嬰京尹職曰挈項檢御
李主司文籍曰司籍固秘書監事曰芸閣蓬觀
金又曰蘭臺麟閣上魚魏畧下祭酒職曰鎮軌
顏兢王洵都水官職曰允釐水政荀綽百宗政
職曰司宗掌族上揚雄司農職曰司金掌帛
續漢書大卿曰冢卿左次卿曰介卿上少卿曰
亞卿韓郎官位曰哀烏位漢天文志尚書郎事曰
懷香握蘭應左右司郎曰都公唐祠部曰水廳
唐度支事曰金穀權運之務杜牧當漕計職曰當
食者紀始皇又曰漕轉史記漢又曰綰牢籠漕輓
之職杜牧大理長曰廷理說苑奉使曰一使之任

使臣曰星使蜀副使曰備使左單使曰使一
箇公能奉使曰使表馬採方言使曰輶軒之使
風俗使事曰執圭持斧上禮記使星曰天節
欲小而明奉使曰登車攬轡范使者所志曰澄
清天下之志上使自謙曰得充下使蜀陳使及
竟禮曰張旛誓謁關人儀禮使事曰移關謁
候上儀禮牧官之長曰牧正上
右官職名事上
藩守之命曰苴茅分符後官稱太守曰千里之
帥劉又曰一州之表上又曰尊臨千里等五作
守曰懸太守之章杜牧又曰典城臨民張太守之
土曰一圻左屢作守曰屢紆邦紱謝玄藩郡守
曰化行九藩李又曰名都之主選二通判曰倅
李商又曰半刺亮又曰監州梁侯又曰為州治
中韓倅之職曰關掌郡事張試策官曰第策官
韋表太子中舍曰太舍韓州從事曰百石
之吏朱又曰幕吏杜牧幕官位曰賓位韓作職官
曰參畫幕金縣令土曰土不過一同左令之職

曰宣王化書漢初改令曰小冠儀漢初為令歲滿更制曰大冠上都曹曰首掾劉禹又曰州主簿金賢都曹曰一府之望世說司理曰決曹蕭又曰後曹上司法曰墨曹典通主簿之司曰綱紀宋傳又曰管轄之司尉職曰一命寸錄金巡尉職曰將盜是務去左久在州縣曰數忝徒勞之職此史州縣官曰鄉官部吏左監酒稅職曰推筦之任劉巡馬遍舖曰督郵戴主鑄錢官曰鍾官王管官錢曰園府之職選掌百工曰工尹左監門曰為某門監者魏元掌漏官曰壺郎陸武人曰以鞍馬騎射為官公孫作小官曰取一班一級韋表作官人數曰列在官牒者某人李某若財利官曰汲利之官賢小官曰末班潘又曰末秩周寢穴賤官曰廝役之吏鄭掌樂官曰樂正禮進納作官曰以貲為某相如又曰入財為官前內貴曰官卿後漢王府內貴曰中傳清內貴職曰司宮左又曰給事殿省後漢百官曰群司周左右掖垣曰要重之司權得官禁近

曰禁絕蘇貴達官曰兼官重崔又曰重金兼紫呂又曰要官華使劉又曰重侯累將崔又曰華要劉重又曰清塗華轍王又曰雄職蓋在館閣曰執事秘館蔡久為侍從曰綢繆軒陞上侍從事曰持橐筆張安士大夫曰薦紳司馬作邊任曰受戎任傳省曹繁處曰顯曹韓左右司職曰會府藁委之任杜鹽鐵職曰推筦之務上侍中謙語曰久汚玉堂之署李秘書丞職任曰近日月王肅使者多曰使驛係道柳公備貢曰充負位袁右官職名事下良賤類凡十二篇左腴義士漢雋國士蒸庶書敘家世閥閱老耄衰弱幼稚童壯

師徒傳授 賓客交友 技術雜藝

胥史色役 奴僕皂隸 稱呼名謂

釋道流語

義士 桓二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甲首桓六

三百言被甲二毛二毛謂頭黑白有二色者

紀綱之僕僖二十四秦伯送衛侯于羈洩又臣負

君巡于天下羈馬絡輿人僖二十八聽輿人

圍養牛曰牧養馬曰圉於是乎君子文元君

乎君子此子也才屬諸子曰此子也才世濟

其美文十八八元八愷此十六夫已氏又齊公

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非夫又所不此報者

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也非夫也言非丈

地三雋才宣十五鄧舒有三雋執斷執鉞孟成二

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鉞織紵皆索客成十七閉

百人執紼梓人執鉞織紵皆索客成十七閉

備姦人索音色奸軌又臣聞亂在外朱儒襄四

也謂人謂不輕用人也神主襄十八棄如人

主神主淺之為丈夫襄十九宣子出曰吾淺之

皂牧襄二十一其大皂牧與馬其小者衣裳

等之人皂與隸僕債襄二十七僕債於野博物

君子昭元晉侯問于重賄之言三老昭三公聚

飯謂上壽中壽下壽里旅又政煩里旅謂下隣

壽皆八十以上者里旅又政煩里旅謂下隣

諺云非宅是卜唯隣是又弱一箇卒晏子曰姜

將弱矣而嬌將始昌又介特昭十四收介特遺

直又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庸次比耦昭十

用也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庸次比耦昭十

相從耦耕遺愛昭二十子產卒仲尼聞不

昭二十八今子少不揚于若不成丈夫哀十一

無言吾幾失子矣謂貌不矜不乘何以使人

是謂我不乘又天若不識不乘何以使人迹人

成丈夫也下國秉善也謂不善之人

哀十四述人來告曰逢澤有涉人哀十五非君

介廉焉述人主述禽獸者涉人與涉人之過

也涉人謂優狡哀二十五公使優狡

度舟之人優狡盟李彌本註俳優也

右義士

國士韓信傳國士無雙此即孟豎儒高紀豎儒

仲父重客又開令臣相與語多自稱臣曰卑下

仲父重客又開令臣相與語多自稱臣曰卑下

與言自稱僕也卿子冠軍軍文穎曰卿子冠

曰惡少年謂壽人律歷志壽人子家人郊祀志
無賴子弟也時師古曰家人謂廢人之家也樂布
傳為家人時師古曰猶言編戶之人也家人又
言僮隸乎五行志夷伯季氏之子也師三老五
更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師古曰鄭玄說
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
邕以為更鴻生鉅儒校獵賦鴻生鉅儒翰林主
當作史人子墨客卿長揚賦籍翰林以為主循吏循吏
古曰循順也上順為客卿以風循吏循吏
公法下順人情也烏夷子皮夷子皮師古曰自
號夷者言若盛酒之子皮多所容受而可公
卷懷與時張弛也烏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者
子又宛孔氏有游間公子之名師古曰公子者
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
若今言素封又富人無封土而享有左右又以
諸師古曰謂不斥言使南公項籍傳南公服侯
者故但云其左右也南公項籍傳南公服侯
人嬖臣又申陽張耳嬖臣也父師敘傳是所望
也曰齒為諸父尊宗英叙贊河間賈堅其將屠
古如師故曰父尊宗英叙贊河間賈堅其將屠
者子贊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倉海君又
人志無遠大譬猶僮堅故曰賈堅倉海君又
見倉海若師古曰鯢生又鯢生說我服宗臣參
蓋當時賢者之號鯢生又鯢生說我服宗臣參
傳贊為一代之宗師古曰豪史又居縣為豪史
日言為後世之所尊仰也豪史又居縣為豪史
豪長兩雄鄒食其傳兩里中子又沛公麾下騎
也子豪張耳傳非信臣韓信傳使其信臣師王
子人豪人豪也信臣韓信傳使其信臣師王

孫又哀王孫而進食蘇林僕又陛下擢羹頤侯
曰元王孫言如公子也僕又陛下擢羹頤侯
楚元王傳封其子信為羹頤侯師古曰羹頤侯
古曰頤音夷言其母夷羹頤也羹頤侯師古曰羹
安用腐儒言無所用也腐儒不芻蕘薪之人也
者謂腐儒言無所用也腐儒不芻蕘薪之人也
子謂腐儒言無所用也腐儒不芻蕘薪之人也
之謂腐儒言無所用也腐儒不芻蕘薪之人也
灌夫傳與長孺共一禿翁服虔曰禿翁言禿石
無官位版緩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石
人又且帝寧能為不死也邪伍中籍趙之伍中師
古曰伍鄧先龜錯傳公卿言鄧先籍趙之伍中師
猶列也鄧先龜錯傳公卿言鄧先籍趙之伍中師
博徒愛盜博戲之徒也弄臣弄臣弄臣弄臣
鼎士鄧陽傳武力鼎士師古承學董仲舒傳留
臣師古曰言轉承師揖客汲黯傳大將糞土臣
說而學之蓋謙辭也揖客汲黯傳大將糞土臣
東方朔傳糞土若曹又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
愚臣忘生糞土若曹又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
都養主給煮炊者為弟子都師古曰都凡衆也養
炊也養婦除之隸形為馬遷傳今已虧牛馬走
代向反馬刀鋸之餘又奈何令刀鋸之寔人子
史云牛馬刀鋸之餘又奈何令刀鋸之寔人子
走謙稱也刀鋸之餘又奈何令刀鋸之寔人子
人子師古曰寔貧也隸臣武五子傳問之隸
少從張騫傳其少從卒進孰於天子師古曰隸
年而從使也君侯劉屈氂傳君侯長何憂平師
從材用反君侯劉屈氂傳君侯長何憂平師
相也寶臣雄俊之寶臣也殘人又許商被病殘

庸保表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賣功氓隸子虛
贈氓也保可安信也皆傭作者也氓隸子虛
隸亡隸過秦論亡隸之人如淳遐萌長陽賦
之不五民地理志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
妄復歸故有五齊民食貨志齊民如淳曰齊等也
方之民也齊民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
平民教民又邑亡教民帥古末民又官富實而
矣曰末謂工浮食奇民又浮食奇民欲自占又無
商之業也浮食奇民又浮食奇民自占又無
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黔首文藝
受其財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
志愚黔首師古曰秦謂黔首又生為黔首師古
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黔首又生為黔首師古
隸可哀占數叙傳占數于長安師古曰占度也
感也占數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
之贍羸喪敬傳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
反也賣庸藥布傳賣名數石奮傳無名數者四十
籍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品庶
耶誼傳品懷生相如傳懷生之編列又編列之
庶每生編戶又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息耗舒傳
編戶也編戶又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息耗舒傳
察天下之息耗師古誼俗韓延壽傳人人問以
曰息生也耗虛也誼俗韓延壽傳人人問以
曰誼俗謂閭里歌民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
誼政教善惡也民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
之黎元谷永傳天下黎黎烝又覺寤庸作匡衡
貌黎元元咸安家樂業黎烝又覺寤庸作匡衡
貧庸作冗食序贊避水它郡烝在所冗食之
供資用冗食文穎曰冗散也散稟食使生活

不古著戶懷民又保此懷民師古
給役使也

右蒸庶

名家曰名門右族北柳又曰華宗功任又曰聞家後馬

名人後曰清人賢胄之子第之沈亞勢家曰强

宗右姓後郭又曰世臣門子替御之族後蔡又曰寵

門大家沈下貴胄曰皆累世名貴人紀始皇盛族

曰冠族唐李功臣後曰功臣苗緒榮上世曾得

封曰侯封之家史前世襲曰傳龜襲紫陰累世

曰奕世楊謂人有家世曰某有地溫晉王貴家子

孫曰生長脂腴卓董祖先為吏曰世吏子孫趙廣

自謙家世曰宗門衰薄登張又曰族姓卑微書集

又曰家貧業寡宋于通得子孫繼嗣曰傳於來

體後宦子孫盡曰靡有子遺耗矣班史功臣無

如長曰無家適左昭繼祖宗官曰嗣宗職上專

守家業曰敢有二事上

右家世閱閱

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老而謙曰無耆耆之德

老而無道義人曰陳人莊子齒落曰齟然而

墮矣外傳老而任子曰歸爾以事玄漸老曰年力

頹侵宋書又曰年邁齒載選二老於人曰年先

矣莊子人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愈七十曰耆文說

八十曰耄上九十曰耄上又曰鮐背名釋又曰鯢

齒上又曰黃耆上又曰眉壽上百年曰期頤禮記

髮白曰鬢變選十盡老年曰盡齒崔白頭曰華

顛蔡又曰華顛胡老上老貴官狀曰綬紫鬚白

謂百歲人曰千無一焉七列子老不遇自言曰賤

與老相守選十老病辭扶見曰位未及扶林年

老有壯容曰面有光澤似未某者王真某老不

衰曰趨拜強駛趙景老健曰矍鑠哉是翁也援馬自

言老曰犬馬齒殲又作殲年過若干曰年殊若

千梁老年曰垂沒之年楊婦人老曰容貌改前

欽杜

右老耄衰弱

尚小曰始免緼綈申屠又曰年在孩乳漢虞又

曰在孺後紀又曰勝帶選十稍長曰漸免于孩陶

傳幼時曰始在鬢髻周童幼子曰倭子後蜀后

賦作小兒在妳曰絕乳士稱尚少子曰未能

負薪禮士稱長子曰能耕矣上大夫稱子曰能

從樂人之事上大夫稱幼子曰未能正於樂人

尚少曰君之齒未也左年少曰在紈綺之歲

梁張謂諸王之幼曰冲齠上七歲之戲曰竹馬

之戲王元五歲之戲曰鳩車之樂上冠而字之

曰昭告爾字禮冠後生曰方富於年七年長曰居

一日長伯道自小曰從綰髮以來對北幼而謹

重曰不好戲弄公涉

右幼穉童壯

呼師席曰絳帳馬融又曰董帳仲舒同師學曰同門

儒聚徒曰開門受徒儒林門徒名籍曰錄牒李

不講書曰倚席不講儒林久授業曰久次董仲舒終

其所學曰卒業楚元學生講假曰學徒取告秋

出就學曰行學不在姜詩學徒多曰著錄至

其人後漢應往請教曰攝齊受教家又曰冀承

請誨趙集講時曰大都授時進功課不逮曰

不滿程限劉祐求教謙辭曰闇於自見選二相

師傳曰遍相師祖運靈尚家學曰以家法教授儒後

林俟教曰敬滌耳以聽上能講服制曰善說履

服夏侯問義狀曰橫經捧手謝承書舊學廢曰

宿素衰落鄭稱師學曰儒宗學府後主授江

右師徒傳授

父之賓友曰父客張子之賓友曰子客上官陪

賢士曰與君子禮大戴多賢友曰多長者之游游

呼益友曰爭友李經能相終始曰金石之交蘇長

者相交曰降德忘年陳師知沈謝長者曰齒義

懸絕上慎交游曰門無雜賓吳書深相知曰奇

情雙亮陶淵明深交曰莫逆唐陽責望友人曰

有望於斷金張傾蓋相知曰定交一面伯袁彥又

曰相見如雅識唐宗好客曰奉祿盡於賓饗華

書崔極待士曰苦身待士第五結友曰與英俊

並游枚同姓友曰宗黨選十賓客多曰賓客奔

湊馬又曰門常接轂章萬又曰賓客填集後郎貴

與賤客車曰輜駟紫轂斥無益客曰罷遣常

客後漢私往還無益人曰私客前漢朋黨曰鉤黨

客後漢勉與之交曰陽浮道與之後漢客棄去曰賓

客後漢益落莊因勢相交曰進由勢合上非密友

曰疎客後漢私昵之友曰狎徒劉向烈

右賓客交友

作巧成器曰工前漢技藝之妙曰國工後漢作幻

術人曰眩人後漢相撲曰角抵李作瓦匠曰搏

埴之工考工治車匠曰攻木之工上治玉匠曰

刮摩之工上造箭人曰箭某萬章某鑄作曰鼓

鑄後百會水人曰没人莊又曰水工張築毬曰

躡鞠霍去病畫匠曰畫人白機關曰施關設

機張平鐫刻曰鐫荀勗學鑲能幻術人曰化人

列子會水曰能驚沒列子造食人曰饕人潘不

曾習曰不素肄曹植造玉人曰追師歐陽弄蛇

曰狸人上隱於磨鏡人曰負荷先生列仙

右技術雜藝

鄉司手分曰鄉部吏司樊理欠司曰典負者上

戶長或鄉司曰田部廉者戶長曰鄉亭部吏後

又曰鄉吏貢主收稅人曰鄉佐周進泰官

曰邸吏李德起於吏曰以史吏一介之材杜隸

後於人曰皆人隸也周老姦吏曰宿猾皇酷

吏曰虎冠之吏後漢使令不勞曰目指氣使真

用有過人曰甚於凡吏賞由公人曰柄移於胥

吏之手劉禹所由之類曰街卒范左右曰左側

武五門子魁曰門長紀武門子曰戶將楊市長

曰市令叔急足曰駛步唐又曰捷步在後

槽曰圍人莊庖人曰胞人東方配軍曰墨者前

法當所役徒曰正徒前胥之職曰曹任第子

公平吏曰無害吏南諸曹走吏曰鳧鴈後魏

禮院人曰祝宗十吏之徒杜牧本驛子曰傳吏

上治厠人曰塗厠之刑人讓樂官曰顓玩之臣

杜掌刻漏人曰銅史梁陸

右胥吏色役

家僕曰家吏吳僕從曰陪僕賈奴僕曰厮臺

奴曰藏角言奴子曰蒼頭李奴之監知家

務者曰監奴霍携持器之僕曰携僕善數僮曰

指若干史貨賤役人舍曰廝舍後看家人曰守

舍兒修楊親隨人曰舍中兒呼人僕使曰一介

之使應休艾草為房者曰廝公汲水漿者曰役

上養馬者曰廋上炊烹者曰養上槃謂僕使曰

皂牧與馬左又曰皂隸牧圉左奴曰平頭詩奴

僕廉直者曰有士風雄

右奴僕皂隸

呼知州曰明牧又曰州將又曰明使君

臺終又又曰明府後上又曰府君上知縣曰明

大夫史十又曰良大夫左又曰明廷張泛呼人

曰高明歌又曰仁君趙又曰秀彥杜又曰茂彥

又逐禽彥退又曰豪彥論呼兄行曰俊兄

成玄又曰哲兄陸呼大儒曰通人選八奇士曰

英人文子呼才人曰時哲選呼僕主曰長君

李又曰主君鵠呼在孝人曰純孝左呼人妻曰

邑君卓呼人父曰太公袁又曰尊公晉陽又書

集庚稱人大孝曰某巨孝江並呼二人曰

數材固又曰二雋機雲呼同巷里人曰里仁語

呼賢帥曰明將軍蜀張書鄉友曰鄉故人歐陽

呼所舍主人曰家公寓呼卿曰清卿北呼郎

官曰清郎上

右稱呼名謂

佛國名曰身毒後西又曰天督杜齋僧曰伊蒲

塞桑門之盛饌英王佛法曰清心釋累之訓後

論譯經曰譯次梵言溫生死曰精靈起滅上因

果明曰感驗明顯後西佛事曰諷唄齋薰王香

氣曰庵夢必弗相如夢音僧拜曰膜拜胡佛寺

曰仁祠後楚又曰蘭若經又曰緇廬李西高

僧曰賢懿後西呼僧曰清衆木教化鉢孟曰應

器楞乞食曰循乞搏食上昧佛理曰不知真際

所詣上僧衆曰法筵清衆上僧解夏曰休夏自

恣上請教曰惠我三昧上變滅相曰月化日遷

上舉揚之音曰海潮音上齋不出曰齋禁後彭

佛相曰螺髮輪掌除佛學曰究無生之學李僧

與俗人交曰支許之契夢決斷之用曰慧劍華

持戒如護明珠曰戒珠法華善惡有報曰積

因成業沈約道觀曰黃宅李庚又曰福庭孫
又曰崇觀何道書曰金記選道學曰服食咽
氣思歸道引曰五禽之戲意又曰屈頸顧息
光壽道人採藥于山曰采榮楊隱逸曰匿名滅
景裴隱士朝仕者曰拘教樂貴之徒申屠燒金
曰黃冶變化前絕食曰辟穀武又曰却粒陸
十一隱之事曰親魚鳥樂林草後頌隱者曰
蟬蛻穢濁之中駱山居曰窟室晉又曰雲裝
文道士居曰精舍江道家衣曰荷衣蕙帶九神
仙食曰飲醴茹芝七隱去曰剋迹埋聲七之
又曰毀冠裂冕後呼道術人曰養霞延仙
人曰羽人靈稱道骨曰仙風道骨李養生家謂
口曰軍營經又曰華池氏養生家謂
唾曰甘泉上仙家食曰麟脯上仙籍曰絳簡沈
書飛仙藥曰玄霜絳雪上從神仙曰執青節陳
昂又曰從白蜺上得道曰三十六帝之外臣李
真體曰綠腸朱髓上又曰綠筋紫腦上又曰蒼
腎青肝上神仙舌曰錦舌上學道自謙曰某道

猶醯雞莊道家所忌曰竭神敝形漢修養暫功
曰一溉之益叔夜修養曰保金石之性上神仙春
食曰飧朝霞上列仙傳夏食曰呼吸沆瀣賦人
又曰吸風飲露莊求神仙之難曰繫風捕影谷
右釋道流語
往昔類凡二篇
左腴
元愷
漢雋
義農
八元八愷文十八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忠肅共懿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狂
稷契朱虎熊羅之倫也高陽氏其才八人此即
舒曠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此即垂益禹
皋禮之武羅伯因熊髡危圉襄四此四人者夏
倫也
陶唐氏御龍氏豕韋氏唐杜氏范氏襄二十四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
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注夏氏為范氏此之謂
世實沈臺駘昭元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
關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金天氏
有二子曰允格臺學帝封諸汾川沈姁蓐黃實

右元愷

義農賓戲基隆 餉隨又餉隨之珍譚卞和之 牙

曠又牙曠清耳於管絃師古
王輪又班輪崔
牙伯牙也曠師曠也
牙伯牙也曠師曠也
牙伯牙也曠師曠也

曰班輪卽魯公輪班也一說班魯班與公輪氏爲二人也古樂府云誰能爲此器公輪與魯班

采鳥人銖鵠發精於鍼石師古開桑又研桑心

孟康曰桑桑弘羊也師古七佳又七雄號關底

曰研計研也亦曰計然
六國千將子虛賦建千將之雄戟張戢可又據

也。二并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女曰：「阿爲御郭璞曰：『熾阿，古靈脩叔蘭之唆。』」

之善御者蠟音纖靈仰兮服虔曰靈脩楚王也
又吾恐靈脩目景又欽弔楚之湘纍李奇曰美

之不累改沐舅不以罪死曰累荀息仇牧皆
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易子又陽子驂乘張楫

湘纍師古曰纍力進反陽子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取圭又資姬娃之珍鬘兮鬻九戎而

孫名陽如女索賴師古曰嫵娃皆美女也言
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鬻賣於九

戍而求其利必不得也。邲子踰反。娃烏佳反。二
爰敘傳。貴老嚴之。衛師古三。卉又三。卉之起。劉

子曰老子也叢書周也三才德曰爾雅曰

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謂齊魏韓皆三
滅而復起若髡木更生也師古曰枿五葛反

聖武王及周公也功臣表湯法三聖師古曰三

聖訓堯舜禹三人也
五三
五五
帝也
三三
皇也
彭
胥

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任如之毋周師古曰任

太姒武王之母
皇英又美皇英之女
張良

諸賁淮南王傳舊諸賁之男應赤松傳

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

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傳絳灌等或讒平阿古曰舊云絳絳傾周勃也
灌灌嬰也又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安

睦之文不石喬賈誼傳謂跼蹐廉李奇曰跼蹐

可據也 踦踦大盜也 楚之大盜曰莊躡 賁育之勇孟康曰 由夷

居畧及賁育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
遷傳行若由夷應劭或五又上咸五師古曰咸

曰由夷許由伯夷也
皆三又下登三師古曰
可衡霍光傳贊雖

此盛登二登於三王之上
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
宗宣杜

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群下取平也宗宣之饗鼎革昭曰宗喬公王褒傳响虛呼

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佐才如僑松師古曰
王僑松赤松子夏張山拊傳鄭寬中包商偃

子皆仙人也一作仙文學師古曰商子夏偃子

食原應劭曰子胥屈原也

右壽景

婦人類凡四篇

左腴

美而

書敘

婦人美惡 洗滌補縫 嚴飾結果

美而豔桓元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而豔未亡人莊

十八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孕過期七

亡人之側婦人既孕過期官女又妾為官女焉

過十月不產也過平聲官女又妾為官女焉

官事泰如夫人又齊侯多內寵內侍執中櫛

女而不婦其知為女之謂宋井姬女而不婦言

助造昭氏之女為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造則倖子納

東丘人女令副殺其夫已為妾婦妾音釐

寡嫠不恤其緯昭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

焉嫠寡婦也緯者常苦通室與鄭賦通室邪盈

將執之謂二鍾美裕又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子

將必以是黥黑光可以鑑玄妻又昔有仍

大有敗也黥黑光可以鑑玄妻又昔有仍

玄妻美髮為黥真上聲日妃嬙嬪御哀元宿有

焉嬙

右美而

婦人美態曰娥媚靡曼三列子又曰善笑沈亞

曰妖冶閑都賦上林又曰柔曼漢論下婦人纖細

曰弱骨纖形七喻又曰鬢髮玄鬢上髮不待膏沐

曰髮不加澤七激美色曰一國之選公羊其又曰

有國色公羊稱婦人眉曰嫫娥眉胡故反稱美

婦人曰惠口而柔顏沈下稱美人肩曰肩如削

成洛神稱美人腰曰腰如約素上又曰腰如束

素好色稱美人唇齒曰丹唇皓齒神稱美人齒

曰齒如含貝好色又曰齒如瓠犀詩稱美人項

頸曰廷頸秀項神洛又曰領如蝤蛸詩稱美人眉

曰眉如翠羽好色稱美人肌膚曰膚如白雪神

又曰膚如凝脂詩稱美人手曰手如柔荑詩美

瞻視曰明眸善睐神洛又曰穠睢沈亞微視曰含

睇詞醜婦人曰蓬頭擘耳賦好色又曰蓬髮歷齒

後列眼深曰眼頗如曰賦劉思貞醜婦惡醜人曰

熟視令人嘔上

右婦女美惡

洗濯衣曰漱浣公練及粉了取出曰盪而揮之

考工練帛入粉曰淫之以蜃上縫補浣洗曰挫

鍼治解莊子解衣絕而縫之曰紉從唐李補縫

衣曰補綻崔寔綻會作鍼線曰能縫者虞洗衣

曰澣詩薄澣澣煩擗其衣曰汚上薄汚汚縫曰

絨羔羊下洗衣灰曰和灰禮請衣洗曰請漱上

洗衣曰漱澣上管裁造曰掌縫事上

右洗澣補縫

洗面曰類面音類洗頭曰洮髮音洮梳洗頭曰

批沐後比米泔洗頭曰潘沐左侍奉曰進涓漱

中櫛列子一涓過漱水器曰奉匱沃盥左頭髮

曰髡左漱口裹頭曰盥櫛南薰香洗濯曰薰

濯高薰香曰薰燧楚語婦人梳裹曰御粉澤

唐列又曰脂油粉黛楚語婦人裝具曰脂盪粧具

李德婦人嚴飾之曰豐靚飾光明其所後某服鮮

曰中韞鮮明平子婦人華服曰繡衣桂裳神女

又曰輕桂修袖上自矜持曰搔頭弄姿固李又曰

顧影自媚梁張率盛飾其鬢曰盛鬻招婦人珠

弔子曰步搖後鳥釵曰金搖上婦人結髮曰鈿

膏采絺李盛飾曰祿飾前外祿盛服曰袿服嚳

耳珠曰明鑑叔以明為金不裝梳曰鈿華不御

上婦人辭不見人曰不敢以燕媚見某前李五

色羽飾物曰流蘇左思梳頭曰櫛上

右嚴飾結果

修辭指南卷第三

吳曜寫

修辭指南卷第四

皇明國子監勅諭

宮室部

宮殿類凡六篇

爾雅

釋宮

左腓

考宮

漢雋

禁聞

書敘

殿宇庭闕
公府區宇
廟堂學校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皆所以通古今之興
語明同實而兩名牖戶

之間謂之康

家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東西墻謂之序所以序內外西南隅謂

之奧室中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屋漏其義未詳

東北隅謂之衞衞是衞亦未詳東南隅謂之安衞是衞亦未詳

隱亦閭謂之閭
限枅謂之枅
門梲謂之梲
旁木楣謂之楣
梁

樞樞謂之根樞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櫛或達北落時謂之危道二堦謂之堦隅堦

也。墻謂之墉。書曰：「墉。」鎔謂之朽。鎔，榘謂之榘。木

地謂之黝地也牆謂之皐牆也櫟謂之杙櫟也

在牆者謂之揮禮記曰不揮在地者謂之

大者謂之枳枳長者謂之櫟
枳長短之名

之臺四方有木者謂之栳起屋雞枏方爲枏

盤垣而棲為堦棲難皆見詩植訖之俱傳訖之

突戶持鐐植宋窗謂之梁屋大其上楹謂之松

朱儒謂之疾柱上擣也亦而謂之案
也即擣棟

謂之桴屋角謂之榱屋椽直而遂謂之閱謂五

直不受檐謂之交謂五架屋際椽上檐交於檼上

謂之摘屋容謂之防射者所以自防隱見周曲屏風唱

連謂之簾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簾厨連觀也屋上薄謂之筵筵

兩階間謂之鄉人君南鄉當階間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群臣之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立處屏謂之

小廟當開謂之門詩曰祀於祊正門謂之應門朝

日機堂堉 四方之書上登陞而作由日來也

宮六人謂連殿曲階也以覆重刻垣墉之

其形也然一清宮又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
曰屏也然音浮殿成廟又顧成廟應劭曰文帝
先以行清靜殿顧成廟又顧成廟應劭曰文帝
中成文王靈便殿武紀高廟便殿災狹若顧
望不日成文王靈便殿武紀高廟便殿災狹若顧
臺皆非正大之處龍淵宮在西平界其水可用
所以就便安也龍淵宮在西平界其水可用
泝刀劍特堅利古龍飛廉館又長安飛廉館應
淵之劍取於此冰飛廉館又長安飛廉館應
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五柞宮又行幸
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頭五柞宮又行幸
柞宮張晏曰有五尾文如豹頭五柞宮又行幸
柞樹因以名宮也柏梁臺又作甘泉通臺高上通
為之今書通臺又作甘泉通臺高上通
字皆舊儀云高三臺便門又長安城北西頭門
十丈望見長安城便門又長安城北西頭門
皆同字便讀如本字省中昭紀長公主共養省
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省中昭紀長公主共養省
皆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入行
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入行
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齋宮燭燿齋宮長楊
此中往來長楊五柞宮皆以樹名之黃陽宮又行幸
宮又往來長楊五柞宮皆以樹名之黃陽宮又行幸
應劭曰秦文王所屬玉觀又行幸黃陽宮又行幸
起李斐曰秦文王所屬玉觀又行幸黃陽宮又行幸
似鵲之欲反暴室又取暴室者披疾主織
也練染之署故謂之暴室又取暴室者披疾主織
作練染之署故謂之暴室又取暴室者披疾主織
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室銅池
又金芝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師黃門元紀詔罷
古曰銅池承雷也以銅為之黃門元紀詔罷
狗馬師古曰紫殿成紀行幸甘泉郊泰龍樓出
黃門近署也紫殿成紀行幸甘泉郊泰龍樓出

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朝坐又集未央宮
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朝坐又集未央宮
師古曰朝臣坐之闌入又關入尚方掖門應劭
在宮殿中者也闌入又關入尚方掖門應劭
甲觀畫堂又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
如淳曰甲觀宮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
宮有甲觀宮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
傳言見於丙宮極東去李奇曰極下燕萬載宮極
殿名此其例也丙宮極東去李奇曰極下燕萬載宮極
間名為極延馬謂之極棟也三輔問極下燕萬載宮極
棟為極延馬謂之極棟也三輔問極下燕萬載宮極
成陽師古曰作游之堂前櫺櫺也三輔問極下燕萬載宮極
屏也蕭蕭也人臣端門又王宮端門中蕭蕭謂之內
至此蕭蕭也人臣端門又王宮端門中蕭蕭謂之內
根門又童謠曰水門倉琅根謂宮門也倉琅謂首曰
至門又童謠曰水門倉琅根謂宮門也倉琅謂首曰
有銅輅輅又未央殿輅輅名也孟漸臺北治大池
十餘丈名曰泰液故曰漸臺漸臺北治大池
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漸臺北治大池
又立井於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
高為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
形或為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
云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
林曰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井中井高五丈
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師古曰承露盤
上有仙人掌承承露盤高二十丈師古曰承露盤
露和玉屑飲之八觚又紫壇八觚也
禮樂志天子自竹宮望拜師古曰竹宮
天子居其中師古曰竹宮望拜師古曰竹宮
廟又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
廟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也離宮食貨

宮師古曰離宮別處之
宮非天子所常居也
曰齋則陽雲臺子虛賦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
居之
其高出雲西清又象輿統憚於西清師古曰
之陽也
鋪甘泉賦排玉戶而闔金
鋪今李奇曰鋪門首也
琰題又奕題王英惠
掾之頭皆以玉飾鉤盾百官表鉤盾令丞應劭
言其英華相燭也
青瑱元后傳赤墀青瑱師古曰青瑱館又春幸
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
有蘭觀蓋蘼蘭之所也
俠陸叔孫通傳數下
曰依輿挾同
宴昵殿敘傳召見宴昵殿張晏
依其兩旁
殿傳昭儀傳立寢廟於親戚宴飲會同之
殿如淳曰漸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
儲元

衛尉上書除宮周勃傳誅諸呂臣三宮終軍傳建三宮
 者所詣也明堂碑雍靈臺也三宮麒麟閣蘇武傳圖畫其人
 之文貨服虔曰三宮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麒麟閣於麒麟閣張晏曰
 明堂碑雍靈臺也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承明廬嚴助傳君獸
 晏曰承明廬在石渠蕭依又負蕭依師古曰白
 閣外直宿所止曰廬蕭依又負蕭依師古曰白
 蕭也依讀曰炭炭形如屏風與黑畫為斧文謂之
 而曲之畫以蕭文張於蕭間卧廬金曰碑傳日
 師古曰殿中犬臺宮灼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晉
 所止曰廬犬臺宮灼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晉
 外有走石渠施鐸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
 狗觀央殿北以輦道霍光傳召內樂人輦道年
 藏秘書者輦道霍光傳召內樂人輦道年
 金安上傳禁門闕師古曰輦道闕道也門闕朱雲傳雲攀殿
 門闕宮中大小之門也殿檻朱雲傳雲攀殿
 前欄赤墀梅福傳涉赤墀之塗應劭法坐又當
 也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
 之法坐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曲臺孟喜車
 之虞猶言法宮法駕也坐才取反曲臺喜舉孝
 康為邸曲臺署長逃責臺表有逃責之臺服虔
 師古曰曲臺殿名逃責臺曰周報王頃責無以
 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青蒲史丹傳頃首伏青
 此臺後人因以名之青蒲蒲上服虔曰青綠
 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蜎蜎雙渡蜎蜎雙
 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蜎蜎雙渡蜎蜎雙
 漢之中師古曰蜎蜎雙渡言屋中之深廣也庭
 蜎一充反蜎下充反蜎蜎雙渡言屋中之深廣也庭
 唐又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金門又歷金門
 應劭曰金門畫室又止畫室中不入也燁闕又前
 金馬門也畫室又止畫室中不入也燁闕又前
 後應門晉灼曰燁闕赤色之闕南桂宮又初居
 方之帝曰赤燁師古曰燁匹遙反桂宮又初居

古曰三輔黃圖桂宮在城玉堂谷不傳抑換柳
中近北宮非太子宮也玉堂房之盛寵師古
曰玉堂幸之舍也晉灼曰阿房賈山傳為阿
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阿房房之殿師古
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太陵曰
阿言若於阿上有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
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納陛王莽傳朱戶納
威陽近故號阿房近也納陛王莽傳朱戶納
也謂盤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戶闌王
傳生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
殿門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

右禁闥

帝居曰累琅唐王君侯正寢曰路寢梁谷禁中曰
行內孔宮庭曰掖庭班固又曰紫掖宋謝莊帝
庭曰紫庭皇甫天子階庭曰丹墀班婕妤天子門
曰絳闕選賦禁門曰黃闥後獻君侯曰法門梁谷
正門曰應門詩禁密曰宮省事密梁別宮殿曰
離殿別寢班固宮中路曰闔術魏左思天子門外闕
曰魏闕鴻烈內中曰秘掖宋之闕角曰觚稜外
出大道門掖應劭帝居牆曰黃庸尚書大
柱曰蒿柱大戴禮絞縛之闕曰繒闕唐以玉飾
椽曰玉題左思宮殿制作曰玄墀班固又曰藻
又曰玉階彤庭上又曰華櫨壁璫半子又曰藻

肩黼帳鮑又曰桂棟蘭橑屈平九歌又曰彤軒
紫柱上又曰綺井金墀上又曰蘭宮秘宇命又
曰雲屏瓊壁上又曰金匳玉堦平子賦又曰桂
戶杏梁簡文又曰龍楹螭栊徐幹謂天子門曰
帝闥陳沈表驗入禁門法曰案籍齒符胡廣注

右殿宇庭闥

三公府曰公府後漢三公閣曰鵷閣陳書兩府門
曰四出後二十四蔡散騎常侍府曰三清府陳書
大將軍府曰莫府李廣所至禁中直舍曰廬嚴
省曰華省安仁又曰省闥谷官府曰官寺樊
官局曰寺舍後馬解宇曰區署唐房小廳曰便署
之沈亞便廳曰几硯之廬上長葦解宇曰去之如
始至左御史臺曰霜臺杜牧又曰烏臺朱子又曰
烏府上又曰栢臺白居易秘書府曰芸閣上太常
寺曰禮寺下大理寺曰棘署白帖司天監曰星臺
之沈亞官闕負曰官寺空曠雄左教坊曰樂局沈亞
又曰樂府後備

右公府區宇

廟堂釋奠曰于國之雍傳咸釋奠曰祭菜禮

之屬學舍曰精廬詩姜又曰學廬邊又曰精舍李

包又曰橫舍宣太學國學曰兩學岳太學曰成

均五帝又曰槐市淮南國子學曰虎園王元命

學官曰乃命學臣尼國子曰胄子傳學舍長曰

都講楊諸學曰就賢仇學以居位曰士貨興

學曰修治學官尹翁居學事談話曰游談仇書

宜治飲食曰都養延總敘學宇曰階序牖闥尤

學校事禮曰春射秋饗上

右廟堂學校

堂室類凡九篇

左廡

菟裘

漢雋

第室

書敘

居室堂宇

棟梁榱桷

門牆館舍

樓觀臺閣

鄉隣里巷

繕造修建

塗拔顏色

菟裘隱十一使營菟裘吉將老焉縣整僖二十

縣整言家資空及溜會三進三伏而靈公不省

虛也縣平聲地室成十二為地室而縣公不省

故又前及中溜地室謂為樂室於地下軍門

圭竇穿十華門圭竇之人軍門樂室也言其小戶

尤其室室曰子有宋何成來聘見孟獻子尤其

閨廬閨廬十六某等小人皆有踰隱襄二十三踰

也短牆堦其宮崔氏堦其宮而之堦短垣也

窟室鍾馬窟室掘地為窟築室其中窟坤入

開閤開閤三十一高其棟折榱崩又于於鄭國棟

將厭焉敢牆以蔽惡昭元人之有牆以蔽惡也

隘邸塵昭三子之宅近市隘塵爽塏又

更之時塏者里室又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

室皆如糞除又自子之歸也人糞除之而為里

其舊糞除先人之漱廬謂掃除也宇下

有異志屋宇之下諭近也閤中齊昭二十及閤中

門也孟閤曲

第室高紀賜大第室孟康曰旁舍又適從廷中

也
九閣刑法志文書官亭滿海志官亭民舍采椽藝文志茅
屋采椽師古曰采作木也字作採
本從木以採為採言其質素也
而周流今師古曰軫軒謂前軒之
軾軾者軒間小木軾字與攬同
上榮今師古曰飛榱又炕浮柱之
曰榮屋翼也飛榱師古曰飛榱屋
月繞經於袂振服虔曰袂中央也
振屋招也師古曰袂音央振音辰
榮郭璞曰榮步擱又步擱周流師
星南檐也步擱其下可行步即今
雲屋班婕妤賦師視今雲屋師古曰言其黠房
櫳又房櫳虛今風冷冷師甕牖繩樞過秦論陳
櫳古曰櫳疏檻也來東反甕牖繩
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壺闌賓戲及時君之
樞孟康曰瓦甕為窓也壺闌門闌究先聖之
壺奧應劭曰宮中門謂之闌燕門陳勝傳燕門
宮中巷謂之壺壺若本反燕門中師古曰燕
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燕故為夫
麗之樓為麗燕也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
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圯上張良傳下邳圯
燕巢聲相近本一物也圯上服虔曰音順
楚也者北第夏侯嬰傳賜嬰比北第一師古曰
橋義州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
故張衡西京賦云北傳舍鄠食其傳沛公至高
闕甲第當道直啓傳舍陽傳舍師古曰傳舍
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東箱
也又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聚廬賈
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傳皆不得聚廊廡實嬰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
廡而記處焉廊廡下周室也廡門屋也廡音傍
闕外為唐傳闕以外將軍制之韋昭曰垂堂愛
闕外門中概為闕師古曰闕牛列反

傳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騎衡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
又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
殿邊欄柅也師古曰騎跨之耳非倚也
之如淳曰厠廁也郎臺東方朔傳今陛下累郎
郎堂下殿者霍光傳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
周屋下殿者霍光傳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
中宮閣室又師古曰閣室中如淳曰東第相如傳
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都亭又往舍都亭列東
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居都亭又往舍都亭列東
都之當盧又令文君當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
亭形如鐵盧故名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
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爐失其義矣間館又賓
館師古曰徒四壁立但有四壁更無資產東
閣公孫弘傳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
以別於採史官屬也前堂田蚡傳前茅茨又賓客
朱雲傳且留我東閣也前堂田蚡傳前茅茨又賓客
茅茨師古曰屋蓋曰茨奏厠金日磾曰奏厠心
除蘇武傳扶藿下除師古曰武置大窖中
窖而空者也廣廈王吉傳廣廈之下師古曰
窖工孝友也廣廈王吉傳廣廈之下師古曰
傳郵亭鄉官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學官何武
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之驛館也學官傳何武
學官見諸生文翁傳修起學官師古曰學官謂
之官舍也韓延壽傳出入閨閣師古曰學官謂
舍也閨閣文翁傳出入閨閣師古曰學官謂
之殿屋重檁中蘇林曰檁也重檁重檁中蘇林曰
古曰重檁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

老音衡門韋玄武傳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
也令辟尹賞傳致令辟為郭師古曰令便坐禹
傳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桓又寺
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才臥反桓門桓
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有百步築上四方上
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一桓陳宋之俗言邑
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尚表師古曰即華表也邑
屋郭解傳居邑屋不見敬師古曰丘亭思夫躬
丘亭師古曰丘亭今人言村舍也丘亭思夫躬
傳所曰與內唯深察焉師古曰軒檻闌與內郭
曰與內室中隱奧之處也詣閣丞諸閣與內郭
坏揚雄傳或鑿坏以通應劭曰魯君開顏闔賢
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臺後垣而去坏壁也
蘇林曰坏音反府第王莽傳自四輔三公薄檻又
陪又音回反府第王莽傳自四輔三公薄檻又
銅薄檻師古曰薄檻柱上
右第室
北屋曰陰厦王文門戶內曰棖闌之內劉禹
櫺曰棖何平櫺曰櫺檻上門限曰切前外戚門
櫺曰闌王門上版曰軒後曹又曰楯軒如屏厠
曰偃莊子村居曰廬落仇在邑曰里前食在野曰
廬上屋破漏曰蛟漏雀穿皇父門扇曰門闔羊公
門闔曰扉左屋折勢曰反宇固庖廐曰內庖外

廐劉禹井欄曰幹莊秋寬敞曰間燥丙屋壞曰
榱棟傾落夏侯又曰漏罅韋屋中葺苔曰埃墨
語門限曰衡闕班兩居且食於人曰舍於市之
主人韓文打併廁曰塗廁讓居弊曰傾椅枝柱而
已楊宅大曰連里竟街楊震曹節堂室退曰奧
突之內荀非出水溝曰央瀆荀正貧居曰蓬
室列四大居曰廣厦隩室列窓曰白間何家室中
曰曲房隱間之中劉安招修居曰文榱華梁七
又曰厦屋華屏左思宅大曰并疆兼巷上吳堂
室曰幽堂明室張景陽淘井曰改水續後劉廳
曰疏寮選平又曰櫳七又曰綺寮左思魏又曰
疏千文考居室深曰重閨幽闔上青飾牕曰青
瑣綺疏對安牕曰房櫳對櫳上木不刻曰木和訕
鏤上土不文飾曰土無締綿上重簷曰重霄
上小牕隙曰料戾潘岳野居曰荆扉槿籬選沈堂
曰椒堂楚辭取壁曰蓀壁上造草屋曰作藁蓋
庶張風土可居曰田地善可家陸居好宅地曰
成此宅相魏舒居東西廂曰个左塞治廁曰溫

廁儀禮上階前曰堂除考工僻室曰持室莊疏
右居室堂宇
呼人宅曰甲第左呼守帥門牆曰旌祭選十又
曰祭戟荆州先又曰旌戟之嚴沈下門所施行
馬曰桎杙禮周客位曰謁舍陸呼人室屋曰葯房
選又曰綺室論行廊曰環除李堂下周屋曰
廡文說冬火閣曰溫房何夜室曰燭房賦僦屋居
曰賃廡梁鴻階級曰城夏侯延客之館曰代舍史
出入門下曰忝迹門牆杜牧
右門牆館舍
高樓曰陽榭王文臺榭曰層臺累榭楚辭臺館
曰崇臺間館班固雄以崇樓閣等曰重樓疏堂
荀子又曰崇臺複閣何又曰高樓飛觀王延壽
賦又又曰華閣飛陛曹植又曰延樓校道淮南高
榭曰曉榭命樓閣之製曰懸棟飛閣漢武樓之
用曰俯窺俛眺鮑照登高而揅衣曰扱衽選命
臺曰闌爾雅堂樓閣邊小屋曰移上池禦曰波籩
臺亭子曰子亭李白崔彥室無四壁曰皇建分

派出水曰枝流子列園館中路曰蘭路宋謝園館
中塵曰芳塵上

右樓觀臺閣

椽曰椽賦長門又曰檠賦音固兩都又曰桷何平短
椽曰禁楠上椽頭曰璫文相如邪相撐柱之柱曰
游樹賦長門梁上短柱曰栢考平叔蘭栢文柱曰楹
前五柱頭曰栢碧文考栢柱根曰跋何平梁上
柱曰浮柱考王文又曰雲桷上角梁下承柱木曰
轅阿平屋梁曰極前郊角梁曰陽馬何平重梁
曰雙枚上曲短梁曰櫨上屋下重梁曰懸棟
柱文秀重斗曰層櫨考王文承拱之木曰料何平
又曰欒上拱曰曲枅考王文料拱曰桁何平
斗上橫木曰枅考王文又手曰枝撐上又曰稔上
稅連簷曰椳何平兩重牽曰重椳上鈎欄上
木曰楯上鈎欄中斜方子曰鈎錯矩成上耐重
子曰胡人上藩籬曰儲考雄楊屏牆曰蕭牆永谷甑
曰甑賦長門大瓦曰甑瓦子武五打牆板曰板餘
左木有脂濕曰液世木心旋裂曰軸解

石礫曰礫音固又曰玉焉何平屋之四

阿曰翼賦音固多牽椽曰增梓重芬賦平子搏風曰榮

柱曰負棟之柱杜椽曰架梁之椽上書欄檻

曰直欄曲檻上柏木黃心者曰黃腸光武伐山

曰訪山求材上書棟楹曰條材巨楹上書梁栢

曰文梁勁栢上理木之器曰倂左思書木蠹曰

蠅蠹裕李德諸侯牆曰疏杼尚書不華飾椽曰不

作之椽論新華栢曰磨龍之栢上書栢檻曰繡栢

鏤檻考王文書桷曰雲窠藻稅考王文書梁柱曰

虬柱虹梁考王文書花墀曰文墀考王文屋棟曰

堯賦任

右棟梁檼栢

遷戶籍曰徙名地名數于某孔光鄰郡曰與某州

里比郡孔融居至近曰相去步武洪同里曰居止

接近何秀思並里門曰比落姜詩並屋居曰比

宇仇香隣居之幸曰冀宵燭之末光選二擇鄰曰

惟鄰是卜左又曰先定鄰論物理得賢鄰曰里上

仁之所廬班固又曰鄰德上鄰居曰連牆列子又

曰接屋接家楊雄逐鄰家存問曰善鄰相勞劉
儀使不欲煩里中衆人曰敢煩里族子晏

右鄉鄰里巷

城臺始造曰築羊公修造止繕故曰新上修造有

所增益曰作上畫圖揀日曰草圖練白李繕造曰

凝土度木皇父又曰慮材鳩傭上補修曰繕完

左謂地長闊曰廣柔若干域前西又曰延柔若干

王子修造器用曰昇輦錫禹監修曰護

作鮑仰泥曰堅許既反執用泥匱曰操韓用

鐵杵築曰隱以金椎賈盛具般物之具曰畚輦

左上音本作井曰造泉莊欲荆造曰召匠計之

李文修建治地曰帶高增下王造屋成曰蓋構

紹上修飾曰斧藻王元泥作曰圻者韓修造上

應星曰上憲紫脤上子移反修造計度曰審

量日力晏何斤斧曰剖左思都上尺墨

斗曰鈎繩上度視建修曰審曲面勢平子如所

計料曰如某之素左某所計修造計人功曰計

徒庸左相定取土方面曰物土方上又曰程土

物上料日月曰量事期左計料用曰慮材用上

料人糧食曰書糗糧上量溝渠曰仞溝洫上度也

書屋宇曰釘頭瓦縫杜牧修造工巧曰鈎心鬬角

上修造事曰重築子平計修造曰校計繕修之費

顯後郎妄修造曰消功單賄上助其役曰願加一

力新計料曰量功命日左謀監修曰度有司上

均板木曰平版輪上均器用曰稱畚築上以索

束築版曰縮版詩以藁聚土曰林上傳土曰度

上督役事之鼓名曰鼙

右繕造修建

塗曰塙左塗畫匠曰設色之工考工丹曰彤前

漆曰髹上塗技曰飾以綺畫丹飾之屬侯白

塗若泥之曰堊堅之後西彩制之狀曰霞駁雲

蔚王延彩畫之曰布藻垂文琴賦又曰績棣藻櫨

牧蛤粉曰蜃灰考工堊飾之蛤粉曰白盛上柱

黃色曰黼穀柱墨色曰黹堊上空青曰青艘相

艘鳥赤土曰赭音白土曰堊後西染黃之

木曰黃礫上支子曰鮮支上烟支曰卮貨畫色

曰丹青素壁呂強丹砂曰丹研研音岸其色白曰

皓然疑乎雪列子赤白曰頰素張景陽染綠草

曰盤草前百染大赤草曰舊茂左

右塗拔顏色

旅寓類凡四篇

左腴

羈旅

漢雋

次舍

書敘

羈旅行行李 郵舍邸店

羈旅莊二十二羈旅之臣羈寄也弛擔又弛於

去離也去其負擔奔走逆旅倍二保於逆改館

之勞而得息肩於此更其舍館加以禮貌謂館穀倍二十八晉師三日

殺三遠傳三十三且使遠告于鄭行李之往來

又行李之往來而共乘驛文十六楚子乘驛會

其乏困謂使人也乘驛師于臨品驛傳車也

巾車脂轄襄三十一巾車主申之致館昭聘于叔

晉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乘遽而乘遽

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乘遽而至遽

傳車驛馬也乘車轍馬跡昭十二昔穆王欲肆

遽欲速至也除館昭十三將為子除舍家入吳師

必有車轍除館昭十三將為子除舍家入吳師

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次又遂次于泗上傳遽二

于蠶屋一宿為舍次又遂次于泗上傳遽二

君傳音轉猶今言馳驛也

右羈旅

次舍吳王傳治次舍須大王師休舍高紀欲上

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通行又足下通卻行

息也一曰舍息也於殿中休通行又足下通卻行

又迎門師古行前又令一人行前師占跳

日羽圍成漢王跳史記作逃晉灼比至度此

日跳獨出意也師古曰跳徒彫反比至度此

至皆亡之師古還鄉又連兵還鄉師古曰鄉讀

按堵又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高枕

又足下高枕而王十里張三反呂后傳使者三

良傳君安得高枕而臥三反呂后傳使者三

言三還猶今循行文紀遣都吏循行如淳曰贅

聚武紀縣鄉即賜律說都吏循行如淳曰贅

微行成紀上始為微行客十餘人白衣後門出從

微賤之為故曰微行苛留天井壺口五阮閔

者勿苛留師古身自為使吳王傳廼身自為使

也行祖臨江王榮傳榮行祖於江陵昔黃帝之

子墨社如遠行而死於轉鄉李夫人傳夫入迷
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轉鄉李夫人傳夫入迷
言師古向裏也逗遛者師古逗遛音住又音
獨轉面也
豆寢尋郊祀志上始巡郡縣寢尋於宿留宿
留游上師古曰謂有所須夷逸地志中權謂
待也宿言就反留力就夷逸地志中權謂
日夷逸言就反留力就夷逸地志中權謂
變夷而通逸也竭來車闕來今狂越夷逸
狂越者奔走也腰路又糾參叫莽路以腰路
師古曰音腰路又糾參叫莽路以腰路
腰音屈必路次北獵賦張指曰腰路以腰路
子虛賦馳族居古又族居通奏師贏糧過秦論
驚往來廝留西域傳然尚所留其衆糧過秦論
贏音也廝留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廝
暴露項籍傳暴露次所陳勝傳令廣之次所師
五反又使者回還也間出師古耳傳次舍處也
間隙而亡邸古又亡邸父客師介居又獨介居
綴出也畫行已業傳兵避宅盧綰傳有吏事避宅
也畫行已業傳兵避宅盧綰傳有吏事避宅
春匿安枕安枕布傳陛下反舍叔孫通傳通已出
所居治行曹參傳治行矣反舍叔孫通傳通已出
也師古曰首謂趣行計陳平傳未至軍行計師
向也師古曰首謂趣行計陳平傳未至軍行計師
此縣周勃傳河東杜門王陵傳謝病免杜門
其門也杜本宴游賈山傳古曰安曰宴留行
作數音同

傳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借留不廢於行韓
安國傳必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借留不廢於行韓
矣跬步又跬步獨進師古曰言無所借留不廢於行韓
衣物自隨也跬步又跬步獨進師古曰言無所借留不廢於行韓
傳以爲隨也跬步又跬步獨進師古曰言無所借留不廢於行韓
也臣瓚曰無符傳物應出爲關也家居名士家居
里巷未仕也跳驅劉澤傳至長安跳濟濟霍去病
者齊居延張晏曰跳驅劉澤傳至長安跳濟濟霍去病
偃傳賓客不我度曰跳驅劉澤傳至長安跳濟濟霍去病
日內門謂內之於門中師古家在所張敞傳使
召啟師古曰就具頓令師古家在所張敞傳使
所居處而召之具頓令師古家在所張敞傳使
平行又平行至宛城師古再反又猶言
兩至質田廣明傳不至質引軍空返服虔曰質
質信也謂區薄王吉傳冬則爲風寒之所區薄
迫期處何武傳家間單外師古曰單外師古曰
也單外何武傳家間單外師古曰單外師古曰
以辦裝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也辦裝龔勝
步未傳傳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曰辦裝龔勝
利機重而步謂至文穎曰相因而屏厲厲陳湯傳
習之狎師古曰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厲厲陳湯傳
孫師古曰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厲厲陳湯傳
厲師古曰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厲厲陳湯傳
朝師古曰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厲厲陳湯傳
猶言私處也屏居寶嬰傳謝病居屏厲厲陳湯傳
右次舍

旅行曰羸膝履躋戰國又曰負書檐囊冬勞

旅人曰風寒偃薄選十道途之勞曰晨風夕雪

安仁懷舊賦旅貧曰糊口於四方左又曰游乏資劉

澤老於為客曰為羈終世左治行曰俶裝張平

又曰約車治裝馮又曰辦嚴吳漢避明帝遠差

出曰逢役五行曰發邁卓蹉程曰僂路上草

行曰跋崔駰水行曰涉上齋糧曰挾糗度陸而

舟曰舍車即浮梁旅居曰僑處賈守令出而歸

曰還治吳遠險路曰棧山航漢速行曰百

舍重繭戰國宋衛百無店舍曰舍食道後光

急行曰晨夜兼行上謂人出入曰車馬有行色

盜將行曰發邁近妻嘉早行曰雞鳴而駕左

不敢佗曰王程有限孝出外來曰數月於外左

右羈旅行李

遍舖曰公驛李商又曰驛傳義遍角曰遍笥趙

漢又曰音驛義又曰飛郵上館驛曰傳舍續漢

加又曰遠廬莊又曰官攤晉又曰候館禮

又曰郵亭孝看驛曰捉驛李管馬遍舖曰督郵

之役郭急遞曰疾置劉遍中白事曰傳遽以

告左舖兵曰遽人晉當驛路曰驛道所出

又曰郵傳劇道崔修驛舍曰繕理亭傳朱店曰

廛邸裴店居曰處迎旅之宿史急報曰密驛輕

郵簡文與店舍事曰灑埽以待征旅上

右郵舍邸店

修辭指南卷第四

吳雅寫
周春刻

修辭指南卷第五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器用部

器皿類凡六篇

爾雅

釋器

旌旂

左腴

筐筥

漢雋

器械

書敘

器皿動用 屏帳圍設

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竹豆謂之籩籩亦禮器也瓦豆謂之

登登即膏也盞謂之缶盞也甌謂之甌甌也斚謂之斚斚也斚謂之斚斚也斚謂之斚斚也

康瓠謂之甌甌也斚謂之斚斚也斚謂之斚斚也斚謂之斚斚也斚謂之斚斚也

謂之鍤鍤也鍤謂之鍤鍤也鍤謂之鍤鍤也鍤謂之鍤鍤也鍤謂之鍤鍤也

戩魚罔也今之百囊罔是亦謂之戩魚罔也

罟毛詩傳曰罟曲梁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也

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六皆皆治器之名 璆琳玉名 簡謂之畢今簡札也 不律謂之筆蜀人呼筆 爲不律也 減謂之點以筆減字爲點 絕澤謂之銑銑即美金 言最有光澤也 國語口金鏃翦羽謂之鏃今之鏃 是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體是也 弓有緣者謂之弓緣者漆纏之 無緣者謂之弭今之角弓也左傳曰左執鞭弭 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珪取其類以爲名珧小蚌 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詩錫爾珪 璋大八寸謂之琚璋半珪也 璧大六寸謂之宣漢書所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孔好倍肉謂之瑗瑄玉是也 肉好若一謂之環孔邊 緣綬也即佩玉之組 以連繫瑞玉者一染謂之緗今之紅也 再染謂之楨因通謂之綫 三染謂之纁纁絳也 青謂之葱淺青 黑謂之黝黝黑 貌周禮曰陰斧謂之黼黼文畫斧形因名云 邸謂之抵抵根 祀用駒牲 彫謂之琢治玉名也 蓐謂之玆公羊傳曰底通語也 竿謂之施衣架 簣謂之第牀版 革中絕謂之辨中斷皮也 革中辨謂之鞞復分半也 鏤鏐也刻鏤物爲鏐 卣中尊也不大不小者

右釋器 冠服寶貨酒饌三部互用

素錦綢扛以白地錦繡帛繡繡帛繡所著素陞

龍于繡繡今上向練練九練飾以組繡繡飾以組

維以縷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也縷縷飾以組

充幅長尋曰旒長八尺繼旒曰旒燕尾者義未為

詩注龍首曰旒今載於竿頭如有鈴曰旒縣鈴

龍於旒錯華鳥曰旗此謂合剥鳥皮毛置之竿

因章曰旗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為旗

右旌旗

筐筥錡釜無足曰筥有足曰筥奉匱沃盥信二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匱沃盥匱以沃盥也奉匱宣三伯芬射王太輔及

少錐刀之末昭六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挈餅

昭七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錐錐必昭十三王

字不假器禮也挈餅喻小智錐錐必昭十三王

也破圭以飾斧柄又密須之鼓方鼎又賜子產魯壺

五博以密須之鼓又密須之鼓方鼎又賜子產魯壺

魯壺魯壺密須之鼓又密須之鼓方鼎又賜子產魯壺

號關鞏之甲又關鞏之甲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甲父之鼎又甲父之鼎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之謂作冠又謂作冠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植字注云又植字注云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或取一秉又或取一秉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盡滅卻氏又盡滅卻氏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曰苦蓋又曰苦蓋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鐵范又鐵范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茂旌旌又茂旌旌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之將攻大又之將攻大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則當學之又則當學之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幄又幄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而青之始又而青之始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器械又器械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厄又厄鐵鉞又鐵鉞鉞又鐵鉞

具也傳閉器五行志沸湯土缶又罕井得上缶
之盆傳具又張博之具師古補甕於庭甕甕將不
用都甕又都甕烝炊之大甕也嘉量律嘉量志不
晏曰準水平量知五量又十為斗十為合十為升
多量旁庖又連上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
嘉矣器地有庖馬師古曰甕甕甕甕甕甕甕甕
反中器往以杯器邑往鼎甕甕甕甕甕甕甕甕
不實者款識又鼎大異於衆鼎文縷無款識章
文縷者起者曰款曰款曰款曰款曰款曰款曰款
下者曰識識者曰款曰款曰款曰款曰款曰款曰款
半價直也今世長交臣黃曰竹葦細謂之莢莢玉
人言顧手半
所以引置土石者師古曰絙索也莢莢莢莢
字宜從竹音交又音絙工登反莢莢莢莢
曲鑿也師古曰今應劭曰曲刀也莢莢莢莢
同鑿也師古曰今應劭曰曲刀也莢莢莢莢
也詩維維于罕罕亦罕罕亦罕罕亦罕罕亦罕
綴係綴綴綴綴綴綴綴綴綴綴綴綴綴綴綴綴
確春楚元王傳使杵曰確春於市晉灼曰高肱
即今所謂步曰轅釜又為美盡轅釜服虔曰轅
者耳非確春也轅釜又為美盡轅釜服虔曰轅
有聲也轅釜又為美盡轅釜服虔曰轅
器淮南王傳給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積竹杖武
子傳道買積竹杖文絨封宣許后傳滿一簾絨
穎曰合竹作杖也絨封宣許后傳滿一簾絨

篋絨趙后傳解篋絨木已師方底又師方底
盛書囊形若漆漆又殿上漆漆師古曰以漆漆
今之等勝耳漆漆漆漆漆漆漆漆漆漆漆漆漆
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兩著漆者謂之漆漆漆漆
聚聲其音如羽傷羽傷羽傷羽傷羽傷羽傷羽
此兩意並通羽傷羽傷羽傷羽傷羽傷羽傷羽
頭尾酒削貨殖傳實氏以羽傷羽傷羽傷羽
羽主為酒削貨殖傳實氏以羽傷羽傷羽傷羽
者新也酒削貨殖傳實氏以羽傷羽傷羽傷羽
者爾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反更飾儋石儋
者一晉灼曰石之斗石也師古曰儋石儋石
楊雄家無儋石之儲束縵又東縵也縵縵縵縵
版築版築版築版築版築版築版築版築版築
虞曰以木押縛墨生以度也師古曰墨薄曲
傳以縷薄之曲為生師古曰墨薄曲墨薄曲
刀謂之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
屠狗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
師古曰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
今之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
之筐篋又刀筆筐篋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
親室之中單極之統收束傳單極之統斷幹
也盛音成單極之統收束傳單極之統斷幹
蓋極之統斷幹井上四交之統統統統統統
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統統統統統統
及宴數東方朔傳是宴數也蘇林曰宴數
物載於頭者則也宴音貧宴之數數數數數
所用者是也宴音貧宴之數數數數數數數

曰辮髮之飾也以徑路留犁又刑白馬單于以金爲之比頰窠反徑路留犁徑路刀留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留犁飯匕也

燕居所用器曰燕器王制竹器曰筐論食貨無茵牀

曰簣牀後素牀席間曰牀第之曲選二蒲席曰

有底曰囊國無底曰橐上盛

酒偏提曰柶張鷟柶音聲扇曰輕箴安仁稱與扇新甲反

近身要用物曰便身之物江大鼎曰匡牛之鼎

淮南子曰獸子張又曰虎子紀注小鬚

曰瓦楊雄傳瓦系曰惠陳尊吏井甃曰甃上堂

反井索曰塵上索曰巨前地補火甕之類曰

井索曰緝衛
雲曰紉理
左又曰水器上
馬鞭曰馬箠
陳小兒戲具曰

登又曰大器黑華曰黑釜餘以月屋

[illegible]

登卿陞器不曰曰是象肩旁如字二百四辨

僉生湓曰癸厯湓金登曰五日登注
僉後陰累土以居酉雙曰盥孔盥曰毛帝後

毛上上它闕反下音登大澄鑑曰

又曰鼎登牀下小踞牀所用者

軋音碾
軋音碾

諸資用曰生活之具杜牧諸器用曰餅金七匙上

用所須曰鹽酪膏薪之品上瓦器曰甌甌楚質

素器曰陶素帝建武鏡名曰金炯上又曰壽光

先生上葦器圓曰簞公羊方曰筥上奇巧扇名曰

莫難扇陸翹浴牀曰招廣雅牀輦曰簣說文牀前

木曰杠上竹席曰筵上

右器皿動用

盛治具曰盛帷帳共具史荆設帷席曰張坐

臥王陳設曰帷帳具置前五夜排設了曰宿

置王元帳設偏曰裒以藻繡班東都賦又曰絡

以編連上絡繞也牀榻曰文施夢承塵曰朱塵

選十衆物曰簾鑪茵突得垂簾曰縣簿莊燈曰

朱火傳毅張綵作臺闕曰繒臺繒闕李旋作幸

處宮殿曰帷宮帳殿使行幕曰步幃石官就帷

帳等曰百官並共武何列帳惟相連曰延帳接杼

顏延旋絞亭幄曰離榭修幕宋玉燈油曰蘭膏

張茂帷曰薛帷楚侈陳設曰柱檻衣以綈錦董

先詩帷曰燈足為擎燈有足曰錠上華燈曰金羊

燈後李尤銘最華帳曰甲帳漢武故次帳曰乙

帳上自枕曰角枕詩奇枕材曰瓊材後張奇枕

曰長生之枕梁元盛供具曰華蓐補燭

曰賁燭禮供具曰具幄幕器用左

右圖畫屏障

舟車類凡四篇

左腴

挾輶

漢雋

車兩

書敘

車輿乘載 舟船帆席

挾輶隱十一穎考叔挾輶以走錫鸞和鈴桓

鈴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魚軒閔二歸夫人魚

飾在游動皆有聲錫音揚魚軒閔二歸夫人魚

蕩公傳三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園蕩公鞞鞞

鞞鞞在後日鞞言駕乘修備鞞音顯朝音寅去

載燧文十命風駕載燧謂命諸侯從田者汰輶

也素車樸馬哀二素車樸馬無入于兆謂載柩之喪車也

右挾軌

車兩貨殖傳牛車千兩師古曰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車輪兩兩而偶轉轂

又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
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乘傳高紀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

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三馬爲輶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

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冠蓋相望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張戀反

結轍於道

傳置又以給傳置師古曰傳張戀友
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

軫獵車宣紀

太僕以輜獵車奉迎曾孫李奇曰輜獵車輕車也
師古曰時未備天予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卷之六

令宋昌繇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

五樂堂

駟乘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

平紀在所爲駕封輶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

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

兩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輶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二召牛

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輶車而乘傳立輶

馬親迎立輶併馬服虔曰輶音謹立乘小車也併馬麗駕也師干武蒲后傳軒中得幸師古

古曰併步鼎反軒中曰南謂軒卓即今之施檯

與轡轡駕駕待待發發之意也師古曰音蟻角輪角輪行

古曰輶輶車輕車輶車古曰輶輶車輕車也輶

也伏熊軾者車前橫
輿轎嚴助傳輿轎而踰領
軾為伏熊之形也
過領戲車
衛綰傳以戲車為郎郎古
耳戲車
曰戲車若今之弄車之伎
廚車
劉屈氂廚車以狗師騎置
李陵傳因騎置以聞
古曰廚車載食之車
騎置
師古曰騎置謂驛騎
也小馬車
霍光傳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
下馬高三
趣駕
朱博傳告外趣駕
藩車
陳遵傳
尺以駕輦
趣駕
師古曰趣讀曰從
藩車
乘藩車
師古曰藩車車
縣車
薛廣德傳縣其安車藩子
之有扉蔽者
縣車
孫卿古曰縣其所賜安車
以示榮幸也致仕
轂擊
師古云轂擊言使車交
縣車蓋亦古法
轂擊
師古云轂擊言使車交
馳其轂
綠車
舍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
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
晉
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
主樂車

濯船為黃頭郎師擊權嚴助傳水

右車兩

車曰轉轂史平車轅曰軻思玄車軛曰胸左車

轍曰車通史天官選車轄曰軼一車頭曰轄田

轡音以脂膏車曰猗膏棘軸田車上物曰苗馮

成數車曰兼兩選二婦人所乘車曰版輿潘安

呼人軒車曰文軒崔駰使者車曰翹車選二又

曰輕車曰輪車八選轎子曰輿轎助嚴主車卒曰廝

輿之卒上車至小曰車如雞棲陳樊車馬曰駕

馬稜車四列裝車曰朱丹其轂解車扼曰楅西平子

並車曰連楅上又曰方轅接軫上車飾色曰縹

軛紺轅潘岳併車般載曰輦馬驪馬寇並駕曰潘

夏方駕上牛車曰乘堅驅駿劉孝車油器曰輶

史緩行車曰輕輿安轡左思吳都

右車輿乘載

吳船曰餘皇馬融船有窓曰舩船選謝泛舟曰浮

文鷁相呼人舟曰鷁首上併兩船曰方舩雅又

曰舩選二舟度曰旂李船纜曰絳何干緯及舟曰

行艦謝瞻舟楫曰柁上船頭曰艦選江舟尾

曰軸上行舟曰發權上水曰迎流沈亞檣上

胡人曰五兩賦帆柱曰檣上整船向岸曰檣項

貨主用楫及洗船人曰楫濯士劉船上插羽

曰旌上柁曰柁上上大可並小舟曰連舩舟

恭反總言舟曰越舩蜀舩淮南行船順風曰逢

善風後西桂帆繩曰長綯綯所行舟所用曰桂

擢蘭棹上棹亦叩船舩曰鼓棹居船曰三翼

張景陽行舟人曰淵客榜人上榜補又曰篙工

楫師吳都大舩曰弘舩巨舩上並船曰連軸接

舩上舟楫曰艦棹連惠舟宿止曰棲薄上引王

侯舟大夫職曰擁鍾鍾說苑又縣令之職曰帆

桴上王侯舟曰青翰之舟上船上重屋曰飛盧

文船說上侯望屋曰翟室上江中舟曰舩說文

右舟船帆席

修辭指南卷第五



修辭指南卷第六

皇明國子監

音樂部

凡五篇
不分類

爾雅

釋樂

左腴

六羽

漢雋

五樂

書敘

歌樂名器 樂工倡妓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

之柳皆五音之別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

七大琴謂之離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

五大鼓謂之鼗鼓長八尺小者謂之應詩曰應

大磬謂之磬形似琴瑟大笙謂之巢列管

管端大者以玉石為之小者謂之和十三簧者鄉射記曰

十九簧三笙一和而成聲大

箎謂之沂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

云八孔大塤謂之塤塤燒土為之大如鴝子

如雞子大鐘謂之鏞書曰鏞音博以間其中謂之

剽小者謂之棧大簫謂之言編二十三管小者

謂之筊十六管長尺二大管謂之簫管長尺圍

為底賈氏以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簞大簫謂

之產簞如笛三孔而短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

約徒鼓瑟謂之步獨作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

謠詩云我徒擊鼓謂之嘒詩云或徒鼓鐘謂之

修徒鼓磬謂之卷未見義所以鼓祝謂之止祝

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所以鼓

柝連底柝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所以鼓

敵謂之簫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鉦鉦大鼗

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麻者音概而長也和樂謂

之水

右釋樂

初獻六羽隱五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佾而

仲子立廟問羽數於歌舞不倦莊二十歌舞不

故曰歌舞樂備莊二十一謂燕享之時備歷代

奏登歌猶古休成又登歌再終下奏休成永安
清廟之樂也休成又登歌再終下奏休成永安
又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壽人又周有房中樂
凡樂楚聲其所生禮已成也壽人又周有房中樂
祖樂楚聲其所生禮已成也壽人又周有房中樂
管更名曰安世樂府又武帝定郊祀之禮乃
天馬又元符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景星又元
年得鼎齊房又元封二年芝草朝隴首又元
復陰作象載瑜又太始三年行幸八溢又千童羅
師古曰益珍磬金鼓又師古曰珍美銷玉又展
與倫同玉鳴聲也依韋饗昭不相乖離也饗讀曰
日銷玉鳴聲也依韋饗昭不相乖離也饗讀曰
響昭明也言雅聲遠姚又師古曰姚標雅材又
聲昭明也言雅聲遠姚又師古曰姚標雅材又
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戲所
然不楚觀藝文志楚觀二十五篇師古曰觀以
常御楚觀藝文志楚觀二十五篇師古曰觀以
洪鍾河東賦鳴洪鍾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
鐘左五鍾皆應入則撞鳴籟子虛賦吹鳴籟籟
鍾左五鍾皆應入則撞鳴籟子虛賦吹鳴籟籟
又粵祠雞卜李奇曰謳者武衛后傳為平陽
卜又粵祠雞卜李奇曰謳者武衛后傳為平陽
謳曰朝儀叔孫通傳絲最又為籟者師古曰齊
習禮儀其中也春秋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籟位
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籟位
同並子悅臚句又臚句傳蘇林曰上為句也歌閑
反如說是臚句又臚句傳蘇林曰上為句也歌閑

張良傳歌數歌闕師古吹簫周勃傳常以吹簫
曰闕蓋也曲終為闕師古吹簫周勃傳常以吹簫
簫以樂喪賓倚瑟張釋之自倚瑟而歌李奇
若樂人也倚瑟張釋之自倚瑟而歌李奇
瑟即今之以俳倡枚乘傳談笑倚瑟倡師古
歌合曲也之俳倡枚乘傳談笑倚瑟倡師古
覆東方朔傳上置諸物令闕射之故射覆別著
也別著行相如傳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義
格五吾丘壽王傳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
各行伍相各故言不用劉德曰格五基行簫法曰
塞白乘伍至五格不得行故曰格五基行簫法曰
今戲之露著張禹傳露著星宿下明立筮服虔曰
著草名也師古曰理絲竹淳又後堂理絲竹一
習樂為樂辟何武傳樂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
理樂為樂辟何武傳樂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
音傳漏師古曰傳漏漏在殿下誼班固通賦考
古曰徒巴俞都盧西域傳師古曰巴俞人
歌曰徒巴俞都盧西域傳師古曰巴俞人
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
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
樂晉更曰都盧輕善綠者也李漫衍魚龍角抵之戲
奇曰都盧輕善綠者也李漫衍魚龍角抵之戲
又師古曰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
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
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八丈出水敖戲於庭
作霧障日畢化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
曜日光西京賦云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
變而成龍即為此也

右五樂

衆音律人曰諸音家前李夫人稱謳唱曰吳歛蔡謳
 王楚宋稱舞吹曰鄭舞趙簫上小擊鼓曰疊鼓詩選
 舞曰萬上人盛飾曰隆冠文綴長樂俱作曰
 兢氣繁聲年又曰合變爭節上樂節奏曰節
 族安嚴稱琴曰愔愔之德九選又曰冠衆藝上樂器
 不中曰某皆敗南匈奴書笙竿曰箛月歌聲
 善曰繞梁五列子長引聲曰曼聲上稱舞狀曰態
 有遺妍鮑明遠飲器曰翠樽彫觴七歌舞曰楚舞
 越吟吳都又曰東舞南歌魏文詩下作笙之竹
 曰孤篠上出陽笙底村曰懸匏上出沃笙甬曰味上
 畫笙最長管曰脩撾謂內開又曰上簫上簫
 笙擗外餘管曰餘簫上將吹笙調氣曰噍噉理
 捻笙管曰擗纖翮音捻將吹笙調氣曰噍噉理
 氣噍噉以熟銅爲簧曰熟簧上又曰幽
 簧上笛吹處穴曰上孔融笛末下穴聲曰商聲
 樂器材幹曰以危苦爲上康樂聲曰以悲哀
 爲主上稱琴曰琴德最優上撫琴指法曰樓槐
 樂持上結反上作樂曰以解嚴顏仁安俟曲而舞曰

案次而俟傳殺舞態曰軼態瑰姿上鼓琴曰抽
 琴命操燕城樂並作曰朋鳴輦作五張說食而作
 樂曰以樂侑食周但詞曰已聲夷辭沈亞作樂
 曰鳴簾吹芋楚辭席曰隆席上擊鼓曰椎鼓若干
 通後光琴曲和樂而作曰暢風俗琴曲憂愁而
 作曰操上琴之德曰宣和養氣稷陳琵琶推手
 前曰琵琶名引手却曰琶上琵琶狀曰盤圓柄直
 賦云又曰龜腹鳳頸薛牧笛曰嶧桐嶰竹歐陽
 書歡樂曰樂只衍而左思辭飲燕曰以道德燕
 三百五十五
 人孔叢書樂曰鵲絃鶴操劉孝舞之狀曰秋葯
 被風淮南箏曰仁智之器傳笙篴曰坎侯風俗
 笙篴之狀曰龍身鳳形曹毗箏之狀曰筑身俗
 吹聲曰嘯莊子稱嘯曰契神之音桓玄樂曰
 繁弦疎管蘇源任意取樂曰爛熳之樂列女
 右歌樂名器
 樂工長曰樂正禮樂人曰諧臣顧官元樂官曰
 伶人左又曰俳兒優子郝虔吹樂器人曰弦工
 藝人分廂曰東西朋上說顚話人曰談優蔡

雜伎曰作角抵優俳之觀李斯面具曰假面韋昭帶

面具人曰象人漢書踏軟索曰復索西京上竿巧

技曰跟挂腹旋傳玄西上竿曰尋撞西京稱妓

人曰狀若飛仙夏仲御又曰妙妓張華妓樂

曰歌兒舞女元結又曰材童妙妓傳玄又曰妙音

木舞魏劉邵弄傀儡子曰弄木偶崔彥妓樂盛

曰奇倡怪伎裴矩踏索交席曰舞絙平子東女樂

之害曰蠱心喪志賈會倡婦鞋曰利屣史記

右樂工倡伎

修辭指南卷第六

修辭指南卷第六

吳羅寫
袁宏刻

修辭指南卷第七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軍旅部

兵戎類凡五篇

爾雅

講武

左腴

大閱

漢雋

五兵

書敘

軍兵器用 將領卒伍

春獵為蒐搜索取夏獵為苗為苗稼秋獵為獮

順殺冬獵為狩得獸取之宵田為獠管子曰獠

氣也江東亦呼獵為獠音遼或火田為狩獵亦為狩

乃立家家士大社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

社而後出謂之宜有所謂宜乎社振旅闐闐振

三及軍于市請屯固壘成十六樂書曰楚師者
軍于鄭國之市固壘而持之三日必

五兵百官表藝以五兵師古曰三尺高紀提三尺取天下

志辰星過太白間可滅劍蘇林曰壓弧箕服行
臧音由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劍也
志女童謠曰壓弧箕服師古曰壓山桑之有
草似荻而細織之為服路弓乘矢郊祀志路
地其音基歷一簞友
下韋昭曰路大鳥號功曰楚有左烏號之
也四矢曰乘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
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
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順順後
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夏服又右夏服
馬號師古曰二說皆有據也夏服弱名亦良
盛服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頌弱其矢亦
即頌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師古曰夏服弱其
步又白羽又滿以白羽文穎曰引弓盡翎鏑
也雄戟又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千將韓王
雄戟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鉅者千將所造千
萬師校獵賦方馳千闐又櫟槍為闐孟康曰闐
女垣天狼威弧晉灼曰有狼弧之星也遺鏃秦
論無亡矢遺鏃之費師釁擾棘矜鈎戟長鍛
古曰鏃矢鋒也于木反鋌擾棘矜鈎戟長鍛
擾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鍛晉灼曰擾推塊雄也
師古曰擾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撞同謂子與
之把也鈎戟戟刃鈎曲者也鐵鍬揭竿又揭竿
也擾音憂矜長巾反鍛止列及適戍又適戍之衆
讀之者為負揭謂堅之地今適戍古曰讀曰譙謂
罪罰而白挺表陳吳奮共白挺應劭曰白劍挺
行也勝傳尉劍挺師古曰微兵又徵要也徵散卒
陳勝傳尉劍挺師古曰微兵又徵要也徵散卒
挺技射劍自拔出也微兵又徵要也徵散卒
復相聚也師古蒼頭軍又呂臣為蒼頭軍服度
曰微上堯反

若赤眉之號 轅門 項籍傳諸侯將入轅門張
以相別也 艾旗 又斬將艾旗師還兵 又何不還兵
謂巡 異軍 又異軍蒼頭特起 應 馬筆 張耳傳杖
兵 十城 張晏曰言與衆異也 泉將 布楚泉將九江
華師 古曰張晏謂馬不川兵 泉將 布楚泉將九江
勇健也 偃 華 又殷事以畢偃華為軒蘇林曰
淳曰偃武備 連兵 又連兵車輅軒者朱軒也如
而治禮樂也 連兵 又連兵車輅軒者朱軒也如
之師 古曰言直帶 鞬 鞬 又彼甲鞬鞬師古曰鞬
鞬 莫 按甲 又按甲 戲 下 又居戲下無所知名師
疑兵 多 又益為疑兵 戲 下 又居戲下無所知名師
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 拳旗 樂布傳身履
管也 効 致也 謂各致其所獲 拳旗 樂布傳身履
矣 李 奇 曰 拳 技 也 孟 康 曰 拳 擊 也 衛 安 傳 拳
取也 師 古 曰 謂 勝 敵 拔 取 旗 也 拳 擊 也 衛 安 傳 拳
古曰守衛者 游兵 彭越傳越常往來 適卒 鄭食
量之 守衛者 游兵 彭越傳越常往來 適卒 鄭食
令適卒 分守成阜 師古曰適讀曰譴 前垣 又其
垣 李 奇 曰 前 鋒 堅 閉 若 垣 牆 也 謂 攻 其 壁 壘 之 前
車 自 障 若 垣 也 師 古 曰 非 也 謂 攻 其 壁 壘 之 前
垣 引 強 周 勃 傳 材 官 引 強 服 虔 曰 能 引 強 弓 弩
強 其 小 兵 又 顧 廣 左 右 執 戰 皆 什 蹶 張 申 屠 嘉
兩 又 蹶 張 如 淳 曰 材 官 之 多 力 能 蹶 張 申 屠 嘉
官 蹶 張 律 有 蹶 張 士 師 古 曰 今 之 弩 以 手 張
故 曰 蹶 張 以 足 蹶 蹶 隊 率 又 為 隊 率 師 古 曰 以 手 張
若 曰 蹶 張 蹶 蹶 隊 率 又 為 隊 率 師 古 曰 以 手 張

滿 周 亞 夫 傳 軍 士 史 故 甲 銳 兵 刃 發 持 滿
於 不 發 矢 而 引 滿 莫 邪 曰 莫 邪 吳 大 夫 也 作 寶 劍
之 不 發 矢 而 引 滿 莫 邪 曰 莫 邪 吳 大 夫 也 作 寶 劍
因 以 名 芒 刃 又 芒 刃 不 頓 者 師 古 曰 芒 大 也 作 寶 劍
官 名 芒 刃 又 芒 刃 不 頓 者 師 古 曰 芒 大 也 作 寶 劍
峯 燧 文 穎 曰 謂 刀 之 利 如 豪 芒 也 烽 燧 又 作 寶 劍
畢 枯 卓 頭 號 寒 以 薪 草 置 其 中 常 低 之 有 寇 即
火 然 舉 之 以 相 告 曰 烽 燧 又 作 寶 劍
之 望 其 煙 曰 燧 師 古 曰 燧 又 作 寶 劍
弩 弩 往 來 華 筒 木 薦 又 何 如 孟 則 華 筒 木 薦 以
皮 作 如 鎗 皆 被 之 木 薦 以 木 蘭 石 又 具 蘭 石 城
版 作 如 鎗 皆 被 之 木 薦 以 木 蘭 石 又 具 蘭 石 城
上 雷 石 也 師 古 曰 渠 苔 渠 苔 鐵 鋌 蔡 師 古 曰 渠 苔
曰 雷 石 也 師 古 曰 渠 苔 渠 苔 鐵 鋌 蔡 師 古 曰 渠 苔
牙 鋌 鐵 把 短 也 師 古 曰 渠 苔 渠 苔 鐵 鋌 蔡 師 古 曰 渠 苔
敵 人 驕 發 又 村 官 驕 發 師 古 曰 驕 發 之 善 者
也 驕 發 又 村 官 驕 發 師 古 曰 驕 發 之 善 者
矢 以 什 伍 又 什 伍 作 前 師 古 曰 什 伍 虎 落 又 為 中 周
射 也 什 伍 又 什 伍 作 前 師 古 曰 什 伍 虎 落 又 為 中 周
日 虎 落 落 外 蕃 也 若 今 時 竹 虎 也 蘇 氏 曰 竹 虎 氏
落 於 塞 要 下 以 沙 布 其 表 旦 視 其 迹 以 知 旬 奴
來 入 一 名 天 田 師 古 曰 蘇 說 非 試 弁 期 門 孟 康
也 虎 落 者 竹 皮 相 連 遮 落 之 也 試 弁 期 門 孟 康
日 弁 本 兵 柄 師 古 曰 試 弁 期 門 孟 康
手 搏 萬 三 千 匹 師 古 曰 試 弁 期 門 孟 康
騎 萬 三 千 匹 師 古 曰 試 弁 期 門 孟 康
古 曰 試 弁 期 門 孟 康
令 伍 符 軍 士 什 伍 相 保 之 符 信 也 如 淳 曰 漢 軍
法 曰 伍 符 軍 士 什 伍 相 保 之 符 信 也 如 淳 曰 漢 軍
行 奮 勞 二 歲 斬 首 以 尺 籍 書 下 縣 移 郡 令 故 行 不
什 伍 之 符 要 節 度 也 渠 率 吳 王 傳 為 渠 率 故 行 不
人 縱 授 吳 王 孟 康 曰 方 言 戰 謂 之 縱 楚 江 反 行 間 又 行
師 古 曰 縱 謂 以 矛 戟 撞 之 縱 楚 江 反 行 間 又 行

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
 木兵器所資故止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獮索
 也取不孕者校衛青傳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
 獮應殺氣也校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
 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櫓劉屈氂傳以
 校則別為幡耳不名其校也櫓牛車為櫓師
 古曰櫓指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支兵趙充國
 櫓用自蔽也一說曰望敵之樓也支兵傳充國
 予叩將期門位飛羽林木樵又為壘壘木樵師
 為高木以校聯又校聯不絕師古曰校為用木
 望敵也校聯又校聯不絕師古曰校為用木
 荷按滅耳也周禮校人掌工馬之政六廐成校
 蓋用關械闢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
 謂以木相貫遮閑禽獸也今
 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以角曰弓
 玄甲霍去病傳發屬國玄甲軍師
 曰以木曰弓
 九
 稅介序贊稅介免胃師古元戎董賢傳統帥元
 大衆將屯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
 將此屯鉤鐔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
 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負簡又抱辜負簡師
 劍而小鐔音旄又音尋負簡古曰蘭盛弩矢
 者也其拔距甘廷壽傳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師
 形架掘拔距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
 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遺法
 力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
 丙吉傳驛騎持赤白置校陳湯傳益置楊威白
 囊邊郡發奔命書置校虎合騎之校師古曰
 囊邊郡發奔命書置校虎合騎之校師古曰
 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羽獵揚雄傳
 月羽獵服虔控弦匈奴傳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曰士負羽控弦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

弓服刀西域傳兵有矛服刀劍劉德曰服刀者服也師古曰拍音如解音俾又音陞

右五兵

藏弓曰韃左造弓弩曰及時力伍子胥弩牙曰機

又曰金機命弓不走曰張不流考角之妙

曰青白而曲末上弓角奇者曰駢牛之角傳外

筋奇者曰荆縻之筋上弓膠奇者曰烏號之柘

弓材皆奇者曰鍊材上筋皮曰剽筋壽華劉禹錫

矢服曰竿左又曰步义漢制藏箭曰韞左響

箭曰鳴鏑飛箭曰流矢上箭幹之妙曰赤黑而

陽聲考工稱好箭曰鴻殺相稱上搦箭曰撓之

上矢之善者曰騶鼂兵器曰鬬器趙充國以繩纏

劍把曰崩綏文田數甲楯曰若干被周勃被乾飯

曰糲王莽藥箭曰以毒藥傳矢恭狀羅鼓曰征鼙選

十正弓弩器曰排檄荀性奇弓曰燕角之弧列

奇箭曰朔蓬之幹上弩發箭處曰綦潘岳以石

擊物曰礮石貌反載弩車曰塼平音西都射

雉弩名曰黃間潘岳射雉弩矢曰剛挂上楯脊曰

楯瓦左矢鏃曰匕上劍鼻曰璚音衛又曰瑒

上弓刀曰吳戈秦弓楚甲曰犀甲上裝成劍曰

貝劍異著練袍曰被練上玉裝劍曰玉貝寶

劍王莽白旗子類曰前茅慮無左弓衣曰攷左劍

口曰鐔呂靜劍鞘曰室方劍兩刃曰臘周官臘

劍握曰莖上劍事曰鐵英金類上越絕書下又

曰齊金楚鐵上管子堯釜釜曰首鎧文說弓末曰簫

名擇弓中央把曰弣上弣淨弓閃面曰淵上盛弩

矢器曰欄呂氏屬弩矢於弦曰注左兵車曰廣

車止以殺血豐鍾曰落左慶鍾成曰饗某以落

之上兵懋曰釋甲絆馬左

右軍兵器用

大將曰督帥後郭國威統軍曰貴將取所寵將

曰愛將高唐專任之將曰裨將李光又曰褊裨

上引主兵出曰專軍別將後郭披帶曰擐甲介

馬何進將自同士卒曰絕甘分少馬遷孝經

絕甘少將之子曰將種史文軍行以車為門曰轅

門紀又曰虎門宏禁兵營曰禁營潘開兵之長

帥曰兵長兵衆曰武旅劉禹稱武勇人曰軍

鋒之冠前匈奴軍行宿屋曰菴廬皇甫刀箭傷曰

金夷班超帶甲而騎曰甲騎匈奴兵出曰祠兵羊公軍

行乾酪曰燂蠡楊雄上闕軍食曰軍無見糧項羽

敗亡之卒曰皆鋒刃之餘寶融兵書曰軍志左軍

行所止曰軍行頓止皇甫嵩軍行撫治曰須管慢

修立上知兵曰深曉兵要後南匈奴用兵盛曰戎旗

星屬上兵不中覆曰不復內御馮又曰中御淮南

子重帥曰瓜牙肩臂之帥書集中軍曰中堅武光

知兵曰曉暢軍事諸葛武侯犯軍令曰奸旗鼓左軍

退曰反旌退師洪千人軍曰千甲詩兵馬曰健

兵倅馬杜牧整齊之曰稱妮光武又王軍將行曰

考鉦有期沈下巡人曰巡卒張平習射人曰積

射士後鄧晨軍却退曰遷延之役左不能守曰

無武守上軍之體曰中權後勁左軍和曰卒乘

輯睦上望敵人曰候人上指令曰唯某馬首是

瞻上軍中禮曰左執鞭弭上又曰右屬橐韞上

將帥所至曰麾蓋所臨恭書從軍曰載筆從

師徐幹不成管屯曰某師不能軍左兩主相見禮

曰軍衛不徹警上稱將曰龍驤麟振晉段灼在軍

所曰在行左所隱漏兵曰脫卒漢整軍曰正營

部程不

右將領卒伍

戰陳類凡六篇

左腴

治兵

漢雋

搏戰

書敘

戰爭勝負 誅戮鬪擊 夷狄蠻貊

邊垂疆境

治兵隱五振旅又八而飲至又歸而兵猶火

又兵猶火也嘗寇隱九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

不戰將自焚嘗寇速去之嘗試也試敵之堅而

侵軼又懼其侵軼我也懼秉戎師又秉戎師謂

謂伏兵中擊為師期隱十為師期謂左拒右

拒五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能軍

五樂堂

四

死亡故命勝因又乘利席勝師古曰席折北又折
云請命古曰折傳刃又不敢傳刀於公之腹李奇
救也北奔也傳史奪便師古曰其傳自奪便陷陳
師古曰本傳史奪便師古曰其傳自奪便陷陳
反字本傳史奪便師古曰其傳自奪便陷陳
以被陷兩陳得陷堅常陷堅極武陸賈傳夫差
亡最周勃傳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
最者凡也總言其殿又擊章邯平縣最師古曰
攻戰克獲之數被傳暴冠軍又布也謂鎮軍後古
丁見敵反露布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軍之反中率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最也師古曰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侯也師古曰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
科著在法令者也中付仲反
古曰自當功過相勝也威稜李奇曰神聖之威
不能勝功過相勝也威稜李奇曰神聖之威
曰後過當言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猶動也過當言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於所獲也過當言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而殺過也過當言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師古曰過也過當言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而多殺也過當言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殺多殺也過當言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
謂一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者曰一級故右
武公孫弘傳守成上名生一武師武節相如
節公孫弘傳守成上名生一武師武節相如
逝公孫弘傳守成上名生一武師武節相如
失亡杜周傳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謂因虜機變

械飾吾丘壽王傳機變械飾吾丘壽王傳機變
衡衡所以相害之具衡行則中絕師古曰
衡衡所以相害之具衡行則中絕師古曰
橫也厭難辛慶忌傳折衝厭難師古曰
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也廟勝也
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廟勝也廟勝也
索也古曰疏捕又合疏捕又合疏捕又合
跡言尋跡而捕之也梟俊陳湯傳梟俊陳湯
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畔敵乃有畔敵
春秋左氏傳曰俊謂敵之魁率畔敵乃有畔敵
名如淳曰不敵當武僉武僉精兵折衝李尋傳
敵攻戰為畔敵也武僉武僉精兵折衝李尋傳
欲衝突為畔敵也武僉武僉精兵折衝李尋傳
合交謂批難王莽傳批難王莽傳批難王莽
兵交謂批難王莽傳批難王莽傳批難王莽
謂據險而後距師古曰後距師古曰後距
以距鉦廠又充鉦廠者孟康曰鉦廠者馬脊創
敵鉦廠又充鉦廠者孟康曰鉦廠者馬脊創
戰爭曰當百死之陳後論又曰控弦抗戈南句
又曰臨場決敵劉軍盡力死戰曰致死趙充
被傷多曰身如刻漆周泰傳兵氣盛曰兵氣靈
震書必勝曰前無生寇策表孫圍合曰兵陳
四周孫請興兵曰請師期融將舉兵曰勅其嚴
兵馬劉表某治兵曰令繕將進逐北之勢曰
東馬懸鋒戰勝歸曰凱旋唐士爭競曰西岳

東琴詩盧事敦弩侯之曰機毒矢以待之敗曰

兵破士北唐又曰折劒張圍不宜急曰宜少寬

挺緩又曰寬挺勝夷狄曰繫頸顙而繫北

閩後西軍刑曰遁北之刑兵畧自言功高曰今

日我上也左囚虜自稱曰累臣左禽獲者曰累

囚上兵將潰曰無守心上被禽縛曰皆衿甲面

縛上責兵不勇曰盡客氣也奮兵曰提劍揮

鼓紹又曰援斧擐甲上獻捷音曰吉語漢陳

右戰爭勝負

修辭指南卷七

五

五樂堂

側手歐人曰臂撥某公羊某密伺擊人曰狙擊

張貸死曰賒死秋仁其罪大曰罪至十族外囚

絞斬曰棄市後靈殺慘之曰劉思玄飲鴆藥曰

乳藥陳蕃決殺人曰死杖下球陽被責自殺曰就外

草自屏強呂決死刑與食曰刑官屬具饌送之宣董

誅殺虜多曰朝鼎夕砧蘇凌遲人曰剥面勞腦

者唐官又曰支革判解後西受誅之狀曰數躬中

體譚誅殺曰斬斷殖醢後東爭飲食曰狗彘之

勇荀榮賜劒死曰賜之屬鏤以死左絞死曰絞

縊以戮上關之狀曰麤聲奮態沈亞就戮曰伏

毆刀後虞被傷曰身有金夷張戮人血流曰流

血丹地敦王斬刑曰殊死後光被刺未死曰未殊

飲後來打人曰鞭撲交下後列請誅曰席藁請罪

雖血污色曰朱殷左以血塗鼓曰蒙上將受誅

之備曰棺絮在後後漢誅之曰汚蕭斧陳琳折

人骨殺之曰櫓幹而殺之羊擊擊殺曰擊而殺

之上戮而榜之曰加木左俟時戮之曰大刑將

至上戮誅皆盡曰無噍類唐武

修辭指南卷七

五

五樂堂

右誅戮鬪擊

使異國曰信使如相又曰建節銜命寇譯語人曰

舌人杜牧又曰譯官如公言譯語曰吏譯後遠夷

詩掌四夷樂官曰鞮鞻氏禮周四夷曰外臣匈奴東

夷之樂曰昧禮南蠻之樂曰任上總言夷樂曰

禁昧班周又曰昧任昧禁之曲左思又曰

狄鞮之倡如相西戎之樂曰狄鞮郭璞扶婁國

所在曰南垂之南王向化來朝曰歸日出

主後遠夷極西蠻所在曰日入之部上荒服

外所食曰不見鹽穀上歸化曰長願臣僕上東

方曰夷公南方曰蠻上西方曰戎上北方曰狄

上異國入貢所乘曰毛車十洲記外國占宜入貢

侯曰東風入律後漢遠國朝貢所經曰災風弱水

梁元帝職又曰身熱頭痛又曰濟弱水上

揀物入貢曰搜奇蘊上匈奴曰降奴上匈奴宗

族曰宗種匈奴西戎食曰湮醪皮毳之食杜夷蠻

謝罪儀曰脫帽避帳匈奴蠻夷向化曰改襟輸

寶後南夷狄曰殊方偏國列蠻夷首曰穹居之

君顏延又曰卉服之酋上僻遠異國曰偏譯後

夷蠻販人曰鳥獸之氓太冲蠻夷大族曰貴落

下蠻夷贖罪貨曰倭何承天蠻夷北狄曰瓊鄉

劉孝書南方夷語曰言語嘍嘍吳道元異國非

久留處曰毳幙難淹劉孝儀又曰醪漿易厭上

異國入朝曰月窟向風夷狄衣曰荷旃

被毳王又曰以毛毳為衣後漢上貢曰飛苞驛

能夢譯語人曰象胥禮夷狄之法曰戎索傳

右夷狄蠻貊

西北邊曰二垂詩邊郡曰障徼王虜窺犯曰覲

邊張習邊利曰狃快邊利後西軍前多急奏曰

羽書日聞西羌備邊曰嚴塞明候南匈奴久任邊

郡曰典邊日久上邊安曰無足馬之蹤上邊境

不寧曰疆場日駭左近有北事曰日者北邊有

釁戎狄侵邊曰疽食浸淫西羌邊之事曰寒

候符革極邊曰被邊韓王帥乏人曰無良邊

陞士傳治邊之職曰增陴繕械唐崔外界人曰

微人後叩邊曰款塞江總事兩國人曰兩

屬漢樓與邊人交易曰互市吳周

右邊垂疆境

盟要類凡二篇

左腴

交質

書敘

盟誓要約

交質隱三周鄭交質謂交請成隱六鄭伯請成

請與講渝盟桓元盟曰渝盟行成莊四使行人

楚為許賂傳十五晉侯許賂中承命又敢不稿
成師謂迎勞也大夫云云既而不與謂同盟在盟府要
言約之二十八載書要郊勞三十三自郊勞至
勞去來繼舊好又四衛衛武子來聘公與之宴
盟主文六秦繆之為盟主主盟文九無德何
諸侯弗與成與成崇秦與國也唯命宣十二
命是聽又兩釋謂皆釋之也會所成十一所
亦唯命又秦伯歸而皆晉成聽成伯如晉聽
處背成謂背約也背晉成聽成伯如晉聽
成聽猶受得請成十六承晉君之命以請借助
地謂受成得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借助
襄四節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故邑杖
信襄八枝莫如信言人驛施之盟襄十王賴之
之盟驛施之盟驛施之盟襄十王賴之
得重盟不以犬雞舉其契契王叔氏與伯與合
契要約有昭元吳濮有徹命昭二徹命弘
之辭也有昭元吳濮有徹命昭二徹命弘
使命於晉拜德昭元吳濮有徹命昭二徹命弘
十七矯子之命以滅尋盟昭三十二冬十一月
三族謂詐稱命也尋盟昭三十二冬十一月
師合諸侯之大盟定十晉不于盟
夫于秋泉尋盟干盟謂于犯盟誓

結好曰要結好命左誓不廢命曰有死無貳

右交質

不可信曰不可以盟羈也有畏竊盟曰匱盟
上券契曰質要上誓言曰陰有宰物者裴延指
誓曰某在此不敢食言彭相盟約曰結言自立
契約曰要領又曰要來高所不遣子曰留
子齊誓不北行曰毋北行一寸信約信曰誓上
泣牲曰盟上設盟而用犬豕雞曰三物詩
右盟誓要約

修辭指南卷第七

修辭指南卷第七

章

五樂堂

吳曜寫
章儒刻

修辭指南卷第八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草木部

蔬穀類 凡五篇

爾雅

釋草

左腓

滋蔓

漢雋

薦莽

書敘

花卉疏藥 五穀薪蒸

藿山韭 荅山葱 勤山齏 蒿山蒜

種者荖葱薺山薺廣雅云山薺當歸當細莖大葉薺薺今似薺而薺大楸木櫟

櫟木槿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
墮可食或呼曰及亦曰主蒸朮山薊本

云木一名山薊今楊枹薊似薊而肥大薊今呼之爲薊箭王薊

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帚
江東呼之曰落帚
菜王芻
呼鷄脚莎
菜蓐也今拜

三、關於「新民主主義」

三、關於「新民主主義」

蔞藿 蔞藿亦
繁蒻 蔞白
蔞藹 今人呼青蔞香
中炙啖者爲蔞藹

牡藪無子者齧彫蓬薦黍蓬別蓬種類薳鼠莞亦莞屬也纖細

似龍須可以爲勤鼠尾可以疥莫大齊似齊葉細俗呼

之曰塗虎杖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孟狼尾似茅今人亦以

覆瓿
瓿中
也詩
如意
茅蒐
今之
蒨也
果

羸之實栝樓今齊人呼荼苦菜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萑

今荒蔚也。葉似花方莖白華。鶯受小草有雜華。莊節間又名監丹。廣雅云鶯綵色似綵。

稷今江東人衆謂黏戎謂之荏菹即胡

卉草百草總名
 荒雀雀
 箭雀麥
 麥即燕麥也
 蘗烏
 養菴
 菴菴

修辭指南卷之二 五樂堂

芡菟葵 皆未詳
 黃菟瓜 菟瓜似土瓜
 荊藟豕首 本草曰豕首

盧一名蟾蠍蘭今江東
呼稀首可以墻蠶蛭
莽馬帚似著可以為掃帚
菰懷

芣牛蘄
今馬蘄葉細銳似芹亦可食

葵蘆葩
葩宜爲蔬蘆葍蕪菁

屬紫華大根
俗呼電葵
洎灌
詳未
茵芝
芝一歲三
華端草
筍竹萌
初生

者蕩竹竹別名儀禮曰蕩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莪蘿今莪蒿也亦曰蘿蒿

芰蔕芰蔕經履未詳蒼接余其葉荷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

短隨水深淺江東食
之亦呼爲落音杏
白華野菅
菅茅屬詩曰
白華菅兮

白蘄即上非芴即土瓜也 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 葵

萎 藥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煑

五樂堂

1944

黃牛脣毛詩傳曰水鳥也如黃亦可連異翹一名連若又澤烏養即上傳擯
目一名結縷俗釐蔓華一名菱厥擯中菱今水大
菊蓬麥一名麥句辟牡養詳前山莓今之木蕒
亦可食齧苦董今董葵也葉似柳薄石衣水苔
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薄葉鞠治牆今之秋唐
似簾而大生冰底亦可食苗脩詳未莖莖益
蒙女蘿女蘿菀絲爰采唐矣苗脩詳未莖莖益
覆益也實似荷及董草呼為董音斬江東藏百足
而小亦可食今蜀葵也似葵藥狗毒樊光云俗垂
詩莢戎葵華如木槿華藥狗毒語苦如藥垂
比葉詳未復盜庚旋復芋麻母苴麻盛灼九葉今
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藐苳草名此苳廣雅
俗因名為五葉即此類也職黃除職草葉似酸漿草小
云倚商活脫南也職黃除職草葉似酸漿草小
作菰藟車芑與藟車香草權黃華今謂牛芸草
食似菰藟春草一名芒草終葵繁露承露也大莖
葉著莢莢春草本草云終葵繁露承露也大莖
色莢莢春草一名芒草終葵繁露承露也大莖
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鈎藤姑鈎藤也一名王
食生廢田中一名苳氣鈎藤姑鈎藤也一名王
赤味望藥車長丈餘困極祿詳未搜烏階把即烏
苦連相著狀如杜土鹵杜衡也似肝虺牀蛇牀
把齒可以染皂

名馬林疎菽未赤袍薊即上苑奚穎凍款凍也
廣雅云中蘗地蘗也似蘗今江東名為小者茵
生水中蘗亦曰蘗蘗一名陵時黃華華白華
大小若華色異名蘗一名陵時黃華華白華
異名若華色異名蘗一名陵時黃華華白華
茨亦若華色異名蘗一名陵時黃華華白華
山麻生山中莽數節竹類也桃枝四寸有節
今挑枝節間鄰堅中竹類也簡茶中言其中仲
相去多四寸鄰堅中竹類也簡茶中言其中仲
無筯亦竹類筯箭萌萌筯屬也篠箭別二
袍霍首素華軌詳未苳夫王苳草生海邊似
人采以蓼月爾似蓼可食歲馬藍冬藍也姚莖
爲席不食拔龍葛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遼牡茅白
屬卷耳苓耳爲常菜或曰苓耳形似鼠耳東呼
如蕨蕨廣雅云紫莖非也初生薺邛鉅今藥草
盤蕨廣雅云紫莖非也初生薺邛鉅今藥草
本繁由胡苳杜榮今苳草似茅皮可稂童
也梁蓀蓀蓀即蓀也今江東呼為蓀的藪
梁蓀蓀蓀即蓀也今江東呼為蓀的藪
即連購蓀蓀蓀即蓀也今江東呼為蓀的藪
實云蓀蓀蓀即蓀也今江東呼為蓀的藪
草云蓀蓀蓀即蓀也今江東呼為蓀的藪
策刺比刺蓀蓀即蓀也今江東呼為蓀的藪

右釋草

子 178—494

右滋蔓

薦芥景紀或地鏡廣薦草芥水泉利而不得徒

金芝宣紀金芝九莖服虔曰薦五行志持板

荊又荊之有子者曰根荑禮樂志根荑以

枯槁木經冬落者曰枯槁謂草垂穎又

秀垂穎師古都荔又都荔速芳師古曰菜茹食

志菜茹有駐師古都荔速芳師古曰菜茹食

夷香草也非辛結縷矣莎又師古曰結縷蔓生

夷香草也非辛結縷矣莎又師古曰結縷蔓生

車衡蘭又應劭曰藹藹一名藹本射干又師古

手類白芷根似耳此薑蕒荷又師古曰薑之生

說射干即烏扇耳此薑蕒荷又師古曰薑之生

色也藹藹藹藹也根旁生歲持若孫又師古曰

持當為符字之誤符蔣芋青蘋也又張揖曰蔣

鬼目也歲之林反蔣芋青蘋也又張揖曰蔣

諸柘巴且又張揖曰巴且一名巴蕉藏蕒蕒段又

璞曰藏蕒草中牛馬東牆彫胡又張揖曰東牆

蕒蕒也蔹蔹也又張揖曰蔹蔹也但不知為何

菴間軒于又張揖曰菴間也生水中菴音施

嚮布寫又張揖曰嚮盛也師古曰嚮

芴又師古曰嚮盛也師古曰嚮

辛夷耳為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

荻緩華中齊賦夫之扶以扶風今孟康曰荻

待風駿鴟貨殖傳不有駿鴟至死不飢師古曰

都安縣有陽國志曰汝山郡樵蘇韓信傳樵蘇

薪也蘇根者有根錯傳根者之徒師古曰草菅

管然若茅也艾不毛日西南夷傳不毛之地師

右薦芥

木槿別名曰日及又曰王蒸爾奇草木曰芳

草甘木班固曰又曰嘉木芳草何蒼耳莖曰泉莖

列子莓苔曰澤葵昭秀菊曰亭菊表宏芳草

曰麗草七冬生花草曰寒卉蜀都書香草曰沅

藍澧蘭詞以蕙束物曰蕙綢上九日送菊數曰

若干束鍾文與遺菊語曰以助彭祖之術上忘

憂草名曰萱草皋蘇應揚芙蕖曰澤芝注

曰水華本草萬華術蔓菁曰封坊食辛菜曰食

煮家雞頭曰雞雍莊又曰鷹啄草蒲白曰深蒲

馬融今 蒜曰西戎之蒜賦鈞薑曰南夷之薑上菜

時曰秋韭冬菁上南薑之用曰拂徹羶臚上芡

曰菽音役嫩菽曰牛角菽齊民要胡綏曰香綏

菜曰惟筍及蒲詩美菹曰玄圃鳳足之菹

北門之鼓上諸美菜曰白露之茹均吳好豉曰張掖

之蘇上又曰菜以筍蒲上菖蒲根曰昌本馬融澤

蘭曰蘭紅選江秦皮曰枰木鴻烈蟬殼曰蜩甲

宮固濟藥曰蓋封四際文韓湯曰柔湯淳于檳榔

曰檳門李當之黃連曰上草江淹黃連之効曰

禦藥辟妖上桂曰百藥之長文說亭薳曰苦草曠師

水藻曰惡草上蒺藜曰旱草上艾曰病草上

黃精曰太陽之草博物志鈎吻曰太陰之草上宜

男草曰鹿葱風土記支子曰木丹本草

右花卉蔬藥

稷秫黍稻麻大小豆麥曰九穀周禮稻黍稷梁

麥苳曰六穀上麻黍稷小麥豆曰五穀上禾曰

嘉穀文說稻曰嘉蔬禮稻之黏者曰秫古今禾之

黏者曰黍曰稷文說稷曰五穀之長上粟曰嘉穀

之實上稌曰床古今為飯美者曰山陽之稌呂

秋又曰玄山之梁依七又曰雍丘之梁左思黍稷

之總名曰梁楊泉物大豆曰菽廣雅豌豆曰留豆

大麥曰粦上小麥曰秣上瑞禾曰靈稼曹植

又曰合穎連莖上魏收後魏書瑞苗稂之長曰

克箱尚書禾稈曰稊上粳米曰疎米家語菜豆曰

王芻離騷麥曰蘗潘岳賦又曰穉平子南都稻

曰稌說文杭曰秬古玄反黑黍曰秬呂氏春秋胡豆曰國

豆鄴中記石稻麥時曰冬稌夏稊文說蒺梨曰薺

離米不啻量曰不稊高駢簸米曰鼓筴播精世問

撲檄碎木曰薪材陸龜蒙柴草曰芻茨薪蒸華陽

密大曰薪樂天小曰蒸上薪曰薪藁貨殖又曰薪

蘇王

右五穀薪蒸

果木類凡四篇

爾雅 釋木

子 178—497

為守宮槐葉畫聶宵炕槐葉畫日聶合而夜槐

小葉曰榎榎當為榎大而敲榎敲者為榎小

而敲榎左傳曰使榎者為榎椅梓即榎榎赤棟白

者棟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終

牛棘即馬棘也其灌木叢木詩曰集宛木苻婁

謂木病而長黃藹樹實繁抱道木魁謂樹木

枝節目盤枝節目盤械白接如耳端紫亦可梨山檣

即今桑辨有甚梔辨牛女桑槎桑今俗呼桑樹

桑樹榆白粉粉榆先生葉却唐棣移似白楊江

常棣今山中有棣樹檟苦茶樹小似梔子冬

飲今俗早采者為茶晚取者檟樸心別名榮桐

木即梧棧木干木樞木也江壓桑山桑似桑材

及車木自樊神樊立死槁不樊蔽者翳樹陰翳

詩云其木相磨樹枝相楷敲謂木皮梢梢擢

謂其無枝柯梢樅松葉柏身今大廟梁材用此

權長而殺者樅樅松葉柏身今大廟梁材用此

密之有美從樅柏葉松身詩曰樅句如羽喬樹

曲卷似下句曰料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樹

鳥毛羽如竹箭曰苞叢生如松柏曰茂婆娑如槐

曰茂言亦扶祝州木髦柔英皆未槐棘醜喬皆

棘桑柳醜條阿那椒檄醜貌今江東亦呼

機似榮黃桃李醜核中人瓜曰華之桃曰膽

之棗李曰寔之植黎曰鑽之皆似梨而酢澁見

禮小枝上繚為喬謂細枝皆繚上無枝為檄

檄檄木族生為灌族

右釋木

楠木莊三王遂行卒榛栗莊二十七女贊不過

墓木拱矣墓三十二爾墓之庇焉而縱尋斧焉

文七宋成公將去之則木根無所庇庶矣此

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木根無所庇庶矣此

所謂庇焉而縱翳桑宣二舍于翳桑謂

爭斧焉者也翳桑宣二舍于翳桑謂

鉅鹿觸美美二初穆姜使擇美部婁無松柏

既而無美美二初穆姜使擇美部婁無松柏

小阜無松柏大木小國不及大國嘉樹

敢封殖此樹以無忘昭十一尾大不掉末樹檟

以及召公末大必折昭十一尾大不掉末樹檟

哀十一樹吾末大必折昭十一尾大不掉末樹檟

可材也與其亡乎豫章吾以力事君不可以

而後扶豫章大木也

右楠木

木下 泰子

五樂堂

馬融又曰玄林包竹上玄幽又曰奇樹玳果平子
帝苑草木曰靈草神木班固又曰豐草茂樹上桂
曰朱桂王文椒曰房椒楚祠又曰申椒上松曰霜
下傑亮陶元早採者曰茶文說晚採者曰茗上桑曰
神木典術箕榆曰白粉文說槐生五日曰兔目子莊
季槐生十日曰鼠耳上好棗曰周文弱之棗仁安
賦居好李曰房陵朱仲之李上好梨曰張公大
谷之梨上山梨曰亭上柿曰梁侯烏裨之柿仁安
甘橘曰木奴江表奇果曰商山之果命七劈橘子
曰披黃苞以授甘岳潘石榴曰丹若雜治棗曰新
之禮治栗曰撰之上治桃曰膽之上治柎梨曰
攢之上柿曰赤實果文說棗大而銳曰壺棗上棗
乾曰棗脯史楚林檎曰黑檎廣志大栗曰巨房之
栗表淮觀柑子曰胡柑風十石榴曰若榴廣志又
曰安石榴晉灌杏曰文杏西京雜記東柳曰吳
椰選椰葉鹿梨曰穰詩疏又曰鼠梨上柚之精者
曰甘吳氏柚出處曰雲夢之柚春秋果子曰寒梨
乾榛七甘棠梨曰杜梨上桃曰五木之精術典李

曰趙李上桂曰招搖之桂呂氏春秋椒實大者
 曰檠玉衡好橘曰洞庭負霜之橘上好椒曰仇
 池連蒂之椒上查橘等味曰蜚吻梨鼻柳子厚
 右竹木瓜果
 修辭指南卷第八
 吳曜章
 章權刻

鶴乘軒

將戰周人受甲者皆曰使鶴余焉能戰

六鷁飛過宋都風也鳥鳥之聲襄十五齊師夜遁師曠曰鳥鳥

之聲樂蓋得先鳴襄二十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蓋比於雞鬪勝

而先鳴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鷹鷂逐鳥雀去聲

之逐鳥
公膳曰雙雞襄二十
病更之以鷺御者知之則

去其肉而以其燕巢于幕又燕巢于幕鳥名官

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使昭子問焉。曰：

也我知之矣若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

五言古詩
五言樂堂

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鳴氏

司馬也 鳴鳩氏司空也 奕鳩氏司寇也 鶡鳩氏
司事也 五鳩鳩氏名心 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

正度量夷民者也九苞爲爲鵠爲鵩昭二十
九農正苞民無乖者也衛公子朝

與華氏戰于楮丘鄭解頤爲鷄犧又賔孟適郊
鷄其卽頤爲鷄鷄書陳名鷄犧兒雄雞自斷

其尾謂之符者曰自彈其鐵也孟鵲谷來巢

十五有鸛鶴來巢書所無
介佳又季邱之雞圖

也此鳥外枯不在音界一美三以介其義
氏爲之鳥矣七書鄭人公孫彊鳥則擇木
金巨

一鳥則擇木而居，余翼而長之。

木豈能釋鳥乎
如所余翼而長之

右鶴乘

余翼而長之哀十八子西曰勝出
如卵余翼而長之

神爵宣紀神爵集雍晉灼曰漢注大如鷩威鳳又

威鳳晉灼曰鳳又辨得以春夏適巢探卵探卵師古曰適牠牠

反
梟鏡郊祀志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毋破鏡獸名食父如淳曰漢使

東郡送臬五月五日作臬羹以梔雞五行志梔雞皆鳴師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

古曰殊翁禮樂志亦鴈集六紛負殊翁雜五采
雄也殊翁文孟康曰殊鴈也言其文采殊異

翡翠
子虛賦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

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白鵠駕鵠又師古曰白鵠水鳥也駕

野雙玄鷄又師古曰鷄鷄也今關西昆雞

鷺也。又張揖曰：昆雞似鶴，**翳鳥**、**鳳凰**，又張揖曰：

五樂堂

有五采之鳥曰鷩鳥又張揖曰鷩鷩似鳳西方之鳥也鷩焦明交精旋

目又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
師古曰今荆郢間有水鳥大於鷺而尾短目

旁毛長而旋鳴又師古曰鴻字鵠
其旋目乎鵠也鵠俗爲獨豹者

也此其族目煩鶩庸渠又郭璞曰煩鶩鳬屬庸渠似箴莊

烏盞又張揖曰箴沘似魚虎而蒼喙喋菁藻明

交入黠色冠冠離也虛虛滋也
爵交菱菱又又師師古古曰曰咬咬天天實實校校獵獵賦賦追追天天實實應應助助

曰天寶雞
見鳥又噍
噍是鳴師
弱尤又三
軍

頭而人身止焉古曰是同也
與孟康曰允行也言三軍之盛窮闕異羽幽

禽獸使不得遂漏也師古曰穴音淫鳥之將
羽化于宣宮兮應劭鳥鳥反騷徒恐鷦鷯之將

羽化干宣宮兮應劭鳥鳴兮師古曰鵠鵠

曰易巽爲雞雞蟲也單卦鳴兮師古曰塹塹

也鷓鴣鳥名買銳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
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鷓鴣大系反鳴音桂鷓鴣字或
作題亦音題鷓鴣飛肉中山王傳羽翻飛肉師古
又音次銳音詭鷓鴣肉鳥之所以能飛翻者以
羽翻扇揚一鷓鴣陽傳鷓鴣鳥系百不如一鷓鴣
之故也鷓鴣比天子師古曰鷓鴣也如淳曰鷓鴣比
諸侯屬也鷓鴣是大鳥而鷓鴣非鷓鴣也鷓鴣有文
入誼舍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鷓鴣體有文色
土俗因形名之曰鷓鴣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
鷓鴣李廣傳射鷓鴣師古曰鷓鴣黃霸傳
集也名鷓鴣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鷓鴣也師古曰非
也鷓鴣音芬本作鷓鴣此通用耳鷓鴣雀大而色青出
羌中鷓鴣武臣首云今俗所謂鷓鴣者鷓鴣音易
其尾飾武臣首云今俗所謂鷓鴣者鷓鴣音易
鷓鴣少應劭曰乘鷓鴣四應也師古曰乘食証反
行家息公孫弘傳政行家息師古也巢居穴處

右神爵

鳳曰仁智之禽中興又曰長離張平又曰雲作
上魏雄曰鳳詩草蟲經又雌曰凰上鳳雛曰鷺
驚上鳳凰曰仁鳥福鳳背上有文曰牧選七鳳
腹下文曰德上鶴曰九臯介鳥賦平子又曰仙禽
選舞又曰仙人之騏驎和鶴鶴頸曰圓吭上鶴
足曰修趾上鶴鳴曰唉上鸚鵡曰馴禽後七鴈

曰陽鳥郭又曰陽鴈得鷺曰鷓鴣七又曰玄應

選又曰玄鳥詩又曰鷓鴣詩鷓鴣曰匹鳥融鳩

曰搏穀雅鴨足下曰附經鷓鴣足下曰跂上百舌

鳥曰反舌今鳥死曰降禮鶴斜視曰角睺鮑小

鳥曰蕃籬之鷓鴣宋鳥群曰鴻儔鷓鴣侶上蜀鳥獸

居處曰窠宿穴宅上水鳥之樂曰戲廣浮深木

海悲禽曰孤鳴寡鷓鴣賦洞蕭雉之翅曰藻翰潘鵲

曰乾鵲經淮南本母鷓鴣曰慈鷓鴣上秦雞抱卵曰嘔

煖覆伏上雉遊子曰驪媒又曰義鳥上又曰

良遊上野雉曰原禽上鶯翅曰綺翼上鶯身文

曰繡頸袞背上雉身色曰青鞞丹臆上鞞夾雉

尾曰班尾上鷹曰瑤光元命鸚鵡曰慧鳥經鸚

鵡又曰鸚母格諸葛又曰能言鳥漢武子規亦曰

姊歸賦高唐鶉領曰鶉囊蟲魚鶉鷺曰潔鷺上射

雉蔽身物曰雉翳傳江表鵝曰舒鴈周鷺曰舒鳧

上文采鳥曰錦鳥異物鵲鳩曰田鵲物志鳩

曰不噎之鳥續漢蝙蝠曰服翼上鳥哀其侶曰

啁啾之頃禮鶴狀曰紺頸頰首宋臨川鷺雉曰

豈蟲尚鷄曰會稽公排諧記烏曰孝鳥成公

又曰吉鳥上又曰烏侍周書鳳見燕狀曰布翅

枝尾說黃鳥曰黃鸝詩義疏鷗曰水鴉文綴射

曰弋雅疏鶴雀曰冠雀揚

毛群類凡六篇右羽族衆鳥

爾雅

釋獸

左腴

牲牲

漢雉

數畜

書敘

毛群諸獸

鞍馬繼歷

麋牡麋牝麋其子麋國語曰獸其跡躔脚所絕

有力狄鹿牡麋牝麋其子麋其迹速絕有力麋

麋牡麋詩曰鹿麋麋麋康成牝麋其子麋其

跡解絕有力豺狼牡獾牝狼其子獾絕有力迅

兔子嬖俗呼其跡近絕有力欣豕子豬今亦曰

通名呼稀皆獾俗呼小獾豕幼豕呼為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即魁 貳類類虎爪食人迅走疾狡魔如號貓

食虎豹 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踈勒王來

里 驕如馬一角不角者馱元康八年九月真都

一角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源如羊吳羊而

出西方 慶曆身牛尾一角 傳曰有鹿而角公羊

如鹿善登木 健上 肆脩毫毛 軀似狸今狐虎

如狸 兕似牛一角青色 犀似豕 形似水牛豬頭

如犀 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 一在鼻上

者 乘毛刺 似鼠狀 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也 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及踵

見人則笑交廣及南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

長丈許俗名狒狒貓鼬其足踏皆有其跡爪

之曰山都 狀如貓鼬其狀如貓而小紫黑色可

處 蒙頊 狀如犛牛健捷捕鼠勝於貓九真曰南皆出

之孫亦 獐 獐善接便擊 獐父善顧 獐而大

持人好 顧 威夷長春而泥 泥少 屨履短 屨

贊有力 出西海大秦國有養 虞迅頭 今建平山

如狗似 獐 狀如狗多力 獐惡 虞迅頭 中有虎大

畜迅其 獐 狀如狗多力 獐惡 虞迅頭 中有虎大

雌似 獐 狀如狗多力 獐惡 虞迅頭 中有虎大

指江東人 亦取 時善藥 嶺好 峯 猩 小 而 好 啼

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詰今交關 闕洩多狃

封籍縣出 狃狀 狃狃聲似小兒啼 闕洩多狃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則鼯鼠 今鼯鼠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鼯鼠 行中 鼯鼠 以類 鼯鼠 有蜚 鼯鼠 夏小

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又絕有力馱高八尺
 右服盜驪盜驪千里馬領頭下也四蹄皆白
 膝上皆白惟鼻四散皆白驢前右足白
 俗呼為前足皆白驢後足皆白狗前右足白
 啓左傳曰左白蹄前左後右足白驢左白鼻
 脚白易曰驢馬白腹驢黑鬃驢馬白跨驢
 震為鼎足驢馬白腹驢黑鬃驢馬白跨驢
 色跨白州驢尾本白驢尾林尾白驢俱尾
 驢問白州驢尾本白驢尾林尾白驢俱尾
 額白額馬也白達素縣素鼻也俗所面額皆
 白惟馬額回毛在膺宜乘樊光云俗呼之官所
 在腹下如乳在肘後減陽在幹弗方角在背闕
 者千里馬
 廣皆別旋毛逆毛居駢逆刺驢牝驢牡詩云駢
 馬七尺已上玄駒裏驂或曰此即腰裏古之良
 馬壯曰驢今江東呼駢或曰此即腰裏古之良
 名壯曰驢今江東呼駢或曰此即腰裏古之良
 白驢駢其馬驢馬黃脊驢驢馬黃脊驢皆背脊
 青驢駢今之青驢驢驢色有深淺班駢隱青驢
 繫鬃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
 今之黃白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
 蒼白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
 馬黑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驢
 禮記曰夏后氏駢馬黑鬃白馬黑脊駢黑喙駢

今之淺黃色一曰白驢二曰白魚似魚目也詩
 者為驢馬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齋毫純戎事齊力強田
 獵齊足尚
 摩牛重千中爆牛即犂牛也領上肉爆朕起高
 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驪牛犂牛也又呼果
 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
 下牛出廣魏牛即犂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
 川高涼郡魏牛出蜀中山海經曰岷山多犂牛
 犂牛尾皆牛也犂牛犂牛今無犂牛詳角一俯一
 仰角低仰皆踴犂角牛犂牛犂牛犂牛犂牛
 黑盾黑盾抽黑盾黑耳犂黑腹牧黑脚犂犂牛
 牛黑盾黑盾抽黑盾黑耳犂黑腹牧黑脚犂犂牛
 所名其子犂犂今青州呼體長犂者長身
 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犂
 羊牡粉謂吳羊牝羊詩曰羊夏羊黑殺牡犂黑
 也歸藏曰牝殺今人便以羊殺角不齊犂一長
 兩壺兩犂牝殺為白黑羊名
 角三犂犂三犂犂羊黃腹黃腹下未成羊犂俗呼
 犂為絕有力奮
 犬生三犂二師一犂此與豬生子義未成毫狗
 犂毛者長喙犂短喙獨犂獨犂獨犂獨犂獨犂
 犂狗也犂也犂也

雞大者蜀今蜀蜀子雞雞子未成雞健今江東

者曰健絕有力奮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

馬八尺為駢尺已上為駢牛七尺為犗詩曰九

亦見羊六尺為羝尸子曰大羊羝五尺為羝

曰大豕為豨五尺今狗四尺為獒公羊傳曰靈

之類也尚書孔氏傳曰雞雞三尺為鶡陽古之名鶡

大高四尺曰鶡即此義

右釋畜

牲牲桓六公曰吾牲牲肥膾博碩肥膾又奉牲

肥膾純色曰牲全體曰牲博碩肥膾又奉牲

肥膾無疾瘕瘕謂皮毛風馬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注北壯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之

壯相誘亦不相及喻六畜不相為用傷十九古

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鹽虎形十鹽

形象虎即脯資餼牽邑唯是脯資餼牽矣牛

羊豕熊踏文元王請食熊鹿死不擇音音所庇

陰處古字聲同皆相假文馬宣二文馬百駟言

借喻國敗不擇所從文馬宣二文馬百駟言

之狀而豺狼之聲宣四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之狀而豺狼之聲宣四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射麋麗龜宣十二麗著也龜背之隆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

言曰雖鞭之馬絰成二驂絰於木而止不介馬

又予姑謂滅此而後制食不馬逸又馬逸不能

介馬而馳之謂馬不被甲正成鼯鼠食郊牛角

鼯鼠食郊牛用改九春王正成鼯鼠食郊牛角

不在馬成十六其街屢顧不六騶成十八程

騶屬馬使訓群騶知禮六角犄襄十四譬如

戎路之與班馬之聲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謂

夜道馬不相見食肉寢皮然二十子者舊於禽獸

固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象有齒以焚其身襄二

象有齒以焚其身襄二

其身賄也籍馬襄二十五賦車籍馬言疏步

馬之步左師見夫人馬善驚襄二十八慶

士皆釋甲束黃熊昭七昔亮殛鯨于羽山其神

馬而飲酒黃熊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

夏郊三牛雖瘠債於豚上昭十四牛雖瘠債於

代因之賈馬昭二十八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

當也封豕昭二十九食饌而歸之干乾侯賈音古買

楚有兩肅與燧象謂燒火燧象以奔吳師婁

猪艾殺兆大子嗣續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

之曰既定爾婁猪益歸吉艾癩狗哀十二吳
猊妻猪求子猪也得子則定癩狗無道猶足以
患衛夫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瘼狂也瘼吉世反

右牲牲

數畜景紀御國或硯既無所農桑數畜師古泛

駕武紀泛駕之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奔

又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師古曰蹏蹏也奔

昭紀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也傳馬又蹏蹏也奔

亭母馬又蹏蹏也奔

馬欲令其繁孳塵塵地志大馬死磨磨師古曰

塵音主駟駟赤馬黑鬣尾也駟音古曰抵羊黃

牛抵羊師古曰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友禮樂志龍可為之友耳龍媒又天馬徠龍之媒

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龍秋又飛龍秋蘇林曰

莊子有龍至之法也亦龍雲又飛龍雲蘇林曰

言駕馬騰騰秋秋然也簡雲又飛龍雲蘇林曰

雲也特牝得食貨志乘牝也皆乘父馬百官表昆

不能具醴醴師古曰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

無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

因曰為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

下平善升耳研五見反獻音言又牛偃反

即古蹄字耳研五見反獻音言又牛偃反

馬其武帝更名家馬為桐馬應劭曰上乳馬取

主乳馬以韋華為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

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師古曰桐馬者天子私

用家馬今肥成事軍師古曰桐馬者天子私

騏如馬虛射戎事軍師古曰桐馬者天子私

青獸狀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騏騏騏騏騏騏騏

虛似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

微即今之貓牛窮奇象犀牛角端象犀牛角端象

人能食角端象犀牛角端象犀牛角端象犀牛角

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騏

蜚廉解廌又郭璞曰蜚廉音類也蜚廉音類也

蜚廉解廌又郭璞曰蜚廉音類也蜚廉音類也

千食虎豹也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錐遺風又乘

毗又中必決雨獸獲之多如雨獸師古曰雨獸

林曰之目毗毗毗毗毗毗毗毗毗毗毗毗毗毗毗

工竟曰微音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微蘇

猪長揚賦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微蘇

之也師古曰才也才也才也才也才也才也才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內之上下名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微蘇

曰由鹿又與呂疲牛曰蘭單牛束皙遠賦製禽曰

曰別輩越群上汗血馬曰朱汗之馬庚信賦駿馬

右釋魚

蜚蠊 正曰蜚蠊也夏小鳴
蜚蠊 蜚即負蟻臭蟲
蜚蠊 蜚即負蟻臭蟲

蛭
蛭夏小正傳曰
蛭者五彩具
蛭
蛭夏小正傳曰
蛭者俗呼爲

胡蟬江南謂之螽蟴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

蠶茅凋江東呼為茅截面馬以彈而小青色蠅蠅者為馬彈中最大馬彈兒

寒蜩寒蜩也似蟬而小青
寒蟬寒蟬也似蟬而小青
寒蟬寒蟬也似蟬而小青

齊人呼吉莠莠良黑甲蟲曷吉屈木中襄醫桑

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柔者慮奚目未孚

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齧髮言及孝才詳與

游梟各似蛤蜊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發蒿

并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藿與父字。今瓜中

考今江東呼黃蜆盲腹
蜆喜食瓜葉大巨曼蜆
蜆蜆不周三父未古要

故曰守瓜蛭類不蛭王蛭詳蛭類

強蟬今米穀中蠹也
建乎人呼爲群子音芊姓
不過蠹蟻塘蟥

名其子蟬蛸一名蟬蛸疾藜蟬且長角能食蛇

蝻 蝗子未有翅者外
蟋蟀 今促織也
亦名青烈

蜚蠊 蛙 蜈蚣 馬 蛟 馬 俗 蟲 冬 蠶 詩曰 蠶 草 冬

負蝥 詩云嘒嘒草蟲也
蠶 俗
蠶 俗
蠶 俗

斥今俗呼似蚣蝢而細長土各蟲壤谷似蝗而小

虫飛起作聲者爲蟬蛸

蠶
蠶即蚕也江
莫并蠶娘
蠶娘有

東呼石蜋孫叔然以丁筮負兮或曰即蜻蛉也

方言說此義亦不丁出蟹負冷江東呼狐梨所
末爲三蟹即黑古女載屬也今青州人呼載爲

聞蛭毛蠹載蠟蚶蛭蛭蛭蛭
失脊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凡

蠅負底蟲蟬白魚一名蚶魚垂羅蠶卓天

雞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傳負版才強蚘即強孚蟲

何未詳蠅蠅蛹蠅蜋蜋蠅蠅綫綫女小經黑死蟲故赤曰頭綫喜女自虻虻蟬蟬大

蠃俗呼爲小者蠃齊人呼蠃打蠃赤駁蠃飛蠃

[illegible]

東呼蠶土蠶在地中草蠶絡慕草土蠶今

五百三十一
修辭指南卷之五
五樂

東呼大蠶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蠶啖木蠶似土蠶而

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黃齊曹在糞
齊渴

呼爲木蠹又食其子蚘蚘口土中蚘蚘木
中今雖通名尹戎委黍舊說鼠婦別蕭肖長奇

為蝟所在異虫屢云云然所未詳虫也
小蠶蠶長脚者巨桑空室未固各蟲蟬今呼蠶

俗呼爲喜子 蛭蜂至掌詳國貉與蠶 燕爲蜜

蠅俗呼為蠅
蠅俗呼為蠅

蠱俗謂之桑蠅
蠶亦曰戎女
蠋即蚱蜢
螢火即熠

夜飛腹密肌繼英未詳蛭烏蠟大蠟如指似蒙蠟
下有火

蒙小蟲似蚋
王蚨即螳螂似蠶
蚨在穴中

桑繭食桑葉作繭
 柞繭食柞葉作繭
 楮繭食楮葉作繭
 棘繭食棘葉作繭

右昆蟲

魚之類曰鯢物禮周刺取鼈曰擗鼈莊八

及鰕曰胎鰕選十大蛤曰蜃禮楚人呼鰕墓曰

丁子莊疏大鼠曰鉅鼠選方丘蚓曰地蟻封大貝

曰紫虻郭璞江賦又曰蛟蚌魏徐

小魚曰尺澤之鯢宋大蝦曰蛟蝦平于南

蜜蜂窠曰窠房左蜀拱鼠曰禮鼠韓退青蜓

曰螆淮南水中到跂曰子子上細脊蜂類曰貞

蟲上龜鼈類曰介蟲凡有甲蚊蚋曰黍民古今

蜘蛛曰秋蟲羅隱巨蟒曰蛇君郭璞龜字曰元

緒異有鱗曰蛟龍雅廣有翼曰應龍上有角曰虬

龍上無角曰螭龍上蟻曰玄駒大戴蟬曰玄蟲

烏賊曰海君白事小史石劫曰海君

之小臣江淹賦蛟之枝曰嗜肉惡烟方蛤曰玄

蛤魏徐幹賦魚狀曰頌首莘尾魏劉楨蟬行狀

曰郭索玄太螢曰丹鳥古今龜曰玄衣督郵上又

曰神使上又曰清江使莊鮒魚曰波臣上鯉魚

曰魚中之主陶弘景鼠之技曰登机緣匱後又

曰蕩靡動牽上食烟火曰鼯鼠郭鼠性曰晝伏夜

動上鼠名曰易賜唐房又曰艮易又曰仲能

凡有甲殼蟲曰玄物禮周著龜曰神物易天龜

曰靈屬禮周地龜曰澤屬上龜甲髴青曰青純羊公

寶龜曰元龜上舊中蛟螭曰醯雞莊桑中蟲曰

蠋詩桑木上青蟲曰螟蛉上朝生夕死蟲曰蜉

蝣詩又曰渠略上蜩蟲曰螳螂詩促織曰蟋蟀

右魚龍昆蟲

修辭指南卷第九

吳曜寫

修辭指南卷第十

皇明園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通用部

發語類 凡十一篇

爾雅

釋詁

釋言

左腴

覬覦

無乃

漢雋

鴻濛

假設

若干

書敘

譬喻正類

譬喻反類

雜備稱用上

雜備稱用下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尚書曰三

詩曰今終有淑又曰俶載南畝又曰訪予落止
又曰胡不承權輿胎始未成亦物之始也其餘
皆義之常行若耳此所以擇林烝天帝皇王后
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又曰文王弘廓宏
辟公侯君也詩曰有王在周又曰詩書

薄介純夏撫厖墳嘏不弁洪誕戎駿假京碩濯

許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剗販旺將業席

大也詩曰我受命薄將又曰亂如此撫為丁國

有林朕聲載路既有淫威廢為殘賊爾土宇既

章繡衣之席今廓落宇南穹隆至極亦為大也

對義未聞尸子曰此皆撫厖有也二考又為有

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撫厖有也詩曰楚撫

東迄臻極到起來弔般格戾懷摧詹至也之會

逝往也方言云自家而出謂賚貢錫畀予貺賜

也皆賜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緡穀攻穀介

徽善也詩曰儀刑文王左傳曰禁禦不若詩曰

其義餘皆常語舒業順敘也次敘舒業順敘

緒也四者又怡懌悅欣衍喜愉豫愷康妣般樂

也詩見悅懌悅釋賓協服也皆謂喜適遵率循

由從自也從也適遵率循也三者又靖惟漢圖

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國語曰詢

于二號度于閔天謀于兩宮諏于蔡原訪于典

辛尹通謂謀議耳如肇所未詳餘皆見詩與

尋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庸戛職秩

常法耳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

論語曰 幸辟疾臯也 皆刑 黃髮觀齒給背耆老

壽也 黃髮髮落更生黃者觀齒齒落更生細者給背背皮如給魚者猶耆也皆壽考之通

稱允孚宜展誠亮詢信也 方言曰荆吳淮汭之間曰展燕岱東

齊曰謹宋衛曰展謹允慎宜誠也 轉相訓也詩

謔浪笑敖戲謔也 謂調戲粵于爰曰也書曰土

詩曰對越在爰粵于也 轉相 爰粵于那都繇於

也 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那也 故邵

盍翕仇偶妃匹會合也 皆謂對 仇讎敵妃知儀

匹也 詩云君子好仇樂于之無知實維我儀國語亦云丹朱憑身以儀之讎猶仇也廣雅

云讎妃合會對也 皆相 妃媿也 相偶 紹胤嗣續

纂綏績武係繼也 詩曰下武維周綏 急諡溢螯

慎貉謚顓頊密寧靜也 義餘皆見詩傳 墮碩湮

下降墜標蕭落也 碩猶墮也方俗語有輕重 命

今禧畛祈請謁訊誥告也 禧未聞禮記 永悠迴

違遐過闊遠也 書曰過矣 永悠迴遠也 亦

轉相 虧壞圯堦毀也 書曰方命圯族詩曰矢雉

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 禮記曰尸陳也 尸職

主也 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尸案也 地

案寮官也 官地為寮 績緒采業服宜贊公事也

論語曰仍舊貫 永業引延融駿長也 宋衛荆吳

素所 喬嵩崇高也 師叔楚之崇也 崇充也 亦

未詳 犯奢果毅剋捷功有堪勝也 陵犯誇奢果毅

盛 犯奢果毅剋捷功有堪勝也 皆得勝也左傳

耳書曰西伯堪黎 勝有戡劉殺克也 轉相訓

傳曰克之者 劉獮斬刺殺也 書曰威劉厥敵秋

何殺之也 劉獮斬刺殺也 獵為獵應殺氣也

公羊傳曰刺之 覺蠶蠶沒孟敦勗劬勗勉

也 詩曰蠶蠶文王靈沒猶龜龜書曰茂哉茂哉

也 方言云周鄭之間相勗勉為勗劬孟未聞

驚務昏啓強也 馳驚事務皆自勉強書 印吾台

子朕身甫余言我也 印猶勉也語之轉耳書曰

稱朕禮記云授政任功曰予一朕余躬身也 今

亦自呼 台朕賚界卜陽予也 賚卜界皆賜與也

為身 台朕賚界卜陽予也 與猶予也因通其

今耳魯詩云陽如之何 肅延誘薦燄晉寅蓋進

也 禮記曰主人肅客詩曰亂自用燄 蓋錢迪烝

進也 詩禮 詔亮左右相導也 皆謂教 詔相導左

右助勸也 勸謂 亮介尚右也 紹介勸尚 左右亮

也 反覆相訓 緝熙烈顯昭皓頽光也 詩曰學有

殫勞也詩曰莫知我勩維王之平哀我殫人國語曰無功庸者倫理事務以相約救亦
 爲勞勞苦者多情詩曰勞來強事謂翦簞勤也詩曰
 偷今字或作疎同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悠傷憂思爲勤也詩曰迨其謂之翦簞未詳
 也皆感懷惟慮願念怒思也詩曰怒祿社履戩思也
 祓禘禴枯福也詩曰福履綏之俾爾戩穀祓祿
 裡祀祠蒸嘗禴祭也書曰禴千六宗餘者儼恪
 祗翼謹恭欽寅燠敬也儼然敬貌書曰夙夜惟
 詳朝旦夙晨駿早也明也頌埃替戾底止俟待也書曰後我后今河北人語亦然喙幾裁殆危也替戾底者皆止也止亦相符
 也幾猶殆也幾幾謂相治肆古故也治未詳
 也喙裁未詳幾汔也肆既爲故又爲今今亦爲故故亦
 詩肆故今也爲今此義相反而兼通者事例在
 下而皆見詩惇亶枯篤擊仍胝屨屨腹厚也胝仍屨
 皆重厚擊然厚載者言而不信
 貌餘皆見詩書載謨食詐僞也謨者謀而不忠
 書曰朕話猷載行訛言也道道亦言也周禮曰不食言
 作盟誼之載今江東通謂道逢遇也謂相道逢語爲行世以妖言爲訛
 遇還也轉復爲道逢遇還見也行而相顯昭觀相觸還
 釗觀見也顯昭明見也逸監瞻臨泣頰相視也皆謂察
 視也鞠訥溢盈也詩曰降孔魄哉延虛無之

言間也孔允延魄虛無皆瘞幽隱匿蔽竄微也

微謂迷藏也左傳訖微安懷安按替戾底廢尼

定曷遏止也受者坐也懷者至也按抑按也替

日疾又將底孟子曰行或尼豫射厭也詩傳國語

之今以逆相止為遏微未詳

烈績業也謂功績勲功也勞功功績質登

平明考就成也功績皆有成詩曰賢爾民人

成也事有分記曰年穀不登穀梁傳曰平者

明亦成濟也枯梗較類庭道直也正直也詩曰

既庭且碩密康靜也靜也豫寧緩康柔安也

道無所屈皆謂靜也

詩書平均夷第易也易謂直矢弛也放弛易也延相

希寡鮮罕也希亦鮮寡也少謂酬酢侑報也此

謂相報答不毗劉暴樂也謂樹木葉缺落

弗離也謂草木之叢茸翳蓋也弗離即彌離彌

蠱詁貳疑也蠱惑有惑心者皆疑也楨翰儀榦

也詩曰維周之幹

也備表亦體幹

也傳曰以昌敵彊應丁當也

浮肩挫動蠹迪俶厲作也公羊傳曰俶甚也教

嗟咨嗟也今河北人云閑狎串貫習也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與也公羊傳曰會及暨

艾歷覲胥相也覲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又亂

靖神弗屈治也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屈書序

頤艾育養也汝穎梁宋之間

際接翼捷也地謂相也

鬱陶繇喜也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

也今今馘穢獲也獲今以獲賊中為穢阻難也

剡矧利也詩曰以矧

允任王佞也書曰而佞

俾拚抨使也今見詩

董督正也御正

享孝也孝道

珍享獻也珍物宜獻穀梁傳

縱縮亂也縱縮亂也

在存也為今此皆詰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

嫌同在存省士察也書曰亦主聽察存即在

耕餘也晉衛之問曰樂

良首也陳鄭之問曰烈

薦摯臻也公羊傳曰跋

也也

也也

也也

而後貉縮綸也綸者繩也謂牽綸縮貉嘆安

也皆靜定伊維也發語伊維侯也詩曰侯誰在

時寔是也公羊傳曰寔來也卒猷假輟已也未詳

求曾在卒就終也詩曰嗣先公爾前矣成

無祿卒徂落殯死也尚書堯曰殯落殯曰陟

死乃

右釋詁

殷齊中也書曰殷仲春釋

詩謾興起也禮記曰還復返也宣徇徧也徧也

駟遽傳也皆轉車驛蒙荒奄也皆見詩告謁

請也皆求肅雍聲也詩曰肅雍懷來也書曰格

懷見皆求底致也詩見侈怙恃也今江東呼母律

適述也皆敘述也俞畚然也禮記曰男唯女

豫臚敘也皆敘庶幾尚也詩曰不觀焉觀指示也國

日且觀若惠順也然肯來教撫傲也禮記曰無

也幼鞠稚也書曰不念逸誓過也書曰汝則

休戾也疾止也疑疾齊壯也壯壯事謂速械

急也皆急賀賈市也詩曰抱扉陋隱也禮記曰

也也

也也

也也

書曰揚過遼逮也東齊曰遼北燕征邁行也詩
側陋王千出征圯敗覆也謂毀荐原再也易曰水荏
邁亦行無枚撫也撫愛撫也懼膝瘠也齊人謂瘠
爲懼頰充也盛也屢睚眦也視睚眦者亦數靡罔無
也爽差也爽忒也皆謂用心差伺貳也伺貳爲
劑翦齊也南方人呼翦爲翦饋餽稔也今呼饕餮爲
勝將送也左傳曰以勝秦務作造爲也饕餮食
也方言云陳楚之餮究窮也皆窮盡滷矜鹹苦
也酒相呼食爲餮餮究窮也見詩盡滷矜鹹苦
也亦辛苦苦即人餮者干流求也石流之左流覃
也覃延也皆謂蔓延佻偷也謂苟潛深也潛深
測也測亦水深穀鞠生也詩曰穀覈茹也拾食
茹虞度也皆謂測度也詩試式用也書見詩誥誓謹
也勤謹戒衆競逐彊也勉彊禦國禁也禁室穠
塞也謂塞黼黻彰也如兩已相背膺身親也
親躬愷悌發也發齊子愷悌髦士官也取俊士
駿農夫也今之蓋割裂也蓋未邕支載也方皆
俗語亦誣譏累也以事相屬漠察清也明皆清
未詳也今俗語呼爲穀履祿也詩曰福履將之履
麻廕也今俗語呼爲麻穀履祿也詩曰福履將之履

禮也行禮可以履隱占也度迎迎也惜曾也發
詩增益也今江東宴貧也謂貧愛隱也謂隱俊
也皆鳴也氣基經也基業所以基設也亦爲
祺祥也祺吉也祥吉之兆域也謂塋界聲敏
也書曰牽車牛挾藏也通言挾挾微也微謂需替廢也
替滅也滅絕速微也微召也速之客琛寶也詩
來琛琛試也試也嘗試髦選也俊士髦俊也俊如毛
中之俾倅也倅使供紕飾也見詩錄錄凌慄也凌慄
慄慄也戰慄也戰慄者蠲明也明貌茅明也左傳曰前
明也猷圖也神祇謂圖畫猷若也詩曰猷猷
偃舉也偃書曰偃稱好也物稱人意坎律銓也坎
卦主法量輕重矢誓也誓相約舫舟也並兩泳游
也潛行游迨及也東齊冥幼也冥稚者降下也
傭均也齊強暴也強暴寔肆也寔肆肆力也
肆極倅戴也倅詩曰戴倅倅也倅也戴倅也
爲烘燎也謂燒烘燂也今之三問陪朝也陪位
康苛也刻謂苛樊藩也謂藩賦量也賦量所積糧
也今江東庶侈也庶者衆多庶幸也庶幾筑拾

也謂珍柴組也今江東呼大為集會也舫汴也
水中洵均也謂調洵龕也詳未逮選也今荆楚人
是則也是事可畫形也畫者為賑富也賑富
局分也謂分憐怒也詩曰天之憐聲也音聲
葵揆也詩曰天揆度也商逮及也怒飢也怒然
珍重也謂厚重獵虐也暴虐土田也別二戍過
也戍守所以師人也謂人砧鞞也砧然棄忘也
踴閑也踴然閑謀心也謀慮獻聖也諡法曰聰
里邑也謂邑襄除也詩曰不振古也詩曰振
猶云久懟怨也縞介也縞者繫號諱也今江東
凶咎也苞積也今人呼物叢寤寤也相于頽題
也題額也猷肯可也詩曰猷來無務侮也詩
外禦貽遺也遺相歸質買也名廣二賄財也甲狎也
也今河北人渝變也謂變宜肴也詩曰與夷悅
也詩曰我顛頂也頭耄老也八十輪輕也詩曰
如倭淺也詩曰小綯絞也綯索訛化也詩曰四
跋躐也跋其胡蹇踳也蹇其尾烝塵也以生塵

戎相也相助飫私也之私孺屬也謂親幕幕
也幕然熾熾也熾盛也互相訓熾抵本也謂根
宛間也宛宛淪率也相率罹毒也罹毒檢同也
模範也模範過也道遜遜也去斃踳也復
僵也僵却吟殄也謂殄曷盍也盍何虹潰也謂潰
陪闇也陪然靸膠也靸膠孔甚也厥其也受禮
也謂常閣臺也城門囚拘也謂拘攸所也展適
也得自申展鬱氣也鬱然宅居也休慶也祈叫
也祈祭者瀦幽深也瀦亦哲智也弄玩也尹
正也謂官皇匡正也詩曰四服整也服御之
問也見穀愧慙也殛誅也書曰殛克能也翌明
也書曰翌訟訟也言訟晦冥也奔走也逡退也
外傳曰已復童仆也顛蹶也顛蹶亞次也諗念也相
屈極也有所奄同也詩曰奄弁蓋也謂覆恫痛
也詩曰神握具也謂具振訊也振訊閱恨也相
恨越揚也揚對遂也詩曰對燬火也詩曰王
人語懈怠也宣緩也謂寬遇偶也偶曩邨
也國語曰曩惶暇也詩曰不宵夜也懊忤也謂

其得散之哀二十五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君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先道又彼好報之是以不敢見穀嘔吐也音堅始衷終哀二十七君子之謀也也必先道焉思也衷與中同

右覲觀

無乃不可乎隱四君人者將禍是務無寧茲無寧寧也茲此也言寧止此有幾傳二十三日者與有幾言能所傳二十四所不與舅氏同惜也宣二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可哉宣十為法受惡惜也又成二祭纓事亦云一與三而許之宣十五謂三誰居成二居辭也庶有豕乎成十餘將老使卻子逞其志敢私布之成十六敢禮也言合禮難哉亦難乎又已則不信而殺誰敢哉職女之由襄九言語漏洩何故襄二十二年子三因我於朝則職女之由何故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對曰吾不免是再三云襄二將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云云可乎哉襄二十五甯子可謂不可哀也哉之可哀也哉襄二十八誰善人富謂之賞注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不寧雅之也其將聚而磯旃旃也

是昭元不有自來矣又叔出季處寘旃致慮而

出奔晉晉人城市而弗可為也又若由是二者寘旃蓋德其致邑也

治也言其疾不亦左乎昭四且冢卿無路介卿不可治也

也何適而可昭十三且違上何不亦銳乎

吾以玉賈罪不亦兩失之哀十六生不能死

銳乎賈買銳細也而哀十六生不能死

君兩失之告之故又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

其所也又白公奔山而繼其徒微之生拘石乞

長者使子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

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也乃烹石乞固其

所謂理諾哉死又子請殺良大公公曰其盟免三

宜哉哀二十諸也進不見

右無乃

鴻濛沆茫校獵賦鴻濛沆茫以崇山師古曰

友汎胡浪師古曰陀薛又隱三王之陀薛

閔師古曰登權輿又萬物權輿於內師古曰權

章皇又章皇周流師古曰鮮扁又鮮扁陸離師古

音鴻絢緼獵又微車輕武鴻絢緼獵師古曰

反綏音捷又明也師古曰輻輳又輻輳連屬

戶輻輳又輻輳連屬

吸鼻

木修辭指南卷

修辭指南卷十

五樂堂

五樂堂

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
大要陳咸傳大要欲咸
止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
大歸亂曰李夫人傳亂曰師古曰大要
也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
更作賦也重直用反
無也言相師以泊如安
無為作宰也泊如安
楊惲傳願勉旃旃多
談師古曰滿之也
主人道爾而笑師古曰
道古攸字收笑貌也
大歸當代漢有天下云

右假設

若干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曰若干
耳胡廣云若順也下求
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
什五見稅什五師古曰

食貨志

幸五樂堂

十分之中以什六七又愁苦死數十百鉅萬
五輪本田圭什六七者什六七數十百鉅萬
數十百鉅萬師古曰鉅萬十數又費各以鉅萬
十萬乃至百萬萬鉅萬十數又費各以鉅萬
萬二萬萬餘又費直二萬萬餘也一流銀重八
兩為一流師古一均又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
日朱提縣名一均又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
半賈又當其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倍稱又亡
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又亡
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又師古曰
古曰八尺曰一尋也三咳郊祀志壇三咳師古曰
人半臂之一尋也三咳郊祀志壇三咳師古曰
什三什六地理志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豪
孟康曰志度長短者不失豪釐忽微又無有忽
釐律歷志度長短者不失豪釐忽微又無有忽

忽微若有若無空積又有空積忽微孟康曰空
細於髮者也
主撮形陰陽之始也四主曰撮應劭曰主自然之
康曰六主泰紫又謂輕重者不失泰紫應劭曰
四泰為主泰紫又謂輕重者不失泰紫應劭曰
索來反亦什八則法志斷獄少於成案之問
充國傳初是充國謂者什二三高紀士卒墮指
什三什五最後什八什二得百二得百二
二三人之中百二十二得百二得百二
萬人當諸侯百萬人齊得十二秋豪又秋豪
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齊得十二秋豪又秋豪
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論小非言其盛
景紀師古曰勝盡知之
識師古曰勝盡知之
用五武紀數用五德

食貨志

幸五樂堂

士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
早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印
什八九宣紀畜產大耗什八九師古曰無萬數
萬無萬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什四災什
四以上非收田租師古曰什一一切平紀更在位
四謂田畝所收十損其四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
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
故言度長絜大度長絜大度長絜大度長絜大
也度徒各反一二其詳不能一其詳談
繫下結反一二其詳不能一其詳談
又不可盡記言其多也亡雙而獨立號郭地
亡雙其谷量饒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亡雙其谷量饒不可計筭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萬鍾計又橋挑粟以萬鍾計師古曰以萬鍾計

計之也橋挑豪芒實戲銳思於豪芒之內喻纖微也秒忽

序贊造計秒忽劉德曰秒音秒其字從禾數十百

人項籍傳擊殺數十萬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

十或百人也無愚智皆知又天之亡秦無

有一二張耳傳什有一二相全師古戶知韓信

中民戶知之師古使十輩妻敬傳使十輩

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相什相百又此其

相什而民相百師古曰地無隄之樂方朔傳一日

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無隄之樂方朔傳一日

無限之與蘇林曰隄限大半膠西王傳創其國

也無限若言不訾也大半去大半張晏曰三

分之二為大萬分一如萬分什七傳霍去病

減什七師古曰言句萬分分師古曰言萬分

一又報萬萬趙后傳孝成皇帝至數千枚宣許

塞萬分以縛幾所疏廣傳金餘尚有幾所師少

有索數千枚幾所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雙吾丘壽王傳寡二寡二寡二又海內

速之譬曰如矢別弦劉禹又曰如白駒過隙魏

又曰隙駒不留劉考又曰療饑不鼎食朱敬又

曰忽如景靡王易之譬曰發蒙振落又曰遂

巡放屣蔡又曰以捧雪投沸湯張又曰築河隄

以障屋雷韓又曰摩蕭斧而伐朝菌說又曰若

順流耳書集又曰舉炎火以焚飛蓬紹又曰覆

滄海而注燐炭上消鑠之譬曰如薄氷之見晝

日傳外薄之譬曰蠅翼尹便之譬曰順傾轉圓蔡

遲望之譬曰如朝饑求飧習又曰如見妖麗而

不得親上事盡之譬曰薰歇燼滅昭又曰光沈

響絕上多之譬曰車載斗量吳書齊截之譬曰

繩裁刀解裴延又曰尺量刀解杜美之譬曰時

花美女上不可尋逐之譬曰驟雨絕絃上安之

譬曰倚南山而坐平原穆分定之譬曰良醫不

能救亡命後蘇相染之譬曰附朱者丹近墨者

黑績雄傑之譬曰鱗羽之虬鸞獨孤事滋華之

譬曰路鼓出於土鼓上又曰篆籀生於鳥跡上

右譬喻正類

難之譬曰以一掌堙江河張又曰畫脂鏤冰鹽

又曰泣而益河之少淮南又曰以鞭而御驛

論

突前又曰鑄木鏤冰又曰以蠡測海東方

又曰以筵撞鐘又曰如搏景主父又曰

逆坂走丸又曰迎風縱棹誤之譬曰收經

而引其足非切害之譬曰厘如黑子之著面

重之譬曰蚊蚋負山踰踰之譬曰促鱗

之游汀澤不自見之譬曰家有幣帚享之千

金危之譬曰若魚遊釜中又曰踐薄冰

以待白日弗濟之譬曰度江河亡維楫又

又曰機蓬矢以射革又曰畜羣之禦窮狼亞

不自量之譬曰執螳蟬以嘲龜龍又

又曰運螳螂之斧又曰魚黿蝶鷹龍上

窮迫之譬曰鳥危歸人又曰滴水陵高勢

極之譬曰窮鳥困獸又曰愈熾之譬曰以湯止

沸又曰抱薪救火比方之譬曰武夫之於

美玉又之譬曰欲壽而殤頭又曰伏而

咕天力不敵之譬曰猶鳥獲與焦僂搏也上

招禍之譬曰種枳棘於良田又曰養虺蛇於

室內以不見弗信之譬曰蟬不知雪退縮

之譬曰魚潛鼠循又曰州縮魚藏美惡之

譬曰神芝腐菌又曰嘉蕙焚芻弗當之

譬曰珍蕭艾於重笥又曰不當之譬曰以鼎

車又曰使馬守閭上

右譬喻反類

充滿曰充牣大剛鐵曰鉅鐵編列

于後曰編于左方又曰表左後列其事

曰具如狀對龍落曰斂彫青曰捏又曰標季

物曰長物衰世曰叔末又曰標季

谷又曰叔葉以葦為火把曰束苴皇甫

蟄穴曰壥處鑿牆而棲曰埒相連

不斷曰綴屬傳聞曰流聞自邊徙居內

地曰內移以水通翰曰漕相蹂曰相跽

籍消遣曰排遣鐵籠貯火曰篝火夜懸物於井曰夜宿

條陳其事曰條刺失據而倒曰過墜急改有半望

諸井失據而倒曰過墜急改有半望

曰尚得十半得家便曰便家之願更聞事

曰又耳其事人言各別曰人人言殊何擇

人曰欲得快某誰可作者蓋勳某書果能曰審
能矯刻文人不識曰文鏤無歎識孝文今後曰
自今以來王事滋彰曰根盤蔓滋孫其詳在右
曰書右端上告語同舍人曰謝其舍曰云云陳
其事了曰吾責塞矣上相距遠曰一何遼落任
美其言曰其言常是趙充

右雜備稱用上

稍稍甚曰彌茲甚楊見朝不已曰騶之不置嵇
說久遠曰年千世百皇甫覆被藏曰以被韜面
從今以後曰終今以來前善往曰以好往
惡往曰以武往上正遇其時曰端遇前依
次序行曰以貫序谷異聞曰殊聞後不加可
曰不可上矣谷當意者曰直意者上所失物不
多曰所亡少尚補救之曰藥傷補敗前常怪之
曰經怪此事蔡壽名位貨曰四事七事無濟曰
空爾為書集不顧籍曰於其實勿然耳馮敦
多之言曰積億賈舉重不費力曰不知於
色劉安益甚曰日甚歲劇後馮其事果然曰某

實然上失火顧家財曰顧府上濡氈拒火曰蒙

葺公室上火氣曰鬱攸上遠不及古曰與古相

萬杜豈不為某曰何必不為某乎後虞不須此

曰亡是可也陶集圖狀尋之曰以物色訪之光

無盡曰環復不窮韓止在見到處曰留某在所

某王莽上某人名下某地名指言只在此曰正在阿堵中世

云顧假名人曰張甲李乙顏延之頃得之曰俄

來修至王僧物性順曰弊箠匡臧群下言曰

牛童馬走之口元成而敗之曰隨成左所習曰

蒸性染身叔夜義非義曰義之所不敢出也新

因其事曰職此之由十又曰職由此也辛替

向因出入曰中因行役洪復往搔人曰報搔新

意要其物曰色欲之上兩無疑曰耦俱無猜左

可再驗曰可覆視也左超堦走曰踏階而走公

兩人立門內外語曰踣閭而語上火把曰束蘊

通隱約記事曰髣髴若夢文

右雜備稱用下

雙字類

爾雅

釋訓

左腴

融融

漢雋

匈匈

明明斤斤察也

皆聰明 條條秩秩智也

穆穆肅肅敬也

皆容儀 諸諸便便辯也

肅肅翼翼恭也

皆恭 靡靡優優和也

惇惇戒也

皆戒 戰戰蹢蹢動也

溫柔也

皆和 業業翹翹危也

也

皆危 番番矯矯勇也

也

皆壯勇 栢栢烈烈威也

也

皆果毅 藹藹濟濟止也

也

皆憂 蹶蹶蹢蹢敏也

也

皆衆夥 烝烝遂遂作也

也

皆佳麗美 怵怵惕惕

也

皆安 俚俚格格舉也

也

皆安 蓊蓊孽孽戴也

也

皆安 厭厭媿媿安也

容之 祁祁遲遲徐也

存存萌萌在也

庸悵悵勞也

爰爰緩也

埤埤喜也

蹻蹻喜也

暴暴遼遼悶也

盪僻也

小也

病也

京忡忡懔懔

田也

生也

穫也

烝也

鏗樂也

也

丁嚶嚶相切直也

也

也

萋萋臣盡力也梧桐賢士衆唯唯皆民協

服也鳳凰應鳴相和佻佻契契愈遐急也賦

不均小國困竭宴宴粲粲尼居息也盛飾宴

哀哀悽悽懷德也悲苦征役儵儵嘒嘒

禍毒也悼王道穢塞晏晏旦旦悔爽

忒也傷見絕弃臯臯瑯瑯刺素食也尸寵祿也

懽懽懽懽憂無告也無所訴也憲憲洩洩制法

則也佐興虐政諛諛諂諂崇讒慝也樂禍助虐

翁翁訛訛莫供職也賢者陵替速速感

感惟迷鞠也陋人專祿抑抑密也威儀

秩秩清也德音掣掣曳也謂牽朔北方也謂

不俟不來也不可待是不適不蹟也言不循

不徹不道也徹亦勿念勿忘也勿念菱謏忘也

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饔酒食也今

舞號零也零之祭舞者暨不及也

蠹不遜也蠹動為惡如琢如磨

如切如磋玉石之被雕磨瑟兮憇兮恂慄也戰

磨自脩也猶人自脩飾

赫兮烜兮威儀也貌光有斐君子終不可諉

今貌斐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常思既微

且燼肝腸為微腫足為燼疥脚腫是刈是穫鏤

煑之也煑葛為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拊也拊迹

張仲孝友周宣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有容宿宿言再宿也有容信信言四宿也再宿

美女為媛好媛美士為彥彥人其

虛其徐威儀容止也雅容都猗嗟名今目上為

名眉眼武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言至之子者

是子也斥所徒御不驚輦者也輦車禮裼肉袒

也脫衣而暴虎馽馽也空手馮河徒涉也無舟

遽條口柔也遽條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戚

施面柔也人常俯之疾不能仰面柔之夸毗體柔

也屈已卑身以婆娑舞也舞者辟拊心也謂推

矜憐撫掩之也撫掩猶撫拍絨羔裘之縫也絨

之羔皮殿屎呻也呻吟謂謂之帳謂帳為幄併張

誑也書曰無或侮者誰昔昔也誰辭不辰不

時也辰亦凡曲者為留毛詩傳曰留曲梁也凡

右釋訓

融融洩洩隱元公入而賦大庭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融融和樂也振振賁賁焯焯隱七童謠云兩之
洩洩舒散也

振振取之於穀之賁賁天象焯焯少中所以
 號公其奔振盛貌賁賁鳥星之體也焯焯無

也光耕每每傷王原田每每含其區區宋國區

也。沒沒何沒沒也。泱泱乎大風也。哉泱弘大。

聲之渢渢又音馮凡汎三音
太廟曰諄諄出出諄諄胥胥氏氏又周書曰庸

熱也出出戎伯姬也庸庸祖初庸抵抵其此

物也夫周書康誥享享襄三十一穆叔曰趙孟也肅用也祗敬也言言將死矣其語偷不似已

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種種昭三余髮如此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其種種種上聲

短胥昭五而胥情昭十二祁招之血邱

又卹卹乎泣乎攸習習昭十六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

為常能蠢蠢昭二十四今王室實蠢蠢焉
無卑乎吾小國懼矣蠢蠢動擾貌
踣踣

遥遥
昭二十五鸛鵒
巢遺哉遙遙鸛鵒跳行貌遙遙遠也

閔昭三十二閔閔焉如農夫之
挺挺肩肩周道

正也。扁扁明察也。赫赫國而君臨之。

哀十六年學余在縣系哀十八年縣
嗚呼哀哉尼父卽縣縣初生也

右融融

匈 高糾天子匈匈詘之意

足也鞞於亮反鞞信傳居常少不紿以鞞
鞞師古曰鞞鞞志不滿也耳之身師古曰

之疊疊而古曰疊疊圭圭五行志萬衆唯唯師

空曠之貌也音蕩 睢睢古曰睢睢仰目視貌
睢乎又不敢察察言臣贊 又中國諸

惟反察察曰不敢察察明言之
累累侯累累從
楚師古曰累讀曰羣羣又星隕
繹繹師古所

累累不絕之貌。絳絳曰：繹繹，光采貌。齒齒，地理志：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師古曰：斷斷，分辨。

之意也斷牛斤反劉向傳朝臣斷斷不可誅古
日斷斷忿堇堇又豫章出黃金然堇堇應劭曰

五
色
主
一
五
樂
堂

稍稍禮樂志稍稍制粥又粥音送晉灼曰

弋聊又清思聊蘇林曰聊音馮馮又桂
六反竊師古曰弋聊幽靜也

馮翼師古曰磴又美芳磴即即孟康曰磴
馮馮盛滿也石磴崇積也師古曰磴玉回互

裔裔又先以雨般裔裔師古曰裔裔飛流之貌相如傳般乎裔裔郭璞曰群行貌也

嗔又群生嗔嗔師古曰嗔嗔翔又雲舞瀦瀦

又泛泛漢漢從高游應曰沈沈孟康曰沈音
漢漢盛貌師古曰漢徙干反沈沈

容容之貌音勇一日讀

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狡獪賦汎汎容容

魚魚之一合而軋已也蘇

蹇傳事籍籍如此師蹇蹇敘傳世宗蹇蹇師

酒又風流民化酒紛紛古曰翩翩魏其翩翩喜

貌救放又欲利之貌也波音滌悞悞又長儔悞

悞悞行步安舒也衷衷師古曰哀衷盛貌也代

反姦姦又好姦公主師古曰姦上支反姦姦沈陳勝傳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錄蕭曹

中也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言在凡庶之中也蕭望之傳不肯錄錄師古曰錄謂循常

期期周昌傳臣期期不奉詔師古姁姁韓信語姁姁師古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姁姁申和姁貌也姁許于反鬱鬱久居此乎

嘉傳蹇蹇廉業師古曰訢訢如石奮傳僅僕訢訢讀與閭同謹敬之貌也賈山傳天默默賈誼嗟默不得意也縹縹曰縹輕舉貌匹逕反

沾沾寶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師古曰喋喋張擇之傳豈効此啻夫喋喋云云汲黯傳吾欲利口捷給哉音灼曰喋音牒云云汲黯傳吾欲云云猶言如此如墨墨田蚡傳墨唯唯否馬司遷傳大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晉鵲鵲又勤勤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鵲鵲又勤勤至誠也卒卒日卒卒促遽之意干忽反惛惛王溫舒傳居它惛惛不辨師古曰廩廩循吏傳言爲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廩廩廩廩庶

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君子惡直醜正昭二
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昭三
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醜亦徵怨昭三
惡也言世衰道微反以正直為醜惡徵怨昭三
俾我一人無徵怨于基間定四管蔡啓商基間
百姓微名怨謗也基間王室謂毒亂王室也
銳敏哀十一孟孺子語人曰我不顏羽而墮黨
賢於邢洩子羽銳敏言精銳敏疾也墮黨
崇讐哀十二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
以霸乎言墮毀黨與崇獎仇讐也悔而
好勝哀二十七鄭駟弘曰
智伯懷而好勝者

右純孝

賢豪鄢食其傳賢豪不敢豪英又豪英賢材出
右高祖漢延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
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
也自負又高祖乃心獨喜自茂材武紀茂材異
言秀才避光負俗又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武諱解茂才負俗又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也閻達地理志舒英雋禮樂志進謙祥又謙者
祥叔黨瑰瑋師古曰叔黨猶非常也倫魁賦甘泉
搜述索耦伊之徒冠倫魁師古曰言選擇賢
臣可匹耦伊之徒冠倫魁師古曰言選擇賢
文肆質齷反騷素初貯厥麗服今何文肆而質
肆者楚辭遠遊乘龍之言也質齷恨世浮英華
之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曰齷音滅
湛道德賓戲浮英華湛道德師古曰湛讀曰沈
則碩道指名項籍傳非象善婁敬傳周積德資
崇德也指名世所指名象善象善十餘世

身韓信傳無兼人又無兼籍甚陸賈傳名聲籍
籍甚骨鯁陳平傳強項脩正賈山傳求脩正之
脩身正精白又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底厲
行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而為精白也
傳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者不羈
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者不羈
士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
醉謹而巳師古曰馴行又馴行孝謹
儒質行師古曰願謹師古曰願謹
材賈誼傳聞其秀材角材又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隋直量錯傳為人隋直刻深師古曰資財又
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陰重周仁傳為人陰重
也為性密重畢誠發憤畢誠若淑相如傳周若
不為人言也畢誠發憤畢誠若淑相如傳周若
日言行順善者莫不昌大彫琢欲自彫琢師古
日言行順善者莫不昌大彫琢欲自彫琢師古
也音篆自列又拳拳之忠終不能雅行齊相雅
行躬耕師古曰療人曰療勝也讀與愈同古自
言其行雅正曰療人曰療勝也讀與愈同古自
將兒寬傳有廉知自衛護也國器韓安國傳天
師古曰將衛也知自衛護也國器韓安國傳天
用重公孫弘傳欲以釣名師古曰感槩時陰賊傳少
名公孫弘傳欲以釣名師古曰感槩時陰賊傳少
樂師古曰感槩時陰賊傳少
樂師古曰感槩時陰賊傳少

狹為小卓行霍去病傳卓行殊遠采譽終軍傳
節繁小卓行霍去病傳卓行殊遠采譽終軍傳
譽師古曰采名又將幸誅不加操切勇猛能操
采名又將幸誅不加操切勇猛能操
切百姓者師古曰操持柔毅趙充國傳辛慶忌
也切刻也操七高反柔毅趙充國傳辛慶忌
和柔而能侗儻師古曰侗儻大節卓絕孔光
沈毅也侗儻師古曰侗儻大節卓絕孔光
有卓絕之能師古曰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如
蹕高遠也蹕竹角反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如
也師古曰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如
傳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如
言必有卓絕之能師古曰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如
古曰卓高遠也蹕竹角反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如
藉師古曰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如
問反指才夜反師古曰激印王章傳不自激印如
重厚也悃悃也悃悃致密也師古曰悃悃致密也
直刻責韓延壽傳彊執鄭吉傳為人溫執師古
齊栗各承傳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齊栗各承傳
往反魁宿尹實傳所置者其魁宿師古
過經學絕倫揚雄贊桓譚名養名緩養名師古
以爲絕倫師古曰無此類養名緩養名師古
多自高人以爲絕倫師古曰無此類養名緩養名師古
埋而軼材王褒傳有軼材師古曰埋而軼材王褒傳
名立軼材王褒傳有軼材師古曰埋而軼材王褒傳
也厲履方馮奉世傳贊參鞠躬履方師古曰也厲履方
漢傳專厲履方馮奉世傳贊參鞠躬履方師古曰也厲履方
金與鋒同言鋒銳之氣也鈞鉅鉅以得事情

扶惟薄不脩又坐污穢者恐諛鼂錯傳臣恐
 恐懼而為又外亡驚汚之師疲驚石奮
 誦諛也驚無以衙驚東方朔傳自衙驚者以千數師占
 輔治驚無以衙驚曰衙行賣也驚亦賣也衙音州縣
 之縣又委瑣相如傳豈特不諛又義征不諛文
 工縣反委瑣委瑣握踏不諛穎曰諛順也
 罷驚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健羨曰夫健羨如淳
 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
 老子曰善閉者無闕健嚴君平曰折關破健使
 豪者自止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師古曰服說是
 也二義並通便其笑而自薄技又使得奉薄技
 自點又適足以發笑而自薄技服虔曰薄技薄
 材又適足以發笑而自薄技服虔曰薄技薄
 遺其家聲又李陵既生賤其家聲孟康曰家
 靡薄董仲舒傳惡世俗之靡亡如霍光傳視丞
 古曰無如猶言驚怯驚怯蘇武傳陵鄧塞前過杜周
 無所象似也驚怯驚怯蘇武傳陵鄧塞前過杜周
 欲郭塞舞知舞知曰舞弄其智制御官人也不忠
 前過舞知舞知曰舞弄其智制御官人也不忠
 首又為臣不忠首師古猜禍王溫舒傳徒請召
 曰不忠之罪放其首猜禍王溫舒傳徒請召
 勅曰取吏好猜疑推埋又推埋為姦師古敢往
 作禍害者任用之推埋又推埋為姦師古敢往
 義縱傳治敢往敢往曰敢行暴害之政王溫舒
 傳擇郡中豪敢往敢往曰敢行暴害之政王溫舒
 往無陰賊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樂師古意忌孫公
 所頌陰賊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意忌孫公
 弘傳性意張湯傳文深意忌多滑稽又滑稽則東
 所忌害也張湯傳文深意忌多滑稽又滑稽則東
 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變亂
 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技也

人充標末之功王莽傳標末之功一言之勞師古曰標匹遙反

行孝曰躬奉天經典孝且慈曰仁孝多感歐陽

推孝及人曰求錫純懿德行曰懿德茂行子

方正有標準曰方格傳賢者取重曰重於九鼎

大呂平原君不恃才曰持才以愚管輅文與性好曰

清文敏識韓文稱人德曰貞潔芳茂杜牧人倫所屬

曰檢鏡所歸昉精於快事曰神無滯用上多智

慮曰長情有思子抱朴人微而才曰寒雋劉禹錫自傳謂

叔子二爻進曰時二爻已躍方起手宜曰喜宮

文奇士後進曰特立後起進能作官曰善官

五治煩音虞雄有風力音經營虞詩音

作邑曰縣無通事縱強無疾惡曰疾惡如風養

遇事便爲曰見事風生翁勉於決遣曰無留事

異衆立事曰理外奇舉秋姜維人粗修淺

巨微自藻潔。曉明其事。巨曠然覺悟。

之曰程準前期唐又曰審覈良駑又曰

精風礪能治瘰癧盤根錯節謂行房號多智人

曰知囊預材又曰智如多轉于髡

右賢智明敏

至孝曰節貫神明崔彥事親孝曰供養甚篤方

進自少來曰某自束修以來延非塵埃人曰志

違埃霧陳蕃有清節曰脫落風塵明性一向善曰

斷斷守善謝人化之曰宗族染其化鄉里慕其

義宏稱常人節行曰似士君子王尚氣無檢曰

儼易前四十贊昔為婚親今難絕曰重絕故業

域前所志願曰宿昔之願陳急性曰卞急崔

父曰褊衷杜性乖曰性鉗忌梁自稱所性曰內

曠外疎沈下有宇量曰曠宇吳志勇而不曉

事曰其性悍塞桓孝友曰內行修飭程方習父

成性曰安服若性谷外善內刻曰內有不仁之

性羅方謹束修潔之行曰束修至行劉自檢束

曰鞠錄荀榮辱鞠高義曰分災共患之義吳劉

氣不屈曰有死不能左好施用曰隨手消盡

御正妻維論稱人決斷曰烈然高斷陸經艱阻曰志

意衰落先武性急陰害人曰性刻急隱害上少

尚氣曰少年勵鋒氣袁激昂曰明目張膽王稱

人賢曰賢者溼而不滓魏奮不顧死曰固其命

卒之時也傳知義所在曰知義所上作事皆是

曰率義不爽上

右氣節行義

稱人名望曰華問陸機又曰芳聲魏又曰環

望穀梁又曰嘉聞傳名聲曰休令之嘉音朱浮

馳聲譽曰揚芳飛采蔡少有名曰少有英稱崔

皆有名曰俱著名字陳人有聲曰構聲清劭元

又曰駿聲升騰荀又曰令問休揚杜聲名

榮耀曰聲榮論著大名曰身傳圖象洪名垂

史中曰竹素之事王名最高曰常為稱首相今

名聞於世曰有嘉聞昭有文名曰以文聞歐陽

鄙其人曰何倖名於我戰國不若某曰名譽出

其下羅方聞其名曰承其名皇甫好慕古人曰

慕竹帛後吟詠在人口曰吟口荀少年有

行曰為後進冠陳比數曰等比前元首冠曰褒

然為舉首董仲第一人曰選首林無雙曰寡

二吾丘齊名曰與某人名相甲乙席好名曰坐

作聲價紹表身亡名在曰身沈名飛曹植武沽名

曰釣采飾名後逸無名而止曰灰燼而泯李

右聲名等級

愚暗曰眊然如醒皇父鄙人所見小曰某人井

底蛙耳馬謂人懦弱曰某人孱工也陳餘異謂

人狂妄曰頗有狂病梁平縱逸得名曰被輕媚

之名張小人而黠曰庸中佼佼劉盆鄙人曰不

肖薄於行于定大急暴曰少蘊藉史義鄙人備

員曰取充位而已湯小人曰宵人六選十鄙之曰

庸徒鬻賣之道前刑不足惜曰棄某如孤雛腐

鼠耳實眇鄙之曰視某猶雞鵲也列子又曰視

某人猶糞土也杜喬不深其事僅曉之曰皮傳

張僅曉文墨曰纔能書計冀鄙人私語曰猶兒

妾屏語崔援倚挾亡祖先曰恃枯骨南朱猥隨人

怒之比曰吠夜之犬張鄙罵之曰非族異類袁

不仁愛曰亡織芥愛利之風翟方柔怯曰選懦

西羌傲忽曰尊已陵物袁謂人昏愚曰某之

寐父矣列謂幼小之人曰蘭栗犢後趙旁若其

人曰易為雄伯吳書所見小曰管窾後陳又曰

管闕正謂人皆能曰皆家戶所有耳孟

光謂人小智曰臧獲牧豎之智晉鑿挾勢用事

曰乘寵預權機雲失勢曰失倚離權石薄年幼

人曰某斷乳來幾日王敦眇鄙之曰淺中弱

植之徒晉鄙人所處曰蝸國莊又曰蠅館宋

鄙人所為微小曰蠅翔司空愚暗曰蓬心

高目權鄙所言曰其言糞土也左謂人不慧

曰白癡上失倚挾曰毛將安傳上不足惜曰人

亦於女何有上

右愚暗眇鄙

寵辱類凡七篇

左肢

有寵

漢雋

訕信

書敘

富貴權寵 憂憤愁歎 怨怒乖睽

貧賤饑寒上

貧賤饑寒下

有寵方有寵於王始禍無始禍十五史佚有言曰大

捷傳三十二擊之必大亢龍亢龍亢極也言極

持其賀遷賀遷賀遷也賀遷賀遷也賀遷賀遷也

寵愛賀遷賀遷賀遷也賀遷賀遷也賀遷賀遷也

以紆憂得舉得舉得舉也得舉得舉也得舉得舉也

襄四志其國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肆九肆謂國家之憂而思其廢疾襄七公族陽肆肯

令圖令圖令圖令也圖令圖令也圖令圖令也

焜耀焜耀焜耀焜耀也焜耀焜耀也焜耀焜耀也

又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假寵昭昭則願侯言

之謂寵賁而嘉美之也假寵昭昭則願侯言

假寵賁而嘉美之也假寵昭昭則願侯言

而五求昏結驩結驩也結驩結驩也結驩結驩也

於寵侯請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氏世為婚姻

右有寵

誦信蕭何傳誦於一人之右賢左戚左戚師古

日以賢為上游上游地理志司馬相如孟晉孟晉

然後及親也游宦游宦游宦也游宦游宦也

日孟晉孟晉孟晉也孟晉孟晉也孟晉孟晉也

身經微也過庸過庸過庸也過庸過庸也

耳不能振振振振振振振也振振振振也振振振振也

居約居約居約居約也居約居約也居約居約也

以相無聊無聊無聊也無聊無聊也無聊無聊也

傳其無聊無聊無聊也無聊無聊也無聊無聊也

便聊其無聊無聊無聊也無聊無聊也無聊無聊也

音師古師古師古也師古師古也師古師古也

選師古師古師古也師古師古也師古師古也

吐得體貌體貌體貌也體貌體貌也體貌體貌也

反體貌體貌體貌也體貌體貌也體貌體貌也

於天師天師天師也天師天師也天師天師也

日省視省視省視也省視省視也省視省視也

同馬遷馬遷馬遷也馬遷馬遷也馬遷馬遷也

不次不次不次不次也不次不次也不次不次也

古子滿子滿子滿也子滿子滿也子滿子滿也

貴寵多寵多寵多也寵多寵多也寵多寵多也

也多效多效多效也多效多效也多效多效也

析圭相圭相圭相也圭相圭相也圭相圭相也

合也宜游宜游宜游也宜游宜游也宜游宜游也

日倦疲倦疲倦疲也倦疲倦疲也倦疲倦疲也

故不謂不謂不謂也不謂不謂也不謂不謂也

故不謂不謂不謂也不謂不謂也不謂不謂也

曰侈長宋均長居與處盛曰連纒結列子富

貴者所處曰柔毛綿幕列富貴者所食曰梁肉

蘭橘上富貴居服曰豐屋美服上富所御曰厚

味姣色上侈服食曰珠服玉饌吳郡果貴遠曰

終乘高箱典所入多曰與封君比入用度侈

因用之如泥沙杜牧侈車馬曰文駟繡軒上杯案

侈曰文極盡案論富而滿曰不可以祿使上

不義之富曰禍媒子貴富之罪曰封已養高上

右富貴權寵

憂悶曰憂心如醉詩又曰如或結之上憂甚曰

憂心如熏上又曰無樂生意杜牧心煩懣曰市若

結輜上憂憤曰懣然如寐蘇軾曰悼心失圖左

又曰不佳憂悒書集又曰不自聊劉安方所

憂慮曰不屑有夙夜之憂吳王不達憤歎曰鬱

快散職劉禹躁憤曰心骨沸熱上憤非其事曰

忿悒非之谷煩躁曰體躁心煩蔡憤歎曰仰屋

竊歎蘇歎生不辰曰某生不早晚書集憂愁極

曰愁洽苦溢命又曰愀然夜懷任又曰焦心腐

腸行又曰令人不賴生上多憂慮曰間於憂虞

則有疾左憂極曰頭顱為白光武歎世曰人

命危淺密憂之甚曰臨殯忘食吳陸憤躁曰怵

鬱辭書歎聲曰愴蔡歎曰歎息彌襟陶淵又曰

慨然永懷上又曰憤懣不能已後蘇憤辭曰寧

可玉碎北史元景安下憂悶曰繁憂總集周王

不樂曰慘慘少樂後漢歎榮愁不同曰憂歎異

日沈約尚可愛曰憂未歇也左歎不為天祐曰

其不天左多憂患曰不虞存至左

右憂憤躁歎

怨望曰缺望韋有怨讎曰睚眦朋友不能終

曰隙末王又曰凶終楊怨耦曰仇左因酒相失

曰杯酒責望灌從來相怨曰積不相能吳不相

今日不相中勃相乖睨曰亟失相攻夢多疑曰

多隙曾世怒曰螫趙世家久怒不解曰滯怒宋

又曰淹恚上大怒曰震電馮怒左昭馮畜怒曰

含怒宋怒人曰發雷霆於某彭怒之狀曰色勃

皆溢選爭眼怒曰以目皮相恐建大喝曰長

呵之費長持其短曰把其宿負張忿嫉某人曰
斷斷不可某人劉妄指人穢行曰汗嵯梁平王
請息怒曰請霽威禁又曰霽嚴劉禹棄妻曰
簡斥後七婦為夫遣歸曰來歸梁畜怨曰沈冥
之怨王元勇怒之狀曰瞋目張膽陳大怒恨曰
沒齒之恨後河怨人曰皆望某沈下以小文持
人曰以不急事操人前計懷恨曰以往事為纖
芥前元怒曰爽詩下某又曰盛氣趙世死亦恨
曰結恨三泉紹力相怒曰今為血讎上衆怨之
曰皆側目思報秘恨曰睚嫌列子相怨小事
曰細故芥蒂賊極相怨曰深相非望書集成大
怨曰成千鈞之讎後趙自貽患曰養癰長疽馮
咬牙作怒聲曰噤斷良久北彭夜晚人作過曰
日入慝作左昭方結怨曰隙端開矣殷通數事
投怨曰某怨成府後蓋怨望非理曰觖望以
冀洪反目失火曰移恩改愛吳張久怒曰含怒
日父戰國親友乖怨衍曰馬毛犬尾萬畢街下
不如意曰事乖志負李必報怨曰所不此報無

能云云左宣互報怨曰謀人人亦謀已上把持
人曰貪必謀人上論讎曰私讎不及公上殘毒
人曰為蠱尾昭死讎曰死必訟女於天上嫉妬
曰疽嫉王復讎曰殺殺某者公
右怨怒乖睽
敘貧曰家本窮空韓又曰資用乏吳貧士曰居
蓬衣白之士皇父又曰藿食之人陶以貧來曰
羸身來陳經貧苦曰知井曰之逸選十由賤而
出曰從衣褐之中後趙貧拾物過日曰捃拾自
資范貧為人役曰困窮賣傭樂至貧人曰彫窶
之人李德貧極之譬曰枯魚銜索外安貧曰甘
足枯槁黨貧賤在下曰幽灰選二初貧賤時曰
始居約時余耳貧賤不達曰沉跡溝壑宏至貧
曰亦然一身皇貧困所有曰瓦石之儲子窮
悴曰悴然凍灰孫貧曰家無擔石儲崔又曰妻
子不免操井曰後西又曰有樂武之貧國語清
貧曰褚無長貲蘇又曰敝簣單藉盧懷久貧曰
積窮張貴賤異曰沉泥干霄夢又曰翔泳異勢

劉禹錫又曰雲龍井蛙上庶人曰匹夫徒步之人

胡建孤寒曰無強近之親選九又曰門無強蔭沈約

宋書又曰傍無一言之佐馬援無因緣見人曰無

紹介選十六多災困曰災困逼身劉晉貧居曰環堵

之室禮記貧而干人曰告求周憐應璩無援曰上

無所帶班固又曰下無所根上寓食他舍曰寄居

乞食朱買臣貧食曰羹藜含糗王褒又曰菽藿

糟糠荀爽凍餓曰饑寒不聊生活陳蕃貧無食曰

空噉之急庭誥晚方得食曰哺西方食上食不足

曰茹菽不足陳蕃不敢過望曰求溫飽耳後紀面

饑色曰菜色外傳貧乏衣服曰冗衾敗褐孫樵又曰

衣無兼副形祭又曰布衣紵表外傳又曰續不銖身

皇父又曰輕葛御冬上貧不造食曰樵蘇不爨

休選寒無火曰火不星前皇父又曰服用無贏

副城湯巧者至貧曰裸行草食平劉

右饑寒貧賤上

貧服曰布袍草履後東庶民服曰布衣草躡上

無食而出曰縈腹出戶係悲貧曰傷哉貧也平劉

又曰甚矣貧之為病也庭誥益貧曰迫近饑寒之

憂周貧居曰茅屋蓬戶王又曰蝸廬魚又

曰蓬廬田微援曰蚍蜉蟻之援退貧衣食

曰衣麤食惡荀富貧衣曰布衣紵履上又曰常

衣縕廣列子自言孤寒曰出於單微陳着紙衣

曰綻紙為之李習起貧賤曰起於滂汙之中書

貧居屋破曰蓋茨不翳符貧牀曰蒿牀高士作

事困拙曰貧賤難為工上貧多愁苦曰貧窮易

為戚比王失官貧甚曰失官不食左昭貧賤困

曰祿運屯建貧而仰俸曰仰為糒命杜

貧食曰食草萊之實上貧乏曰用不給日上窮

感曰無所仰賴典畧貧賤所御曰麤袍糲食

表又曰孱車樊衣下孤貧曰貧賢孤士朱貧居

曰窮巷掘門戰國又曰桑戶捲樞上至貧曰井

曰非任延年又曰藜藿不給上家貧曰家弊

陶淵無蓄曰瓶無儲粟上又曰日闕亡儲王食

貧曰褻無盛烟劉隻身曰形單影孤乞丐曰

操瓢而乞盜貧賤進塗曰蕪塗棘路首又

曰進宦陵遲難貧之功曰堪寒能暑上困乏

曰無旬朝之資應貧無歸曰無立錫之地叔

教貧所營曰斗飯尺綯魏武貧而有德曰無財

而有仁束皙貧敝衣曰褸裂音搜貧居曰編

蓬之中顏延之又曰藿蔕為牆上貧愁曰懷戚

良不可堪上無柴曰無薪可以熟之仲連書柴

米盡曰薪芻既盡上貧所食曰糲餐之食序新又

曰氐瓠之羹上貧所食曰充虛接氣子文家故貧

曰遭家軼軻束皙貧之狀曰形色羸縻庭貧不怨

曰天地豈私貧我哉莊子家無所有曰徒四壁立

相貧乏食曰糠豆不贍賈禹又曰併日而食禮

貧空百躁曰拂鬱而獨嗔束皙賤貧曰雌伏東觀

溫貧之病曰神心沮廢庭又曰見謫於嬪息應

又曰交友疎棄庭退而窮居曰剗迹窮居七貧

無贅曰以清談為筐篚魯褒又曰以機神為幣

帛上貧甚曰饑寒交至明洞苟謀食曰傾身營一

飽陶潛為貧仕曰為饑寒所駭上貧寒曰蓋衣圍

寒文厭貧曰不知處世之樂應

右饑寒貧賤下

吉慶類凡六篇

書敘

喜慰快悅 稱獎慰安 揄揚庇覆

稱頌慶賀 祝筵善禱 感荷論報

喜慰曰扑僂楊雄又曰笑與扑會選曹又曰陽陽

滿志夢又曰歡善何量次於面也章實慰意曰實

獲我心詩快悅曰竊快中心四楚又曰澡溉胃中

選牧叔如本意曰內合私願李慰懷想曰以慰

夢思李商客中喜慰曰以洗客念沈亞喜人惠

書曰歡媿交併退又曰喜懼參并陸又曰過願

之始上快衆心曰厭快衆憤後酷謂人慰快曰

想甚欣然李膺又曰百慮冰息劉禹無後憂曰可

復伸眉於後宣稱至樂曰可以遺世而忘死後

喜悅曰何喜如之紹大喜慰曰死有餘榮蔡

慰快曰踈煩想孫喜見賢者曰若飲醇醪江表

曉快曰昏情爽曙左思慰快曰澡雪垢滓馬極

愛之曰樂之無量神文主樂曰遺憂而忘老靖

悅曰沈憂併忘又曰曠然發矇光武得書

或文慰心曰飽饑愈疚又曰若嚮太牢皇甫謚書

甚樂曰樂可言乎昭明太子書慰心曰排愁破涕

周弘又曰宿心遂矣又曰冥骨甘矣上喜

色曰陽氣發喜色滿面曰漱灑於顏間又曰

舞于眉端上喜善狀曰盱衡擊節又曰疏淪

澡雪權載慰意曰深副情佇徐陵移文又曰如熱之

有濯也左

右喜慰快悅

稱獎人曰勉以丹青之價任稱獎清高人曰雲

霄中人也桓荷人相譽曰高以評曰李素稱獎

之曰有當世之具許謝稱獎曰增榮改價劉蒙

稱美曰乃蒙嘉歎任彥獎飾之曰粉條王蒙

獎與曰甄識張亮又曰甄藻後五十又曰獎挹李

又曰甄異郭蒙厚待曰遇采韓子稱人鑒別曰清

裁范稱人見待曰慰薦待遇趙廣蒙面與曰面

相進李習稱能縣令曰健令馮稱少年俊人曰

小而聰孔報人甄獎曰以奉見異谷

右稱獎慰安

謝人揄揚曰厚見周稱子相稱曰相標榜後黨

又曰題拂上揄揚之曰以就其聲價後方術互

相譽曰迭為唇齒又曰結為奔走之友何先

容曰豫席賈包容曰回容武馬又曰重垂含覆魏

三公虛見舉曰過差之譚吳書掩其過曰彌覆

之魏書郭庇覆之故曰庇瑕未露魏庇覆曰所

蓋多矣左又曰慈恩覆護光武又曰容護後后

又曰擁護後劉所因仗人曰紹介十六

右揄揚庇覆

頌大賢人曰元精所生頌又曰德弘才美蔡又

曰瑰意琦行宋又曰清英宿德紹又曰神懷明

審江又曰文武備足冠頌人性稟曰貞夷粹溫

顏延之又曰廉深簡潔後郎又曰和而能峻上

頌人父祖德曰淳則贊稱頌人學問曰通洽

古今李義頌人才曰才行高秀後列頌文人曰

天才綺練陸又曰英彥髦士陸機晉又曰天與

黼黻之性歐陽頌人文藝曰鴻裁豔辭又曰

足以衣被詞人^上又曰足以沾丐作者^{唐史}又曰
陵顏樂謝^{北史溫}比頌人才曰東筠西杞^{梁劉}
表又曰南金東箭^{唐中}又曰水鏡之才^{管頌人}
政曰政譽平宣^{陸景}政如神曰如有神道^{助頌}
令政感曰翔鸞集鳳^金頌時士曰民望時宗^{北齊}
刑表稱善人事曰甚休^{段會}稱人不阿時曰不
傳時為薄^{姚崇}稱人資質曰踔越之姿^{唐十}稱婦
人曰為人婉嫵有節操^{前外}泛頌人曰榮問休
暢^{選十}又曰有上賢之風^崔又曰英才卓犖^{選十}
九頌文士緒餘曰殘膏賸馥^唐頌人能質事曰
群疑之寶龜^{劉禹}歌頌人曰驛其聲而吟之^上
足為人範曰矚然為世程^上稱豪傑曰特起之
士^{仲舒}稱奇才曰有文武志介^{皇甫}稱人卓立曰
傑然自建^{第五}稱人曉事曰白黑簡心^{班固}人頌
聲曰塗歌邑誦^{顏延}頌人嚴整曰內外斬斬^莊
頌既亡英偉人曰懔懔有生氣^{郭子}謂先進
曰前輩宿達^{梁張}頌司空德曰素絲之節^晉欲
賀人曰出刀筆書謁欲賀^{劉宜}賀人曰奉謁賀

其融嘉禮之事曰嘉事^前所慶吉事曰吉隆
之喜^前謂善事曰吉祥善事^{戰國}
右稱頌慶賀
祝人將愛曰養志和神^{班固}又曰行矣強飯勉之
前衛又曰和神養素^{王逸}又曰慎疾自愛^前
王又曰願保金石軀^{選十}又曰行矣自愛^{選二}
又曰行矣保嘉福^{選十}又曰嗇神養福^趙又曰
將氣養和^{風土}又曰願怡神無事^{李膺}又曰存神
養和^臺又曰輔助醫藥以自持^上又曰嗇神養
和^周又曰為國自重^北又曰為民自愛^上又
曰厚自珍愛^{陸景}又曰善保嘉猷^{任助}又曰
願愛玉體^{周弘}又曰尊生^{莊子}又曰衛生^上祝
人養和曰逢迎大和^{馬融}禱人受福曰受壽永多
楚篇又曰由蒙祉福^{前禮}又曰吉祥止止^莊又
曰祉祚流行^馬又曰寵祿來假^{陸士}又曰龐虢
子祝禱盡心曰精神懇到^諒又曰心禱口祝^義
祝有任守人曰強食慎職^{程方}別而祝曰加食
寓書^{權文}祝勿相忘曰時希逮憶^{陸景}

右祝筵善禱

荷人德曰恩結于心前外感戴曰無勞被遇亮

又曰喜荷交并簡文以其人有恩於已曰某恩

之王莽某荷其恩曰某德某陳餘某謝人留意

曰所以垂意甚備後清又曰某更生之晨張受

大恩曰白骨更肉袁又曰生死而肉骨左感大

恩比曰枯藁復產前郊不忘恩曰敢忘大惠左

又曰銘骨書紳孫又曰某常刻着五臟第五又

曰書諸紳帶止又曰貫心鏤骨書集趙又曰銘

乎心脅皇甫又曰瞻恩奉德王僧恩施厚曰慈

渥無涯劉孝常恐報屈曰永懼不報陳龜上生

報少曰恩克報屈上論報曰効愚報德衡又曰

撫臆論報選謝報恩曰報稱恩効黃香上訖微

報曰銖兩之報龍報曰非礫弱所能陳報梁陸

報恩曰非某生死所能報塞張與慚無報曰慙無

報効之義后南報人曰以報恩施上感戴曰受

恩過量蜀李感且愧曰腴情交顏沈

右感荷論報

凶喪類凡六篇

左腴

歸賵

漢雋

不諱

書敘

疾病安否上

喪亡服制上

哭泣悲傷 葬送墳墓

疾病安否下
喪亡服制下

歸賵元天王使宰啗來歸惠公仲會葬又衛

葬求賻隱二武氏子來求賻稱疾隱五倍伯得

沒于地隱十若寡人得沒于尸桓十五祭仲

周氏之汪謂暴其輶桓十八齊人殺子大去

尸于池以示戮也輶而輟高渠彌車裂也大去

莊四紀侯大去其國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

不言戚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酖之莊三十二使鍼季酖之無不死者酖毒開

宴安酖毒言酖羽畫酒飲之則殺與視僖六士

人宴安之禍甚於酖毒酖先去聲與視僖六士

棺也與視而從伏劍僖十伏就水僖二十三年矣

焉言將死入木也棺而出之斂其尸而出之

喪謂外親也。郊弔，又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郭，使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不朽，裏二十四太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自刃。裏二十五請自刃為崇。昭元寡病實沈臺駘為道殣。昭三道殣相望殣音近餓崇崇禍崇也。天札，折為夭死。為札強死。昭七匹夫婦強死。藉死，昭二十一吾小人可以藉死而難棺上聲。二十王唯是榆枌所以藉幹者。襄事定公雨不及先君楸枌棺中本林也。五葬他裏成也。謂葬事。不愆遺，丑孔丘卒公諒之。

音平

日旻天不平不想遺一老俳屏子一人以在位焚焚余在亥陽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想且也謂留也。

右歸鼎

不諱丙吉傳君即有不諱師古哀臨高紀哀臨曰衆哭曰樨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樨服虞曰臨力禁反樨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橫斥上惠紀視作斥上者如淳曰斥復土文紀張士將軍師古曰穿壤出土下棺也已而誅蔭景真之又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返還也。誅蔭大鴻臚奏謚誄策光禄大夫弔襚祠賜死武應劭曰賜謚哀策誄文曰誄衣服曰襚賜死紀大旱民多咽死如淳曰咽樨積成紀絡樨積拊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樨積埋師古曰樨積

望於道言先狗馬填溝壑公孫弘傳恐先狗馬其多也

塞方中張湯傳治方中或言斤上師古曰古謂掘地爲坑曰方荆楚俗土功築作筭封冢又欲故程課者猶以方計非謂避諱也

恩德侯師古曰身死乳醫霍光傳使乳醫淳于追封故云封冢也

乳之疾也輟輟車又光尸柩以輟輟車如淳曰乳而往反輟輟車如衣車有輟輟開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師古曰輟輟車本安車也可以

臥息後因載喪餼以柳妻故遂爲喪車耳

宮又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

黃腸題湊又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物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背內向故曰題湊

故蘇武傳前以降及物故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

其所服用之分死又自分已死矣師物皆已故耳

丘墓司遷傳上父自勿田延年傳聞鼓聲自刎下里又

積財炭藁諸下里物孟康曰刎謂斷割也

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

氣竭師古曰殯音顛

祝朱建傳奉百金祝師

禘地卜音赴卜顛也

死無禘反身無處所占曰無處所謂死滅也

處所陳湯傳使亡逃墳墓古曰墓謂墳也

積土鑿又羊入其鑿師古曰鑿冢舍何並傳林也

冢舍師古曰冢

疾稍侵古曰稍侵言漸篤也

案脉王嘉傳醫案脉師倚廬孟康曰在簡廬行

服三年也師古曰尚虛倚
轉至地而為之無相柱

右不諱

病在牀曰臥蓐趙久病曰積病不得遂瘳寶又

曰常滯病某年數又曰淹病滯疾病甚曰

疾在沈滯後七又曰今病力病劇曰彌留二

八又曰病日惡子自恐病必死曰恐不能白還

史病將死曰晷漏之不保朱敬又曰命在呼吸

後清又曰瀕死秦又曰喘息須臾間耳張危病

曰病重在死法中淳于傷寒曰瘡首之疾禮周病

未退曰寢病不襄史倒曰僵仆越廣風眩曰某

嘗有顛眴病楊醫不肯治曰某人弗有外傳某

病不可出曰不可見寒淳于小疾曰眇小煩憊

病愈須保攝曰禁內前外民病疫曰痢羊公酒

之病曰痿肺淫支皇甫病且恣意曰多病志逸

吳王夏病曰毆泄霍亂之病手足凍裂瘡曰

輒瘡趙充國上軍有隱病曰身有內疾吳王疽

潰曰疽食浸淫傷暑曰暍林一眼盲曰偏首

杜耳聾曰重聽黃小便曰洩意淳于多病曰被病

蘇纔飲食下輒後之曰迴風意淳于又輒出不留

亦曰迴風上病得汗曰忍然汗出選七發忍治

療襮除曰治襮病愈欲起曰有起色發醫肯

下藥曰某人幸有之外傳某病而能食曰安穀

意淳于又曰嗜粥以實中藏上病而安曰平復反

常韋玄久疾無害曰雖有患狀云云後馬病未

篤曰口目尚能言視上問疾曰伏聞玉體不安

亦少間乎七病而謁人曰載病詣門李問人得

病因曰問逢疾狀後祭侍疾曰進膳藥後清小

瘡疾曰胷背之癰疽上避瘡子曰逃瘡某高力

名所在憂死曰恐卒然不可諱可馬

右疾病安否上

久不安曰體久不平何病寒鼻窒曰鼽嚏月令

恐死曰如有不可言前元自言死曰埋髮齒上

溺曰滫荀勗學心恙曰迷罔之疾三列子自致其

病曰非天非鬼列疾甚曰某之病病矣上久病

安曰舊病有瘳岳患眼曰苦眼不佳書集應將

死曰斯須游魂吳錄孫策書安平曰五藏無蔚氣南

子病也治蝮蛇螫曰傳以和董上許慎云和苦昏

眩曰眩瞽滯疾後章失便溺曰遺失洩便張患

瘡子曰疔作而伏左步蹇曰却克之步杜內障

曰杜顗之病上疫疾曰大陵之氣大陵星名自言病

極曰殆不自濟蜀先主報安愈曰以差問告世語病

甚曰困篤綿綿王敦問安愈曰寧小差否後逸民病

因曰得之飲酒且近內淳于意瘳人曰有罷瘳之

病平原安樂曰告平擊虞病困曰極成委弊簡文

書蠅蟲曰恙風俗通食人心盡醫巫術曰窮萬

道稽含尸屨色曰破陰絕陽之色扁鵲疾在腠理曰

湯熨所及上疾在血脉曰鍼石所及上疾在腸

胃曰酒醴所及上疾在骨髓曰司命無奈之何

上尸屨不知人曰形靜如死狀上婦人血滯曰

月事不下太倉公詐病曰偽廢疾左瘦甚曰瘠則

甚矣上惡瘡曰痺疽生瘍於某上其濕地病曰

沉溺重腿之疾上病狂曰哀樂而樂哀上昭公六又

曰皆喪心也上魂魄曰心之精爽上病劇曰河

魚腹疾奈何上墮火中曰廢于鑪炭上必吐曰

將散之上添曰有加而無瘳上寒疾曰陰淫上

熱疾曰陽淫上四肢疾曰末疾上四支有緩急

曰風淫上腹洩注疾曰雨淫宴寢過度疾曰晦

淫上心煩勞成疾曰明淫上淫疾曰內熱感蠱

之疾上言淫疾曰是謂近女室上幾死曰脫死

若毛釐耳鄒陽疾安曰脫然愈公羊久病曰宿嬰重

恙釋奠病中喜慰曰伏枕欣慨上安愈曰體氣

和平叔夜養

右疾病安否下

死曰先朝露選舞鶴賦又曰捐館舍范憂死曰病悻

寢劇死王莽諸侯死曰薨公羊大夫死曰卒上士死

曰不祿上早亡曰夭年不遂後紀又曰夭折蚤歿

上又曰早夭即世左人多死亡曰相枕籍死尹

刑餓死人曰腐人選將死曰遊魂假息謝夷

死遺言曰遺勅宏九泉一曰三泉賈聞人死曰

承諱選八人殮曰就木上又曰戢于一木劉禹

棺材曰禪傍莊人棺曰聚儻莊又曰祕器後

又曰觀左又曰梓器戴銘旌曰素旗選二又曰

旒旗上以棺自隨曰載木自隨純含曰口實公

贈喪以貝玉曰含梁聘贈曰贈送遇禍曰遭

愍班丁憂曰私艱舊賦又曰執喪石萬請持服曰

以其憂乞身曹叔妻重服曰苴經楊又曰襄

纛獨居喪曰大憂後居喪觸地無容曰稽

顙下喪服中曰端憂多暇宋謝有總麻服曰

總慘南史少孤曰髻亂夙孤讓廬墓曰行服墓

次李才相遇而死曰方遇而忽然趙小祥曰既

練杜脫服近曰變除有期上脫服曰禮竟紹又

曰沒喪記又曰服竟廉人來弔曰某人來修弔

太執喪甚曰焦毀過禮後惠人亡之歎曰修夜

之不陽前李大服曰緘杖後張預造下棺曰壽

器後梁求木作棺曰某請木左襄某死而慰足

曰乃瞑受舍上

右喪亡服制上

孝陳設曰柱檻皆衣素翟方死而無名曰同死

於犬馬第五不伸且死曰有持忠入地之恨上

自疑將死曰豈吾齒之盡乎周持喪所食曰餼

鬻菽藿論居喪曰席新枕塊上卒之禮曰餐

體飯玲上亡者持物曰象生執上冤死者曰枉

魄憤律亡而焚之曰衣薪列子知死時曰

飾巾待終陳遽亡曰朝露湓至持喪聖室

曰倚廬解脫服曰除凶即吉吳持服曰被衰戴

經淮南抱恨死曰齋志入冥後恐死曰一旦

無祿命先犬馬上死曰溘死朝露北史臨死語

曰易簣之言周王自縊死曰投繯而死胡大反

棺槨重數曰屬辟上歎脫服逮曰隙駒終喪武

柏木黃心棺曰壽器後梁不知名亡人曰冥

漠君連將死年曰龍蛇之年鄭康孝服曰練

冠麻衣左墮塹死曰塹而死上持喪不食曰勺

飲不入口幾日上幾少遭親喪曰夙遭閔凶李

險上其以服漸滿曰日月濇跡上中壽而亡曰年

在中身續居喪曰斬然在疚晉傳居喪哀

毀曰以善毀物問殮未曰收乎肅貧遭喪曰假

貸服具賈壽終曰以天年下世肅厄以死曰限

之大故原屈喪亡曰殛身音白暴亡曰卒然捐館

舍音范古弔服曰素冠錫衰音漢後世弔服曰

白袷深衣音上守遺言曰先人之治命音左葬

不以壽終人曰葬鮮音上言有死兆曰兆於死所

矣音上持喪不哀曰哀有嘉容音上妻家有喪曰有

姻喪音上孝服曰墨緣冒經音上以心恙卒曰以心

疾死音上亡父墨迹曰手澤音禮

右喪亡服制下

涕洟曰洟沫音前泣下曰瀾然而涕下

韓音外又曰攬涕如屑音謝又曰涕泣覆面音洪又曰

能不濡睫音孫又曰流涕長潛音傷傷他人事曰私

用流涕音孟欲下淚曰淫淫承睫音王又曰忽

忽承睫音鵲哭曰噉然而哭音公感泣曰慨然失

涕音漢竊泣曰枕席有涕泣處音後既發哀

曰成踊音公叩膺曰搏膺而踊音左言哭曰于啼濕

哭音比哭無淚曰哭而泣不下音前死而人懷

之曰沒有餘泣音宏追懷曰尋平生於響像音陸

居喪追悼曰几筵之慕音選大痛曰五內俱裂

諸葛又曰竊為辛楚音後又曰言之可為酸鼻

又曰悲來橫集音任又曰何痛斯甚音上又曰何

痛如之音左又曰痛心入骨音唐又曰傷懷永哀音選

傷之曰使人心悴音高勸人勿悲傷曰寬譬哀

情音後哭禮曰哭踊之節音漢

右哭泣悲傷

自亡及葬曰比至下音前護葬曰典喪音武合

葬曰附音權權攢曰豪葬音馬將葬曰祖載有時音選

送喪孝子舍曰服舍音漢引棺車索曰紼音前

挽歌曰薨露之歌音後了得喪事曰歲喪音崔墓

道曰埏隧音陳穴曰墓音劉墓上積土曰墳音上墳中

曰穿中音前陵中曰方中音後墓曰玄廬音選

又曰黃墟音曹又曰冢藏音陳又曰壤廬音沈冢曰

宰音公墓門曰潛闥音上墳頭曰墓所音馬壽堂曰

壽冢音侯又曰壽藏音趙祖塋曰桑梓音詩墳曰復真

堂音唐墓中牀曰化臺音上束茅為明器曰芻靈

引明器曰偶車馬音韓又曰下里偽物音上兆曰

寂居穴音唐壽藏音名如生時自作儉葬曰濯衣幅巾音周

墓不作延道曰懸封上 廬墓曰屬茨倚廬荀禮

陳明器曰薦器上 無以葬曰無瘞埋之資列子

葬了曰入于兆左 魁頭曰靈舫南史 不及送葬

曰不得助執紼左 葬下棺曰塋左 已治墳地曰

松區已翦宋謝

右葬送墳墓

修辭指南卷第十一上

東坡子

東坡子

修辭指南卷第十一下

皇明國子監

人事部

交際類 凡二十七篇

左腴

辱貶

漢雋

締交

書敘

故舊契分

跋慕攀附

稟覆遲候

訶察探伺

謙稱引咎

請問起居

禮儀去就

看謁往復

書簡誨語

煩託干冒

胷腹誠懇

知己薦拔

期約邂逅

迎勞合併

招邀接待

款密留連

辭離餞送

饋遺酬贈

懷思悵恨

回荅陳謝

稱獎慰安

怨察推讓

讒間譏罵

戒勸遵奉上

戒勸遵奉下

辱賜隱十一君若賈害桓十其以賈害也行貨
 而待價者也此言賈害蓋謂懷王坐而賈賈者生
 待禍害之至如買之坐而待價賈者生而歸咎桓
 八無所助請之請於諸侯而城之求多倍七後
 歸各於助請之請於諸侯而城之求多倍七後
 求多於義大望責之波及國者君之除也其何
 請以義大望責之波及國者君之除也其何
 以報遠見之遠見之言勿遠而見之分謗又吾
 君不欲使韓氏登成拜文三晉侯降辭登成拜
 獨受殺人之謗登成拜文三晉侯降辭登成拜
 過求以文六季文子將聘于晉而求遺喪之禮繞
 朝贈策以文十三士會歸自秦秦人繞朝贈之善
 言曰莫謂秦無人吾謀隨不用也善

祝之成三荀瑩善祝之如固問之成九謂必重
 勤又敢拜大夫之重大造害成十三秦師克還無
 秦也造重有勤勞又曜就親就寡人曜密邇仇讎
 猶言有功得請又承寡君之命以請若拜嘉襄
 六以魯之得請又承寡君之命以請若拜嘉襄
 密邇仇讎得請又承寡君之命以請若拜嘉襄
 鹿鳴君所以嘉寡善之如初襄六子罕底告襄
 無所底告問對襄十一靈王求后下齊齊侯問
 底音旨不相能襄二十一樂桓子謂子范宣生與
 為問不相能襄二十一樂桓子謂子范宣生與
 盈為交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字廷勞襄二十九范
 言同官而不相能字廷勞襄二十九范
 使展莊叔廷勞之如舊相識子產如舊相識見
 廷王去聲勞去聲之如舊相識子產如舊相識見

謝過襄三十召之誅求無時襄三十一以故邑

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好見之昭元我其見之
 言計責需求無有常時好見之昭元我其見之
 也故勞郊勞昭二若惠顧禮賓至昭五求諸侯而虞至
 而歸之勞惠顧昭三若惠顧禮賓至昭五求諸侯而虞至
 上聲之勞惠顧昭三若惠顧禮賓至昭五求諸侯而虞至
 薦聞昭四敢不薦聞虞至昭五求諸侯而虞至
 上又報志昭六今此志也私面昭七楚公子棄疾
 音君報志昭六今此志也私面昭七楚公子棄疾
 不取見固謂私見之以其乘馬私覲昭八鄭伯辭
 八匹私面謂私見之以其乘馬私覲昭八鄭伯辭
 事大字小昭九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國之患告寧
 昭二十衛侯告寧于厚酬之昭二十一公飲規
 齊言以安寧告也厚酬之昭二十一公飲規

求昭二十六侵欲無厭規反賜昭三十二
 夫大夫不度規取求也規反賜昭三十二
 之大夫不度規取求也規反賜昭三十二
 人曰吾不取逆君命尚年定四武王之母弟八
 也大夫皆不取逆君命尚年定四武王之母弟八
 為可寇聘季為司空尚年定四武王之母弟八
 哉言以德為輕重而不以齒為先後也偽不見
 定八陽虎偽不見偽不見告
 猛者言伴若不見偽不見告
 之故哀十六與之展謝哀二十欣展
 建邈華氏之亂於展謝哀二十欣展
 鄭鄭人甚善之展謝哀二十欣展
 右辱貶
 締交過秦論合從締交所雅屬沛公蘇林曰雅

素也素曰素易諸吏師古為謂又乃給為謂曰賀
者書刺自言爵里若謂歸又魏王豹謂歸親
今參見專貴而通名謂歸又魏王豹謂歸親
元禮又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師古謂
又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督過又聞將軍有意
督謂視有隙也譙才笑反與臣有隙師古曰
責也曰給欺也師古曰給從刷恥武紀朕問衆
應助曰給欺也師古曰給從刷恥武紀朕問衆
恥改行貨殖傳曰父給曰左恥刷恥武紀朕問衆
古曰刷謂拭除之也所劣反枝柱地害欲問衆
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師古曰遊媚又遊媚同
警子過直又報仇過直也師古曰遊媚又遊媚同
志與同此者師古曰姁媚又姁媚夫姁媚之心師古
曰比類也必寐反姁媚又姁媚夫姁媚之心師古
乘子禮志小人乘陵也緩急又姁媚夫姁媚之心師古
見客至比國為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春
耳知其解曰呂后傳君知其解不師古塞望高五
塞天下之望師古曰自白師古曰自明也須禁
共禁不與如淳曰頌猶提又引博局提吳太子
公也師古曰頌猶提又引博局提吳太子
旋計反周勃傳太面約又至膠西汗馮文三王
宗室師古曰儀漸靡然師古曰儀漸靡然
音休謂塗染漸靡然師古曰儀漸靡然
疆餐自愛止思念慎疾自愛左顧通幸左顧存

顧猶言任顧疆飯武衛后傳疆飯之師古行
矣又主其背曰行矣師古曰疆飯武衛后傳疆飯之師古行
師古曰疆飯武衛后傳疆飯之師古行
雅意素舊之意吐棄又必畏惡緩急相護宣許
緩急相護宣許
少夫無意耳探追不及之傳探追
過相放許成后傳豈相放哉師古曰探追
謹譚衆議反爭忤師古曰忤爭忤師古曰忤
乃置師古曰忤爭忤師古曰忤
別攝使受答師古曰忤爭忤師古曰忤
曰攝謂引持之勞苦又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
情相問也勞苦又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
交又相與為列頸交師古曰勿斷也列頸交者
左提右挈又深重頸交師古曰勿斷也列頸交者
師古曰上其謂而見望深又不意君之望臣深
也上其謂而見望深又不意君之望臣深
雅遊又耳雅遊多為人稱師古曰雅遊多為人稱
譽塞貢又耳雅遊多為人稱師古曰雅遊多為人稱
也塞貢又耳雅遊多為人稱師古曰雅遊多為人稱
自解又因伯自解於利師古曰與國又與國之王
與併力又與併力易與又漢易與耳韓信傳知
胡虜易適用又欲立長無適同師古曰與併力
與併力又與併力易與又漢易與耳韓信傳知
漢所餘餉饋之也遺弋季反布衣交待客如
問遺弋季反布衣交待客如

布衣 候伺 又居長城 闕匿 又縮愈恐 闕匿 師古
文 匿其 缺望 又缺也 望怨望 師古曰缺謂為先
其傳莫為我 師古曰 候問死生 淵通傳趙武信君
古曰先為 紹介也 侯問死生 淵通傳趙武信君
候問其 等夷 張良傳 諸將皆 故等夷 師古
死生 韓信傳 與漢王為 金石交 師古
石交 韓信傳 與漢王為 金石交 師古
古曰 韓信傳 與漢王為 金石交 師古
類也 肯臨 又大王 乃問使 又疑信數問使師
傳漢獨發 問使王 齊師古 曰 問使 又疑信數問使師
問使 謂使人 何問 際而 單行 德不竟 又為德不竟
短惡 陳平傳 人有短 遂於上 謂諸教之 讒就 又平
之就 師古曰 就成也 言 郊迎 又其勢必郊迎 遠
畏 謹毒已 者得其 成計 郊迎 又其勢必郊迎 遠
迎 師古曰 相如 傳太守以下 郊游揚 季布傳 使僕
迎 師古曰 相如 傳太守以下 郊游揚 季布傳 使僕
於天 顧金錢 又數招 權顧金 錢師古曰 言招求
金 錢 曹耦 師古曰 曹輩也 提空名 師古曰 提
楚師古曰 雅故 呂氏雅 故 事發相重 又事發相
提 師古曰 雅故 呂氏雅 故 事發相重 又事發相
行說 若其事 發覺則 相隨入 罪事相累 濁女
陸賈傳 母久 濁女為 也 師古 責賈山傳 章下 詰
古曰 濁亂也 亂累 汝為 也 師古 責賈山傳 章下 詰
所上之 章令 傾蓋 師古曰 傾蓋 猶交蓋 故文 穎失與
有司 詰問 先游 又有人 先游 猶交蓋 故文 穎失與
與而無 助 先游 又有人 先游 猶交蓋 故文 穎失與
也 師古曰 下風 又病 高下 風之 行師古曰 言在
謁告也 下風 又病 高下 風之 行師古曰 言在

風 乘間 又乘間而 請師古曰 根柢之容 又素無
容 蘇林曰 借譽 又借譽 於左右 所善 灌夫傳 所善 願從
根 音 借 借譽 又借譽 於左右 所善 灌夫傳 所善 願從
善 素與 引重 又為 聲勢 為資 師古曰 相率 引而 致於
已 善者 引重 又為 聲勢 為資 師古曰 相率 引而 致於
尊 重 為資 又為 聲勢 為資 師古曰 相率 引而 致於
也 為其 資地 資非 財引 繩排 根 又欲 倚夫 引繩 排
物也 為其 資地 資非 財引 繩排 根 又欲 倚夫 引繩 排
之者 孟康曰 根 恩反 格下 各反 言 嬰與 夫共 相提
師古曰 根 恩反 格下 各反 言 嬰與 夫共 相提
挈 有人 如此 者其 排退 之 不復 與交 譬如 相提
挽 繩而 根 格之 也 今吳 楚俗 猶謂 牽引 前却 為
格 較 較 又較 較 宗室 師古曰 臨 况 又將 軍 迎 其
侯 師古曰 繩 責 繩 責 長吏 不 書 謁 又 謁 機 陷 錯
况 賜也 繩 責 繩 責 長吏 不 書 謁 又 謁 機 陷 錯
傳 為之 機 陷 孟康 在 亡 爰 盜 傳 不 以 在 亡 為 辭
日 機 發 也 陷 奔 也 在 亡 爰 盜 傳 不 以 在 亡 為 辭
亡 不 英俊 並 遊 英 俊 並 遊 英 俊 並 遊 英 俊 並 遊
在 不 英俊 並 遊 英 俊 並 遊 英 俊 並 遊 英 俊 並 遊
蹟 垢 詆 媒 又 自 詆 媒 其 文 師古 斥 臧 否 鄭 當 時
濁 也 詆 媒 又 自 詆 媒 其 文 師古 斥 臧 否 鄭 當 時
甚 斥 超 和 又 在 朝 常 趨 和 承 意 師古 日 不 聞 問
臧 否 超 和 又 在 朝 常 趨 和 承 意 師古 日 不 聞 問
嚴 助 傳 為 會 稽 太 守 數 年 間 閣 又 問 者 閭 焉 久
不 聞 問 師古 日 無 善 聲 質 責 又 問 者 閭 焉 久
傳 問 何 久 關 師古 日 無 善 聲 質 責 又 問 者 閭 焉 久
也 與 決 蘇 武 傳 與 武 決 去 良 苦 李 陵 傳 少 卿 良
也 與 決 蘇 武 傳 與 武 決 去 良 苦 李 陵 傳 少 卿 良
勞 抵 梧 司 馬 遷 傳 贊 也 有 抵 梧 師古 日 言 其
苦 抵 梧 司 馬 遷 傳 贊 也 有 抵 梧 師古 日 言 其
盡 傾 坐 盡 傾 師古 日 言 其 傾 慕 其 風 采 也 詣 前 王

孫傳未得請前師古曰雅信古曰雅信謂素相
詰至也至前言來見也雅信古曰雅信謂素相
任提衡臣又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相提携也
信排擠又排擠英俊師古曰排擠猶相排擠也
是排擠又排擠英俊師古曰排擠猶相排擠也
言舉目相作即報之也司馬遷傳塞驍之辭師
解反睡毗睨目貌也猶言願瞻之頃也此又才
賜曰睡毗睨目貌也猶言願瞻之頃也此又才
反臨存古曰存謂省問之師為地張湯傳文事有
能為地師古曰浮道又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
不為作道地也浮道又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
云浮造請又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至也忘故又
也忘故師古曰謙朕調護又貧昆弟調護之尤
遺忘故舊而求去也調護又貧昆弟調護之尤
今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張良傳頃公幸卒摧
謝又推謝師古曰調和平也張良傳頃公幸卒摧
相遇故婿又即以婿鄰小服虔曰婿街之義縱
日參會婿又即以婿鄰小服虔曰婿街之義縱
怒街之師古曰街舍也居間郭解傳邑中賢豪
包舍在中心為過也居間郭解傳邑中賢豪
道地和中為知友江充傳宗族知多謝問趙廣
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謝也魏人龔遂傳
善婉人師古雅素張禹傳忽忘雅素疆食自愛
日魏人師古雅素張禹傳忽忘雅素疆食自愛
醫藥通食自雅素張禹傳忽忘雅素疆食自愛
也竹猥稱雲傳而嘉猥稱適缺缺以揚我惡
庚反猥稱雲傳而嘉猥稱適缺缺以揚我惡

師古曰魏賦謂批發之有纖介又疑昌與崇內
也魏賦謂批發之有纖介又疑昌與崇內
言有細故舛午膠疾劉向傳朝臣外午膠疾
宿嫌也舛午膠疾劉向傳朝臣外午膠疾
相違背午舛刺心膠疾剌師古曰剌疾也
五散反不能阿排擯又排擯醜詆師古曰詆
阿尊又尊事貴雅谷永傳無一日之雅左右之
也辱一日之雅谷永傳無一日之雅左右之
責四面至又四面至矣折逆朱博傳其折蹉跌
又功曹後常戰請寄鮑宣傳請寄為私相託也
都傳請寄分明之薛宣傳請寄為私相託也
無所聽程義傳內謂徑入師古謂考問使知清也
內謁程義傳內謂徑入師古謂考問使知清也
音圭
日揣謂探求攀援又欲相攀援死而後已死黨
之揣謂探求攀援又欲相攀援死而後已死黨
又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不右又論議不右方
日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黨友息夫躬傳黨友謀
也官媚又官媚邪臣黨友息夫躬傳黨友謀
椅後引之也謂引驕其言也刺候陳威傳朱雲
肯刃孟喜傳喜因不肯刃刺候陳威傳朱雲
探問候事相駁又兄第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
之輕重相駁又兄第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
追趨逐者楊雄傳意不期而附師古曰附者
所趨逐者楊雄傳意不期而附師古曰附者
也趨逐者楊雄傳意不期而附師古曰附者
昭王弟附離古曰離著也音麗分棄願與王

分棄前患師古曰柱置西域傳以道當為柱置彼此共棄故云分柱置心不便也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柱立而支柱於已距師古曰掌謂支伎又竹具反掌距與相穿也文庚反又丑庚反相翼王莽傳斷金相翼為道田延年傳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師詆挫蓋詆傳為文吏所詆挫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

右締交

故舊曰有積素累舊之顧選二舊朋輩曰皆故

等夷張良分契曰與某少而歡焉又曰有總

角之好江表又曰末契懷舊敘事契曰某與子

故也秦二又曰某竊伏自惟幸託曾同學曰

同席研書鄧皆故舊曰靡非先舊李舊熟曰久

挹風猷羊兄事人曰長事某人季以弟待某人

曰第畜某人上至相親曰情如同生後十同姓

相繫認曰與譜系張九與其弟熟曰得幸於季

子懷舊曰髣髴平素寡婦貧賤時友曰舊賤之

知書集舊略識曰一揖之舊皇甫又曰疇昔一

面陳師敦篤曰戀戀有故人之意范又曰惠顧

前好左不宜分義曰何損於好上存故舊曰問

蓬室之舊應陽與龐忘故舊曰忽忘雅素張薄故舊曰慰藉輕於綰綰應陽舊不熟曰分非素

右故舊契分

欽慕人曰竊高下風之行選二又曰欣服高義

融寶又曰竊伏某承高風舊矣趙壹又曰慕用

之誠餘耳又曰服聞德行蜀杜又曰飽聞聲聞

杜牧又曰延慕光塵吳陸又曰悽悽懷慕吳書張

又曰慕樂德義魏又曰聞服有素皇甫又曰夢

想清塵任昉代又曰委心無量表又曰聞君

子舊矣劉孝又曰聞服高問書集高又曰副其

高山之望孫策又曰宗服今德書度其人為

法曰有虞於子左懷慕人曰長懷永慕選慕前

人曰不能編德於數者崔駰前坐中慕之曰

一坐盡傾相如馬瞻想人曰載挹載味晉陽秋其

言善曰可貫而佩之外得所繫附曰鳳舉選攀

附曰附龍託驥魏書郭又曰攀龍鱗附鳳翼楊

攀附微曰攀蚊髯附蚋翼咸傳

右跋慕攀附

稟侯曰惟命是從後七又曰遲速惟命左又曰

惟執事命之上又曰惟其所以命子韓伏侯曰伏

須文三速求報曰願急報援馬侯又曰延望景晏

南李又曰企心東望張侯曰拱立侯之終良久曰

迂久寬侯相見言曰侯自見索言之前許事有

所侯曰故且沉吟武實稟督之曰未蒙裁下李習

稟而決事曰報決志南齊請密示及曰速賜秘報

言稟命曰思稟良規吳陸又曰寔侯高筭任

恭父侯消息曰思聞嘉響蜀後待它日曰願以

異日國戰又曰請待餘日子稟所用日曰請日左

石稟覆遲侯

謹察視曰善伺之後廣川能觀望君意曰善候

伺杜守門者問人曰苛問王莽苛呵問止之曰

何止王探事人曰游偵白居求人事曰探刺微

密文王請伺察曰願長耳目王楚元竊聽曰屬耳

援馬以形貌訪尋曰以物色訪之嚴自問的確來

曰定聞信來袁察訪之曰廉得其罪何聞問曰

聞消息於風聲許照點之曰檢考魏出首窺

望貌曰閻公

右詞察探伺

自稱某人子曰某牛馬走某司馬遷上某父自

稱曰下走選二又曰走班固自謙曰無似禮

公又曰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香又曰嘗耳剽老

成人之言劉禹又曰才韻枯梗孫又曰野澤愚

儒李又曰某得以空虛之質第五又曰孤微之

人張又曰浮賤選十孤而自謙曰孤蒙班固通

又曰窮孤選三又曰單人選十為官謙曰居官

亡以瘡人選十自謂曰智力淺短選十自謙家世

曰陋宗選二改服謝罪曰致服深謝選十但自咎

曰將安歸誰乎萬自謙在下曰偃伏泥滓皇父

自謙無功曰無尺寸功耿自謙無足採曰無分

可採鄧自謙不達曰才朽命剝白居自謙孤寒

曰寒門悴族宋江自謙孤寒晚生曰單門後進

防仕敘往昔曰曩從末路論自謙資質曰芻蕘

之資后張謙無功曰終無絲髮之効后南自謙

人見問曰繆延逮及陶謙謙稱所見曰細度狹見

沈下自謙曰本無志用洪引咎曰請以不及為

罪卓咎悔曰後咎餘責趙充謙抑曰少加屈下

庸衆而野上謙屈曰縛紕荀不仰累曰不足以

塵明德陳寔自謙非宜曰內懼不稱習之小官自謙

曰名綴下士潘岳謝過曰謝咎王姬朝官自謙曰

猥廁朝列仁安謙承家曰有不任堂構之鄙山陽公

記自謙曰一介貧人王孝自謙無功曰功既闕

如北魏謙家世曰門衰祚薄選李自謙曰糞朽之

賤杜牧森無才曰樗鈗之才沈亞自謙曰愚不知

量後估

右謙稱引咎

請問曰朝夕問訊後清又曰德宇泰定左又曰

萬福降輶前郊請問人曰傾何以自娛選曹請

問文人曰講道餘隙高鳳又曰講習之暇陶請

問守令曰撫字陽城請問法官曰平反葛不請問

曰動靜多豫周王褒與又曰動寢列問疾曰上

謁問疾陳萬春問太守曰行春之暇漢書謂人不

藥曰起居不歡馬晨起曰早作檀弓問動止曰今

言安否何如文王問候曰克綽永福前郊又曰

起居何如華請問曰君執事無恙蘇又曰體與

神康歐陽又曰襟履無爽任昉又曰想攝養得

宜昭明太又曰攝衛惟宜周王又曰起居不恙

孔融與章又曰與時休適昭明太

右請問起居

相見揖拜了曰禮文既集選二拜而首至手曰

拜手前郊拱手曰交手武去就雅曰淺拱舒

拜夢呼人拜曰雅拜何儒行曰習短步後儒上

襟領曰捉衿莊又曰祗襟外熟事曰長於人事

後清河王堅乞去曰以死自乞劉端拱而曰端拜

荀不待人曰應束帶見之今傳再拜曰重拜

禮注上賜書拜曰敬再拜莊又曰謹再拜司馬

避席曰某去所左某拜而頭至地曰稽首公不

敢正坐曰危坐慕容行堂上禮曰接武禮行堂

下禮曰布武上

右禮儀去就

門狀曰謁漢朱又曰刺衡作門狀曰修刺候申

蟠有門狀曰齋刺仇又曰奉謁造某趙壹某謁

人曰謁造光又曰造請張又曰聞名於將命者

禮又曰往候之朱徑謁人曰不待介者彪相謁

相失曰蹉跌不面趙又曰敢勤僕人左無隙可

見曰逢執事之不問上介人往見曰相因到某

門陳主通名者曰內謁翟方又曰典謁禮

之小史之職曰受書謁萬石門子不覆曰連求

謁不得通純追請去客曰更啓乃知已去趙人

訪及曰屈顧朱又曰頃駕穀梁又曰光臨七又

曰過存馬又曰臨存嚴又曰弭蓋選月又曰枉

車騎而交某政又曰來况和又曰幸見光臨七

行訪及曰步玉趾辱某左某又曰時臨玉趾休

屢蒙過訪曰親數存之朱急迎客曰曬履起

迎疑又曰倒屣皇又曰屣履迎門崔私接

見曰私面左謝相過曰特蒙傾蓋洪辱同垂訪

曰俱辱鳳翼書集貧家客至曰杖藜應門莊期

見人過曰旦日蚤臨夫不及見謁人曰不得先

詣耿不及請謁見曰無緣咨覲蜀杜未暇往謁

理曰恐勤館人韓愈無人在門曰無人門焉者公

無期候見曰未知見時左不謁權貴曰未嘗捉

刺權門王僧孺徐不見而退曰望屋而退書集

願見人曰願望履幕下莊稍不見曰斯須不展

之退又曰時月之間不見某黃憲某隣居不往還

曰比門不與交通夏不往還曰不相謁請列子

再往見曰更謁子論上不肯訪及曰不肯幸臨

夫暑不往還曰暑熱且自便寶又曰正熱不堪

相見南史接陪人曰侍君子之光儀補正不見

賓客曰事在諄惑趙託病不見客曰養病傲士

處門狀舊曰刺字漫滅平

右看謁往復

呼人書簡曰汗簡吳又曰折簡李義又曰榮示

上又曰手示退又曰手命選吳又曰良訊陸機

又曰嘉訊陶弘又曰得所貽書北史惠書曰損

書選三又曰損辱嘉命選揚自稱書簡曰濡削
寄與人書曰寓書殷具疏率衆曰削牘爲
疏原書不詳曰臨書軋軋不具劉禹又不得曰
寂無音驛援馬謝人簡曰拜命之辱在書曰咫尺
之書會稽典錄又曰馳函寓意上又曰裁絨寫
抱上收藏人書曰永爲篋笥之光上又得書簡
曰再奉示問退辱書曰辱牋教上作書簡愧曰
臨啓慙慙任又曰臨書恨然趙景累奉書曰近
屢奉牋欽得書之喜曰曠若復面建畫說彼未
及曰謹書起予應休書往來曰書疏往反魏作
書曰裁書敘心上又曰白書曹開書讀曰發函
伸紙吳作書曰聊布往懷岳希喜接誨教曰真
解矇矣程無用書簡曰廢牋記先賢遺書曰遺
札相如遺視人書曰曠若發矇融謂人見答曰
還示李又曰報書上又曰手答陶來諭曰來陳
望報答曰幸望慰示書集應責其無書曰不
蒙一字之况上謂報答曰咳唾之音上答人書
曰財書拜况書集婦與夫書式曰離席再拜上

忙中作書曰占授不次書集應再得通中書曰
復獲郵書張別幅載事曰列於別紙吳周煩得
示諭曰比辱雅况後臧少爲書曰聲問不數後
書敘事盡曰手書暢意後來書式曰再拜言
遷司馬又曰某再稽首劉陶書不盡意曰不足
自宣欽又曰不能宣備修又曰言不自宣任又
曰因表不悉會稽典錄又曰意不宜展應休近
不收書曰不得新命吳陸景收藏其書曰寶錄
上覽其書曰清言溢目陸景書不盡意曰投筆亡
宣上將再帖子曰別當相簡梁元頻作書曰比
致音息任又曰時傳尺素周弘得書問曰執誨
欣然皇甫士欲寫曰搦管操觚周弘又曰墨筆
操觚趙世附書便曰蒼鴈賴鯉周弘久不得書
曰玉音不嗣上又曰嗣音阻闕簡文備禮示書
曰過意賜書應攬人書不捨曰紙弊墨渝張
蒙誨語曰用祛塵惑梁王僧謂相難書曰來難
晉能書尺曰八行之工李商又曰賢於從事劉
曉下書作書曰遣書通心孔融與韋又曰心存尺

書劉禹又曰致以賤素歐陽書比相見曰筆疏

可以當面蔡邕久不作書曰闕於所仰李

右書簡誦語

煩人事曰爲書請之蔡陳其事曰以累下執劉

錫干請曰冒昧干請後清又曰冥昧觸冒魏

犯曰奸命左異指揮曰在公頤指耳夢言其易

曰出言笑之下恩倖煩顯名曰干忤之愆晉私

懇曰是以敢私言之左徑干人曰以藝自謁歐

自薦曰冒不媒之鄙梁極欲得其事曰絕

欲得之上修辭指南見允曰惟其幸許始皇紀再求

曰願復裁賜後南難其事曰意如探湯杜委託

曰譟上竹又曰譟屬元允許曰順許選

助又曰允答馬武又曰領可靜又曰裁可董

允所託曰恭命友私見許曰私可靜不干

託曰無所干及杜

右煩託干冒

慰曾腹曰副是要腹光武又曰眷眷之欸實洛

又曰極老老之恩鮑面言誠懇曰口達至誠

又曰口陳肝膽賈貢聞事曰以底裏上露上

又曰冒昧自陳蔡又曰冒顏以聞曹又曰陳詞

得盡所懷曰得空曾腹馬敘誠懇曰不勝

悽悽吳又曰不任肝膽之切選中又曰丹欸上

蒙相亮曰丹慊獲申上舊所懷曰宿心素志上

稱人至誠曰何子之情也外請密有所言曰請

辟人賜問矣不相疑曰長無纖芥寶曾腹無縈

曰中心泊如也楊盡誠曰輸寫肝膽蔡又曰空

臆盡言微敘懷曰敘腹心之願書集高盡誠

來曰以情相歸後張申所懷曰杼情素王又

曰陳露肝膈吳啓白煩復曰啓事蒸仍上又

懷人曰饑渴歷時微敘意曰有負懇欸賢下指

事取信曰此赤情之明驗漢願白事曰

請謁事情秦盡白之曰故具有白晉兩意

未決曰情交戾歐誠訴曰告之情左所願曰

云云則其有大願矣上又曰願之久矣上又曰

此某之上願上

右曾腹誠懇

荷知遇曰辱知愛之退又曰相接過絕等倫

曰愛待措又曰蒙顧許收以文受知曰以筆札

見知任荷眷愛曰謬眷夢推薦人曰推轂舉

薦曰清舉稱被薦辟曰應弓旌齊書宣薦拔曰

顯進幽藏聘又曰汲引之惠李蒙簡擢曰采拔

元舉主曰本舉之主楊不敢累所舉曰恐

負舉者宣汲引速曰門無留客皇甫自賤被薦

曰奮迅泥澤岳舊舉過人曰某之故某也趙

上其人名下其蔽掩罪惡曰粉飾之外蒙愛曰

所舉時策名修辭指南卷三圭一五樂掌

蒙曲誤之愛沈下

右知已薦拔

期之曰不朝則夕武實相約曰如欲面會阮相約

小宴曰鷄黍之約選即拜見曰聊以當覲阮

即得拜見曰旋侍光塵選二期拜見曰詰朝請

見左問約曰何時復交會後二期往彼曰某日

明其往張良上某日更後幾日曰卻後幾日盛

早赴期會曰迎期先到樊不失期約曰皆如

符要竇萬一及忽然曰邂逅後會見之期曰

携守之期趙景無相見時曰詎相見期江淹又

曰漫漫之期書集又曰不日不月上約日中日

以日中為期左信約曰丹青之信班史即今當

至曰其何日之有左期秋至曰秋為到期歐陽

來遲曰不時還姜詩

右期約邂逅

迎人於郊曰郊次左出門接曰郊勞羊公接人曰

迎路謁候趙喜其至曰聞其至歡迎之王以軍

禮迎人曰屬鞭負弩柳公迎勞人曰冒涉寒露

三首五修辭指南卷三圭一五樂掌

光武又曰蒙犯霜雪後光勞問曰勞苦如平生

歡陳備來客曰為除舍設儲待孫送迎曰勞迎

贈餞夢迎送亭館曰饗享別邸劉禹偶相遇曰

塗觀卒遇選二會遇曰當握手如平生歡上特

往相見曰輕行相會范相聚曰合并選又曰

良遇靈運又曰接奉清塵上不離散曰繾綣從

公左

右迎勞合并

請人過敘曰請某臨親修具前劉澤某召人曰

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嚴延士德曰捉髮之德應

延客曰起迎之門引入坐左又曰肅入禮又

曰賓禮前游又曰降禮賓接封德又曰接以溫

色則又曰眄睞相遇益厚曰遇某加於平日

以待貴客曰警戒衣冠賢不赴召曰謝病不能

臨厚迎待之曰夕館而晝饌沈亞蒙厚顧曰

奉優賤楊虞延客謙辭曰今日無用娛賓平

置馬延客曰郊馬鄭當埽除曰糞除第五又曰

除館左埽且灑曰埽王除地之帚曰幣帛又曰

到打併了處曰造于除左客後來曰末至惠連

當其厚意曰敢不拜嘉左事人恭曰擁篲昭燕冬

間就位設火曰熾炭于位治具曰修具史荆

又曰修薄具長門大作次第曰盛共具苻飲具

甚精曰選具莊疏簡略治具曰草次注又曰

菜具華嶠書不令坐曰未嘗賜席鄧

右招邀迎待

款密曰讌語從容武馬狎熟曰串昵裴幼而狎曰

有旦暮偃伏之愛欽布子細曰陳羅縷選十開

襟論誠曰敷衽論心選三約少留曰到某宿息

地名某款曲曰得展嬾婉曹植詩且宿留曰且

復須留後清話久別曰以敘分隔范相厚曰意

愛甚密卓款集曰共食偕行之語習詳悉曰覩縷

左思觀魯和幼而猥曰少相狎左敦篤曰情義款篤

皇甫謚久留之曰云云是以父子左

右款密留連

辭而泣曰攬泣告辭任離家宦游曰左親戚張

送別曰揖策為禮劉禹傷別曰垂涕相送賈不

同行曰吾絆而不得侶以馳皇甫送上路曰既

祖取道曹飲餞曰為設祖道後西又曰親暱並

集送曹展別曰以展訣別范別懷曰析別之

懷修馬人留不得行曰民遮道行蕭別離曰參

商之闊建又曰離群索居檀又曰分索選又

曰分手賦又曰判袂選又曰睽携選又曰

乖別曹別久曰索居永久選又曰去德滋永選

二又曰間何濶諸葛又曰離居殊年載顏延又

曰成濶某年宋王又曰脫別某年魏畧王

敘別來曰離絕以來阮老人送人曰自扶奉送

寵離情曰離夢別魂別江淹別之情理曰別理上

留人行曰攀輿拒輪續漢書恨速別曰別日太

速謝恨別曰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詩以文送別

曰以文寵別賢送不及曰供餞莫伸任昉怨別

曰分違易久梁武帝將行曰驪駒就駕應貴

賤別曰雲飛泥沈周弘不及面別曰割今者之

恨後漢秦嘉妻索送別文曰徵文寵別蕭別恨曰

黯然銷魂又曰恍若有亡錢人曰供帳某門

門名
左五樂堂

右辭離送餞

送路曰贐孟送食物與人曰益畫鋪之饌莊送

客少食其器曰筭器上餽人曰乃饋盤飧左就

飼之曰就飧飯之延贈貧士人錢曰爲冠憤費

紹謝送物來曰承嘉惠誼拜受曰稽首拜受實

又曰拜受祗悚陸又曰祗承怵惕上受之曰敢

不欽承選曹却獻送曰不欲費人紀辭來命

曰賜寢嚴命任續更獻物曰當駱驛復致布不

受且不報曰無所報受江辭人遺食曰某豈

口腹累其邪後五十三絕饋遺曰無苞苴之

第五厚贈曰重貶列見贈曰贈遺後吳微物贈

曰果桃李茹之饋後杜受物曰義當順承蘇武

餽遺多曰所貶重遺上謝人貶食曰口腹知恩

野饋曰餽左厚貶曰其何貶如之上特惠

曰專賜上土地所有曰土上又曰土毛融辭人

遺寶曰不若人有其寶左謂惠錢曰珍錫劉孝

謝惠物曰猥蒙霑逮梁元非爲物來曰不敢求

貶左
左五樂堂

右餽遺酬贈

懷人曰心如綴旆前五又曰寄長思於某洛神

人又曰志往神留文又曰遠思長想王又曰

若綴旒然文章又曰心如縣旌選又曰我心如

結詩又曰夢結遐想登又曰精誠發於宵寤固

又曰精爽飛越劉越又曰如饑如渴植又曰邑

邑何已賈又曰思何可支植又曰惟日爲歲李

又曰相思之苦懷劉禹又曰曾臆結約張敞又

曰鄙忝成疾李商又曰思子為勞建子所懷之

切曰良不可任魏文又曰如痠人不忘起韓懷人

至不食曰忘食事宋王舊懷曰宿懷選又曰積

思楚辭艱苦之懷曰苦懷選十一悵悵曰鬱悵難

聊平獨寂曰寂蔑選十又曰遼索上眷懷曰恨

恨無已陳神不寧曰越裂楚失志悵然曰佗僚

九章上丑架低徊曰僵徊楚心不忍曰精懷忍

忍崔心不足曰心焉憤邑勅又曰邑然不樂巴

得書後懷曰猶不盡其勞積也建子未慰快曰饑

渴未副曹渴見人曰鄙吝復萌黃誠望之心曰

喁喁之心武懷思不舒暢曰幽情滯思陸機歎

乍別之懷曰思心徘徊江淹懷思之切曰神一

夕而九升安仁寡又曰不可窮之於筆木又曰

非筆墨所能陳寫靖又曰精魂回移子平又曰寤

想增懷書集又曰馳遙思於千里宋謝又曰精

神越滌宋穆遠念曰遙想孫又曰緬然長思家語

解不忘曰銘鏤肝鬲和念想曰思賢若渴明孔又

曰勞心懣懣楚又曰宵則發夢吳書張恨不能

往曰何由假翼自致許敘懷曰敘宿昔夢想之

思上傾向曰勞望情深梁元又曰思心成結後

嘉妻懷人曰心路咫尺在助代人書又曰瞻言

增慨上恨然曰潛恨久之上又曰悵矣心飛梁

儒懷人曰渴於言侍趙

右懷思悵悵

遲荅書曰闕然久不報司馬又曰頃以多事不

得為選曹荅書曰反荅造次修謝回書曰遠辱

還荅李又曰猥惠書教謝人至得書曰由使至

劉禹隔手送書來曰某函置某書上某謝人曰

恩隱周渥顏延又曰德念深矣班固又曰見眷

良不翅王謝惠貺曰嘉貺益腆選謝人見召

曰猥垂齒召曹道人謙曰厚自枉屈劉禹謝人

見教曰重惠苦言質愧謝之曰推謝湯謝曰

造門謝恩武還荅之命曰報命後南謝遷擢曰

濫時來之寵江總謝人存卹曰勤辱左謝其意

美曰今吾子以好來辱上謝意曰荷遠相并江

右回荅陳謝

稱獎人曰勉以丹青之價稱獎清高人曰雲霄中人也桓荷人相譽曰高以評曰李素稱獎之曰有當世之具許謝稱獎曰增榮改價劉蒙稱美曰乃蒙嘉歎升獎飾之曰粉滌書集蒙獎與曰甄識張又曰甄藻後五十又曰獎挹李又曰甄異郭蒙厚待曰遇趙廣蒙面與曰面相進李習稱能縣令曰健令馮稱少年俊人曰小而聰孔報人甄獎曰以奉見異永

右稱獎慰安

恕察曰厚貸唐崔又曰慈昭梁元又曰矜宥劉又曰厚恕書集應又曰容貸後史又曰昭恕前又曰見寬康又曰降恕李又曰原察趙又曰典貸唐穆又曰什貸漢四又曰善貸王僧又曰橫貸上蒙寬恕曰蒙曠盪選十又曰開寬裕之懷北王又曰蒙觀過之貸洪臧異寬恕曰良務寬什退又曰寬忍以貫之前思相察曰鑒照郭又曰降監友季求照察曰昭其懸遲趙不敢當曰豈其所能尅堪實又曰非其所能堪副蔡人亡懷

開恕曰蕩蕩之德谷異恕察曰願其留意幸察又曰仁篤昭其辛苦後張又曰察其恫欸晉又曰垂清察會稽郭又曰付覽歐陽不謝所受曰終不肯謁良後吳避事曰偷懦轉脫荀異相恕曰少垂忠恕之情上又曰宜裁加貸宥張其過曰除解警責吳書張優容之曰下借後李

右恕察推讓

讒毀曰媒孽司馬又曰奇詆唐段又曰蜚語崔又曰點灼楚詞讚言曰啞佞音雄安口舌之士曰說夫衡造讒曰膏吻抵舌呂又曰造作蜚條上蜚條衡造讒曰獲讒張又曰坐貽謗選江又曰蔽障於讒楚聽讒逐人曰快讒陳湯漸於讒間曰左右弄口積使云云王梁平讒不足畏曰青蠅不能穢垂棘論晉人曰行若狗彘賈罵人賤惡曰豬狗不食其餘前元罵人晚年繆曰晚繆魏元罵庸吏曰括囊守祿崔罵人失言曰人頭畜鳴史公罵人曰非愚則諛賈又曰以狀見親上罵人如椿柱曰如偶人形後馬見罵不

已曰申罵余楚詞屈原初著力罪人曰咎其甫力榮冠

名其人聽讒曰每信受焉劉表因事人謗之曰歸惡

言云云進方謂人如土偶曰若欺魄列四衆已笑之

曰已叫呼之矣後紀被讒曰隔以浮言習之被大謗

曰讒議橫世後馮衍造言興事曰造作端木上罵

人狂曰癲鬼所著北房陵王勇讒言曰貝錦成章北魏

收又曰青蠅變色上讒附炎進官曰熱官北齊王肅

家事被謗曰被門庭之謗陸遜注又曰被闇昧之

謗會稽典錄謝淵讒毀曰誣言飛入清聽沈下又曰飛

流短長上屢被謗曰數見謗逮伯喈傳嫉其事曰

幸其不然光武多謗曰流俗好評王敦辯說誣枉

曰盛言其枉狀後彭寵某書讒人曰某某之讒

子弟也左下某其父祖名勿聽讒曰勿用傍人解構之

言後隗罵婦人心惡曰蘭形棘心魏程曉罵人

不自量曰効嘖學步梁任孝讒間曰不仁人間

之左聽讒曰愛讒上讒罵上位曰肉食者鄙上

右讒間讒罵

戒人曰願從此上呂又曰願其緩心抑怒袁又

曰少弛威嚴翟方戒人勿縱曰毋逸于游永谷又

曰毋二舊愆上又曰毋二微行出飲之過上又

曰定心爲善上必更不敢曰後宜不敢前恩皓

齒蛾眉曰伐性之斧選十戒人勿飲曰毋淫于

酒永谷酒色禍曰損德傷年武何改過之効曰元吉

之功書集責人不相聽曰將寄視聽於誰上改

過曰除往修來書集又曰當以前人爲鏡戒永谷

戒而悟曰發寤於心陽止其事曰姑已之若何

左又曰行乎敬之哉上戒富人曰毋怙富上戒

得寵人曰毋恃寵上戒異衆曰毋違上上戒有

能人曰毋驕能上戒妄謀議曰毋謀非德上戒

告曰苦言至戒平戒勿恕曰捨前之忿可也左

比箴戒曰鏡無見庇之罪薛子但且忍曰第忍之

吉勸勿悲悼曰割不可忍之念范相勸解曰相

寬後七勉人曰早勵良規丘又曰勉平景行

又曰毋墮乃力左勸勿聽曰願塞耳勿

聽也袁

右戒勸導奉上

勸辭曰經有明誠後西勸少容曰闊略其細微

之愆鍾離又曰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叔世又

曰惟加三思叔武又曰改迷謬之計叔亮又

曰寤鍼石之戒叔應勸人勿憂曰憂能傷人叔亮又

典錄孔諫勸曰人有賤而言忠裴信人勸曰無

為久自苦也後光勸解不允曰辭之不可左勸

人勿拘曰無為檻羊光武又曰無為罰首郭志

傳勸自修曰盍姑內省德乎左遵奉曰奉遵嚴

教孔融又曰不敢失墜上又曰敢不拜德左又曰

敢不惟子是從上又曰請終身守此言也上又

曰敢不良圖上所命曰承顧付與之言杜牧失名

曰不免為辱人敗行連魯仲謝規誨曰美疹不如

惡石左別事但相諫曰子寧以它規我上不相

聽曰不可諫誨上愈不從曰吾茲不從也上

右戒勸遵奉下

動靜類凡十六篇

左腴

釋憾

漢雋

雲丞

建瓴

書敘

揆策謀慮

忙冗奔迫

督促結絕

笑謔嘲玩

曠廢嬾放

閒寒幽靜

寢寐休息

勞勸困頓

淹隔阻滯

疑訝詰問

驚異猶豫

恐懼畏服

慙竦羞愧

釋憾隱五請君釋憾棄常莊十四妖由人與也

人棄常則妖興相視而笑宣四子公食指動以

謂棄其常道相視而笑出入此行宣十二出入此

視而笑意訓定豈敢求罪于投袂而起宣十四

晉謂出入往來於戎鄭之行投袂而起宣十四

振其衣袖而起假寐不微服將朝尚早坐而

三而許之宣十五謂三起之又登子反之牀起

之厚誣成三子重誠也固問之成九謂必

如廁成十如廁爭尋常成十二爭尋常以盡其

謂爭丈尺踐履成十三踐履山川踐履三肅成

至地若今揖也肅肅以手整暇行人不使不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五百八十二

冬耕田

卷一

下

一五五

二、今年三月二十二

三

五樂堂

萌牙 又詩始萌牙師古曰佳經馬奉世傳申生

語云申生維經于新城之廟蓋漁食俠趙李李

者以氣力漁食里師古曰雷動息夫射傳

風起 又四野 麻沸 未盡破珍師古曰麻沸言如

沸麻而 麻起 又三輔盜賊麻起師古

右雲 又言起者如亂麻也

右雲

建瓴 高紀猶譬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

向建音塞 啗利 又說素將啗以利師古曰啗

也建音塞 啗利 又說素將啗以利師古曰啗

食錢人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養虎自遺患所

謂養虎自 犬牙 文紀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

入也 盤石 又犬牙相制所侵牟景紀侵牟

日牛食苗 侵漁 宣紀侵漁百姓如李奇

便也 師古曰 踐薄 冰待白 日以待白日豈不

者言漁獵也 踐薄 冰待白 日以待白日豈不

哉綴旂 五志 若綴旂不得舉手應劭曰旂

所執隨人 炕陽 又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

下也 係風 捕景 郊祀志求之壺盪如係 參伴開闔

禮樂志 參伴開闔 郊祀志求之壺盪如係 參伴開闔

志好聚 係私 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

底曰囊言容隱 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張敞傳廣

川王 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

之徒 長揚賦擊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服

貪焚 焚食 冥窳 又冥窳其民應劭曰淮南子云

害民也 冥窳 又冥窳其民應劭曰淮南子云

人師古曰 冥窳 又冥窳其民應劭曰淮南子云

如綫 表稍益衰微不絕如綫五刑帶厲如黃河

山若厲 應劭曰帶永 突與 突與 突與 突與

雅東 隔隔 隔隔 隔隔 隔隔 隔隔 隔隔 隔隔

室中之 從施 敦度 泰山 應劭曰泰山度泰山

燭也 從施 敦度 泰山 應劭曰泰山度泰山

土散 敦敦 敦敦 敦敦 敦敦 敦敦 敦敦 敦敦

出日 溫泉 正出 風雲 之會 風雲 之會 風雲

掛翼 俱起 師古曰 掛翼 以雞 為 軌 蹄 孔 之 周

言知 將旦 則鼓 擊其 翼而 鳴也 軌 蹄 孔 之 周

破觥 斲珣 模吏 傳漢 與破 觥而 為國 新明 而為

從簡 易抑 巧偽 而務 以肉 餒虎 張耳 傳命 俱死

敦厚 也調 謂刻 鏤也 以肉 餒虎 張耳 傳命 俱死

不可 拔也 師古 曰猶 言本 欲以 大力 伐秦 而

可以 殺其 上黨 而師 古曰 猶言 本欲 以手 擊牛 之

衣錦 夜行 故牌 如衣 錦

衣錦 夜行 故牌 如衣 錦

衣錦 夜行 故牌 如衣 錦

衣錦 夜行 故牌 如衣 錦

衣錦 夜行 故牌 如衣 錦

衣錦 夜行 故牌 如衣 錦

也陶鈞鄒陽傳獨化於陶鈞之士師古曰陶家
制取天下亦鑠金銷骨又鑠口鑠金積毀銷骨
猶陶人轉鈞鑠金銷骨師古曰美金見毀聚共
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說依之羔犢扞虎狼
人肆其詐巧識散骨肉而不覺也
又是以羔犢之敵也牛驥同皁又與牛驥同皁師
而扞虎狼之敵也
方言云宋齊燕糾纏質誼傳何異糾纏應劭曰
之間謂纏曰皁糾纏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
相附會也臣贊曰糾較也蝟毛又反者如蝟毛
纏索也師古曰纏音墨蝟毛而起師古曰蝟
蟲名也其虎翼又所謂候賊兵不絕如帶爰益
蝟如刺氏不絕如帶師章父薦屨又章父薦屨漸不可
古曰言細殺也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食狼董仲舒傳以貪狼
反在上也父讀曰甫食狼為俗師古曰狼性
五百
皆貪故謂貪陶冶又陶冶而成之師古曰陶以
為貪狼也喻造元冶以喻鑄金也言天
之生人有間不容髮杖乘傳其出不出間不容
也一縷係千鈞又以一縷之任腐肉齒利劍又
腐肉之齒利劍安於覆盂東方朔傳安於覆盂
師古曰齒當也師古曰言不可傾搖
孤豚昨虎又譬猶龍駒之襲狗孤豚之昨虎師
古曰孤豚孤持之豚昨豕也杜客反
智囊鼯錯傳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門外
可設爵羅鄭當時傳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局趣
轅下駒灌夫傳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霜露
乏疾公孫弘傳君不幸狗馬之心汲黯傳臣常

傳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占曰米鹽枕席上過師
趙充國傳從枕席上過師鄭氏曰狐白裘反衣
匡衡傳是有低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
白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得
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
毛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於既反
拾地芥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洗拾地芥耳師古
之言其易**盤互**劉向傳宗族盤互師古曰盤結
而必得地也**盤互**而交互也互或作牙謂大牙相
交入之意也谷永傳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
日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字言如承
牙之盤曲犬**反汗**又出令則卻行求前行而求
牙之相入**反汗**如反汗
及前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
人也五音至

括囊陳咸傳括囊不言誦古曰括結轉圜梅福
諫若轉圜師古曰拾遺又取楚若拾遺師古銷
韓國言其順易也拾遺日拾遺言其易也金
萌韋玄成傳建威鄉萌師古一賁障江河王嘉
日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一賁障江河贊武
嘉區區以一賁障江河師古曰賁是織草為器
所以盛土也一賁之士固不能塞江河是以其
身沈沒也持布鼓過雷門王尊傳毋持布鼓過
黃音匿稽城門也有大鼓擊此鼓聲聞毛髮之辜谷永
洛陽布鼓謂以布為鼓無聲毛髮之辜傳無
毛髮噬膚之恩董賢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師
之幸自噬其肌膚詔云為明是恭后之言也大馬
齒息夫躬傳欲以其魚肉之灌夫傳皆魚肉之
犬馬齒保目所見魚肉之師古曰以此魚肉

而食也矯翼厲翮揚雄傳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師
也也鴟梟笑鳳又以鴟梟鳳凰嘲龍而執龜蛇反
覆手陸賈傳如反覆手繼韓盧而責獲王莽傳
先請而後動是韓盧之名大也純黑色曰盧
繼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大也純黑色曰盧

右建瓴

問人曰熟計之何張撥所當然曰計宜者季孝
計策曰以其壽之說撥度曰審畫李又曰指畫
商訂李德稱已所慮曰繆慮登與人謀事曰爲
畫善計俾爭論未定曰未能得堅決良以策干

三言九注

修辭指頭卷三

五樂掌

五樂掌

人曰以畫奸其前密計曰秘策封德長策曰
計有餘矣又曰金石之策馮謂善計曰計無
便此者儀事不便曰於策不便賈事未便曰未
見其便強建白曰有所關說王其人議不行
曰某人議格梁孝王被据無奈何曰計乃無聊
吳王參計策曰與博覽者參之谷謂其事非曰
不應經義倫所念慮不高曰下流之念吳孫
計大小事曰巨謀纖計牧所思慮曰此某宿昔
常計光武慮事曰陶心研慮賢謀不當曰某之

非計後虞翻自念慮曰伏自惟省魏言決定曰
不失銖分大興經計議曰前計後策魏議事謬
曰講事不令左善其謀曰善哉子之言是上又
曰吾不見是石共計事曰召室老宗人左

右揆策謀慮

公冗曰職事填委選又曰吏事倥偬馬又曰
王事鞅掌毛詩極冗曰不給於務蔡冗迫欲
去曰必不遑留東晉補冗迫曰沐垢不終湯亞

三言九注

修辭指頭卷三

五樂掌

五樂掌

又曰凌遽相司馬又曰鮮茲暇日毅公私冗曰
外纏內迫韓急食於寢蓐中曰蓐范忙不得安
寢曰未嘗一日蓐寢段忙忙着鞋不及曰不及履
南奔迫曰飢不及餐王奔走忙曰走轂奔蹄錫
又曰蓬徙塵走沈事多可厭曰厭事陳夜治
事曰御燈火至明王法峻事多曰罔密事叢尹
俗事曰塵務選開闢處曰囂塵夜勞於
事曰櫛風沐雨史

右忙冗奔走

急速曰急於星火李密上州課而督之曰程督

主父決而催曰督督尹翁歸促令作事曰督督作

劇陳年遣人督促曰吏使相望於道任催人速

來曰傳呼促步左疾來曰速裝李疾馳曰跳駢

前燕催酒課曰督酒利王火急曰試太迫切許

后勅成某事曰以藏某事左早了絕曰宜早訖

竟梁督促曰訶督李德裕限迫曰會日迫促范州

中促之曰州期切促後張分遣人督之曰縷行

以督之杜催促奏起曰某趣上後光武司督之

曰急步疾呼韓文又曰當關呼之不置叔執杖督

役曰親執朴左督役之杖曰朴上杖役人曰扶

其不勉者上監督曰董振上

右督促結絕

笑曰解頤張衡又曰一解顏而笑列子又曰笑焉

選又曰掩口胡盧而笑應又曰嫣然一笑好色

微笑曰未嘗見齒禮又曰微笑反唇前食自慰且

冷笑曰私暗且笑劉禹好笑曰有笑疾陸雲笑戲

曰調笑嬉褻陸長不謹重曰多少少年之戲史

滑稽曰談笑類俳倡枚以指玩人曰舉手耶愉

之王玩人曰敖弄東方戲無節曰教戲無度吳

陶謙譏人無鬢曰潞涿君蜀嘲人髯多曰徒勞

繞喙泉怪笑其事曰呬然笑之獨發笑事曰

關猴落雉劉孝戲父子曰相與瓜葛親王

右笑謔嘲玩

不職曰曹務多廢孟醉廢事曰嗜酒數逋蕩丙

慢其職曰不事事曹掌其事而不修曰奸命左

懶放不勤事曰蕭杭選自棄官曰去吏朱又

曰投傳陳又曰投効後又曰投版棄官而去

滂効曰上奏自治王叔落魄曰洛薄王不治生

曰不視家生產陳又曰貧不事事上浮浪人曰

無市籍商販作務尹減裂不予細曰蠹滅無所

問唐不勤其職曰游食荀游手曰不田而

飽李懶放人曰游閑公子馬融又曰暇豫王

孫上未老致仕曰謝病不待年靈懶甚曰懶

疾無匹陶閑放曰棲遲後託病求閑曰

疾自逸上言懶曰懶慢相成叔不職曰不

治官左遠其部曲曰離局上不求進曰棲遲

德後蘇自陳請退曰自下乞退巴歸第不欲仕

曰規避仕塗皇甫閑散曰幅巾衡門上

右曠廢懶放

寂靜曰岑寂選鶴又曰寂蔑靈運逍遙曰常羊

前禮又曰方洋吳王音心無事曰方寸為

清劉禹又曰內無寸事蔡閑暇所為曰以篇詠

佐琴壺劉禹官之閑曰未官之暇荀子優游之

狀曰攝須理事蔡又曰舒紳緩帶伯門前靜曰

門無蹄轍孫暇日閑曰休沐里舍陽請假百日

曰長休百日蔡給長假曰予長休告丙請假曰

取告嚴又曰謁歸劉請假曰告休黃急請假

曰取急潘又曰謁急伏仁乞歸休曰願歸之謁

簡得假曰得休漢得假歸曰休歸宋玉累在假

曰某移病所數日成冬夏至放假曰日至休吏

宣假曰曰洗沐萬石參假曰休還宋玉

右閑寂幽靜

困欲睡曰低迷思寢叔夜悶而睡曰頽思而

牀張門不能寢曰不能監寢陳蕃達曉不能寢曰

具明廢寢王元又曰申旦不寢北史又曰通

旦息寐馬融中夜不寧曰丙夜不能安枕史唐倦

官學將休曰休於耕田齊分明曰夢殊明察後

紀夢有吉兆曰此貴徵也前怪夢曰寤夢徵

怪夢詩夢亡人曰夢如平生帝不脫冠衣而寐曰

假寐詩臥而不周曰輟上發夕至明不寢曰明

發不寐上就所而止曰息上舍而息曰說上音

於息曰憩上厭懷不祥夢曰贈惡夢周禮

晝寢曰晝日假臥邊解其夢疑曰安知非吉

徵也孫安平無感自夢曰噩夢周禮

右寢寐休息

困乏曰疲薺選又曰朝疲夕倦平奔走曰

駿奔之勞十一未曉出曰以星出外夜方歸曰

以星入上奔走困曰車殆馬煩各行之勞曰

研踵莊子又曰足繭手胼夢拘束曰僂若囚拘

上又曰咆繫語又曰圈鹿欄羊論衡又曰檻

豕籠雞孫喘且汗曰呀然汗矣上卹勞人曰數

勞其苦蕭何踏傷脚曰皆重爾後漢官所拘曰職

事羈纏之退又曰拘守常憲機漫自勞曰空自勞

苦強忽為所縈曰欲復見牽崇人馬困曰人極

馬倦王子歎拘牽曰時俗多累康又曰世網拘

束江執勞曰持臣虜之作史又曰每役柴水之

勞蕭執勞甚曰眩斂錫拘法曰馭於繩墨

張敞與宋已書

右勞勸困頓

注舟不行曰淹薄遷不如初心曰素情不遂後

女謁禁曰禁急不得相聞張與書無因由曰良

無由緣建子不曾凝集曰未嘗共酒食之會桓遷

延曰淹引時月九又曰屢淹星鳥江素不

相識曰無一日之雅永未相識曰恨未面其人

杜欲聞而不獲曰闕聰列欲視而不獲

曰闕明上欲臭而不獲曰闕顛上欲言而不獲

曰闕智上欲安而不獲曰闕適上欲行而不獲

曰闕信上所欲俱不獲曰諸闕上阻宴飲曰持

醪靡由陶淵隔闊曰無相見之緣蜀近間曰

闊然數日不見盜未相接見曰未際左不得見

曰隔願言於信次張張鑽

右淹滯阻隔

疑之曰疑有私故范疑其言曰斯言如戲馬怪

遲曰問其遲留之狀李書簡久不得曰闊焉父

不聞問助詰問姓名曰孰何萬一作誰問遲疾曰

淹速之度賦詰問曰語某其期賈又曰云云則

耶左問人是誰曰爾是某人耶韓伯令說所知

曰具對素問知狀周知其說否曰知其解未高

以實答曰以情對范堅執事曰持必不移王

問人不能答曰詰某某辭窘後行文字問事

曰出記問某事何問其事曰其可焉在列又曰

推問意故吳孫疑其非實曰想是流妄吳錄孫

不答曰再三問不對左問其家事曰問家故盡

對上三問不答終它言曰三發卒曰云云上問

所職曰而事何也上論疑之害曰需事之賊也

上問何故曰何已唐疑怪所斷曰未或聞之典

刑伯疑其事曰誠竊懷怪何猶豫前却曰狐鼠

進退韓子安得如此曰詎可爾世說疑之曰若以

惡來左疑天辭曰今天或者上又曰天其或者

上書三次問曰三云上問之曰將何所命之

問沈滅因曰何沒沒也公羊

右疑評詰問

驚異叫哭而言曰叫然號曰云云武五驚駭曰

惘然為駭衡又曰色然而駭羊公怪忽至如此曰

遽如許左以驚動之曰傾駭之張驚急而出曰

捉髮走出左猶豫曰允豫音淫又曰疑留不

斷後微曰不絕如髮武相去近曰間不容遂

唐傳十春禁火曰龍忌之禁周多拘忌曰屢生

忌故蔡驚異曰怛然內熱列七驚甚曰魂氣未

反孫策幾死曰不死如髮後驚怪甚曰心震

面熱吳驚默曰愕室不知詞對下驚聲曰兢

惶並集章

右驚異猶豫

恐懼曰五內震駭選二又曰憂怖焦灼蔡又曰

怖急馬又曰征營怖悸上又曰食不能捉七

誨又曰為寒恐溫又曰灼烜若在肌骨書集又

曰皆失魂魄江表又曰神藥形茹左思又曰魂

褫氣懾吳又曰股弁嚴延又曰重足漢又曰乍

冰乍火馬又曰累氣後又曰累息班婕又曰

僂身屏氣張又曰久念使人驚怖四又曰股

戰脅息上又曰股戰而栗上又曰正營惛悸劉

又曰媒息後又曰背芒增刺李商又曰心顛

戰警簡文又曰聳懼左又曰汗而仰視杜又曰

汗栗厚又曰心如炎灼魏武又曰凌遽張平

又曰蛇行匍伏戰國又曰懷用焯灼光武又曰

恒懼後又曰無以處心後書驚畏曰皆失

氣陳萬畏慎曰閉心自填楚謹畏曰名教拘

束袁彥兢畏曰以榮為憂羊叔恭謹事人曰卑

恭如子前被問錯愕失對曰陰喝不得對憲

勞心曲體不懈曰修德之勞後俯伏曰蒲伏信

又曰蛾伏楊又曰稽首俯伏萬石訕要喜曰喜

懼交集夢俯伏狀曰訕要撓國富恐畏之狀

曰朶氣汗辭李頻遭驚恐曰屢遇熱羹書集謹

莊敬曰薄恕以自持神賦改行善曰懼然改意
後蘇畏慎曰懼然自刻申屠曲躬狀曰詘折儼
厭說苑下恐得罪曰不免是懼左長憂懼曰無日
不惕上恐懼不寧曰某何敢即安上所處不寧
曰尤增據疾江總表

右恐懼畏服

慚悚曰內負外惡叔夜又曰汙顏韓又曰難為顏
援馬又曰愧生於中之退又曰良難為心微又曰
靡所錯情漢晉春秋又曰赧然汗下劉禹又曰
如蹈春凌孫又曰退增汗攝之退又曰冒愧逞顏
張平大羞愧曰慚於衣冠子雲又曰以生為
慚劉禹又曰恨無尤可入李大愧曰五情愧赦
曹植又曰如鞭笞官割之在躬李又曰情若灰土
王敦又曰如耻面黥沈亞又曰無顏於世叔
愧足惜又曰如耻面黥沈亞又曰無顏於世叔
愧聳曰愧艱唐李又曰覲然威恐悚曰不寒而
慄史義憂愧曰憂愧若厲機恐慄曰誠增竦
瞽梁元頭愧不舉曰頭搶地司馬愧人曰愧折
之馬與恕過失曰以釋遙悚趙不自安曰自令

身無處所楊慚而退曰慚慄而還王輕憤曰一
慙之不忍昭慚且懼曰覲懼失容夢愧色曰有
深愧之色列自致其愧曰日怙伊愧陸慚謝人
曰愧墨而謝左思已為而愧曰追用悚息上
右慚悚羞愧

修辭指南卷第十一下

大羅寫
章家刻

修辭指南卷第十二

皇明國子監

制令部

凡四篇 不分類

漢雋

節信

書敘

朝事典物 賞罰賜予 表章疏對

符節 凡封皇帝璽符節師古曰符謂諸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符節 符以爲契諸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所合

或用榮或用縉帛榮進善旌又新有進善之旌

者刻木爲之合符也

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誹謗木又誹謗

淳曰欲有進者立旌下言之

庚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朱轡景紀

曰橋梁邊版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轡轡二

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應劭曰車

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轡以爲之

或傳云以藩載樂盈即是郭敞之車也言車

耳反出非矣轡甫九錫武紀更加九錫應劭曰

元反出非矣轡甫九錫武紀更加九錫應劭曰

鐵八曰弓矢朱戶五曰鉞臣贊曰九錫備物伯

之威禮奔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

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錫尚書大傳云三進賢

謂之有勳也共張成紀無共張張亮亮區

縉紳又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紳也

縉紳又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紳也

縉紳又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紳也

縉紳又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紳也

縉紳又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紳也

之銅印又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印百石至
章銅印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紐
但作鼻不為蟲獸之形簪最又鼻三簪鼻師古
簪鼻者言簪綬又諸侯王金璽綬綬晉灼曰綬
師此馬也蓋案節名也似父可染綠因以為綬
名案節古虛案節猶弭節也揚節而揚節雲平
也載雲罕張揖曰罕羽蓋又建羽蓋師古曰
也前九流雲罕之車折羽蓋以五橈旗又
蜺旌采綴以蜺旌為有似蜺毛氣以五橈旗
魚須之橈旗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氣也橈旗
東海橈旗即曲旗也橈旗古曰橈旗又橈旗
綱張揖曰綱即曲旗也橈旗古曰橈旗又橈旗
王綱謂駕大馬以玉五旗曰漢舊儀云五旗
其綱謂駕大馬以玉五旗曰漢舊儀云五旗
前也翠鳳之駕又乘翠鳳之駕師古曰翠鳳
也洪頤之駕又乘翠鳳之駕師古曰翠鳳
師古曰高祖出征何執帛又封參執帛鄭氏曰
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執帛又封參執帛鄭氏曰
也執王伯執圭以朝位也執執執執執執執
張晏曰伯執圭以朝位也執執執執執執執
宿衛執戟中印元蘇林曰刻印刻印刻印刻
角說不忍授也師張御如漢王居師古曰張
古曰不忍授也師張御如漢王居師古曰張
亮反若今惟瘡言為侍惟瘡臣妾所見奉制六
言張設

飛爰盜傳六飛如淳曰御物吳王傳燒宗廟
御物供宗廟先驅周亞夫傳天子先驅不得入
之武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導路也霍光傳河東太守鄭弘負弩先驅師古
甲乙帳東多故以甲乙第之帳應劭武帳傳上
管坐武帳五兵於帳中曲旃田蚡傳曲旃自
帳安之貌師古曰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
少安之貌師古曰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
通帛也師古曰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
上曲也師古曰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
以旌表也師古曰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
傳土表也師古曰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
古曰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
之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
言宿衛周勃曰周勃羽葆曰羽葆羽葆羽葆
今之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曲旃
戰也何傳交戰之內師古曰羽葆羽葆羽葆
旗之屬也稍雲之旌楊雄傳校獵試立歷謂
儀式也稍雲之旌楊雄傳校獵試立歷謂
高也稍雲之旌楊雄傳校獵試立歷謂
反豹尾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大夫乘之最後一乘
前皆豹尾中黃綬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
持橐轡筆橐轡筆橐轡筆橐轡筆橐轡筆
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轡筆者持筆於首
底曰橐轡筆橐轡筆橐轡筆橐轡筆橐轡筆

右節信

朝儀典故曰朝事典物後官者論帝纓弁曰瓊弁玉

纓張平賦仗衛曰葆衛上金吾騎兵曰緹騎曲水詩序

諸侯朝曰繁纓以朝左帝旗幄曰鸞旗鳳幄李

旗畫日月曰常周官九旗旗畫交龍曰旂上旗通帛

曰旛上旗雜帛曰物上旗畫熊虎曰旗上旗畫

鳥隼曰旟上旗畫龜蛇曰旐上旗全羽曰旒上

旗折羽曰旌上祀天物曰大路越席左隨駕整

督車騎曰護駕南齊志鼓吹曲名曰芳樹江總鼓吹

物曰鐃管梁簡文帝表得用鼓吹曰騎吹之榮隋江

車馬儀物曰錫鸞和鈴左御馬鞍飾曰金鉞鏤

錫平子賦又曰寶鉞鏤章顏延之賦待班次見曰待見

王待曉入朝曰嚴裝待明後清王曉朝儀曰明解

朝章趙喜觀記天子執笏曰御珽大戴禮諸侯執笏

曰御茶上茶音舒大夫執笏曰服笏上大夫笏制曰

御以魚須禮三國笏曰手板晉紀溫玉笏曰琛板劉義

啓

右朝事典物

賞罰之用曰賞勲罰倫外傳賞罰之政曰民柄左

等第賞之曰差而錄之光武紀軍中賞曰蹈難之

賞淮南子賞未下曰景風之賞未甄揚賞未克曰

未足以直功王莽無分毫賞曰不得一筭之復錯

不賞其勞曰不見書列表未賞曰顯効未酬武

賜衣曰御府餘資後漢貯所賜綬器曰綬笥

張謝賜扇曰王府好玩之恩簡文賜予事曰雙

璧千金上虞卿下又曰紫綬青裘上謝承書周

詔曰受詔綸夢賜曰榮賜梁劉孝義受賜曰頂

戴曲私又曰龍光曲被有德於宗社曰

勳前功表臣功以言曰勞上臣功用力曰功上明

其等曰伐上明其積曰閱漢上並稱其功曰實某

堪事之効孔融書王功曰勳周禮如國功曰功如

尹民功曰庸上如事功曰勞上如治功曰力上如

戰功曰多韓信賜曰好賜禮又曰時頒上又

曰慶賜令

右賞罰賜予

表奏得帝覽曰書御張又曰奏御揚又曰御省

李私奏曰偏言之奏後漢書急奏曰飛蹄走轡之

奏沈亞所上表情切曰表啟酸切任秀上章曰

拜奏嚴延奏事曰遣驛以聞後南引對曰見輝

級之嚴沈下誣奏人曰枉狀奏某孔融某允所

奏曰可奏沈下疏表不行曰輒報聞罷方又曰書

報聞金又曰觸聞罷雄又曰隨奏許可翟方管

進表人曰主章吏宋論表章世曰奏議欲雅典

又曰平微而閑雅賦長於表奏曰琳瑯之章表

典論乞陳仕或歸曰奏乞歸之記法

右奏表疏對

修辭指南卷第十二

吳曜寫章亭刻

修辭指南卷第十三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職官部

設官類凡六篇

左腴

策勳

漢雋

調補

書敘

注擬除授 俸祿租給 擢用遷改

策勳桓二策勳焉書勳勞固位者必度於本末

而後立強諫莊十九驚拳強官謗厚初畢萬筮

官謗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閔元初畢萬筮

則謗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閔元初畢萬筮

而據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閔元初畢萬筮

占其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閔元初畢萬筮

結以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閔元初畢萬筮

車馬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閔元初畢萬筮

質又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閔元初畢萬筮

符命蓋當官不能守其職筮仕閔元初畢萬筮

材量力袁平一小人慮材而
言量力而共者也

右策勳

子 178—595

位不明師古曰言官滿秩如真平紀吏在位三
人之位失其次序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
滿秩如真奉平帝即位故賜真師古曰此說非
為真食全奉平帝即位故賜真師古曰此說非
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延登志行
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漢舊儀云
丞相御史大夫初拜入而登殿也延登志行
丞相御史大夫初拜入而登殿也延登志行
食貨志世家子第如淳曰吏比又非吏比者
世為吏之例郎選郎入財者得補分曹又選分
廷尉正監分曹郎選郎入財者得補分曹又選分
比必察反郎選郎入財者得補分曹又選分
廷尉正監分曹郎選郎入財者得補分曹又選分
表沛公總顧賢序贊祿賜顧賢人而養之顧索耦
甘泉賦選賢臣可匹耦於古賢卑伊之類顧顯
賢通傳顧急使張良傳此兩塞賢吳王傳藏
疏爵之張晏曰疏爵而貴得調年不得調兄任
愛益間益兄噲任益為郎中如淳官使董仲舒
曰士之可得而官使也師古署曹兒寬傳見謂不
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署曹兒寬傳見謂不
晏曰不署官表其秩也師古署曹兒寬傳見謂不
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也師古署曹兒寬傳見謂不
傳曰父任為太子洗馬孟除吏田蚡傳吾亦欲
康曰大臣任為太子洗馬孟除吏田蚡傳吾亦欲
言除者去隨牒隨牒隨選在遠方師古曰凡
故官就新官隨牒隨選在遠方師古曰凡
起擢貢薦又望之多甲利今師古曰甲利不
者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
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

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置相蔡義傳或言光
科之令所以止為掌故置相蔡義傳或言光
賞官黃霸傳入錢賞官師古十薦廣漢傳其
殷勤甚備師古曰尉選吏事雋不疑傳門下諸
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尉選吏事雋不疑傳門下諸
曰選州郡尉而薦達之尉選吏事雋不疑傳門下諸
者乃得為從事之尉選吏事雋不疑傳門下諸
經歷也朱傳傳調尉張湯傳調尉張湯傳調尉
齊伐閱諸府傳調尉張湯傳調尉張湯傳調尉
立拜曰田千秋傳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
何武傳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詔舉賢
敦厚遜讓有行各一人詔書又令光祿歲以此
科第郎從官故武舉最京房傳舉最當選師古
以此四行得舉武舉最京房傳舉最當選師古
官也書贊孔光傳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
也起家劉歆傳以病免官起家官簿霍方進傳
也起家劉歆傳以病免官起家官簿霍方進傳
方進之右師古也
右調補
按職孔光傳官屬按職如故師古高紀高祖嘗
斐曰休調之名吉日告孟康曰古者名
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者賜
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
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歸
家治病至成帝時賜皆絕師古曰二千石賜
至和帝時或謂之昧死以昧死再拜言張晏曰
謝罪亦告也昧死以昧死再拜言張晏曰
而罪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請問古曰問容也

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與
顯論也爰益傳願請問師古曰欲因隙隙私
所白橋虔武紀橋虔吏因乘執以侵蒸庶師古
命而堅固為朝請宣紀時會朝請如淳曰泰反
邪惡者也朝請宣紀時會朝請如淳曰泰反
蒙死以榮死而竭知之賈山傳忠臣之所予寧
哀紀傳士第子父母死之師古曰蒙冒也
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關策五行志指身關策天子待死又獨有罔辟
又以私祿罔辟李奇塞詔刑古志以塞詔而已
日辟君也誣罔其君塞詔刑古志以塞詔而已
尸官許后傳職尸官師古曰橋制高五王傳橋
師古曰橋也安主其官橋制高五王傳橋
子之制詔也橋音橋格詔古曰格音閣謂閣
不行養士楚元王傳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
待罪吳王傳不得待罪行罰季布傳具官儒林
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主斷高穎國主斷
錯傳獄官主賜骸骨又願賜便宜蕭何傳轉以
斷生殺自恣賜骸骨又願賜便宜蕭何傳轉以
張擇之傳言便宜不往臥護張良傳臥而護諸將
拾遺溺通傳拾遺舉過朝從韓信傳稱疾不朝
也從從侍間季布傳侍間謂事師古曰不治王
行也侍間侍於天子間謂事師古曰不治王
傳食其為相不治丞相戰事也廷爭又面折廷
廷而諫爭請骸骨請骸骨無將人臣無將

師古曰將比諫買山傳公卿比諫李奇
有其意備貞申屠嘉傳為丞相備貞而巳儒林
傳沙罪備貞申屠嘉傳為丞相備貞而巳儒林
云催負者示以升擢關決石奮傳事不歸老
之士大夫祿展采錯事相如傳以展其官職
歸老于家展采錯事相如傳以展其官職
其事業師古薄從司馬遷傳僕也展其官職
日錯千故反傳不肯庭辯論之移病又乃移病
庭辯公孫弘傳不肯庭辯論之移病又乃移病
也移病公孫弘傳不肯庭辯論之移病又乃移病
日移病公孫弘傳不肯庭辯論之移病又乃移病
令長丞尉會都避回亦溫舒傳即有避回
盡課最也避回亦溫舒傳即有避回
回胡內反也充位但張湯傳丞相充位
古曰言凡事不在已師區處黃霸傳霸具為區
分別而自詭京房傳臣得自出守郡自詭功
處置也自詭京房傳臣得自出守郡自詭功
見又房常宴見師古曰詭責也自出守郡自詭功
公家忠計也師古曰荀取文償沐楊傳移病
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頻面反償沐楊傳移病
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
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
償之牽位章賢傳豈不牽位應致位章賢
也致位師古曰言豈不牽位應致位章賢
以年致仕也尸位素餐尸位素餐師古曰
主也素餐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
位而復職辦朱博傳所治所王尊傳治所
賜間復職辦朱博傳所治所王尊傳治所

李維新

卷之十一

右按職

常調授補任曰隨牒後漢實憲又曰從班隨牒王僧
先別差注曰優調劉常正授之曰除景龍又曰
授以正司荀初出官曰一行作吏嵇康入仕曰諾
仕杜牧初授曰受任之初後漢到官又之曰蒞政
有頃戰國秦謂官新到曰從政者新左奏得差遣
曰奏丞空闕粹許避新移徙條曰玄法蔡邕任滿
曰吏職歲滿左得替曰秩謝當歸沈亞之得替歸
曰終更亟還段會宗到任曰到職后劉陶移鎮曰徙

節張延賞又曰換節臨某韓文某地名太守初上曰班祿王喬知州初授曰拜州之日朱穆受命北征曰得北征告王敦陸得官曰蔭子章賀知章又曰以門庇韓愈又曰以宗蔭上又曰世及之私馬武又曰承家祿趙咨只取貴家曰門調戶選干戈又曰以地進杜牧不專選注曰雜調他士范曄論仕官無定處曰逐食推遷沈約令再任曰今又原之張平之

右注擬除授

祿俸曰奉稍去聲又曰秩奉後漢西羌傳又曰櫟

稍崔衍守微俸曰守儋石之祿韓信厚祿者曰肉食者莊子公使錢曰公入得夢貧士苟祿曰三徑之資昭明陶三公俸曰累鍾之俸後郎謝支付曰寵給晉傳事少俸多曰職閑廩重晉閻佐史之秩曰斗食史記秦俸微曰一金之俸任助又曰祿俸殊爲蕭瑟呂粹俸厚曰祿秩優潤梁王筠表官小俸薄曰職斯祿薄左雄斯待宮祠官曰優然曠養之始紀素餐曰空受爵祿河開孝王

右俸祿租給

寵擢曰華寵前外戚又曰殊寵楊政又曰拜擢蔡邕

又曰賞拔郎又曰榮拜呂又曰飾擢王毛又曰

貴寵江表又曰光寵長子又曰休寵庚肩又曰擢

序張陵擢人曰羽儀之拜皇甫超進曰顯拔榮進

任為帝記憶曰微簡聖心蔡邕自謙遷轉曰猥受

榮貴劉禹偶無人時被用曰空乏之間云云詩杜

選擢於親曰內姓左選擢於賢曰外姓上俟遷

轉曰待除王莽非橫除拜曰橫拜楊秉美官曰榮

資諸葛亮集封侯國曰封拜魏謝遷擢曰謬垂

曲寵宋謝又曰擢自散輩丘又曰越從濟泥後

記遭際亨發曰變奇成偶王僧以德遷擢曰德

賞左被召用曰白見前後來之榮曰來寵鄧騰

授書召還曰環召荀蔽罪而用之曰拔拭用某

其名朱博兄弟同大用曰兩鳳北齊廷飛崔駰

右擢用遷改

共職類凡十篇

漢雋

軌事

書敘

官守術業 比擬鈎考 簿書文案

和協禪贊 防備巡徼 趨事恩地

黜逐舉劾 倉場庫務 附門城管鑰

軌事賈山傳軌事之大者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要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要束高紀待諸侯

宇倉庫如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已事又其已事可知也師節適又古者以奉一
 師古曰得其衡決又首尾同條共貫帝仲舒傳
 節而合宜衡決又首尾同條共貫帝仲舒傳
 豈不同條文致又少損周之文致誅名又誅名
 共貫實師古曰財察鼂錯傳唯財擇又唯陛下財擇
 誅責也同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創見至相如傳應期紹
 古曰言符瑞應期相續殊尤絕迹絕迹可考於
 而今者不特初創而見也大漢之德旁魄四塞誅尤
 日尤異也師古旁魄又旁魄廣被也旁步各反
 踵武又率通者踵武文穎曰踵蹈也既事車千
 武迹也言循履近者之遺迹既事車千
 既事不咎師古曰言瑣科條丙吉傳召東曹案
 既往之事不可追瑣科條丙吉傳召東曹案
 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尋釋語次尋
 少及所經歷知其人以文武進也尋釋語次尋
 繹師古曰繹謂適伏神師古曰適謂發動之也
 抽引而出也適伏神師古曰適謂發動之也
 適它興壞路溫舒傳行文巨衡傳偃同軌韋玄
 反興壞扶微興壞行文武行文同軌成傳
 四方同軌師古曰同軌言踵故踵故選置從事
 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
 中郎師古曰踵猶躡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
 也言承襲故事也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
 端疏舉又疏遠也紬繹又燕見紬繹以求
 次疏舉又疏遠也紬繹又燕見紬繹以求
 曰抽繹者貫行又謂上所陳參條諸事宜次
 引其端緒貫行又謂上所陳參條諸事宜次
 第相續行之披扶薛宣傳披扶其閨門而殺之
 貫工端反披扶薛宣傳披扶其閨門而殺之

反彌文揚雄傳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練制度又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約束以言語為約束又武帝即位石畫又石畫之臣師展曰石大也明和親約束石畫又石畫之臣師展曰石大也計策又薄物細故師古也

右軌事

仕途曰祿利之路前儒又曰名利之場靈運名

盡心王事曰補國家之闕盡力從事曰展四

體以卒職謂其有成勞能作官曰吏畏寮

慕子韓又曰巧宦潘岳能吏曰抱功修職之吏永上

官所宜曰灑濯其心表三下一治事曰典幹何

在官兢慎曰持官守身韓子祗畏王事曰以順簡

書漢晉春秋所蒞絕私曰財勢絕路皇甫能察

吏姦曰捷梃姦冒唐王自謙曰奉職救過之不

給漢酷吏善治民曰長于撫民崔彥謹辦其職曰

肅給左好治劇曰安繁劇隨治劇優游曰燕

享筆硯之間杜牧漕運入奏曰上計趙官吏所職

曰刀筆筐篋賈誼又曰文墨論議何又曰刀筆王

又曰以刀筆之文李又曰文母害何委其一

面行曰某一之文三王急政曰以鷹擊毛鷲

為治義又曰執事刻急後郎治民酷曰遇人如

虜朱御下太急曰如束濕成宣官不清曰冗職參

馬政曰差擇養乘之數通典案獄長厚曰上德

通理之吏文三補外曰抱屈在外李求內州曰

異一休足於內郡杜不肯從事曰從事何為周

官於近曰職肘腋下沈下又曰豫在視聽之末

固人謂其疎曰見謂不習事兒繆政曰為下吏

所欺謬後前政謬曰舊政多批習不職曰號

遲頓不及事翟方權官曰攝承空乏左又曰攝

官承乏潘岳權兼曰守兼王共兩職曰若又共

二左又曰兼二事上到權所曰攝承即事以來

吳書張權攝不定曰假攝去來沈約善為政

曰緣飾以儒雅張吏業疎懈曰芥鹵莊

右官守術業

上功曰最選文下功曰殿上考衆課殿最曰都

試翟方課最曰為某州高第後鄭景某又曰奏

課為最任考課第一曰事第一何大卿課曰經

綸國職王旭九守令課曰以惠利為績蔡邊守

課第一曰常為邊最崔考校曰鈎校陳比校曰

考功校德中屠比其人曰時人以輩前世某人

後循人才相埒曰伯仲之間耳論典考資格曰考

之簿世晉習鑿齒功勞經歷狀曰閱閱朱閱閱

曰官簿晉方砥格曰拘官簿紀守令最課曰撫

字心勞唐陽

右比擬鈎考

覽簿曰披籍尹翁歸簿書煩多曰沈迷簿領書公

幹又曰簿領殷奏梁簡又曰堆案盈机康又曰

簿領如山夢又曰簿領紛積王簿書曰碎務裴

記楊簿書期會曰仕子之常務沈俗吏之業曰

販務簿書夢簿書精曰簿最詳綴公牒曰牒

書薛民戶帖曰戶符夢文移多曰文符如雨王

少但簽書而已曰隸名而已融不肯簽曰却不

署晉又曰不肯平署李曉示曰移書告示之

實文案整齊無失曰文致不得反年案牘曰

辭案後周

右簿書文案

和協曰朋心合力杜初識相知曰託心如舊益

耨舊傳裨佐人曰佐下風賈裨益人曰彌縫其

闕左又曰補察其政上持質其事曰是攝是贊

上又曰贊務郎贊人曰想尊明所見之餘吳錄

與袁愧無補曰無以奉贊盛畧孫策禪贊之美

曰吐奇舉善周隨州中意曰順府意裴會解其

意曰迎情解意杜進成熟軟言曰進熟張不建

白事曰無所請事曹阿順曰結梯滑稽楚又曰

員園委曲融又曰俛眉承睫楊又曰阿旨曲求

者又曰阿色倡和李輔又曰如脂如韋楚諛隨

其私論曰承風旨後清又曰望風承旨實惟隨

下言曰某主畫諾某書諾人曰敬諾荆

諂事人曰急諂諛之敬晉阿諛所為曰擊短

扶長杜率爾和順之曰俛和之孔士阿隨曰

容容無已陳阿隨之譬曰如驂之靳左車爭

而復和曰已講解項又曰追攝舊儀袁又曰釋

憾除嫌漢為入講和曰今日某分之恂寇

樵孫諂取曰舐痔結駟莊子

又曰以闕者爲精神

命

1

荀主巡盜曰游徼前循吏

徼循前表巡察之司曰邏

梁穀巡防人曰司武禮周巡

編匪曰周徼顏延年防送

重圍以棘曰薦樹之棘

以諫周堯之曰周諫其

以刺周紂之曰周刺其

夜巡盡選平又司昏

又曰叢木樂夜備曰

班西
巡激
仗曰
執楯

晉鄧

庭莊子又曰從役於某人

補錄仕卑事人曰執僕御

委質北面曰委面袁宏謂事君謙稱於主

充下館崔駰又曰序後陳上陳列也令於守

矢先驅如相循涂而進曰隨牒平進後周

用曰進官早成孔請治劇曰願庶幾

五
求進無耻曰冒詢干進崔駰說辱也火大反

嗜進唐安世譜庭趨之狀曰首下尻高子

又曰舊恩宿德左雄又曰恩渥上

又曰惠渥寡婦又曰數蒙渥惠

恩曰垂淺末之恩王姬又曰須臾之

恩曰安施之名莊又曰廖恩阮

寵榮之事潘攸事人曰移事某漢其

一 窮寒之事
 岳以事人曰和雪共所事
 一 窮寒之事
 岳以事人曰和雪共所事

恩地事

轉某鄧某官名自謙罪斥曰罪合斥遣

非當萬坐根排斥曰批抵後桓譚抵音紙黜補

此受責芳香多矣景宗言語得罪曰腌臢

以讒流逐曰被讒爲民某

曰遷客劉禹錫被謫曰坐罷軟不勝任生要

失官曰墮官選勢不可留曰某人勢排迫實拒

逐之曰恨却之崔在黜不怨曰若以資遷皇甫

當手劾士曰手劾之王死而劾其事曰追案融

輕移易人曰以單辭轉易後備所劾太多曰所

劾猥多范受文引案事曰受記考事張被勘督

曰簿責范案治無罪曰案空劾案案之曰案倉

庫簿領戴被抑黜曰為所裁黜蔡亦被誣曰在

見誣中武援無罪例曰不坐之比進方監司按劾

曰有所舉以屬郡武公罪曰公負種第五州案邑

中書曰府下記考案之鍾劾其事曰發揚陰

私武被劾罪曰以事見法秀被廢曰除名為民

岳潘劾其事曰彰其釁狀王姬任謫籍曰朝之斥

臣後史得罪於人曰得過某後張自寬黜曰

流宕以來靖謫在邊遠曰街罪裔土上左遷

曰左授李不能終任曰不善了山被罪曰煩刑

書左不辭罪曰敢逃刑書上失官貪死曰失職

則死及之上上被人按言曰嘖至煩言上無罪被

責曰失官非罪杜又曰無罪猥被斥廢後思被

黜落曰遭不錄沈自去曰自免去職陶被斥

逐曰玦賜荀終廢謫曰一斥不復韓劾公正人

曰逮治正吏漢俟黜逐曰待放公郎被汰曰幪

被而歸晉落第曰曝腮之困歐陽又曰為簾

揚之弁上

右黜逐舉劾

倉曰倉廩史又曰教廩李又曰倉庾羅倉所

有曰教庾之藏李內府曰內帑皇宮掖私庫

曰私府前許出自內帑曰禁財陸掌庫司曰

帑司魏實物庫曰珍藏官倉廩實曰京庾

流行魏倉空乏曰倉無見穀王粟錢乏曰倉

府空式府庫虛曰官無見財朱酒鹽鐵錢山澤

曰六管魏錦院曰織館沈內中巧作之

局曰尚方王又曰尚方工技之作蔡藏冰室曰

凌室前度府庫物數曰審某庫之量周名數

司農太府寺曰國泉史穀藏曰倉蔡米藏

曰廩上

右倉場庫務附

監門曰司管某選二十八又曰執管

監門曰掌其門之管左傳其門不開方闔不

啓張九城中曰百雉之內劉禹錫城樓曰麗譙莊

守城之別門曰突門融修城曰增陴崔安築城

者曰城者選祭城壞曰雉堞崩剝威呂子鎖閉曰

重門再扃左思監門之長者曰門長集書論城曰

民保於城左又曰城保於德上禁門簾曰鵠簾

後主監門曰主鑰某門杜牧人爭門曰城門

噎不得關陸後門曰後闔後張城上女牆曰堞

左思城上俾倪曰陴左里中門曰閭文上城具

曰堙穀監門曰城門郎金鑰又曰戶郎滑稽

監門守法曰執禁禮上關

石門城管鑰附

修辭指南卷第十三

吳曜富
夏文德訓

修辭指南卷第十四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刑法部

法制類凡三篇

左腴

請囚

漢雋

法比

書敘

條制法令

請囚莊九管仲請囚仲知鮑叔批殺莊十二

千門必薦已故請囚繫以昇齊面縛六許男面縛街

放以手批而殺之萬多力面縛壁言信公自縛其

手於後唯伏劒傷十死降服而囚信二上服自縛

見其面深室傷二十八索饘又甯子職納索

謝罪以君在幽室蓋囚室也衣逐冠如追逃文七

食焉已職索音托饘音旃逐冠如追逃文七

如追逃言椿其喉戈殺之椿猶也謂以椿咽

喉椿賊之宣二宣子驥諫公患之彈人上彈人

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
 書之於竹簡謂之竹簡
 云云屬音燭謂之生拘
 自以劒注頸也
 公之死焉謂之戰其手
 生拘囚之也
 肘如戟形
 右請囚
 法比食貨志有腹誹之法比師古曰苛法高紀
 苦秦苛法師古屬吏又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
 曰苛細也音何屬吏又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
 吏屬抵罪又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
 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拘罪未知畫象唐虞
 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其罪也
 畫象而民不犯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具衣
 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面犯劓者以赭著其衣
 犯劓者以墨蒙其面象而畫之犯官者罪犯大
 辟者布衣無領墨以墨黥其面也劓者鼻也
 劓去鼻蓋骨也官劓其陰也罪草復折律宣紀
 也劓牛冀反頻頻忍反罪草復折律宣紀
 戴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令甲死者不
 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令乙今甚罪
 可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今甚罪
 兩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也
 簡罪五行志甚罪當深故刑法志緩深故之罪
 吏深害及故入奇請它比孟康曰孝武欲急刑
 人罪者皆寬緩奇請它比孟康曰孝武欲急刑
 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奇居宜反見知
 引它類又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
 監臨又作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

有罪并擄撫又蕭何擄撫秦法師古曰法禁數
連坐也擄撫又蕭何擄撫秦法師古曰法禁數
潰食貨志姦數不廢格沮誅又廢格沮誅
官有所作廢格沮誅又廢格沮誅
敗誅謗則窮治之如比口受田如比師古
訖法古曰南王傳仇天下正法師古
曰主令者於下吏陳勝傳不主令師古
法律之條下吏陳勝傳不主令師古
贊普于甲令師古曰文毋害蕭何傳以文毋害
甲者令篇之次也文毋害蕭何傳以文毋害
曰為解通無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
刻害也蘇林曰無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
無能勝之者晉灼曰趙禹傳亞也一日害勝也
無害然文深不可居曰趙禹傳亞也一日害勝也
害傷人無深不可居曰趙禹傳亞也一日害勝也
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蘇畫一畫參傳講若
書一解燒最錯傳除苛解燒文頌曰燒煩憐
整齊也煩憐最錯傳除苛解燒文頌曰燒煩憐
又法今煩憐最錯傳除苛解燒文頌曰燒煩憐
繫謂懼於法舞文法汲黯傳好舞文繫謂懼於法
文吏之嚴張湯傳受而著識法廷尉掾令韋
傳刑嚴韋令張湯傳受而著識法廷尉掾令韋
文刻嚴韋令張湯傳受而著識法廷尉掾令韋
要也書於讞法望今以三尺法杜周傳不循三
為後式也讞法望今以三尺法杜周傳不循三
尺竹簡書文深趙禹傳應劭曰禹持文致嚴
法律也文深趙禹傳應劭曰禹持文致嚴
年傳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金布令甲
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致不可得反師金布令甲
之傳金布令甲言其文致不可得反師金布令甲
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抵禁
匡衡傳門恩吏民觸法文惡之文惡孟康曰以
抵禁師古曰抵觸也文惡之文惡孟康曰以

文法傷
害人也

右法比

刑法書曰金條玉科美刺泰律曰法銓梁劉孝條
今曰三尺法周杜一定制曰常禁固舊法曰舊約
成律統梁又曰舊防授馬收田租約令曰租挈前滿
儒者謂法家曰刻者前藝拘條法曰拘小文蕭
法為下難曰承用者駁前法志入死罪曰予死比
上入人罪曰重文橫入後漢酷又曰深故之罪
前刑用法不恕曰不為末減左出死罪曰傳生
議前刑又曰縱出之誅上任情用法曰撓治成
法密之比曰秋茶表任助舍人法曰四禁具員礙
法曰如王法何雄晉向每事決於帝曰每輒決上
前許后上小赦曰原輕繫後獻赦文所載曰有
棄過之目錫禹赦意曰開改惡之路孔融肉領
囚聽赦曰囚坐雞下下勃經赦無事曰會赦事
得散陽占赦之候曰黃雲四出五十日便宜
曰從宜說第一令曰令甲左法令曰憲令懷子
右條制法令

刑獄類凡八篇

漢雋

獄犴

書敘

違誤爽失

欺詐冒偽

姦穢賊墨

賄賂關節

詞訟辯治

獄具囚徒

盜賊搜捕

獄犴刑志獄犴不平臣瓚曰獄岸族高紀誹師古曰族誹也師古曰詩云宜岸宜獄族誹族誹及族誹也

師古曰族誹也師古曰詩云宜岸宜獄族誹族誹及族誹也

以狗師古曰狗行示也言使棄市又耦語者棄

市者取刑人於殊死又赦殊死以下師古曰殊

而與之罪輕又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曰

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

氏之說耐當音而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

亦兩通耐謂煩旁毛也多髮完也音所廉反

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刑餘又使刑

擊公師古曰盜械惠紀有罪當盜械者皆訟繫

言輕械也盜械師古曰盜械凡以罪著械皆

得稱公項繫又項繫見上如淳曰項者容也言見

法志景帝詔當典繫者須繫之師城旦舂又當

古曰項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

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城旦者旦起

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淫但奮作米皆四歲

刑鬼薪白粲又鬼薪白粲見上應劭曰取薪給

祭皆三歲刑也許后傳抵死文紀細民之愚無

觸也亦收斂又秦法凡一人有罪并其室家

至也收斂也秦法凡一人有罪并其室家

謝景紀諸獄若秦法凡一人有罪并其室家

又死罪欲傷者許之如淳曰傷官刑也

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

也此言囚或四徒病皆及飢寒及疾病而死

瘞音亦同蒙辜師古曰百姓蒙被也

器治花中禽獸宮館事若盧百官表若盧少府

若盧獄令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註有

請詔諸若盧治庫兵將相大臣王商傳丹等奏

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鉗子五行志廣漢鉗子

徒也鉗子又牢室宗族謂鉗子五行志廣漢鉗子

少反者蘇林曰牢係重囚之處

師古曰櫛謂從輕而音櫛送引數下人名曰櫛

送徒師古曰櫛謂從輕而音櫛送引數下人名曰櫛

為其根株所送當從役者不詳又刑戮將甚不

逮繫刑志謂從役者不詳又刑戮將甚不

傳夷種宗族師占夷平置辭周勃傳勃恐不知也謂平除其種族也置辭周勃傳勃恐不知也辭對簿責亞夫傳簿責亞夫如淳曰簿者主獄之辭簿責薄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請室賈誼傳造請室而請臯應劭一問之也請室曰請罪之室爰益傳徵繫請室師古曰抗剋也剋剋之師古曰抗舉係縲請室獄也抗剋也剋剋之師古曰抗舉係縲又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先列反敲扑過泰論執敲謂以長繩係之也縲先列反敲扑以鞭笞天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扑箠也師委命又委命居室古曰敲苦交反扑普木反委命下吏居室灌夫傳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坐率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蘇武傳繫保宮坐率年無罪而坐率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酷董仲舒傳好用酷酷左張湯傳捕案湯左田酷之吏師古曰摺痛也左信等李奇曰左設左

園牆獄也周繫紲又幽於繫紲師古
禮謂之圜土繫係也紲繩也削木又削木爲
吏議錄囚雋不疑傳行縣錄囚徒師古曰省錄
不對錄囚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今云慮
因本錄聲之去者耳而近俗不曉其咄灼江充
意說其文遂爲思慮之處失其源矣咄灼傳燒
鐵錙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錙楚
或錙之或灼之錙鑄也灼炙也韓延壽傳
之愛師古曰蕪杖也楚左驗楊惲傳
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明白師古曰左驗
左也言當時在其平反劉德傳
左右見此事者也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
辭使從置對劉向傳
置對劉向傳
對師古曰置變事
辭以對也變事
北軍又章安公車人滿北軍
又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

罪師古曰橫分擗傳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
立成也
疔瘡薛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疔者與病人之
起青黑而無創痂者律謂疔
痛師古曰疔音修痛音鮪
沈沒也取藏匿盜糾墨質鈇楊雄傳微以糾墨
賊者沒其命也
言有罪者則係於徵墨尤惡者則斬以糾赤族
墨也徵質鈇皆繩也質進也鈇莖刃也
又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鉗鈇陳咸傳
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
鉗鈇師古曰鉗其炎反鈇音第
辭驗王夫人傳
以鐵爲之鉗其炎反鈇音第
辭驗四十五人
驗皆伏罪元后傳莽告長伏罪師古曰恩貸前
傳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師
古曰貸猶假也言號假之

後蘇章責不推孝及人曰無乃非德類也乎左責
人怯曰婦人也上不以為過曰不女疵瑕上

右違誤爽失

欺罔曰滿調谷永調又曰詭譎李逢吉又曰給奴

又曰調辭張欺誕曰侈言誕計關多妄曰說事

頗過其實選陳心詐曰內不情亮張面欺曰面謾

詐偽曰內非真正許詐謙下曰繆為恭敬馬

如偽服從曰好為謾辭謝罪前南非真降曰文

降皇甫謂誑惑人曰講張為幻書又曰管惑劉

女人衣男子服曰詭唐李因言得罪曰語言薄

罪蕭望大罪曰莫大之釁選十又曰罪惡如山

賁偽長厚曰舒緩養名朱凶小人曰少年惡子

賁小人曰街童市子武又曰商販庸兒董多撓

法人曰豪宗惡少崔景跡人曰名編凶頑之條

豪士謂人強梗曰輶張後后關雞用倖曰芥羽

金距燕世僥倖邪險曰據微乘邪班為人誣陷

曰為人覆沒張其惡肆曰膽勢益殖後西改

節為惡曰奄然迷沈袁輕薄子曰儇子荀非有

所戕害曰加不肖於某杜牧某人游從匪人曰

與惡人游習又曰聚剽輕不逞之徒後史罪大

人曰某之罪上通於天蘇武某妄料事曰棄衡

石而意量後馮小人竊祿曰烏鈔求飽後劉著

婦人衣而乘曰蒙衣而乘左多欺罔曰偽內華

外杜又曰以奸欺誣之臯谷永臯又曰苟言之

罪後鄭謂詐人曰有貌無實易稽惡偽言

曰厭浮語虛辭魏偽語人曰繆曰云云蔡行逆

天曰行違皇乾呂安聽眾妄曰承群偽之言

左罪惡曰深瑕潛釁曹又曰某元釁大責宋

大姦所為曰即聾從昧左又曰與頑用器上犯

義曰奸義上性乖惡曰性鉗忌梁狂易曰失惑

無常之性後清性急陰害人曰性刻急陰害武

性忍人性曰內有不仁之性羅方勇不通曰其

性悍塞後烏

右欺詐冒偽

所與姦通曰私夫王婢所私通曰婢婿王以嫂

為妻曰入嫂史淫季父之室曰報漢帷幄事曰

秘戲周為婦人玷曰溜蠹後序家室不整曰惟
薄不修上玷士大夫曰羞汗印戟陳以臧敗官
曰墨敗楊虞卿又曰以墨沒敗官鄭藏廢之人曰
臧銅棄世之徒楊震曾犯賊人曰垢身楊倫無入已
曰臧不入身嚴延年賣買人私貼錢曰私所附益
蕭望之老姦曰宿猾皇甫規辱敗家世曰點世塵家
休文又曰蔑祖辱親選又曰墮宗緒劉伯逃
亡家曰逋家柳仲穴牆走曰鑿杯以遁楊雄其事
有玷曰有損事望第五倫名臧吏曰沓墨無顧藉
王仁姦賊過滿曰姦賊不貲王惟貪置田曰地
癖李登人有穢行曰洿行無節典少賊曰尺布斗
粟之賊北庫狄私與人通曰與淫婦密遊北段入
已賊罪曰入身難忍之過陸遜因而娶之曰遂室
之沈下賢倡穢甚曰善淫楚詞汗穢曰浪淩劉向又
曰冒禮為僞陶元亮姦雄所為曰歌頌禍殃魏淫
曰有業中之喜左通淫者同來曰雙雙而俱至

右姦穢賊墨

于託不遂曰數從請托不諧杜更弄法作過曰
因緣為市法前刑依挾用情曰因公行私陳使錢
曰行錢楊白乞錢曰引手直求劉禹乞索曰巧
賕唐崔行貨賄曰買曲成直孫在有營求處曰
身處脂膏孔鄉司求覓曰鄉部私求禹取錢多
曰受取狼籍陳又曰多受賕賂張與人結私曰
與某交私湯又曰與錢通上受賂曰受謝永多
請求曰巧繁拜請富大受賂曰開門受賂固
又曰頗受禮遺後鄭又曰賄賂並行左又曰政
以賄成上又曰開請託之門伯又曰苞苴流行
後魏行用曰薦賄左又曰賂以置直上治獄受
貨曰鬻獄上又曰亂獄滋豐上行用免罪曰以
貨免上不在賄曰非有賄之患上貢外私獻曰
導行費呂強希

右賄賂關節

公卿聽訟曰棘木之聽張極盡酷法曰無餘復
方戴命下候公文到曰記到後事如詞狀曰
應記宣接詞狀曰受記趙廣狀頭曰渠率史田

又曰首名孔繁書姓名曰隸名上下獄曰就吏
蕭縛送所司曰束而詣吏傳外下司理院曰詣曹
蕭指麾治獄官曰命理月專刑治曰以柱後惠
文彈治之張傲獄用法平曰持平例杜尋往例
曰求比陳湯斷獄曰治請讞國干定干連訟人多曰
株訟貨使令具對所劾曰對狀漢見證曰時在
旁知狀陳又曰左驗楊敬要作證曰請之為證崔
獄有冤曰強伏其辜沈下罪已明曰有姦明審
治獄連及曰跡紐其人承干連得罪曰坐
染其事後訟辭干連曰辭所連染梁於獄事
不干連曰獨不染於辭白居坐家長曰家事任
長孔融成案曰具獄干定結案了曰結竟其罪孟
嘗又曰結某楊倫其又曰竟案鄧治人罪平
實曰質確其過范照管囚人曰瞻傷察創月罪
當減曰寬降應匿名書曰飛書後匿名寫謗
言曰有何人書其云云曹節其所巧構人罪曰
文致其罪王又因傳致其罪後清河王不案而
自誣曰猥自發舒梁平隱諱不服曰抵譴置辭

上飾說隱諱曰飾匿和無證據辭曰單辭朱無
證據罪曰無驗之罪榮犯禁私出物曰奸蘭前
如刑罰失輕重曰刑罰失衷梁先斷罪後奏曰
先行後聞後酷用法曰慘文誚詆忠酷考
掠曰笞楚并兼紹又曰五毒俱至上三免之始
刑曰先加三原劉隱告人使亡對證曰趣以飲
章蔡問人服否曰某牘未乎皇甫人被勾
對與免之曰為某解對朱治獄窮盡曰不為末
撥吉治獄未見實曰累日情不得上劾如斷曰
上可論之張訟曰訟閱書集怒非辜曰除文致
之請後陳無證明曰他人無知狀者杜刑書曰
鞭笞責削之文上斷或放獄案曰竟解之奏吳
凱不赦曰不得以赦令除伯拷殺人曰絕命於
垂楚之下朱用刑酷曰觀者鼻酸後勘成曰
驗問頗有遂鄧名酷吏曰殘吏未勝上治獄出
無罪人曰理出實峻法曰嚴文榮並奏不自斷
曰避請讞之煩崔不能斷而奏曰以獄上左
右辭訟辨治

王元避亡投入曰亡抵於某不遇其人粘蹤
曰迹盜就人藏曰從其匿大盜曰劇
賊舊賊曰夙賊曰賊魁曰偷長又曰渠率
狀頭發冢曰推埋為姦窩藏賊曰為人囊
囊張又曰保納舍藏又曰臧亡匿死窩藏
法曰沈命法縛人及二手於背曰反接盜
乘士作曰寇劇緣間山谷大盜賊曰山豪
後西盜所用兵曰揭木為兵上又曰負柴為械
上無盜曰狗生筆盜多曰盜賊群輩方賊
久不解曰盤牙連歲劫墓曰墓挾口論凶
盜曰脯巨人而炙嬰兒上盜藏避曰穿窬草石
後西又曰山棲草藏又曰用掘穴為家
新招出賊曰以穢名汗明時張綱傳無指名捉
論莫適討捕性奸盜曰有竊疾宋衛逃
避曰解形某抄劄家業曰簿錄其家
奔亡赴人曰以急抵窩藏曰保姦左從囚逃
曰緩之逸上當治賊曰子盍詰盜上集
聚群不逞之徒上叙放火曰人放之也

修辭指南卷第十五

皇明國子監

寶貨真部

凡六篇
不分類

左腴

五穀

漢雋

貨寶

嘗筭

書敘

錢貨寶貝

縑帛絲繡

會計支費

五穀

庭實旅百

庭實旅百

庭實

庭實旅百

庭實旅百

庭實

庭實旅百

庭實旅百

庭實

庭實旅百

庭實旅百

庭實

庭實旅百

庭實旅百

庭實

庭實旅百

庭實旅百

庭實

庭實旅百

庭實旅百

庭實

庭實旅百

庭實旅百

庭實

庭實旅百

庭實旅百

兩縛一如與二丈為一端二端束帛乘車衣七
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蓋二匹束帛乘車衣七
夷為五匹作一束也乘車熟車四張也乘去聲

右五穀

貨寶分貨志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刀
泉又利於刀流於泉如流曰泉也布帛於布
東於帛如淳曰布於民也九府圜法又太公立九
間李奇曰東聚積也九府圜法又太公立九
金職幣皆掌府內府外府九府圜法又太公立九
通英錢如掄英也師古曰英音煩曰法錢不立法
也法錢如掄英也師古曰英音煩曰法錢不立法
古之錢也依姦錢日多姦錢質東給如淳曰錢
法之錢也依姦錢日多姦錢質東給如淳曰錢
一面幕為質民盜摩漫周郭又鑄五銖錢周郭
面而取其銘以周更鑄錢周郭又鑄五銖錢周郭
取銘孟康曰周更鑄錢周郭又鑄五銖錢周郭
為郭文漫皆周更鑄錢周郭又鑄五銖錢周郭
肩更以鑄錢師連錫又凡貨皆用銅殺以取其
古曰鎔音谷秦黃金以錫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
也金溢又秦黃金以錫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
之名赤又謂子紺錢也師古曰赤一當五應劭曰
數朱提銀又提銀名出善銀朱音味提上支反朱
也朱提銀又提銀名出善銀朱音味提上支反朱
麟趾裏蹠武紀更黃金為麟趾裏蹠以支反朱
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為
日更黃金為麟趾裏蹠以支反朱
名而官有祥瑞故普改鑄為麟足馬蹠之形以
武帝徵表祥瑞故普改鑄為麟足馬蹠之形以

易舊法耳金錢昭紀二十石錢二萬將軍四十
裏奴了反金錢昭紀二十石錢二萬將軍四十
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凡言黃金一折直錢萬計
言黃謂錢也食貨志云黃金一斤直錢萬計
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垣玉奉祀志有司
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詩應律錡玉鳴晉均
寸璧大六釧玉禮樂志辰詩應律錡玉鳴晉均
珠璣璣地志多珠璣璣銀銅之奏肉好律歷志
及珠璣璣地志多珠璣璣銀銅之奏肉好律歷志
倍好者如淳曰黃冶又黃冶變不負者晉灼曰
體為肉孔為淳曰黃冶又黃冶變不負者晉灼曰
黃金龜采朝子虛賦龜采琬琰師古曰龜采
地出故名龜采朝子虛賦龜采琬琰師古曰龜采
言夜光之璧采朝子虛賦龜采琬琰師古曰龜采
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琬琰玄厲又琬琰玄厲
如淳曰琬琰黑石可用磨也琬琰玄厲又琬琰
六寸十修辭指南卷五
之次玉者璠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
地白采葱龍白黑不分郭璞曰璠而充反赤
聖至也師古則丹青璠聖張揖曰璠赤璠也
聖至也師古則丹青璠聖張揖曰璠赤璠也
惡音白璠又璠黃白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赤玉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珠今玉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昆吾也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明月之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中若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術張晏曰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金也白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也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重可入囊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璠
傳刀有璠者布物齋計吏以遺博士師古
刀有璠者布物齋計吏以遺博士師古

皆善故前隨珠和璧
以爲貨而愈之蛇街明珠以報其德故稱文幕
者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玉耳
傳曰文面作騎馬形漫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
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
今音漫師古口幕即漫耳無勞借音流離又琥
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
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離孟言
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
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錯冶石汁加衆藥
灌而爲之尤虛脫
不堅實非真物

右貨寶

皆筭景紀筭十以上應得官服虞曰皆萬錢
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秩吏之貪衣

食足知榮辱限筭十筭酒筭賦高紀初爲筭賦
得爲吏十筭以上者計十萬也筭賦如淳曰漢儀注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復租稅勿復
人百二十歲師古曰復者除傳又發關中老弱未傳
其賦役也復方目反傳又發關中老弱未傳
音附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材官
騎士習射御騎戰陳又曰年五十一歲衰老乃
得免爲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之未
著名籍給公主進又蕭何爲主吏主進師古曰
家從役也陳遂與宣帝博數折券棄責又常折
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折券棄責又常折
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折券棄責又常折
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倉吏應劭曰水漕
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不倉吏應劭曰水漕
倉曰倉在野曰使七科譴張晏曰吏有罪一七
品曰倉在野曰使七科譴張晏曰吏有罪一七

命二贅塔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推酤初

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父母推酤初
推酒酤如亭曰推音較師古曰推者步渡橋爾
雅謂之石杜令之畧約是也禁開其步渡橋爾
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度水之緡錢又初緡
推因立名焉酤工護友約音酌緡錢又初緡
緡絲也謂以買錢一貫千錢出第二十也通貸
師古曰謂以買錢一貫千錢出第二十也通貸
侯通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勿聽治師古曰
通亡也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通也
武昭紀卅收四年五年口賦錢人二十三年以前通
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更賦又三年以前通
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更賦又三年以前通
如淳曰更錢以補車騎馬更賦又三年以前通
正卒無常人有三品有卒更有一月一更是有過卒更
貧者欲得領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額之月二
是謂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
所謂踐更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
人自一歲一更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
住者一歲一更諸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成者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卒踐更者居一月休十一
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卒踐更者居一月休十一
月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
一歲後遂改易有適乃戍邊一歲耳通未出更錢
者也師古曰馬口錢又今郡國毋年馬口
更工衡反馬口錢又今郡國毋年馬口
飲工衡反馬口錢又今郡國毋年馬口
所謂租及六畜也獻程又今郡國毋年馬口
式水衡錢宣紀曰水衡錢爲平陵社民起第宅
也水衡錢宣紀曰水衡錢爲平陵社民起第宅
縣官工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收事又三輔民
衛貨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收事又三輔民
謂收事師古曰收事又三輔民

又富商大賈亡所牟騰躍又物以富埒又富埒
大利如淳曰牟取也
古曰埒痛騰又人物痛騰躍晉灼曰痛甚也
等也
貴又穀賈翔貴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賁貨又
賁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
賁賣買師古曰賁賒也賁假與也賁式制賁貸
賁貸工戴反蕭何傳賁賁貨以自汙也
賁又開商賈又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畜
賁賈又畜賈游於市師古曰行賈曰商坐賈曰賈畜
賁畜賈謂人之多畜積者
賁所以盛方曰筐圓曰葉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
師古曰葉讀與匪同
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問里故云善富
私率道問里故云善富
其首率也聖子朗友儉工外及
五帝三王
劉德曰九則九州土
田上中下九等也
省視也言不推會趙王彭祖傳使使即縣為賈
祝嘗財也
賈之賈者推者禁他家獨主家得為之也師古
曰就諸縣而專推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推音
角會工頭會箕斂張耳傳頭會箕斂服虔曰吏
外反
之主辦役及喪梁嘗主解漕輓張良傳何渭漕
輓引單竭韓信傳糧餽糧又千里任罷賈山傳
罷師古曰任疲也流輸鄒陽傳轉粟流方輸枚乘
言疲於役使也
輸錯出師古輸將最錯傳輸將之費益寡如中
日方軌而輸輸將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府東方朔傳令中府師古錢通張湯傳始湯為
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古曰與田甲乾沒又始為小吏乾沒服虔曰乾為錢財之交乾沒又安世辭錄謂都內別
為錢財之交乾沒又始為小吏乾沒服虔曰乾為錢財之交乾沒又安世辭錄謂都內別
乾失利為沒無名錢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
數張矣曰安世飛芻輓栗主父偃傳飛芻輓栗
以還官不薄也飛芻輓栗主父偃傳飛芻輓栗
其疾至故靡財楊王孫傳靡財彈起責為人起
責分利受謝靡財楊王孫傳靡財彈起責為人起
代之為主放與它人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轉
道趙克國傳廣並出絕轉販賣貢禹傳市井
古曰賤買溫厚張敞傳居溫厚發馮奉
責賣曰溫厚張敞傳居溫厚發馮奉
再三發溫厚張敞傳居溫厚發馮奉
淮南子曰內郡溫厚張敞傳居溫厚發馮奉
舒傳溫厚張敞傳居溫厚發馮奉
作師古曰溫厚張敞傳居溫厚發馮奉
師古曰溫厚張敞傳居溫厚發馮奉
供天子故私府路溫舒傳遷廣陽私府長
曰禁錢私府路溫舒傳遷廣陽私府長
府曰私府路溫舒傳遷廣陽私府長
言已自專之移長度楊惲傳惲罷山郎移
取者移長度楊惲傳惲罷山郎移
應劭曰長父也移長度楊惲傳惲罷山郎移
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也移長度楊惲傳惲罷山郎移
官錢供給之更假貸朱建傳假貸服具百賈
不取於郎也假貸朱建傳假貸服具百賈
傳百賈假貸朱建傳假貸服具百賈
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也負進陳遵傳數
說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傾家陳
說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傾家陳
路遺外戚許府帑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
史師家自盡帑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

右訾筭
錢曰阿睹物晉王又曰神物魯褒又曰如兄
上錢幣曰刀前食錢有字處曰面前西錢漫曰
幕上又曰幕皮上錢之字曰孔方魯呼錢曰我
家兄上鑄錢曰造幣上私鑄錢曰偽錢上磨錢
取銅屑曰取鎔漢武鎔鈐錫曰青金李廣鈐之
未煉者曰連貨碧色珠曰木難選十鹽池曰鹽
頭金珠細寶曰捲握之物張寶物曰南金和寶
崔寔論珠玉等曰藏山隱海之靈物後南金虎
魄等曰沈沙棲陸之瑞寶上財寶曰金錢縑絲
之珍西羌金多曰金如粟後張錢制度曰輪郭
文章卓穿錢索曰緡王融多私鑄錢曰深
巧學之患上碎珠曰璣呂氏論錢之功曰無位
而尊上又曰錢可使鬼上又曰可閹使無上錢
又曰解嚴毅之顏上又曰開難發之口上人敬
錢曰親愛如兄上好金曰兼金孟水精曰水玉
山海經錢百二十文曰一筭食貨志率

右錢貨寶貝

素曰樸素名釋又曰白素范計然綰曰疎距釋劉熙又

曰繁總雅廣綰色曰獨繭之色梁徐勉綰二十疋曰

兩邁丘園之賁上熟細錦曰重錦左書熟細錦

疋曰兩上越布曰白越後馬素白曰冰紈宦者

麗厚布曰蒼布賁亂絮曰縕辨方白地錦曰素錦

雅好錦曰熟錦陸觀五色備曰繡奇錦曰

走龍之錦漢武別國奇繡曰連煙之繡上繡曰

施針縷之飾王充論衡

右縑帛絲繡

計筭曰推會前膠西王說用度曰錢用諸費賈若干

曰如千任以時會計曰日成月要禮周蓄積多曰

儲層贏衍山又曰仍積讓張增刺曰奇羨前食

酒務靡費曰工器薪樵之費上酒務所賣曰醴

截灰炭代上省火燭曰省費燎火上數牛羊

曰若干皮殖貨數牛曰蹄角若干上數魚曰若干

石上數猪羊曰若干雙上數馬曰若干蹄上蹄上蹄上

數旃席曰若干具上未有冬備曰乏御冬之上

竹筭子曰廷

十為率筭曰以什率多少王取其利息曰牟其

贏唐崔蓄積曰儲米糲薪柴后又曰筐篋之藏

多餘之贏列子倉蓄曰京庾之儲何平叔儲蓄用

曰以俟伏臘之費岳都凡若干曰無慮若干顏

無二年蓄曰闕沛歲之資融斂盡曰取之盡鎔

銖杜牧索莊課曰訟逋租武藏蓄曰帑金窖粟

積穀不散曰蘊年左數索條數曰若干枚

前許收藏之曰楮之左所藏物壞曰敗於函篋

之中曹植放債曰稱貯息漢書取債不與曰

求假不稱洪貸錢曰稱債禮周記債約交紙曰傳

別上傳以著約束別人各收也

右會計支費

修辭指南卷第十五

吳曜寫
夏文德刻

修辭指南卷第十六

皇明國子監取教東海浦南金編六

文學部

凡九篇 不分類

左腴

問名

漢雋

綴學

書教

書敘

圖

修辭指南卷末

五樂堂

文房衆物

經史載籍

儒習科第

詞章詩闕上

詞章詩闕下

字翰筆畫

問名

莊六公問名於申儒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類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器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簡書

可厭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說禮樂而敦詩

書

臣德義利之本也寓書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府

也禮樂德之則寓書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臣

德義利之本也寓書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也

德義利之本也寓書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子寓賦詩以觀七子之志

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亦以觀七子之志

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

言不踰闕元在野有賦鵲之貴賁趙孟曰林第之

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西

賦桑扈之章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

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賦蟋蟀趙孟曰

乎得周禮盡在魯書昭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今知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善視之是左史倚相趙孟曰王曰是良史也子

三皇之書也五典五帝之書也八不學將落昭

索八卦之書也九丘九州之圖籍也八不學將落昭

如夫學殖也不學將落言不荒燕落而巳曲直以赴

禮昭二十五子太叔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

禮者謂之成人

綴學劉歆傳綴刑名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

名州名者以名責實溫故曰溫厚也謂厚積於

故事淵源董仲舒傳師友淵源刺經郊祀志

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尊卦五志尊卦乾坤也

師古曰刺取之也

九章律歷志箕子言大法九章師古案謀也
童劾異拔圖案謀蘇肄業又禮官肄業而已師
林曰諱諸第之也
微言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也魯故又詩魯故
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注俗碎義又難
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耳
以避陀人之攻難也爾雅儒林傳文章爾雅
發藻廣發藻生下摘藻又摘布也藻華近正也
龍虎之文又晉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晉被也
大也師古曰枕經藉書又徒祭枕道腴又味道
晉莫根反枕經藉書又徒祭枕道腴又味道
古曰腴書林包長揚賦并素文底幽通賦素文信而
肥也
子作春秋揚推序贊揚推古今師古曰揚舉也
素王之王揚推序贊揚推古今師古曰揚舉也
起也推指明河間獻王傳文約指明師古曰被
居學反指明河間獻王傳文約指明師古曰被
服儒術又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游學陳平
使游雋永嗣通傳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曰
論甘美而涉獵賈山傳涉獵書紀師古曰涉若
義深長也涉獵賈山傳涉獵書紀師古曰涉若
也屬文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之欲反
騷又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言語妙天下
馬騷又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言語妙天下
之傳君房上華言語妙天下大對董仲舒傳不
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大對董仲舒傳不
對古曰大對骨骸古委字骸音被骸骸猶言足
對大問也

曲傳會愛益傳益雖不好學亦善傳緣飾儒術
也公孫弘傳史事緣飾以儒術鍾古曰緣飾者譬
之於衣加純緣者謂方進以儒術鍾古曰緣飾者譬
短長張湯傳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與於
曰蘇秦張儀之謀其語隱諷用相激怒也張晏
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襲六襲六如傳將
七文韻曰六經射策蕭望之傳以射策甲利為
加一為七也射策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
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
而置之不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
之以知優劣顯門更侯勝傳建卒自領門名經
定高下也顯門更侯勝傳建卒自領門名經
深美對深美其同門鄭崇傳第立與傳喜同六
緯李尋傳五經之緯及樂緯也五緯有五際應
研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
傳曰五際卯酉午戌未也陰陽始際會之歲於
此則有變左道王商傳執左道以亂政師古
故之政也左道王商傳執左道以亂政師古
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孔子曰素王功洽浹永
傳不能治功也穀梁傳孔子曰素王功洽浹永
向父子及揚雄也劉記書息夫躬傳通覽記書
中書孔安國傳以中書校之非是師都授進方
授同常太都授時師古曰都道真劉歆傳好道
道藝之質義又質問大義師煩言碎辭又分文
真也
言碎因陋就寡陋就寡末師又非往古訓故又
辭碎因陋就寡陋就寡末師又非往古訓故又
者傳訓故而已師綴文又贊綴奇字雄學作奇
古曰故謂指趣也綴文又贊綴奇字雄學作奇

文之異者曰古品藥又稱述品藥師古曰品畔牢
愁又旁惜謂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

右綴學

書教司馬遷傳漢金匱石室高紀丹書鐵契金
錯傳刻於玉版藏於金匱羽檄又吾以羽檄
有急事則加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微召也其
云今邊有警篇武紀着之示速疾也魏武奏紀無
前露檄揮羽篇古曰篇着之示速疾也魏武奏紀無
上謂立文奏上師古曰置奏札書郊祀志卿有札木
簡之薄小者也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管表禮
札師古曰時未多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管表禮
志奏請立碑筆削者謂有則削筆削者謂有則削
也筆者謂有所增章編三絕林傳好易讀之章編
益以筆就而有所增章編三絕林傳好易讀之章編
師古曰章草為之絕故視草相如等視草二枚赫
條刺成許后傳其跡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古
文陳言以文勝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版也
曰相陽史應劭一編書張良傳出一編書師古曰
編故曰一也文墨蕭何傳徒持文墨議論不戰杜
編故曰一也文墨蕭何傳徒持文墨議論不戰杜

傳檄韓信傳三秦可傳檄刀筆曹參傳起秦刀

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史皆刀筆自隨也

陳湯傳控於刀筆尺之簡牒或長尺或八寸或

尺尺之書尺者言其簡牒或長尺或八寸或

率也今俗言尺者言其簡牒或長尺或八寸或

言尺牘蓋其遺語耳方書張倉傳方書如淳曰

師古曰或曰主四方文書是也文具徒張之傳其

文而謂具教不先相如傳父兄之教不先師古曰

也進孰張騫傳其少從教進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

之之言必從之計於天子而成孰也卒不果也爰書張湯

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也爰書張湯

也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也爰書張湯

也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也爰書張湯

也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也爰書張湯

也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也爰書張湯

也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也爰書張湯

也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也爰書張湯

也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也爰書張湯

也鼠掠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也爰書張湯

公然移書條對梅福條對急政師古曰記文方
以約勒也條對條對者二條錄而對之記文方
進傳蘇林曰託文以皇太略意略意略意師古曰略
意略陳移書劉歆傳歆因移書顯貴之抗疏楊
本意也移書薛宣傳移書顯貴之抗疏楊
傳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草奏王莽
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草奏王莽
鍊為崇草奏師古曰間編又經或脫簡傳或間
草謂創立其文也間編又經或脫簡傳或間
絕就便次之鐫令又使錄平鐫令如淳曰平鐫
前發錯亂也鐫令又使錄平鐫令如淳曰平鐫
王常為光武鐫說其將師此為徐以微言鐫鑿
道之也師古曰平錄之名鐫謂琢鑿也子全反

右書教

紙曰會稽楮先生韓筆紙曰毫素選筆曰中山

晉氏

不詳指南宋

十一

五樂堂

毛穎子韓又曰中書君上又曰管城子上又曰三

寸弱翰劉歆書墨曰絳人陳玄韓奇墨曰芳松

之淳煙傳硯曰弘農陶泓延盛書曰盛以篋行

莊子又曰市笥杜子承書夾曰書槐後杜又曰

書帙靈運貯書物曰綠笥丹笥上又版玉箱上

又曰錦文緹帙上淺黃色書衣曰緗帙上盛書

青白袋曰縹囊序故不完書冊曰脫簡劉

故編秩曰朽編落簡任昉背書曰帛其縵孫縵

青而朱寫目曰青首朱目裴青裝絹朱介之曰

縹白朱介經勾抹書曰青下而丹目上打整

文字曰理閱篋帙牧呼人几案曰棐几王義

右文房衆物

易禮樂春秋詩書曰六藝後儒古謂史記曰春

秋公羊經史外書曰外家之語滑稽儒謂雜家

流曰盪者前漢藝諸書曰百家衆氏後漢通經

諸家曰衆家後儒專經曰為某家上某易曰道

篇易乾度河圖曰河籍謝史書曰墨兵樵賊臣謂

史曰謗書蔡古史類曰往牒褚白紀異書曰奇

絕孫古書曰家壁遺逸梁元收書曰多墳籍後

十異書曰神經怪牒王僧儒徐相鶴經曰幽經

鮑明能校書曰摩研編削之才後漢蘇亮略校

書曰粗點定粗點又曰故加搜校上編集曰寫

集聞見謝靈自編纂曰手自排綴元編撰成曰

殺青已就劉之遴與劉孝古人寫書曰編其簡

又四寸錄上所校書曰供繕寫上植掌帝書

曰外史禮司文籍曰職典經圖劉孝

右經史載籍

勤學曰寄身於翰墨論嗜書曰游思竹素選十

為學曰以典籍為業治經好曰為其甚精元楚

上東讀書處曰曉牕夜燭熈儒道曰於道最為

高又志勤學自忍曰寒膚皸腹劉禹嗜學未仕

曰未遑仕進之事崔儒事曰吟典籍襲衣裳張

嗜學曰畋漁于書林劉禹讀書事曰憑几據梧

梁元帝學稍進曰差增於往後逸不學而知曰耳

剽已朱非儒學曰異家者流前藝謂儒者曰

其逢衣徒也列子不通學曰面牆術學後鄧學

且營生曰家貧無常行義倦學歎曰安能久事

筆耕後華世能文曰世雕龍崔駰又曰以學行

禪其家南李赴試曰提筆入貢士籍孫樵得解曰賓

薦韓又曰受遣歐陽又曰在貢籍中張自言

得解曰污賢能書劉禹

右儒習科第

作文之意曰寓目寫心梁簡業文曰以翰墨為

勳績晉子作古文曰變醯養瘠裴延文詞之妙

曰轢古今韓又曰筆酣句健裴延又曰瓊敷玉

藻賦又曰滌濯滓穢裴延比頌人文曰縟繡繁

絃音稱人文意曰無一字空設范蔚稱人

詞章曰彫章縟采又曰絺句繪章唐藝深於

詞章曰味腴筆芳劉禹諸著述曰塗藁醉墨裴

翰文思深妙曰心精辭綺伯喈文奇有敘曰爛

然有第平窮而作文曰汗窮愁之簡北史王能

為誥命曰嫺於辭令屈敏於文曰筆端風生獨

及傳家學曰紹雕龍之慶權得稱雄文曰掀雷

扶電司空詩之體曰舒布文選頌之體曰總成

上論之體曰析理精微上銘之體曰序事清潤

上所獨妙曰孤技張平子作文字曰述造魏差

定人文曰品藻雄大有文曰大手筆蘇大手筆

曰鴻筆之臣論文章吏曰懷鈎之臣含元文士

曰綴文之士劉偶同古文曰閤合曩篇書事

直曰不曲筆臧極思為文曰涸思乾慮張說述

作事曰汗簡懷鈎李讀人文曰吟言迴環沈謝

人示文字曰吟諷知厚謝文字曰染筆行詠惠

文膚淺曰無根核之深論得文體曰掘靈蛇

之珠曹植書上思慮作文曰沈吟短翰梁簡文為

文師授曰得之真訣孫

右詞章詩闕上

詞曲曰側辭艷曲溫廷對偶曰駢枝對葉獨張

又曰取青婉白柳宗給筆札令作文曰授簡某

惠連雪賦未及荅和曰荅賦不暇固不敢下筆

曰拱手而韜翰蔡邕狀其事曰誅授述碑銘

曰公鼎侯碑劉夢又曰志隧表阡上自謙文可

覆醬楊雄作誅傷悼曰攬涕操觚江總文思

易竭曰挈瓶屢空賦作詩賦曰轄字束句孫又

曰磨韻調聲上又曰搜章摘句段秀呼唱首曰

強韻李義自謂歌詩曰末曲惠又曰短韻賦自

謙詩曰蕪音累氣選二稱人詩曰新聲秀句上

又曰清詞妙句陳又曰逸韻佳對顏真辱人和

詩曰報章顏延謂人詩曰嘉藻宣遠又曰妍唱

又曰風什任彦又曰真作甫杜又曰盛藻選

又曰高言選又曰妙句上和人詩曰承光

誦之末選又曰繼聲劉禹又曰嗣響選稱唱

和曰聯珠唱玉韓昌呼人先作之詩曰前藻上

作文或書曰捫管捉紙孫無暇作文曰不遑削

藁上初學文曰模擬竊取柳宗口授曰占微便

撰上之曰今立藁草并上南事不口述曰豈

以朽簡牘哉范可紀曰宣傳而著之趙著述各

別曰意製相詭選

右詞章詩闕下

書曰心畫揚習學書曰肄書鄭善書曰有鍾王

之則北又曰應手從心玄又曰繕書後草

書曰草聖王又曰赴急之書書半真草書

曰藁書文印中填篆曰繆篆蔡執筆曰操觚

賦形聲相益曰字說著於竹帛曰書上古寫字

曰出刀筆書某施於符傳書體曰摹

印上施行於公府書體曰隸上即今書畫星主

曰奎神掌六書官曰保章氏禮垂露狀曰

阿那文尚書臺召人書體曰虎爪上以防尚

書臺告下書體曰偃波上飛白書勢曰霜素疑

鮮紹隸書曰佐隸鍾草書意曰勦其墨翰

崔瑗草書勢
草書之功曰周於卒迫上又曰兼功并
用上字意曰字指蔡邕上思又曰必由意曉成晉

右字翰筆畫

修辭指南卷第十六

修辭指南卷第十六

主

吳雅寫
唐詒刻
主樂堂

修辭指南卷第十七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身體部

髮膚類凡四篇

左腴

假手

漢雋

宵額

書敘

心體狀貌上

心體狀貌下

假手隱十一鬼神實不逞于餬口又寡人有弟
使餬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餬口不能和協而
方謂寄食也舉趾高恒十三莫教必敗舉趾
足高蹈謂人不已若也心蕩莊四楚武王伐隨
莫教舉趾高蓋驕甚心蕩莊四楚武王伐隨
曼日余心蕩而曼日余心蕩而
祿盡矣盈而莊九管名仇也請受而唇亡齒
不可及甘心莊九管名仇也請受而唇亡齒
寒一之謂甚其反首從之謂散頭髮使下垂也
齒寒者其虞反首從之謂散頭髮使下垂也

脇傳二十三曹公聞其驍壯欲觀其裸浴薄而
一駒音此舉玉趾舉玉趾將辱于敵距躍
曲踊也曲踊也曲踊也曲踊也曲踊也曲踊也
勉厲而監其腦又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
行之寓目焉謂得臣與寓目降心又今天誘其
從也言降髮走出至喜提髮走出君枕之股
謂以尸枕於股而哭之豐下於魯國豐下必有後
生心師將生心謂將主心謀緩泰畏首畏尾七畏
其首尾身食指動家四他日我之食指動以示子
欲也舟中之指可拘又桓子先濟者有賞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拘又桓子先濟者有賞中軍下
屬我功屬音燭視流成六視流而馬言國人皆必
諸侯其誰不搏膺地博膺而踊膺胸也髮及
博膺而膏盲何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引領成
躍也我君景公引領西痛心疾首又諸侯備聞此
望猶所謂翹首也痛心疾首又諸侯備聞此
疾首謂逞志又穆公是以不快志息肩襄二子
惡之甚逞志又穆公是以不快志息肩襄二子
有于晉以負藉手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
擔為喻也藉手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

救觀心襄十五能官人則民無解心觀布四體
有觀心襄十五能官人則民無解心觀布四體
襄二十一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致還收
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
言無所隱也授手我言其男女自囚待命授
體無所隱也授手我言其男女自囚待命授
手于心競心競而力爭不視躁而足高躁而足高
我于嘉容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童心是昭
心在嘉容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童心是昭
他矣嘉容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童心是昭
公十九年矣人心如面如子產曰人心之不
面如吾包藏禍心昭元而無乃包之外心昭三
面如吾包藏禍心昭元而無乃包之外心昭三
而面有嚙咻如父母之痛疾而或與咻之其愛之
其憂也四音咻咻如父母之痛疾而或與咻之其愛之
其憂也四音咻咻如父母之痛疾而或與咻之其愛之
明神足不良又孟繁之足不良視下昭十一單
其將死乎言其視過下端端然無守氣又無守
神氣不守其體食色昭十五圍鼓三月鼓人食
將死之祥也食色昭十五圍鼓三月鼓人食
色姑修而絕搖心昭二十三三謂心敗諸侯之
食色昭十五圍鼓三月鼓人食
白哲眉甚二十有六有君子白哲鬢鬢又苑子荆
足鑿而乘於他車以獻豐昭二十七羞者蘇軾
歸鑿而乘於他車以獻豐昭二十七羞者蘇軾
衣也細將坐行入謂賤行也而賜昭二十八謂
防奸細將坐行入謂賤行也而賜昭二十八謂
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幾平聲掩耳昭三十

右假手

宵類刑法志人宵天地之類應劭曰宵類也頭
國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宵同故
肅妄之人謂之不肖言目留高紀呂公因目固
其狀類無所象似也
欲對生者顯言須髯又美須髯師古曰在企望
故動目而留之
又日夜企而望歸師古隆準又隆準而龍顏李
曰企謂舉足而鍊身斐曰準鼻也隆高

也縱觀又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口尚乳

臭又是口尚乳臭師古曰臭言其幼小戮力又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

并力也力竹反又力周反可躋足待又可躋足待也晉灼曰許慎云躋牽足少高也

音不自意又不自意先入關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吳王傳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

安全黑子又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涵通呼爲鰐子吳楚俗謂之誌

誌者屬意文紀屬意非止此師古曰屬意者猶言注意也屬之欲反慝志又

記也有慝志師古伉健宣紀選伉健習騎射悉意元紀

白慝快也其悉意作色又宣帝作色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菜色又民有菜色師

陳朕過古曰五穀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顏色變惡翼奉

傳百姓菜色師古曰人專食菜肌膚青黃爲菜

色錯躬又百姓愁苦靡所錯**泣不下**呂后傳哭而泣不下

也師古曰泣**句沐**寶后傳與我沐浴而為之沐**耳**

謂淚也景王后傳耳聾者所夢曰符竦體霍后傳

所夢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曰符竦體霍后傳

敬而心儀宣許后傳皆心儀霍將軍女晉禮之儀向也師古曰謂附向之**在長**

老耳成許后傳近世之事**搔手**又且使妾彌望元后傳閣道連屬彌望師古

靡骨骨師古曰髮碎也武刻心又其刻壯髮類元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燕媚李夫人傳妾不敢以俗乎為主頌者是也燕媚見帝師古曰媚與惰同謂嫖妍愁面省渺曰嫖真嫖冥猶嫖妍不嚴飾

也師古曰**洿沫**又洿沫張今晉灼曰沫音水沫媼在消反洿沫面之沫言涕淚洿集覆面下也

師古曰**奔音鳥洿傾城**一顧傾人城**支解**五下也沫呼內反

志邪支解鄒子師古曰邪人戕鄒于支**挺身**又解而節斷之謂解其四支斷其骨節

屈菴傳屈菴挺身逃師古曰挺身而逃難**揜擊**郊祀志莫不揜擊師古曰揜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揜音厄又瞋目揜擊游俠傳揜擊而游談甘心嗜之心不能已也張騫傳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五倉奇又化色五倉之術李志樓美說專事求之**五倉**又化色五倉之術李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銳志

銳志禮樂志銳志武勳不死五倉存則不饑**銳志**師古曰銳利也言兵思之銳利**竦神**又虛已竦神師指顧

指顧指顧歷志

象迹見食貨志謀反迹見師反屑又令下有不
反屑師古腹非不入言心計又桑弘羊以心
筭手貨殖傳童手皆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
故曰手指以別馬牛曉角也師古色授魂予
賦色授魂予張揖曰彼洞心又洞心薄軀使
色來授魂與接也洞心又洞心薄軀使
登薄軀於索息曰索息言懼而索息今師古惕息
長揚賦不取惕息師古曰惕足抗手又莫不
息請獻厥珍師古頭蓬又頭蓬不眠梳師古發
手請獻厥珍師古頭蓬又頭蓬不眠梳師古發
蒙又今日發蒙目盡校獵東清虛女無所眺
其清虛今服虔曰駭耳回又事變物化目駭耳
也游睇今通賦養游睇而後號重爾以申重爾
古曰滿足下復起如藹也申珍髮反珍髮今孟
包胥曾繭重九被珍宅心序贊西土宅心劉
康曰髮髮好無所用也宅心序贊西土宅心劉
人皆居心於高紆體實戲紆體衙門竦息又吏
息猶係心也紆紆體實戲紆體衙門竦息又吏
息笑諸侯王表姍笑三代師古措指傳文三門
惜指晉灼曰謂脅肩索足吳王傳脅肩索足師
也索足重足怨入骨髓又或沐洗十長耳目
楚元王傳願長耳目師古觸情妄行師古曰任
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觸情妄行師古曰任

情意所欲眇伺又更相交手武五子傳諸侯交
則行之欲眇伺又更相交手武五子傳諸侯交
手謂拱悉心勉其各悉心還意淮陽王欽傳不
手也古曰指目陳勝傳往往指目師古為耳目
還猶迴也指目陳勝傳往往指目師古為耳目
傳趙人耳多為耳餘耳目者蓋寬統傳奉錢半給
使氏為耳目言事者朱博因貌信之以為耳目
絕亢又乃仰絕亢而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
郎奮臂又奮臂為張膽又將軍膽目張膽師古
踞又高祖箕踞罵詈師古曰箕踞罵詈師古
動目也音舜動面之不正視也師古曰如淳曰
目而使之也面之不正視也師古曰如淳曰
而面之杜元凱以面為面也面之不正視也
失氣也警伏師古曰警面欺張良傳上以湯懷詐
誣目送又目上之送之師古曰目送之師古曰
也示延頸又目上之送之師古曰目送之師古曰
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梧魁梧立虛壯大之意
疾師古曰道引又道引今人讀為吾非也票疾又楚
剽四妙反道引又道引今人讀為吾非也票疾又楚
舉欲輕舉道引又道引今人讀為吾非也票疾又楚
者數矣師古曰跳足則關西傳關西搖足跳身又跳
身謂輕身走出也跳足則關西傳關西搖足跳身又跳
掌握又身居項王情見又情見力屈師古曰意
烏猝嗟又項王意烏猝嗟又情見力屈師古曰意
烏猝嗟又項王意烏猝嗟又情見力屈師古曰意

下園視而起應劭曰園精刺手又刺手以衛仇
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
刺利也細娛又詭細娛而指搖又一二指搖師
古曰反細娛不圖大患
痛習貫又習貫如自然師踈盤又病非徒瘥也
也踈古踈字足下曰踈今所呼脚掌童子論舜
是也盤古疾字言足踈反不可行也
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躡足又躡足行情素
師古曰童子目之睥也析膽師古曰剖心析膽相
鄒陽傳見情素師古析膽師古曰剖心析膽相
白素謂心所向也
商又同商汗行以事誚訣立觀又公聽也觀師
齊同銷志又寒心交睫又盜傳不交睫師古曰
齊也曉密理又密理謂與人密理師古還踵又則
音接
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齧舌師古曰齧舌自殺
曰旋旋還同旋其足也齧舌師古曰齧舌自殺
客心謗又腹誹膝席又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喜笑又夫怒因嘻笑師諄服又諄服謝罪晉灼
謂得杖呼乃小兒啼呼為呼或言紛號呼謝
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若謂啼為諄服則諄
火交反服穴匈又斬頭貌侵田蚡傳為人貌侵
千卓反
又曰轅固傳公孫弘亦微又目叩心怨上師
古曰叩疎意東方朔傳將疎意而覽談笑又朔
擊也
笑師古曰談諧戲也談呼暑暑師古曰與田蚡
傳謂謝諛發言可笑也
傍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步高反

疾疫瘡腫之患師古曰露索蕭望之傳當見謂因寒瘡而瘡指者也露索師古曰索搜也露形而搜熏心路過舒傳虛美熏心屬目也索山客反

蓋竟饒傳坐者屬目卑下之不訾之身又用不師古曰屬猶注也之欲反

臨不測之險師古曰不訾者言脅息嚴延年傳無貲量可以此之貴重之極也

師古曰脅斂耳熱後耳熱傳酒不寒而栗所歸不也屏氣而息

寒而栗師古曰股弁又史皆股弁師古曰霽威相傳為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贊曰此南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霽才詣反又子眉慄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慄應諸反

人謂媚好為謂畜蘇林曰慄音慄師古逮苟賢日本以好媚為侮同說於大平蘇說是

音主

傳年其逮者師古曰逮及也考者老人面色覆如妬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者不可逮忽

意朱博傳得為諸君覆意之如淳曰目指氣使貢禹傳家富執足目指氣使師奮髯抵几又奮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

几師古曰髯頰毛惶怖又王卿得抗首朱雲傳也抵擊也音絀

抗舉也音絀

請師古曰抒意劉向傳一抒愚意師古曰抒素王褒傳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解頤語詩解人師古曰抒猶泄也抒食汝反

頤如淳曰使人鼎來又無說詩匡鼎來張晏曰笑不能止也

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介乎容儀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知是字也

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飲

泣賈捐之傳飲泣皆哭師古泣也湯墜王式傳
而師古曰湯反據忤心谷永傳忤破膽又臣永
瞻寒心師古展意又展意無所依違直意又有
者師古曰快耳古息夫躬傳傳辨口快耳師直項
直當也
又外有直窺左足也蘇林曰窺音左足而先應者
項之名也窺左足也蘇林曰窺音左足而先應者
足也口婢反舉俛眉古曰自高抗也俛眉師古曰
頤又頤頤折頤頤音欽翕肩古曰翕肩翕也
又而大頤頤恩渾天耳剽又剽剽也猶言行聽也
師古曰渾深也天耳剽又剽剽也猶言行聽也
又反五性翼奉傳五性不相害晉灼曰翼氏五
性翼奉傳五性不相害晉灼曰翼氏五
之肝衡王莽傳肝衡屬色孟康曰眉上曰衡彌
躬又彌躬執平以逮公卿留志每奴傳單于留
接子飲西域傳烏托國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
右宵顏

美風儀比曰瑤林玉樹王呼人風貌曰儀正
又曰神儀明又曰玉貌連魯仲又曰風裁李
曰清顏梁元帝與精神急曰神鋒太秀王瘦曰
形容甚癯如又曰骨立四子人相貴曰應法相
後貴人相曰鼎角匿犀李賢人相曰淵角山庭
升彥目類古人曰比某之法也某古面總稱曰
大宅七發眉目間曰清揚五選十嘲大腹曰可使
監厨平正形狀曰物色後寒人貌陋曰醜狀駭
人周又曰少不颺左短少曰眇少丈夫耳聾狀
如書生曰被服如儒生主口高曰假喙左謂長
鬚曰長鬣者上極多髭曰面無見膚荀
右心體狀貌上

君子小人同曰鼻目並列杜善趨踰曰趨眇淹
華王僧莊持不笑曰未嘗換色之沈亞曲躬曰磐
折曲禮肩偃曰上樓左婦人有汗曰汗髮說文
也漢律姦娶汗曰珠汗傳玄又曰雨汗記史擡眉
宇曰揚衡蔡舉首曰橋首賦比肩曰併肩僂
點頭曰如蓬葆武五洗手曰澤手曲頤曰頤王

斫手曰戟手左窮悴容色曰顏色腫脅子喉嚨

曰亢李廣利拍手曰抵掌蘇秦脚脰曰脰音衛大

拊指曰巨擘子孟又曰拊莊音如又曰斂詩毛脚掌

曰踞賈生書脰曰五管莊音如雙名曰複名唐貞遠

注目看人去曰目逆而送左方洗足而起曰回遠

雪足建未手白晳曰美手腕郭吐忠言曰忠舌

赤脚行曰徒跣史后循視聽不定曰視聽陟曹

妻顧視其人曰嘗目禮焉江華急行曰窘步惠連

手皴裂曰龜莊音兩曰育左心下曰膏上膽曰中

正之官素問

右心體狀貌下

言語類凡四篇

左腴

宣言

漢雋

語次

書敘

言語論辯上

言語論辯下

宣言桓二因民之不堪裏言寡人出伯父無裏

言入又不言甘言甘誘我其音云介葛盧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言猶在耳文七

音云問之而信謂其聲如此也目動言肆文十二

何謂屬託之言猶在耳若目動言肆文十二

言肆懼我也蓋目動則心語偷文十七以臣觀

不安心不安則聲容失節語偷文十七以臣觀

之語偷謂口衆我寡宣二華元曰去之夫其口

荷且也藉口成二苟有以藉視速言疾成十五右

疾有言終襄三魏絳至語洩襄十四蓋言語

異志焉言終襄三魏絳至語洩襄十四蓋言語

遺言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野口實襄二若不

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侍言襄二十七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寬言又亦無寬

亦不能對也侍言謂侍坐代言寬言又亦無寬

之牀第之言又伯有賦鵲之責責趙武曰牀第

言牀第之言又伯有賦鵲之責責趙武曰牀第

反言淺昭二十五言若淺臣不甚口昭二十

言甚有口辯也效夷言哀十二衛侯歸效夷言

其死於夷乎謂好復言哀十六吾聞勝也必好復

謂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不洩人言利謂不爲威

之不顧道理好去聲能無肥乎哀二十五公謂郭重

求媚者去之言能無肥乎哀二十五公謂郭重

肥躓言不信之言躓音怪又于例反

語次黥布傳從容語次廉問高紀且廉問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顗其音同耳

緩頰又緩頰往說魏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有小人言又今者有小人

言
誦言高后紀未敢誦言誄之
鄧展曰誦言公言也
索言成許后傳侯自見索

言之師古曰索美言郊祀志大禹人長美言
盡也先各反古曰善爲甘美之言也

窮以辭又管仲賁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箝語師古曰謂箝

寡口不聾。讜言余傳今日從聞諫言不諂。同。

辭不謀而辭侵爲然諾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猶犯負也。自立然諾，立然諾。
三寸舌。今以三

寸舌爲口舌爭又此難以掉舌 崩通傳掉三十

也置齒牙間叔孫通傳何足言人人殊曹參傳

百數言附耳語韓信傳躡漢王詭辯趙王彭相

以中人師古曰競違也違道之
移於浮辭鄒陽

移於浮辭哉師古曰墜言又墜言於吳蘇卒語不以浮說而移心林曰墜猶失也

賈誼傳毋取箕帚立而誅語服虔曰誅猶罵也
張晏曰誅責讓也師古曰張所說是也誅音碎

譴何又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誰何過秦諡陳利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

曰問之爲誰又云
何人其義一也
質言
張釋之傳具以質誨不
言如淳曰質誠也
禾

容口袁盎傳稱之皆不容口師古語塞又其後語塞師

1

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猶言餘論也口絕淮南子傳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

絕飛語灌夫傳有飛爲惡言聞上張晏曰蚋作爲飛揚非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

也已然諾謂一言詩人必信之也耳語賢與

古曰附耳小語不孰何曰孰誰也何阿也師古

其言甚易吾輩先傳王忽待中揚語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有味者

美也。揚言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無訛謬。馬

誰講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宗言不
聽服虔曰曼辛又曼辭以自解宗論玄義又崇

款空也。曼曼如淳曰曼美也。崇言俗言論欲

議師古曰杜口杜周傳結舌杜口不輒言揚雄傳

不輒言故不得候師
古曰不即告言也
參語又大人與延年參語
師古曰三人共言故

云參
宴語趙充國傳武賢與卬宴語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
橫被口語

楊惲傳遭遇變故橫被屏語傳介子傳入帳中
口語師古曰橫下孟反

而獨共半言朱博傳欺設半言斷頭矣專對王吉傳舉駁有專對材師古曰

專對謂見問即
對無所疑也
角何巨衡傳以閨伯爲界解何

時意猶今言分疏也。瞽說谷永傳瞽說欺天。瞽古曰瞽。虎

說揚雄傳口吃不能處信舌又士虜得信其

宛舌又從誼者宛舌而固聲切齒王弼傳言

1

說安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占曰關說者漂說賓戲亡命漂說師古食言匈奴傳約分明而不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右語次

言曰新聲子能清談曰談宗晉阮修又曰談說

妙處上又曰覺疊之處謂人談論曰塵譚五

甫又曰綺譚選十詔不斷曰蟬連晉宣言曰聲

言胡論事本曰具道本根陳多言曰詞語百車

後馮爭辯曰競為辯固左魏議論高曰落落難

合秋正論曰危言覈論太評論抑揚曰噓枯吹

生鄭前已有論辯曰商之久矣後論詰難語曰

難家之辭列詰難屈人曰論難連柱某人朱雲

反庚着意問難曰下意難問後馬辭說多曰援引

紛紅論事體曰大致歸然後論語長曰不可談

悉鮑明生徒能專對者曰能言語生徐答人落

其計中曰應對入其數後南善言說曰有口無

行史文意激切曰文指甚哀杜為人辯事曰為

君分明之韓宣謂人意思曰風指何再三論之曰

鐫諭劉宗事顯白曰白著馮奉不實之說曰華

右言語論辯上

妄斷事曰私臆處仇士戒慎言曰斷舌相戒孫

不敢言曰縛舌膠脣上掘直曰淡面鈍口上耳

語曰咕囁耳語犬又曰交頸耳語書集應願見

而辯事曰願一見而有明楚造怪言曰詆惡言

顯引證淺陋曰慮引左有畏不言曰不敢班班

顯言趙人傳播曰臚言四馳劉禹奉言教曰前

者溫教霍妄議曰舞筆奮辭崔不聽下言曰言

以賤廢上論人曰告以信語沈下緘默之譬曰

自同寒蟬杜密好滑稽曰為人談笑多聞弘孫自

貴其異端說曰小家珍說荀正不言曰金舌蔽

口上小人繁辭曰諸諸然而沸上猥論曰街談

巷議西平參問廷議曰傳考朝臣丹至誠之談

曰情話明緘默曰齟脣籍孝一意答曰同辭而

對左相侮玩言曰傲弄之辭蜀揚好辯無實曰

頗能弄脣吻江表令傳言使出曰左右傳出朱

謂口吃人曰聾嚅資

互應對曰皆迭對左誤

言曰庾辭國語言不窮狀曰如

1

右言語論辨下

修辭指南卷第十七

吳曙寫
章慶刻

修辭指南卷第十八

皇明國子監勸學堂訓導南金編次

冠服部

凡五篇
不分類

左腴

袞冕

漢雋

三服

書敘

冠綬車服

冠履衣服上

冠履衣服下

袞冕黼珽

恒二袞畫衣也冕冠也蔽韋鞞以帶
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之手版

裳幅舄今又

帶華帶也衣下曰裳幅若衡紃紃

而又衡所
上者緹以

冠上覆統多敢反字林丁坎反藻率

鞞
上又藻
鞞

韞下飾率音律韞補頂反韞布孔反

藉在夜反

鰲厲游纓
 又鰲紳帶也一名大帶厲
 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

前
如
索
帶

火龍黼黻又火畫火也龍畫龍也

青謂之靛

鑒莊二十一王以后之弊革鑒予之

也袒憤又成帝微行從人皆白水袒阿錫禮樂
阿錫如淳曰阿古踞地志彈弦踞踞師古曰
細繒錫細布也踞踞煩反踞字與踞同
謂小履之無跟者又齊俗織作水紬
踞謂輕蹶之也水紬純麗綺繒純麗之物師
古曰水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水蜚襪垂髻
者也紬素也純猜也好麗華靡也
子虛賦蜚襪垂髻師古曰蜚往衣之長帶也髻
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非帶垂也
所交玉綏今之所謂采綏垂鑄者也
反玉綏今之所謂采綏垂鑄者也
結也繆音霧縠又垂霧縠張揖曰縠縠如霧垂
夢縠音限霧縠以為裳也
輕靡如霧非獨蘭
謂縠文也獨蘭
紵縠師古曰紵縠紵也
紵縠支也今之素者
戴勝大人賦首戴勝而

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爲山鷄其實非也

方領廣川王傳

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王莽傳荃葛建傳遺

曰有人著赤纁方領上服也

荃葛建傳遺

建荃葛師古曰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紵千金反又千芳反蓋今南方簫布之屬皆爲荃也

葛即今之葛布也

斂衽張良傳楚必斂衽而衣

以荃及葛遺建也

斂衽朝師古曰衽衣襟也

冠甚偉又四人者須眉起衣師古曰起衣著

衣一襲叔孫通傳衣一襲師古曰一襲短衣楚

也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爲一副也

短衣楚

製又服短衣焚製師古冒絮周勃傳太后以冒絮

曰製謂裁衣之形製

冒絮絮提文帝應劭曰

陌頭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

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擗也

袪服鄒陽傳袪服叢臺下師古撫衿又紃足攘

曰袪服盛服也

袪音縣

撫衿又紃足攘

史服之謂之解鹿一角今冠兩角以解為鹿為名耳師古曰纓即今方目紗也山爾反卷去據
綢繆又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裏結末也
早衣蕭望之傳臣故備卑衣二十有餘年囊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卑衣
王吉傳所載不過襲衣豈干尹賞傳彼鉞杆師古曰一襲之衣也金干師古曰鑑中
扞臂大昭朱博傳勅功曹官屬多襲衣大牛衣水也
王章傳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履空唐者衣亂履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
敝履空師古曰空穿也戴徙楊雄傳戴徙垂纓而古躡空屨也空穿也
表曰緇韜髮珠襦玉柙董賢傳及東園秘器珠者也山爾反
曰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襴霍光傳要以下王為神至足方建以黃金為襴霍光傳

太后被珠襦晉灼曰貫珠綴練王莽傳太后宮以為襦形若金革儒矣
日繒練謂綠韋又莽受綠韋哀冕衣裳師句履毛無文者
又句履鷩鞮乘馬孟康曰此較謂蔽膝世音韋也出履一二十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巨俱反
布又縷布二疋孟康曰縷八褚衣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玉郭古曰以綿絮衣曰褚上中下者縣之多少厚薄之差也褚竹呂反
繡袷綺衣師古曰袷者衣無絮也繡袷以綉為表綺為裏也
拾工活反

右三服

文武官冠曰貂鵲之冠蘇又曰溫貂勁鵲應劭漢官

儀侍中冠制曰左蟬右貂上常侍冠制曰貂羽
金蟬杜牧御史冠制曰鐵為冠柱漢官武冠曰繁
冠衡又曰冠鵲與服總言衣冠曰載纓垂纓雄
印與服曰龜綬後西印曰章魏宏印把
日鈕陰笏曰版范三公綬曰綠綬晉官品宰相
節曰瑞節李商節度使事曰牙璋玉節夢諸侯
服曰玄冕朱紱曹尚書令所乘曰黑輅徐廣車
尚書令所服曰絳服齊僕射珮曰蒼玉晉百
僕射服曰皂襜魏御史大夫事曰青綬蒼珮
卿事曰藻衣花綬上又曰緹扇朱轡漢
太子少師事曰腰銀珮玉周遷太子少師所
乘曰輅車桓帥臣事曰玉節獸符劉禹侍御史
馬曰絳騶宋顏御史衣曰繡衣伏乘驛持
節曰傳瑞選東方刺史符曰青龍符在之中土
刺史符曰銀莢符上太守事曰珪符融又曰魚
書文著朝服曰服銀艾張又曰拖綬鳴玉
又曰玉重組庚金帶曰黃金橫帶戰國
組曰丈尺之組蘇金紫曰龜紫陰借紫曰假紫

着緋曰朱衣魚章退今所授曰銅墨王丞尉
服曰黃綬朱刺史儀物曰朱旗曲蓋通判車
儀曰泥軾漢秘書丞車曰鹿車上卿服曰冕
服左綬帶曰纂組魏武官服曰服虎文漢百冠
曰元服紀大帶曰紳漢笏於帶曰搢法官
冠曰惠文張敞
右冠綬車服
巾而不冠曰幘儒服曰絳衣淺帶盜又曰褒
衣博帶太又曰服方領又曰豐衣博帶細
好之服曰輕服左未仕之服曰韋帶周衣之華
曰文章道麗劉禹錦繡文采衣曰靡曼之衣墨
婦人麗服曰被文縠之華桂又曰紺綾之桂
傳武內婦人上服曰桂釋總言婦人服曰桂裳
著布曰御惠脫衣曰襦上富者衣曰綿纈
狄貉列子暑服曰服絺綌之涼王又曰紵衣
絺服吳薄縠子曰霧縠論秋之服曰御袂
衣潘冬衣服曰襲狐貉之暖莊得衣而暖曰裾
生惠氣梁簡文啓着裘曰衣某製左葛衣

曰織絺潘秋又曰蕉葛左連襜褕曰窮袴前上

衣襟曰衽招好皮毛裘曰名裘後小兒被曰

文葆趙世小兒繡曰縵後清游戲之服曰游服

左微服曰羸服胡絲鞋曰絲屨禮

右服冠履上

古服曰嘉服左袖口曰祛儀曉著衣曰鄉晨傳

縛韞前趙著破衣曰穿空宣絡縫衣曰以

采縫縫其裾謂寵僕服曰青襟綠幘獨常兩炙

衣曰熨火燎衣異細縠曰阿列細布曰緡上

緡美衣曰荷衣惠帶換衣曰著故脫新王與

繫衣曰為結衣李巨貧服曰裘褐為衣陶淵又

曰華冠縱履莊子又曰緇袍無表上着敝衣

曰衣敝補衣周說衣表裏曰中紺而表素莊履

髻曰憤言方又曰承露上皮革帶曰鈎落帶吳錄

帶腰筭袋曰筭勝前趙囊袋曰排囊後排今

履曰金華之舄七着鞋曰納履子又曰躡舄詩

外傳著破鞋曰履空宣靴易名曰下邳候上鞋帶

曰縻莊着鞋不上曰屣履崔又曰跼屣音下

山反木履曰屨莊靴鞋好在曰半朝可服皇

鞋跟斷曰踵決莊皮鞋曰革鞜楊草鞋曰菅屨

左又曰屣履上又曰躡躠莊又曰菲履前

右衣服冠履下

修辭指南卷第十八

吳服寫

修辭指南卷第十九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編次

酒食部

食品類 凡三篇

左腴

肉食

漢雋

精醪

書敘

庖厨食饌

肉食

莊十肉食者謀之又何閒飲之酒莊十二

婦人

飲之酒莊十二

酒

莊十二

五

莊十二

土

莊十二

之

莊十二

而

莊十二

以

莊十二

肴羞珍異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也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析俎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以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進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六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請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金石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樂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反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為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道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陪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陵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梁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余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一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右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補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食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今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聚

文十六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御大糲糧司馬遷傳糲糧之食服虔曰糲粗米
 又三也張晏曰一斗粟七升米為糲音辣
 絕甘又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
 公孫弘傳脫粟飯師古曰 糲膳杜預傳視二宮
 才脫粟而已不精粢也 糲膳之養膳師古曰
 膳膳之言善也 包羔楊惲傳羔羊魚羔師古
 謂糲也 胃脯貨殖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
 一萬反 胃脯日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
 胃以未掛薑枌之暴 玉食陳威傳奢修玉食師
 使燥謂之胃脯是也 玉食古曰美食今有貴客
 法膳王莽傳復大為具司馬相如傳今有貴客
 食之具何壽為 咽哺匈奴傳父子緩帶稚子咽
 具召武弟顯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所謂
 含在口者也 桂蠹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
 音冥哺音補 桂蠹桂樹蠹蟲也蘇林曰漢舊
 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
 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
 右糲醪
 書食曰簋飧饌脯張平 煮麥飯曰麭荀富國麭
 久不上食曰酒清肴𦵏列子二𦵏扶賞反 飲食不堪曰
 醒蠮不可饗上 飲食豐曰肴𦵏年 下丞
 羊曰蕙蒸蘭藉屈平 熊白曰山膚杜牧 又曰素膚
 酒食之豐曰醑濃肥厚七 造食料物曰紫蘭
 丹椒七 鼎之用曰饔飩於是左 加食品曰陪鼎
 又曰享之有加籩上 食罷打疊曰置虛命徹

上好食曰殊珍異肴命七五味和食曰勺藥上句
盛饌曰方丈華錯上熊掌曰封獸之蹠音上
掌即熊雞饌曰翰音之跬上鼈饌曰靈淵之鼈音上
魚饌曰菜黃之鮐上禽饌曰丹穴之鵩上獸饌
曰玄豹之胎上物味播遠曰流味某太冲賦序
美饌曰鸚鵡猩脰命七造作飲食曰晨炊夜春左
異饌曰火桂炮鸞沈亞掌饌姬曰鼎娥上苦酸
之用曰梅醢上馨辛之用曰椒桂上醴醢之用
曰鹽醢上調和物曰吳梅狄酪上蒸肉曰蕙肴
書錫蜜曰沙錫石蜜七好供食饌曰飛鳧棲
驚上又曰雲鵠水鵠徐幹膾細曰芒散縷解潘
釣又曰纖如髮芒七傳穀糧食曰椒糧楚又曰瓊
張上稱飲食曰八珍九鼎陶集昭又曰五肉七
菜揚雄蜀肴醢曰三藟七殽七尚飽曰腹猶果
然莊飯匕曰金留犁魏食多曰兼二人之饌家
燒竈人曰煬者莊治肉曰脫之禮治魚曰作之
肉惡臭曰膻上鷩鷩之尾肉曰翠上鳥骨
側薄肉曰胙上鵠脾臍曰臠上鼈竅曰醜上好

飯曰芳菲精稗七又曰玄山之禾呂氏春秋又曰炊
彫胡之飯守玉食之美曰江東鮑鮑楊雄蜀又
曰隴西牛羊上飽而已曰屬厭而已左奇羹曰
烹露葵之羹賦稱餅德曰湯餅為最即麵也
又曰充虛解顛上善說食曰惟能說餅上美脯
曰昆山龍胎之脯吳均美魚曰洞庭紫鬣之魚
上好麥曰安定噎鳩之麥吳均好牛肉曰隴西
舐背之犢上好羊曰抱罕赤髓之羊上調和物
曰調以濟北之鹽上用雞曰剋以新豐之雞上
食饌曰臠鹿臠羊蘇源又曰燔兔膾魴上安排
食次曰置食之間左乾飯曰糗上道穀水隱語
曰庚癸乎上湯餅所用肉曰羊膀豕脅吳均別
味所知曰鹽生薪勞皇甫謐玄初食曰食之始
至左食畢曰及饋之畢上
右庖厨食饌
酒漿類凡三篇
漢雋
被酒

書敘

酒醴醕藥 筵宴集會

被酒者高祖紀高祖被酒師古曰被酒貫酒又常從
質賈酒師古曰佐酒又召故人父老子弟行酒竟酒
又竟酒閑又酒蘭文穎曰蘭言希也謂酒景紀
酒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酒高廟
統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
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釀柘漿禮樂
尊柘漿折朝以薦宗廟耐有救反柘漿禮樂
漿取甘柘汁以爲飲也師古曰馬酒李奇曰以馬
乳爲酒撞柘乃成也師古曰馬酒李奇曰以馬
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醴醕食貨
矣炭師古曰載美祿又酒者天引滿舉白飲傳
醉舉白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
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曰盡不也師古曰
白者罰爵之名也飲訖舉觴告曰盡不也師古曰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
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朝醒見
前也言柘漿可以解酒病也析亡酒高五王傳有
解也言柘漿可以解酒病也析亡酒高五王傳有
酒而逃亡鳩酒又鳥身赤目食蛇蛇野葛以鴆
飲之立死反危又自起反危師古曰鴆從酒田儉傳縱
意而飲也放使酒李布傳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
便氣中酒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

謂之中中法酒者叔孫通傳置酒飲之不至醉酒
竹仲反山傳執爵而酌師古曰酒失灌夫傳數以
醕賈山傳執爵而酌師古曰酒失灌夫傳數以
師古曰酒失灌夫傳數以
失得罪過於承相西醪爰益傳買二石醪師
也醪汁滓也半水李陵傳持一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
合之酒也食酒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
之也備食酒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
以金字作飲字失其真也鮑宣傳使奴從賓客
肉尼酒相對師古曰酒霍肉鮑宣傳使奴從賓客
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上尊酒平當傳賜十
酒霍豆菜視肉如霍也師古曰上尊酒平當傳賜十
得酒一斗爲中尊栗米一斗爲上尊酒一斗爲下尊
所古曰酒有流傳之異爲上中下耳非必繫之
上作酒陳遵傳侯連霑醉時師古曰枸醬西南夷傳
米雷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
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
二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樹如桑其椹長
也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綠木而重
生非樹也子如不長一子形如赤椹耳綠木而重
酪重孔傳也竹用反字本師古曰燔蠡又燒燬
之具也師古曰燔音覓蠡音黎又燔燬又燔燬
右被酒
酒曰歡伯易又曰狂藥後季又曰良醞才好飲
人謂清酒曰聖人輔云謂濁酒曰賢人上酌酒

曰斟音俱稱酒曰吳醴楚醴楚詞頌酒曰酒

之為德也久矣融糟曰酒滓左美酒名曰荆南

烏程命七又曰豫北竹葉上美酒曰九醞甘醴太

南酒膏厚曰醪敷徑寸上酒不病人曰醉而不

醒上酒漿曰桂酒椒漿楚貯酒器曰縹瓷縹淺

碧色也好飲曰性樂酒德陶又曰寄酒為跡

明集昭好酒曰偶有名酒上辭飲酒曰不在接

杯酒上飲不得曰不勝杯酌史記酒過當曰溺

神陽愁悶之飲曰飲觸若茶上歡飲巨觥曰

浮以大白上蒲萄酒德曰除觸解銷魏佳酒

曰白醴醴上奇醢法曰米望麴而消晉酒之德曰解

歡酒語虛曰歡勵探戲之辭孔酒之德曰解

積憂方人稱嗜酒人曰酒家之南薰王續飲而

面赤曰醇醴發顏論有酒量曰百觥之量氏

紀吳酒一器曰旨酒一盛左厄無底曰玉厄無當

賦序無常飲曰無彝酒書槽甕等曰釀具主

父母飲餘杯曰口澤之氣禮

右酒醴麴藥

夜會曰宵宴選月合錢為會曰醪貨齋物往為

會曰挾膳提醪錫上已飲曰修禊事上義又曰

夜除上注孟又曰被袂上預筵曰齒筵文粹西

同宴會曰共駢筵選十又曰接殷勤之歡司馬

又曰得為密坐植長宴集曰朝歌暮絃河用

歌樂曰以娛密坐選與客飲曰與張飲盡歡開

又曰取酒張坐飲曹飲席錄事曰司過之吏

吳孫又曰司正郭又曰酒吏劉大會曰高會倡

樂太宴集恨用短曰情盤景遠年惜會散曰

此會難又子酒令曰觴政說飲無餘滴曰舉白

選十巡盞曰止爵禮令人盡酒曰使之爵史

子妙伏中飲曰以避一時之暑典飲多酒曰羽

觴無筭融流杯曰浮杯潘罰人酒曰舉觥郭

飲罰酒曰敬奉觥上醉飽曰飽鮮醉飲罷

曰舍爵而去左大醉曰沈頓阮醉狂曰跳梁

頰仆陳自言只事飲曰畧多自醉劉飲了曰

酒竟後左微醉曰有酒所董醉怒曰醺趙醉亡

醉曰中聖人志即醉曰徑醉序逃席曰醉亡

酒高五又曰私出方在坐醉睡曰於坐被酒睡

伏劉醉酒多言曰舌出外野飲坐草曰班草陳

父使酒曰酒場特醉淮南

右筵宴集介

修辭指南卷第十九

吳騷寫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濱南金編次

藝術部

凡四篇
不分類

書敘

農民丁口 營生諸業 買賣交易

棊射博戲附

關土殖穀曰農前食會耕田人曰善田者王勤

力本業曰力子楚農人勤曰晝田夜紡房玄保

丁曰白徒之衆陽村人曰丁夫王保伍曰比伍

歸伊翁村保田曰郊保之民前五附名籍中曰占

著紀附託冒匿戶名曰附陰後徭役曰任衆宗太

伯科算丁口曰率之科丁畏差役曰患役之民

鄭定等第曰案比後紀又曰比要徒小司非理科

徵曰特選橫調左徵發多曰徵發如雨嘉剩賦

曰治賦王免其科役曰復武邊遠之民曰裔民

劉夢謹民曰愿民前食人丁實曰無所影賴楊

民窮曰剔屋賣田狄仁又曰賣舍帖田李

陵

口不實曰使蔽蘇漏落戶名曰游戶張人流入亡

曰彫蘇流人歸業曰流穴盡復蘇民墮本事

曰逋蘇敵下機劉農民曰牧兒蘇墜蘇握估物力

曰增貲就賦劉農所衣曰襪蘇農笠子曰戴

亭蒲上親保曰保伍姻近毛稻田分水曰定

水令兄農民曰芸夫豎牧後陳又曰邑老田父

潘安仁漕等部民曰屬城思詠之民周民逸之

盡曰家為空戶陸民流曰棄其業西流沈下小

民曰單產孱民上農忙時曰盛春東作何民貧

曰瘠於擾費沈下又曰財空戶散朱小於鄉曰

聚漢主農之官曰田畯詩卹單身民曰收介

特左開收民版曰登下周禮責漏丁口曰隱口

之罰漢民數曰生齒之徒周官男八月

右農民丁口

四民各別曰四人異業崔趨利人曰怵迫之徒

賦牙引入曰駟僧貨子又曰市僧淮南大牙

人曰大駟上放債家曰子錢家貨放債曰子貸

金錢上取一償二曰倍稱之息前食視時與販

曰與時逐貨又曰發貯鬻財子販斛斛曰糶賤

賣貴博博戲為生曰惡業貨賣漿為生曰小業

上販海客曰舶商唐路賣漿人曰漿人列子賣

餅人曰餅師上燒窯家曰陶家枚鑄鐵器家曰

冶後劉作冶曰鑄鑄錫小民業曰以漁采為

業王屠家精者曰巧屠上貧人所營曰旦暮之

業左斗子曰以槩量業於市懷思伐山竹木為

業曰山伐前地煎鹽而富曰用鹽鹽起獍屠家

之豪者曰屠伯嚴延夜作工夫曰難脂火夜作

陳采茶曰拏擷得漁者曰斂者語家泥作為生曰

手鏝衣食韓旋營生曰無兼辰之業王冶作曰

鼓橐吹埵淮南種牧為業曰樹米架羊上秦放

債曰多放錢貨桓與本使營生曰以本業之馮放

營生曰以活家命杜養生所用曰生生所資潛陶

牙僧事曰駟僧之術班固漢盡術作活曰百道

營生石

右營生諸業

通財鬻貨曰商前食商人業曰廢舉與時轉貨

貨子貢價例曰價數宜物大貴曰物踊騰貴前食

強令小估物曰摧直王顧人錢曰僕賃之費得

賃錢曰僦費前食顧人不與錢曰取庸苦之不

與錢周納房食錢曰歸屋食之當文韓已責悔價

小曰悔不小靳可至某崔寔某貨易視時曰射

時賢獨占賣買曰幸權後虛紅后紀買酒曰懷

錢挈壺孔強小價買物曰強折賤賈張十分酬

一分曰十分顧一上商量價定曰諧價上馬毛

色價例曰物價通典損所閱賣物價曰折閱修

身善販弄曰良賈上販貨曰子貢之殖列優顧

人曰厚與錢傭李習商相謂曰與子商游上顧

人伐山木曰顧山武光微損曰角尖之耗杜牧要添

價曰求益後逸物價貴曰食貴於玉策楚柴價

貴曰柴貴於桂上與外國交易曰外市僊父傭

顧曰與傭保雜作相買賣券書曰行傭江革下

米價頓長曰穀羅驚踊應係行戶曰有市籍唐

選令白帖

右買賣交易

碁子曰枯碁選二碁盤曰木枰上碁局線道曰

枰上碁局線間方目曰方罫上古造碁子曰斷

木為碁楊射帖曰的禮射家傳射曰世世受射

李作射罫曰罫為一棚楊元妙射曰矢道同的

錯鼎稱善射曰號猿貫虱皇父擲骰子曰投瓊蔡

投瓊曰博莊不投瓊曰塞代先安排賭錢具曰

設張博具前五攤賭曰意錢之戲梁又曰攤戲

明南史昭賭錢曰博簊文又曰呼五白止又曰六

博李又曰以游博持掩為事符王能賭錢曰善格

五吾丘博且飲曰蒲酒裴好飲博曰嗜酒喜蒲

博劉黑屢欠賭錢曰數負進陳造氣毬曰冠革

為鞠楊毬場曰鞠場李忠投壺失箭曰枉矢禮

矢本入壺曰順投上投壺過箭曰待投而擁矢

上筭勝曰某賢於某若干上某皆齒五白曰明

瓊列善射法曰支左屈右戰國精於射曰神於

弧矢張碁子狀曰馬目鴈行碁賦碁子曰白瑤

玄石梁武碁盤狀曰素質玄色曹植又曰方

眼直道梁武奕碁時曰當無為之暇日曹塞之功

日驚眠救寐楚辭博不已日滿博通晝夜裴樗

蒲下日五木劉攽擲樗蒲得貴色日成盧上譏樗

蒲日牧豬奴戲陶淵明彈碁日粧奩之戲魏志排碁爭

路數日爭道王射用金鼓日金鐔節鼓賈賈信投

壺意日請以樂賓禮記賞投壺勝筭者日請慶多

馬上飲不勝者酒日賜灌上嗜博日以戲廢事

陶碁之用日以忘憂祖

右碁射博戲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本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丁巳歲仲冬朔
吳騷寫完唐詩刻

後序

惟保章氏爰察天文甘石繼起百家續修縣志

著明順動不忒四時成歲五官效職述天文第

一 坤為大輿高下九則封山濬川經畧萬國三代

損益建侯親民秦廢古制郡縣剖分述地理第

二 天有六氣人有六親內外族屬並列其人親疎

異等貴賤殊名古今九品漢史表稱述人物第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修辭指南卷第二十二

三

上棟下宇易取大壯上茨土階獨觀昭曠顏稱

陋巷衛詠衡門士而居鄙不足論述宮室第

四

一人之身百工所備象箸玉杯古有明戒舟濟

不通車能引重聖人作之以資民用述器用第

五

大音無聲觀豫作樂聖王迭興雲英韶濩厥后

崩壞鄭衛荒淫風流俗化泯泯紛紛述音樂第

六

皇奮其威電擊霆震勝敗不常聖人所慎戰事
惟危兵器惟凶桓桓衛霍萬夫之雄述軍旅第

七

維草曰天維木曰喬既培既達是藁是穠狼莠
不除嘉禾不茂樗櫟不材以全其壽述草木第

八

喙息跂行毛群羽族有知無知並生並育天之
降才監其盈縮予角去齒傳翼兩足述鳥獸第

九

古人論文與樂相似金聲玉振始終條理旁引
曲喻有語助辭焉哉乎也抑亦只而述通用第

十

君子之道出處語默惟是吉凶惠迪從逆事以
日異萬有不齊時分動靜禮尚往來述人事第

十一

裏辭請隧孔惜繁纓禮不可假唯器與名王言
如絲如綸如紉袞衣九章火龍黼黻述制令第

十二

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輔弼疑丞在帝左右食人
之食憂人之憂受直怠事人將我尤述職官第

十三

虞廷命士臯陶是作文武成康幾致刑措自漢
以降訟獄日繁采矜勿喜仁人之言述刑法第

十四

匹夫懷璧罪有所歸黃金白玉龜貝珠璣咸稱
貨寶多藏賈害國以斂亡官以賄敗述貨寶第

十五

上古結繩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暴秦
坑焚漢復表章劉向司籍九流並興述文學第

十六

仰觀俯察眇然一身凡我四體奉若天君出是
話言榮辱所召戒之慎之非法不道述身體第

十七

冠加衆體衣蔽厥身重錦什襲儉德罔聞子臧
鷗冠服妖是紀狐裘緼袍賢者不耻述冠服第

十八

食以養生酒以合歡困于酒食饒夫之愆古者
主賓一飲百拜佐史立監蓋防其敗述酒食第
十九

國之四民士農工商其分有限其業有常聖又
多能學兼游藝不有博奕猶賢乎已述藝術第
二十

嘉靖丁巳臘月廿有四日海濱浦南金著

修辭指南卷序

五



修辭指南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浦南金編南金吳縣人嘉靖壬午舉人官國子
監助教是編取爾雅左腴漢雋書敘指南四書彙
爲一編分二十部四十類輾轉稗販殊無可觀

左粹類纂十二卷

〔明〕施仁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錫山安國弘仁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粹類纂

十二卷》提要

左粹類纂序

五岳山人汝南黃省曾撰

昔左氏羅集國史寶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為外傳是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綜表以來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雖以浮誇闊誕者為病然而文詞高妙精理非後之擦觚者可及善乎劉生之評謂其工倖造化思涉鬼神六經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不其信與近世往喆之好左氏而予得接其緒論者若吳郡守谿王公無錫二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者也故王公蘊英揚華每每吐之撰造且揭其酬對者別錄而研覽邵公於玩繹而有得者矩武其

言而標之簡端李公則又精洞神會與之
深化故發於菁藻渾無左氏之迹矣迨於
今之天下文章翕然渝變日入於便捷深
詭之體百五十餘年漸涵程雅之式俱閣
廢不省而憂之者則慮其學左氏而趨之
也固有鉤象與綴而流於晦曖者然童龀
未習其出尤爲妖奇刑範之言一切斥笑
而庸腐之予則以爲此恐心術之變若或
使之初非左氏之咎也且予之所知好左
氏者莫如三公今三公者之文皆紆餘光
白果有便捷深詭之態乎是以知非左氏
之咎也予友施宏濟氏博古敦行潛心下
帷以春秋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命至
於夢卜定爲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若

千卷命曰類纂於古隱而難通者務酌諸
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
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
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通方君子必於
施子乎是德也或曰左氏所記多衰世之
事殆不可以訓乎予曰桀紂淫虐醜迹備
錄於商周之典仲尼所書其皆善者否乎
旣曰史矣則善鑒惡戒皆可訓也夫何疵
焉之有嘉靖己丑七月四日

左粹類纂序

言曷為粹也道斯粹也豫道而言文斯成
矣可以憲民矣夫言易乎哉粵古姬姚三
代睿辟聞佐聲諸上下說理者率先焉周
軌既越魯史斯削崇王以貞則陳義以詔
遠六經竝憲流照古今夫亦聖賢吐發道
潤而從文之孔章齊弗朽已是故六經言
之至粹也丘明蒙春秋之遺瀟闡君臣之
熙猷著為內外二傳其英聲摛論囊化標
分緯正剔幽君子謂相經駢史于左氏有
取焉觀夫素王譽其恥恭大史采其制修
品德商辭凡所叙述果多誣乎哉故其徵
義以騰文託情以紓華帥禮由彝善亦衆
矣願其書人別事銖襍出互見襍則思或

糾矣互則明或爽矣故雖昭憲遐探者亦
病之施子信材淵學耿薦自植游心遺經
考業左氏間彙其傳語析卷分類繫之以
目別體要也首紀王言次表羣說昭倫典
也弘經既朗賤藝不忘備國緒也因類
辭稱貞辯慝矢風戒也快成顯曰左粹類
纂施子於是乎知言矣自今觀之制命展
而莊諫諍共而謦誠論臬而誠辯說利而
章議論穆而才賦詩思而拓盟載情而肅
謠誦幾而理謨畧卒而力政事禮而能勸
薦舉廣而能公節義劬而能裁辭讓輯而
能仁億料微而中夢卜詭而徵哀茲衆物
繫焉為文無弗據于道可謂粹矣其或事
弗緣衷言之不疚者又惡足累也施子於

是乎知言矣是弗可以憲而傳之也乎卷
凡十有二類凡十有五目凡七百七十有
六施子名仁字宏濟嘉靖戊子同余舉于
鄉己丑八月既望周山顧聞撰

錫山安園刻于弘仁堂

凡例

- 一合內外二傳彙次本呂氏類編及真氏正宗
- 一內傳亦以諸國彪列本句龍氏分國紀事
- 一國統先周尊王也次魯晉蔡衛鄭曹虞虢隨同姓也
- 一次宋陳齊秦薛邾莒異姓也而各以小太序楚大而
- 後邾吳姬而後楚僭王也晉武穆且後封而先蔡世
- 霸也齊始霸而後三恪則又貴王賤霸也
- 一年經事緯體也類分則以辭矣故不以年紀其間義
- 繫於年者仍以某年冠之
- 一自制命以後列叙諫諍辯論諸門奇環卓犖正見國
- 有人焉是故論疾一也子產繫之鄭醫和繫之秦
- 一地名代有沿革諸註與今志多不同故畧之
- 一左氏於列國卿大夫不獨稱名或以字或以謚或以
- 爵讀者卒難識別故從林氏悉具名於其下
- 一朱氏節本註中詳載本末以見事之始終甚便觀覽
- 今多做之
- 一註參用韋氏杜氏朱氏林氏所易曉者不復錄
- 一字音切大畧錄附卷首以備參考
- 一引儒先論斷悉撮其精要者故或無全文
- 一此事日抄以資佔畢便檢閱夫固有畫脂鏤冰之失
- 若其舛漏尚竢大方

凡例畢

2

左粹類纂目錄

一卷

制命凡十四條

襄王賜齊桓昨

襄王饗晉仲上卿

襄王拒晉文請隧

襄王策命晉文

襄王不殺衛成

定王饗士會敬烝

定王卻晉獻齊捷

靈王賜齊靈命

景王追命衛襄

景王責晉伐賴

景王詰晉不獻彝器

敬王請晉城成周

敬王命衛蒯賁嗣國

敬王勞吳夫差

二卷

諫諍凡九十條

周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虎諫監謗

虢文公諫不藉田

仲山甫諫立魯戲

仲山甫諫料民

富辰諫用狄師

富辰諫后狄女

王孫說諫賜魯使

世子晉諫壅川

單旗諫鑄錢

單旗諫鑄鍾

魯

臧僖伯諫觀魚

臧哀伯諫納宋鼎

曹劌諫如齊觀社

匠師慶諫丹楹刻桷

夏父展諫男女同贊

臧孫辰諫焚巫尪

成風請復須句

臧孫辰諫不備糶

臧孫辰請求晉釋衛侯

臧孫辰請賞重館人

叔彭生諫用內兵

里革斷罟匡君

季孫行父諫從楚

榮棗諫伐季氏

子家羈諫伐季氏

子家羈諫生齊

魯夏諫立妾

晉

士蒍諫將太子

里克諫將太子

狐突諫戰翟

慶鄭諫乘小駟

齊姜諫懷安

筮史請復曹伯

士會諫殺宰夫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

伯宗諫救宋

苗賁皇請釋齊臣

韓厥請立趙孤

女叔齊請從楚求

叔向請逆楚公子

叔向諫射鵩

屠蒯以飲寓諫

荀躒請逐范中行

衛

石碏諫寵州吁

甯速請禮晉公子

甯俞諫祀相

定姜請復孫林父

公叔發諫追魯師

鄭

祭仲諫封叔段

公子呂請除叔段

孔叔諫逃盟

叔詹請禮晉公子

齒

僖負羈請禮晉公子

虞

宮之奇諫假道

隨

季梁勸脩政

宋

公孫固請禮晉公子

樂豫諫去群公子



科

陳

洩谷諫宣洋

齊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晏嬰諫納言藥盈

晏嬰諫誅祝史

鮑國諫用晉陽虎

秦

蹇叔諫襲鄭

楚

申叔時諫縣陳

遠馮諫伐舒鳩

椒舉諫戮齊慶封

遠啓疆陳辱晉使

鄭丹以詩諫

公子申諫害吳

吳

伍貢諫遺書

伍貞諫伐齊

越

范蠡諫戰吳

范彙諫乎吳

百

博

三卷

戒諭凡八十八條

周

辛伯諗周公亂本

叔服止劉康公徼戎

齋

惠伯勸襄仲哭兄

穆叔不欲作三軍

臧武仲季武子賞盜

臧孫哭孟孫

穆叔諫平武丁學邾

季武子使謝息及杞田	孟子子使子學禮
孔子不許琴張弔宗魯	叔孫舍青意如逐君
公山不負叔孫輒忘本	敬姜以勞語季康子
敬姜無外言	敬姜教子一勞
敬姜戒妾從禮	閔馬父哂景伯失言
孔子不欲加賦	
晉	
史蘇戒大夫女禍	史蘇戒大夫亂本
不鄭惜里克中立	卻虎聳士薦建言
荀林父盡心同寮	卻缺諷趙孟歸衛田
范文子戒子	解張勉卻克力戰
藥書從魯不遷戮	伯宗妻戒言
諸大夫勉趙文子	范文子不欲伐鄭
范文子不欲戰楚	范文子戒幸勝
叔向母戒女禍	祁奚請免叔向
訾柘勸范宣子成蘇	叔向不患楚衷甲
叔向以德示趙文子	祁午以信諭趙文子
張老止趙文子鼂椽	叔向不慮楚
叔向詒鄭子產書	叔向賀韓宣子貧
伯瑕規中行穆子	范獻子戒人以學
魏獻子命賈辛	閻沒女寬諫受女樂
趙簡子戒子	邴無正諫殺尹鐸

史黯諫趙簡子田	史黯匡趙簡子
壯馳茲賀求賢	實彘諭趙簡子
趙襄子懼幸勝	知果諫立瑤
士苗懼室美	知國請備難
鄭	
莊公戒飭守臣	子家與趙宣子書
子產勸子孔焚載書	黑肱戒宗人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大叔戒宛射大
子產示外僕草舍	子產不欲子皮用尹何
子產止子皮用贅幣	大叔勸晉勤王
大叔語趙簡子以九言	
宋	
樂喜責向戌以弭兵請邑	
齊	
樂施諭陳無宇寢兵	晏子勸陳無宇致邑
陳恒激顏晉救鄭	
楚	
申叔時戒子反悞戰	申叔豫匡蓬馮
倚相儆子廩	倚相止子期立妾
伍尚勉弟執仇	沈尹戌勸誅費無極
閻辛勸弟存君	監尹廩勸子西修德
子西不患吳	葉公諫用王孫勝

吳

季札諭諸國大夫

四卷

辯說凡八十六條

周

倉葛不服晉

王孫滿對楚問鼎

劉單折晉卻至

瑕禽不下王叔

子朝徧告諸侯

魯

羽父長滕於薛

展喜卻齊師

孟文子不弛宅

邱敬子不弛宅

晉

季文子逐莒僕

子叔嬰齊復季文子於晉

孟獻子借鄆於晉

子服湫復季平子於晉

孔子相會夾谷

子服何拒吳徵百牢

子貢拒吳召季康子

子貢止吳尋盟

子貢復衛出公於吳

子服何不屈於吳

子貢復成邑於齊

晉

士蔦築城不慎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重耳欲辟舍報楚

寺人披見文公

里鳧須見文公

解揚不辱命

知罃不知所報

士燮使魯徵兵

呂相絕秦

辛俞從秦盈

樂盈致辭於周

女叔齊不盡治杞田

趙武求楚釋魯叔孫豹

叔向屈齊於盟

叔向辭魯於盟

范鞅難於納魯

董褐使吳

楚隆使吳越

蔡

聲子復楚伍舉

衛

祝佗長衛於蔡

鄭

燭之武退秦師

叔詹盡辭就亨

秦

襄公行成於楚

伯駢使晉

石夷復良霄於楚

子產對晉徵朝

子產獻陳捷於晉

子產復印董父於秦

游吉使楚

子產壞晉館垣

子羽卻楚逆女以兵

子產爭承

子產不耻孔張失禮

子產重環

子產對晉讓登陴

子產對晉問駟乞立故

游吉使晉

曹

曹人請負芻於晉

宋

華元平國

宋人拒楚請華向

陳

羊尹蓋奉尸終事

齊

國佐不辱命

晏嬰不死君難

晏嬰使晉請繼室

虞人不應弓招

梁丘據不欲納魯

薛

薛宰不代宋役

邾

茅夷鴟乞吳師

楚

楚使反詰齊師

屈完使齊

薳子不祀祝融

蔣賈不賀子文

鍾儀不忘楚

椒舉辭謝宋太子

申無宇執亡闢

遠啓疆致魯

遠啓疆反大屈

奮揚不忍殺太子

申包胥乞秦師

由于有能有不能

藍尹亹見昭王

吳

蹶由不畏鬻鼓

越

諸稽郢行成於吳

大夫種行成於吳

戎翟

戎子不屈於晉

夙沙騖從鼓子

五卷

議論凡一百七條

周

伶州鳩論鑄鍾

伶州鳩論律

魯

衆仲論樂舞

衆仲論謚族

申繻論命名

曹劇論戰事

臧文仲善宋辭

申繻論蛇鬪

展禽論祀典

孔子論臧文仲

孔子惜繁纓

臧宣叔議待使臣禮

季文子譏晉不救鄭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甲華論君弑故

季武子議行冠禮

叔孫豹論人之不朽

申繻論冠

臧武仲譏社用人

叔孫婁論齊高疆

孔子稱晉叔向

昭子大史論救日

梓慎論日食

孔子論楮矢

孔子論刑鼎

季孟議伐邾

冉有議禦齊

孔子議討陳恒

子貢譏誅孔子

哀公君臣相猜

晉	
子貢私論衛侯	
群臣論申生	狐偃其芮託國議
里克議殺奚齊	狐偃其芮復國議
慶鄭號射議閉秦繹	群臣議娶秦女
箕鄭論救饑	郭偃論治
胥臣論教	先軫議伐秦
趙宣子議立君	趙宣子論伐宋
賈季論二趙	伯宗議伐赤狄
絳人論山崩	韓獻子議遷都
士弱論宋火	師曠論衛出君
荀偃議定衛	陽畢議逐驪盈
范鞅論立身	師曠論樂
叔向稱司馬侯	叔向論所取法
叔向議賦祿	叔向與齊晏嬰論國政
司馬侯論魯昭公	士文伯論日食
師曠論石言	史趙論陳事
叔向舉車靖公	叔向議邢侯獄
蔡墨論龍	蔡墨論魯事
衛	
石祁子歸宋猛獲議	北宮佗論威儀
鄭	

史伯議避難	
皇武子議子未禮	厲公議計子類
子展子駟議從楚	子產憂國
子展伯有議會葬	子產然明論政
裨謏論國事	游吉譏晉城圯
游吉與晉大夫論國事	子產論晉侯疾
子產論罕朔	子產論厲鬼
游吉述禮儀	
宋	
子魚論社用人	子魚論戰事
陳	
逢滑議辭奠	
齊	
管仲論政	仲孫湫論魯事
晏子議昏禮	晏子論和同
晏子論禮	
秦	
穆公議置晉君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醫和論晉侯疾	
楚	
逢伯議待降禮	申叔時論救大子
子庚議共王謚	子庚議用師
子木盛稱晉臣	靈王會諸侯議禮

觀射父論重黎 王孫圉論楚寶 沈尹筮議遷將	吳 季札論樂 屈狐庸論季札	越 五大夫議伐吳	鄭 郊子論官	六卷 賦詩凡十九條	晉 莊叔樂晉饗禮 穆叔重拜鹿鳴 穆叔從晉師濟涇 季武子如晉拜師 穆叔刺齊慶封 敬姜饗宗老 穆叔求援於晉 季武子聘宋 穆叔譏宋華定	子餘善魯秦賦 叔向稱楚遠罷 齊鄭求釋衛侯 韓宣子歷聘	衛
----------------------------	---------------------	-------------	-----------	--------------	---	-------------------------------------	---

鄭 甯武子不輕答賦 七子賦詩觀志 簡公饗使臣	盟載凡九條 六卿餞晉韓宣子	周 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	魯 季武子盟臧孫紇斬關 臧昭伯盟從昭公者 孔子抗齊人盟	晉 士燮盟楚于宋 晉鄭同盟于亳 晉鄭同盟于戲	衛 甯武子盟衛人于宛濮	齊 晏子易慶封載書	謹誦凡十三條 隱語附凡二條	周 壓派箕服誼	魯 朱儒誦 費人歌
---------------------------------	------------------	----------------	--------------------------------------	---------------------------------	----------------	--------------	------------------	------------	-----------------

晉	鴟鵂譏	取勝譏	背賂誦	鄭	敗葬其世子誦	城濮與人誦	宋	與人子產誦	城者謳	野人歌	齊	萊人歌	隱語	楚申叔展救庸大夫	吳申叔儀乞糧	七卷	謀畧凡七十六條	魯	曹刿敗齊師	公子偃敗宋師	季友酈叔牙	孟獻子請薦賄于楚	臧武仲辟齊禍	召區夫謀克費	圉人殺公若	駟赤出侯犯	晉	士蒍欲多號惡	荀息假虞伐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	公子鮑篡位	狂狡倒戟見禽	鄭	公子突謀勝戎師	公子忽謀禦王師	子展欲堅與晉	子產欲使楚還	衛	州吁修鄭怨	石碚殺州吁及厚	甯莊子託旱以伐邢	禮至滅邢勒功	靈公激民叛晉	蒯瞶欲殺南子	渾良夫謀廢道	趙鞅大獲齊粟	士茂執戎蠻子	晉梁帶執齊高餘	魏舒變車戰法	樂懸違荀偃之令	晉人走齊師	知瑩克偃陽	知瑩致怨於鄭	知瑩為楚	魏絳謀息民	魏絳和戎	藥書嫁禍卻至	藥鍼承飲示暇	厲公鄆陵之捷	藥書不輕敵	趙穿撓史駢之謀	壽餘誘歸士會	趙穿撓史駢之謀	陽處父退楚師	驪姬謀立奚齊	驪姬謀廢申生	文公城濮之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寺人伊戾誣太子痤	寺人柳誣華合比	陳	帷濤登復鄭申侯之怨	齊	管仲使反侵地	陳乞僞事高國	秦	公孫枝定計處管惠公	鄧	三甥欲殺楚文王	楚	關伯比圖隨	關廉敗鄧師	屈瑕勝絞	屈瑕以自用敗	蒍賈謀伐庸	巫臣復子重子冬之怨	子彊敗吳師	共王埋璧	費無極去蔡朝吳	王子勝圖迂許	費無極出蔡侯朱	費無極陷郤宛	吳	公子光復取餘皇	公子光雞父之捷	伍員肆楚	闔廬柏舉之捷	王孫雄決計長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越	句踐攜李之捷	句踐謀伐吳	八卷	政事	周	周鄭交質	魯	滅孫辰告糴于齊	季文子無私積	叔孫豹重謂御叔	叔孫婁殺豎牛	孔子墮三都	季康子奪嫡	諸大夫救火	晉	惠公殺里克	文公初政	文公伐原示信	文公教民	文公能刑	景公賞功及諫臣	士會去盜	悼公初政	叔向黜子朱	魏絳以刑佐民	荀吳不登叛人	趙武用絳縣老	蔡	哀侯以息嫪產禍	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公申興

獻公茂家卿

鄭

莊公詛射賴考叔者

厲公使雍糾殺祭仲

文公以鵠冠殺子臧

子產先安大族

子產使民以義

子產擇能而使

子產不毀鄉校

子產數子南罪

子產數子哲罪

子產作丘賦

子產歸州田於晉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子產不毀墓道廟室

子產禦災

子產不樂龍闕

子產授子太叔政

駟歛用鄧析竹刑

虞

虞公貪求玉劍

宋

華元食士羊羹

華元討蕩澤

樂喜備災

子罕貸民粟

齊

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

管仲以贖罪足兵

桓公治國治鄙

桓公立三選法

秦

穆公專任孟明

穆公殉三良

邾

文公遷繹

莒

渠丘公恃陋不備

楚

成王重師輕將

成王不善處其子

蔣艾獵城沂

莊王不為京觀

共王不錮巫臣

伯州犂決獄

屈建不以芟祭

蔣掩治賦

平王撫民

昭王賞讎

昭王不樂災

昭王不越望

葉公討白公勝

越

句踐更政

伐吳軍政

九卷

薦舉凡九條

周

樊穆仲薦魯侯

晉

趙衰薦郤穀

曰季薦郤缺

趙盾舉韓厥

祁奚薦其子

祁奚舉善

司馬侯薦叔向

魏舒舉魏戊	
齊	
鮑叔薦管仲	
節義 <small>凡三十六條</small>	
魯	
公孫敖二子效死	公冶不義季氏
叔孫豹不以貨免	叔孫舍以禮立身
晉	
樂共子死節	申生無所逃
杜原款死申生	荀息死奚齊
共華待死	慶鄭待死
魯	
狐突不教子貳	介之推不言祿
先軫死狄	狼曠死秦師
史駢不報私怨	士會不見先蔑
鉏麇觸槐	靈輒不存名
董狐直筆	賈人不受虛名
卻至待死	叔向不見祁奚
董安于死節	張柳朔死節
衛	
伋壽不辟死	甯武子保身濟君
遽伯玉全身遠害	子鮮終身不仕
子路死難	

鄭	
原繁以不貳死	
齊	
逢丑父代君任患	史臣直筆
楚	
闕克黃不棄君命	棄疾不忍事讐
司馬戌耻爲吳禽	
吳	
伍員自殺	
十卷	
辭讓 <small>凡四十一條</small>	
周	
周公閱辭魯饗禮	
魯	
襄仲辭秦王	聲伯不受晉邑
子治致祿	叔弓辭晉勞館禮
季武子辭晉加邊	子家子辭從政
子路辭盟小邾	
晉	
趙衰三讓	范文子不伐
諸將讓功	卻至辭楚饗樂
韓無忌讓韓起	荀息辭宋饗樂

張老讓魏絳	魏絳辭樂
諸將相讓	董安于辭賞
衛	
公孫免餘辭邑與卿	靈公辭賓
公子郢辭立	
鄭	
公子忽辭齊昏	子產辭實邑
曹	
子臧辭國	
宋	
穆公屬國於弟	子魚辭國
華耦辭魯侯宴	向戌辭晉賜偪陽
子罕不受玉	
齊	
敬仲辭卿	敬仲辭夜飲
管仲辭周饗禮	杞梁妻辭郊弔
晏子不受邸殿	東郭書犁彌讓功
楚	
蓬子馮辭令尹	子西辭國
子閭辭國	魯陽公辭梁
吳	
季札辭國	

范蠡輕舟五湖	
卷	
逆料凡八十五條	
周	
芮良夫知厲王敗	伯陽父知周亡
內史過知虢亡	宰孔料齊桓晉獻
內史過知晉君臣不終	內史興知晉文公必伯
王孫滿料秦師必敗	單子知陳亡
劉康公料魯卿休咎	劉康公料成肅公
單子料卻至及王叔	單子料齊晉君臣不免
單子料魯卿休咎	單子料齊晉君臣不免
劉夏知晉趙武不年	葛弘知秦興滅
葛弘知晉伐戎	伶州鳩知景王心疾
魯	
衆仲料衛州吁	季文子使晉求遭饗禮
季文子料齊懿公	季文子料晉景公
孟獻子料晉卻錡	穆叔料衛孫林父
厚瘠臧紇料衛獻公	梓慎知宋鄭饑
穆叔料齊慶封	穆叔料鄭伯有
穆叔知楚遠寵情	穆叔料二孟及晉政
穆叔知昭公不度	穆叔料楚公子圍

<p>檣燭知火災</p>		昭子料蔡侯朱	子貢視執玉	晉	師服知晉亂	上偃知號亡	伯宗妻知禍	士鞅料藥盈	司馬侯料高止華定	司馬侯料秦公子鍼	叔向料周卑子	叔向料楚子干	衛	甯殖料晉陽處父	大叔儀料甯喜	史鮒料公叔戊	鄭	叔詹料楚成王	子產料蔡景公	子產知陳仁	子產料諸侯從違	申直知晉平公死期
<p>閔子馬知周亂</p>		昭子料宋樂大心			士薦知申生不立	郭偃料惠公薨	韓獻子知卻氏亡	叔向料齊莊衛殤	叔向料楚公子圍	叔向料楚靈王	叔向料魯昭公	叔向母知禍		甯殖料晉卻棼	彪僕料長弘劉卷魏舒			然明料晉程鄭	游吉料楚康王	子羽察言知禍福	裨竈知陳興亡	子產知天災

曹	僖負羈妻識晉重耳	虞	宮之奇見幾	號	史嚭知號亡	宋	樂祁料宋元公魯昭子 樂祁料魯公	齊	晏弱料魯公孫歸父 陳文子料齊	秦	秦叔哭秦師 秦鍼知晉趙孟不年	楚	鄧曼知武王不祿 文王知申侯不免	子文知越椒滅族	伯州犁料子木	申無宇料公子圍	闔且料子常	沈尹戌知楚禍	十二卷	夢	凡四十三條	魯	成季應卜筮 卜楚丘占齊魯君臣	聲伯夢泣下爲復魂 孟獻子知有卜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穆姜筮得隨	莊叔筮所生子
穆叔夢牛	昭公夢襄公祖行
泉丘女夢帷慕孟氏廟	南蒯筮叛
臧會卜龜	
晉	
畢萬筮仕	獻公卜伐驪戎
獻公卜立驪姬	獻公筮嫁女於秦
梁嬴卜孕	文公筮得國
文公卜納襄王	文公夢楚盪其腦
魏顆夢結草老人	韓厥夢父使辟射
趙嬰夢天使祭	景公夢大厲
魯	
厲公筮師呂錡夢射月	荀偃夢首墜
平公夢黃熊	趙鞅卜救鄭
衛	
成公夢康叔謂相奪饗	孫林父卜追鄭
孔成子以夢卜立靈公	莊公卜夢
鄭	
燕姑夢天與蘭	
曹	
曹人夢曹待彊亡	
號	
虢公夢刑神	

宋	元公夢太子即位	宋得夢已爲鳥
陳	懿氏卜妻敬仲	厲公筮敬仲
齊	崔杼筮取棠姜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秦	卜徒父筮伐晉	
楚	子玉夢河神	惠王不煩卜
宋	宋	

吳郡後學施仁

制命

姬軌東王迹炮天下不聞其教令久矣間有之賜齊則重下拜勞晉則往授策何王之與有不絕如綫以終春秋之世無亦桓文翼戴之力也夫雖然平戎功懋用嘉殊饗請隨情逆距以大章聞者至今猶能使人知勸懲也贊佐得人豈其教令不行於天下哉

襄王賜齊桓肸

襄王饗晉仲上卿

襄王拒晉文請隧

襄王策命晉文

襄王不殺衛成

定王饗士會殺烝

定王卻晉獻齊捷

靈王賜齊靈命

景王追命衛襄

景王責晉伐潁

景王詰晉不獻彝器

敬王詰晉城成周

敬王命衛蒯聩嗣國

敬王勞吳夫差

王使宰孔賜齊侯肸周禮膳夫以饗兄弟於異姓獨二王後有馬客之也今以附賜相送

比之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肸姓諸侯曰

伯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壹

老加勞賜一級漢一節也按外傳命賞服大路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遠類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不敬惡噉越于下先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惠王之子也齊桓公定其位是為襄王

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三卿二卿命王

馬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僕余嘉

乃勲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功德厚往踐乃職無違朕

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晉文公定襄王于郊隱后與叔帶通王緒之居狄也帶

王勞之以地賁以陽樊濕澤辭請隧焉據地無道曰隧周

禮天子郊外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

千里以為甸服甸王田也服服其職也內為五服周分畿外為九甸甸服在侯

服外今王云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

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

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則災

害先王豈有賴焉利無所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

品九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

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

之名有王何異之有帝王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

僅亦守府曰余一人又不佞以勸叔父諸侯曰叔父而

班先王之太物賤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

一人應受也憎惡也言晉雖受其賞余一人豈敢有愛

也而心且惡之亦將以是罪我余一人豈敢有愛

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

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制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引取
備物歸以鉅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喬土何辭之與
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
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余敢以私勞
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政令之
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遂焉余安能知之不敢文公
遂不敢請受地而還其氏曰晉文定襄王自以為不世
物之新王目之曰晉文定襄王自以為不世
意玩其辭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真可以折其驕於不世之
晉侯獻楚俘于王文公敗楚于城濮襄王賜介百乘被甲
徒兵千步王饗醴命晉侯有以束帛厚之也命尹氏及
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命伯賜之大
輅之服祭服乘金戎輅之服兵車乘戎彤弓一彤矢百
赤茲弓矢千色黑秬鬯一卣秬黑黍秬香草中尊也
降神也虎賁三百人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
國糾逖王其有惡於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玉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溫之會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衛特楚不事晉
公執歸京師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
從正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
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
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
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用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

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合諸侯以復先王之職不然余何
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晉侯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敘以折和原公相禮
范子士會初封隨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
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
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稀郊之事則有金烝以全王公立
飫其禮則有房烝房大烝也以半體升親戚宴饗則有殺烝體解
升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
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稀焉忠非
親禮厚非親戚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
體薦夫戎翟冒沒輕侮冒沒輕侮下無以止也饒貪而不讓
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往來班賦賁不候饗者嘉
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達與方之志體委與之女今
我王室之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飭典禮以永民訓
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實
餽其簠簋奉其犧象犧象以犧牛象出
尊彝皆受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魚靜其巾
羶酒器敬其祓除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
有折俎加豆既食之後加之豆酬幣幣有報賓束
為好以示容合好示容儀胡有子然全體其效戎翟也
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講成章建大德功
昭大物戎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示物宴以食好

致東歲飫不倦歲行時宴不滯行之時月會計一月旬修

修十日日完完一日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章所以

昭有功德文章比象象龍華重之屬周旋序順序

禮容貌有崇厥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

五義義慈友紀宜飲食可饗和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

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丞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譚藥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文公

晉侯使鞏鞏齊捷捷千周晉侯公使卻克微曾于齊侯公

鞏以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

王命淫泆淫泆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

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度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親疆禁淫惡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

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謂鞏伯又奸

先王之禮鞏伯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敢廢舊典以忝叔

父夫齊甥舅之國也齊世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潘

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

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大告慶之禮

降於卿禮一等

王使劉定公夏賜齊侯靈命將曰昔伯舅太公右助

戮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

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靈公茲率舅氏之

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伯襄公卒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

帝助余敢忘高園亞園侯亦受成王追命者

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大夫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

率陰戎伐潁二大夫率陰戎王使詹桓伯辭責於晉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世受此土及

武王克商蒲姑商奄五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

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適封之有薄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爲孫廢

王命欲諸侯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弁髦布冠也

禮先王居櫛于四裔以禦加之後棄不復用故以爲喻先王居櫛于四裔以禦

螭四裔以禦加之後棄不復用故以爲喻先王居櫛于四裔以禦

苗俱放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偏我

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非晉誘之使來戎有中國

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

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

有謀主也宗族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弄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起曰文之

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共文公鍾伯自文

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

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宜乎說致閭田反賴俘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景王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

宴樽以魯壺魯所獻王曰伯氏晉同姓諸侯皆其大夫為伯氏

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

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

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

戎不暇無王靈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叔氏而忘諸

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

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文王伐之關鞏

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實沈之次臣

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戎大路鉞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

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以上皆襄王所賜撫征東夏非

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重有績而載書於奉之以土

田南陽撫之以彝器鉞旌之以車服二明之以文章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福不在子

且昔而高祖孫伯歷晉正卿談司晉之典籍以為大

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籍談不能對籍氏其人其子適晉為大史與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景王崩子朝爭立不克

諸城之狹小故也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朝並

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

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閱閭焉如農夫之望

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文侯文伯

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今名則余一人

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崇文王今我欲微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

無勤諸侯用寧螯賊速屏重食苗根曰螯食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

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以為范獻子執謂魏獻

子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

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

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韓不對曰天子有命敢不

奉奉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等於是焉在晉魏

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舒卒於城三旬而畢

衛侯莊使鄆武子告于周曰崩贖得罪於君父君毋通

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同不棄兄弟寘諸河上趙鞅納

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聆告執事不取王使單

平公對曰肸以壽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

世繼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吳王夫差使王孫苟告勞于周口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

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晉先君闔廬不賞

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擗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

舉從祭請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于郢

虞夏商周及夏之衰也華復非務

丰廟

卷一

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澤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厥於是乎
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
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
史順時視土陽澤憤盈土氣震發陽澤厚穰農祥晨正
農祥晨正也晨正謂立農祥晨正也晨正謂立日月底于天廟農祥晨正也晨正謂立立乃
脉發先時九日前立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
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澤乃不殖陽
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敬被除監農不
易王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
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田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
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沐浴饗醴及
期期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
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祭大史贊王王
敬從之王耕一壠王無耦以班三之下於其大夫
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
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大牢班
掌之大夫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師音官以省風土以音
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也雷雷出
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治乃命其旅曰徇行農
師一之先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

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以次王則大徇
大徇行大釋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
疆畔日服其耨不懈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
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以農事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
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
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韋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
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為太樊仲山父食采諫
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
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
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
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
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魯人殺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于乃料數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
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協司商協
合也無文曰孤終死也合其籍以登于王司商協
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幣清司徒協旅合師
衆司寇協姦姦姦氏以知牧協職牧人掌牧協工協
革工百工之官掌更也場協入之珍物數而之廩協
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以簡知其數王治農於藉千畝

千畝春田曰菑農隙之月春耕之後擇穫亦於藉王親至猶於既烝

秋田曰圃春耕之月春耕之後擇穫亦於藉王親至猶於既烝

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

少而惡事也不能修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

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

嗣王卒料之

王將以狄伐鄭以伐富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

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平夏

世疏而戚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

部雍曹滕畢原鄭鄩文之昭也邳晉應韓武之穆也凡

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善故

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如是

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

親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親尊尊尊德之大者也即聾

從昧與頑用歸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武公捍之又有厲宣之親始

公女厲王之棄嬖寵寵寵子子華而用三良叔向叔於

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

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

為瞽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

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

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詩作今周德既衰於是

乎又淪周召變二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

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

氏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

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其無乃階禍乎昔

摯囁之國也由大任摯囁二國任姓大任之家也杞繪

山大姒杞繪二國姓大姒之家也齊許申呂由大姜

四國皆姜姓大姜之家也陳由大姬大姬周武王之女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鄩之亡也由仲任女為鄩夫

人鄭為鄭密須由伯姑伯姑密須之女也鄭由叔姁鄭

武公所滅密須由伯姑密須為文王所滅鄭由叔姁

為鄭夫人亦鄭滅之聃由鄭姬鄭姬鄭姬為鄭夫人息由陳

嬌息姬姓陳女為息夫人蔡家鄧由楚楚曼為武

王夫人生文王過鄭羅由季姬羅能姓國季姬盧由

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

舊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

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官有世功非民夫人奉

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至德離判民乃攜

貳各以利退利其身而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

列於王室鄭伯南也南服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射

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茂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
皆受鄭勞平王東遷鄭武公捐之桓王立鄭王而棄之是
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隰
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問舊
王以翟女聞姜任姜氏任氏之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
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翟翟翟翟封豕豺狼
也不可厭也語臣聞之曰報者倖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
殺人之取語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
其利曰惓王又弗聽甘昭公齊王昭公也以不得立
不巳狄必爲患王又弗聽甘昭公齊王昭公也以不得立
已於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頽叔桃子遂奉大叔帶以狄師
攻王王出適鄭傳曰王以狄伐鄭當展固歸之襄
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展導子帶之失也使襄王納其諫
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唐之回紇晉之契
丹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禍召之
耶爲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爲悔不當以召子帶爲悔也
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朝見王孫說與之語說
言於王簡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章觀之幣薄而
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
而後遣之其欲故不悅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
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宜善也且
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
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謂當王曰諾使私
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穀洛闢穀水在王城之北洛水在王城之南靈王二十二年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有似於
闢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
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寶澤夫山土之聚也數
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
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
是故聚不弛崩小曰弛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
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
之憂而無飢寒之匱乏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
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其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
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山堙庫澤池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
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
淫心稱遂共工之過鄭洪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
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
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
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數
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夏之地無
散陽冬實水無沈氣寒火無災燁炎神無間行神民
無淫心時無逆數反物無害生之蠱帥象禹之功度
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於天皇天嘉之昨以天
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猶
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爲大也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
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西

佐禹有功封於呂此一王四伯豈繫是多寵皆亡王之
後呂之為言贊也孫共王侵陵諸侯而自王皆以無道而亡禹岳之與
之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
雖衰祀鄧猶在中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
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愾慢淫之心間之故
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無祭堙替隸圉夫亡者
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伯鯨黃帝之後堙替隸圉夫亡者
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
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
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
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
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
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鯨之敗焉今吾執
政無乃實有所避遠而滑亂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
氣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
人之門其怒干又曰佐雖者官焉佐闔者傷焉又
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
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
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
防闔川以飾官是飾亂而佐闔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
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厲暴虐
不務農而判民幽昏亂以滅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
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東遷我

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為時不
獨備百穀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始百谷
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窾公劉
慶節皇僕差弗致論公非高國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
也十八王而康克安之為十八王其難也如是厲始
革典十四王矣華更也典法也十四王謂厲宣
五而始平基禍十五至景王其不濟乎吾朝夕微懼曰
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
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少
氏衰九黎亂德顛覆滅之高辛氏衰三苗亂克誅之夏桀商紂湯武滅之上不象天而下不
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天
隕地神和民順隕地神和民順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
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
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
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
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唯所詩云殷
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官以徵亂也度之天
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
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
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
之夫事大不從象象天小不從文文詩上非天刑下非地德
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

之道也王卒壅之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旗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至於是

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患輕幣則為之作重

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則曰子以子

母權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幣則多作輕而行之

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母不足則以

之皆以爲利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

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

是不相入也一先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

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

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

何以經國無經何以出令今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

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愷君子干祿愷

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

匱竭林麓散亡數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

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費

錢以實王府猶寒川原而爲橫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

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

其藏君之富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王景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鍾名大林鍾之覆也單

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

積聚既喪錢又鮮其繼生財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

動聲先以金奏而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

聲之大者細抑大者難平聽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

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

尺寸之間半尺爲步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尺五

爲墨倍墨爲丈八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

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

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重不過石百二律度量衡

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

也聽之弗及清濁比之不度鈞石鍾聲不可以知和制

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

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君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

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

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聰言昭德則能思慮

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

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

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

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變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

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審明

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

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謂子佩有轉易之名有過慮之度謂發子配通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錄大錢國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鍾

臧儋伯諫觀魚 臧哀伯諫納宋鼎 曹劇諫如齊觀社 匠師慶諫丹楹刻桷 夏父展諫男女同贊 臧孫辰諫焚巫尪 成風請復須句 臧孫辰諫不備邾

臧孫辰請求晉釋衛侯 臧孫辰請賞重館人 叔彭生諫用內兵 里革斷罟匡君 季孫行父諫從楚 榮彘諫伐季氏 子家羈諫伐季氏 子家羈諫主齊 魯夏諫立妾

公隱將如棠觀魚者臧儋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舉動不物上下謂之亂政亂政政政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謂除害秋獮殺為名冬狩圍守也冬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三年

昭文章車馬明貴賤辨等列行順少長者在前入則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供祭者皮華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師器者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卓犖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巡地焉遂往陳魚大設捕而觀之伯稱疾不從儋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謂不從寡人不敢忘羣之加一等胡氏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儋伯稱疾不從而謂忠臣矣羣之加一等大是之謂稱然公不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宋華督弑廢公以前所取臧哀

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邪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和五棗食不鑿石春昭其儉也裘冕散珌衣九章冕冠也散珌帶裳幅舄帶革帶裳下衣幅昭其敬也衡紼統紼從下而上者統冠之垂者紼纓昭其度也藻率鞞轄藻率以率為之所以藉王也佩鞞厲游纓鞞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色象天昭其物也錫鸞和鈴四者皆鈴之類錫在馬額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日星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

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而宣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昂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平君達不忘諫之以德呂氏曰哀伯部昂之諫忠諫也君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威公耳嚴公如齊觀社因社社曹劇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朝也聘於王而一朝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

已平公弗聽
哀姜至莊公夫人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禮夫人至大夫宗婦迎明曰執幣以見宗婦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爲故事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告虔也康侯早取栗取戰栗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告虔也桓主侯執信伯執躬主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犀象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鴈工商執鴈以明尊卑異物也內傳御孫曰男執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執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也西齊人向女上者以巫尪雨不驗亦致旱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僖公之母風姓須句之女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須句伏義之後實司大保小寡周禮也邾夷猾夏邾邾近諸戎雜用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紆禍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復其君焉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宵縣諸魚門邾城

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不事晉又後叔武使

醫鳩之不死齊前使醫使薄其鳩得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

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謂隱乃諱

也大刑用甲兵六師其次用斧鉞斬中刑用刀鋸割剗

用鉞其次用鑕鉞之薄刑用鞭扑鞭官刑以威民

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甲兵斧鉞刀

三次野朝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

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

也位次同者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

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

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使不公說行

玉二十穀穀王曰穀傳曰納玉乃免衛侯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執共公分其田僖公使臧文仲

往受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

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

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

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

之獲地於諸侯為多自洮以南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

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

有罪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

而爵之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也

是謂使商賈實利如風雨者皆重也

也以文仲之賢又為其說所動冒利則進退得地之

多者之於地也

穆伯公孫娶于莒曰戴已已其姊聲已戴已卒又聘于

莒莒人以聲已辭謂有聲則為襄仲聘焉從男第穆

伯如莒蒞盟蒞盟且為仲逆見之美自為娶

之仲請攻之公文將許之叔仲惠伯叔仲諫曰臣聞之

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

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子

使仲舍之不公孫敖反之還復為兄弟如初

宣公夏溫於泗淵泗水以取魚里革斷其罾而棄之曰古者

大寒降季土蟄發春水虞漁師掌川澤於是乎講牝驪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

孕水蟲成時獸虞掌鳥獸於是乎禁置羅罝罝罝

魚鼈以為夏稿時獺獺也夏不得取故於此助生阜也鳥

獸成水蟲孕時水虞於是乎禁置羅罝罝罝

小網也郭柝格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所

也以澤不伐天成魚禁鯢鰓魚子長鹿

麋鹿子鳥鳥翼翼殺卵生日日禁禁蜺蜺蜺蜺蜺蜺

廢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列於不教魚長又行

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

乎是良器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所使吾無忘諭

師存待曰藏器不如實里華於側之不忘也

公如晉侯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行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通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背字我乎公乃止

襄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武子宿襲下欲還出楚師以伐

魯榮成伯諫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

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

違風武子宿之取卡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言魯人不

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主而何

德於君其予君也言楚將封同姓於魯若不克魯君以

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以卡夙之

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

歸

公若季公獻弓於公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

季氏其請而殺中夜姊也公為告公果公賁皆公

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言子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

官拘臧氏老僕邱氏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

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自宣

民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不

言

合使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

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

久矣隱民窮困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積其所

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君必悔之弗聽邱孫

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仲孫叔孫氏之司馬驪

侯帥徒以往時叔孫舍以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

冰箭而踞心也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

叔孫氏之旌先以告侯者孟氏執邱昭伯殺之遂伐公

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逐之使奔以

君止不可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難

與臧孫如墓謀先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公

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計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

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

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駒之

無謀也公徒釋甲洗水而踞莫有聞心則無兵也四者

無一焉而奮然怒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於

背者幸而免爾

齊侯景公言于野井曰信曰自昔疆以西請致千社五家

社為以待君命季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

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冉天若昨

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齊侯取鄭公至自

齊處于郕既而齊景公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及諸高張
如晉公乃如晉晉定公欲納之而不果竟于乾侯侯氏
足微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
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惡而
不顧要孟子為夫人而不命也昭公喪齊歸無惡而
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

公卒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嬰夏獻其禮對
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不曰宋而曰商
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
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

士為諫將大子 里克諫將大子

狐突諫戰翟 慶鄭諫乘小駟

齊姜諫懷安 筮史請復曹伯

士會諫殺宰夫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

伯宗諫救宋 苗賁皇請釋齊臣

韓厥請立趙孤 女叔齊請從楚求

叔向請逆楚公子 叔向諫射鵩

屠蒯以飲寓諫 荀躒請逐范中行氏

公獻作二軍魯王命晉武公以一軍公將上軍大子中將
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
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曲而官之位以

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子君之貳
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
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
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支四上下左右以相助心目用而
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
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
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
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不使是以寡敗若以
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金鼓弗能移
也聲章過數則有變有變則敵入敵入而兩救敗不暇
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

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
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
危何害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亦伏別種也驪姬欲立
公使之伐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
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
執國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失官人之道帥師不威則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
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

對而退見大夫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曲教之以軍旅謂將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傳

公使大夫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皇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

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德同則年同以愛立所愛疑同決之以卜筮乎無謀

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使之征伐欲公不說里克退見大夫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公衣大夫偏玦聚在中左右異故

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曰偏玦如環而缺金玦令不偷矣君令於大夫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

不孝不懼不得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言執恭敬愈孺子勉之乎勉焉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

其子呂氏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其子呂氏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皆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驪姬而未敢發使

優施以言勸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吾秉君以優施以言勸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吾秉君以殺大夫吾不忍過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克乎驪姬得

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

容足兩虎之鬪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容足兩虎之鬪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

所以敗也至於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孤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多變大夫殆好內多變適子殆社稷危若惠順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

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衣示中分也而告

我權謂之金玦示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謂我權以兵決也

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蜚蜚蜚謂蜚蜚也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

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泰伯伐晉泰伯公之納晉惠公也穆姬屬賈君納羣公

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幸災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幸災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

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

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及懼而變將與人易所使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肱債典外疆中

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寧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

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而許之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

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翟謂重耳於獻公使居蒲後復惠公立孤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

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

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葉下

楚要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幸告姜氏姜氏殺之滅其而言

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

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

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

晉無寧歲民無成君請美齊卓子死惠之天未喪晉無異

公子唯重生九人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

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

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

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

乎及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

實疚太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

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

在民上則能威民弗畏有刑則從從懷如流去威遠矣

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欲辟鄭詩之言吾其從

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

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

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計時可得國君國可以

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

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歲

在關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關伯唐之火正居商祀大

商之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實紀晉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

商數今未半也唐叔至惠公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必

有晉若何懷安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晉侯文有疾曹伯之堅侯獯鬻筆史使曰以曹為解

宋先軫謀伐曹以救之曰執曹伯特與楚戰時復齊桓

公為會而封異姓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

也與衛偕命晉以元而不與偕復先復非信

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

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

肺熊蹯不熟熊掌煮之不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

朝趙盾士季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

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

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哀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也君能補過寡不廢矣常服猶不改

晉師楚圍鄭晉師救之相子請死時荀林父為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渥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敗

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聞況國相

乎及楚殺子玉城濮之戰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

也已子玉主之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時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父

不競乎再世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

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

明晉侯使復其位滅潞晉侯賞相子秋臣亦賞

士貞伯瓜衍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楚子圍宋楚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宋人使樂嬰齊告急

于晉晉侯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非所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

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川澤納汙山藪藏疾毒害之

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收宋君其待

之以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言

晉侯慰宋使卻克徵會于齊欲召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

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先歸穀梁傳曰季孫行父

大敗曹公子于陵同時而聘於齊齊使先者御先者恥

者御恥者跛者御跛者僕者御僕者蕭同叔子處臺上

而笑之聞於客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

欽孟高固逃歸會于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

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相子弱歸

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

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

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

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若好寧歸死焉為是

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

其悔子之悔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父之以成

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趙朝早亡莊姬寡居趙嬰諸之

晉侯景曰原屏將為亂趙同食邑於原藥卻為微二族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朝之子莊

宣孟之忠趙盾擁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邪辟

而反其田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

楚子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平欲勿許司馬侯齊叔

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

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

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

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楚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

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

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虐隣國之難是

三殆也四嶽東岱西華三塗太行轅轅城名山大室中岳

嵩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有此險者亦多
其之北土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焉不可以爲
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神明通於
於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
難齊有仲孫之難無知弑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
不之難里克平鄭以二而獲文公是以爲盟至衛邢無
難敵亦喪之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
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
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
子今諸侯于申

韓宣子起之適楚也送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報晉
侯平將亦弗逆叔向羊舌曰楚辟邪我東正若何效辟

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
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
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悅乃逆之

平公射鵪不死鵪鵩小鳥也使堅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
向聞之夕暮見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
叔射兕野牛于徒林殪一發而死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
嗣吾先君唐叔射鵪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
也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以諫君悛悛乃趣赦
之

荀盈卒未葬晉侯平飲酒樂膳宰屠刺趨入請佐公以尊
公使人執尊執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樂官也請以
以示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甲子
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君遇此日學人舍業不設宴樂
所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
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都人
者李調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
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當而女不
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氣充則
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工不聰而君
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范氏士吉中行氏荀伐趙氏之宮衛貢五百家在邯鄲趙
得遂殺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荀躒言於晉侯定曰二命臣如禍者死載書在河盟
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
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

石碻諫寵州吁衛 甯速請禮晉公子
甯俞諫祀相 定姜請復孫林父
公叔發諫追魯師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幸妾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

所自邪也邪謂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若猶未也謂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

憾憾而能降者重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

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州吁弑桓公

而立張氏曰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

嗣可謂慘矣

晉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過衛自齊衛文公有邢翟之虞

不禮焉宰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

也君親其親所以結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

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

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管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

禮焉棄三德矣三德謂禮義信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

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謂伐紂天昨將在武族

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聚謂必武族也武族唯

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昨有德晉之守祀

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

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

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墳之塊文公乃立之

四年楚伐宋晉伐衛以救宋分具出賜宋人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相夏后相也

丘公命祀相宰武子俞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

祀祀鄆何事祀鄆謂夏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

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謂諸侯不請改祀命

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晉侯使卻鞫孫林父而

見之衛侯欲辭定安公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林父良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見大國雖惡之不猶

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

而復之

公侵鄆周僂鄆四鄆人以作亂鄆爲往不假道於衛及還

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使得罪於衛侯

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

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謂衛文公

成之昭兆衛成公得實龜灼定之鑒鑑鑒帶而以鏡爲

之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

憂之將以爲之質質子以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

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

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

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鄭

祭仲諫封叔段

公子呂請除叔段

穎考叔請復武姜

孔叔諫逃盟

孔叔請下齊

叔詹請禮公子

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後出奔共莊公寤

生驚姜氏難產故名曰寤生遂愛之愛共

叔段欲立之公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

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居制而子

都城過百雉方丈曰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參國之一一不十分其國之一中五之一一不十分其國之一小九

之一一不十分其國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

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

寵第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民有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

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及於太叔又收貳

以為己邑前兩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

曰不義不暱無厚將崩不義不暱大叔完聚繕甲兵

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

諸鄆大叔出奔共胡氏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思掩義

恩也思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難凶逆焉故亂又曰鄆

莊公志殺其弟使期其口于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解

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其禍慘矣

五爭兵革不息忽忽憂矣之際其禍慘矣

遂寘姜氏于城潁并怒而誓之曰不及黃泉地中之無

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不啖美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

嘗小人之食夫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

緊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隨地其誰曰

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和樂

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舒散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

匱求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呂氏曰考叔以一言回莊公

以美之自今觀之能捨肉而不能捨車則其孝有時而

都則其類有時不能錫矣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諸侯盟惠王寵王子帶

立之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盟以定其位欲廢太子鄭而

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

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

則失親無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

弗聽逃其師而歸及惠王崩齊桓公復與諸侯盟

齊人伐鄭計從孔叔言於鄭伯文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

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

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以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

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罪以申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之親有天之所啓用前訓先若禮兄資窮困天所
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
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
才離違而得所遺禍而去居晉而久約而無繫一也同出九人唯
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成其怨
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
作高山大王荒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
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
若親有天獲三胙者謂成而雋才晉國可謂大天
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

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在外
至還軫者侯車所同歷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微天禍無乃
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晉文公既立之六年與秦穆

○曹

僖負羈請禮晉公子

晉文公自衛過曹曹出亡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
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蔽薄而觀之僖負羈言於
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
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
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
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

國君無親國以為親以國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
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
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
三人孤個地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
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
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
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謂政
禮之宗失位而顯聚是之不惟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
公弗聽按傳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
德者其首許也及晉文公立之四年楚伐宋晉侯曹以
救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棄者三百人也
由以賜宋人

○虞

宮之奇諫假道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
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其可再乎是
晉獻公常用荀息之謀荀息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也車唇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
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
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僖乎桓莊之族獻公之從
之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

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宣子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不臘祭不及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遂襲虞滅之

○隨

季梁勸修政

楚武王侵隨使蓬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主其事王毀軍而納少師示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

主事

諫諍

主事

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祝官史官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大畜而無疾疫蠹謂其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味嘉而將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其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宋

子魚諫圍曹

公孫固請禮晉公子

樂豫諫去群公子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宋襄公邾文公盟于曹而曹子魚夷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備不改前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主事

諫諍

主事

晉公子重過宋自曹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從幼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狐射姑也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自幼至成人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焉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詩人取以喻王族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

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也謂木稍枝葉必不可君其
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搆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穆襄之族公所欲率國人以攻公陳氏曰昭公去薛公
召公周已執之矣

陳

五父諫辭平

洩冶諫宣淫

鄭伯莊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桓不許五父
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

難鄭何能為許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
陳桓公之謂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
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秦

諫辭

申陳

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芟夷蕪崇之以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惡屈則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鄭公之女皆衷其和

服近身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無以

且聞不令聞四方君其納之指和公曰吾能改矣公告

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公與孔寧儀行父

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

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陳氏曰禍莫大於

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又曰治鍾欒也其猶在宋子

潔身而去可也其言驗又曰治鍾欒也其猶在宋子

不食其言如叔仲季子

齊

管仲請救邢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仲子諫廢太子

晏嬰諫納晉蘧盈

晏嬰諫繁刑

晏嬰諫誅祝史

晏嬰諫褻葬

鮑國諫用魯陽虎

狄人伐邢管敬仲夷言於齊侯桓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不可使之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酖毒能殺人

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桓曰臣聞之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

侯官受方物四方諸侯各有職貢時周向襄王貢不通

天子而諸國掌賦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時鄭文公

之盟而即楚不肯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

實違君命言鄭所以違齊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

內臣蓋子華欲乘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

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守君命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

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變從之不亦可

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

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

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何以

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華記姦之

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鄭有叔詹堵叔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齊公曰子華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六歸國有六變之禍故孔子小之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爲大

子諸子仲子戎子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戎子請以爲太子欲立許之仲子生母曰懷公不可廢

常不祥間諸侯難謂秦黜之先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

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

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先之東使高厚傅牙以爲大

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

靈公卒莊公光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

晉欒盈出奔楚欒盈患其母欒祁與州賓通祁懼自楚道其計也趙於父走宣子宣子逐盈

齊晏平仲嬰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晉公會

以錮欒氏諸侯於商任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

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

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

矣

景公欲更晏子嬰之宅曰子之宅近市秋下臨鄰壓不可

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敢煩里旅不勝榮衆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

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

省於刑時景公繁刑有漸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

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

是之謂乎

齊侯景公病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

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

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

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

光輔五君文襄靈以爲諸侯王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

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

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

以其實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以其誠信之君其

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

辟違乖而從欲厭私厭情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

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縱肆行

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謔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

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謚失數美掩惡而是矯

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進則禍誣退則言罪無是以鬼神不覺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非誣祝史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征其私外鄙之人入服政役又為通近國承嗣大夫疆易其賄又為世家恃強布常無藝布政無徵歛無度官室日更淫樂不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今於鄙私欲資求不給則應以罪之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祝有假使祝史能敬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除通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禍福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也說詩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陽虎奔齊陽虎入陽關以叛魯伐陽關虎犯師而出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之齊侯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晉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勸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死於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將召季桓子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害魯齊侯執陽虎因之殺陽虎而逐得而囚秦

蹇叔諫襲鄭

杞子曰鄭使告于秦先是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之穆公與鄭盟而還使杞子戍

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行輕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勞而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師

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古者遺於人皆以輕先重故鄭商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鄭穆公實不聞而敢犒從者不腆

敝邑為從者之淹謂秦師在居則共一日之積謂米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父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乾肉曰脯糧食曰資為吾子之將

陽虎奔齊陽虎入陽關以叛魯伐陽關虎犯師而出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楚

申叔時諫縣陳

遠馮諫伐舒鳩

椒舉諫戮齊慶封

遠啓疆諫辱晉使

鄭丹以詩諫

公子申諫害吳

禦之大敗於津還彈拳弗納別立功

卷

張

望夫

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卒鬻拳葬諸夕室拳亦

自殺也而羣子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

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

也楚人以爲大閤用故使守門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

君子曰謂愛君美諫以自紂於刑猶不忘紂

君於善得而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彊通者也

子爲陳夏氏鬪故姬殺之伏隱諱陳人無罪

言於少西氏祖子夏之名遂入陳弑其身衛舍轉言於

匪鼎陳申叔時使於齊乃得魯而進王傷諍之曰吾魯

夫借皆妻寡人女。不妻其人。可友。對曰。門可辭。王

梅公上廖家ノ女小ノ廖家ノ作古悲日狂言

也所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豈已重矣計傷之從也

臣諫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諫召諸侯而以貪毀

之無所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房之不可擊曰

可哉吾儕小人所謂耶言其懷而與之也乃行其門多

耳一人無以歸計之夏弗從義楚之辭也豈不病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吾悼頗能而使之舉不

夫選言不易其言而襄公善其大失不失守其士競於

致其妻人力於農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歎老矣知

孝士月入方易和也。正嘉之。分。之。言。車。月。之。二。
諷諫。畢。斐。

輦輿焉以爲政輦代輿將中軍政皆各輿於輦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

之使佐中軍餒將上軍韓起少於藥麋而藥麋士魴

之使佐上軍起佐上軍魏絳多功和戎以趙武爲賢

而爲之佐武將新軍絳佐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以力當是時

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矣雖

不及晉必將出師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

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先是楚康王爲水軍乘舟以伐吳召舒鳩人楚屬國

舒鳩人叛楚楚子康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

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無執故且請受盟二子復

命王欲伐之。遽子悲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

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紂卒而不貳吾又

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
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
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
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韓襄之子羽其襄邢
帶叔禽叔栢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韓襄之子羽皆襄邢
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襄邢家也晉人
若喪韓起楊肸楊肸食采於五卿以下大夫輔韓
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卿大夫以下大夫輔韓
縣故云九縣長轡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
千尚有四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年舌謀之
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茂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為晉以逞君
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稱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
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楚子城陳蔡不美陳蔡楚所滅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
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
君鄭莊公城櫟而真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昭公子元也
齊桓公城穀而真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
邊五細不在庭古人以五行建官為官亦有五蓋立官
以五官之屬之本也以五行之長在邊恐據邑以叛
庭恐威令不行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
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
曼伯櫟伯也子元居櫟伯為邑大夫以宋蕭寧實殺

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之地於是乎
為之取不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取其官察之暇於是
平臨之不廢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不廢故周詩曰經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氣祥而備災言謀
民不知其以置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事之正
楚其殆矣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使其足而以羊舌肸為司宮為去勢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
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
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執以享煩有璋行禮
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務行宴
有好信以信為好殮有陪鼎加鼎以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
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此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
無楚備以敗於邲晉恃勝而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
邲楚恃勝而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何以誰其重此結怨無若有其人耻之
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
而虞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平公送女上卿及上

子游宋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蒯公子御說齊渠

丘實殺無知渠丘雍寧邑也無知謀衛蒲戚實出獻公

蒲實蒲邑也戚孫林父邑也獻公為二人所逐按外傳

無字曰叔段以京出獻公不封卿人實使卿子

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蒲蒙實昭公晉并貴實

難桓景同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以木尾大

不掉以獸君所知也

楚子靈狩于州來次于乾谿楚閭徐故次右尹子革夕

見曰夕鄭丹也暮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能繹楚始與呂伋

康王四國皆有分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能繹辟在

荆山荊山輦路為車藍縷樊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唯命是從豈其愛賜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生

長曰昆吾次曰季連季連為舊許是宅昆吾今鄭人貪

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周不愛賜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事晉不

今我大城陳蔡不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

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二專固足畏也又

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

為鍼秘破圭下以敢請王命王與用言時王入視之析

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以已前鋒乃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

讀三墳伏犧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六經之書八索九丘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父司馬之官

以作詩此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終臣問其詩而

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逸王揖而入饋不食

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為燕疾所逼仲尼曰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

其辱於乾谿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子曰吾欲已子張

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

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

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

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敬其德至于神明楚傳以入

于河遼河自河徂毫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

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

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著茲故不言如是而

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

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
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眩厥疾不瘳
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
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久故三年默以思道既
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
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
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相晉
文皆非嗣也皆庶子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
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
四封不備一同不滿百里而至於有畿田方千里以屬諸侯至
于今爲令君相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一令君而欲自逸
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親民弗信臣懼民
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也王
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願寘之於耳對曰
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
又以規爲瑱也瑱所以塞耳言四職遂趨而退歸杜門
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閻盧統吳王僚公子掩餘解徐公子
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楚子昭大封而定其徙將以
今使執之也子西諫曰吳先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素服搗犢懼其至吾又
疆其讎封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

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
自同於先王太王王季亦自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
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
遠矣可占知我盍姑億吾鬼神使安享而寧吾族姓以
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
子遂滅徐
吳
伍員諫平越
伍員諫遺越患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柎報檣李也先是越敗吳于檣遂入
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
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
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
斟灌同滅夏后相相失國依於二后縉相方娠逃出自
處諸侯滅夏后相復滅於澆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能戒之有澆
實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能戒之有澆
使棼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賴以得虞思
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方十有衆一旅五百
能有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
諜澆隙諜其使季杼誘澆季杼少康子遂滅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
康或將豐之與成使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親不棄其豐大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

弗取將又存之違大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而消
止其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
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
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傳

吳王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而無拂
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齊代
反振旅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
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尚威以好勝
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
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

吾儘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災
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蛇小吳王
曰大夫奚隆於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
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語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
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秦養也若諫曰越在我
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濟
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
之不可越不為沼吳其泯矣反受使醫除疾而曰必遺
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詁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
無遺育無桀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商反

之通留越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
鮑氏為王孫氏

吳王大戒師伍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
王弗受夫天命有反謂盛者更衰今越王句踐恐懼而
改其謀舍其愆令無過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
身自約也裕其眾庶其民殷眾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
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
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
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
將必越實有吳土王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人見成
形而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

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舜葬九疑其山依水
石郭以寵繁楚國以開陳蔡陳蔡其山下故壅漢水使
踰諸夏而圖東國徐夷吳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
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
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
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
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乃入芋
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以二
墓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
而高高下下起臺榭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存
飢今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

默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喻吳民就戰或小有王其
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言無歸路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
有及乎王弗聽遂伐齊齊人與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范蠡諫伐吳

范蠡諫戰吳

范蠡諫平吳

越王勾踐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
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法
道定傾者與人順節事者與地利王不問蠡不敢
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
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災變弗為人客為客人事

不起之辭弗為之始今君王末盈而溢未盛而驕不
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災而欲伐之人事不
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
於國家靡損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先修德而後用武陰謀逆德
奸用凶器始與人者人之所卒也始害於人終淫佚之事
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謂陰謀淫佚
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
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
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在頃危故先問與人范蠡對曰卑辭

尊禮以出玩好珍寶女樂謂士女及於士大夫尊之以名稱
王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謂委管轄屬國王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
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
委管轄取錢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

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
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
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
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范
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
特不失生萬物容畜萬物然後受其名生物而乘其利

終歸於地美惡皆成以養生美惡各有所宜時不至不可疆生事不
究窮不可疆成窮則變生自若以處居之自如以度
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
功農穡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闢府倉實民衆殷無
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天時還則時在
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
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與蠡謀之十
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
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
姑勿許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夫予不取反為之
災禍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

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有通四時

以為紀有變無過天極天道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

以為常若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時也陽至而陰陰至而陽

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

行盈晦明之常後則用陰後則用陽先則用陽先則用陰

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剛則用剛柔則用柔無陰敵無陽敵

先無陽察太顯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其所後無陰敵後無陽敵

不豫設也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敵以剛強未盡尚未

克彼來從我固守弗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

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

奪之在我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

取後動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蓋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

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

強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

三年吳師自潰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

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

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

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因天時得時弗成天有還

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再聞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危小

人謂死或近五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

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

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

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

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

言易遂滅吳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二

左粹類纂卷之三

誠諭

笑疾不如惡石臧孫有見之言也上下雷同
首鼠順意諛佞成風矣解張勉卻克而立戰
功子產告宣子而輕幣幣武子之不遷戮知
韓范之諫行也文子之讀舊書祁午之言入
也豈春秋近古而風猶淳哉不然何士會之
父子伯宗之夫婦棠君郎公之兄弟各盡言
以相淬礪也

○周

密康公母戒女禍

辛伯諗周公亂本

○周

叔服止劉康公微戎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

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祭王田不取羣

三驅公行下眾則式王御不參一族

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

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

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相王王

屬諸周公之使傳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臣耦國

亂之本也欲使抑讓周公弗從故及

高帝犯之而有人殺之禍唐高祖犯之而有人殺之禍

晉獻公犯之而有人殺之禍隋文帝犯之而有人殺之禍

逐齊簡公犯之而有人殺之禍齊王芳犯之而有人殺之禍

周甘欺敗戎于鄉垂使瑕嘉平戎于王

康公王季微戎將逐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

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戰不

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

○魯

宗有司止逆祀

惠伯勸襄仲哭兄

季文子以德榮

穆叔不欲作三軍

臧武仲戒季武子勒功

臧武仲斥季武子賞益

閔子馬勸公鉏孝敬

臧孫吳孟孫

○魯

叔仲諭諸臣弔楚喪

穆叔諫季武子卑邾

季武子使謝息反杞田

孟僖子使子學禮

孔子不許琴張弔宗魯

叔孫舍責意如逐君

公山不責叔孫輒忘本

敬姜以勞語季康子

敬姜無外言

敬姜教子一勞

敬姜戒妾從禮

閔馬父哂景伯失言

孔子不欲加賦

夏父弗忌為宗廟祭

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父為穆何常之有

有明德當為昭罔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

之長幼而等胃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

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工藝師也史太史也其言宗祝書昭穆宗伯掌其禮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傳為明而升自玄王契以及王祭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曾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謂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謂舊鬼小謂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齊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而以為不肖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穀梁曰君子不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初為棄仲聘于魯見其妻而自娶之矣及甲襄王喪復以幣從之既而求復其子穀為請復三年而盡室適魯又求復其子難為請又公許之請故齊人以其喪歸魯襄仲欲勿哭其妻惠伯叔彭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廢禮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呂氏曰襄仲之於穆伯兄弟也合以天季文子父行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

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祭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父仲孫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季武子魯為三軍魯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其叔孫穆子魯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大國卿帥之以承天子師從王諸侯有卿無軍吹國有命卿帥教衛以贊元侯若元侯有事則命卿帥自卿無三軍卿帥教衛以贊元侯若元侯有事則命卿帥自

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命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魯靈公伐魯從齊伐齊以所得兵器銘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以功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銘自其勢今稱伐則下等也夫計功則借人也借晉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

以怒之亡之道也

邾庶其大以濳間丘也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公之姊也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

而來外盜使統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

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

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賞大盜去小盜其或難焉統也聞之在

上位者雖難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其所行不爽可明

微也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土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

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

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書言出

傳言治人由已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

也引用詩書意如此以譏季孫無信而責人家氏曰宿

也之納都盜也臧武仲所與言者何如乃以媚道自結於

季孫長子切李氏以公鉏爲馬正季孫宿無適子公鉏長而愛少子鉏

鉏爲立之公鉏即公闢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

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賤賈無常位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

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饗燕之具盡舍旃故公鉏氏

富

孟孫惡臧孫統季孫愛之悼子之立臧統爲孟孫卒臧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終能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可以治病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尋爲季孫宿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帶曰君之來也

非爲一人也指康王爲其名與其衆也盟主之名今王死

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

主奉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

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

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

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平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無

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

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言楚之執政者誰肯

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說除也楚求除其侮其讎不

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

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計

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

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遂行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宿欲卑之穆叔豹曰不可曹滕二

邾邾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

邾邾邾逆群好也不順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

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晉人來治杞田晉平公杞田也使季孫宿將以成與之

杞田氏邑本謝息為孟孫獲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

之知守不假器禮也餅汲水器挈餅汲者喻小知夫子

從君昭公在楚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疑其季

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

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間復

伐杞杞吾與子桃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

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

桃晉人為杞取成

孟僖子僖子病不能相禮相昭公如楚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以為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達於曰孔丘聖人之後也

湯而滅於宋孔父嘉為華督其祖弗父何嘉之高祖宋

公之以有宋而授厲公厲公及正考父嘉之佐戴武宣

三命滋益共故其鼎銘云廟中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

命而俯初命為士再命為大夫三命為卿僂僂俯皆僂

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僂於是是以餬余口其共

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其不當世傳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蒞安必屬說與

何忌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如禮則

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蘇氏

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

衛齊豹見齊豹宗魯於公孟孟公為駟乘焉將作亂公孟

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

遠也借以善名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

焉吾過也本聞難而逃是僖子也僖子行事乎吾將

死之以聞事子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

於孟獲之門外宗魯駟乘及閭中曲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琴張

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謂

受亂受亂計行不為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不以回

人知難不告不蓋不義以周事不犯非禮二心

也胡氏曰約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弔而

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非聖人發之大惡隱矣

叔孫昭子昭子如闕闕公孫于齊昭公季氏叔孫氏

不勝而奔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

何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還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君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

死而骨肉也死而生之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曰將安

衆而納公公使昭子歸昭子歸先歸平子有異志昭子歸先歸

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季氏而自裁也也然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

昭子既歸正嚴晨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剪季氏之羽

翼而後為之圖今乃付之無

可奈何之命不及審俞遠矣

吳為邾故將伐魯魯人叛問於叔孫輒魯人叛叔孫輒

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

狃與輒同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去不適讎國未

臣所適而有伐之國本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

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失言王夫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與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而四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吳

伐我子洩率特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備李氏曰不狃

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使往豈無意夫曰氏曰不狃

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公父敬之母穆伯之妻敬

曰主大夫稱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

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古之嫁

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外與之言弗應從之

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

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

合神事於內朝在路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令家

事於內朝家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

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治季氏之政焉皆

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

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康子位尊又其以歌為不能事

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

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

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

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

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服五采祖習也識知

地德也地德所以廣生焉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

而習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

事師尹大夫官也掌以徽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

也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宜編也序次

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禮夕月以秋分朝

也其三采矣故云少采載天文也司載謂馮相氏得月而

與太史相屬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此因夕月而

共敬觀天法考行

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也九御九嬪之官

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

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愆淫而後即

之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藹也昔正考父校商之

22

史蘇戒大夫女禍
史蘇戒大夫亂本

不郎情里竟中立

卻虎聳士為建言

荀林父盡心同索

卻缺諷趙孟歸衛田

范文子戒子

解張勉卻克力戰

藥書從眾不遷戮

伯宗妻戒言

諸大夫勉趙文子

范文子不欲伐鄭

范文子不欲戰楚

范文子戒幸勝

叔向母戒女禍

祁奚請免叔向

訾柘勸范宣子成餼

叔向不患楚衷甲

叔向以德示趙文子

祁午以信諭趙文子

張老止趙文子斲椽

叔向不虞楚

叔向詒鄭子產書

叔向賀韓宣子貧

伯瑕規中行穆子

范獻子戒人以學

魏獻子命賈辛

閻沒女寬諫受女樂

趙簡子戒子

郵無正諫殺尹鐸

史黯諫趙簡子田

史黯匡趙簡子

壯馳茲賀求賢

齊樂論趙簡子

趙襄子懼幸勝

知果諫立瑤

士出懼室笑

知國請備難

獻公伐驪戎

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

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

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

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

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

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

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

與膠鬲比而亡殷

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

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而亡

周平王逐大子宜咎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

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

其寵雖當三季之王

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衛

骨齒牙為猾

我下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

離散則有之不踰

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衛

平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

從

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

惑不疚

以及亡而不獲追鑑

土又小

家鄰國將師保之

雖驪立不過五矣且夫口

以紀三辰宣五

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牧焉於晉

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

假曰不能為善不能為善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嘽嘽之德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嘽嘽之食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祗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人吾聞以亂得聚者眾非謀不卒時三月也齊非人不免難衛州吁非禮不終年十年也齊非義不盡齒楚靈王非德不及世世非天不離數季之類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公孫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以邪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替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為他人士蔦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謂佩抑二大夫之言謂史其皆有焉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納公五立而後平公後

君起百姓以自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疆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惡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以見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立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美色必惡心不可謂好美奸愛其色必授之情其其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夏以妹喜商以嬖妲己周以褒姒驪姬果作難救大子而生而逐二公子重耳奔翟君子曰知難本矣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驪姬欲殺申生立奚齊而為說此謀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善吾吾不敢自親之說吾克之不人皆集於死茂木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死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之執君意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與大子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不問君亦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不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夫言不如曰不信以疏之逆優施以不然則亦固大子以構之之驪姬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聞也

今子曰申立况固其謝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曰
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驍驍唯
固而不可敗此驍驍子將何如不鄭曰我無心不自得是故事君
者君為我心以君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為庶長
庶以驍心自大因驍以制人家子吾不敢抑撓志以從
君為廢人申其真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成道以吾不能
將伏也隱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殺申生胡氏曰
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
獻公田見翟相之氣其國有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
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驍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
遇士蔦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
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使不其退者
距違不從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
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邪民
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
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上其士蔦以告公說乃伐翟相卻
叔虎將棄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
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晉襄公卒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文公愛盾子雍
盾時嫡子夷卓幼議有欲立長君故逆之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與諸
大夫皆患穆嬴則地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且畏
偏乃皆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先蔑奔秦先蔑之使也

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
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及已攝卿以往可也荀林父
何必子時處同官為寮吾嘗同寮荀文公作三行林
故云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中行先蔑三
言德不可忽况同寮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柩及其器用
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晉伐衛疆戚田先是晉襄公以衛戚田欲缺言於趙宣子曰
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陳
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
諸侯謂晉以為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
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招撫以
德無禮不樂所由叛也告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
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於是晉襄公使解揚
按此章收功全在睦者歌吾子一語蓋人之常情張
範之未必從而睦者之常見聽此宣子之所以說也
范武子將老公使解揚會于齊克駘而登齊頃公惟
欲使還召文子會之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
者實多人多遷怒如卻克怒齊而但伐齊是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
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壯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

余懼其益之也恐其害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嚴有象

乎象解也欲使卻子逞其志嚴有象爾從二三子諸大唯敬乃請老

師陳于鞍先四年晉卻克以齊房淮一策晉解張御卻克

齊侯須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卻克將中軍自執旗曰余病矣張侯解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折其以御左輪朱般解曰自始合而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語

車無退表此車一人殿之鎮其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

病敗君之大事也擐貫甲執兵固即死也就死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隨克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

楚子重伐鄭故晉晉驪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縣之師救蔡禦

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書武子將許之知莊

子荀范文子士韓獻子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

我不與我吾遂至於此蔡是遷戮也移罪戮而不已又怒

楚師戰必不克遷戮則不義怒敵則於蔡戮而不已又怒

成師以出六軍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

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

謂驪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

大政將酌於民者也不可子之佐十一人荀首荀庚士

韓厥趙括韓厥趙括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荀首士欲戰者

韓厥趙括韓厥趙括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荀首士欲戰者

韓厥趙括韓厥趙括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荀首士欲戰者

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

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

乎

晉三郤郤犇郤至害伯宗諸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入其妻必

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趙文子武冠見驪武子書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王趙

中行宣子荀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其不及見范文

子士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

者為寵驕知不足者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

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

列者獻詩使勿惑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

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

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

而壯不若老者多矣特年見韓獻子朝獻子曰戒之此

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

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善惡各如草木

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冀除

而已何又加焉欲其自見知武子晉武子曰吾子勉之

成宣之後成衰也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欲其修成子之

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文道

法而卒以政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君二以

法而卒以政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君二以

法而卒以政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君二以

諫取惡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諫取惡子勉之有宣

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

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

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

言張老曰善矣從藥伯之言可以滋言張老曰善矣從藥伯之言可以滋

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

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

露子也露子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將伐鄭

則晉可為也則晉可為也

得鄭憂滋長得鄭憂滋長

文子曰我王者也文子曰我王者也

賄歸之故無憂賄歸之故無憂

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

其民成其民成

之刀鋸日弊之刀鋸日弊

况外乎夫戰刑也况外乎夫戰刑也

過而後可以武刑外過而後可以武刑外

而忍於小民將誰行而忍於小民將誰行

有內憂且唯聖人能有內憂且唯聖人能

而後可備而左外而後可備而左外

與鄭以為外患乎與鄭以為外患乎

晉楚遇於鄢陵晉楚遇於鄢陵

振旅振旅

之師荀伯不復從之師荀伯不復從

亦見先君之事矣亦見先君之事矣

不盡力子孫將弱不盡力子孫將弱

楚而已唯聖人能楚而已唯聖人能

孟釋楚以為外懼乎孟釋楚以為外懼乎

既退荆師於鄢陵既退荆師於鄢陵

君幼弱諸臣不佞君幼弱諸臣不佞

德是授吾庸知天德是授吾庸知天

其戒之夫德福之其戒之夫德福之

其壞也無日矣其壞也無日矣

而有烈夫以德勝而有烈夫以德勝

焉今以勝歸私必焉今以勝歸私必

焉凡吾宗祝為我焉凡吾宗祝為我

三郤卒於公三郤卒於公

叔向欲娶於申公叔向欲娶於申公

欲娶其黨欲娶其黨

其母曰子靈其母曰子靈

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

宋向成欲弭諸侯之兵向成於晉善趙武於楚善百楚故

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趙孟武患楚衷甲楚衷甲於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蹙其死單蹙蹙蹙言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其死無得生者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病者不食言又何以病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信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況事不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宋之盟楚人固請先軟叔向謂趙文子曰武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軟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軟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君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軟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東茅而立之設望表祭山川立與鮮牟夷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送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傳曰諸侯歸晉之必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區乃先楚人會于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先今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屈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謂乘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以報齊會于夷儀三合大夫以報齊會于夷儀服齊狄齊狄來東夏平秦

亂成城渚于楚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諂諂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信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信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誠如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今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楚為是請恐晉人許之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斲之磨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去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先桓公之諸侯斲之無密大夫斲之不士首之其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斲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韓宣子起如楚送叔向為介鄭子大叔勞諸索氏地大叔謂叔向曰楚王靈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復事可從而不失儀

怒敬而不失威不足道之以訓辭達奉之以舊法致
考之以先王成度之以二國審雖太侈若我何及楚王
欲放難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厚其禮

鄭人鑄刑書鑄之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
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制刑不為刑辟設不為懼民之
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
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
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
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
之上也王公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知其不敢越法以則不

忌於上權移於法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

弗可為矣難為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禹刑湯刑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刑皆刑書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刑皆刑書立謗政賦制參辟三代之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而辟之有

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雖刀之

末喻將盡爭之亂獄滋豐加賄賂並行逃終子之世

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其此之謂乎復
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
不承命敢忘夫惠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

而無其實財無以從二三子之類吾是以憂子賀我

何故對曰昔藥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藥

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聞於諸

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

及相子驥驥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玩法而假貸

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驥改相

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相之罪以亡于

楚夫卻昭子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

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廢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卻五

大夫三卿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

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藥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

德矣能行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

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宣子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相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相叔韓氏之祖

晉侯以齊侯宴晉昭公初立齊景中行穆子相荀吳投壺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

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

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雖中不齊君弱吾君欲與代興

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

也亦將何事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

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諱具獻子歸偏

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曾而名其二諱為笑

焉唯不學也禮入竟問禁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

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賈辛為祁大夫敬王之納辛與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

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驪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

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

明也下堂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驪驪亦驪娶妻而笑

三年不言不笑惡其夫御以如臯御為妻射雉獲之其妻

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

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貌不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

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魏戊為梗陽大夫戊射之唐子為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

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

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

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人召之召比置自始食

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禮曲

不歎日當食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不夕食辭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食

自咎曰昔將軍子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及饋之卑頌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足矣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蘭絲子抑為保障

乎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

國有難而次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之晉陽之圍伯趙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知襄子出

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

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

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蘇矣乃走

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畔意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趙氏時所作吾

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

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請

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酈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武少驟

於難從姬氏於公宮趙朔妻莊姬產於趙嬰娶兄趙同

從其母畜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大有恭德以升在位

卿有武德以羞進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

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更修之始也始

身以能復其先業及景子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使其子

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雖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此難夫尹鐸曰言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主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平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

趙簡子田于蜩晉君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

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固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

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主將適蜩而麓不聞苑主

之臣敢煩當曰謂簡子直入君園故簡子乃還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

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

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

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

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

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以節軀午故女趙鞅執奔荀

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

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有爵土

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

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瑜壯馳茲拜曰

敢賀簡子曰來應晉問何為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龜鼃魚鼈莫

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實華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

賢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眾名之不令不哀年之

不登高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

將耕於齊宗廟之氣為畎畝之勤晉二子當為祭主於

化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無使新穉穆子狗伐翟勝左人中人穆子遽人來

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

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

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任以福祿雖不為幸吾是以懼

知宣子荀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

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

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焉美續長大則賢射御足

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

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

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

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知襄子瑤為室美士苗夕焉見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

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

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兩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虎而侮段

規知伯國聞之諫曰王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言所開夫卻氏有車轅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之難卻氏一轅後為婦所譖而殺趙有孟姬之譖同趙

太叔語趙簡子以九言

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第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

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

共給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

餬其口於四方叔段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

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

天其以禮悔禍于許加禮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

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許復之後舊昏媾其能降

以相從也許齊心無滋他族實偏以與鄭國爭此

土也孫其獲亡之不暇而少社許乎寡人之

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

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汝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

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舊鄭在東北武王室而既卑

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

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謂許當復大公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

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

大夫守之不密謀矣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晉侯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

子家歸使執訊通信也而與之言以告趙宣子曰寡

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莊而與之事君晉九月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宣多以援立穆公之
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
以朝于執事難未盡平而行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
之嫡夷歸生子家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陳共公
畏楚故鄭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陳事藏物也勅
十五年五月陳侯靈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
武往朝夷也武相太子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
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皆鄭之功雖敝
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於在位之中位以來一朝于襄
而再見于君夷子與孤之二三臣歸止相及於絳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
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此喻鄭
晉南畏楚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陸同喻鄭小國之事
大國也德則其人也懷之以德則不德則其庶也鉞而
走險急何能擇鉞疾走貌言如鹿避命之罔極晉今之
窮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晉地言欲執事命
之文公鄭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桓四年二月壬戌爲
齊侵蔡亦獲成於楚與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
其罪也引前事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言將晉鞏朔行
成於鄭趙穿公墻池爲質焉

子孔嘉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法也今自鞏朔以下

政之法不得預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卿大夫弗順將誅之子產止
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家怒而焚之
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
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
焚書於倉門之外欲使遠衆而後定也陳氏曰書以治衆
然鄭桓何也寬之則庶幾於
自新急之則竟其自絕之志
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簡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
薄祭祭以特羊四殷以少牢三年盛祭足以共祀盡歸
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
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

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范宣子晉士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
西夏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
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
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
恃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不減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遠德國家
之基也自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
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恕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
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謙論如子實生我而謂

子漫我以生平言其能也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救鄭晉侯平使張幣輔蹀

致楚師求御于鄭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

叔游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等也對曰無有

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大叔曰不然言無

松柏小阜之無大二子輔蹀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

後食之不爲使御廣車而行以兵已皆乘乘車安將及

楚師而後從之乘兵車皆踞轉衣而鼓琴近不告而

馳之射犬服皆取胃於囊而胃入壘皆下車搏人以挽

車之收禽挾囚弗待而出先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

復踞轉而鼓琴子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謂先今則怯也謂先皆笑曰公

孫之亟也

子產相鄭伯簡以如楚舍不爲壇禮君至敵國郊除地封

爲草舍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

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

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舊患賞其德

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

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解請其

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解不然則重其幣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

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子皮虎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

愛之不吾叛也使夫何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

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子

爲所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也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貴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

服附在吾身謂小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而遠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前日

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其

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微使家事抑心所

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敬預其家事於心子皮以爲忠故

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罕虎如晉陸平公也將以幣行見新子產曰喪焉用幣用

幣必百兩幣以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

用之示御則雖幾千人而國不亡不亡明子皮固請以
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
事畢矣謂送而又命孤列國有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
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患不夫子知之矣我
則不足及不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王室亂景王崩既葬庶子朝作亂劉金單旗立王猛尋卒
立王子朝乃立敬王鄭伯如晉子大叔相相禮見范獻子
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

素

素

素

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緯寡婦也織者常苦而

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之及今王室實蠹蠹焉

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

詩曰鉞之整矣惟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

懼而與宣子起韓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納敬王

子大叔游卒晉趙簡子執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諸侯

之大夫于黃父諸侯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

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宋

樂喜責向戌以弭兵請邑

左師請賞向戌以弭兵曰請免死之邑謙公平與之邑六十

以示子罕樂喜子罕曰凡諸侯小國莫不所以兵威之
畏畏兵威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
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明君善於用兵則皆兵之由
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故欺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創而投之左師
辭邑

齊

藥施諭陳無宇寢兵 晏子勸陳無宇致邑

素

素

素

陳恒激顏晉救鄭

子尾卒公孫子旗欲治其室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良高

子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

陳桓子字無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

信則數人告將往如子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

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去戎而逆之請命對曰聞疆氏

授甲將攻子耳聞諸曰弗聞子蓋亦授甲無宇請從子

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謂子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

寵秩之為之其若先人何相女何以子蓋謂之周書曰

惠不惠茂不茂惠於不惠者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

稽顙曰頃靈福子庭之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鮑伐鄭高氏陳鮑伐鄭高氏

其室晏子晏子謂桓子桓子必致諸公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德之主也

之謂懿德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

義利之本也義利之本也蓋蓋利生孽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利生孽姑使無蓋乎可以滋長桓子

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晉荀瑱帥師伐鄭次于桐丘晉荀瑱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鄭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興

陳成子屬孤子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三日朝以禮之以禮之設乘車設乘車

兩馬兩馬繫五邑焉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盟之役而父召顏涿聚之子晉曰盟之役而父

死焉死焉齊師敗知伯齊師敗知伯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齊師敗知伯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

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

達穀七里達穀七里穀人不知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及濮雨不涉子思子思曰大國子思曰大國

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

製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

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楚

申叔時戒子反慎戰申叔時戒子反慎戰申叔豫匡遠馮申叔豫匡遠馮

倚相微子疊倚相微子疊倚相止子期立妾倚相止子期立妾

伍尚勉弟執仇伍尚勉弟執仇沈尹戌勸誅費無極沈尹戌勸誅費無極

聞辛勸弟存君聞辛勸弟存君藍尹塵勸子西修德藍尹塵勸子西修德

子西不患吳子西不患吳葉公諫用王孫勝葉公諫用王孫勝

楚子楚子救鄭救鄭過申子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

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尊物民生厚而德正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尊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

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

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

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

外絕其好外絕其好瀆齊盟瀆齊盟而食話言而食話言信奸時以動無德而信奸時以動無德而

民以逞民以逞刑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刑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各憂其誰致各憂其誰致

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及戰於鄆陵果敗及戰於鄆陵果敗

楚子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有寵於遽子者八人皆無祿而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有寵於遽子者八人皆無祿而

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

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

以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以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

起車裂起車裂子南子南觀起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何故王何故

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意不謂八人者曰吾見申意不謂八人者曰吾見申

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

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子馮子馮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

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

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君子方壯能經營百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君子方壯能經營百

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乎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於是乎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

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言不進必恭恪於
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
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有官師之典中廷之左右之問
謂之倚几有誦訓之諫工師以所居寢有誓御之箴
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我與祀也贊贊樂師掌宴居有師工
瞽之誦史不失書瞽不失訓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
以自儆也懿讀曰抑武公作此詩及其沒也謂之殷聖
武公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
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
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謂歲戒王將何為若常
如此楚其難哉子疊懼曰老子疊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楚

戰

聖王

司馬子期結欲以其妾為內子卿之適妻訪之左史倚相
曰吾有妾而愿謹欲笄之笄內子首其可乎對曰昔先
大夫子囊違王之命楚子囊有疾告大夫請以子夕嚆
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屈到有疾屬宗老曰祭我
命去曰祭典有之大夫年君子曰違而道違命穀陽堅
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郵晉敗楚於鄢陵將
穀陽堅獻飲於子反子反不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
能見楚乃宵遁于反自後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
於乾谿楚師伐徐楚子庚次于乾谿為之援觀從率羣
千營梁王賁于棘里楚子比立之令曰汝歸復所師羣
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董之君子曰從而逆逆道
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未能
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焉經楚國而欲薦芟

以于之以以其可乎子期乃止

王執伍奢奢為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諸將
以方城之外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奢使
必昭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貧棠君之長子為
第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智我死爾
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其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
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功必仁也擇任而
往往在報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棄父則名不可
廢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圖報比之伍尚歸楚人
皆殺之負知吳為行人以謀楚出平王尸而鞭之

楚

戰

聖王

卻宛之難費無極諸卻宛於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
尹於祭沈尹戌言於子常左尹曰夫左尹與中厥尹莫
知其罪而子殺之左尹卻宛也中厥尹陽令終也以興
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
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害吳之在出蔡侯朱取貨於
蔡人出朱喪太子建無極為建少師無寵既勸王納其
奔宋殺連尹奢奢即伍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
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二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
無極今又殺三不辜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
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師言以卻氏

門有甲兵之政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德位也
吳新有君闔閭疆場日駭楚國君有大事子其
知者除諛以自安也今子愛諛以自危也其矣其惑也
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吳入郢楚襄王欲得蔡昭侯妻不與拘之三王昭
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而然與蔡氏比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

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

寡不畏疆禦唯仁者能之違疆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

非仁也滅宗廢祀應滅族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

犯是余將殺女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子西歎於朝藍尹聲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

替與哀殯喪於是歎其終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

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季臨政而歎何

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其焉

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

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

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寶有過必悛有

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勝今吾聞夫差好能民

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

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

吳將敗吳

吳侵陳敗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

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

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

取費在國天有苗屬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

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野吾先大夫子常

易之所為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

有妃嬪嬪御焉上曰次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

珍異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

也已安能敗我後二十年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勝也召之子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

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

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

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殺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

淑復言而不謀身必行其言展也愛而不謀長外愛人

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疆忍犯義力毅也直而不顧無

諱不衷也周言棄德其言密而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

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費無極之

以出奔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伯也不忘舊怨而

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

足以復之謂其詐也足以無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茂不克矣夫造膝之怨者謂無極之徒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彼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長其貪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累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子西將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然而有術執術父怨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子西之弟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

秦

蘇

如平襄

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致疾之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青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青也為之關籬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千子哲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閻也子千子哲共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齊胡公靖也

胡公公孫郤歆聞戰狀懿公於罔竹齊懿公聞戰狀之之具水郤歆之妻而使驪騮乘公游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郤歆之妻申也二人殺公內之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郤歆之妻爭田執而結之與其父甥妻于同魯國人犖殺子般於一轅既矯安於厲公謀而殺三郤魯國人犖殺子般於次子般魯莊公太子當繼位般子慶父通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好勝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間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誦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實失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

秦

蘇

吳

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

吳

季札諭諸國大夫

公子札來聘魯見叔孫穆子悅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冢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歸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在陳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字無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難高之難高強二族強於陳鮑氏而弱之陳桓子鮑文子代陳氏四族皆召晏子無所往景公出師藥高戰敗陳鮑分其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吳地黃綺鄭地黃紱各獻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謂伯
所貴示損已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謂伯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遽環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
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林父也聞鍾聲焉曰
異哉吾聞之也辯爭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
以在此以戚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
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衛獻公而以樂平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
獻子荀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
吾子勉之君公修多良大夫皆富將在家吾子好
直必思自免於難

左傳

曲九 吳

左粹類纂卷之三

左粹類纂卷之四

辯說

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為不智成敗利鈍之所
關也當春秋時臨利害決死生而審察諍諂
之士抗言持論敵國不敢逞志主君為之霽
威事克有濟為邦家光辭其可以已乎是故
周鼎之問也微滿則遷之矣衛侯之藩也微
賜則俘之矣鄭不晉鄙以有僑在越及吳平
種實為之辭其可以已乎吁繼此而相闔從
衛之徒出士氣索然矣

○周

左傳

華

一 周

倉葛不服晉

王孫滿對楚問鼎

劉單折晉卻至

瑕禽不下王叔

子朝徧告諸侯

王襄以陽樊賜晉文公

王紂翟后翟人奉王子帶以攻王
王出奔鄭晉文公納之故勞以地

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陽人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

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

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叛今將大泯其宗初將

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計將

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習

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應其

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言舉兵非義故

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
不承獲甸為甸承命而祇以觀武於見詩臣是以懼不
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
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
乃出陽民放令

楚子

伐陸渾之戎秦晉所遷

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示

以齊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禹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為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圖山川

貢金九牧九州之鑄

象物鑄金為鼎而著遠

百物而為之備見其形而使民

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不順

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于商載祀六百商有天下六百年也載取更始之義

曰載商載商紂暴虐禹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祐明德有所底止自時成王定

鼎于郊廓卜世三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晉郤至與周爭鄆田溫別

王命劉康公王季單襄公朝訟

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郤氏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

周克商使諸侯撫封撫有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忿生

又不能於狄而奔衛所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文

又不能於狄而奔衛所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文

又不能於狄而奔衛所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文

齊納襄王賜文公以狐氏陽氏先處之以秦陽處而
後及于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晉侯至
勿敢爭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

不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

禽坐獄於王庭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士句聽之王叔之

宰曰簞門圭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

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時從者七人而牲用備具王

賴之為王備儀而賜之驛施之盟驛亦牛也舉驛施

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圭實其能來東底乎底至也

東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

於寵所刑所放官之師旅不勝其富皆受吾能無簞門

圭實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

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約辭也伯輿

也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景王崩子朝以長作亂劉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

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

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有惡諸侯莫

不並走其望死聲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

弗忍居王于薨諸侯釋位以聞王政周召二公其
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召公之流宣王尚少
其立之而致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失
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鄭厲王
伯服也褒姒所生王欲立之而廢太子宣王曰吾
中伯與大戎攻殺王諸侯廢伯服立宜曰是為平王始
遷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
生頹禍心子頹莊王庶子惠王之叔也為國邊施及于
叔帶叔帶惠王之子襄王之弟也通于后隗氏惠襄辟
難越去王都襄王避于頹叔帶之難適櫟則有晉鄭咸黜不
端以綏定王家鄭厲殺子頹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
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謂靈王時王室其有間王位間
王位者謂朝也今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楚也今于朝
反以為晉已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諸
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
壹行不若專為謂先王何常之有無常唯余心所命其
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
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犯齊盟傲
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
不穀震盪播越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將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立長毋速天
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

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
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
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替私立少以間先
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聞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
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
文辭何為

羽父長滕於薛	展喜卻齊師
孟文子不弛宅	郈敬子不弛宅
季文子逐莒僕	子叔嬰齊復季文子於晉
孟獻子借鄆於晉	子服湫復季子於晉
孔子相會夾谷	子服何拒吳徵百牢
子貢拒吳召季康子	子貢止吳尋盟
子貢復衛出公於吳	子服何不屈於吳
子貢復成邑於齊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滕侯曰我
周之卜正也卜官薛庶姓也姓我不可以後之公隱使
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
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
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魯伐齊齊怒公僖使展喜犒師使受

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敬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文公欲弛孟子文子之宅欲毀之使謂之曰吾欲利于於

累

太書

外之寬者地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有等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居其位則治其服其章為不可易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虞君命也臣立先君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有罪則當受舍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守其可於里宰以蓋穆伯公孫叔齊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邱敬子同之宅亦如之如謂孟文子亦曰吾對曰先臣惠伯叔以命於司里嘗希承享之所致君昨

者有數矣君有祭而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命出以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命出以幣無乃違乎速而不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司使掌里宰之政比夫家衆寡之官也敬子公亦弗取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僉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累

辨說

太書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法德之由吉非是也此為言德達此為德德以處事所以制事事以度功功之是非所以功以食民為食之厚薄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藏之名以掩賊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周刑行父還觀昔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昔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居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黷數擣戴大臨庀隆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

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齊謂藥武子書曰

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

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請也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謂已

後身皆先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放

季孫

公棄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悼享公公請屬郕欲以郕

賦晉侯不許孟獻子仲孫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

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之命郕無賦於司馬言郕無

爲執事朝夕之命故邑故邑見罪編小閼而爲罪則寡

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執季平子齊人

趙盾晉昭公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昭公子服惠伯見

韓宣子趙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

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蔡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

朝歌蔡盈奔楚自楚奔齊齊莊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

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踣趾行無有虞人以從軍吏次

於離晉前地與邯鄲勝晉大夫趙勝擊齊之左左擄止晏

萊焉從後曰擄止獲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不

邐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

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

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

棄魯而苟固諸侯群臣敢憚幾乎諸侯之事晉者實爲

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

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子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荀曰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

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太賞其罰否所

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臣一主二道不令得去事

昭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

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死可也若曰

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

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

乎對曰不能鮒也能羊舌鮒乃使叔魚鮒見季孫

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叔魚見季孫

微武子鮒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

之賜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

於西河西河近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

待禮禮

公會齊侯于夾谷齊數伐魯孔丘相黎彌言於齊侯

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好而

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於德為怨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

之齊侯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

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吾子何

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犧象不備禮也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

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鄆氏曰仲尼言戰市於三

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

莫大於理而

公哀會吳于鄆吳王夫差吳來徵百牢禮子服景伯何對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

魯卒晉大夫過十上數聘昭公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

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

之初川七年十一牢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上公九

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過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自子至亥為十今棄周禮

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

天而皆本不與必棄疾於我禮乃與之

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

君道長奔走於道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為禮畏大國也不敵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禮臣

不以禮豈可量也包藏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重其

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端委仲雍嗣之太伯無子斷

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其效吳俗禮

公哀會吳于橐臯吳子夫差使大宰嚭請尋盟盟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

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荀有盟焉弗可改

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

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衛侯出會吳于鄆吳人藩衛侯之舍以辭吳盟子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主盟地主

歸餼會所以相辭也各盡禮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

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

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恐其故將

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

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

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

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吳人將以公哀見晉侯時吳王夫差與晉子服景伯對使

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宮伯也伯

合諸侯伯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
玉帛不同故故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
矣故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
邾以屬於吳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
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景伯名何立後於魯矣不將以二乘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地謂大宰曰魯
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將
云景伯不會生爲吳所囚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
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人何損焉大宰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有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孟孺子馮將圉馬於成孟氏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
成成叛于齊子服景伯如齊時魯及齊平子貢爲介見
公孫成宿曰人皆臣人而汝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
子役其有不貳乎言齊人亦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以邑入齊使魯將焉用
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成
名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謂衛與齊同景伯扯子
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亦願晉人伐衛計從齊
爲衛故伐晉冠氏邑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徯

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吳人加敝邑以亂
齊因其病取讎與闢吳之伐齊之寡君是以寒心待
故恐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國所願也成子病之乃
歸成
晉
士蔣築城不慎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重耳欲辟舍報楚 寺人披見文公
里鳧須見文公 解揚不辱命
知罃不知所報 士褒使魯徵兵
呂相絕秦 辛俞從藥盈
藥盈致辭於周 女叔齊不盡治杞田
趙武求楚釋魯叔孫豹 叔向屈齊於盟
叔向辭魯於盟 范鞅難於納魯
董褐使吳 楚隆使吳越
晉侯獻使士蔣爲二公子築蒲與屈驪姬欲立奚齊言於
居屈故不慎周實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蔣稽首
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而憂者必無戎
而城讎必保焉無冠而城者必冠讎之保又何慎焉守
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所以
堅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臣子何城如
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及難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

使賈華伐屈夷吾奔梁呂氏曰魯公子之出於桓莊者

之惡反覆問之死地使公辱其宗族昆弟如土齊達公無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

秦伯伐晉戰于韓原以背城秦獲晉侯惠以歸在秦三

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後其親不憚

征繕以立圉也立太子圉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

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

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三施秦豈歸君君子

不報秦豈歸君君子

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謂還秦可以

霸納而不定言初納之廢而不立而令不立以德為怨

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

歸

公子重耳處翟十二年而行及楚自鄭楚子成饗之曰公

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報我對曰君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

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弭者無鋒者右屬繫繫以受箭以與君周旋及後

及後

及後

之戰果斷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三舍以報之文而有禮詞華而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

侯無親惠公多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

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

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之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及入于曲沃獻公卒惠公將秦而求入惠公卒懷呂卻

讓之且辭焉辭不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

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在

公時則為蒲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在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君若易

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瑕甥郤

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直氏曰彼可謂知

惠時重耳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城有二心於重耳

豈得為惠公為項羽特而不任以世見褒按推知此義是以

事惠也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

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

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侯文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公出亡時竊藏以逃盡川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所為皆反常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無不可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虛言以懼楚慰宋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殺宋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上有樓檣可以望遠者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奉命爲信信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堅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復考成君命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罃戰楚獲晉知罃晉射殺楚襄老囚穀臣至是以往求之於是荀首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共送知罃曰子其死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鑿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

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
 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
 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
 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
 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
 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許戮君不而使嗣宗職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避其竭力
 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
 重爲之禮而歸之

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景公使燮徵魯師以其事吳故先是吳伐郟賂之請緩師文子平公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

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
言欲也言欲絕言欲秦將復之季孫行懼使宣伯僞帥師會伐郟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于令狄秦拒公歸而叛盟曰昔
 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
 昏姻獻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也無祿秦秦納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
 奉祀于晉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秦獲惠公于韓亦
 悔于厥心尋以呂甥之言歸之用集我文公納重是穆之成也成
 晉之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
 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朱氏謂是楚子
 秦時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鄭人我文公秦

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威於楚而與秦圍之鄭秦

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獨之武言於穆公穆公

大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當時初無有欲致死於文公

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茲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

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秦師過潁初無伐晉之殄滅我

費滑滑國都於費秦襲鄭散離我兄弟同姓滑晉撓亂我同

盟鄭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納文而懼社

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晉師秦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

弗聽而即楚謀我楚使聞克歸天誘其衷成王隕命臣所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

我之自出康公穆姬之又欲闕納公覆我

社稷帥我蠹賊以來蕩捷我邊疆猶里之食禾也雍之

秦其誅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猶不倭入我河

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河曲涑川王官我是

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

之嗣也秦桓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

惠稱盟惠然利吾有狄難晉滅赤入我河縣焚我箕郛

河箕郛晉三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秦于輔氏君亦悔禍之延長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

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

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君又不

祥背棄盟誓秦伯歸白狄及君同州狄與秦俱君之仇

讎而我之昏姻也杜氏以為文公納季隗考君來賜命

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

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狄雖應秦命

無是用告我狄來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

曰秦皆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

公穆康楚三王成穆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

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已上諸楚共

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腫就寡人晉來親寡人帥以

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

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豈敢微亂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才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

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

藥懷子之出藥孟以母故執政使藥氏之臣勿從從藥氏

者為大戮施陳藥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平公

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

曰無從藥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

仕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再世以下之大夫事君以

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

世隸藥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

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乃

遣之

寧盈過於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

於王之守臣謂范將逃罪重於郊甸謂見無所伏竄

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謂晉而王施惠焉

命服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

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

歸死於尉氏刑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靈

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藥氏者歸所取焉

使侯出諸轅轅

晉侯平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弗盡歸也晉

悼夫人平公母慍曰齊也叔侯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

如卷辭說尚取之而當取公告叔侯叔侯曰虞就焦滑霍揚韓魏

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八國皆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

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用夷魯

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得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無月不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

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黃大而焉用老臣無用

會平虢尋宋之盟也晉趙武楚公子圍魯叔季武子宿伐

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

濱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鮒相趙文子武欲求貨於叔

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言求貨弗與梁其經臣曰

貨以濟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

也墻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行季處國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

鮒也賄弗與不已若不與彼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

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

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謂忠義也有是四者又

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

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君子之群吏處不辟

汚勞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不任

難而不守節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

能有臣能此二其誰從之魯叔孫約可謂能矣請免之

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又賞其賢諸侯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如邇一彼一此

何常之有或歸魯王伯之令也三王五伯引其封疆而

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

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徐奄自無令

王諸侯逐進狎更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

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

辯焉吳濮有驟楚南此設言也楚之執事豈有顧盟言

取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

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元也不必去煩省

善莫不競勸于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晉成虎祁平公築宮於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

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

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昭使

叔向告劉獻公華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

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

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天子公卿大夫請帥王

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言將助叔向告于齊

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

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

敗有事朝而無業就事則不經常有業而無禮經則不

序有次序而無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信義

則棄恭孝恭則無威無威則無禮無禮則無義所由傾覆也是故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十二年之中凡八聘四

方岳之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自是興晉禮王盟以此禮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

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

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

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旆諸侯畏之申戌

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晉合諸侯于平丘將尋盟邾人莒人翫於晉曰魯朝夕伐

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晉侯不見公

昭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

矣諸君無勤子服惠伯叔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

弟之國葉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

其何敵之有牛雖瘠瘠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

憂子仲公于慈也與南蒯同謀其庸可棄忘平若奉晉

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

憂憂南蒯子仲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

平丘公不與盟

會于扈謀納公也魯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奔齊宋衛皆

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魯昭公不能納懷有求于晉取貨於季孫意如謂司城子梁

宋樂與比宮貢子衛比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

因請亡於是乎不獲五乘亡皆不許君又弗克而自出

也戰不勝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既代而天

救之也休息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

人而說甲執水箭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

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

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

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不敢事君如在國
句歲納馬與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
漢者之衣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

小國而以難復復命

吳晉事長未成吳王夫差會晉定公于黃池將盟爭先吳人

邊遽乃至以越亂告時越襲吳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

乃令華福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

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政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

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弗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

振也之救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

安平是憂憂德晉舉廢不式諸戎翟楚秦德安負持式用

不用征伐伐我君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責其不

之節而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班大當進則不敢退

則不可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

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

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還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

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嬖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

則越入吳將毒若獸被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

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

觀其身見與使褐復命曰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

於天子請貞於陽以火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

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目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

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殲刑之虞禮世不續責吳

時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

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若吳君有短垣而自踰之

以地況殲刑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

吳王諸侯是以敢辭不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

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

弟先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

越圍吳撤夫趙孟無降於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

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

之役先主簡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

廢舊業而敵之欲救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

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

造千越軍曰吳間犯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

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入吳許之告于吳王

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

之先臣志父簡子初名執自得奉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

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

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

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生憂

受其寡人死之不得矣微死不王曰溺人必笑自喻所吾

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晉大夫蔡墨也吳伐

聲子復楚伍舉

楚伍參助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之子相善也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

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

郊班有耕井有地相與食而言復故諫季子曰子行也吾

必復子及宋后成將平晉楚弔聲子通使于晉爲楚還使晉

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

賢聖巨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

華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

平對三雖有而用楚才實多歸主聲子聞之焉爲國首

賞不替而刑不監賞替則懼及辜人刑監則懼及辜人

若不幸而過寧儻無監與其失善寧其利全無善又則

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

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

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酒食賜下無不饗足此

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感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

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其子儀之亂而伐舒蓼儀因作亂楚人殺之析公奔

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代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

若多鼓鉦聲同其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

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

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析

公孫孫也以害楚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讎是也楚

曲直上殖子奔晉人與之畝以爲謀主彭城之役納

圍彭城楚伐宋晉救之晉楚遇於麇角之谷晉米迦矣

于多言方集
老幼及孤
疾一人役
島入簡上

地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示必明日將戰行歸者宜歸

行之而逸楚囚欲使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

石歸楚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子辛死之以陳叛故歸罪

於辛而則雍子之爲也此雍子爲晉謀以害楚也子反側與子靈臣

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

與之邪以爲謀主杆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

乘車射御驅侵中國戰法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

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

之爲也此平臣爲晉謀以害楚也若救之越椒楚君救之後代聞厥爲令尹殺蔣賈將政

莊王伯賁之子賁奔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滅其族

鄢陵之役晉伐鄭楚之遇於鄢陵楚展原蓋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

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君塞井夷竈成
陳以當之藥范易行以誘之時藥書將中軍范與佐之
人貪已使不中行二卻必克二穆二穆之卻至新軍佐也
復顧左右軍子辛皆出穆王二穆之卻至新軍佐也
時子重將左軍子辛將右軍二穆之卻至新軍佐也
之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王中目師燔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賁皇之為也此賁
晉謂以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
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不以為意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
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衛

祝佗長衛於蔡

劉文公

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楚以一妻一馬拘衛

之元老

以謀伐之

將會衛子行敬子夫言於靈公曰會

同難

噴有煩言

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

曰善

乃使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

不給

而煩刑書

若又共二兼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

常隸

也社稷不動

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夜社

樂鼓

祝奉以從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

行旅

從臣無事

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

侯使

祝作私於襄弘

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君聞蔡將

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正天下於周
為睦以盛德分魯公以大路金路錫同姓大旅為諸侯
姓以封夏后氏之璜半璧封父之繁繁弱也諸侯名殷
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
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受周公之命是使之
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加厚為祝
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成
其遺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旗名績茂旃旗施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名

殷

殷氏七族

陶氏施氏繁氏錡氏

封畛王略自武父以南

及囿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衛所受取於

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衛所受季授土周司陶

叔授民衛命以康誥而封於放虛朝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皆總魯衛言開以政因族之分唐叔以大路密

須之

誠闕鞏甲姑洗

鍾懷姓九宗唐之職官五正五帝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原大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武王成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

之伯

猶多而不獲

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恭間

王室其毒也管蔡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

七乘

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

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蔡申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

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

晉叔蔡叔成叔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

爲伯甸居甸服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

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奔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魯申衛武叔蔡甲午公鄭

捷文齊潘宋王臣公莒期茲不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

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

齊

三子衛鄭

燭之武退秦師

叔詹盡辭就享

襄公行成於楚

伯駢使晉

石碭復良宵於楚

子產對晉徵朝

子產獻陳捷於晉

子產復印董父於秦

游吉使楚

子產壞晉館垣

子羽卻楚逆女以兵

子產事承

子產不耻孔張失禮

子產重環

子產對晉讓登陴

子產對晉問駟乞立故

游吉使晉

晉侯

秦伯穆圍鄭以其失禮於晉晉軍陶陵秦軍汜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文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

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

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縋而出下見秦伯曰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

事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君知其難

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隣謂晉也言秦鄰之厚君

之薄也秦地亦必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行李

小行人也李本作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

君賜矣納惠許君焦瑕晉城外五朝濟而夕設版焉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謂晉必闕秦

○鄭

齊

三子衛鄭

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

戍之乃還

晉文

公伐鄭及其埤反撥也埤鄭人以其名實行成公弗許

曰予我詹而師還文公過鄭時叔詹請禮詹請往鄭伯

文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

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

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

於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詹云然謂淫棄禮違親臣

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得

志於諸侯禍無放矣諫前今禍及矣尊明請禮勝患遇

階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

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楚子圍鄭以武克之鄭伯襄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

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

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有盟誓微福於厲宣桓

武鄭四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息滅鄭

江滅六滅蓼滅庸克離皆以爲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此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望得三

十里而許之平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師徒而汝以討亂作亂

首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

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

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

相救也窮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

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

使行人子貢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

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

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晉悼公三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奐如

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

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鄭良霄大宰石奐猶在楚石奐言于子囊曰先王卜

征五年征行也謂巡守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吉則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不能修德行人何

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貴者多則勢相傾今良霄使睦

而疾楚以固於晉不偏則睦疾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

而相牽引也今鄭不和則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晉人徵朝于鄭鄭簡公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

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不敢斥執事不禮於寡君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

役晉伐鄭鄭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代而曰申禮敝

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

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

觀釁於楚朝而曰觀釁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晉伐鄭

而謂我敝邑通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

何敢差池不齊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寶所有土地之以

宗器以受齊同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貳

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之而曰歸討者亦歸也

漢梁晉平公新立會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

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新熟平公為之

晉之卿君通以此時二年聞君將靖東夏齊莊公即

于晉遂為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應淵二月不朝之間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

虞存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

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朝其無乃不堪

任命而翦爲仇讎翦創也見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

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楚報陳從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闕父舜之後

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

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而封

諸陳以備三恪封舜之後於陳夏之後於杞商之後於

則我周之自出之甥周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桓公之

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公皆我之

自立夏氏之亂微舒弒成公播蕩晉又我之自入自晉

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

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其欲逞志於鄭我是以

有往年之告請晉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

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上辱

之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陳侯使

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

同里自是以衰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

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

士城濮之役晉伐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今鄭文公成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

伯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武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

功慎辭成

印董父戍城麋楚人囚之楚使鄭至其邑以獻於秦楚

秦同役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游爲令正

命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言言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言必不肯棄若曰更爲拜君之勤

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歸功於

得父可弗從遂行以備秦人不更幣從子產其而後

獲之

鄭伯簡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不受聘曰宋之盟君

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

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

兵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

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
歲之不易以歲荒不聘於下執事言楚君今執事有命
曰女何與政令之有以大夫不得必使而君棄而自守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
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
謂諸侯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子產相鄭伯簡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以魯襲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句讓之曰敝邑以
政刑之不修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無以待諸國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墻
垣以無憂客使令客使不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
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文伯請命對曰以敝邑福
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
會時事隨時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
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
也非薦陳之見君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
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
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繞
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治險圻人以時填館宮室
諸侯賓至甸人設庭燎周秩官曰甸人巡宮車
馬有所安宿從有代代巾車脂轄脂塗其轄隸人牧

圍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
事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右察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無寧寧也言待賓不畏
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晉離而諸侯舍
於隸人舍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
厲不戒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
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
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
垣以羸受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
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
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安其知之矣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要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
人惡之懷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
衆逆以兵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
容從者請墮聽命欲以城外除地令尹命大宰伯州犂
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撫有而室
園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
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
蒙其先君蒙欺也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不得爲

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茂以復矣不得唯大夫圖之子

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持大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以鄭使莫

不憾者恨楚行許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謂不奉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鄭之在楚與守其敢愛豐氏之

祧遠祖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綏衣而入許之入逆而

出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貢賦曰昔天子班貢輕

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天子

貢者鄭伯男也伯爵而在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晉侯使人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重而無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

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

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皆人許之既盟子太叔游谷

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不競於晉何國之為仲尼謂子

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定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子朝無有

不共恪孔張後至孔張當從君於廟門外立於客間禮

未立于東夾南面張立于西而張誤立于其間也執政禦之適

客後又移立于又禦之適縣間鐘磬樂舞之問客從

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

之笑也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

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

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

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敗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

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

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

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軍出卿喪祭有職受服祭賜

歸服歸肉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

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刑罰也子寧以他觀哉

宣子韓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定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于大叔吉子羽謂子產

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

也晉國主韓子執若屬適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

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

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貽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謂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

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謂鄭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

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

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若韓

子奉命以使得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細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求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初在畿內桓公以幣賄東遷與商人俱庸次比耦用次耦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強市毋其物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誓盟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無法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城子大叔吉曰晉無乃討乎討按兵有若叛晉故恐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性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憫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聞謀之以啓貪人若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竟瞻望奔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駟卒子孫勿執其幣乞終吉於晉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天不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弔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副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暇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執紼也禮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送葬必執紼大國之惠亦慶共加君自會葬則於禮而不討其乏謂不明底其情無之情實取備而已以爲禮

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曹

曹人請負芻于晉

宣公辛于師

從晉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是為晉侯屬

執而歸諸

京師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君之何憂猶未弭

亡國人不義負芻將亡國人不義負芻將

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而子城逃奔宋是大泯曹也先

宋

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當時諸侯有罪於會故云

君唯不遺德刑德以素服以伯諸侯

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侯謂子城反吾歸而君

子城反曹伯歸

宋

華元平國

宋人拒楚請華向

楚子圍宋

楚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

楚師將去宋

申舟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

與宋昭公田孟諸宋公違命無畏扶而不敗廢王命

行王棄言焉

反耕者

示無志

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

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

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我城郭欲滅我社稷欲亡我

華向以南里叛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

無寧以為宗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

於父兄

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君

惠保敝邑無元不衷

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

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

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陳

華

華尹蓋奉尸終事

楚子西子期伐吳

及桐汭陳侯

使公孫貝子弔焉

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

潦之不時無乃廩然

寡君敢辭上介華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

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

言君無祿

謂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隊絕世于良廢日供積廢之

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

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禮若實死未將命則既又有朝聘而遭喪之

禮禮聘禮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

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

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死備使奉尸

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

非君與涉人之過也

○齊

晏嬰不死君難

國佐不辱命

晏嬰使晉請繼室

梁丘據不欲納魯

晉師從齊師晉師克以笑故伐齊戰于入自丘輿擊馬陘

齊侯頃使賓媚人國賂以紀獻王磬與地所賂者地魯

衛之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爲質蕭君同叔之女爲名而使齊之封

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且是以不孝令也詩

曰孝子不置求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不以孝德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種物各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

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便於齊無顧土

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

主其晉實有關四王之王也禹湯樹德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豳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

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

則有辭矣曰齊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

從者言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

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

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背城借一背城借一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

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讎我亦得地所而

紆其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對曰羣臣帥賦輿車兵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

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棠公死崔杼往弔莊公通

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也曰歸

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也者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

稷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且人有君而弑之焉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

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齊侯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齊復舊女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

是以不獲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燬燿寡

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墮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

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

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

出衆齊常人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董正也以備

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

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綰經之中是以

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

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

寵嘉之

齊侯景田于沛招虞人掌山澤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

官招而不仕者道之常非其君子張氏曰虞人守官

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知

充虞之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而不為之心也人紀

之所由也

齊侯景將納公魯昭公命無受魯貨中豐從女賈以幣錦

二兩適齊適齊魯昭公以子猶魯昭公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

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

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

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

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

鉏帥師從公圍成

薛

薛宰不代宋役

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奉敬宋仲幾

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欲使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

小國於周使不自通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

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役於若從

宋代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言薛為宋役薛宰

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

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

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薛居周世不得為宋

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欽新代魏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

鬼神其忘諸乎士伯彌牟怒謂韓簡子信曰薛徵於人宋

微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屈於而抑我以神誣我也
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
諸京師

○邾

茅夷鳴乞吳師

師入邾魯李康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邾茅夷

鳴以束帛乘車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

衆而背君之盟辟師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

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

於鄆魯哀公而皆之成求而不違魯成其

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魯以

○楚

乘之貳貢吳然其國大乃吳之敵國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私以私奉貳

唯君圖之吳子楚從之

○楚

楚使反詰齊師

屈完使齊

嬖子不祀祝融

蔣賈不賀子文

鍾儀不忘楚

椒舉辭謝宋太子

申無宇執亡閹

遠啓疆致魯

遠啓疆反大屈

奮揚不忍殺太子

申包胥乞秦師

由于有能有不能

藍尹亶見昭王

齊侯桓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山陰
逆風楚是以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禹貢荊州貢菁茅包茅束也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南征以膠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其非楚

進次于陘呂氏曰伐楚之役荀直詰其不共貢職以計

貢職之罪爲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

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昭王之禍年輪數百其罪不

可考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昭王

自荆楚借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

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昭王之責而舉此二罪

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責也仲豈情乎哉蓋有諸

已而後可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非諸人齊桓之內憂

如嫡同產不嫁內之失德者多矣滅譚滅遂遷陽降鄭

外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大惡也我以大惡

責之彼肯強然受責者哉必斥吾之惡以對方八國之

師雲集而爲敵人指數其惡豈不爲諸侯羞攻之弗克

圍之弗下將何詞以退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反其

不必責者庶幾楚之爲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

服楚也亦易不撓師而有功仲諱計之熟矣嗚呼此其

所以爲伯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共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

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

變子不祀祀融與潛

熊祝融高辛氏之次子十二世孫是爲鬻熊事文王其曾孫熊繹始封

於楚變乃楚之別
封於禮不待祀者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
神弗赦自竄于夔
摯楚嫡子有惡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曰竄者貶斥之詞
吾是

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胡氏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

其罪矣呂氏曰夢子之對楚問正也其激楚怒而見威

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若言而不右氣，雖有正禮，義反爲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

惜甚哉可

楚子成將圍宋即晉使子文治兵於睢邑終朝而畢不戮

聖
龍
聖
楚

人欲歸重子玉子玉復治兵於蔿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

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所舉得人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

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

以青國也。先是子玉伐陳還子文以爲功使爲青者乃

而敗諸外所獲幾可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乎

而貲焉子玉剛而無豐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以入其衆苟一可後之可

以人而治之者入而不知後之有

上與與共佐牙將軍楚師囚負公金帛虜計

晉晉人以鍾偉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

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言望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使稅之轉召而平之問其族壘曰冷人也官公巨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

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

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也側

司馬子文也朝夕不知其他公以語范文子變文子曰
干其所尊敬之也

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天子抑無私也遠稱少時事以示性之自然明不私於君也名其二卿尊

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

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

去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豐更歸求成

今者疾于甲子左爻至王田於武成久而弗

叔舉青辛焉請王辭王使主曰疊有宗桃之事於我

之相是言嚴肅謝之
三仙作日屬有宗祏之事於立

城言爲宗稟君將宴幣焉猱射爰見墮布也輸也恨其

王言行之後至故言將因請

子靈為章華之宮內三人以實之無宇之劉人焉無宇

二 系童室之宮紀云人以實之無子之闖入焉楚

人得難起入宮 無字轡之有司尹與曰執人於王宮

此罪人矣執而謂諸王將飲酒無事辭曰天子經畧

謂伊尹封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

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天有十日 癸人 有十等臺 下所以事上上所

以共神也故王臣公諸侯公臣大夫能扶歲大夫臣士

士臣造小卑事者與事者臣衆隸屬於臣走者僚

僚臣僕主藏者僕臣臺給臺下斷役馬有圉牛有牧以待

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
法曰有云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
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僕曰盜所隱器隱盜
之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
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故夫致死焉象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亦王曰取而臣以
往使以盜行寵未可得也戲言以我為盜方為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始成而可取也遂赦之
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昭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

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
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楚子重伐魯
而受盟于蜀魯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
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魯傳序相授於今四
王矣共王小王鄭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送廬
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明受
不虛蜀之事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如
臣請問行期見伐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備兵而曰
也以請先君之貺公如楚

楚子昭享公昭于新臺臺華好以大屈引名以爲屈既而悔
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曰齊與晉
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不知專而傳諸君君其備
禦三鄰言將伐慎守寶矣敢不質乎公懼乃反之
王平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初楚平王用費無極言使
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才不能苟貳苟且懷奉初以
還以周旋不忍後命謂微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
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

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取修我戈矛與九頭

首而坐詩凡三章每章三句首以謝秦師乃出以救楚

王昭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詩爲王

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自知下城

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

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吳人鄂昭王奔入

以背受之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

之事余亦弗能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津見藍尹亶載其弩王曰

載子對曰自先王莫像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

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

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役而汝棄不穀今而汝

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五穀得蔡

唐成公之馬帥與拘之三年既而歸歸之其佩

唐蔡二君既歸請吳師以伐楚戰于柏舉故君及此

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傲君也庶悛而

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羞前惡乎君若

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

矣楚改司冠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

言見盡則王乃見之

○吳

蹇由不畏彙鼓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齊慶封

方夷封楚圖米方以討之吳伐楚入棘吳以米

使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

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

爲之備尙克知之命龜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解急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焉震電焉盛怒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

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彙軍鼓而敝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

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楚與晉戰城

而敗至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

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平王即位令尹子瑕言蹇

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謗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

矣怒吳子而作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

○越

諸稽郢行成於吳大夫種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

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

登自楚往胥自楚往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鈎弦也拾捍也喻得勝未可成

登自宋往宋往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鈎弦也拾捍也喻得勝未可成

必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也王不
如設我自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後吳王之心吾卜
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吳謂越為將
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
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天命不與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
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
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謂越為
閭闔之言也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非句踐而又宥
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
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
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

執事

見報

老親

執事謂報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
君王不察威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貢獻之邑也
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
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昭姓於王宮昭姓也姓昭姓
於天子曰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
於王府天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孤埋
之而狐搢之也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
聞於天下而又刈忘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
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
焉吳王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
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下

會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
乃許之罷成不盟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
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
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
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
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囊中無
至必求之今君王既封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
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
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
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
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
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
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
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
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
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
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戎翟

戎子不屈於晉

夙沙鰲從鼓子

會子向晉為吳將執戎子駒支戎子范宣子親數諸朝
亦設朝位曰來使前戎氏皆姓姜昔秦人迫逐乃

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
 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
 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也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得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
 其衆貪于土地遂我諸戎惠公蠲明其大德謂我諸戎
 是四獄之商賈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
 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
 竊與鄭盟從鄭之而舍成焉使杞子逢孫於是乎有殺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無返我諸戎實然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執其諸戎擄之足與晉路之也
 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遠今官之師旅無乃實
 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
 膏焉也賦青蠅而退取憤君子無信宣子辭謝焉使即
 事於會成懷愉也
 中行伯荀既克鼓別以鼓子宛支來傳作令鼓人各復
 其所寮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
 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
 遷臣何賴於鼓穆下英召之曰鼓有君矣已使爾止
 事君吾定而汝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

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委
 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
 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獻言於頃公
 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左粹類纂卷之四

左粹類纂卷之五

議論

議論在廟堂則天下享其福春秋諸臣禮有
議樂有議事之利害人之臧否亦各有議天
下未嘗一日無公論也故雖戰無虛歲而世
道賴以不墜多夫人之力與乃若號射上閉
羅之議而君見獲子駟主從楚之議而國弗
寧伯宗好直懼人之治張越有知顯君之失
則不能無遺論

○周

伶州鳩論鑄鐘

伶州鳩論律

王景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鍾名大問之伶州鳩對
曰臣之守官弗及也林其震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從鍾尚羽
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從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
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
尚羽石尚角尾絲尚官匏竹尚議從其革木一聲變無夫
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
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誅之匏以宣之瓦以贊
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中極之所集曰聲聲
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
之絲木越之匏竹越謂為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正

王景

伶州鳩

律

王景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
量之以制樂度律均鍾百官執儀度律呂之長短以平
事之道紀之以三天神地人平之以六六成於十二律呂
天之道也天之數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
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十一月律大者天地之中天有六
十一而天地畢矣故六為中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
鍾張於下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
大余木土穀正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
滯也正月律簇達也言陽氣大達於上也於正三曰姑
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律姑洗也言陽氣潔也洗濯也
也於正聲為角時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四曰蕤賓所以
廟可以合神用之字宴可以納賓也

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律鍾委其季貌也言陰氣
有以實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戚也七月言
則功之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九六曰無射所以宣布
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律陽氣收藏為之六周
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周六呂在陽律成其功發揚滯
氣而去散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律元一也陰繁
越者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
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
細也二月律四隙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為陽中萬物
而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月律陽氣起於中四間林
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律林象也言萬
正聲為微展審也肅速純大格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八月
敬也任其事速其功微其職也

律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
萬物也榮而未實曰秀也十月律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復
也均利百官器用程之廢品使皆應其體復其常也律
呂不易無姦物也物無姦生細鈞有鍾無鍾昭其大也
細和聲謂角徵羽也鍾小鍾也兩細大鈞有鍾無鍾其
大無鍾鳴其細也小謂宮商也兩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
去鍾獨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乎則久久固則
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
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歲星也鶉火
名武王以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始發師後二十八
日戊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學

受之北維水位也顛頊以木德王立於此營以木德代
也顛頊我姬氏出自天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
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天通齊
也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天
竈之首至析木之分歷建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
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逢公之母也伯陵大姜之祖有逢
祀天竈死而配食為其神主焉依也言天竈乃皇妣家
之所馮依非但合於水木相承而已周道起於大王故
本於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在利代人所月之
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辰馬謂房
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驕言月在王欲合是五位三所
而用之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自鵜及鵠七
列也歲星鵜大在張十三度月宿天驕在房五度從
北之揆七同也七同合七律也鶉火午天竈凡神人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神人故以七
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平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以夷則之上宮畢之陳
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周禮太師執同律以當辰時辰
聽軍聲而詔吉劾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當辰時辰
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蕃屏民則也
辰日月之會也羽也長先用之也其樂為羽
謂羽翼其象取能藩蔽其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鍾
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此甲
夷伏鐵乘旋時也作黃鍾以厲六軍所以宜養
氣德使皆自勉而恒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以大簇
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致紂之多臯故謂之宣
所以宣三王之德也此既殺紂什因散財發粟時也太

下朝曰下宮三王及及寢內地以無射之上宮無射在
大王王季文王也施施施惠故謂之慶亂也所以優柔
官布憲施合於百姓施施惠容民也

○魯

衆仲論樂舞

衆仲論謚族

申繻論命名

曹劌論戰事

臧文仲善宋辭

申繻論蛇閭

展禽論祀典

孔子論臧文仲

孔子惜繁縷

臧宣叔議待使臣禮

季文子譏晉不救鄭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里革論君弑故

季武子議行冠禮

秦

襄

五

叔孫豹論人之不朽

申豐論電

臧武仲譏社用人

叔孫婼論齊高彊

孔子稱晉叔向

昭子大史論救日

梓慎論日食

孔子論枯矢

孔子論刑鼎

季孟議伐邾

冉有議禦齊

孔子議討陳恒

子貢譏誅孔子

哀公君臣相猜

子貢私論衛侯

考仲子之官仲子惠公妾也將萬焉舞公隱問羽數於衆

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

士二二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之

風使不盡結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自諸公從

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仲子以下則降殺以兩公從

八呂氏曰隱公之問必其心有所大不安也衆仲仍借中

告之曰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蓋欲行之天下傳之

萬世也周公欲行之天下傳之萬世也周公欲行之天下傳之

而身沒已遠之使周公而不知吾知其不卒魯仲子而不

爲此言而使用六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

以禮處周公何其待仲子之厚而待周公之薄耶雖然

此非所以責衆仲也成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召公畢公之賢未嘗國乎況衆仲乎

無駭卒羽父字諡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

子建德立有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如舜

焉命胡公曰陳氏諸侯以字爲謚因爲族官有

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諸侯不得賜姓故其臣之氏

如宋戴衛齊或以官如晉士中公命以字爲展氏

行或以邑如晉韓趙魏之類

子同生會相公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以牛羊

人重子莊公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適也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君夫人沐浴

之妻爲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於外廢立於昨階西簫世

婦抱子升自西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

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如魯公子友以生而以德

命爲義如文王昌武王發如以類命爲象如孔丘丘以首

取於物爲假如孔鯉適有取於父爲類如孔同與不以

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疾不祥也不以畜牲不

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諱自始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

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改為宋以武公廢司空

先君獻武廢二山獻公名具武公名敎是以大物不可

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類也謂命之曰同

長勺之役非公伐齊納糾桓公自苦先入曹劌問所以戰

於嚴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

惠本樹德而後民歸之志志歸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

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

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

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

恭不優裕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

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

先利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

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至於

宋大水公莊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君之何不弔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灾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

仲辰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對臧孫達曰是宜爲君

有恤民之心御說繼問公而立是爲桓公

內蛇與外蛇闕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子儀在新鄭突在櫟突使仲瑕公莊聞之問於申繻曰

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談以取之子儀畏厲公

其國所以

故有妖之異妖猶人興也人無象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反使國人祭

之展禽曰越哉越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

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

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天灾則祀之能扞大

患則祀之非是族類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

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

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

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盡均刑法以儀民舜勤

民事而野死蒼梧鯀能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脩鯀

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黑水文王以文昭武

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

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

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虞思也杼能帥禹者也

夏后氏報焉杼禹之後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之微契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

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

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也實信也謂

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

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

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

仁者講功平而智者處物曲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

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

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文仲聞柳下

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

三筴筴書也三筴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知其賢而

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姜織蒲與氏三不仁也作虛器居

素山節縱逆祀公祀爰居海三不知也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

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此處戰事石成

子援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

於此齊師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

叔于奚救孫桓子良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

請曲縣周禮曰天子樂官縣四諸繁纓以朝繁纓馬

服許之仲尼聞之後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其人政亡則國家從之亡弗可止也已

不能

晉侯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赤棘衛侯定使孫良夫來聘

且尋盟如通公成問諸臧宣叔許曰中行伯之於晉也

其位在三下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

大夫降二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以時

盟衛強弱為小大故衛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

吳季伐邾邾成季文子行曰中國不振旅晉景公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中國不振旅詩

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主不弔伯主不

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

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景公勝齊使歸

歸于齊晉故復使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

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

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

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

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

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十二月獻羔而啓之
公始用之倭人出三月而畢賦當受米者自命夫命
婦至于老疾無不受米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
隸人藏之夫米以風壯而以風出風和則其藏之也
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
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無霜雹不降民不夭札
天死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君用之不試於人風不越
而殺殺不以理雷不發而震震動不試於人爲舊誰能
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水之道也昭氏曰是時宿孽位也
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中豐者季氏之手也
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於我之失則亦誣矣
平子意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爲武仲紇
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
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宣用之於高
將誰福哉
齊高強來奔陳鮑二家伐齊高氏樂昭子叔孫語諸大夫
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強之多受邑
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羣
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
弗能任罪猶及之唯不慎也喪夫人之力茂子尾棄德
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
是之謂乎余強自
仲尼曰叔向晉羊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

叔魚晉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
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晉兵次于衛地淫剪
叔向曰羊舌肸潰貨無厭若以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
寬魯國晉不爲虐晉執季孫行父既而歸之子服景伯
孫平對曰不能斷也不肯私去韓宣子謂叔向子能歸手
將爲子除館西河若之何且泣季孫逃歸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煩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受
殺叔魚及雍子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三言而除三
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滅親者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
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無盛伐鼓于社黃陰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於朝黃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
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大史曰在此月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正
云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三辰有災謂日月相侵於
是乎百官降物服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
史用辭引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警奏鼓夫馳度人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言此六月乃
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矣之災君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
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
月之行也分同道也日夜至相過也長短其他月則爲
災陽不克也不勝故常爲水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弩其長
尺有咫弩矢也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通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
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求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
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
玉展重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
求得之金櫝如之如孔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冶石為鐵用

為鐵計今取一鼓而足也
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
能尊其貨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
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蒐于被廬作執秩以正其官蓋修唐叔之法也
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輕重在鼎
則棄書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夷一蒐而三易中軍帥以致賈
季康子從作亂若之何以為法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昔大國不信伐小國不

信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信危將焉保而孫
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言子服何賢人也惡之對曰諸大夫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
言不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念言不樂危故也
而出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不知師遂入邾

齊為鄭故先是哀公會吳伐齊師於鄭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
孫肥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不能求曰
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叔孫何思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

不從戰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
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恨其專當子之身齊
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州仇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何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武叔曰是謂我不成
丈夫也退而蒐乘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冉求
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關止有龍于簡公使為政陳成子悼之殺止執公于舒州執之
孔丘三日齊欲以誠而請伐齊三言公哀曰魯為齊
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
與者半以魯是衆如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治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謂魯人之家寶哉

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殄余一人以在位箴箴余在疚若在病中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無尼父無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一人天君兩失之

公至自越季康子肥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為公見二子曰公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公盡極以觀之

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疏也謂以魯國之密通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公卒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公卒

侯出奔宋公納夏戊女而寵其弟季孫南氏邑奪司寇衛政讓公文要車使優校辱季孫因相與作亂出適城鉏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飲孟非許出奔楚遂歸陳甯武子俞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齊為孫林父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以季孫之亂奔魯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

有

○晉

群臣論申生

里克議殺奚齊

慶鄭號射議閉秦糴

箕鄭論救饑

胥臣論教

趙宣子議立君

賈季論二趙

絳人論山崩

士弱論宋火

荀偃議定衛

范鞅論立身

叔向稱司馬侯

叔向議賦祿

司馬侯論魯昭公

師曠論石言

叔向譽卑靖公

蔡墨論龍

狐偃冀芮託國諫

狐偃冀芮復國議

群臣議娶秦女

郭偃論治

先軫議伐秦

趙宣子論伐宋

伯宗議伐赤狄

韓獻子議遷都

師曠論衛出君

陽畢議逐藥盈

師曠論樂

叔向論所取法

叔向與齊晏嬰論國政

士文伯論日食

史趙論陳事

叔向議邢侯獄

蔡墨論魯事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臯落氏晉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佩之金玦如環而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

意兵要遠灾謂威權在已親以無灾又何患焉孤突歎

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表之旗也表明其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春實以服其身則衣之純純色用其

衷則佩之度其常今命以時卒在冬十月闕其事也衣

之危服雜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

以闕之危涼冬殺金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

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社有

常服矣常弁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有死而不孝不如

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有決雖復何為

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有疑曰盡敵而反

之命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謂驪姬不如違之孤

突欲行以去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

知其寒薄惡不可取子其死之欲其死於戰也雖勝

殺申

公子重耳出亡驪姬說毒時以殺太子申生又諸重耳夷

奔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

大朝望諸侯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歸困往多

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其若以偃之慮其翟平夫

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

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

之為翟其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

出奔公使賈華伐狄曰盡從再以懼於翟乎冀防曰不

出奔公使賈華伐狄曰盡從再以懼於翟乎冀防曰不

可後出同走通同不免於罪且夫借出借入難難與聚

居異情謂其居而惡於義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

君秦穆公夫人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

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罪免乃遂之梁居二年驪

姬使奔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為君驪公卒秦

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謂中

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

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

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

能無不為忠也葵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

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驪

死焉辟之里克告不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

何如不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不鄭曰子勉

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謂里克必殺之我為子

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共華

也山祁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掙之立其薄者恩之可以

得重賂厚者可便無入國誰之國也言晉里克曰不可

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貪者怨之本也廢義

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

之感盡君而誣國人諛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

而亡之信姬之言殺無罪申以為諸侯笑使百生莫不

而亡之信姬之言殺無罪申以為諸侯笑使百生莫不

而亡之信姬之言殺無罪申以為諸侯笑使百生莫不

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恐其如壘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必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登於為戒不可常也不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導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

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衰樂喜怒之節易也反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君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喪大亂之刻也錄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埽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為夷吾在堂倚曰吾

劉欲納我舅內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無恒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不吝既入而後圖聚蓄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

由靡告于秦穆公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傳曰晉饑秦輸之糴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灾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收之不存毛將安傳皮以喻言既皆秦施

為怨已深難與之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適秦不如勿與慶鄭曰昔施幸灾民所棄也近親近猶讐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泰伯穆召公子重耳于楚楚子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泰伯歸女五人懷藏與焉惠公之子國為質於秦秦妻之既歸今復納之重耳然則公子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羸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恐羸命泰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實於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恐不免非此則無故他不敢以禮致之不正獻之故也公子有辱辱寡人

不健

黃

鼓

其

三

十萬

林

取

成

以

龍巖

11

姓

相

取妻

我以

六土

不

於

三

次

古今

也。

國樂

四、

曰位

則時

貧

使

公

易

公明

之

人倭

卷一

驤

不吉

使

邊

不

文

號

云

賢！

而。

於

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
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
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遠勝主對
曰官師之所材也用威施直鍾主擊遠蔭蒙瓊使戴侏
儒扶盧錄不戰之蒙脩聲聾聵司人僅昏瞶瘖
僂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奮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
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叩浦而後大叩逆也開其原逆
秦師滅滑而還秦穆公聽杞子之言將襲晉原軫曰秦違
蹇叔秦出師時蹇叔以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
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藥枝曰未
報秦施謂納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時文公新死言以

秦

藥

生書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惠趙盾

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
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
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
樂辰樂辰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嬖
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
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謂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

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祁之母
本桓在二偏姑襄公之母本桓在三祁以狄故讓季隗
以姑生襄公為世子乃遜使在已上
而已次之以季隗是文公記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
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
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迎公子雍
穆嬴襄公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
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
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今君雖
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
畏倡畏國人以乃背先蔑立靈公

秦

讓

生書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盾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
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
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
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
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盾曰國有大役
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
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鐙于丁
寧鐙于丁形如鐘而廣徹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斃事也
不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
吾備鍾鼓為君故也明君乃使旁生於諸侯治兵振旅
鳴鐘鼓以至于宋

酈舒相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

也愛趙盾夏日之日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酈舒為政而殺之又傷

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伏有五罪雋才雖多

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三也

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恃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

固其命政其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

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

故滅天又時為災災暑地反物為妖妖物民反德為亂

五

義

義

亂則妖灾生故文反正為之古篆背書正字則為之字盡在狄矣狄

而之亂之晉侯從之滅潞酈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

之呂氏曰君子謂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伯

梁山崩晉侯以傳車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適有重

在道故伯宗辟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

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

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

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縵車無飾徹樂息八出次

舍在祝幣祝幣史辭史官作罪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於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晉侯謀去故絳晉都絳景公謀從新田諸大夫皆曰必居

郇瑕氏之地古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

子將新中軍且為濮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

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

易觀多穢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

隄之疾病濕與四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

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

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以不不可謂樂公

說從之遷于新田

宋災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災災預為之備何故對曰古之火正官或食於心或食

於味祀心東方宿名也味抑也南方之宿後世以出肉火

之月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焚火是故味

為鶉火在午位朱鳥有心為大火在卯陶唐氏之火正

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季春出相土因之

契之孫商之祖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

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日恐自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無象不可知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缺公為孫林

其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

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

上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貳宗宗子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君與瞽為詩風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時賈賈尚尚百工獻藝以喻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賈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賈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素

素

井

晉侯傳問衛故於中行獻子荀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藥盈之黨為公平謂陽

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

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君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

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

絕其本根可以少間謂藥氏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

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

位於國者而立之亦綸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

之是遠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藥氏之誣晉國也久矣藥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藥氏則民咸矣若起瑕原韓魏之後環嘉原軫韓萬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公曰藥書立吾先君悼藥盈不獲罪盈為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道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藥盈則明逐群賊知起中

素

素

子

綽那那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

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

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

群賊藥盈出奔楚在楚一年藥盈復奔齊齊納之遂帥

訾柘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平昔者吾有訾柘也吾朝

夕顧焉以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

能謀則無與無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

易不自安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

賈好非為私志雖衰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

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上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

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
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
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通不遷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
此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
之無不可謂有所建為及諫爭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
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是比也引黨以封
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別為

趙文子武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
叔向曰其陽子乎父處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
免其野謂而無諱為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

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從晉文出亡在外其仁不
足稱也其隨武子乎士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
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錄來仕避景其車千乘楚公子千來仕避靈其車
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起問二公子之祿焉

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祿四命五百人上大夫
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

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對曰夫
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傳曰庶稱
目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以韋蔽
木槌掩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得服公服而能金玉

其車文錯其服言富商之財足以為此車能行諸侯之
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
何其回曲於富也乃均其祿

齊侯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少姜既成昏許之晏子受禮
幸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

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
釜六升四區為釜十為鍾六升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以家量資而以
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謂

在山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以三分計之
得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則足
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陳氏痛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

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
氏之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相助也胡公陳始祖
代齊先相神靈於是在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

不駕卿無軍行請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
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餓死而女富溢尤雙美民聞公

命如逃寇讐讐卻胥原祗續慶伯八降在皂隸政在家
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悅以樂愔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諱焉之銘戎讒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悅其
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肝聞

之公室將畢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貯之宗十一族唯平舌氏在而已貯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

豈其獲祀

公如晉魯公即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虛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仰食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魯國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魯昭公十年晉平公之二十三年也晉侯問於士

文伯

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衛大魯小

衛有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降喪也魯地降喪之末及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

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千何不滅者何也對曰不

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

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

時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

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其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

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長終也如是公曰何

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

而莫同如北辰大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

十二會所辰之類故以配日謂以子丑

石言于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

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

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崇侈民力彫盡

怨讎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鹿

祁之宮晉宮於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

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舒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官也成諸侯必叛

君必有咎天子其知之矣真氏曰修一宮室而上天為

侈遷之大也

楚滅陳陳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晉侯

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火盛則水滅顓頊

年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猶將復由是

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天漢故云猶將復由是

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兩盛自慕至于讐

賁無違命違天命而廢絕雖重之以明德寬德於遠殷卦坤遂

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

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

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上位在靖公上者燕無私類

及適豆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又此詩而樂單之

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

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

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吝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

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聲除治潔外內齊給敬

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吝也

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郊彈子獨否能辟怨

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吝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

千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修己自勤以夙夜基命宥

密緝熙熙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敬其上

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

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厚

也肆固也靖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

恭儉信寬師歸於寧師歸也其終也廣厚其

心以固也師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也故曰成單

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

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

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

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

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

章舉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關必茲君公

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那侯與雍子二人皆楚人爭郢田久而無成上景伯如楚叔魚

攝理羊舌肸代韓宣子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

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那侯那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死生戮死可

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也那侯專殺其

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

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卑也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那侯罪

而殺之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龍見于絳郊魏獻子晉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

以其不生育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古者畜龍故國有秦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

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颶叔安古

君有喬子曰董父實其好龍龍求其養欲以飲食之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

龍封諸豳川豳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

夏孔甲擾于有帝能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

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秦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累學擾龍下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
賜氏曰御龍以夏后嘉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
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
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無官宿安其業其
物乃至則有官若泥棄之職物乃坻伏止息鬱湮不
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
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能修業者死皆配食
奉木正官曰句芒取木生句曲也大正曰祝融明金正曰
厚收伐物摧孽水正曰玄冥幽冥土正曰后土群物
主故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
在乾之垢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
其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其夫乾九六變曰亢龍有悔其坤
皆變乾六三變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剥坤六五變曰龍戰于野若
不朝夕見誰能物之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獻子曰
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
該曰修曰肥實能金木及水能治使重為句芒正該為
蓐收正修為肥為玄冥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之號也言四子能成少皞之功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
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
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

上祀之周棄亦為稷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意如逐而民服焉諸
侯與之君死於外侯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
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
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
臣無常位唯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
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
丈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
曰友為公室輔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
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魯公受費邑以為上卿至于
文子行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惡及立庶宣公魯君於是乎失國權政在季氏於
此君也四公矣宣成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
器與名車服不可以假人
○衛
石祁子歸宋猛獲議 北宮佗論威儀
宋猛獲奔衛獲南宮萬之黨也萬就問公宋人宋人請猛
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
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

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宋人醢之宋人亦諱于

衛侯襄在楚北宮文子作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

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若有

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

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

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

義義北九衛

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

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

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

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

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

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

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

下謂之有威儀也

鄭

史伯議避難厲公議討于頤

皇武子議享宋禮子產憂國

子展子駟議從楚子產然明論政

子展伯有議會葬游吉譏晉城杞

裨諶論國事子產論晉侯疾

游吉與晉大夫論國事子產論厲鬼

子產論罕朔游吉述禮儀

桓公為司徒世子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

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

卑戎狄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中呂應鄧

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

隗義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

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

也其濟洛河潁之間左濟右洛平前賴後河是其子男之國競鄒

為大號叔恃勢鄒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

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卒與賄焉不敢不許周

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乘辭伐

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號鄆號蔽補丹依陳歷莘八君之

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萊驪召而食溱洧修典

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

子能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能季糾叔逃難於濮而

變從季糾是立遠氏將起之欲立禍又不克是天啓

之心也天意又甚聰明和協得民蓋其先王功德臣聞

之天之所啓在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

且重黎之後也額頤命南正重司夫黎爲高辛氏火正

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天

若歷象三辰也惇大地德也敬授民時也其功大矣夫

光昭四海使上下有章也祝始也融明也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

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因時順氣以育夏禹能

卑盡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

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萊以衣食民人者也

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

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已董彭亮於周未有侯伯佐制

張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豷韋爲商伯矣當周

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驪夷萊龍則夏滅之矣

彭姓彭祖豷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

之矣姁姓鄒鄒路偃陽曹姓鄒曹皆爲采衛或在王室

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

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蘧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

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

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

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

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申

國之何如對曰其民吝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

間鄭南謂北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

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謂有失

福也而近頑童窮固謂陰陽相生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

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謂陰陽相生故能豐長而物

生之若以同裨同謂陰陽相生盡乃棄矣故先王以上與金

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

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目爲心視耳爲心聽

平八索以成人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心

以立純德心肝脾肺腎胃膽合十數以訓百體王公

士早與隸陳侯臺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非物收經

百官各有體統入行姦極萬萬曰姦自十而千而萬轉生故王者居九

咳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故王者居九

如是蘇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

擇臣取諫工而講校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謂五

物一無文謂五味一無果謂五味物一不講王將棄是

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

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而立內

妾嬖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

臣於位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

童謠曰縶弧箕服山桑曰縶弧弓也實亡周國於是宣

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

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服者收以奔褒褒人

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平訓語有之

曰參褒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其與而言

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上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

請其祭沐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

櫝而藏之傳郊之傳祭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

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幃正幅

山譟之化爲玄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既正幅

而遭之既并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有故懼而棄之

爲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於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于王幽王遂置之罪

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

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積俟其

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

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伯服立太子必求之申中人

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吕方彊其愛太子亦必可

知也王師若在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號公從

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

而求用難恐無及也公說乃東寄桴與賄號郤受之十

邑皆有寄地

王子頹享五大夫爲國處伯唐父子會祝曉子頹樂及

徧舞周六代之樂鄭伯厲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

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上樂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

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平虢公曰寡人之

願也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

五大夫

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嬰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

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爭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

寧矣子國子產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君而有正卿

改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楚子囊貞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

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

壽幾何北云詢多且謀職競作羅競作羅網難而無謀

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

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

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

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會難信會城會城今將背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親以同姓來我

欲使欲滅鄭為不可從也謂鄭不如待晉晉君方明
公四軍無闕上中下八卿和睦中行德將上軍有起佐
之樂將下軍士解佐之必不棄鄭楚師遠糧食將
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仗莫如信完守以
老楚仗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晉程鄭卒子產如知然明以知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
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善以語子大
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乎子大
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堊王鄭上卿有事簡公在楚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
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
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晉知悼子荀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出鄭子大叔
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大與之語文子曰
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
闕而夏肆是屏韓餘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
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歸附

伯有良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行也世為子皙黑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
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
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不能詩曰君子屢
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
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
焉辟子產天意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
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定不然將亡矣
晉侯平有疾鄭伯簡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
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堯不善遷閼伯于商丘主辰祀大商人是因故辰為商
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祀水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
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實懷
叔虞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以與唐季世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
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晉者叔虞之
稱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
曰昧為玄冥師水官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大原臺駘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

葦黃國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

臨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

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雷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

星辰之神又何為焉不龍為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政書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

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壅謂氣閉而不行謂謂氣塞

謂氣滯而不茲心不喪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不順

節其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充婦其生不

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婦則相愛之矣厚若又為夫

下復生美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之違此二者查四時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節

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

可為也已四姬有省減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

哉胙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

子也重賄之真氏曰子產能知實光臺臨為參汾之神

歸之飲食衣樂之問則可謂明理而非但博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其

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

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

送葬王制諸侯既葬世朝有喪上弔大夫送足以昭禮

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

於守適不以位卑而今體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

寵而死齊必繼至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

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日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火中寒暑乃退火之退也心以李貞中此其極也能

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煩諸侯二大夫退

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識其不

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伯有鄭大

去後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伯有鄭大

化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精則取精多

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

薄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

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

宜乎

罕朔奔晉以殺宣子起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

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

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寬之得免

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

大夫罪

嘉之以爲文王之戰不遇於此余切笑之夫事公使曹
小國至使曹人用師于次雖樂射有不爲乃
欲以不穀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爲文王不亦過甚矣哉
胡氏曰曹公伐齊之喪奉少齊長使齊人有得無窮之
惡有敗結之傷此曹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
公存三亡國義上信口薄德而一會其國之君罪二
也曹人不仁義姑省德無德而後動而與師問之罪三
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義公敢行而獨受重傷與二毛
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爲仁義
陳仲子以辟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

逢滑議辭吳

吳之入楚也闕虛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山在西
在東者左左都邑之逢滑當公而進不左曰臣聞國之
人無田隨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不左曰臣聞國之
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

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

君亡楚爲吳所勝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
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

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

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

齊

管仲論政

晏子論禮

仲孫湫論魯事

晏子論禮

管仲至無州戴襄公管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魯莊公納糾
桓公自莒先入取糾殺之請仲於魯魯桓公納糾也

桓公親逆之干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

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

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

戎車待游車之褒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美在前賢材

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

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

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與比校民之有道者設

象以爲民紀設教民之法式權以相應治政用也權平也

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髮之白以爲民紀

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

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鄙以爲五軍定民之居成民

之事陵爲之終五分之其鄙以爲五屬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賞桓公曰成

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
唯亂其事易變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
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
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
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今夫工
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
材日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

巧相陳以功功成則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
時而監其鄉之資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
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日暮從事
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
爲商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耨枷
芟及寒擊粟耘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耨而疾耨之以
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日莫從事於田野
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襦襖露體塗足暴其髮
膚盡其四肢之敏井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
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之官見而不以告
其罪五刑有司已於事而後恒公曰定民之居若
何此言國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爲一鄉恒公
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
十五公帥五鄉焉軍國子帥五鄉焉軍高子帥五鄉焉軍
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分國事臣立三宰立三族市
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恒公曰伍鄙若何管子

對曰相地而衰征相地之美惡則民不移政不旅舊不
故人爲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財則民不苟陸旱陵塗
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累則
牛羊遂恒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言鄉管子對曰制鄙
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
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
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
故正之政聽屬五正聽牧政聽縣五屬大夫下政聽鄉
仲孫仲孫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仲孫仲孫來省難魯公慶父殺子般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
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
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
有禮因重固安君問攜貳離而展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
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不取與若而人不取與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
及姑姊妹則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
使陰里結之官師從單靖公通王后于齊
齊侯景至自晏子晏子對曰據亦同焉得爲和公曰唯據與我和大晏子對曰據亦同焉得爲和公

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戒既平醴醴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猶氣二體體舞有三
類風雅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俱
前見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
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

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曰知德不能久有國故嘆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以私量貸以公量收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不修德陳氏而不亡在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訓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不自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
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
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真氏曰方田氏之所不過以小惠
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不得私利
權歸於上而不肯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姓氏
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
厚歛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民而歸之也

穆公議置晉君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醫和論晉侯疾

五六
秦

穆公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晉國之亂吾誰使先時獻
公子重耳在翟公子夷吾在梁未知所立故問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擇人
以爲朝夕之急謂晉無君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斂且
知禮敬以知微斂能審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
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
使繫弔公子之憂謂奔亡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
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
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觀信仁以爲親是故置
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諱以爲仁人實有之
我以微幸人孰信我諱以爲信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

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自他志以辱君哉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助我秦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獨絮獨潔不行謂則大正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無復天命矣在秦而已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守宗社君實有郡

秦

秦

五七 秦

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免晉亡人之所懷挾嬰馬環帶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珎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及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不貪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成之置仁不亦可乎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謂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

公穆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

唯有法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可以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備不賦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意今其言多忌克其賊難哉難曰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其言雖多忌克是吾利也納晉肅之君以與是是誠何心哉

晉饑乞糴于秦不約晉不鄭坐里克之黨曰晉君無禮於君謂昔眾莫不知往年有難謂穀里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進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

秦

秦

五八 秦

也君若弗予而天子之有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能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穆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虞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朱氏曰按百里與之實實

侯平有疾求醫於秦秦伯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

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連木末以相及或中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或於是煩手淫聲慆心耳乃忘乎和君子弗聽也或於是煩手淫聲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或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愔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或為五聲或發為五色或為六疾或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或五節過則為節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或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或明淫心疾或女陽物而晦時或則生內熱

感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或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與而無改焉或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為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或器受之飛亦為蠱或積穀久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或長為少男為山在上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楚
逢伯議待降禮
申叔時論教太子

子囊謂共王謚
子木盛稱晉臣
觀射父論重黎
王孫圉論楚寶
沈諸梁議選將
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或武城許男面縛衛壁大夫衰經士與欒或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或其親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莊王使士廉傳太子箴或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亂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實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或法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或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或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或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或若是而不從動而不

子 178-792

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
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情篤以固之攝而
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
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
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
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
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
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
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
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
夫子踐位則退目退則敬不則報

卷一

卷一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
莊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鄢敗於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
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電窆之事春秋電窆之事
卿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
及五命乃許王卒于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君命以共其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
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
之共大夫從之

鄭子孔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
庚楚公子庚弗許楚子庚聞之使揚豚尹宣告子庚曰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生不從禮
得得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
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
君王其謂午子庚懷安平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
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賞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楚師伐鄭子庚門于純
門信于城下而還宿涉于魚齒山下之下甚雨楚師多
凍侵徒幾盡

宋公

平

兼享晉楚之大夫向戌設弭兵之策趙孟武為客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東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

子木

卷一

卷一

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
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人其光輔
五君成景陵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
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
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
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此宋向戌
鄭公孫僑在會諸侯之良也君其聽焉王曰吾用齊

桓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向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
其職敢不薦宇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
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
不雜民之精爽不惱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
正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
之知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
處位次主而為之件器時服四時而後使先聖之後之
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

業

義

六五

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實
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
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
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屏風也攝形如屏之要壇場
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
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
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降福不民神異
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
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方
別也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告民墮于祀而
不知其福季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同盟無有嚴威

神狎民則不瀆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存臻
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代少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
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火當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
地天通地與天神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
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義和以至于夏商故重黎

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位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
後也程國伯爵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
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平
下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致牛細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舉人君朔天子舉以大牢牛羊

業

義

六五

祀以會三六牢舉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
牢羊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
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
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薦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
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體具而
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
時五色六律七事天地民四八種九祭九州十日王
祭十二辰子至以致之神百姓官受千品萬官億醜類
非民經入咳數以奉之天子之明德
以昭之敬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
物色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其為齊敬也按毛取血

獻其備物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

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

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使民蕃撫國家定百姓也

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著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不殖是用不從不從上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國是以古者

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有月卿大夫舍月

有時士庶人舍時歲乃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若八蜡所祭

祭之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祀天地者謂夏

王得郊祀而配以卿大夫祀其禮五祀及祖士庶人不

過其祖日月會于龍甕龍甕土氣含收天明昌作天

升百嘉備舍物皆入室群神頻行食國於是乎蒸嘗家於

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

其糞除慎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

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

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拜其

百苛姢其讒慝弭止也姢覆也謂合其嘉好結其親暱

億安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

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

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

盛上言案下言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

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神后王后親練其服自公以

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

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秋鳴玉以相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佩上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

幾何矣幾世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毀弄又有左史

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

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

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雲蒙連徒洲連徒洲金不

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

不虞者也龜備吉凶珠禦火災角為弓弩象齒為御皮

鳥羽以為旌旗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

諸侯之好幣且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

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

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任玉足以庇廕嘉

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祭祀玉足以憲臧不則寶之

善惡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

林數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諱囂之美楚雖蠻夷

不能寶也微判

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

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五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

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

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孫之側者賜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聞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李

李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白公之亂

太子建之子勝驪在吳楚令尹子西召之為白公因作亂殺子西而劫與王業公則平之

陳人情其聚而侵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惠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西司馬子期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諸梁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楚武王伐

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克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晨令尹有憾于陳申吳故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公孫也君蓋舍焉舍右領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下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滅陳

吳

季札論樂

屈振庸論季札

公子札來聘始通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以有紉未然勤而不怨矣

季

季

季

文王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康叔武公德化澤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猶有先王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煩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之聲大風也哉大風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商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遺流言之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至周東遷盡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中庸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無明君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

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
歌陳曰國無主淫聲放蕩其能久乎自郢以下無幾焉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非因德之小以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新哀而不愁知樂
而不荒節用而不匱大廣而不宣顯施而不費取而不
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
度詩守有序無乖倫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劉南喬者曰
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已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
人之難也難於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
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濤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氏曰季子賢明才博在
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能聲以
參時政知其興衰也周奉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
八風平皆論
聲以參政也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
延陵州來其果立乎巢墮諸樊諸樊門子巢聞戕戴吳
皆季札邑其果立乎巢墮諸樊諸樊門子巢聞戕戴吳
以刀裁之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
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其德而度德

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啓也有吳國者
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三兄不

立

越

五大夫議伐吳
越王句踐召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曰吳為不道來殘我

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
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
命孤矣楚申包胥聘越句踐亦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
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
大事大夫子庸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

夫

夫苦成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
曰審物楚旗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
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鐘鼓進則
可以戰乎王曰可矣於是出師伐吳吳人三

郢

郢子論官

郢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姓問焉曰少皞氏為官何
故也郢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
雲師而雲名以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以
瑞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以有大皞氏以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以有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鸞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皇氏歷正也如天

玄鳥氏司分者也燕以春分未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未冬至

青鳥氏司啓者也鶉始鳴以立春丹鳥氏司閉者也鶉始鳴以立秋

鳩氏司空也平糶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五鳩鳩氏五鳩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馬也解而鳴

左粹類纂卷之六

賦詩

古有禮會因詩以見志春秋時猶有存者諸

國中惟魯晉鄭為尤盛風流文雅萃于一時

豈亦有音譜相傳耶有能有不能學與不學

耳不然何六月之賦大明之賦秦楚能之而

慶華齊宋世家及不知相鼠蓼蕭之謂何也

噫後之華慶亦多矣

○魯

莊叔樂晉饗禮

穆叔重拜鹿鳴

穆叔從晉師濟涇

季武子如晉拜師

穆叔刺齊慶封

敬姜饗宗老

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小雅篇取其既見君

莊叔孫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天國敢不愼儀君

賦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

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大雅篇取其顯顯令

季文子行如宋致女禮女嫁三月父母使人安復命公成

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篇以喻魯侯有顯父之穆姜

伯嬀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

及未亡人婦人夫死曰寡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

勤文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實獲我心喻文子得已意

穆叔叔孫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謂禮以鍾賦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三曰不拜工

歌文王之三曰大明三曰歸又不拜歌鹿鳴之三鹿

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薦之以樂以辱吾子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

以勞使臣也敢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

周此信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

事為諏咨難為謀說詩咨諏咨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有梅召南篇欲魯及季武子曰誰敢哉敢不今譬於

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詩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唯命武子賦角弓小雅無相違之意賓將出武子賦彤

弓之義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楚圖宋晉

城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

藏也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諸侯伐秦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之故及涇莫濟晉

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共而討之及涇而

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即風其詩

淺深則厲淺則揭傳不知其它言必叔向退召舟處

者與司馬者曰夫苦匏不材於人言不共濟而已可以

波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陸不共有法

是行也魯人以苦人先濟諸侯從之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而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年喪與之吉祭時平與民之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忘

不教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

請請於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

事之間欲及問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魯賦圻父小雅

受困無所止蓋以王不牙使百姓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句賦鴻鴈之

卒章小雅篇謂魯國要困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

鳩平鳩集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為魯代齊晉侯平享之范宣子為政

賦黍苗小雅篇魯侯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

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膏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惟敝邑賦六月亦小雅以晉悼公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

棣之七章以卒謂燕八章以見二宋人重賄之歸復命

公更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小雅篇武子賦此公賦南山

有臺小雅篇武子奉武子去所席曰臣不堪也

齊慶封來聘叔孫豹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鄭風取其

何為亦不知也來奔以盧蒲叔孫穆子魯人而無儀食慶封慶

封祀祭禮食有祭示自所先也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

茅鴟禮記亦不知齊人來讓外史居之朱方楚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元公享之為賦夢蘄小雅義取燕

有樂處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欲以龍光賓也又曰宜見宜第令德壽考言言有令德

福攸同言言與賓同福祿也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叔

舍曰必亡宴語之不懷龍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

之不受將何以在言不在位越八年與華亥向寧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

章鄭風見三章曰代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老請守龜

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

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不犯微而昭矣賦詩所以

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晉

子餘善答秦賦齊鄭求釋衛侯

叔向稱楚遠罷韓宣子歷聘

秦伯穆將饗公子重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

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衰從秦伯饗公子如饗

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

不終耻也言此為明中不勝貌情貌也華而不實耻

也不度而施言此為明而施德耻也施而不濟耻也耻門不閉不

可以封國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

伯賦采菽伯命服之樂也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

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

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小雅篇言召伯

子餘曰重耳之叩君也若黍苗之叩陰雨也若君實庶

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

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

若獲集德而歸載化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

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

伯嘆曰是子將有為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小雅

伯賦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伐子餘使公子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

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衛侯獻如晉晉人執之為孫林父展齊侯鄭伯簡為衛

侯故如晉晉侯平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大雅篇取顯

國景子弱相齊侯賦蓼蕭小雅篇言太平澤及遠若諸

侯子展相鄭伯賦綈衣鄭風取通子之綈子按叔

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

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

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君之何叔向告趙文

子武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以殺晉侯使叔

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取寬政以安諸侯子展

賦將仲子兮鄭風義取晉侯乃許歸衛侯

楚遠罷如晉泣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侯於太平君

子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且哉承君命不忘敏

子蕩寵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晉侯子使韓宣子起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

也公昭享之季武子宿賦縣之卒章大雅篇以晉侯比

韓子賦角弓小雅篇言兄弟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

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小雅篇言晉

那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召南篇以宣子比宣子曰

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千八百見子

雅子雅召子旗雅之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

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見宣子宣子謂之如子

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

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子賦淇澳衛風比宣子賦木瓜衛風義取欲

○衛

甯武子不輕嘗賦

甯武子俞來聘魯公文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皆小不

辭又不答賦魯失所賦辭之則使行人私焉對曰臣

以為肄業及之也伴言以為樂工所習昔諸侯朝正於

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

百旅弓矢千以覺明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

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鄭

七子賦詩觀志

六卿饒晉韓宣子

鄭伯簡享趙孟武子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

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召南篇謂趙趙孟曰

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

以馮風義取人之無良我趙孟曰牀第言之言不踰閭况

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以其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比趙孟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小雅篇

見君子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欲子產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鄭風取其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唐

取好樂無荒良士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公孫段賦桑扈小雅篇取君子有禮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平卒享文子

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鄭伯未有淫亂之實而以爲賓榮趙孟僖賦詩其能伯有賦鴞奔以誶之以爲賓榮趙孟僖賦詩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趙孟僖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虫曰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趙孟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小雅義取古人微薄廢禮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謂聘之制大趙孟辭以非私於子產曰武請於

冢宰矣謂賦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趙孟賦鵲巢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召南義取博物可以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愛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從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召南以喻趙孟以義撫趙孟賦棠棣小雅言欲親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受于皮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兕爵所以罰不敬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鄭六卿餞宣子于郊晉韓起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取適適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取其舍命不渝宣子

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言宣子思已將有褻褻人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相警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誦美且都子柳賦穆叔取其偶已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廢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鄭風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謂周頌以言志在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按說之會楚圍厥大明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晉信德而賦青蠅具四卷成子不屈於晉申包胥之乞秦師也哀公爲之賦無衣以示同仇具四卷申包胥乞秦師如此類者皆不復贅其他寂寥短章者亦多不錄

盟載

盟夏未之前聞也自周有之世道降矣且春秋之盟亦煩矣而其載不盡傳常也今讀其僅存者一則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二則曰或問茲命明神殛之何人不自信而相懼以神哉人心佻矣於戲君臣而兩猜焉夷夏而狎主焉兄弟而恫疑恐喝焉此豈細故而可習爲常哉是故經世者欲變周制

○周

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獻楚俘于王王命晉作王宮于踐土襄王下勞故作宮

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晉侯為侯伯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按魏作諸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
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俾隊其師衆無克胙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

○魯

季武子盟臧孫紇斬關臧昭伯盟從昭公者

孔子抗齊人盟

孟孫惡臧孫仲孫連與臧孫紇不相得孟孫卒少子孟氏閉門告於季

孫宿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

備孟氏將辟藏藉除於臧氏借人治墓道臧孫使正夫遂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臧紇畏孟氏以甲士從生視作者孟氏

去來

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奔邾

自邾如防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謂使非

敢私請言為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文仲敢不辟邑乃

立臧為後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有曰其盟我乎諸

大夫以臧氏臧氏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國

史掌之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

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公子惡仲盟叔孫氏

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諸成公與

於晉晉解公于平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

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

孟椒平

公孫于齊昭公伐季孫意次于陽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

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以明處者有

繆繆從公無通外內內言不入以公命示子家子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

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或欲通內外求解且欲

去君以奔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

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

焉乃不與盟

公會齊侯于夾谷魯及齊平齊景公欲以萊兵劫魯將盟

微者共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去來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夫揖對曰而不反

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晉

士燮盟楚于宋

晉鄭同盟于戲

晉鄭同盟于亳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頻年爭鄆池之役晉獲楚鍾儀

晉使翟穀報之宋華元與晉樂書楚公子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

惡同之享其利同恤備危備救凶患有害楚則晉伐

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

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成

如晉聽成

諸侯伐鄭鄭從楚晉悼公鄭人行成同盟于戲用荀將盟

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子軫公子蕆公孫舍

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上莊子弱為載

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

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

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特其使其鬼神

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羣隘

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

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荀偃謂獻子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

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

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諸侯伐鄭晉悼公再鄭人行成同盟于毫載書曰凡我同

盟毋蕩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應救災患恤禍亂同好

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神名山川群神群祀

在祀先王如宋桓公乙鄭先公始封七姓十二國之祖

齊姜姓鄭曹滕姬姓鄭卜鄭曹姓末子姓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躋其國家

○衛

甯武子盟衛人于宛濮

晉人復衛侯晉文公伐衛衛成公請盟弗許衛人出君甯

武子甯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成公

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

之故居者行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

日以徃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

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

○齊

晏子易慶封載書

靈公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其弟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

人於大宮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讀書

而易其辭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

敢其辭立之盟曰崔杼討慶封之盟曰同討不與亦

水秦康公歸上會曰所不歸兩幣者有如此河此鎮約辭悉不錄

謹誦是語附

康衢有謠擊壤有歌唐之世則然也是故風

聽臚言於市問謗譽於路省方者唯此之務

焉驪山輿尸自壓築也乾侯客死應鸛鵒也

彼童子何知而如響一至此哉夫民亦可畏

矣天之視聽在民亦微矣然則城濮之誦不

惜聽之澤門之謗務為分之者其知此也夫

○周

壓弧箕服謚

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山桑曰壓弧弓也實亡周其木名服矢易也

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

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其處也而言曰

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

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積

而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

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憚蒙正幅曰憚而譟之化為玄龜

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毀齒未盡而遭之既筭而孕

○魯

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

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逃於褒褒入褒姒有獄

而以入于王幽王遂置之赦而嬖是女也使為后而生

伯服王欲殺太子宜昔申后所生以成伯服伯服立太子求之

申申人弗界王伐申與國與西戎會以伐周幽

○魯

朱儒誦

費人歌

鸛鳴謚

邾人莒人伐鄆滅紇救鄆敗於狐貍地國人誦之曰滅之

狐裘時衣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謂襄公朱儒是使紇

小故號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南崩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

憂患危湫乎愁攸乎危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

臣而君國有人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

我有圃生之杞乎非其從我者子乎謂不夫去我者鄙

乎謂為人倍其鄰者耻乎謂反已乎已乎非吾黨之

士乎

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鳴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

童謠有之曰鸛之鳴之公出辱之謂昭公鸛之羽公

在外野往饋之馬意如每歲鸛鳴鸛之羽公在乾侯

徵褰與襦每歲歸從者之衣鸛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

索昭公名宋父以驕謂定公代立鸛鳴鸛鳴往歌來哭

生童謠有是今鸛鳴來巢其將及乎公伐季氏是歲

叔孫氏司馬孟氏伐公徒公孫于齊齊景公為取鄆

公如晉在乾侯平子意每歲賈馬且從者之衣履

而歸之公薨于乾侯公子宋即位

○晉

取號謚

改葬其世子誦

城濮輿人誦

晉侯獻圍上陽謂閭於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

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日月會於尾均

服振振戎事取號之旂鸛之賁賁旂星見於南

然天策煒燁天策傳說星也火中成軍轉為中號

公其奔已上皆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謂丙子旦日在

尾月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時公

年滅號號公醜奔京師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惠公夷吾求納諸秦公河外列城

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謂里也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其咎謂惠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晉得國而徂終逢

死謂惠公隕於韓戰于韓原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

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

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習省察而戒備畢

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生申而改葬之惠公莫達於外惠公

故申生莫達於外不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貞正也

欲以正禮改葬其世不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言誰使世

子而不後吉也也信為人斯而有是臭也言誰使世

之臭蓋指惠貞為不聽以正信為人斯而有是臭也言誰使世

公思各聚爾有所以待所歸言倚言違言心之哀言

重言遷言故言文言公言使言若言翟言公言子言吾言是言之言依言兮言

鎮撫國家為王妃言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

改葬其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

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

知之言必言為言十四年君之蒙嗣其替乎其數二告於

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形非於民矣若入必伯諸

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

光明之耀也紀言以叙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昭之不

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晉侯文次于城濮楚師背鄒而舍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言田之草每言然言舍其舊而新是

謀言蓋言以言公言退言三言舍言以言報言之言故言云言公言疑言焉言疑言果言子言犯言曰

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食其穀三日

○鄭

輿人子產誦

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藏也

故取我田疇而伍之原田每每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助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政

○宋

城者謳

野人歌

宋城華元為植主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蟠其腹謂華元

大棄甲而復謂元與鄭戰大于思于思謂華元棄甲復

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言牛與犀兕之皮皆可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而漆之

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

畢公弗許築者諷曰澤門之楹言白也言國父實與我

役邑中之黔也言子罕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

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門以

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諷者乃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宋公子朝公子朝通子太子蒯聵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求子家也蓋歸吾父

○齊猥壯豕喻太子羞之於是欲殺南子而不果遂奔

萊人歌

公景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宣群公子於萊公卒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

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

師乎師衆也何黨之乎黨所也之往也言

附

隱語軍中不得明言故為隱語

楚申叔展救蕭大夫 吳申叔儀乞糧

楚子北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其城還無社與司馬卯

言號申叔展蕭大夫還無社奉誠楚叔展曰有麥麴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窮所以無麥欲使

魚腹疾奈何叔展乃問既無麥曰目於簪井而拯之

意始解飲入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敘無社籍茅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曰佩玉繁兮余無所

繫之言上之人服飾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昵之

若登首山以呼故教儀為私隱曰庚癸乎庚西方主水

則諾謂其論

左粹類纂卷之六

謀畧

好謀而成者與之行師聖人固貴謀也國可
以無謀臣哉無杆采獲屈瑕之所以勝絞也
三分四軍知盤之所以駕楚也鄢陵宵遁子
反醉也械林遷延棄釐不用命也先濟之鼓
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教前七覆備
有先也然則斯謀斯猷也庸忽之哉若彼毒
胙而中生縊逆尸而夏姬行竭粟而昭公弑
其事則皆三綱所繫尤可為未鑒也已

○魯

曹劇敗齊師

公子偃敗宋師

季友酖叔牙

孟獻子請薦賄於楚

臧武仲辟齊禍

冶區夫謀克費

圉人殺公若

駟赤出侯犯

齊師伐我恒公以魯納子糾敗公莊將戰曹劇請見其鄉人曰肉食

者謀之又何間焉與其謀劇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

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

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無虛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

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忠之一戰可以一戰民思報之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戰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

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

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

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

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

旗靡故逐之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

有守禦之術至於善陣德已衰矣

而況兵刃相接又以其謀敗乎

齊師宋師次于郎魯敗齊於長勺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

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雲門竊出蒙皐比

以虎皮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蒙氏曰齊宋輕用其衆以涇人之國罪也魯人誠能不

用詐謀雖史克亦辭令齊宋去矣其所以得止亂安

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捷而

忘長世之慮此小人彘於湯鑪於禍之咎

公莊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友與叔牙慶

對曰臣以死奉般莊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

以君命命傷叔牙待干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

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遼泉而卒立叔

孫氏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慶父使圉人

牽賊子般成季奔陳呂氏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氏謀

弑而尸二昆盍亦有之遠棄之裔上則君臣兄弟之問

豈不兩全哉一夫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

非所謂當斷不斷

楚子圍宋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孟獻子茂言於公宣曰

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品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玄纁纁組羽嘉淑而有

加貨若有謂其謀其不免也誅其而薦賄則無及也今
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公使聘
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蒙而圍之後漢中書其矣
諸侯雖不能與書而宋有先代之後嚴兵固固以
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手乘
之國謀其不免至於焉孫之不亦鄰手
齊侯將為滅紀田非為後於魯魯既立滅為紀乃防
齊城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功對曰多戰功則多
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也今
君聞晉之亂宋魯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
何如乃弗與田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仲尼曰知之難
也有滅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
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

南蒯以費叛如齊以意如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手
如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
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
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君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皆切費人無歸不
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
而卒公南武叔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
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
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計為固固不知禮則可殺也

使如之如其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王亦川劍遂殺

公若

侯犯以郕叛武叔使侯犯殺公武叔州懿子圍郕弗克

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

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詩曰

命叔孫精首謝其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

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

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

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

紓焉何必此言以郕民易取齊人與郕無齊人欲以此

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

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侯

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侯犯止之曰

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侯犯殿後每出

一門郕人聞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司若誅之其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有

別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名

魯

士蒸欲多號惡

荀息假虞伐號

驪姬謀立奚齊

驪姬謀廢申生

文公城濮之捷

陽處父退楚師

趙穿撓史駢之謀

壽餘誘歸士會

荀林父知難冒進

樂書不輕敵

士會有備不敗

厲公鄆陵之捷

卻至勇而有禮

樂鉞承飲示暇

樂書嫁禍卻至

魏絳和戎

知瑩駕楚

魏絳謀息民

知瑩克偃陽

知瑩致怨於鄭

樂廢違荀偃之令

晉人走齊師

晉梁帶執齊烏餘

魏舒變車戰法

趙鞅大獲齊粟

士蔑執戎蠻子

晉侯將伐號

士蔑曰不可號公驕若驟得勝於

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

戰所畜也教民有素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饑言饑不畜民而力戰軍旅之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號公

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受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敵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於外也

公曰宮之奇在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

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

自顧幹伐鄭三門葉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言以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言號猶遣人分休以侵敵

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虞公許之且請先宮

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

下陽居二年晉使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因諫不聽

如反掌世皆以為為智以吾觀之亦未得為智也豈馬使

歸而生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蒙近在肘腋曾不能

獻公娶于賈無子承於齊姜武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

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

男爵女以驪姬求成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

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皆名大夫使言於

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桓叔始封蒲與二屈北屈君之疆

也外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

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功其使俱曰之人皆言狄之廣莫謂蒲於晉為都晉之

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

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使居唯二姬之子在絳

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以喻室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

公子之徒謂申生重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之分

城而位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
以卿曰吾欲為難之殺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
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
速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
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可辱者
不知無所固秉常矣固執常謀因今子內固而外寵得
居心外且善不莫不信所善所惡若外卑善而內辱之
外盡善意待太子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
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
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

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以行之有今謂君惑於我必亂
國夫指太子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而忍敗國之故君未
終命而不沒不令君其君之何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
姓公曰夫太子豈惠其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
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
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無私眾
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憚君以眾故不敢
愛親言欲殺君眾眾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益
者也以後美凡民利其生生為民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
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士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
說欲其甚孰不惑焉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

為糾其糾其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
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
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
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
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
以來孰能愛親桓叔殺昭侯於翼莊伯伐翼殺孝侯唯
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
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
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
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
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

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
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若勝翟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
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
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
之公說使申生伐東山敗翟于稷桑而友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
往吾固告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稷桑之善其
志益廣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疆又失言於眾矣以事
國雖欲有退悔眾將責焉言不可食眾不可弭是以深
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
焉語既與中大夫成謀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中必

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賓諸宮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置於千石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

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城在真

氏曰驪姬之讒申生也其讒亦甚巧矣夫太子之情

日相親則則問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諸卿可

施焉故驪姬首路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外諸卿之

之術也獻公者其功貪得之人則地啓土正其所欲故

安得不悅而從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誅以動其心志公

謀作難之先使優施知申生之可圖也則請先之然恐

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

生有將焉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之

厥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從戎在魏魏成諸國以

大其封雖齊桓久主盟盟人皆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

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

則繼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

楚子成及諸侯陳蔡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文公出亡過宋宋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

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楚亦使申叔戌晉侯文侵曹伐衛侵曹者報觀狀

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

楚人救衛不克晉侯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楚未解固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絕則與晉告楚

不言而不得我欲戰矣齊秦未可助戰若之何先軫曰

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計使宋與晉絕而以賂

師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者已出故也楚

愛曹衛必不許也不從齊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齊秦

必自與戰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

玉得臣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衛在

曰復曹見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

謂以執宋臣取二謂子玉以復不可失矣先軫曰

子與之姑且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謂復衛封

我二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

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定三我有三怨亡三

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

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我對曰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皆惠食言

以亢其讐楚我曲楚直其衆素飽直氣不可謂老我退

而楚還我將何求無可若其不還君退晉師臣犯楚子

戰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宋公成

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然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險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以草之盛舍其舊

而新是謀謀立新功不公疑焉疑衆子犯曰戰也戰而

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

惠何棄貞子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

耻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戲以戰

見子玉軼君馮軼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欒枝之甚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得楚止敢煩大夫謂二三子謂開勒成餒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鞶韞鞅鞅鞶韞之飾也鞅鞅鞅鞅之飾也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楚之先君子玉之祖也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少却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還呂氏曰晉師以楚許復二國以擒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楚三舍還之示怯以誘楚其說計如此孔子魯之曰歸豈不哉信陽處父侵蔡即楚楚子上勸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戰則退舍遲速惟命不然紆我謂楚不肯先渡則亦當遲速惟命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成大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秦伯伐晉襄公五年使欒枝趙盾公孫子孫秦康公送秦伯秦伯伐晉晉人禦之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時會出奔秦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駢出佐上軍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盾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盾追之不及及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為綏言兩軍交戰而遂退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兩無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孫于秦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陽處父奔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任外且由舊勳則始之父郤成子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事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不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其奔晉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與許之

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詳前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幣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馬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

楚子圖鄭鄭既受楚盟又武於晉故楚非怒而國之既克三十里而計之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勞焉用之楚歸而動戰不後隨武子會士曰善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無不為是征因此六事不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計夏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尸是陣名武王始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救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右者扶左追聲在軍之左者使之追前茅慮無茅楚為旌幟在前者持之以處中權制謀後勁以精兵百軍中所無預焉之備也軍政不戒而備能用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役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違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汜曰請於鑠王師遵養時晦美武王能遵天道須養時昧也致計武曰詩無競惟烈言武王成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之彘子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不成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師卦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律以如已也從法法則漢從

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坎更兌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水遇天塞不得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卦澤乃成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主此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厥謂相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謂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謂荀林父命克趙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示欲歸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謂荀息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

命其三帥者謂荀息專行不獲謂不得而無上聽命

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謂楚王若社

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胡

曰古者伏鉞臨戎車制闕外雖君有所不受况其屬

乎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

先穀若獨以中軍佐下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

行時天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

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

晉師在教郤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

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

子擊之鄭師為承繼其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

此在矣必許之藥武子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

不討國人而訓之治千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懼之不可以怠此訓民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

治千亦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此訓兵訓

之以若敖蚡冒皆楚筆路藍縷與以啓山林箴之曰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

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

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左廣右廣每廣有一卒百人

為卒偏之兩周制二十五人為兩楚倍之周一右廣初

駕而駕數及日中數刻左則受之右以至於昏內官序

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

之崇也師叔入盟謂子良在楚謂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上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

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謂子

許知季曰原屏原屏同咎之徒也謂趙盾曰

藥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

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謂成王穆王此行也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謂晉無淹久隨季

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

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謂非敢

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

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

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魏錡求公族夫未得而怒故敗晉師請致師魏錡弗許請

使成許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

戰弗許請召盟許之皆命而往其弗許與命往卻獻子

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謂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

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和戰多備何為士季會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撤謂若行警也彘子不可謂士

季使鞏朝韓穿帥七覆於敖前伏番黨逐魏錡以獻

王逐趙旃旃棄車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

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
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
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時士會工尹齊將右拒
卒以逐下軍楚子使潘黨率游闕游闕者軍補四十乘從唐
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晉唯上軍不敗故駒伯曰待
諸乎隨季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去之分謗會生民戰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則

有備

謀

士

晉楚遇于鄢陵晉伐鄭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
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當陣前大開晉
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子曰國之存
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
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
也其二卿子重子反相惡間王卒以舊間鄭陳而不整三壘
軍而不陳間陳不違間晦間在陳而囂間合而加間器各顧
其後莫有闕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時日陳兵我必克
之苗賁皇言於晉侯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甲軍王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
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

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呂錡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
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
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復
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
列葦食中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欲使王聞之召子反
謀穀陽堅獻飲於子反恐其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
鄢之戰卻至以韎韋之跗注韎赤色韋熟皮跗注戎服
以上三逐楚共王卒見王必下奔免晉而楚風退

泰

戰

水

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
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卻至甲冑而見客免
冑而聽命敬曰君之外臣至欲至晉卿故以寡君之靈
間蒙甲冑不敢當拜不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
肅之禮肅事肅拜君子曰勇以知禮語
欒鍼見子重楚之海請曰請於日臣之使於楚也子
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以整兵曰又何如臣
對曰好以暇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
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致酒於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中子
不其職也是是以不得攝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

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受而飲之

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國之戰樂書欲

六開以欲廢之使楚公子茂戰國時至言楚有

也卻至實召寡君至齊以東師之未至也謂齊與軍帥

之不具也前楚佐下軍居守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悼

在周以事君楚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嘗試

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戰國時楚共王使人君蓋嘗試

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

之信果有交遂怨卻至殺之

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悼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

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

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

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格其言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代恃其

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能能左圍子四

臣皆賢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官而施

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

其國家外內咸服信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

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靡

臣靡

臣事亦有禹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

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歲王闕於虞人之

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神各有司在帝夷羿冒食于

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家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不取虞箴如是

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聚水草貴貨易輕土土可賈

焉一也邊鄙不聳懼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

不頓壞四也監于后羿以羿之好田而用得度爲諸遠

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諸侯伐鄭從楚季武子宿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瑩士句門

于刺門衛北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滕人薛人從藥麇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

絳斬行栗表道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饌糧歸

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使休肆筵設席鄭人恐乃

行成中行獻子荀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

戰不然無成無功知武子蓋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過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息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懷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以不得怨終請施舍施恩惠輸積志於鄭委終請施舍

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

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不用宿以特牲饋

器用不作仍車服從給不求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一師於牛許一師於向一師於鄭東門而楚不能與爭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

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帥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

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授之以

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謂伐偃陽欲以封宋向戌而後告余余恐

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

此既無武守無武功而又欲易余罪罪移曰是實班師不

然克矣余羸老矣可重任乎受此七日不克必爾乎取

之以取二子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滅之

諸侯之師城虎牢鄭巖而戌之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

還繞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楚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

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頓

而軍子驕孫囊曰諸侯既有成行志必不戰矣無聞

從之服將退不從亦退諸侯退既退楚必圍我猶將退

也晉亦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宵涉潁與楚人盟知

欒黶欲伐鄭師涉潁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

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為後伐今伐其師楚

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必不如還也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於楚人亦還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秦駒武嘗敗

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荀偃

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秦不荀偃

曰鷄鳴而雉塞井夷龜示不唯余馬自是瞻進退藥麋

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

史謂魏莊子綽曰不待中行伯乎偃莊子曰夫子命從

帥藥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

之伯游偃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秦禽不和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晉侯伐齊平公將濟河獻子荀以朱絲繫玉二轂而禱

曰齊環公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齊侯靈樂諸平陰擊防門而

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

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杜告析文子行曰吾知子相敢
匿情平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
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
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非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
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
之示使乘車者左實以右偽以衣為以施先驅與曳柴
而從之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
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荀曰
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
其遁遂從齊師解

齊烏餘夫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取之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句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
子武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平曰晉為盟主諸
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
言此類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
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言有晉侯使往胥梁帶使
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使齊魯宋
封烏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
睦於晉

中行子荀敗無終山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
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以什共車更增十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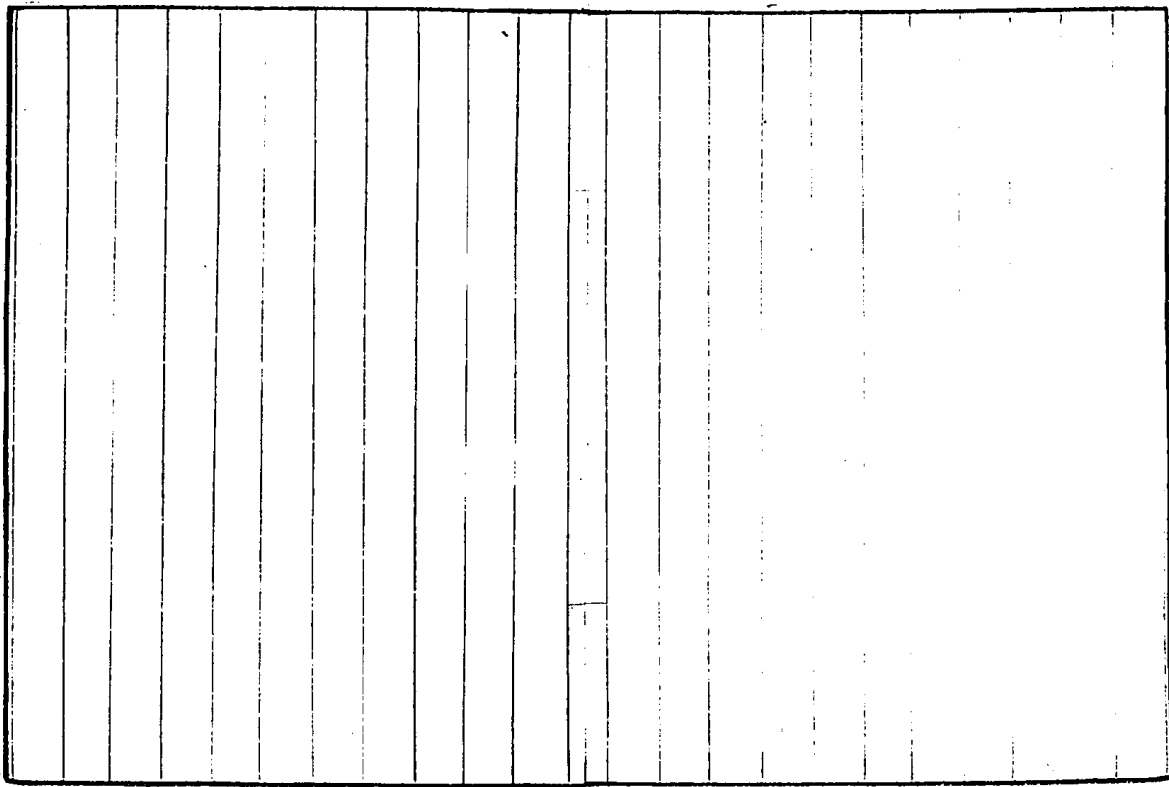
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
為三伍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
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不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
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兩伍車參以誘之翟人笑之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齊人輸范氏粟范吉射與趙鞅相惡久鄭子姚平子般駟
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蒯聩所居邑陽虎時奔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而結陣罕駟
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中多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
必大敗之從之簡子執誓曰范氏射中行氏荀反易天
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范中行二子代寡君

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
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去
役志父無罪後自疾歸君實圖之圖若其有罪絞縊以
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王棺四重被木牛及兕之革為
為四重君再重屬與辟一重今云不設辟者一重大夫
車樸馬無入于兆城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恤王御簡
子衛大子荀為右登鐵上丘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
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
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囂下群子勉之
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

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名公亂從臣晉午在難
國有不能治亂使軼討之崩賁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成
故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二
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
什于車中獲其蠶旌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
矣快後勇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言如氏憂未艾
也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弓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鄭良曰
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小兩綯
皆絕以明前功注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執不思
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後與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
將覆其是懼焉敢於亂今乃納勳職而見拒於鄭遇鄭
師而震慄失措既而幸勝且以勳功相與齊齊
不思黜武勳氏構怨與國以力勝人美足恃哉
楚人既克夷虎者乃謀北方單浮餘夫圍蠻氏蠻氏潰蠻
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
軍於蒐和右師軍于倉山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士子罷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武關也將大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范中行安能惡於楚必速與
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在晉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
且將爲之上蠻子聽上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
衛

州吁脩鄭怨 石碯殺州吁及厚
甯莊子託早以伐邢 禮至滅邢勒功
靈公激民叛晉 蒯聵欲殺南子
渾良夫謀廢置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宋穆公舅國於鄭鄭
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而自公將修先君之怨於鄭是
鄭伐衛以而求寵於諸侯致計故宋之以和其民使
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碯也厚其子
乃公而好兵石厚與州吁游碯禁之不可 石子曰王觀爲
可乃吉老至是厚以州吁不安於父方有寵於王陳衛
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
千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
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衛人使右宰醜
泣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
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
之謂乎真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碯能諫之及州吁
衛人伐邢以報蒐圃之役衛常與狄於是衛大旱上有事
於山川不吉甯莊子述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
無道諸侯無伯齊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



衛侯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宋公子朝舊太子蒯聵魯孟

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求子也緒求子也得

千盍歸吾艾艾殺也殺殺也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

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

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

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太子

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

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

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

義也以義為信

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慚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

文子卒閔通於內良夫淫太子在戚蒯聵奔晉孔姬使

之焉使良夫至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

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於

孔氏之外圃昏夜二人蒙衣而乘良夫與太子為人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嬖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

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與殺

從之追孔慚於廁強盟之欲令召獲奉衛侯輒來奔

孔慚立莊公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

其器國之寶器若之何良夫伐執火者居左而言曰疾

子與亡君輒皆君之子也召之輒而擇材焉可也若不

材器可得也廢之而固堅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殺

太子

太子

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衛侯爲虎噬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成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兩馬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不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紫衣君服而殺之

公子突謀勝戎師 公子忽謀禦王師

子展欲堅與晉 子產欲使楚逞

北戎侵鄭鄭伯非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當寇而速去之勇剛能往無剛不能往君爲三覆伏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

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

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秉戎師衛擊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王桓率鄭伯非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人爲偏伍承彌縫以節示偏縫從其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戰而

闕此蓋

鼓譟動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鄭人患晉楚之故二國頗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不吾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十展曰與宋爲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

惡於宋數侵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

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免晉襄鄭爭展侵宋欲致諸侯伐鄭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

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共將以伐

鄭鄭伯簡逆之伐宋鄭後與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

子展出盟晉侯悼會于蕭魚自是楚不敢與晉爭鄭

楚千康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豐於勇盡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言欲與皆樂勇貪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楚戰者子展說不禦

宋

公子鮑篡位

狂狷倒戟見命

寺人伊戾誣太子痤

寺人柳誣華合比

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結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恤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鎖詒也時加羞珍異老無日不數於六卿之

門求寵國之材人無不事也尊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視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自乃助之施

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

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

不能其大夫謂鮑至于君祖母棄夫以及國人諸侯誰

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

右而使行昭公將田孟諸不至夫人使帥甸郊甸攻而

殺之文公鮑即位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行狡輅鄭人迎鄭人入于井

倒戟而出之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

為禽也戊昭謂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心

政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謂義也

平公生佐惡而婉貌而大子瘞美而很合左師向畏而

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

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

曰夫謂大不惡安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相

莫共其言已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

書敵之太子反微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

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

有焉問諸夫人母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

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

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

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其氏曰甚矣宋平公之

乃信之不疑謂大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誣大子

因大子使不得自直而謂大子君之威地而輕之君是

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

用牲埋書而告公年曰舍比將納亡人之族華臣嘗亂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舍比奔衛

之其氏曰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謂伊戾又用

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謂國小數隨用

陳陳濤塗復鄭申侯之怨

齊侯相以諸侯之師伐楚師退次于召陵齊侯與屈陳轅

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其病若出於

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

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比於東方而遇敵懼

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謂屨其可也

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伐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轅宣仲字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鄭申侯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諸諸鄭伯文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齊人伐鄭齊桓盟諸侯于首止以定王世子鄭伯逃歸不盟故治之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諧也

○齊

管仲使反侵地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隣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

○齊

○齊

○齊

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蒔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視其上下之所好玩好物貴則其國擇其浮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僕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濬二使海於有敵渠渠中可居者曰濬環山於有牢地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使海於有敵渠渠中可居者曰濬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

使海於有敵渠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陳乞偽事高國者齊景公命高張國夏立廢于茶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舉其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偈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

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若事之下也反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美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陳乞

○齊

○齊

○齊

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張聞之與惠子乘如公宮戰于莊六戰敗高國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來奔陳乞既去高國乃使召公子陽生于魯立之至視

○秦

公孫枝定計處晉惠公

秦歲定帥師侵晉晉飢秦輸粟秦飢晉開之糴至于韓公事禦秦師君韓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

潁而止況深遂止於秦所為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後之孰利公子繫

曰殺之利以為臣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

惡問降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報國不若殺之
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
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
雖無秦諸侯有常公子繫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
人君父老皆疾之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
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
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
不可乎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
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
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
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

○鄧

三甥欲殺楚文王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聘甥
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
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喻不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為人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
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時魯莊公六年楚子伐鄧
十六年後十楚復伐鄧滅之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
謂於楚子之死上及及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
疎也朱氏曰三甥之謀計過矣不能使鄧侯自強其國

而徒使為賊賊之謀縱使楚文王
可得而殺安知後來無滅鄧者邪

○楚

關伯比圖隨

關廉敗鄧師

屈瑕勝絞

屈瑕以自用敗

蔣賈謀伐庸

巫臣竊夏姬

巫臣復子重子反之怨

養由基敗吳師

子彊敗吳師

共王埋璧

費無極去蔡朝吳

王子勝圖遷許

費無極喪太子建殺伍奢

費無極出蔡侯朱

費無極陷郢都

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

○楚

成主其關伯比官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使然楚自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修自必棄

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

比曰季梁在何益關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季

之賢不如少師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

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少師有寵楚關伯比曰可

矣讐者累不可失也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

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

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

上左精兵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

偏敗衆乃擣矣少師曰不當于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隨侯遂闚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時少師爲
右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闚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師謂少
障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呂氏曰考伯比之謀既殺少
師之請而後季梁之謀復假少師之寵而沮季
梁之策置毫末之毒於少師之心而一國臣民轉薰
之簡略諸者猶不知其端况於當時自墜其網者乎
屈瑕將盟貳軫二郢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琴四伐楚
師莫敖患之屈瑕爲莫敖曰郢人軍其郊必不誠備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
宵加於郢郢有虞心而不疑楚至而恃其城之保莫
有圖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
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武王革車三百兩虎
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
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郢師于蒲騷卒盟而還盟貳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楚采樵者明日絞人
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歸路而覆諸山
下伏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屈瑕伐羅闚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
不固矣遂見楚武王曰必濟師其敗也楚子辭焉入
告夫人曼聲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

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扭於蒲騷之
役設備乎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與假言
人欲其微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
人追之不及矣勢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郢亂次以
濟遂無次行伍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攻大
敗之莫敖縊于荒谷呂氏曰屈瑕之禍野曼歸之蒲騷
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
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爲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
其幸而推誘敵之策豈亦圖廉勢我乎此
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地將伐
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楚人謀徙於阪高爲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
以往伐振廩同食無異次于句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
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楊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
焉不如復大師句渚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棼曰不
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
所以服陞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
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駒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

越自石溪子貝自仍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

楚子盟遂滅庸呂氏曰或曰楚之是役有虛散黎之兵

貝之族合衆智卒衆力用集大助豈專爲買之功歟曰

有張良以決鴻溝之迫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

天下應無張良不患無參勃信布也無參勃信布不患無張良

異漢何當楚人衆書半定之際使無張良之言退自

寬於坂高之壘則難有數子之智勇不遇崎嶇草莽間

其有匹夫之夾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賈也倡言於

庭扶楚國傾什之勢而起之循國中勃有生意濟戈厲

刀懼恐見敵之曉難無

數子豈無能辦此者哉

楚之討陳夏氏也以夏微舒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

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

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

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

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鄭公字子蠻夏姬殺御叔

之夫亦弑靈侯陳侯通于夏姬遇弑無後殺御叔夏姬

早死孔寧儀行父淫喪陳國楚縣陳以計何不祥如是

孔儀于夏姬奔楚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無爲取夏姬天下多美婦人何

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郊晉楚戰

莊子射不獲其尸知莊子載其尸以歸其子黑要烝焉上淫於巫

臣使道焉曰帝道急矣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許自

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對

曰其信知楚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

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其愛此子知其必因鄭而歸

王子殺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郊之役而欲求

媚於晉其必許之鄭之戰楚四知楚晉四殺臣射殺王

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楊橋之役使屈巫

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

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

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

楚圍宋之役以爲車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

自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

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

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

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

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

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車二十五人爲兩

臣蓋以一卒百人使吳留少偏九與其射御教吳乘車

教之戰陳射御乘車戰陳皆吳教之叛楚實其子孤庸

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之馬

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

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重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共

我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

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

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駟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

居其間七日子疆子捷子駟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

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

則亦視之若奔則視其形勢以救助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至楚軍簡師會之擊楚合吳師

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楚滅舒鳩

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熊昭熊庚此無適立焉楚乃大

有事于羣望星辰之神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

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

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既齋而以長康王跨之昭靈王肘加焉能子千子

皆皆遠之北黑平王弱疾抱而入再拜皆厭紐理時微

為識蓋屬意閭韋龜屬成然焉託之且曰棄禮謂上

之禮違命當璧之命楚其危哉

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故蔡大夫楚處滅蔡朝吳

使居舊國故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

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

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

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

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

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

異也多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

困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者

亂可不畏乎朝吳以名利累其

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持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

君若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

曰余俘也也而復存之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

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

楚子平生太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

欲諸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逆

勸王取之為夫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

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

居于城父，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

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

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謂納何

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

遣之太子建奔宋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言必昭 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忠王

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伍尚歸楚人皆殺之伍員奔吳 平復父仇

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

曰平侯與楚有盟平王為蔡公時與子干子皙盟 故封

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滅蔡執世子 有以歸用之

與君同惡平侯與公子 比殺靈王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

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卻寃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

之令尹子常凡賄而信無極譖卻寃焉謂子常曰子

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患已甚吾

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有所擇焉

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

饗日帷諸門左藏其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

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楚平王卒吳 乘其喪伐之

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

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

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藝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盡滅卻氏之族無極之陰卻寃也 豈不冤哉

吳氏以飲也鑿空造端梯怨梯既勸以甲兵獻子亦

又從而譏之惟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失得而不信諸

言以陷之也為乎歸哉

公子光復取餘皇 公子光雞父之捷 闔廬柏舉之捷

伍員奔楚 王孫雄決計長胥

吳伐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司馬公子魴 先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六

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名舟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

擊之及泉盈其隧置火滿 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

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

之借衆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

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

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人伐州來楚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陳蔡許 奔命救州

來今尹子瑕以疾從戎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疾不 楚

師燔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

事威克其愛威勝愛雖小必濟胡流之君幼而狂陳大

夫鬪壯而頑頗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

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逞心矣諸侯垂亂楚

魚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

無會而歸。會而先買。孰和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

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來溝而廢我

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吾須之不能不能待去之

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使吳王乃步

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

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王孫雄

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

則無為貴知夫言人不能以危易安以民之惡死而欲

貴富以長沒也謂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退我

絕慮而無遷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以死爭

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

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

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

之不獲也無有誅焉不責諸侯而先罷之遣諸侯諸侯

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挺寬一日惕疾一日留

以安步王志行安必設計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

能至於吳吳王許諾於是休馬食士服兵操甲以挑戰

乃就幕而會吳公先教晉侯亞之

○越

勾踐攜李之捷 勾踐謀伐吳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

士冉禽焉陳兩為吳人所禽不動吳陳使罪人三行

屬劬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好旗鼓也不敏於君

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目越子困

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

取其一屨還卒於陲夫差使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已

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

乃報越

王召范蠡而問焉吳報越敗之于夫椒越王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既歸而陳之

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

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車好游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邪於不穀亦又甚焉見吾欲與子

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

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

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言

此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

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

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聲而忘其百姓亂

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相道遠弼過聖人不

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曲意莫適相非上下相偷且

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

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

節萌生天地未形言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難

俱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信蟹不遺種言蟹其

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前問楚怨王

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

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

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

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

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言伐吳於

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示宮中之樂

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言伐吳於彼其上將薄其

德民將盡其力言吳見越如此不以爲意必不又使之

望而不得食又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

待之至於玄月兩雅曰九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

曰鮑飯不及飢餓欲伐吳之急不能久待今歲

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請

吳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

王曰諾遂興師伐吳滅

左粹類纂卷之七

左粹類纂卷之八

政事

世降春秋治道之不古若固也優緩可以陶

忠厚嚴厲可以振委靡晉鄭諸國有焉他如

楚南蠻也不移禍於令尹邾弱小也利在民

則遷繹仁矣哉昭文之心也蒞政者存此心

而不失於天下國家乎何有心昏則惡政出

矣政惡則身辱國危爲天下笑矣然則神之

主也民之望也與君之陪貳也其舉動也可

不慎哉

○周

秦

周鄭交質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欲界鄭伯莊王

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

於周王崩周人將異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

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

谿沼沚之毛草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

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繫采蘋雅有行葦洞酌

昭忠信也呂氏曰周天子卿諸侯也左氏莊周鄭無

前而不獲退欲進讓公而不改進退無罪焉王欲退鄭

以數其臣國也夫天子之體矣又其具至於交質鄭甲

之分蕩然矣然亦何所憚哉溫之
麥洛之禾宜其極載而不礙也

○魯

臧孫辰告糴于齊

季文子無私積

叔孫豹重罰御叔

叔孫婼殺豎牛

孔子墮三都

諸大夫救火

季康子奪嫡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

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

藏寶財王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

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

季

章

一傳

請之其為選事乎自選擇文仲曰賢者急病以民病而

讓夷以治平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

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

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主有幣以祀廟與玉聲

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

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問公為大宰太公為太師皆

職貢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

以紓執事殺父積則朽敗執事所以紓其憂以故敝邑能使共職

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

祇實求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季文子始卒宰庀其家器為葬備無衣用之妾無食粟之

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宣成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

人武仲多智暗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焉穆叔

聞之曰不可使也言御叔不可使為邑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

其賦倍出常賦

昭子即位名牛既歸為卿牛有寵授以家政牛殺其長子

孟丙逐其次子仲子叔孫疾牛不進食凡三日卒

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和順殺適立庶又披

其邑南遺助豎牛殺仲子牛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

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

季

章

三傳

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不可能

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季孫氏邑郈叔孫於是叔孫

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公定與三子季孫斯仲孫何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

臺宿所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

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公圍成弗克胡氏曰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故由大夫三

也而問於仲尼遂隱三都其城數有板者三家亦不能制也成雖未隱無與爲比亦不謂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其月則不待兵革而自隱矣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僂災之廟救火者皆曰顧府庫南

宮徹叔開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周人出御書俟於宮

何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求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

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使四馬百官官備府

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中出用爲齊贊攸從之

大氣也隨大蒙葦公屋覆之自大廟始外內以俊

後甲以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伯

敬至命校人駕乘車急能緩李桓子斯至御車立于象魏

之外門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輕財而命藏象

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

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審也潘汁也北土呼汁

計終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臺表臺去其道風所道還

公宮御書景伯命出禮書桓子命藏象魏此見魯爲儒

季孫斯有疾命正常寵曰無死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

子方斯之妻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諸爲女也則肥也可季

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

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

請退避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者召正

常正常不反于也

晉惠公殺里克

文公伐原示信

文公能刑

景公賞功及諫臣

悼公初政

叔向黜子朱

荀吳不登叛人

晉侯殺里克以說獻公卒里克欲納文公以三公于之徒

之夷吾重聚秦以求入秦穆公納而立之將殺里克公

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卓子與一大

夫息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傳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之謂克曰

若奚濟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

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

復有言矣乃曰又將圖寡人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

元年春公文屬會百官賦職任功棄責除薄欲施舍

施德分寡財少救乏空絕振滯者匡困窮困資無

者輕關關稅易道除盜通商寬農茂稽勸分勸省用足

財備凶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

也立常官正名服位上下有類人善昭舊族有功愛親戚明賢

以定百事

良尊貴寵功勞事者老禮賓旅友故舊為公晉籍狐

箕藥卻相先羊舌肸族一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

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

人食力工商食官庶卑隸食職祿官宰食加大夫之家

也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晉侯文圍原原納粟上賜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

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

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衰以並殯從亡飯

晉侯文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示尊君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民易資者貿易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契券要約公

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敬於是乎大蒐

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出穀成楚使申穀釋宋圍一戰而霸勝楚下城瀝

文之教也

晉侯入曹楚圍宋晉文公侵曹以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在位者令無

人僇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公之出亡也過曹僖

公于受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皆有

名謂公忘大勞焚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臂公欲殺之而

愛其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曾見使者曰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不以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跳而越物也曲踊向上跳而復下乃舍之殺顛頤以狗

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代魏城濮之戰與楚晉中

軍風于澤風謂牛馬北牡亡大旆之左旃通帛曰旃

祁瞞奸命瞞瞞時堂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

師還濟河川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派派愷愷以入于

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

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謂殺顛頤

僑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朱氏曰顛頤魏犢同罪而顛

顛獨死焉謂之能刑可乎

宣子始為國政精肅將制事典立常正法罪重辟刑獄

重重通逃由貨要用契治舊濤職本秩禮別貴續常

職修廢出滯淹按貴既成以授大傅陽子父與大師賈

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潞赤狄之別種也鄆舒殺潞

公之姊故晉侯景賞栢子父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

行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微晉

侯將殺林父士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

祗者言文王能用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言林父

信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

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文王能布大賜能施也率是道

也其何不濟

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後獻狄俘王晉侯景

請于王以以散晁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平舌職曰吾聞之禹稱舉善人不善人

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

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不幸也謂是無善人之謂也

驪武子書使知武子荀範恭子上如周迎悼公時悼公年

事單襄公葬書既就而盟而入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

之非者謂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適門子典舊疾出

滯賓有功於先單故刑不復作也赦囚繫宥問罪

之疑者非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賢人以小罪養老幼恤

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之王父不敢

不承語

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恩已責通逮鰥寡

振廢滯臣乏困救災患禁淫厲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

時用民欲無犯時不縱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

家荀會藥壓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

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以上會當為

右行辛為司空使修上為之法以為常為弁糾御戎校

正屬焉弁糾藥糾也使訓諸御知義戎上尚荀賓為右

車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上多不卿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首元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

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過逐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

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驢屬焉使訓

群驢知禮凡六官之長統六軍皆民舉也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

復霸也傳

公即位使呂宣子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

首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兒子羽戰之

人因知楚晉呂錡御荀首射襄老獲其尸射穀臣囚之

以歸既而晉人歸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未知楚楚人歸

錡錡字鄢之役親執楚王而敗楚師錡射共王中目楚

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在其子孫不可不

崇也使彘恭子士將新軍曰武子之季子會文子喪之

母弟也武子宣法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

身以定諸侯使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

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魏佐之曰昔克

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

規止杜回荀林父將成赤狄潞氏秦桓公伐晉安于輔

輔氏秦師回其勲銘于景鍾景公至于今不育其子不

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渥之帥循志博聞而宣惠於教

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明事

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藥伯請公族大夫

公曰苗家悖惠荀悅文敏嚴也果敢無忌鎮靖也
使茲四人者為之去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悖惠者教
之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
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
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
元尉中軍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
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中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
使為元侯中軍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司馬
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僕始合諸
侯於虛打以救宋宋魚石叛宋而奔楚楚伐宋使張老
延君舉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察諸侯之有呂宣子卒公
以趙文子為文也趙武有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代呂
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
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魏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
不可使佐新軍魏使張老為司馬魏使范獻子魏
為侯奄張公舉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繆盟之於是乎始復伯繆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時晉悼公會諸侯于曲梁
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平吾亦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
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

志事君不辟雖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
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為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
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指
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
罪不能致訓至於用絀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
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使晉侯以魏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侵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秦伯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次應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
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止拂衣從之
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各謂私欲
已侈能無卑乎
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晉悼公娶于杞生平公故晉絳
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自受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一得甲

子甲戌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
于承匡之歲也乙巳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臣於是
平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
宣伯曰僑如獲叔七十三年矣自乙巳至戊午歲七十
日首獨勝未聞
全數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如篆之六者三下二如身
移上二畫往
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武之
而趙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
由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又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
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主夫服
之官
以為絳縣師掌地域辨其
大家人民而廢其輿尉輿人之尉以其
役孤老而黜之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弗許左
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
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
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
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
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
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
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
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
君我亦能事君君率義不棄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

義所知義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鞶歸
○蔡
哀侯以息媯產禍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
也止而見之弗賓不加禮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
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楚敗蔡師于莘以蔡
侯獻舞歸 蔡哀侯為莘故絕息媯息媯其
笑以語楚子楚
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楚人謂未
成君為敖
及成王焉未言未與楚子問之對曰吾二婦人而事二
夫縱未能死其又奚言憤激之楚子以蔡侯滅息息滅
之
○衛
文公中興 獻公蔑冢卿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取火也
與霍莊子矢取樂難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
夫人繡衣取文章順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
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
衛懿公死衛人東徙渡河遺民男女七十有三
盡之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處於曹孫卒

彼立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齊桓公使公子無
上三千人以氏曹歸文公乘馬祭服止桓牛羊不勝狗
皆三百與門封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又合諸侯之
師城定丘而封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相市以爲
衛文公使居之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相市以爲
諱聞之服 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事
之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獻公戒孫文子文子審惠子審惠子食皆服而朝日野不召而射

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私孫蒯文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卒無
勞職爲卿階或謂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
爲大師辭不可師曹請爲之 琴師曹推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 公使歌之遂誦之 愚孫蒯懼告

以怒孫子以報公 公使歌之遂誦之 愚孫蒯懼告

文子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將以公使

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野

使子行於孫子請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告亡且告無罪定姜公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

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

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如戒食不召不二罪也余以

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如使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

無罪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雍殖相之越十二年齊魯

○鄭

莊公誅射賴考叔者 厲公使雍糾殺祭仲

文公以鷩冠殺子臧 子產先安大族

子產使民以義 子產能而使

子產不毀鄉校 子產斷子南罪

子產數子哲罪 子產作丘賦

子產歸州田於晉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子產不毀墓道廟室 子產禦火災

子產不焚龍門 子產授子大叔政

駟歇用鄧析竹刑

鄭伯 將伐許授兵于大宮鄭公孫閱與賴考叔爭車賴
考叔挾輅以走不駕馬而子都援棘戟以逐之及大逵
弗及子都闕怒傳于許師及賴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
以先祭子都自下射之顛師死 瑕叔盈又以蜚弧登

周歷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鄭伯使卒出殺

百人出行出犬雞出人雞以訓射賴考叔者 君子

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

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祭仲專逐昭公之屬鄭伯 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

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

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

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池

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後此十
傳載殺子儀而後入張氏曰諸侯苟能制節謹度用賢
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卑而受辱乎一國之權
而爲臣民之所誅哉是以庶孽奪嫡而與權臣比而篡
位又與其鍾虺謀殺之爲民懼之計自取亡也

位又與其鍾虺謀殺之爲民懼之計自取亡也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華欲以鄭國文好聚焉鄭伯

文聞而惡之使盜誘之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

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

平天成稱也呂氏曰鄭世子華以實聞其弟子臧出

在鄭伯初無道而必置之死地何其意怒之不

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特遇冠而發耳

者感之糾谷之終受者感在人而不在冠也嗚呼子臧朋附于華

之邪終不能免其亦可畏矣哉

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大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

皮曰虎子皮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嘗相之國無小小能

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欲使公賂與之邑子

太叔游曰國皆其國也國事當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

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乎成事在我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國子太叔曰君四

國何國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欲和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和而大姑先

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遠鄙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

田有封洫封上為疆通水廬井有伍五家大人之忠儉

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焉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

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

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

於子羽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諲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

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不聞作威以防怨豈

不遽止畏威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

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作之以藥石然明

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

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

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納

用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

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

幣而出子南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

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丈夫夫婦婦所謂順也

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繫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

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衡堦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

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惡也故傷大夫皆謀之

子產曰直鈞先聘于南直勿說督罪罪在楚也乃執子
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
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
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
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
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
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逐之使行子產咨於
大叔游古子南之兄子故問之大叔曰古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也亢藏
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問
公殺管叔而蔡放蔡叔夫豈不愛愛王室故也吉君獲
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游楚所擊而傷之瘡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乘遽傳車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伯有良霄也強使黑如楚而黑伐之伯有奔許自許入伐鄆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謂殺伯有於平肆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與游楚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六卿干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私盟使大史書其名曰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黑拜受命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黑又請以其子爲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

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臨黑自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却尸上胡氏曰黑時有罪而鄙人初畏其淫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產作亡賦力大爲牛十井爲丘每丘當出馬一匹牛之外別賦其田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氏所殺已使之出栗也爲華尼謂子產重賦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澤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從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諸侯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偁而無禮蔡偁於楚曹滕偁於宋鄭先衛亡偁而無法鄭偁於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

心何上之有

子產爲豐施公孫段之子歸州田先是公孫段相鄭簡公如晉有禮晉平公賜以州田至是

段卒子產歸其田於韓宣子起曰日往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

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

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

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

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

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也罪鄭而豐氏受

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爲請宣子受之此言子產貞而不奪

鄭人相驚以伯有伯有魯公子太僕裔也與公孫黑黑魯公子盟因共

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歸則書之歲二月伯有或夢伯有介甲而行曰壬子余將死也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之鄭帶卒國人益懼齊無平之月壬寅十一月十八日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子之也子孔亦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謂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怨鬼道以取民之愛或反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民簡公卒將為葬除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

除徒執用毀廟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教毀廟者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遷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能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孛星也鄭裨鄭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宋大辰之虛陳大晦之虛鄭大晦之虛皆火故若我我用王王王王王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宋衛

陳鄭皆火裨鄭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子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幸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殺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祭祀至于大宮行宗廟下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告于先君周廟主石西也有災故合群使府人庫人各敬其事備廟主石西倣司官出舊官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刻居火

道備非行火所歛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備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大陰禳火于玄冥回祿禳于四鄰祈于四鄰所聚故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助三日哭大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了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繼以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往時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往時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宗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綖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之謂也此非孔子之言豈有仁人為政先改慢殘之弊又從而善之乎

駟歇嗣子大叔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折獄改所鑄刑也

於竹刑君子謂然微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風也錄彤管彤管女史記筆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風也錄事規薄之所執竿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取其忠也召伯所茇召伯決獄舍於棠下故入思之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

○虞

虞公貪求玉劍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

出奔共池呂氏曰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貪與吝遇此禍之所由成也

華元食士羊羹

華元計蕩澤

樂喜備火災

子罕貸民粟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兄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谷而來奔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宋

○羊

○羊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呂氏曰元之意豈不以斟對相信今日饗士吾時暇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姑反疎者遠者可也羊斟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欲享其食也戾物與投羊斟元乃召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掬其免於困窮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也勞苦恐傷其意者彼能勉於既為變之後豈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哉然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

蕩澤桓族也時為司馬太而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

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計吾罪大

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華元魚府

曰右師反必計是無桓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恐華元

還計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計必不敢放放

且多大功合晉楚之成國人與之不畏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向人賢也桓氏雖亡必偏不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澤字於是魚石向為人請宋向帶魚而畏罪及同族皆出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知時有大災素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猶徹陳舂揭舂實籠具金金銀器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上塗巡丈城繕守保聚其民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治具也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刑亦如之

使皇郇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宇備使西鉏吾庀府守之典令司官巷伯徹宮守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祀祝宗用馬于四墉城墉陰之氣故祀之以禳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盤庚宋之遠祖

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子虎代告之為卿時方在喪故以父命饋國人粟戶一鍾六斛是以得鄭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樂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幸國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宋

齊齊威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 管仲以贖罪足兵

桓公治國治鄙 桓公立三選法

桓公霸諸侯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有長與無財振業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

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壽政事或事令軍令詳於國政若有征伐隣國不知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三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卒長帥之卒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周制萬人為一師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

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按振旅周禮仲春教振旅以蒐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曉家與家相曉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相死以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陳氏曰內政之名以行軍令巧於用詭固如是哉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無非王通之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說道行之以欺世為伯者之私快

金

金

金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齊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甲兵以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刑臨以犀甲一戟車戟也輕罪刑以金贖以贖盾一戟贖盾也小罪刑者不入五謫以金分以金贖有宥間罪有宥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分兩之差宥間罪有宥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其辭之一定而不可移也坐成以束矢入於朝力聽其取往而不反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耦四者皆去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謂國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

高子帥五鄉焉左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黑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

衡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大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

金

金

金

而修德進賢桓公為立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等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以商朝不越爵以貴罷士無伍無伍罷女無家夫稱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謂國管子對曰制國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

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互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

政聽屬五正聽收政聽縣五屬大夫下政聽鄉縣大夫

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忘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誅之曰

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罪則

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

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實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

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

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

於鄉里驕淫躁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

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鄉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

期年書其所善期年書其所善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白用之

曰有人居我官有功德惟慎端慤以待時動不使民

以勸緩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

語相其質相其質也足以比成事相其誠誠可立而授之

可大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攻以謂之不病不罷也

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惡升以為上卿之贊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

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千

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荊令支斬孤

竹而南歸擊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

性上而巳不載也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

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汴乘桴濟河

小汴曰汴至于石抗縣車東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

夏大行辟耳至石抗縣車東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

之夏故縣其車東其馬以度西服沙西吳南城周帶

使仲孫湫徵諸侯戊周而城之反胙于絳使昭公于夷

吾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

六以平宋亂會于其杏以宋服會于鄆以定伯非會于

乘車之會三以謀伐楚會于陽穀以定王世子諸侯甲

不解解甲兵不解解甲兵不解解甲兵不解解甲兵無矢

天子使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蔡丘之會

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

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

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煩咫尺小白余

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為天子羞

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

之車龍旂畫交龍於終也正幅為參旁屬為旗渠門亦旗名兩旗所建以為軍門也若今之牙門也亦旗大旗也
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慶父通於夫人哀姜哀姜欲立國絕無嗣桓公之莊公費慶父殺子般及閻公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之使高侯將南陽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魯公戰死衛人東徙渡河立戴公魯卒立文公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裔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幣不任用也縷纂以為奉奉王之用絲取易供也纂織文也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繫而
入相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聽其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滅遂以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壯丘四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甲冑隱五刃外劍矛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竊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秦穆公專任孟明
穆公殉三良
殺之役秦欲伐鄭不果而滅晉人既歸秦師三帥百里孟白乙丙也晉侯之文侯請而歸之秦穆公秦穆公不許師而哭曰孤境蹙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皆孟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吾不以情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刺厲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悻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孟明視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襄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明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襄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言不偏以與人之壹也無二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芣子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風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治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

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秦哀公作此賦以哀穆公之卒

三良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

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

長是以並建聖哲立司牧樹之風聲以立聲教分之采

物旂旗衣服著之話言以遺教為之律度以治民陳之

藝極開陳貢獻多少引之長儀道威予之法制告之訓

典教之防利防患委之常秩常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

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

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

復東征也

○邾 文公遷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

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

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

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

邾文公卒 君子曰知命

○莒 渠丘公恃陋不備

晉侯景使申公巫臣故楚大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

池上曰城已惡不堅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

曰夫彼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哉有唯然故多

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男大重閉况國乎 楚子重自

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莒戊申楚入渠丘莒

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

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

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

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

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楚 成王重師輕將 成王不善處其子

莊王不為京觀 莊王不為京觀

薦艾獵城沂 伯州犁決獄

共王不錮巫臣 薦掩治賦

屈建不以芟祭 昭王賞餼

平王撫民 昭王不越望

昭王不禁災 昭王不越望

燕公討白公勝

楚子成入居于申楚子及諸侯國宋晉文公用先軫計侵

衛不克猶未釋宋圍也晉復用先軫計執曹伯分曹使

衛之田以界宋人欲致楚與晉故楚子去宋入申

申叔去穀微齊使子玉去宋解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而除其害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為賈謂而無禮過三百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實從之既敗與晉戰于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孫伯子玉之曰得戰死故言何以見其父老臣名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此答下及連

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莫余毒也已焉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得臣信有罪矣楚子知其不可敵而少與之師又曰敗後之是以師為重而重其將以與之也楚雨楚也

楚子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子上問子玉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寵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蠱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君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發怒從夫從者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弗聽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死後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以歸王宮而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而多置宮甲而不而楚師之舉常在少者養世而多置宮甲而不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

令尹為艾獵孫叔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計工分財用築作平板輪立餘而後施稱畚築畚盛土約口分財用築作平板輪立餘而後施稱畚築畚盛土具餼糧使度有司謀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

楚師軍於郟遂次于衡雍楚伐鄭晉救之戰于郟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義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而安人之亂以爲

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

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大魚以喻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

懲淫慝在小國者今罪無所所無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謂晉民

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

巫臣奔晉竊夏姬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

子反側請以重幣錮之以爭夏姬王其曰止其自爲謀

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忠社稷之固

也所蓋多矣其罪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

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呂氏曰考之共王年

爲高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

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後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

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

生敵爲國大患不啻不深威之也

楚子康康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戌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

戌囚皇頡公子圍爲靈王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

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有位

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大弟

也下其手曰此一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州犁必

手抑揚其辭者欲皇頡曲言以媚王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

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屈到嗜夢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

也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

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

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見諸

侯莫不舉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

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蓬豆脯醢則上下共之

以多少爲差不葺珍異不陳庶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

典遂不用

薦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治兵數甲兵簡閱薦掩舊田

陵絕高曰京大阜曰表淳鹵鹵地數疆疆界漆漆

滅其相規偃豬其受水多少丁原防地防

得方正如井田牧隰隰水崖不濕爲井行沃平美之地

量入修賦九土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賦車兵徒卒

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吳滅州來邑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干弗許曰吾未撫民人

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

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

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民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隱舉滯禮新叙舊

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

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郢公闢之弟懷將殺王郢公辛

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莫成然立平王貪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鄭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行不為豐約舉荷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讎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聞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鄭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成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昭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言無由得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翼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謂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言信出已則禍亦在已

自公作亂白公作亂不可不子西不從使為白公欲報讎遂作亂殺子西尹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時方城之外衆皆曰可以入矣子高諸梁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欲待其變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其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而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因帥其屬將與白公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柏舉之敗子西棄德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沈諸梁兼二事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使寬為司馬子期而老於葉蘇氏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罪人而為令尹以行其國之政楚豈有間言哉追念子西之勢而不享其國之利於是以言仁矣然終不能用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也

句踐更政伐吳軍政句踐說於國人夫排之役越既行成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楚死者問傷者養生者

予何憂實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
足然後平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
馬驅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
至于姑蔑廣運百里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
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
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息也命壯者無取老
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
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婦令以告公令醫守之生
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大陽音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
生三人公與之母乳也生二人公與之餼食也當室者死三
年釋其政禮文為嫡子服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
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仕其子而教之
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
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其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
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鋪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後特用之
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
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
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請報之句踐
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
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
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
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

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慮也而
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近不念功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
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
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
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命
退則無耻不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
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言誰有恩而可惠如此君
無死乎
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
此以環填通相問也行賂以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
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
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地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深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
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
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
為我禮已重矣謂去父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
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
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
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
瞽之疾其歸若已若汝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
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

莫彥明日遷軍接蘇上下皆和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

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

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

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

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

其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

江及皆乃令左軍銜枚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

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

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

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

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

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地又郊敗之三戰三北

於坐澤再戰於沒地又郊敗之三戰三北

吳滅於越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不許遂自發越

吳滅於越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不許遂自發越

左粹類纂卷之八

左粹類纂卷之九

薦舉

報國孰爲大薦賢爲大賢其可蔽乎哉是故

展獲不卿臧孫之罪仲尼無土責在晏子何

齊魯之不幸而有臧晏哉豈亦聖賢遭逢之

不偶也雖然仲之相鮑叔薦之午之尉祁奚

舉之軍政之無秕也民狂之不左也伊誰之

力哉惜乎列國之祁鮑之少也

○周

樊穆仲薦魯侯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仲山父曰魯侯孝

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

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

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爲侯伯也

○晉

趙衰薦卻縠

曰季薦卻缺

趙盾舉韓厥

祁奚薦其子

祁奚舉善

司馬侯薦叔向

魏舒舉魏戊

作三軍謀元帥文公將與楚戰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

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詩以美刺義以紀法禮樂德

之則也禮以節民心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曰季晉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

有罪御而欲其公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係功殛於羽

其舉也興禹授以管敬仲桓之賊也從子糾伐齊射

實相以濟伯天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敬兄不友弟不

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不以惡而棄其善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趙宣子盾言韓獻子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秦伐

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河行北軍獻子執而戮之衆

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

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

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比而不隱義也吾

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

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

一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

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所舉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祁奚辭於軍尉告公悼問焉曰孰可代對曰臣之子午可

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

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命父

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太

事有直質而無流心敬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

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

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

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屬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

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

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

德義之樂善善為德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

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

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乃召

叔向使傳太子彪

魏獻子舒為政以魏戊舒之為梗陽大夫魏子謂成鯨吾

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平對曰何也何可戊之為人

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

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

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晦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德正應和曰莫昭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其物得教誨不倦曰長長久賞慶刑威曰君君之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比以經緯天地曰文相錯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近文王所及其遠哉

○齊

鮑叔薦管仲

桓公自莒及于齊使鮑叔牙為宰大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加惠公使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必治國家則

○齊

鮑叔

四素

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平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見時是以濱于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為若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使請諸魯

節義

人誰不死死得其所猶夫生也不然死亦虛耳春秋列位原繁以不貳死荀息以不食言死棄疾以不忍事讐死死非虛矣然皆不滿人意況其他乎間亦有卓然能自立者如館

箕之嫪託木門之鯁激發士風匡扶社稷有功於世道為大豈虛生者哉噫若人也皆當時之僅見者也

○魯

公孫敖二子效死

公冶不義季氏

叔孫豹不以貨免

叔孫舍以禮立身

穆伯之從已氏也公孫敖為襄仲逆婦於莒見其美自要如周平襄不至以生二子於莒而求復將來卒于齊他

年其二子來孟獻子茂愛之聞於國或諧之曰將殺子

獻子以告季文子父行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

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麗一人

○齊

鮑叔

五素

門于戾丘皆死有冠攻二門二

公如楚還及方城襄公往朝楚適康季武子宿取于邑使

公冶問謂作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

以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

後聞取于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

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

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語曰使子欺君謂

而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

德賞也言畏季氏非且無使季氏葬我

以我有德

會于號尋宋之盟也晉趙武楚公子圍及諸侯季武子伐

莒取郕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宋退而魯伐莒

濟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桓子相趙文子武欲求

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於求貨故弗與梁其

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

蔽惡也牆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叔孫出使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

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思難不越

官信也謂言叔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謀主三者忠信

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

孫

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執人怨魯取使與邾大夫坐坐訟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禮卿得會邾

又夷也邾有東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

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

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士彌牟謂韓

宣子厥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雙叔孫必死之魯

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

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館諸箕舍子服

昭伯於他邑范獻子執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

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不使出示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謂叔孫使梁其蹕待于門內

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上

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以久不腆敝邑

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家氏

昭公之子也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有野大夫如此而

昭公不與其國國事生視強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晉 藥共子死節 申生無所逃

杜原欬死申生 荀息死奚齊

共華待死 慶鄭待死

狐突不教子貳 介之推不言祿

先軫死狄 狼曠死秦師

史駢不報私怨 士會不見先蔑

鉏麇觸槐 靈輒不存名

董狐直筆 賈人不受虛名

卻至待死 叔向不見祁奚

董安于死節 張柳朔死節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

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間之民生於三王之

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

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

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成前從君死故使曲沃之未如不從而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關而死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申生母必速祠而歸

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自新城歸之絳

公田以微出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革革鳥于肉公至

召申生獻驪姬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大肉

大斃飲小臣酒亦斃申生奔新城人謂申生曰非子之

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

也惡歸章父之惡而笑諸侯為諸吾誰鄉而入內困於

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

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

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

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乃雉經于新

城之廟諸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

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與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

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

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

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

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申生進不能自退不能還難受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誰人謂志氣至亡國先

申生出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傳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

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

深知君之心度心之度葉寵令大子求廣土而竄伏焉小

心猶介不敢行也生俱去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受

無所訟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

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不反讒申讒行

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死不遷情疆也守情說父

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

遺愛死民之思為民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稽顙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少

忠貞其濟或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

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

送死事生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

作三公子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

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

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謂

克忠於申生亦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不能止里克

如我忠於奚齊申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不能止里克

等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堇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司馬氏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

明曰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處以死諫之是則荀息之

言也於獻公未及之前而不可及於已死之後也家氏

曰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必不與而荀息既不能諫

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

惠公即位乃皆秦賂惠公前秦以河外列城使不鄭聘於

秦且謝之謝後而殺里克以殺奚齊不鄭之自秦友也

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七卿皆

在而不及及子使於秦可哉可以不鄭入君殺之鄭

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以謀不鄭賜曰孰知之共

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

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姑待死力殺

秦師侵晉穆公以晉惠公背賂至于韓公也禦秦師晉

師潰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

將戰車右慶鄭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

也梁由靡御韓簡略秦公將止之將獲穆公慶鄭曰

釋來救君鄭不知其將獲秦穆亦不克救師遂止於

秦惠公友為公在秦三月將歸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

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侯慶鄭曰鄭也聞之曰

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

君誤梁山靡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

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

其志謂也而使君曹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

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

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

夷死偽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

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

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

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斬慶鄭乃

入絳

懷公命無從亡人重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

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

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今

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浮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晉侯文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

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二公皆外內棄之天未絕

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

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

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

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

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

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推舉之縱然要切退復有市人功之授璧顯諸世之後聞其言者猶咨嘆重不能已也雖然推允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文賦之以祿推以此爲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爲猶介也今既不得祿而爲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推高士也末易以凡心窺利心量也母于之問底則狐趙也巴也其下賞均也文公之賞孤趙固堅而可貴也賞者爲焉則不賞者乃理之常是文公失之於孤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爲而生身何爲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今既咎文公之賞貴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怨也

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

公夫人秦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食其肉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襄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殺之戰先軫之謀也故怨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會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狄伐晉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呂氏曰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胄而死其一禮之助矣身死無名沒有餘責殆與自經溝瀆者等耳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車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

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伐晉晉先軫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祖朝也所以策功序德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國死而不義之士不得所死而不義非勇上不我知黜而且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明伐晉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呂氏曰曠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死於秦者所以彰軫之不知義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曠呼是誠曠也

賈季狐射奔狄初蒐于夷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敗狄父晉討宣子趙盾使史駢送其柩夷之蒐賈季戮

史駢史駢之人者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有惠於人不責報於其子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寵宣子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因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殺季以除怨宣子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謂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襄公卒趙盾使二卿逆公子雍于秦師夜起以禦秦故二人皆奔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

伯其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與亡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義非從之將何見焉

靈公不君謂離騷彈人支解宰夫之類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麇賊

之言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桑者多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

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公依甲戌朔時賴以甲士與其列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欲殺盾故穿攻而執之宣子未出山竟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友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呂氏曰董狐所謂仁不出竟者蓋責其遷延宿留有所待以

為與謀之証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孤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遂謀既定從近闕出候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誅執之名矣夫豈唯耶人語

荀釐之在楚也如之戰知楚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

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釐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

厚誣君子遂適齊厲公將作難去群大夫胥重曰必先三郤郤至郤犇族大多怨去

大族不偏公室敵多怨有庸易為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鎡欲攻公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

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重

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之朱氏曰按可謂不幸而受禍矣而左氏必欲文致其罪甚哉

樂盈出奔楚宣子殺舌虎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室老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

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解見三卷祁奚請免叔向

荀寅范吉射將作亂范吉射也故欲攻荀寅荀寅聞之告趙孟執曰先

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

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

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

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

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入于絳梁嬰父大惡董安于

謂知文子荀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

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

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

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使計趙孟

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

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知伯

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吉使為柏人邑昭

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

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晉國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言此王生授我矣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使失遂死於柏人

○衛

伋齊不辟死 甯武子保身濟君

子路死難 子鮮終身不仕

宣公悉於夷姜廢母上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要于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

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

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朱子曰伋齊

衛侯成出奔楚許衛人出其君以誅逐奔使元咺奉叔

武以受盟攝君朝以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武以入守晉

人復衛侯甯武子俞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疑

甯武子先安長安大守門以為使也謂甯子為與之

乘而入公子歇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不命大婦

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

師賓諸深室甯子職納橐橐元咺歸于衛

立公子瑕甯侯使衛侯衛侯使薄其醢

不死公魯侯為之請納王於王與魯侯皆上殺

許之乃釋衛侯金氏曰出雖不巧避其不巧也

但公族無道之謂當正我維擇而衛侯出入始終以見

自失諫其疑以武又失諫已而疑先期而入久矣

其再入也略段元咺及子般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

子齊世一以惡為尚亦有所不為者

獻公戒孫文子林甯惠子甯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

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私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幸章鄒

必死并祭於戚將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予所知

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

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蟇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

孫剽是為孫林父甯殖相之甯惠子卒獻公使子鮮剽

為復于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甯喜遂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從近關出甯喜伐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入林

曰孫氏欲逐獻公遂伯玉從近關出甯子欲復

甯喜專特納公出之公孫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

出林父納我者死謂甯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懲惡君失

其信謂建約而國無刑謂不能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

使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

而盟於河謂不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

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將誰怨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謂

之去合

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慚孔氏之堅渾良夫長而美孔

文子卒通于內良夫大子在戚謂罪奔而孔姬使之

焉使來夫請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

三死無與與之盟良夫與大子入如孔氏迫孔慚於廟

強盟之遂劫以登臺藥寧臣聞亂使告季子仲召獲大

奉衛侯輒來季子將入遇子羔高將出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謂政不踐其難季子

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

門曰無入焉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

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

子焉用孔慚雖殺之必或繼之繼且曰大子無

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獻人敵

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胡氏曰子路徒知

之食而非義也

○鄭

原繁以不貳死

厲公入祭仲逐之奔殺傅瑕服殺子儀而納厲使謂原繁

曰傳暇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衷言無納我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世為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荷上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比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齊

逢丑父代君任事

史臣直筆

師陳于鞍魯御克

邴夏御齊侯

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

九

韓厥從齊侯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駟絙於木

而止丑父寢於轡中

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

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

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

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

君及齊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微從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為右載齊侯以

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救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崔子弑之大

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崔子弑之大

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崔子弑之大

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第嗣續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楚

關克黃不棄君命

棄疾不忍事讐

司馬戌耻為吳禽

令尹子文卒

子越子文之孫為令尹將攻王

王遂

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

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

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

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九

棄疾

之病若數民也克黃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

死棄無先於此者矣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

之非審知義命

視死生者能之乎

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

王康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

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

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父戮子居

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

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尸於朝曰君臣有

禮唯二三子不欲犯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

曰行乎曰吾與殺君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

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呂氏曰伐國不問人對

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

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

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

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

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

之明無也君子之深愛婦容望者意消雖欲微誠其親
賄枉屈而不能出口則曰設之云手則君子死親之難
矣不聞人敢以設其親之謀告君子也其子不
以棄灰為可憚而告之亦可知其為人矣

吳入郢左司馬成流尹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

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

司馬曰我實失子其賢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

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吳

伍員自殺

吳王夫差將伐齊申胥進諫王弗聽遂伐齊齊師敗績吳

人有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告申胥曰昔吾先王闔廬

德聖明達於上帝天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

○

○

○

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謂昭楚今大夫老而

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為惡於吳出則罪吾眾

民離矣體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謂越高今天降衷于

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功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

告於大夫申胥釋劔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

以能遂疑決之計患慮之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

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

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

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長久吾先君之得

之也必有以取之謂闔廬食不二其亡之也亦有以棄

之謂不正其師以功用能緩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

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真不忍稱

疾辟易疾狂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真請先死將死曰

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

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

夷葬而投之於江真氏曰申胥忠矣夫差從而戮之不

亡其國豈不信哉

左粹類纂卷之九

○

○

○

其朝乎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報韓晉侯手使郊勞禮賓三晉君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

事敵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

繼舊好好合使成成事臣之祿也以為敢辱大館叔向

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

宗也辭不忘國謂稱忠信也先國後已始稱敵邑之弘

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季孫宿如晉拜昔田也昔年庚申年及防茲奔晉昔晉

侯手羊之有加過常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覓得脫不過三獻謂大國三獻今

豆有如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起曰寡君以為驩

也對曰寡君昭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

請徹加去所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賜宴

叔孫成子達公昭之喪于乾侯季孫意如曰子家子羈亟言

於我慶於昭公未嘗不言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

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

同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

出時成子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言未受命叔孫使告

之曰公衍公為昭公實使羈臣不得事君公衍初未與

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

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成了以告對曰若立

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

而出者以義從公而入可也寇而出者為卿士行可也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小邾射大以句繹地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

路子路辭季康子卿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後或不

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以死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田弗能

趙衰三讓

范文子不伐

諸將讓功

卻至辭楚享樂

韓無忌讓韓起

荀瑩辭宋享桑林

張老讓魏絳

魏絳辭樂

諸將相讓

董安子辭賞

公文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

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卻穀

卒後將中軍亦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此在城公使

原季趙衰所薦者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王以示義

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之毛也不在位

敢聞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

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謂善
君有賞謂忠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
之倫箕鄭膏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
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
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膏嬰
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狐蒲城伯先且請佐公曰
趙衰三讓不失義宜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
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

靡笄之役靡笄齊山名晉伐齊師于靡笄之下卻獻子克師勝而反范文子
後入武子會曰燮平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
卻子之師也以英故請其事臧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

十卷

五

晉

耳目於我也故不敢代武子曰吾知免矣喜子之謙
晉師歸勝齊卻伯見時克將公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

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時燮佐
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時荀庚克之制也燮何力

之有焉欒伯見時書將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共享之子反則相為地室而縣

焉欒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
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
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

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
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
共儉享有體薦設凡而不餽餽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
共儉盈而不餽有乾而不食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
承事朝而不夕無事故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
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
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
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
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
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十卷

六

晉

韓獻子厥告老公族穆子無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

不夙夜為行多露以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言有疾不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

蘇游而曰好仁起以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正

參和為仁三者備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使宣子朝起遂老晉侯悼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

大夫

宋公平享晉侯悼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荀瑩辭荀偃
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皆得用天子禮樂
禘樂賓祭用之代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

以旌夏題識也夏大也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

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勾欲奔請禱焉

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悼公使張老孟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

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斷其學不廢

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鷄丘之會其官不

犯而辭順謂戮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

馬使魏絳佐新軍

鄭人賂晉侯悼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相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縣鍾三及其鍾磬女樂

二八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

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會戚會城捷會鄆會

城北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

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患君之

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

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引言遠人夫樂以安德

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

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

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服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晉侯悼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勾將中軍代荀辭曰伯游

長昔臣習於知伯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

荀偃將中軍士勾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代荀辭以

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

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平周之興也

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

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

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

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

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下邑之役趙鞅以衛貢故殺鄭午午荀寅之甥也董安

于多戰功趙簡子鞅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

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識及

臣之壯也耆敬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

也端委鞶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謂

闕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衛

公孫免餘辭邑與卿 靈公辭賓

公子郢辭立

公與免餘邑六十齊既納獻公而專公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替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儀為卿

齊侯景使公孫青聘于衛聞衛亂齊初作亂靈公奔死焉遂從諸苑

焉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

十卷

靈公

衛侯

則有宗祧在乃止賓將據衛侯以主人辭曰亡人之憂

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初尋

喜所滅靈公乃復

衛侯靈遊于郊子南鄆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

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卿大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

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用意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鄆之子輒在乃立輒

。鄭

公子忽辭齊昏 子產辭賞邑

齊侯魯欲妻鄭大子忽莊公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

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此或伐齊鄭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

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以莊公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

立三公子突皆君也弗從呂氏曰人皆怨鄭忽之辭鄭伯伯賞入陳之功先是以展子享子展賜之先路車三

命之服先八邑以車服為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

十卷

鄭

鄭

子產辭邑曰自上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

位皆在子產上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

。曹

子臧辭國

宣公卒于師晉伐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

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謝子且請焉乃反而致

其邑晉侯屬執曹伯將見子臧於王簡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

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宋

穆公屬國公弟

子魚辭國

華耦辭魯侯宴

向戌辭晉賜偪陽

子罕不受上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

寡人宣公其弟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

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

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

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

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

命以義夫命出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朱氏曰宣公遜國於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

傳曰於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公羊

宣公為之也斯言當矣

宋公桓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兄且仁君其立之公

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

不順庶立遂走而退桓公卒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

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華耦來盟謂蓋公子鮑之黨公文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

督得罪於殤公秋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請承命於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為敏杜氏曰無故陽其先

晉荀偃士句請伐偪陽偪姓而封宋向戌焉宋常事晉

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

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

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喪廉不若人有其寶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免於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售玉而後使復其

所

○齊

敬仲辭卿

敬仲辭夜飲

管仲辭周饗禮

杞梁妻辭郊弔

晏子不受邱殿

東郭書聲彌讓功

陳公子完奔齊陳人殺大子簡憲齊侯使敬仲完為卿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聞於教訓

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息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

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義取使為工正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不敢 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

納於滄仁也呂氏曰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禁

齊侯桓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管仲管

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

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

禮而還解見一卷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

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齊侯莊襲莒杞殖入於莒郊遇莒子莒子親鼓之獲杞梁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

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齊侯爭諸其室

與晏子邸殿齊別都景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慶封以吾邑

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

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

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

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

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齊侯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弔彌從

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以書先入

書左彌先下齊侯賞弔彌弔曰有先登者臣從之

皆憤而衣赭繫繫手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

呪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若賓主進乃賞弔

彌

○楚

遂子馮辭令尹子西辭國

子開辭國陽公辭梁

楚子康使遂子馮為令尹代子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

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

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復瘳則其

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建為令尹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子弱其母非適也王

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

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

援秦不可漬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秦背其

計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

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壬

吳伐陳楚子昭師于城父將救陳陳上戰不吉卜退不吉王

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前已敗於柏舉今不如死楚盟

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

辭子西則命公子結亦不可辭子期則命公子啓五射而後

許將戰卒于城父子開啓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

三公子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

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

之有威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武夫盈而

偏憾而不武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

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

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吳

季札辭國

吳子壽夢卒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

季札以札才於立之札其季也

不義曹君自立是為成公將立子臧

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誰敢奸君之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

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今

其掛劍於樹不以死其心葬子臧博學以恩累其志

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採

吳而不及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發統受命作周亦不

武王之王而季子為太伯之讓天下也後王傳無季歷之賢

自牧則可矣樂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使由於季歷武王

越

范蠡輕舟五湖

范蠡滅吳反至五湖辭於王

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

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

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

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

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

法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與之滅吳以致其功知期下

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

不謂賢哉

素

左粹類纂卷之十

逆料

禎祥妖孽固之先見者至誠前知亦唯有其
於理而已左氏所載或料人或料事言如中
的議者例之瞽史何哉得無其以驗者聚之
書耳自今觀之語偷心蕩視下步高實凶其
命能禮被文相德實言固不待至誠而後知
也於戲使有者鑒哭師而寧欲寧家遺而制
侈鑒丘在陳而不多土人於世教不無前
亦未可盡之也

○周

芮良夫知厲王敗

伯陽父知周亡

內史過知虢亡

宰孔料齊桓晉獻

內史過知晉君臣不終

內史與知晉文公必伯

王孫滿料秦師必敗

單子知陳亡

劉康公料魯卿休咎

劉康公料成肅公

單子料卻至及王叔

單子料齊晉君臣不免

單子物色晉悼公

單愆期料僭括

劉夏知晉趙武不年

萇弘知蔡興滅

萇弘知晉伐戎

伶州鳩知景王心疾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
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地受

以成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取用皆胡
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
王人者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
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涇渭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言民不陽伏而
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

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為陰

陽失而在陰下川源必塞

夫水土演潤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山崩川竭

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

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

王乃滅周乃東遷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
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
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

其君負辟邪淫洗荒怠廢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
登不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為百姓攜貳明神弗蠲
而民有遠志故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
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
興也融祀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為信商
之興也棹祀次於丕山過信其亡也夷在牧神也
周之興也鸞祀鳴於岐山其災也杜伯射王于郊宣
微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中杜伯
起於道左衣半衣朱冠冠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
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在史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
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
儀之生穆王焉依儀匹也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
之夫神靈不遠徙遷焉依人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
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
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今號
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
狸姓丹朱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勿有求
而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巡年一今其曹
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數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
大宰忌父帥傅氏狸姓在周及祝史奉犧牲玉鬯鬯酒
以灌地降神之器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
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
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

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逞
離民怒神而求利焉請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
蔡丘之會齊桓公衣衣獻公晉將如會遇宰周公宰孔賜
先歸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
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垂棄而入使至者勸而畔者慕
懷之以典言謂陽穀之會以四致今諸侯曰無障谷薄
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謂東姓為盟三屬諸侯
存亡國三以示之施築鹿門以定魯城夷儀是以北伐
山戎為燕南伐楚包崇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
覺矣又何加焉晉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
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望其是之不果奉克
而暇晉是皇不暇以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
有勤也傳曰東君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公乃還宰孔謂
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凍澮以為淵
戎翟之民實環之連汪是土也大其苟違其違誰能
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閑
脩脩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天
昏是歲也晉獻公二十六年獻公卒八年越八為淮之會
東此之謂桓公在殯宋人伐之納孝公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
不敬晉侯執玉卑禮執天子拜不稽首首至內史過歸
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

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
在猷庚曰國之滅則維女衆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
有遠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
大事成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
惠民考中度衷以治之以已之心度人之昭明物則以
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庶衆孚信也祓除其心精也
考中度衷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
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
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不予秦地及虐其處者里
棄其信也不敬王命執玉卑棄其禮也施其所惡
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
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
帝天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
君朝日秋分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
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其上
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天子五路曰王
路木路公金路侯伯象路子男革路孤夏衆卿夏綬大
夫墨車士機車諸人役車天子六冕曰衮冕鷩冕毳冕
希冕玄冕公裘冕侯伯鷩冕天子男冕冕服希冕卿大夫
玄冕士皮弁以摠則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卿建鴈大夫
夫士建物以章別天子冕服十二章公九章爲摠幣瑞
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孤四章卿大夫一章爲摠幣瑞
節以鎮之六摠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帛瑞以鎮之人執羔執鴈執羔執鴈執鴈執鴈
帛瑞以鎮之人執羔執鴈執羔執鴈執鴈執鴈
帛瑞以鎮之人執羔執鴈執羔執鴈執鴈執鴈

師士國用人節澤國用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爲班爵
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加錫猶有散遷解慢
而著在刑辟流在裔上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
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
位以立憂虞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
而遠其鄰背秦陵其民虐虞而卑其上不敬將何以固
守夫執玉卑替其摠也虐執替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
摠無鎮無以誣王無民誣之夫天事恒象事惡象凶
任重享大者必遠及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
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
謂呂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秦怨惠公皆
襄王使大宰文公王子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
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牛羊豕豕設庭燎及期命
于武宮大公所設桑主禮既畢而虞虞主用桑天子於是
立獻公之主主者不欲繼於應禮布几筵周禮司几筵凡
故自以子子孫父行未踰年之禮布几筵禮布几筵周禮司几筵凡
純如繅依南面設几筵左右凡大宰泣之晉侯端委以入端
委貌士服也大宰以王命命服服七章內史贊之周
受命故服之大宰以王命命服服七章內史贊之周
內史凡命諸三命而後即冕服以王命命文公既畢
廣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以王命命而加以宴

殺獲其二帥術視術孟明視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言常野無與草皆墾辟也不奪民

時不茂民功有優無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執事有次縣有
序民有章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
民罷於逸樂自是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周
官有之曰敵國者賓至關尹以告司行理以節
逆之理吏也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
除宗祝執祀賓將有司里授館司徒具徒門尹除門
空視塗易司寇詰姦防虞人入材掌山甸人積薪
掌薪火師監燎庭水師監濯洗膳宰致餐廩人獻餼
米司馬陳弼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百官官以物至賓
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泣事正長上卿監
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名朝不才有分族
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
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文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非憂無即愆淫冬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
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
氏不亦瀆姓矣乎夏氏亦陳我大姬之後也武王之女
祖陳之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
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
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
而無此四者官制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
侯殺于夏氏夏氏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九年楚子入

陳莊王入陳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王季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季
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如東門子家父皆修歸王問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
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
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
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
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
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
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
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
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憂之
憂且遠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
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
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
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不恤人匱而不
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不顧其大且夫人臣而
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
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
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
其毒行其害必亡十六年魯宣公赴者未及東門氏
來告亂子家奔齊宣公葬三桓遂子家遂奔簡王十

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僑如通於宣公夫人穆姜之

成公未沒二年叔孫宣伯奔齊未幾而宣公卒國人殺之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秦桓公晉公孫氏之盟也

子受服于社社謂出師宜於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

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勸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

之大節也之神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又乎師還成

肅公卒于瑕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卿

王叔簡公生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

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

單襄公朝曰王叔子譽溫季至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

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至以為上卿可

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

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勝我則強之背宋之

盟一也晉之盟宋華元所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

之田田謂鄭鄭侯晉從使葉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

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不整楚師而鄭不整楚師

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不整楚師而鄭不整楚師

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晉書將中軍士襄佐之

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

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

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書范鞅不欲我則

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無計吾有三代

必下而趨禮也晉至見楚共王必下免能獲鄭伯成而

救之仁也鄭至見鄭伯其有弗能胡欲若是而知晉國

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

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

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林父自趙宣子未

有軍行而以政荀伯自下軍往樂善自是

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荀至言已之若佐新軍而

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

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

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

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默惡其網民

惡其上已也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懼憚君

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敵者則聖人知民之不

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

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傲之以晉而卻至能倫天以爲已力不亦難乎仇天不祥衆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所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商義勇爲賊謂逆夫戰盡敵爲上守餘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殺行容蓋也畔國即讎仇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遠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

王叔與伯與爭
卻至歸明年死難爲厲公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柯陵之會晉將單襄公朝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

單子其語犯陵卻單見其語迂人卻至見其語伐人齊

國佐見其語盡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單之語陳

之戰魯師後則謂魯受傷如之勝焉之謂魯於晉侯

曰魯侯後至者待於懷以詩勝者晉侯怒不見公單

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

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

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魯樂大司馬仲以聽軍聲而

語美殆必禍者也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

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咎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棄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步言視聽四者既喪則國從之四者盡喪晉侯棄二失當作喪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八卿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偵厚味寔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近季伐犯則陵人适則誣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

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注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

而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

於晉且夫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得臣敗于鹹

而不義僑如通于穆姜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

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

殺三卻僑公之十三年晉侯殺僑公於於冀東門

葬以車一乘不齊人殺國武子國佐黃之慶克以告

晉孫談之子周僑公之孫適周事單襄公晉自獻公用

不畜辭公立無跛偏視無還聽無聳不覺言無遠非
耳故周出言必及天不意言必及意言信必及
身於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
處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孝於
則存者言惠必及言政必及言讓必及敵晉國有
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棄公有疾召頃公朝之而
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
天地所昨小而後國天之所昨小則得夫敬文之恭也
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
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
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思身能信愛
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
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
地五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
燕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昨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
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
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
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
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替本也被文相
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趙盾弑晉公趙盾公吾聞
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也
也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三出於周一既往

夫謂成公已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
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
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今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
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
君國三襲焉謂德也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
干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
宵謂公族又少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
公許諾及厲公之亂使從滑絃之召周子而立之使士
王儋季卒靈王其子括將見王除服而歎單公子愆期為
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此朝
心在他夫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
立王子佞夫靈王弟佞夫弗知儋括圍焉遂成愆時為
大成愆奔平時地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五大殺
佞夫括奔晉
天王景使劉定公夏勞趙孟武於賴館於維內劉子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禹功固勳之對曰老夫非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

而耄及之者當有知識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見明年神怒不飲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既烝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會祭烝于溫在溫卒勞在景王十四年夏四月景王問於襄弘曰今茲四年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自蔡世子般弑父景公至今十三歲歲弗過此矣蔡凶必楚將有之然壅也楚無星使在下韋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景王十一年以備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景王十一年復在大梁故云楚子靈在申召蔡靈侯般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不恨其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是年三月殺之四月楚子滅蔡十一月及景王十六年晉侯頃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水與三塗山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天王景將鑄無射鐘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所夫音樂之興也樂四音而鐘音之器也音天子省風以作樂風器以鐘之樂興以行之小者不究細而大者不概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

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安則樂寔則不感人則不容心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極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田北山有心疾崩于榮錡氏王崩在日魯

衆仲料衛州吁	季文子使晉求遭喪禮
季文子料齊懿公	季文子料晉景公
孟獻子料晉卻錡	穆叔料衛孫林父
厚瘠臧紇料衛獻公	梓慎知宋鄭飢
穆叔料齊慶封	穆叔料鄭伯有
穆叔知楚遠罷情	穆叔料二孟及晉政
穆叔知昭公不度	穆叔料楚公子圍
梓慎知火災	閔子馬知周亂
昭子料蔡侯朱	昭子料宋樂大心
子貢視執王	

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時州吁弑桓公而立料侯以和其民乃告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而棼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恃兵則民安忍無親安於忍則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濮水問計于師使請於陳以觀之陳使計之陳人執之而請於師使請於陳以觀之曰魯仲不日其定也大慈而但云門東安忍蓋君臣之

義不明於天下久矣

季文子行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謂晉侯其人曰

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

難臨時求用而無過求何害晉襄公卒果如文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時晉公居不遠伐

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已則無禮以冀得國且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何故行禮

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詩曰胡不惴惴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

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言不

季

季

季

居人齊人弑其君商人經公剛弑之父尸而

五年來伐十八年見仇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不以

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

侯矣可不敬乎諸侯之從違天命之去留係晉侯如

廁陷而卒成公四年如晉十年景公疾

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以奉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卿也繼邵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

不亡何為長魚矯殺駒伯邵錡奔夷陽五田五變於

夷陽夷陽甲攻之長魚矯奔以爭田然邵錡遂以夷陽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衛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衛孫穆子相

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

懷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木也

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

必折孫林父以戚如晉公七年衛公二十六年衛侯

公孫林父

衛獻公出奔齊孫林父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

使齊名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

同盟之故使齊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其臣有臣不

敏不君不赦有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陳成

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

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

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

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國有

母弟鯁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

邾寄衛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

退而告其入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棄土也亡而不

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理臧孫

說謂其入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晚之或推之欲無

入得乎衛侯入衛侯入衛侯入

衛侯入衛侯入

衛侯入衛侯入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水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

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斗牛之次玄枵在

去枵今在玄枵以有時常陰不堤陽蛇乘龍玄枵在

危之星歲星歲星才也木為龍宋鄭之星也歲星在

角亢為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在

耗名也土虛而民耗歲星入虛耗之故不饑何為

二十九年鄭饑宋亦饑

齊慶封來奔慶封之舍故齊獻車於季武子宿美澤

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竭人以宜其亡

也既而齊人來讓責魯吳吳勿餘予之朱方聚其族

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叔謂叔孫曰天殆富

淫人慶封又富美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

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盡楚子靈以諸侯伐

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殺之而盡滅其族

公襄如楚過鄭鄭伯簡不在在已先伯有良遷往勞於黃崖

不敬穆叔豹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

害鄭國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承先祖以鄭人不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上行潦之蘋藻草寘諸宗室季

蘭尸之使服蘭之女主也敬可棄乎伯有死于羊

肆伯有使子皙如楚不肯往而強使之子皙以鄭氏之

率國人以伐之殺伯有

楚子使遽罷來聘通嗣君也鄭叔穆叔問王子之為政

何如時王子圖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

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同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

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楚

靈王即位國將聘鄭開王自疾而遽入遠罷為令尹

穆叔至自會叔孫約會晉趙及諸侯之見孟孝伯仲孫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

韓子乎謂韓吾子盍與季孫言之以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起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

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

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穆叔之言在襄公三十一

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昭公元年晉公

室平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

讒應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晉人執季孫逐如

公襄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通哀毀立敬歸

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

則立之次當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上古

之道也非通嗣野何必弟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

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

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此及堊三易衰

衰衽如故衰也於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

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在位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勝而

乾侯凡三年

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

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

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感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

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

天子有虎賁掌先鋒王而為舍則守習武訓也諸侯有

旅賁掌戈盾次王車而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副備承

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

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手將不

入矣不復入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

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為大夫公子

圍及殺郊敖而代之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字彗星也大辰

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辰星見天中頃曰彗所以除

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常以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

冬大向伏後火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

是其徵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二其與不然乎言必火

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

火作其四圍當之在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大辰

宋分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在陳鄭祝融之虛也氏之

居鄭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

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

壬午作平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午水水火相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周五月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東北火

之始也融風水也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戊寅

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大

氏古國名在魯城內以望之參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

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

人多漸以及有者大人患失而惑惑於又曰可以無

學無學不害無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不學則皆害

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農

原氏其亡乎越三年葬景王于朝因舊官百工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不在位在卑序故卑大夫送

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

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息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於宋之叔父

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樂大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

城氏樂氏之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

而後能及人是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

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逐桐門右師宋景公使

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出擊之曰辭偽有

邦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

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前定公十年春而皆不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公薨五月夏仲尼曰賜

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師入邾以邾子益來

○晉
七年
師服知晉亂
士薦知申生不立

上偃知虢亡
郭偃料惠公冀芮

伯宗妻知禍
韓獻子知卻氏亡

士鞅料藥盈
叔向料齊莊衛殤

司馬侯料高止華定
叔向料楚公子圍

司馬侯料秦公子鍼
叔向料楚靈王

叔向料周單子
叔向料魯昭公

叔向料楚子干
叔向母知禍

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七年生太子命之曰仇其

仇其

仇其

仇其

第以千畝之戰生十年命之曰成師師服

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也易及嘉耦曰妃

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

亂矣兄其替乎知國將歸晉亂封桓叔于曲沃文侯

子昭侯立危不自安靖侯之孫欒宿傅之師服曰吾聞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士有隸子

第士卑自以其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

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觀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

其能久乎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

昭侯之子曲沃莊伯桓叔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

侯生哀侯哀侯侵壓庭之田壓庭南鄙導曲沃伐翼

晉侯為太子城曲沃獻公用驪姬之謀士薦曰太子不得

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下使將先為之極使申生又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

名與其及也言去勝於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傳

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為進諫公曰寡人有子

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士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

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

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舉

子 178-885

之雖克與不不無所避與與其勤而不入不入不如逃

之君得其欲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

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與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

人子者患不從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

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能及吳大伯乎

大子遂行克霍而反霍言彌興彌興使使伐晉自勝

殺大子申生申生使使伐晉自勝申生使使伐晉自勝

里克荀息帥師會虢師伐虢虢而虢先亡虢滅下陽虢

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

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

矣不可以五稔五稔晉滅號晉滅號二十二年滅號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

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

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

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

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殺文公而悔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

夫皆謂我知似陽子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主言而

無謀是以難及其身難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

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

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

索士索士慈慈庇州犁焉欲全得畢陽畢陽及樂弗忘之難諸

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謀及伯宗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

荆荆為大宰為大宰

三卻害伯宗以賢而殺之及樂弗忘亦賢伯州犁奔楚

韓獻子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

之不亡何待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公

大夫而大夫立其左左晉宣曰必先三

士鞅奔秦晉代秦鞅與秦鞅俱秦鞅死鞅秦鞅景問

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

其汰乎對曰然樂氏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

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氏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

子所施沒矣而而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

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晉人殺樂盈樂盈以其亡也

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相能盈之母盈樂氏與樂氏

出奔楚自楚適齊齊納之齊沃盈帥曲沃

會于商任錮樂氏也齊侯齊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

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中也怠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齊程棼弑其君光程棼

衛甯喜弑其君剽衛甯喜欲復

齊高子容止與宋司徒宋司徒見知伯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

侯齊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弊
 其弊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齊放其大夫高止於
 北燕好以事自宋華定出奔楚齊放其大夫高止於
 其為齊元公終敗之齊陳自陳入
 今尹子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雅言文王明明昭
 自光賦以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不復還以戒之事畢趙
 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疆
 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
 以臣之疆勝君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
 少儒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

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以淫虐
 弗可久已矣楚公子圖風郢都而改名度是為靈
 秦后子有寵於柏如二君於景后子相公之子景公之
 母曰弗去懼選選也數也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
 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
 少此吾何以得見父叔齊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
 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替也秦后
 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蔡靈侯欲父而立至十二年楚
 宣子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
 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

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
 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陳太子偃師而立公子
 留孫奉偃師之子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
 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之會仍
 緡叛之伐而克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紂之伐而克
 之特勝而滅商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紂之伐而克
 滅於周而楚小位下商周而亟暴於二王其於能無咎
 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
 譬之如天其有五桀桀木水而將用之力盡而敵之是
 以無拯不可沒振喻靈王力盡自敵楚子滅蔡既滅蔡
 以入師責于楚王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乘虛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

有者定列位會表野會設衣有禮帶有結處會朝
 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會之
 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
 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
 道容貌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貌不昭不從言不無守
 氣矣神氣不單成公卒魯昭公二年
 齊歸薨公母大莧于此蒲葬齊歸公昭不感晉士之送葬
 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
 曰何故曰歸姓也歸氏不思親祖不歸也不為相叔向
 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
 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

國不忘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公孫于齊

魯昭公十一年會楚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勝而奔

楚右尹子干出奔晉楚靈王也在觀從以蔡公之命召

子干時楚伐徐雷王次于乾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

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

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謂棄疾與子取國有五難有寵

而無一人也謂得有人而無主二也謂內有主而無謀

三也謂相有謀而無民四也謂民有民而無德五也子

于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與之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繫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

謂無民亡無愛徵既奔楚人可謂無德主虐而不忌

暴虐無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

以弑靈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楚初以穿封戌

蔡公時戌已死城外屬焉苛惡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達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初共王無適有寵于五人欲請

壁而拜者神所立也密理璧於庭使國人信之百姓有

亂必季實立得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有民二也信

之令德三也無寵貴四也如貴居常五也棄疾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

寵則廢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其寵

棄矣父已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宣

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隔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

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

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

君文公孤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

年有士五人孤姬趙衰顯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

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稱五人而列字四士賈佗有

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有有藥卻狐先

以為內主謂藥枝卻狐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公棄

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文公九子民無異望民望不

而在文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何人此二君者異於子干

共有寵子棄疾有寵國有與主國人以棄疾為無施於

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楚棄

疾立以為王謂之目

藥盈出奔楚盈母與州實通懼盈討之想於其宣子士殺

羊舌虎盈之囚叔向虎叔向之弟故年初叔向之母妬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令見其子皆諫其母叔向其母

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謂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六卿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

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藥懷子盈之嬖之

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晉殺祁盈祁勝與祁城通室祁盈及楊食我叔向食我

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伯石
始生子容之母又向使走謁諸姑叔向曰長叔奴生
男兄弟之妻相謂曰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衛

甯羸料晉陽處父

大叔儀料甯喜

彪儀料長弘劉卷魏舒

史鮑料公叔戊

陽處父晉大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羸氏羸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也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
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

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

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

行情貌言三合則行離則有變陽子之貌濟其言其言言不

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情不其卒將復其
情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濟其信也夫言以昭

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濟也今陽子之情謹矣

察以濟蓋也成其貌以且剛而主能尚不本而犯不本

而陵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

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初萬千夷孤射姑將中

溫改其子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生之射姑志

衛侯定變苦成叔衛侯使師陳至衛衛侯子相

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
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
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長魚矯殺苦成叔

獻公出奔齊孫林父甯殖逐之立入于夷儀晉平公使

夷儀使與甯喜言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儀聞之曰烏

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免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復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

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

公而復公孫免餘殺甯喜以其

衛侯入

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子朝之亂故王居於外泉晉

政說長弘而與之其將合諸侯衛彪儀適周聞之見

單穆公穆公曰甚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

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

以為飲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

成者為飲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其詩樂少章曲成

類也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

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謂支不然不足以遺後
 之人今長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
 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悞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
 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
 天平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
 甲至桀四世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桀至湯帝甲亂之七
 世而殞甲至紂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紂至文幽王
 亂之十有四世幽至敬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夏殷之
 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四世而無德以救亂或四
 之雖未亡得守府載天祿多矣又何可興夫周高山廣
 川大敷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魁陵冀土溝
 瀆壞高山以為陵阜冀其有悛乎無有單子曰其咎孰
 多曰甚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以天道夫天道道
 可而省不達善去甚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
 一也夫所反道二也以天道誑人三也惑劉周若无咎
 甚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
 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
 謂城用巧變以崇天災謂遷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
 矣是歲也敬王十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
 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長弘與之初劉氏范氏
 引事劉文公故朝敬之振弘與焉晉人以爲計殺其弘及定王劉氏亡
 公叔文子發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
 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

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
 能執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戊也驕
 子之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存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戊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
 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憇之曰戌將為
 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胡氏曰夫富者怨之府也使
 其爵位尚庶幾乎貧人之所怨於以保
 鄭
 叔詹料楚成王 然明料晉程鄭
 子產料蔡景公 游吉料楚康王
 子產知陳亡 子羽察言知禍福
 子產料諸侯從違 裨竈知陳興亡
 裨竈知晉平公死期 子產知天棄蔡嬰楚
 楚子成入享于鄭宋伐鄭楚伐宋以救九獻庭實旅百加
 邊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
 曰楚王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
 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城濮之師敗於晉
 晉侯平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
 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揮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
 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出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
 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高而
 求下人智人也不在程鄭謂非其有亡冀乎不然其有感

疾將死而憂也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蔡侯 歸自晉朝入于鄭鄭伯簡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

其不免乎日 往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 務於東門之

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

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

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

禍 蔡太子弑景侯

鄭伯簡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聘子大叔歸復命

告子展曰楚子 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

以逞其願 欲久得平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

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 復歸無所

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

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楚康王卒

鄭伯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

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

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

年矣 楚滅陳 陳哀公有廢疾公子招殺悼太子偃師

之齊簡公二十三年 陳滅

會于號尋宋之盟也楚公子圍設服 離衛前以自衛

叔孫穆子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鄭子皮虎曰二

執戈者前矣蔡子家公孫曰蒲官 有前不亦

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以飾其過鄭

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

也 伯州犁曰子羽曰當璧猶在 共王擇立五子諸於

而再拜皆壓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 羽曰

吾代二子悠矣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

二子樂矣 衛齊子 曰苟或知之雖憂何

害 宋合左師 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

晉樂王黼曰小曼之卒章 詩義非唯暴虎馮河

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議其似君宋

左師簡而禮 樂王黼字而敬 以自愛敬子

與子家特老 無所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

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

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楚公子圍殺悼太子偃師

楚子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於子產 簡公在楚 曰晉

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

多求 莫匡其君在宋之盟 楚屈建與 又曰如一見之

約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

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

魯衛曹邾乎曹邾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唯

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威及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

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人不可與人同欲

盡濟人從諸侯如楚為申之會魯衛曹邾不會曹邾

辭以難公昭辭以時祭衛侯襄辭以疾

陳災時陳已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

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竈頂之大水妃也水故

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今火出而火陳

而陳災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妃以五成故曰五

年五行各相妃合得五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亡楚

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是歲歲星在星紀丑

而南卦自大梁四歲及鴉火十度又四周四楚平王

即位封陳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遂

滅陳魯昭公八年楚滅陳至十三年

春王正月魯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

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

虛歲星在姜氏任氏齊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

焉告邑姜也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娶為既嫁女

故知邑姜晉之妣也天之七紀二十八戊子逢公以登

禍歸邑姜晉之妣也天之七紀二十八戊子逢公以登

逢公公履諸侯居齊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未死之先妖星

在故齊自互是以譏之齊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

會子厭然謀救蔡也楚雲王誘殺蔡雲侯國鄭子皮將行

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蔡侯而楚

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

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此後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星

二年王惡周矣楚靈王以魯昭公元年執鄭款而立

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縊蔡公棄疾乘虛入楚使觀從

告于師曰先歸復所師及晉梁而潰王縊

竈于林里申亥求而得之以歸王縊

○曹 僂負羈妻識晉重耳

晉公子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

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

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輔相夫子必及其國及其國必

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

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及璧納之即位之

六年入曹今無入僂負羈之

宮而免其族顓頊魏犢犢之

○虞 宮之奇見幾

伐虢之役師出于虞晉獻公假道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

其子曰虞將亡矣佳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謂舍晉

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

惡於人謂假道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虞伐同姓國虞公

以伐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

留外寇冠知其變而歸圖焉已自援其本矣何以能久

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幣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號

史記知號亡

神居辛六月號公使祝應大祝名應宗區宗人名應史記大史名應享焉

神賜之土田史記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善禍福號多京德其何土之能得 晉滅號

○宋

樂祁料宋元公魯昭子 樂祁料魯昭公

宋公享昭子魯叔孫姑聘賦新宮詩逸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

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

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時魯昭公昭子卒季孫意如

逐昭公奔齊昭子自闕歸以逐君責意如宋公卒于既許納復中變昭子耻焉所欺使祝宗祈死宋公卒于曲棘納魯昭公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

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隨婦謂曹氏宋元夫人勿與

魯將逐之言齊將逐意如曹氏告公元公告樂祁樂祁

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行父宿魯君

喪政四公矣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

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夫民矣

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公孫于齊魯昭公

○齊

晏弱料魯公孫歸父 陳文子料崔杼

公孫歸父魯大會齊侯頃干穀見晏桓子弱與之言魯樂

桓子告高宣子頃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

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公孫歸

父奔齊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

父還及莒莒南呂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

居此而音南呂氏之吟身楚而聲楚是國情之不可解而

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四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易

有居其國而知其樂哉歸父方居魯而謀謀以魯樂告

齊侯非伐衛自衛將逐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

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時晉有東必受

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無見崔武子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

臣若急見詩君於何有欲我之子姑止之使勿文子退

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謂伐而又過之謂欲不

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以義理君之過況以惡

平齊侯遂伐晉取朝歌乃還崔子曰晉必將報欲弑公

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

姜氏崔杼取姜公之妻姜氏莊公通崔子遂弑之慶

封滅崔氏崔成崔強殺東郭偃棄元咎崔杼怒見慶

同馬孟懿子遂伐公從公孫于齊

遷而盡俘其家其妻皆
世行返則無歸亦發

○秦

蹇叔哭秦師

秦鍼知趙孟不年

穆公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將以襲鄭蹇叔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

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言其死期將至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

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滅滑而還及滑遇鄭

人知之而有備故滅滑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秦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見趙孟武趙孟曰吾子其曷歸時何

對曰鍼懼選於寡君畏景公數其罪而責之是以在此將待嗣

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

言不亡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先澤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助多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

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

五稔少亦有趙孟視陰影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

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

○楚

鄧曼知武王不祿

文王知申侯不免

子文知越椒滅族

申舟自分必死於宋

伯州犂料子木

申無宇料公子圍

沈尹戌知楚禍

關且料子常

武王刑尸更爲楚陳授師子焉子戰也以伐

隨將齊廟故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

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

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死於國

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齊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王世子

中侯中侯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齊師自召陵還轅濤塗

曰譖而告之桓公使申侯出陳鄭之間桓公與之虎牢侯

壁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

取也不以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責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法峻既葬與奔鄭又有

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

若君弗可改也已呂氏曰楚文之雙中侯也猶明皇之

楚文亦知中侯之喪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惜

楚文之失反迫誦其明亦惑矣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

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文與良皆楚君若敖之後諺曰狼子

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太感及

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

鬼猶求食若叔氏之鬼不其餒而言祀及令尹子文卒

關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子越又惡

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而巳得椒處子越又惡

之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轅陽而殺之遂

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

于漳漳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汭遂滅若敖氏

楚子莊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先楚穆王將

之遂回而命風駕載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

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之子託及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走鄙如鄙

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寢門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楚子圍宋

晉楚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武楚屈建楚人衷甲甲在

擊晉欲因會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

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

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建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

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

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有是志信三信亡何以及三楚

者而後身安

信亡何以及三楚

屈建卒明之

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

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

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及殺

之前立又奪居田放逐元之族四野之族作亂公

子棄疾使御從從王歸於乾嘉令曰先歸使御師濟

于晉梁王于棘里子尹申亥與疾即位

楚人城州來沙尹戊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

之王曰吾卡撫吾民年王初今亦如之節訓而城州來

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

撫之矣戊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讐令宮室無量非節用民人日駭勞罷死

轉忘寢與食非樂性非撫之也

囊尾為令尹城郢沈尹戊曰子常字必亡郢苟不能衛

國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

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仰其野安其三務成功春夏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兵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不得守四竟能無亡乎昔梁伯滿其公宮而民潰於民棄

其上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聖親

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有部伍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

其交禮不備守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其交禮不備

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楚
世蚡冒世祖至于武文楚士不過同慎其四竟猶
不城郢今士數圻數千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楚子平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
能無亡乎越大夫胥佺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

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
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
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與鍾離幾如是

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平吳
入郢楚以一表一馬抗唐蔡二君三年既歸而請師于吳吳敗楚師於柏舉五戰及郢吳入郢王奔隨

關且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蓄聚馬歸以語其
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
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

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所出
公馬足以稱賦公之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
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則關於民多關則有

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關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
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
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楚進至于今令尹秩

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
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

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
于今處鄭為楚良臣子文之弟子開後為鄭莊王成若

於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是不先恤民
也彼復其所其子孫當昭昭王時為鄭公是而不先恤民
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子棄而相楚君

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
望道殣盜賊司目民無所放依是不恤而蓄聚不厭

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
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
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王欲

而立其弟職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

如遺迹焉楚國三軍叛之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

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栢舉之戰子常奔
鄭昭王奔隨

左粹類纂卷之十一

左粹類纂卷之十二

夢卜

左氏之夫誣讀者病之益指夢卜之類言也
攷之牛未至而穆子得其貌疆未生而曹人
得其名是誠有近於誣者六夢三兆周禮具
存其為是言安知無所因襲乎書曰筮從龜
從又曰朕夢協朕卜版築之舉後車之載恒
必由之又安知其果盡無也乎就其中觀之
隨而無咎穆姜不克黃裳元吉南蒯非宜其
亦有得於聖經者乎

○魯

成季應卜筮

卜楚丘占齊魯君臣

聲伯夢泣下為瓊瑰

孟獻子知有卜筮

穆姜筮得隨

莊叔筮所生子

穆叔夢牛

昭公夢襄公祖行

泉丘女夢帷幕孟氏廟

南蒯筮叛

臧會卜龜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公之右言用間于兩社周社亳社之間為公室輔
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軋曰同復于父軋
命之以為成風成風公母聞成季之繇卦辭乃事之而

屬僂公焉故成季立之慶父弒昭公成季以僂公公賜

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慶父奔莒乃入

文公十八年春齊侯將伐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

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先師惠伯叔令龜

龜事告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視文公而立宣公以君命召惠伯殺之

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滅下化

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夢中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豚

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

矣無傷也言之莫而卒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以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僻如欲廢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速出姜曰亡無出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

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

以長人嘉會足以合體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國
在下位平於而有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
於此弗得出矣

利子

叔孫

之生也莊叔得

利子

楚丘

曰是將行出而歸為子祀

名曰牛卒

以餒死明夷日也

日之數十

故有十時

亦當十位

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中當王食

為卿雞鳴為上夜半為早人定為中

故為

食日為二公旦日為三卿

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

當旦乎

故曰為子祀

莊叔卿也

日之謙當鳥

曰明夷于飛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

子于行當三

在旦故曰三日不食

非食時故云離火也

艮山也

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

為言敗言為讒故曰

有攸往主人

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

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為子後乎

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且日正卿之位

故不足以

盡卦體

穆子去叔孫氏

叔孫氏

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

宿焉問其行告之

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

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僂深目而顴

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

曰志之及魯人召歸既立

為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

雉問其姓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

視之遂使為堅有寵

長及使為政叔孫遇疾堅

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拘而殺諸外又強

與仲盟不可遂逐之奔齊叔孫不食卒

牛不進食癸卯

牛立昭子

而相之仲至自齊南遺助堅牛攻之而死

堅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之道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

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

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果如上楚

楚遠啓疆來召公

召魯昭公將往愛襄公祖

梓慎

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

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

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

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

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公如楚

孟僖子

會邾莊公盟于禚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幃

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

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

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

僖氏之選

及南宮敬叔

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敬叔

南蒯之將叛也

枚筮之

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

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
營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
卦險故強坤和以率貞信也水而正故曰黃裳元吉黃
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非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中外內倡
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克柔克剛非此
三者非常非忠信善不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
且可師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美
占可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則以費人叛
南氏之師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其志志夫以金
而遇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感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
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南剛皆無以當之所以使後世
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龜所以上為信與僭不
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起居會請往行昭伯問家故
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昭伯問其妻其則不對再三
問不對歸昭伯及郊會逆昭伯問昭伯又如初會不至
昭伯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故執而戮之問其逸奔
邱會邱魴假大夫使為買正焉物計於季氏來送臧
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及奔季
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
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齊平子立臧會會曰僕
句不余欺也

○晉
畢萬筮仕 獻公卜伐驪戎
獻公卜立驪姬 獻公筮嫁女於秦
梁嬴卜孕 文公筮得國
文公卜納襄王 文公夢楚盥其腦
魏顆夢結草老人 韓厥夢父使辟射
趙嬰夢天使祭 景公夢大厲
厲公筮師呂錡夢射月 荀偃夢首墜
平公夢黃熊 趙鞅卜救鄭
公將上軍畢萬為右石以滅魏還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上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禹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主事 本書
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
數其必有衆以魏從禹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
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屯險難所以為堅固吉孰大焉
其必蕃昌震為土震變車從馬震為馬足居之震為兄
長之震為母覆之坤為眾歸之地為六體不易合而能
固比合安而能殺坤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
其始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
遇非挾以銜骨齒牙為猾猾猶會也骨所以縛刺人也
折有似齒牙中有從書故銜骨在口戎夏交梓畫外象
戎內象夏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且懼有口
梓交對也

憐民固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

敢與之對曰苟可以備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

必以為快而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

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

蘇飲而無肴曰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

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

拜稽首曰非有之臣不敢蔽蔽非之紀失臣之官

二臯焉失官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

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

廖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出告大夫曰夫有男

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

既驪姬先施譏於申生蓋逐群公子立奚齊焉

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卜人微公從卜故托言且其繇

曰專之渝攘公之翰繇繇必將變其心奪其所美一薰

一猶十年尚猶有臭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及將立奚齊太子為既與中大夫成謀殺太子申生

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

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上六無應所求

無實血上承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歸妹

之睽猶無相也無助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為

雷為火為羸敗姬震為雷離為火火動而害車說其

輓輓為車上六在火焚其旗輓則失位故云不利行師

敗于宗丘敗近其宗丘故謂之宗丘歸妹之睽

孤張之弧孤張之弧上九失位故謂之孤張姪其從姑姪其從姑上九失位故謂之姪

棄其家棄其家上九失位故謂之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上九失位故謂之明年其死

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上九失位故謂之占吾不及此

之物生而後有象之物生而後有象上九失位故謂之物生而後有象

自一而十自一而十上九失位故謂之自一而十先君之敗德及公殺嫡立庶所致可數乎

惠公之在梁也惠公之在梁也上九失位故謂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

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

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惠公既而歸之

而以大子而以大子上九失位故謂之以大子妾為宦女焉妾為宦女焉上九失位故謂之妾為宦女

大子圉為質於秦大子圉為質於秦上九失位故謂之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

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

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上九失位故謂之宜乎寡君

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上九失位故謂之歸棄君命

與焉與焉上九失位故謂之與焉惠公卒懷公立惠公卒懷公立上九失位故謂之惠公卒懷立

秦伯秦伯上九失位故謂之秦伯召公子于楚秦伯召公子于楚上九失位故謂之秦伯召公子于楚

辭也辭也上九失位故謂之辭也得貞中悔豫皆八也得貞中悔豫皆八也上九失位故謂之得貞中悔豫皆八

秦伯秦伯上九失位故謂之秦伯召公子于楚秦伯召公子于楚上九失位故謂之秦伯召公子于楚

辭也辭也上九失位故謂之辭也得貞中悔豫皆八也得貞中悔豫皆八也上九失位故謂之得貞中悔豫皆八

秦伯秦伯上九失位故謂之秦伯召公子于楚秦伯召公子于楚上九失位故謂之秦伯召公子于楚

辭也辭也上九失位故謂之辭也得貞中悔豫皆八也得貞中悔豫皆八也上九失位故謂之得貞中悔豫皆八

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震為動動則司
空季子臣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也初九豫不有晉國
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
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
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名謂屯之內有震豫之
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泉原以資之屯三至五豫二至
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土厚屯豫皆有坤而樂其
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
主雷與車內為而尚水與衆坎象皆車有震武也車聲
威武衆而順文也坤為衆為順為文象文武具厚之至
也故申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上震
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
車上水下必伯有威而衆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
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
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
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惠公卒秦伯納公子
及河董因迎公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
集天行元年謂文公即始受實沈之星也受受於大梁
大梁在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謂實沈氏有子
封叔虞南有晉水子受政焉晉侯今君當之無不濟
矣君之行也出歲在大火大火關伯之星也是謂大辰
高辛氏有子曰關伯遷于辰以成善謂辰為后稷是相
商丘祀大火大火大辰也

唐叔以封警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
筮之得泰之八無動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
大喻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
文公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
祥也而天之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
無懼矣公入即位于武宮
工東出適鄭叔帶以叔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
言於晉侯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繼文之業文侯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上偃
上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蚩尤戰于阪
吉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
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
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
子降心以逆公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天常離
心在下是降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睽
還論大有亦有天降心之象晉侯辭秦師而下以
晉師順流而逆王入于王城
晉侯文次干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夢與楚子成搏
楚子伏已而強其腦以口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
楚伏其罪晉上向楚吾且柔之矣腦所以戰晉侯家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
退之使若大藥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
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了西

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郤克將中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師從齊師于莘

韓厥夢子輿厥之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者君子也公

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趙嬰通于趙莊姬趙莊姬之妻原屏趙同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懼入于室又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爲之緩醫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

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育爾也心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時景公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晉楚遇於鄢陵晉伐鄭楚晨壓晉軍而陳公厲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射其元王中厥目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國蹇王傷不

敗何待公從之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目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

宛矣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言一矢而中也明日晉將復戰王召子反謀子反

中行獻子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巫臯他

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夢此巫曰今茲王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勸伐獻子許諾晉侯平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雙玉而禱曰齊環魯公怙恃其險負

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民曾臣彪平公名明上有天子以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以死爾有神裁之沈

玉而濟東侵及維南及沂晉侯先歸荀偃痺疽生瘍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起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

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有焉晉為盟主豈天不與晉乎是

諸侯而傳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也羽山又非晉界是

不可祀之者也鯀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

矣是不可祀之者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

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也况祀為夏后鯀有

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者也五也晉侯方疾其或晉邪

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

宋公伐鄭報圍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

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水可以興兵利以

伐姜不利于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

子水位也趙鞅姓魏宋姓子水位以名位敵二水

于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鄭等遠之變許

外取逐圍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

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

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

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衛

成公夢康叔謂相奪享 孫林父卜追鄭

孔成子以夢卜立靈公 莊公卜夢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享公命祀

相審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鄭何事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

之命祀請改祀命

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與鄭氏季康伯陵諸

氏之屬衛侯夢康叔入寢門以爲鄭氏之仲非此如

又知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鄭氏之仲非此如

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上追之獻非於定姜

夫人姜氏問繇曰非如山陵有夫夫出征而喪其雄

夫之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

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

謂已立元尚使余使羈之孫圉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牙鉅之曾孫

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

于諸侯之歲姻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也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

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孟非人也

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

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以位不定下嗣得二卦吉則當從而建之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策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大誓曰朕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居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京吾之親衛有親在古被髮北面而謀曰登此昆吾之虛昆吾之虛良夫言已有功若而謀曰登此昆吾之虛瓜之初生謂余為渾良夫天無辜衛侯與良夫盟免與之昆實之而逃奔宋公親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如魚鏡尾魚尾赤則衡流而方羊裔焉衛侯貞卜其繇曰

將若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晉伐衛入其郭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衛侯自鄆入般師出石圃曰匠氏攻公以使匠氏且難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墜折股

○鄭 燕姑夢天與蘭

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條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故欲計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

蘭而卒

○曹

曹人夢曹待彊亡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公景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號

號公夢刑神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入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歸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蓍收也蓍收西方白虎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禍福各以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號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不度神意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教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逐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謂宗國

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宋

元公夢太子即位

宋得夢已為鳥

元公將如晉

請納魯公

夢太子藥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

唯是櫛櫛所以藉幹者

櫛櫛棺中茶林請無及先君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

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

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

宋

死君命祗辱

行必不

宋公遂行卒于曲棘

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未有立焉公

遊於空澤卒于連中

大尹奉公尸

自空桐入如沃宮

立啓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

外

北首死象在

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

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阜非我

司馬謀使狗于國曰大

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

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

曰無別

惡其號令

戴氏皇氏欲伐公

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止焉使國人施于大尹

加之大

尹春啓以奔楚乃立得

陳

懿氏上妻敬仲

厲公筮敬仲

陳公子完奔齊初懿氏上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

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

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

有國乎不在此其往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

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

山也

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

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四為諸侯

朝王之象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

利用賓于王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

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

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

成子得政

成子得政

桓子敬仲五其後亡也

成子得政

成子得政

齊

崔杼筮取棠姜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

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

偃曰男

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桓公之祖

臣出自桓

子箴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無文子曰夫

從風變而為巽故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

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六三困于石往

不濟也據于疾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

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崔杼生

成及彊二而寡妻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

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後為

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成與彊怒將

殺之告慶封慶封曰苟利夫子利必去之難有吾助矣

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

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東郭也也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

縊

盧蒲癸王何二人皆莊公黨辟崔杼難出奔既上攻慶氏

崔杼之亂慶封與焉示子之兆以龜兆曰或上攻僂敢

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從田文子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

作矣謂子家慶封速歸禍作必於嘗祭歸猶可及也子

家弗聽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觀近慶氏以其甲環公宮藥高陳鮑之徒介慶

氏之甲子尾抽桶擊扉以桶擊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而死慶封遂奔

秦

上徒父箴伐晉

秦伯穆伐晉以惠公晉上徒父箴之曰吉涉河侯車敗詰

之謂秦平涉河晉侯車敗也穆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

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

狐蠱必其君也狐邪媚之物而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內卦巽為風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而秦風也當秋山木為風所摧利則利為我所取實

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晉兵車及韓戰于韓原秦獲晉

侯以歸

○楚

子玉夢河神

晉侯文及楚人王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經初楚子玉自

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

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蕞澤水弗致也太心與子西使榮

黃諫弗聽榮季黃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

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及連穀而死自

巴人伐楚圍郢都初石司馬子國之上也司馬觀瞻曰

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上帥王惠曰寧子國如志何

上焉使師而行請承佐王曰寢尹吳由工尹勤先君者也戊固執陳象奔吳師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後命于元龜其楚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左粹類纂卷之十二

互校數刻門人

主纂

王有道
查懋功
彭信古
孫大化
安如石
趙敦
管純
韓誰

後序

左氏受經孔堂親見筆削退而潤色諸史作春秋傳是故其文辭而理覈而精莊而雅澁而檢可以爭著特夏冠冕公穀百家直勿論也且百家讀左氏可得則筆之書曰引帖曰會義曰類編曰約說曰要語為厚飲江河焉爾矣吾親粹纂則異是夫行餘委地堪延倫連者江河之條貫也汨乎順流放乎忠震掉乎無垠者江河之殊扶異態也施子為當繼親矣為嘗決之揚之矣蓋當提而注之惟酌而旨其味矣因喟然曰今之操翰摘句者孰不翦雙髮怒求一言筆乎

左氏然皆窺其隙影響有以望
 洋而已甫向也雖者亦不免於
 是况而游派二五載乃如汪洋
 萬頃者江河之大凡也流而為
 川室而為淵升之天而雨施沉
 之地而土溷者不其馬于是析
 類分門紀國系必先周其次武
 以同姓異姓故或以三修故或
 以偕故馬甫序標目則始宣制
 命終綴夢卜南左憲纂其前馬
 甫慎訓詁則援援市杜諧綜朱
 林望周易割以疎馬甫去然後
 王度貞馬文則始馬潛函宣朗
 焉春秋傳益典且顯矣余按漢
 之左氏太華博極奇觀增其式
 鄭况英傳漢筆能石瞻聞而信

施子於足乎修仁
 月峯郡藝雷撰

左粹類纂十二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施仁撰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茲編
以左傳所紀之事分十五門編載變解經之書爲
類事之書去春秋之義遠矣